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經部第二三冊目次

孝經刊誤一卷（宋）朱熹撰　明崇禎四年程一礎閒拙齋刻孝經古註本　〇〇一
草廬校定古今文孝經一卷（元）吳澄撰　明萬曆刻孝經叢書本　〇一〇
御註孝經一卷（清）蔣赫德等撰　清順治内府刻本　〇二四
孝經集註一卷（清）世宗胤禛撰　清雍正内府刻本　〇五七
公是先生七經小傳三卷（宋）劉敞撰　宋刻本　〇七一
六經正誤六卷（宋）毛居正撰　元刻本（卷三至五配清鈔本）　一〇五
相臺書塾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一卷（宋）岳珂撰　清初錢氏也是園影元鈔本　一八四
融堂四書管見十三卷（宋）錢時撰　明鈔本　二〇四

豫章熊先生家集七卷　（元）熊朋來撰　明刻本　三五〇
五經蠡測六卷　（明）蔣悌生撰　明嘉靖刻本　四〇四
論語筆解二卷　（唐）韓愈　李翺撰　清乾隆四十二年吴氏古歡堂鈔本　四九二
張狀元孟子傳二十九卷　（宋）張九成撰　宋刻本　五一四
聖宋皇祐新樂圖記三卷　（宋）阮逸　胡瑗撰　明萬曆三十九年趙琦美家鈔本　六五五

孝經刊誤一卷

（宋）朱熹撰

明崇禎四年程一礎閒拙齋刻孝經古註本

孝經刊誤一卷（通行本）

宋朱子撰。書成於淳熙十三年、朱子年五十七、主管華州雲臺觀時作也。取古文孝經分為經一章、傳十四章、刪舊文二百二十三字。後有自記曰、熹舊見衡山胡侍郎論語說、（案胡宏高宗時為禮部侍郎居衡州故曰衡山所著有五峯論語指南一卷）疑孝經引詩、非經本文。初甚駭焉、徐而察之、始悟胡公之言為信。而孝經之可疑者不但此也。因以書質之沙隨程可久丈、（案可久程迥之字也）程答書曰、頃見玉山汪端明、（案汪應辰孝宗時為端明殿學士）亦以此書多出後人附會。於是乃知前輩讀書精審、其論固已及此。竊幸有所因述而得免於鑿空妄言之罪云云。今以朱子語錄考之、黃榦記云、孝經除了後人所添前面子曰、及後面引詩、便有首尾。又云、以順則逆、民無則焉、是季文子之詞。言斯可道、行斯可樂一段、是北宮文子論令尹之威儀、在左傳中自有首尾、載入孝經、都不接續、全無意思。又葉賀孫記云、古文孝經有不似今文順者。如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又著一個子曰字、方說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此本是一段、以子曰分為二、恐不是。又輔廣記云、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豈不害理。如此則須是如武王周公方能盡孝道、尋常人都無分、豈不啟人僭亂之心。是朱子詆毀此書、已非一日、特不欲自居於改經、故託之胡宏汪應辰耳。歐陽修詩本義曰、刪詩云者、非止全篇刪去也、或篇刪其章、或章刪其句、或句刪其字、引唐棣君子偕老節南山三詩為證。朱子蓋陰用是例也。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此書、註其下曰、抱遺經於千載之後、而能卓然悟疑辨惑、非豪傑特起獨立之士、何以及此。此後學所不敢仿效、而亦不敢擬議也。斯言允矣。南宋以後、作註者多用此本。故今特著於錄、見諸儒淵源之所自、與門戶之所以分焉。

孝經刊誤

宋　朱熹　原本
新安
明　程一礎　重訂

仲尼閒居曾子侍坐子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女知之乎曾子辟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復坐吾語女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

顯父母孝之終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刊誤　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子曰

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

刊誤　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

刊誤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

大夫之孝也

刊誤　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爵祿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

刊誤　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子曰

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

人之孝也故自天子已下至于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此一節夫子曾子問答之言而曾氏門人之所記也疑所謂孝經者其本文止如此其下則或者雜引傳記以釋經文乃孝經之傳也竊嘗考之傳文雖多傅會而經文亦不免有離析增加之失顧自漢以來諸儒傳誦莫覺其非至或以為孔子之所自

著則又可笑之尤者蓋經之首統論孝之終始中乃敷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而其末結之曰故自天子已下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其首尾相應次第相承文勢連屬脈絡通貫同是一時之言無可疑者而後人妄分以為六七章（今文作六章古文作七章）又增子曰及引詩書之文以雜乎其間使其文意分斷間隔而讀者不復得見聖言全體大義為害不細故今定此六七章者合為一章而刪去子曰二引書者一引詩者四凡六十一字以復經文之舊其傳文之失又別論之如左方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

嚴而治

刊誤（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此以下皆傳文而此一節蓋釋以順天下之意當為傳之三章而今失其次矣但自其章首以至因地之義皆是春秋左氏傳所載子太叔為趙簡子道子產之語唯易

禮字爲孝字而文勢反不若彼之通貫條目反不若彼之完備明此襲彼非彼取此無疑也子產曰夫禮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其下便陳天明地性之目與其所以則之因之之實然後簡子贊之曰甚哉禮之大也首尾通貫節目詳備與此不同其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又與上文不相屬故溫公改教爲孝乃得粗通而下文所謂德義敬讓禮樂好惡者却不相應疑亦裂取他書之

成文而強加裝綴以爲孔子曾子之問答但未見其所出耳然其前段文雖非是而理猶可通存之無害至於後段則文既可疑而謂聖人見孝可以化民而後以身先之於理又已悖矣況先之以博愛亦非立愛惟親之序若之何而能使民不遺其親邪其所引詩亦不親切今定先王見教以下凡六十九字並刪去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此一節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之意爲傳之四章其言雖善而亦非經文之正意蓋經以孝而和此以和而孝也引詩亦無甚失且其下文語已更端無所隔礙故今且得仍舊耳後不言合刪改者放此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其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

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祠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

此一節釋孝德之本之意傳之五章也但嚴父配天本因論武王周公之事而贊美其孝之詞非謂凡爲孝者皆欲如此也又

況孝之所以爲大者本自有親切處而非此之謂乎若必如此而後爲孝則是使爲人臣子者皆有今將之心而反陷於大不孝矣作傳者但見其論孝之大即以附此而不知其非所以爲天下之通訓讀者詳之不以文害意焉可也其曰故親生之膝下以下意却親切但與上文不屬而與下章相近故今文連下二章但下章之首語已更端意亦重複不當通爲一章此語當依古文且附上章或自別爲一章可也

子曰父子之道天性君臣之義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

刊誤子曰

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

刊誤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所不貴君子則

不然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此一節釋教之所由生之意傳之六章也古文析不愛其親以下別爲一章而各冠以子曰今文則合之而又通上章爲一章無此子曰字而於不愛其親之上加故字今詳此章之首語實更端當以古文爲正不愛其親語意正與上文相屬當以今文

爲正至君臣之義之下則又當有脫簡焉
今不能知其爲何字也悖禮以上皆格言
但以順則逆以下則又襍取左傳所載季
文子北宮文子之言與此上文既不相應
而彼此得失又如前章所論子產之語今
刪去凡九十字季文子曰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北宮文子曰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

子曰孝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
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
然後能事親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
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
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
此一節釋始於事親及不敢毀傷之意乃
傳之七章亦格言也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
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
也
此一節因上文不孝之云而繫于此乃傳
之八章亦格言也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弟
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
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
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

悅者衆此之謂要道
此一節釋要道之意當爲傳之二章但經
所謂要道當自己而推之與此亦不同也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
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教以弟所以敬
天下之爲人兄者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
君者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
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此一節釋至德以順天下之意當爲傳之
首章然所論至德語意亦疎如上章之失
云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
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故行成
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此一節釋立身揚名及士之孝傳之十一
章也（或云宜爲九章）

子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
猶百姓徒役也
此一節因上章三可移而言傳之十二章
也嚴父孝也嚴兄弟也妻子臣妾家也（或云宜爲十章）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參聞命矣敢
問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
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
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
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
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
則子不可以弗爭於父臣不可以弗爭於君故
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
此不解經而別發一義宜爲傳之十三章

子曰君子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
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詩曰心乎愛矣遐

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此一節釋中於事君之意當爲傳之九章（或云宜爲十一章）因上章爭臣而誤屬於此耳進
思盡忠退思補過亦左傳所載士貞子語
然於文理無害引詩亦足以發明移孝事
君之意今並存之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
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

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弟之致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此一節釋天子之孝有格言爲當爲傳之十章（或云宜爲十二章）

子曰孝子之喪親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

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爲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簠簋而哀戚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此傳之十四章亦不解經而別發一義其語尤精約也熹舊見衡山胡侍郎論語說疑孝經引詩非經本文初甚駭焉徐而察之始悟胡公之言爲信而孝經之可疑者不但此也因以書質之沙隨程可久丈程復書曰頃見玉山汪端明亦以此書多出後人傳會於是乃知前輩讀書精審其論固已及此又竊自幸有所因述而得免於鑿空妄言之罪也因欲掇取他書之言可

發此經之旨者別爲外傳（如冬溫夏凊昏定晨省之類則附始於事親之傳）顧未敢耳淳熙丙午八月十二日記

孝經刊誤終

草廬校定古今文孝經一卷

（元）吳澄撰

明萬曆刻孝經叢書本

孝經定本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吳澄撰、澄有易纂言、已著錄。此書以今文孝經爲本、仍從朱子刊誤之例、分列經傳。其經則合今文六章爲一章。其傳則依今文爲十二章、而改易其次序。至朱子所删一百七十二字、案朱子刊誤凡删二百二十三字、中有句删其字者、此據所删之句、故止一百七十二字、與古文閨門章二十四字、並附錄於後。後有大德癸卯澄門人河南張恒跋、稱澄觀邢疏而知古文之僞、觀朱子所論、知今文亦有可疑。因整齊諸說、附入已見、爲家塾課子之書、不欲傳之、未嘗示人云云。蓋心亦有所不安也。其謂漢初諸儒始見此書、蓋未考魏文侯嘗爲作傳見於蔡邕明堂論中。至其據許氏說文所引古文孝經仲尼居無閒字、知古文之仲尼閒居爲劉炫所妄增。又據桓譚新論稱古文千八百七十二字、與今文異者四百餘字。今劉炫本止有千八百七十字、多於今文八字。除增閨門一章二十四字外、與今文異字僅二十餘字。則較司馬貞之攻古文但泛稱文句鄙俗者、特有根據。所定篇第雖多分裂舊文、而詮解簡明、亦秩然成理。朱子刊誤既不可廢、則澄此書亦不能不存。蓋至是而孝經有二改本矣。

孝經四卷　草廬校定古今文

仲尼居曾子侍仲尼孔子字居坐也曾子孔子弟子曾氏名參字子輿魯南武城人子者曾氏門人稱其師也卑者在尊者之側曰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女知之乎女音汝下同○子孔子也孔門諸弟子稱師曰子諸弟子之門人稱其師則著氏以別之此經曾氏門人所記稱其師既以氏故於其師之師得專稱子先王謂古先聖王至極也德者得也要約會也道猶路也德謂已所得道謂人所共由蓋已之所得人之所共由者其理曰仁義而已至德仁兼統之仁之發為愛而愛先於親故孝為德之至道之要也孝者其心有順而無逆以孝教天下使皆化而為順故曰以順天下民謂庶人上謂天子在諸侯之上諸侯在卿大夫之上卿大夫在士之上下謂士在卿大夫之下卿大夫在諸侯之下諸侯在天子之下也孝順德順道也以順德順道順天下者天子也順達於族人則其內之兄弟夫婦外之比閭族黨庠有乖爭順達於諸侯卿大夫士則為下者順事其上而上無怨於下為上者順使其下而下無怨於上天地之間一順充塞九族既睦百姓昭明黎民於變時雍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唐虞成周之盛也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席坐席也曾子侍師而坐師有問故起避坐席而立敏達也不敏猶言遲鈍此辭讓而對也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夫音扶下同本木之根幹枝所由以生也孝為至德故己之德此為本孝為要道故教人之道由此而生復坐吾語女語去聲○復還也夫子之言未竟又將更端而語之以曾子避席起立故命之

還坐也語也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身總言大體分言其細髮毛髮膚皮膚毀謂虧辱傷謂破損孝者愛親而身者親之枝故愛親必自愛身始以身之一體有髮有膚一皆父母所與也立樹立也揚傳播也身存之時所行合道使身之名傳播於沒世之後而父母之名亦因以顯此為能立其身也孝之始終皆在此身蓋人子之身即父母之身始則保其身以全所有終則成其身以彰所自可謂孝矣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事親者不敢毀傷其大也夫言孝終孝事在其中矣事君者推愛親之心以事君也立身者行道揚名之謂也○前言至德要道蓋言在上者之孝而通乎下夫孝以下三句結前意也後言孝之始終蓋言在下者之孝而通乎上夫孝以下三句結後意也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蓋天子之孝也惡烏路反下同○親謂父母不敢惡者愛之也人謂他人自王宮王族以至臣庶皆是不敢慢者敬之也已所得人所效曰德教加被及也百姓以國言刑儀法也四海以天下言天子之事親在為世子時及為天子則宗廟之祭事死如生事亡如存此愛敬其親也夫愛親者於人無不愛敬親者於人無不敬推此一心由親及疎以天子之貴而不敢惡慢於人則平日能盡愛敬於事親可知矣有諸內必形諸外近而國中遠而天下皆親敬之而無不愛敬其親焉是其德教被及於百姓儀法于四海也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

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
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
離力智反○驕矜肆也危謂勢將隕墜制以刀裁物也節如竹
蓋諸侯之孝也
節度如尺度有分限也溢如水之溢出保謂不
下失社土神稷穀神凡封建侯國為立社稷之
增壝其君主而祭之和謂不乖離民謂農及工
商人謂士及府史胥徒社稷民人皆諸侯所受
於天子以為國者也位不期驕祿不期侈諸侯
貴為一國之主其位之崇如自高臨下處之者
易以危富有一國之財其祿之豐如水滿器中
持之者易以溢在臣民之上能不自驕則雖高
不危謂不以陵敗召禍而致卑替所以長守其
貴也制財用之節能謹侯度則雖滿不溢謂不
以僭侈費財而致虛耗所以長守其富也位不
卑替財不虧損然後能長有其國使社稷不至

於失土而民人不至於乖離也諸侯謂
五等國君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
非先王
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
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
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
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保其宗廟蓋卿大夫之
孝也
德行擇行行滿並下孟反○服合禮制曰
法服天子冕十有二旒袞制日月星辰山
龍華蟲六章會於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章
繡於裳周制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公自袞冕
以下如王之服其冕九旒衣會龍山華蟲火宗
彝五章裳繡藻粉米黼黻四章侯伯自鷩冕以
下如公之服其冕七旒衣會華蟲火宗彝三章
裳與公同子男自毳冕以下如侯伯之服其冕

五旒衣會宗彝藻粉米三章裳繡黼黻二章孤
自絺冕以下如子男之服其冕三旒衣會粉米
一章裳與子男同卿大夫自玄冕以下如孤之
服其冕無旒衣無章裳繡黻六冕服並以絲為
之玄衣纁裳士則弁而不冕衣裳皆無章卿大
夫於六冕服得服其一爵弁服皮弁服玄冠服
三等與士同凡服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服服
之也言為世則曰法言道言之也率德而行曰
德行弁法不言法即上文所謂法言非道不行
道即上文所謂德行口過謂言不合法出口有
多怨惡謂行不合道召怨取惡所言皆法言則
口無可揀擇之言擇言滿天下在己亦無口過
所行皆德行則身無可揀擇之行雖行滿天下
在人亦無怨惡卿大夫立朝則拔對賓客出聘
則將命他邦故言行滿天下三者服言行也人
之相與先觀容儀次交言辭後考德行孟子言
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意與此同首服
次言次行者蓋先輕而後重是故以下中言言

行而不及服者蓋辭重而略輕下文又以三者
備矣總結之也祭法卿大夫立三廟宗字冂中
有示廟之名也寢之前屋有東西廂者曰廟卿
大夫謂王朝侯國之臣王之卿六命大夫四命
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
子男之卿再命大夫一命
資於事父以事母
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
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
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
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
長貞丈反○資取也取事父之
道以事母則愛同於父取事父之道以事君則
敬同於父蓋愛心生於所親敬心生於所尊
之親與父同君之尊與父同故一取其愛一取
其敬惟父親尊並至則愛敬兼隆也士之位卑

在上有天子諸侯爲之君有卿大夫爲之長皆己所當事者孝即愛也母至親也故愛同於父君則非如父與母之親也然亦當以愛父愛母之孝而愛之君至尊也故敬同於父長則非如父與君之尊也然亦當以敬父敬君之敬而敬之愛君爲忠敬長爲順忠謂盡心無隱順謂循理無違上謂君與長在己之上也祿所食之俸位所居之官士有田祿則得祭祀其先故庶人爲而不祭士無田則亦不祭其祿位與祭祀相關上謂王朝侯國之下臣及卿大夫之家臣士之上上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公侯伯之士一命子男之士不命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

養羊尚反○道謂四時之行因天之生長收藏而耕耘斂穫各順其時用天道也利謂五土之宜因地之沃衍隰皋而稻粱黍稷各隨所宜分地利也生財有道而又謹愼其身不爲非僻不犯刑戮用財有節量入爲出以給父母之衣食俾無闕供也庶人謂王畿國都家邑之民

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孝之終謂立身孝之始謂事親孝無終始謂不能事親立身也患禍難也不能事親立身與禍難必及之甚則天子不能保其天下諸侯不能保其國卿大夫不能保其家士庶人不能保其身也

右經一章

凡四百二字朱子曰此夫子曾子問答之言而曾氏門人之所記也疑所謂孝經者其本文止如此其下則或者雜引傳記以釋經文乃孝經之傳也竊嘗考之傳文固多傳會而經文亦不免有離析增加之失顧自漢以來諸儒傳誦莫覺其非至或以爲孔子之所自著則又可笑之尤者蓋經之首統論孝之終始中乃數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而其末結之曰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其首尾相應次第相承文勢連屬脉絡通貫同是一時之言而後人妄分以爲六七章又增子曰及詩書之文以雜乎其閒使其文意分斷閒隔故今定此六七章者合爲一章而刪去引書引詩及子曰字以復經文之舊其傳文之失又別論之如左洛閒以上經文朱子合其離析去其增加以復于舊既得之矣然細味之則與大學經文孰是聖言者頗覺不倫終於立身下數陳五孝等辭體段各異似非同出一時諸侯卿大夫士三節尤爲繁複疑亦有擬取儀書下曾其閒者但自末周先秦時已有之蓋如二說三傳所載聖言雖皆出於七十子之後而所傳所聞不無失實失當首閒○古文居上有閒字按許愼說文所引古文無之侍下有坐字按居即坐也由上句義重複小戴記云仲尼燕居子張子貢子游侍孔子閒居子夏侍大戴記云孔子閒居曾子侍並無坐字此經與彼所記當爲一例先王上有參字德之本教之所由生蓋天子之孝所以長守貴所以長守富蓋諸侯之孝蓋卿大夫之孝蓋士之孝此庶人之孝九句之本並無也字祿位作爵祿分地作因地故自天子下有已下字依大學經文例亦不應有凡此疑皆僞稱得古文者妄增減改易以異於今文故今所定悉從今文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

此言孝之推也王者事父母於宗廟而孝故事天地於郊社亦明察也蓋事天如事父事地如事母能事父母則知所以事天地矣明察謂於其禮其義能精審也

長幼順

故上下治長貞丈反○此言悌之推也悌於家而長幼之序順故自國至天下皆與悌而上下之分不亂也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申上文長幼順之義謂雖天子之貴亦必有長所當尊者謂父所當先者謂兄也父兄皆祖考之親孝於祖考則悌於父兄矣禮國君燕族人由父兄齒天子之禮未聞宗廟致敬不忘親也脩身慎行恐辱先也行下孟反○申上文事父孝事母孝之義致推之至極也謂天子宗廟之祭推盡其敬者不忘其親也謂之親者親如生存也此事親之孝乎居脩身謹慎所行者恐辱其先也謂之先者念所本始也此立身之孝祭時知所以事親而乎日不知所以立身亦未得爲孝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天地明察神明彰矣致敬於宗廟則父母之鬼神著矣著猶察義致慈則著之著如見所祭也明察於郊社則天地之神明彰矣彰謂微之顯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人鬼而曰神者言雖屈而伸也天地之神而曰明者言雖幽而顯也推祭者極其誠敬故如此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弟亦作悌音悌○通謂感格而無間礙光謂變化而有光輝由宗廟事父母之孝充之以事天地而神明彰此孝之至而通於神明也由一家長幼順之悌充之以治國平天下而上下治此悌之至而光于四海無所不通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引之以證無所不通之義思語辭

右傳之首章凡百九字釋先王有至德要道由一念而感神明至德

由一家而達四海要道也朱子曰此皆格言焉○舊本今文次第十一章後古文次第五章後朱子謂當次第十章後第十一章前今詳此章文理精深正釋至德要道之義其曰昔者明王云者釋經文先王字也當爲傳之首章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八字錯簡在故雖天子之上今詳故字承上起下申說上文長幼順之義而宗廟致敬乃申說章首事父孝事母孝之義天地明察則因章首事天明事地察而言者矣彰矣二句文法協比不應間隔下文通於神明又承神明彰矣一句而言如此辭意融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以孝治天下謂天子能孝於先王而推其愛敬於一家一國以及天下之萬國也遺謂忘之而不省錄小國之臣謂子男之卿大夫子男五十里爲小國伯七十里爲次國公侯百里爲大國公侯伯子男五等國君也萬國通五等君臣而言小國之臣且不遺則其君之爲子男與夫大於子男而爲公侯伯者有以得其懽心可知矣如是乃所以事其先王也蓋能孝於先王然後能推之以及天下而得萬國之懽心否則是其所以事先王者有未至也天子無生親可事故以事其先王爲孝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治國以孝治其國也謂諸侯能孝於先君而推其愛敬於一家以及一國之百姓也侮謂忽之而不矜恤鰥老而無妻寡老而無夫民之窮者士則民之秀也百姓通士民鰥寡而言窮民且不得侮則凡衆民與夫秀於民而爲士者有以得其懽心可知矣如是乃所以事其先君也蓋能

守於先君然後能推之以及一國而得百姓之懽心否則是其所以事先君者有未至也諸侯猶無生親可事故以事其先君爲孝○或曰子謂天子諸侯無生親可事獨無毋存者乎曰聖人立言舉尊以包卑故上章及此章與中庸論武王周公皆以宗廟事死之孝而言若有母存則事生之孝固在其中矣

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

治家以孝治其家也謂卿大夫

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

能孝於親而推其愛敬於一家之人也失謂不得其心臣妾家之賤者妻子家之貴者人通妻子臣妾而言於臣妾不失則子可知於妾不失則妻可知知是乃所以不失其親也蓋能孝於父母然後能推之於一家之人而得其懽心否則是其所以事親者有未至也

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

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

夫音扶○親安指事親者而言鬼享指事先君先王者而言享養通謂歆饗其祭也舉天下則國家在其中和平謂各得懽心而無有乖戾偏頗也天災之甚者爲害人禍之甚者爲亂由鬼享而上達則天道順而無災害由親安而下達則人道順而無禍亂此以孝治天下之極功也

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行下孟反○詩大雅抑之篇覺大也大德行卽謂至德要道四國順之謂東西南此四方之國皆與於孝而爲順也

右傳之二章

凡百四十二字釋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以孝治者順天下也得懽心者和睦無怨也朱子曰此言雖善而非經文正意蓋經以孝而和此以和而孝發明此傳正是發明經中以孝而和之意所謂以事先王以事先君以事親者言已有是孝愛敬一念出親及跡由尊及卑上下兩間同乎一順故家國天下無一不得其懽心未有不得於親而能得於人者孝之效驗至此乃所以見其事先事親之孝云爾非謂先得他人之懽心而後以之事其先事其親也舊註以爲得彼懽心以助祭享助本養蓋害於辭而失其意朱子亦幸於舊註之說故云○舊本次第四章後古文不敢失作不敢侮如此上無也字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

行下孟反○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行者人之所行也人物均得天地之氣以爲質均得天地之理以爲性然物得氣之偏而其質塞是以不能全其性人得氣之正而其質通是以能全其性而與天地一故得天

地之性者人獨爲貴物莫能同也性之仁義禮智統於仁仁之爲愛先於親故人率性而行其行莫大於孝也

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

夫音扶○此又因孝之大而推言之嚴尊也謂孝固大矣然孝之事不一而莫大於尊其父尊其父之事亦不一而莫大於天子之禮祀其父以配天然得遂此心盡此禮者惟周公而已故曰周公其人蓋自武王有天下之後周公始制此禮以尊其父文王也郊者國門之外宗者文王之廟天子七廟祖廟一昭廟三穆廟三祖廟百世不毀昭穆六世後親盡則祧其有功德當不祧者謂之宗武王

武王時文王居穆之第三廟康王昭王時文王居穆之第二廟穆王共王時文王居穆之第一廟懿王時文王親盡在三穆之外以其不當祧也故於穆廟外別立一廟以祀文王是名為宗不在文廟之數穆王以前文王雖未別立廟遞居三穆廟中然即其所居之廟亦名為宗蓋祧祖廟時已定為百世不祧之宗故也明堂者廟之前堂凡廟之制後為室室則幽暗而為堂堂則顯明故曰明堂享人鬼尚幽暗則於室祀天神尚嚴明故於堂也上帝即天也祀之於郊則尊之而曰天祀之於室則親之而曰帝冬至於國門外之南郊祭壇為圜丘祀天而以始祖后稷配季秋於文王廟之南堂祀帝而以文王配后稷封於邰周家有國之始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周家有天下之始故以后稷配天文王配帝也此禮一定而周公之父也世得配天帝此周公所以得能遂其嚴父之心也然亦因其功從禮所宜祭非私意也四海之內謂四方諸侯

其職謂土物之貢來祭來助祭也○王山汪氏嘗疑嚴父配天之文非孔子語陵陽李氏曰此言周公制禮之事爾猶中庸言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也周公制禮成王行之自周公言則嚴父成王則嚴祖也謂嚴父則明堂之配當一世一易矣豈其然乎司馬公曰周公制禮文王適其父故曰嚴父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以父配天孝子之心誰不欲尊其父禮不敢踰也祖已曰祀無豐于昵孔子論孝亦曰祭之以禮漢以高祖配天光武配明堂文景明章德業非不美然不敢推以配天近世明堂皆以父配此乃誤識孝經之意違先王之禮不可以為法也

右傳之三章凡九十六字釋德之本朱子曰此因論武王周公之事而贊美其孝之辭非謂凡為孝者皆欲如此也況孝之所以為大自有親切處而非此之謂乎若必如此而後為孝則是使為人臣子者皆有今將之心而反陷於大不孝矣讀者不以文害意焉可也○舊本今文連第七章為一章朱子從古文離為二章古文無以加於孝上有其字來下有助字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夫音扶行下孟反○經如布帛在織之直縫條理一定者也義裁制得宜者也則效法也蓋孝者天地之理民效法而行之既分言天經地義又總言天地之經則義在其中矣則天之明因地之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上文言民以天地之理而為行此言聖人以天地之理而為教也明理之顯著者即所謂經也因遵依也教者化誨而使之效政者勅禁而使之正也肅言其聲容嚴言其法令信從其教之謂成服從其政之謂治

右傳之四章凡六十字釋教之所由生朱子曰春秋左氏傳載子太叔為趙簡子道子產之言曰夫禮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其下陳天明地性之目則與其所以則之因之之實然後稱子贊之曰甚哉禮之大也此易禮字為孝字而文勢不若彼之通貫條目不若彼之完備明此襲彼非彼取此也○舊本次經後朱子次第六章後古文經義行下無也字因地之義今文義作利此一字定從古文章末皆有六十九字朱子刪去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

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教以弟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以孝教天下之人者不待各至其家日見其人而諭之但上所行下自效之耳孝施於兄則爲悌施於君則爲臣同一順德也上之人躬行孝悌臣以教則天下之人無不效之而各敬其父兄與君是上之人自敬其父兄君者乃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爲人兄爲人君者也邢氏日按祭義祀明堂所以教孝食三老五更所以教悌朝覲所以教臣祭帝稱臣亦以身率下也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豈苦在反弟待禮反○詩大雅泂酌之篇豈樂也弟易也躬行孝悌臣之德者樂易之君子也人皆效之而各敬其父兄與君是民以爲民之父母非有孝之至德其何能達此一順之德於天下之大乎

右傳之五章凡八十三字中釋至德以順天下○舊本次第六章後朱子以次經後古文父者兄者君者下無也字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弟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君教以孝則民知有親而愛其父君教以悌則民知有禮而順其兄風者上之化所及俗者下之習所成移謂遷就其善易謂變去其惡安謂不危治謂不亂由父子之和而被之聲容以爲樂則氣體調暢而無有乖戾所以風隨上而遷俗自下而變也由長幼之序而著之節文以爲禮則名分森嚴而無有陵犯所以爲上者不危爲民者不亂也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也又承上文禮字而言禮之實不過敬而已居上者自敬其父兄君則下之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者效之各皆懽悅以事其父兄君矣夫上之自敬其父兄君也所敬者不過一人若是其寡也下效之而和悅於其父兄君者乃至千萬人焉若是其衆也此所以爲道之要也悅者深愛和氣愉色婉容之謂上所敎者言敬而不言愛下所效者言愛而不言敬互文以見也

右傳之六章凡八十一字中釋要道民用和睦上下無怨○舊本次第八章後古文要道下無也字

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慈子孝乃天性之本然父尊子卑又有君臣之義亦天分之自然也朱子曰君臣之義之下當有脫簡不能知其爲何字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人子之身氣始於父形成於母其體連續是爲至親無有大於此者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既爲我之親又爲我之君而臨乎上其分隆厚是爲至尊無有重於此者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養羊尚反○親生之而在膝下一體而分戀慕相親自有愛心及孩幼漸長奉養父母日益尊嚴自有敬心聖人因其固有而教之耳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

悖禮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
因者本也悖薄對反○愛敬之心皆由親而推以及人不愛敬其親而以愛人爲德
敬人爲禮則悖矣悖逆也由本及末爲順舍本趨末爲逆
右傳之七章凡百一字申釋德之本教之所由生朱子曰此皆格言○
舊本古文次第三章後今文無章首子曰字而連第三章爲一章故親生至以教愛
二十四字在聖人之教上而上屬第三章何以加於孝乎之下聖人之教至本也二
十字在以敎愛下而下屬章首父子之道之上朱子姑從古文分在第三章而謂其
文不屬以今文連此章者爲是澄按此兩節合在此章但文失其次漢藝文志引此
云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說不安蓋當時編簡脫錯亂今考而
正之則文屬而意完矣古文之義下無也字不愛其親上無故字有子曰字而
別爲一章章末舊有九十二字朱子刪去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
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
矣然後能事親○養羊尚反下同樂音洛喪平聲居謂父母閒居無事之時養
謂進飲食時居養病皆事生喪祭皆事死敬樂憂哀嚴各於其時務盡其極也事親者
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
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
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醜衆也謂與己同等者也兵謂相刃三牲

牛羊豕也事親者以身不敢傷爲孝居人之上而矜肆以陵下則必取滅亡爲人之下而悖逆
以犯上則必遭刑戮在同等之中而與之鬬爭則必相戕殺三者皆喪身之事苟或不除則親
之遺體將不能保雖日具盛饌以養親之口體何足爲孝哉子曰五刑之屬
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也墨之屬千劓之屬千剕
之屬五百宮之屬三百大辟之屬二百總之爲三千刑施於有罪者然三千條之中不孝之罪
爲最大朱子曰此因上文不孝之云而繫於此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
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要一遙反○要君謂脅京
之使從己非聖人非孝謂人之所行非聖人之道予之所行非孝道也君制命於上臣恭順於
下要君從己是不知有上也聖人言行爲萬世法不學聖人是不知有法也父母至親不善事

之是不知有親也無此三者人道滅矣故曰大亂之道此因上文而言不孝於親者必不能事
君立身不能事君故無上不能立身故無法不能事親故無親○項氏曰非字與前經非先王之
非同
右傳之八章凡百二十八字釋始於事親末又兼及事君立身以逮下
章朱子曰此亦格言也○舊本子曰五刑以下別爲一章今按此乃再引夫子之言
以足前意當合爲一章古文孝子之事親下無也字三者不除上有此字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
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進謂自私家而適公所退
謂自公所而歸私家盡忠謂事有當陳者罄竭其心補過謂責有未塞者彌縫其闕將謂助之

於後順謂導之於前匡謂止之於微救謂止之於顯其指君而言下以忠事上上以義接下故相親○朱子曰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左傳所載上貞子語按宣公十二年晉荀林父爲楚所敗敗歸而請死士貞子諫曰林父之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其與也如日月之食於是晉侯使復其位補過謂自補其過非謂補君之過邢氏曰韋註云退歸私室則思補其身過國語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

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詩小雅隰桑之篇遐何通言心乎愛君何不形於言乎舉下言而藏之中心何日而忘之蓋言之於口者其愛淺藏之於心者其愛深也

右傳之九章凡四十九字釋中於事君○舊本今文次首章後古文次第十一章後而下並屬第十二章之刪朱子謂次當在此古文君子下無之字事上相親下無也字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行下孟反○孝親悌兄理家始於事親之事也忠君順長治官中於事君之事也行即行此三者成謂完備也必可移而後謂之成身存而行成故身沒而名立內對外言後對今言蓋行成於內則名立於外名立於後由行成於今也

右傳之十章凡四十五字釋終於立身第八章釋事親而事末兼及事君立身此釋立身而章首先舉事親事君以見始中終相貫之義○舊本今文次第五章後古文次首章後而下有閨門一章今刪去說見後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夫音扶○孝者曰愛曰敬而已愛施於下爲慈敬見於外爲恭生而安親者孝之始死而揚名者孝之終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與平聲○孝子於親有從順而無違逆然親有過而不從則陷親於不義矣故必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三諫不聽則號泣而隨之亦可以感悟其親也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爭上聲亦作諍下同○爭謂諫止其非若有爭然馬氏曰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如書言九德六德三德特以降殺等差言爾

真氏曰無道而不失天下國家者蓋於失道必得之雖失而旋復所以免於危亡也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離力智反○司馬公曰士無臣故以友爭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此通庶人而言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焉於虔反

右傳之十一章凡百四十三字廣經中五孝之義言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皆當有過則諫非徒從順而已朱子曰此不解經而別發一義○古文則聞命矣則作參敢問下無子字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喪平聲書云百姓如喪考妣禮記檀弓云夫子之喪

[illegible]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子夏喪其子曾子曰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曾子問云喪慈母如母禮與孟子云養生喪死無憾並乎喪讀

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

○偯於豈反不樂音洛偯聲舂容而有餘也禮記間傳云大功之喪三曲而偯此父母之喪哀痛之極故其哭也氣竭而息無復餘聲舉措進退之禮不脩飾爲容儀有事宜致其言不治擇成文辭身服美衣不以爲安故服惡衰耳聞樂聲不以爲樂故不聽樂音味之美也口食美味不以爲甘故不飲酒食肉此六者皆孝子哀戚之真情自然而然

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也

親死水漿不入口三日乃食粥蓋過三日則死此教民無以親之死而傷子之生也

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

喪雖哀毀不可殞滅其性而死以爲之節故居喪之禮不沐浴不酒肉然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年五十者不致毀六十者不毀此皆聖人之政爲民制禮節哀而全其生也

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

孝子之於親有終天之痛視三年之久猶駒之過隙哀豈能忘哉然逢其情則無有窮已故喪制父母之喪至重亦不過三年者示民以有終竟之期也

爲之棺槨衣衾而舉之

尸之外衣衣之外衾以襲以歛衾之外棺棺之外槨以歛以殯舉謂舉尸加其上納其中也

陳其簠簋而哀戚之

此言朝夕朔望之奠簠盛稻粱器外方內圓簋盛黍稷器外圓內方按士喪禮朝夕奠脯醢而已盛以籩豆朔月殷奠始有黍稷盛以瓦敦鄉大夫祭禮少牢饋食亦止用敦盛黍稷以公食大夫禮推之竊意天子諸侯之殷奠乃備黍稷稻粱而器用簠簋此傳所云蓋舉上而言之也

擗踊哭泣哀以送之

擗婢亦反○擗以手擊胷也踊以足頓地也哭者口有聲泣者目有淚此謂柩行之時送形而往哀其不返也

卜其宅兆而安厝之

卜灼龜以視吉凶也宅墓穴也兆塋域也厝猶置也將置柩於其處必乘生氣無地風水泉沙礫樹根螻蟻之窮及他日不爲城郭溝池道路然後安卜者決之於神也不卜則擇之以人葬書備言其術之理可稽焉中州土厚水深不擇猶可備方土薄水淺凡地不皆可葬苟非其地尸柩之朽腐敗壞至速與舉而委之於壑同孝子之心忍乎先擇後卜尤爲謹也所謂謀及乃心謀及士民而後謀及卜筮也按士喪禮筮宅卜日大夫以上則葬日與宅兆皆用龜卜或亦用筮此云卜蓋通言之

爲之宗廟以鬼享之

初喪至葬有奠無祭蓋猶以人禮事之既葬迎精而反乃以虞祭易奠卒哭而祔于祖喪畢而遷于廟始純以鬼禮事之享者祭祀人鬼之名

春秋祭祀以時思之

既除喪每歲四時感時之變思親不忘報本反始事之如其生存也春秋舉四時則時矣

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

親生則事之以愛敬親死則事之以哀戚生死皆致其孝然後足以盡生民之本備死生之義民之生也人之德爲仁仁之發爲愛愛親本也及人末也故孝爲生民之本義者宜也生而愛敬死而哀戚理所宜然故曰死生之義

孝子之事親終矣

此句總結此章言喪親之孝乃孝子事親之終事

右傳之十二章

凡百四十三字廣經末終始之義經所謂終指立身而言此傳言喪親爲事親之終朱子曰此亦不解經而別發一義其語尤精約也○

古文喪親之情傷生之下有終五句之末並無也字傷生下今文亦無也字考之禮記喪服四制篇有也字爲是

孝經章句纂因朱子刊誤校定子文受讀歷觀唐註宋疏及諸家解其說雖詳其義亦有未明暢者乃輯此訓釋授之詩切毋瑣蓋取蒙穉易曉而已吳澄識

刊誤經傳正文之中已悉除去朱子所塗之字今并劃燬所增一章別錄于後而備論之

大雅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凡十一字古文同在經文終於

孝經　主

立身下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凡十一字古文同在經文蓋天子之孝也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凡十四字古文同在經文蓋諸侯之孝也下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凡十字古文同在經文蓋卿大夫之孝也下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凡十一字古文同在經文蓋士之孝也下

已上引書一引詩四朱子刪去說見前

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凡六十九字古文同在傳四章其政不嚴而治下

朱子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與上文不屬溫公改教爲孝乃得粗通而下文所謂德義敬讓禮樂好惡者却不相應疑亦裂取他書之成文而强加裝綴以爲孔子曾子之問答但未見其所出耳文既可疑而謂聖人見孝可以化民而後以身先之於理又已悖矣況先之以博愛亦非立愛惟親之序若之何而能使民不遺其親邪其所引詩亦不親切今並刪去

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君子則不然言思可

孝經　主

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凡九十二字古文不在於善下無而字不貴也作所不貴政令上無其字餘並同凡九十字在傳七章謂之悖禮下

按春秋左氏傳文公十八年季文子曰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襄公三十一年衛北宮文子曰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又曰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朱子曰此雜取左傳所載季文子北宮

文子之言與上文既不相應而彼此得失
又如前所論子產之語今刪去

子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 凡二十四字今文無古文 在傳十章之後十一章之前

朱子曰因上章三可移而言嚴父孝也嚴兄弟也臣妾官也邢氏正義說已見前今詳此章殘陋不惟不類聖言亦不類漢儒語是後儒僞作明甚而朱子不致疑者蓋因溫公信之而未暇深考耳況十一章之首作傳者承十章之末而發問若有此章則文義間隔故特據正義之說黜之

吳先生隱居臨川山中大臣薦之授文翰之職未行復命下驛遣上京師會有求為代者先生卽南還今年夏次廣陵郡學訪道叔經者曰至恒往受業焉恒嘗問孝經何以有今文古文之別先生曰黃帝時倉頡始造字周宣王時史籀因倉頡字更革為大篆秦始皇時李斯因史籀字更省為小篆倉頡字謂之古文秦人以篆書繁難又作隸書取其省易專為官府行文書而設自此人趨簡便習隸者衆習篆者寡公私通行悉是隸書經火於秦而復出於漢當時傳寫只用世俗通行之字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屋壁得孔鮒所藏書禮及論語孝經皆倉頡古文字後人謂漢儒隸書傳寫之經為今文以相別異云爾古文書孔安國獻之遭巫蠱事不及施行安國沒後其書無傳東萊張霸說言受古文書成帝時徵至校其書非是漢志所載武成之辭卽張霸僞古文書也東晉梅頤於伏生今文書外增多二十五篇今行於世果真孔壁所藏者乎古文禮五十六篇內十七篇與今文儀禮同餘三十九篇謂之逸禮鄭玄註儀禮禮記屢嘗引用孔穎達作疏之時猶有後乃燬於天寶之亂古文論語二十一篇與魯論語齊論語為三古文孝經二十二章與今文孝經為二魏晉而後不存隋人以今文孝經增減數字分析兩章又僞作一章名之曰古文孝經其得之也經無來歷左驗隋經籍志及唐開元時集議顯斥其妄邢昺正義具載詳備可考司馬溫公有古文孝經指解蓋溫公資質重厚於孝經今文尚且篤信則謂古文尤可尊也而不疑後出之僞朱子識見高明孝經出於漢初者尚且致疑則其出於隋世者何足深辨也而刊說始據溫公所註之本非以古文優於今文而承用之也恒又問孝經果可疑乎先生曰朱子云孝經出於漢初左氏未盛行之時不知何世何人為之也嘗謂孝經雖未必是孔門成書然孔鮒藏書時已有之則其傳久矣禮家有七十子後弟子所記二戴禮記諸篇多取於彼其間純駁相雜公穀左氏等書稱道孔子之言者亦然孝經殆此類也亦七十子之後漢儒為其中有格言朱子每於各章註出而小學書所纂孝經之文其擇之也精矣朱子嘗盡疑孝經之為非故學者豈可因後儒之傳會而廢先聖之格言也他日先生之子文謂小年讀孝經時先生整齊諸說與子今當附入已見爾其不見界文律之相於是借觀舊蒙就欲字交[illegible]先作先生曰此作年以訓釋子不欲傳之故未嘗示人也恒再三請乃許既得錄本而求者沓來應之不給同門諸友共為鋟木以公其傳而所聞師說并記於[illegible]後云

大德癸卯十月甲寅門人河南張恒記

草廬吳氏以今文[illegible]較其同異附入已見[illegible]受讀[illegible]行於世大德癸卯門人張恒請[illegible]人[illegible]書本藏為世寶[illegible]

孝經四卷終

御註孝經一卷

（清）蔣赫德等撰

清順治内府刻本

御註孝經一卷、
順治十三年
世祖章皇帝御撰。孝經詞近而旨遠、等而次之、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推而廣之、自閨門可放諸四海。尊而致之、即愚夫愚婦可通於神明。故語其平易、則人人可知可行。語其精微、則
聖人亦罕思於闡繹。是編、
御註約一萬餘言、用石臺本、不用孔安國本、息今文古文門戶之爭也。亦不用朱子刊誤本、杜改經之漸也。義必精粹、而詞無深隱、期家喻戶曉也。考歷代帝王註是經者、晉元帝有孝經傳、晉孝武帝有總明館孝經講義、梁武帝有孝經義疏、今皆不存。惟唐元宗御註列十三經註疏中、流傳於世。司馬光范祖禹以下、悉不能出其範圍。今更得
聖製表章、使孔曾遺訓、無一義之不彰、無一人之不喻。回視元宗所註、度而越之、又不啻萬倍矣。

御製孝經序

朕惟孝者首百行而為五倫之本天地所以成化聖人所以立教通之乎萬世而無

斁放之於四海而皆準至矣哉誠無以加矣然其廣大雖包乎無外而其淵源實本於因心遡厥初生咸

知孺慕雖在顓蒙即備天良故位無尊卑人無賢愚皆可以與知而與能是知孝者乃生人之庸德無甚

玄奇抑固有之秉彝非由外鑠誠貴乎篤行而非語言之間所得而盡也雖然降衷之理固根於允民之

心。而覺世之功。必賴
夫聖人之訓。苟非著
書立說。以迪天性自
然之善。抒人子難已
之情。使天下之人。曉

然於日用之恒行。卽
爲大經大法之所存。
而敦行不怠。以全其
本始。夫亦孰由知孝
之要。盡孝之詳。以無

忝所生也哉。此孔子
孝經之書所由作也。
朕萬幾之暇。時加三
復。自開宗明義。迄於
終篇。見其言近而指

遠。理約而該。博本之
立身以行道。推之移
風而易俗。愛敬所著。
公卿士庶。皆得循分
以承歡。感應所通。東

西南北。罔不漸被而
思服。誠萬世不刊之
懿矩。百聖不易之格
言。自天子以至於庶
人。不可一日闕者。夫

子所謂吾志在春秋。
行在孝經。良有以也。
自漢以來。去聖日遠。
詮釋滋多。厥旨寖晦。
孔安國尚古文。鄭玄

主今文。互有異同。各
矜識解。魏晉而降。諸
儒群興。析疑闡奧。代
不乏人。源流攸分。不
無繁蕪。迨及開元。更

立註疏。亦既萃一代
之菁英。垂表章於奕
世矣。而詳畧或殊。詎
云至當。宋之邢昺。元
之吳澄。輩標新領異。

間有發揮。然揆之美
善。或未盡焉。至於明
季。著述紛紜。或拾前
賢之緒餘。文其謭陋。
或摘古人之紕繆。肆

彼譏彈。不知天懷既
薄。聞學復疎。因心之
理未明。空文之多奚
補。其於作經之意。均
未當耳。夫親恩罔極。

高厚難酬。德至聖人。
猶虞未盡。同爲人子。
孰不佩至教。而興永
錫之感乎。然則訓詁
未確。漸摩弗力。欲其

相觀而善。厥路無由。
朕爲此慮。爰集古今
之註。更互考訂。其得
中而窾綮。者採輯之。
其妄逞而臆說者。刪

除之譬諸沙礫既披
美鏐始出稂莠盡剪
嘉禾乃登至若流覽
之餘時獲一是或足
以補未發之蘊者輙

為增入聊備參觀總
以孝之為道甚大而
平故不必旁求隱恠
用益高深誇示繁縟
徒滋複贅惟以布帛

菽粟之言昭廣大中
正之理雖未知於作
者之旨能盡脗合可
無枘鑿與否然而前
代諸儒之書瑕瑜難

掩與夫近代群言之
失淆亂不稽者於益
正之庶幾發矇啓錮
四方億兆咸知儆法
而允廸共底於大順

之休焉。夫如是。將見
至德要道。由此而廣。
和睦無怨。由此而成
矣。
順治丙申仲春望日

序

御註孝經

開宗明義章第一

開一經之宗本

明五孝之義理。

仲尼居。曾子侍。

仲尼孔子字。居謂閒居。曾子孔子弟子。侍謂侍坐。

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汝知之乎。

古者稱師爲子。先王。謂先代聖王也。德者人生所得於天之性。至德。謂盡性之美。造其極而無加也。道者人所共由。事物當然之理。要道。謂窮理之至。舉其一而該衆也。順天下。謂順天下之人心。因其固有而無所強也。上下謂自天子至於庶人也。孔子言古先聖王有至極之德。切要之道。以順天下。而天下之民亦皆各得其心。相親相睦。上下尊卑無

所怨尤。此極隆之治也。汝知之乎。盖孔子欲明孝道之大。而先發端以開之也。

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

參曾子名。禮師有問則避席起荅。曾子聞孔子之言。甚大且深。故瞿然起敬。避席立對。言參不通敏。何足以知此義也。

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孔子因曾子之對。遂告之以至德要

道非他。即孝是也。孝乃仁之本原。仁乃心之全德。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愛親。故曰德之本。本立則道生。自然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舉天下之大。無一物不在吾仁之中。無一事不自吾孝中出。故曰教之所由生。可見行仁必自孝始。而教化由此生焉。所以為至德要道也。

復坐。吾語汝。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曾子起對。故使復坐。以孝道甚大。將詳以告之也。始謂孝之根基也。人子愛親。必自愛身始。盖一身之四肢髮膚。皆父母與我者。父母全而生之。子當全而歸之。朝乾夕惕。不敢毀傷。是為孝之根基。故曰始。

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終。謂孝之完備也。言不敢毀傷。祇是不虧其體。必須成立此身。力行此道。

使善名揚於後代。後之人稱其善而推本其父母之賢。是光顯其父母也。而後孝乃完備。故曰終。

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孝本愛親。故以事親為始。移孝可以作忠。故以事君為中。忠孝道立。方謂之揚名顯親。故以立身為終。

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大雅。詩文王之篇。周公追述文王之德以

告成王者。夫子引此。以見為人子孫。當念其祖宗。而聿修其德。則孝之道始可盡也。

天子章第二。

此章言天子之孝。天子至尊。故居五孝之首。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者仁之端。敬者禮之端。惡者

愛之反。慢者敬之反。孔子首言天子之孝。以為天子以天下事親。全在以兢業之心。盡愛敬之道。愛親者。必能博愛。不敢惡於人。敬親者。必能廣敬。不敢慢於人。推是以行。則我所以愛人敬人者。各得其宜。而人之愛我敬我者。亦無所不至矣。

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愛親以及人之

親。則天下之人。愛我而皆愛吾親矣。敬親以及人之親。則天下之人。敬我而皆敬吾親矣。愛以天下。愛之至也。敬以天下。敬之至也。豈非愛敬盡於事親乎。天子者。天下之表也。上行則下傚。君好則民從。我之愛既盡。則人亦興於仁。而各愛其親矣。我之敬既盡。則人亦興於禮。而各敬其親矣。如是則百姓之衆。四海之大。同歸於孝矣。此天子之孝。所以為大也。

甫刑云。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甫刑。即書經呂刑篇。

一人。謂天子。兆民。謂百姓。四海。孔子引呂刑之言。謂一人有愛敬之善。則兆民皆仰賴之。以見天子合天下之孝。以為孝也。

諸侯章第三

此章言諸侯之孝。兼公侯伯子男。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

滿而不溢在上在一國臣民之上也費用約儉謂之制節慎行禮法謂之謹度諸侯爲一國之君其位高矣高者易危若能不以尊自驕位雖高不至于危享一國之賦其財滿矣滿則易溢若能制節以謹守侯度財雖滿不至于溢是知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生諸侯因當戒之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居高位而不危則不以陵傲召禍而致罪替其位可長居矣財充滿而不溢則不以僭侈費財而致虛耗其富可長有矣蓋言不危不溢其道行之可久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社土神稷穀神列國皆有社稷其君主而祭之諸侯

之社稷民人皆祖宗受之於天子而傳之子孫者故上承天子下撫國人必小心慮患長守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守社稷而民人和悅此諸侯之孝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詩小雅小旻之篇引此以見爲諸侯者常須戒懼如臨淵恐墜履冰恐陷方能不危不溢以盡其孝道也

卿大夫章第四此章言卿大夫之孝卿與大夫不同而合言之者其行同也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法服謂先王所制章服各有品秩也法言謂禮法之言德行謂道德之行卿大夫事君從政承上接下服飾言

行須遵禮典非法服而服之是僭服非法言而道之是妄言非德行而行之是僞行三者皆於孝道有虧故敢慎守之而不敢違也

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

是故其不敢之心不言則已言必守法不行則已行必遵道口之所言身之所行皆遵道法故無可擇言之多雖滿天下既有禮法自無有卑口之過失行之多雖滿天下既有道德自不招人之怨惡矣蓋三者之中言行猶爲切要故重言以明之也

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

三者卿服言行是也禮卿大夫立三廟以祀先祖必三者無虧然後能保守宗祀卿大夫之孝當如是也

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詩大雅蒸民之篇一人謂君也引此以明爲卿大夫者能早夜不惰敬事其君則戒懼之心常存自無三者之失也

士章第五

此章言士之孝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士始升公朝離親入仕家修而廷獻之故言取於事父之行以事母則愛母與愛父同取於事父之行以事君則敬君與敬父同子未常不敬母也而愛先之母以鞠育而愛厚也然充其愛母之心承歡色養不敢少違母意非敢爭臣未嘗不愛君也而敬先之君以尊高而敬生也然操其敬君之心奔走服勤不恐少負君恩非愛爭總之愛敬皆出於誠心其自然之性情有如此者故分言以明其

真挚之極。而其理未常不兼具也。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此言事父之道兼愛敬也。為臣子者於君與父母。其愛敬之心原無分別。惟親至則敬不極。蓋言情親而禮節儀文之恭自少。非謂不敬也。尊至則愛不極。蓋言心敬而左右依戀之時不多。非謂不愛也。惟父則得朝夕奉養。與母同奉敬秉命。與君同。故云事父之道兼愛敬者。正以明愛敬之真心俱有其極。無少虛偽之義。

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士初離膝下。方登仕籍。或未盡知事君事長之道。然而愛敬父母者。所謂孝也。以此孝道事吾君。則不忍欺君之心即愛親之孝也。不敢慢君之心即敬親之孝也。為人臣而至於不忍欺不敢慢者。不謂之忠也可乎。長。謂卿大夫也。以事父兄之敬

用之事長。則此心常存謹畏。自不至有驕陵之心。悖慢之行。而同寅協恭以為師法。可謂順矣。究之忠順皆本於事親之孝也。

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上兼君長而言。士亦得立宗廟祀其先祖。言能合忠與順而不失其道以事君與長。則君嘉其忠。卿相嘉其順。然後能保其俸廪之祿。官爵之位而永守祖先之祭祀。蓋士無田則不祭。故祿位與祭祀相關。而士之孝當如是也。

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詩小雅小宛之篇。所生謂父母。引此以見為士者當小心勉力。早起夜寐。求無辱其父母而無辱之道。則在於忠順不失也。

庶人章第六

此章言庶人之孝。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庶人服田力穡舉農耒之事順四時之氣春氣發生則當耕種夏氣長養則當芸苗秋氣收斂則當刈穫冬氣閉塞則當蓋藏推之凡事而必順時此用天道也分別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五土之高下隨其地之宜產者而播種之此分地利也不順天道則先時後時而物無以生不辨地利則終日勤動而物終不成二者皆得則生植成遂衣食自然充裕矣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衣食既足仰足以事父母而父母安之即俯足以育妻子而樂我妻孥父母之心亦用慰也然凡人之情稍充裕則多生事尤必謹身守法不敢放縱以遠恥辱罪戾而不遺父母之憂且財有餘則易耗費又當省儉用度不敢奢侈公賦既完私用不奢以無闕二親之奉如此養其父母不使口體之養即謂之養志亦可庶人之孝誠當如是也

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上自天子下至於庶人雖有尊卑之分其報於一本之天性則一也孝雖有五等之別其所以各盡其道以行其不能自已之情則一也若心欲行孝則隨所處而皆可以自盡蓋自有身以後無日非為人子之日則無日非當盡此孝道之時豈有久暫之殊始待之日而以力不及為患者此必無之理也為人子者貴賤貧富皆當自勉不可以所遇不同而生怠緩之心也

三才章第七此章言孝道之大及本孝立教之義天地人謂之三才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

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曾子平日以保身為孝不知孝之通於天下無限尊卑故聞夫子之言始知孝道之大遂歎美之而夫子遂言民性之孝原於天地天之三光有度而以生物覆幬為常故曰經地之五土有性而以承順利物為宜故曰義得天之性為慈愛得地之性為恭順是即孝也孝為百行之首人所當常行者故曰民行

也由是觀之孝合三才以為大在天為經在地為義在民為行其實一理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凡民生於天地之間稟天地之性天地既具此經常之理人法天地亦當以此為常行也夫民自初生以來皆知愛親愛

親之心即孝也然此愛親之心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窮之而無原執之而無體用之而無盡廣大而無際豈非天地之經乎但民不能自法天地全賴聖人倡之聖人則天之明承三光紀四時而民皆出作入息始知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因地之利辨五土播百穀而民皆耕田鑿井始得晨羞夕膳歡養無遺是統因夫天地自然之道以順天下人民孝養愛敬之心而立之政

教實聖人之事也惟其政教既順於人心是以人皆樂從教則不待肅戒而自成政則不待威嚴而自治其化之神有如此者是蓋知孝者天性之自然人心所固有聖人之政教所以云順天下也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

以敬讓而民不爭道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政教皆可以化民。而本孝之教。其化尤神。先王知此教本於天地。易於化民也。是故以身先之。人君愛其親。而推此愛親之心。以博愛其民。民皆法則之。施由親始。無有遺棄其親者矣。陳說德義之美。以感動民心。民皆興起於躬行。而無有甘於自

棄者矣。又身行敬讓。以率先天下。而民皆讓路讓畔。無有陵競之行矣。復導民以禮。正其身而節其行。導民以樂。平其心而怡其情。禮樂兼備。內外交養。民皆和順親睦。而無乖戾之心矣。又示之以善之當好。惡之當惡。好則有慶賞。惡則有刑威。民遂知有禁令而不敢犯矣。凡此者。皆因天地以順天下之事。而教化之從應如此。又何疑於孝治之大也。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詩小雅節南山之篇。師尹。周太師尹氏也。引此謂師尹不過大臣。尚且為民瞻望。況有天下者。以身行教化。又何難於化民成俗乎。由是而知教明於上。化行於下。觀感興起之盛。良匪淺也。

孝治章第八

此章言由孝而治之義。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

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此言天子之孝治也。昔者明哲之王。以孝道而治理天下也。推其愛敬之心。至於附庸小國之臣。尚不敢遺忘。以闕其禮。況於公侯伯子男五等之君乎。以此之故。舉天下萬國之衆。而皆得其歡忻之心。尊君親上。同然無間。人

心和而王業盛社稷靈長而宗廟奠安以此奉事其先王則孝道至矣夫子所以首稱明王而言其不敢者蓋即不敢惡慢於人之心也明王雖天下爲一身大國小國之君臣是吾四肢百骸也億兆之民是吾髮膚也鰥寡煢獨顛連無告者是吾膚理之病瘵而不寧者也明王不敢遺小國之臣即不敢忽丘民侮鰥寡虐無告何也所以敬吾身也敬吾身所以敬吾親矣故天下之人莫不尊親所謂以天下尊養者也夫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然以欽明溫恭開萬世治道之源可見孝道即治道統不外此一敬爾

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其先君

此言諸侯之孝治也諸侯法天子而以愛敬治其國尚不敢侮慢於無妻之鰥無夫之寡況知禮義之士與効力之民乎以此之故所以得百姓之歡心而和其民人保其社稷矣以此而事其先君豈非孝道之大者乎蓋不敢侮鰥寡即不驕不溢之極得百姓之歡心即長守富貴之本也

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

此言卿大夫之孝治士庶人亦可推而知也卿大夫以孝

治其家者推其愛敬之心下及於臣妾之疎賤者尚不敢少失其心而況於妻子之親且貴乎以此之故無貴無賤無親無疎皆得其歡心而可以事其父母矣蓋君子之道莫大乎孝孝之本莫大乎順親故仁人孝子欲順乎親必先於妻子不失其好兄弟不失其和以至一門之內上下尊卑秩然雍睦然後可養父母之志而無違也治家者可不慎乎

夫然故生

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天子諸侯卿大夫以孝治天下國家而皆得其歡心以事其親誠如是也親生而存則安其養而心志康泰非徒甘旨之具也親歸而鬼則享其祭而神明感格非徒陳薦之文也總由於心志之

素安所以神氣之易感也是以普天之下和氣洋溢蕩蕩平平無乖戾之氣則水旱疾疫之災害自然不生無陵悖之行則盜賊干戈之禍亂自然不作蓋以天子身率於上諸侯以下化而行之人人盡孝則心和氣和而天地之和應之也明王之躬行愛敬而神人上下靡不感悅神效如此豈非孝治之極隆者乎

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詩大雅抑之篇引此言天子有明大之德行則四方之國皆順從之蓋天子以至德要道順天下四方皆感之而無不順乃理勢之必然孝治之所以易於化民也

聖治章第九

此章言聖人治世之要道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

人之行莫大於孝。曾子既聞孝治之大極至之效以為政教之隆皆本於德故問聖人之德果無以加於孝乎夫子以為天以陽生萬物地以陰成萬物天地之生成萬物者雖以陰陽之氣然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人與物均得天地之氣以成形秉天地之理以成性物得氣之偏其質蠢人得氣之全其質靈是以人能全其性則與天地參為三才而物不能

也故天地之性惟人為貴而以人之行言之則莫大於孝何也人之所以貴者以此性也性之德人為仁仁為人心之全德主於愛而愛莫切於愛親故人之百行以孝為先能孝即仁人仁者必孝此所以行莫大於孝也

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

孝之大無所不至而莫大於尊敬其父尊敬之禮無所不至而莫大於以父配享上天惟天為大至尊無對而以己之父配之則尊敬之者至矣仁人孝子愛親之心雖則無窮而立經陳祀制禮之節原自有限謂父為天古今所同求其盡孝之大而得自遂其心行以父配天之禮者則始自周公故曰其人也蓋自武王有天下之後周公始制此禮以尊其父文王也

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

郊圜丘祭天也后稷周之始祖也宗祀謂別立一廟為百世不祧之宗也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其制後為室前為堂室幽晴堂顯明享人鬼尚幽故於室祀天神尚明故於堂上帝即天也郊則尊之而曰天以形體言也堂則親之而曰上帝以主宰言也配天謂冬至祀天於圜丘以始祖后稷配享也配上帝謂季秋於明堂祀上帝以文王配享也周公輔成王制禮作樂以萬物本乎天文武之功本乎后稷因祭天於郊乃尊始祖后稷以配天萬物成形於帝人成形於父因祭上帝於明堂乃尊父文王以配上帝此報本反始之禮所以為治天下之大經也周公之尊其祖父者

如此是以德教形於四海四海之內為諸侯者各以其職分所當然咸來助祭致供郊廟之事矣孝德之感人至此之極由是觀之聖人之德誠無以加於孝也

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

此承上言聖人之德無加於孝而聖人之教人以孝亦非有所強拂也凡人親愛之心生於童幼當嬉戲於父母膝下之時便知親愛父母比及稍長漸知禮義則其奉養父母也日加尊嚴於一日此人之本性良知良能也而聖人之教因其日嚴之心而教之以敬恐其狎恩恃愛而易失於不敬也因其親之心而教之以愛恐其尊敬過恭而至於睽也夫愛敬

無所待教而此言教愛敬者樂記曰禮者為異樂者為同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是愛深而敬薄也禮勝則離是嚴多而愛少也不教敬則不嚴不和親則忘愛愛敬雖人性所同具聖人恐其溺欲而忘本故教之也然亦不過啟其良心固其本性非有所待於外也故其教則不待肅而自成其政不待嚴而自治以其所因者愛敬之本心天性之固有也

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

父子之道其親也天性然也雖有強暴之人見子則憐至於襁褓之兒見父則笑果何為而然哉此父子之道所以為天性而不可解也父慈子孝乃天性之本然加以日嚴又有君臣之義然亦天分之自然也夫人子之身氣始於父形成於母其

體本相連續從此一氣而世世接續為親之枝上以承祖考下以傳子孫人倫之道至親之續孰大於此惟其至親也所以至尊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母既為我之親又為我之君而臨乎其上則恩義之厚孰重於此此愛敬之心所以不能自已也

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

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

德主愛禮主敬愛敬之心原於一本故必愛敬其親而後推以愛敬他人者則於德禮不悖而謂之順若不愛敬其親而先愛敬他人則於德禮也悖矣悖則謂之逆立教者將以順示則而先以應順者而逆行之民

又何所取法乎夫順則為善而言逆則為不居於善而皆居於凶德舍愛敬之善行就悖逆之凶德雖或得志而為民上君子不貴也

君子則不然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

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

君子則順而不逆所貴者推愛敬其親之心以及他人則本原之地先正故其愛敬之心發之而為言必思可道而後言言無不信矣愛敬之心措之而為行必思可樂而後行行無不悅矣由此而立德行義不違正道故可尊由此而制作事業動得物宜故可法推之於容止則威儀必合規矩而可觀推之於進退則動靜不

違禮法而可度如是則立身行道。從世接物之間無非愛敬即無非德禮以此臨御其民民皆親其威如神明儼然人望而畏之親其德如父母藹然咸慕而愛之。法其端範而日思傚象之。上順以率下下順以效上故德教成而政令行又何待於嚴肅哉。是章前言人人皆有此愛敬之心。而聖人獨能自盡後言聖人因皆有此愛敬之心而教之使各隨分自盡。由是觀之聖人之德無加於孝益明矣。

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詩曹風鳲鳩篇引此以見淑人君子。威儀不差。為人法則者。皆本於孝也。

紀孝行章第十

此章紀孝子事親之行有當盡者五。當戒者三。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

人子能事其親而稱孝者於平居之時當致其恭敬起居飲食必加虔謹如昏定晨省出告反面愛敬齊慄者是也奉養之時當盡其歡樂承顏順志無所拂逆所謂有深愛者必有和氣婉容是也父母有疾則當盡其憂

宜惟醫禱必備湯藥必親如行不翔言不惰色容不勝衣不解帶者是也若親喪亡則盡誠盡禮擗踊哭泣終其哀情若春秋祭祀則誠敬齋戒防其嗜欲訖其邪物致其嚴肅備此五者則生事喪祭無一不盡其愛敬之心然後為能盡事親之道也夫人之一身心為之主士有百行孝為之原為人子者誠以愛親為心而不忘事親之孝常有以致其敬則敬存而心存遇養則

樂遇病則憂遇喪則哀遇祭則嚴然則五者尤當以致敬爲要也。

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

事親者既有五要又有三戒居人上則當莊敬以臨下而不可驕矜爲人下則當恭謹以事上而不可悖亂在醜類則當和順以處衆而不可爭忿蓋善事親者常以父母爲心謹慎持躬不敢有一毫之失則驕亂爭三者其所必無也非然者居上而驕矜自恃則危亡之禍隨之爲下而悖亂不馴則刑辟之罪及之在醜而爭忿不平則兵刃之害加之矣以上三者皆危身取禍憂及其親之事於守身安親之道未有當也若不能

除雖日用三牲之養不可謂不辱矣然終必致傷身體遺父母憂污累名行爲父母辱不可謂之孝也可見孝不徒在口腹之養而貴在守身爲人子者可不戒哉

五刑章第十一

此章言五刑以不孝爲大蓋明刑所以弼教也。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也五刑之屬其條有三千之多而罪之大者莫過於不孝蓋刑以糾不孝之人則民皆上德而無不孝之子是教與資於刑也。

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人生莫大於君親道法莫尊於聖人君者臣下所稟命而恭敬以從之者也乃敢要脅之是無上也

聖人制禮作樂。傳之萬世而共遵者也。乃敢非毁之。是無法也。爲人子者。當行孝道以事二親。天理人倫之極則也。而敢非毁之。是無親也。夫人之一身。君治之。師明聖道以教之。父母生之。所謂民生於三也。若不忠於君。不則於聖。不愛於親。三者有一於此。皆罪惡之極。大亂之道也。刑必加之。而不孝之罪與要君非聖等。故罪莫大於不孝也。孝足以治。不孝足以亂。孝之所關

誠重矣哉。

廣要道章第十二

此章廣言首章要道之義。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治平之道。

莫先乎教。教民之道。必順其心。故教民相親相愛。無有善於事親之孝者。以孝爲親愛之本也。教民有禮而順。莫有善於悌者。以悌乃禮順之首也。君德因樂而章。欲轉移民風。變易民俗。莫善於樂。以其感最神。而和人心也。名分因禮而辨。欲安上之位而下以治民。莫善於禮。以其辨上下而定民志也。夫孝弟禮樂皆教民之道。然弟者孝之易行者也。禮者節此者也。樂者和此

者也。四者舉其要而言之。實一本也。然則聖人所以爲教之道。誠約而易操也哉。

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也。前言孝悌禮樂。皆可教民。至此又申言禮教之

功效也。禮以敬爲主。禮非敬不生。則敬者禮之本。所以行孝也。父母於子。一體而生。愛易能而敬難盡。其所以有序而和者。未有不由於敬而能之也。故由其效而推言之。上自敬其父。而天下之爲子者。皆悅以事父。上自敬其兄。而天下之爲弟者。皆悅以事兄。上自敬其君。而天下之爲臣者。皆悅以事君。是敬止一人而悅乃千萬人。敬者至少而悅者至衆。所持者至約而天下

之道已該括而無遺矣。蓋敬父敬兄敬君之心。原人心之所同具。所以君好民從。舉一而包萬者。其本一也。天下國家本於身。身本於親。事親孝則九族睦而四海準。故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達之天下。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平。守約而施博。通可遠在茲。故曰要道也。

廣至德章第十三。

此章廣言首章至德之義。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

君子

之教人以孝。非必家至而戶到日見而面命之也。固有本原又在於施之得其要。爾教之以孝。使凡爲人子者。皆知盡事父之道。是即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矣。教之以悌。使凡爲人弟者。皆知盡事兄之道。是即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矣。教之以臣。使凡爲人臣者。皆知盡事君之道。是即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矣。蓋致一身敬者終有限。而上行下效。使人各自致其敬者。

斯無窮也。總以因其至性而感之。一順立。而天下大順。又何待家至日見而後爲教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詩。大雅泂酌之篇。言君子以和平樂易之道。化民成俗。故宜爲天下蒼生之父母也。夫子既引此詩。又言。若非至德之君。孰能順民心而行教化。如此其廣大者乎。

極言以贊至德之無以加也。

廣揚名章第十四。

此章廣言首章揚名之義。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君子。篤孝者也。以孝作忠。忠者。孝之推也。故能爲孝子。必知其能爲忠臣。君父。一天也。忠孝。一本也。人臣有一毫之不忠者。非孝也。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孝則必悌。以弟作順。順者。弟之推也。故能盡弟道。必能敬事長上。蓋兄與長之親。疏雖有不同。而倫與序則相等也。故待長上有凌悖之行者。必其家庭失同氣之和者也。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孝悌則家事必理。家事既理。即可移於居官。而官事以治。治官者。理家之推也。故易曰。家道正

而天下定矣。由是觀之。何有於一官所治之事也乎。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誠如是。則行成於內。達於外。不惟光顯一時。而名既立矣。必垂於後世。所謂揚名顯親者。信矣。是知欲立名者。先求其實。實則在於篤於行孝弟。而無待於外求也。

諫諍章第十五。

此章言臣子當諫諍。

以盡忠孝之義。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愛出於內。慈爲愛體。敬生於心。恭爲敬貌。生則安親而不遺親之憂。殁則揚名而不遺親之辱。凡若此義。夫子於前

章言之詳矣。故曾子言既聞命也。又以事親有隱而無犯。以爭宜從父之令。而無所違逆。方謂之孝。故疑而問之。而夫子則言苟有非而從。則理所不可。故再言以深警之。以見以從令爲孝者。是陷父於非道也。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

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此言諫諍之不可闕也。臣之諫君。子之諫父。自古攸然。天子之臣多矣。凡爲臣者。皆當諫諍。就中得眞能諫諍者七人。爲則攄議日聞。忠言時獻。即有闕失。不憚再三陳告。斯救正之益甚多。故能

不失其天下也。言七人者。見天下至廣。天子之事至多。一日二日萬幾。善則億兆蒙其福。不善則宗社受其禍。一有所失。關係於利害安危者不小。而七人之少尚足以保之於不失。諫諍之功。其大如此。非以七人爲定數也。至於諸侯。有一國存亡之足慮。國雖小於天下。事雖簡於天子。然舉動之間。一有過差。則一國之仰賴於君者何在也。故有諫諍之臣五人。則繩愆糾繆。格

其非心亦可以保守土地人民於不失也大夫則有治家之責家雖不可與國等而非禮非義馴至禍敗一家之關係於其身者亦無異也故有諫諍之臣三人早夜箴規陳說可否則可以保守其家也士雖無諫諍之臣苟有忠告善道之爭友則德業相勸過失相規身之所行無非美善而令名隨之矣父有苦口幾諫之爭子則愛敬所積天性所感有以諭親于道豈至陷於非道任意行之而竟陷於不義之地乎觀此而知君臣父子朋友之間納諫受爭之益如此其大而致君安親取友之道不外於此也

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

此承上言若有不義之事則天下國家所

關至大為人子者至情不能自已必起敬起孝積誠以感動之見志不從又敬不違三諫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必至於從而後已非謂一言即止毫無關切之意也為人臣者情義有所難釋必披陳利害明切以勸止之倘有不從必須極諫或引古以諭令或委曲以獻納必至於從而後已非以一言塞責自沽敢諫之名也為臣子者平居既盡其愛敬之誠心當不義又必盡諫諍之情分若為子而徒知從父之令則竟陷父於不義矣故曰焉得為孝甚言不可不爭也

感應章第十六

此章言孝弟感通之事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

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易曰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父有天道天以至健而始萬物則父之道也母有地道地以至順而成萬物則母之道也王者繼天作子父事天母事地父母天地本同一理故事父之孝可通於天事母之孝可通於地明王事父既能孝則於事天也能明其經常之大矣事母既能孝則於事地也能析其曲折之詳矣推孝為弟而宗族長幼皆順於禮則凡上下尊卑皆化而治無一不順其序則人道盡善矣夫孝而至於事天地能明察則天時順而休徵應地道寧而萬物成神明之佑於是乎彰矣明王孝德感通之神孰大於此乎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修

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弟之通於天地神明如此故雖天子至尊尊無二上而必有尊於天子者蓋父也天子至尊固莫之敢先而必有先於天子則兄也即至伯叔諸兄亦皆祖考之胤亦必推愛敬之心以禮遇之也至於宗廟之祭必致其敬事死如生不敢有一毫之不誠是不忘其親也然必修持其身謹慎其行恐萬一有失辱先祖而毀威業也夫孝至於宗廟致敬則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祖考來格享於克誠鬼神之德於是乎著矣明王孝德感通之神又孰大於此乎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孝之大至於天地鬼神相為感應則徧天地之間孝道洋溢神人無間上下和悅蓋孝悌既臻其極則至性自然通徹於神明

德教自然光顯於四海。遠近幽明。無所隔礙。孝德感通之大。至於如此。所謂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也。至矣。無以復加矣。

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引此以見天下四方。雖至廣大。此心此理。無不同者。則無所不通之意明矣。

事君章第十七。

此章廣言中於事君

之義。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君子之事君上也。進見於君。必思竭其忠愛之心。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嘉謀嘉猷。入告我后。以至盡其職守。直其操行。致身受命。無一非盡忠之道也。既見而退。則思己之職業。或有未盡。身之闕失。或有不修。必思補之。計無過差。而後能自安。恐己身之不正。無以感動於君也。至於君有美意善事。則將順而成之。惟恐不及。君有未善之處。則匡救而正之。惟恐彰著。蓋忠臣之事君。如孝子之事親。先意承志。逆幾致力。一念之善。則助成之。無使優游不決。阻遏而中止也。一念

之惡。則諫止之。無使昏蔽不明。遂成而莫救也。諫善閉邪。慮之以早。防之於豫。戒於未然。止於無迹。若必以犯顏敢諫。盡命守死。而後為忠。未若防微杜漸為忠之益也。若非君子。進則面從。退有後言。徼君之怒。以取高名。訐君之非。以明己潔。故臣心偽巧。而君愈疑。且厭之。上下相疾。何得為忠乎。惟君子忠愛出於至誠。則上心洞鑒。下以忠事上。上以義接下。君臣同德。如父子

之一氣元首股肱之一體君事其安臣獲其榮是以君臣上下自然相親也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詩小雅隰桑之篇引此言臣心愛君身雖在遠而不自謂遠蓋愛君一念出於至誠恒藏於中心無日蹔忘也使非本於孝者何以能忠於君若是也為人臣者必如此事君始可為忠臣始能盡為子之孝

故曰中於事君也

喪親章第十八

此章言孝子慎終追遠之事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孝子於父母生成之恩昊天罔極一旦不幸而居親之喪思吾之一身父母生之本同體也存歿頓異恩育睽離哀痛之極不能自已發於聲為哭其哭也氣竭而息聲不委曲動於貌為禮其禮也稽顙觸地不修容儀出於口為言其言也直無餘詞不為文飾至於衣服之美有所不安故服縗麻悲哀在心故聞樂之和有所不樂食味之旨不知其甘故疏食水飲總以孝子之心惟

痛念親之舍我而去言動之間耳目之娛口體之奉自無斟酌之心也然此六者皆孝子哀痛之真情出於自然非勉強而為之也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禮三年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三日三日之後不妨飲食教民無以哀死而傷已之生

蓋愛親出於天性若哀致而至於傷生則反至於滅性禮所謂不勝喪比於不慈不孝是也故雖毀瘠而不使至於滅性此聖人之政所以全天下之孝也至於三年之喪天下達禮不得過亦不得不及也孝子之情無盡聖人立制止於三年使人知有終竟之時也此皆聖人因人情而節文之無賢愚貴賤一也

爲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簠

簋而哀慼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

親之始亡也爲之棺以藏體槨以附棺衣衾以周身然後舉而斂之必盡其心也其朝夕奠也陳列簠簋而不見親之存則哀傷痛慼之必致其誠也其將葬而祖餞也不忍其親之去

女擗男踊相與號哭涕泣而盡哀以往送之至於爲墓於郊不可苟也則必卜其墓穴塋域得吉而葬之務求其安固也以上四者皆慎終之禮也爲廟於家必有制也則依制立廟三年喪畢遷主於廟始以鬼禮而享之使神有所依也寒暑變更益用增感必有怵惕悽愴之心春秋祭祀因時而展孝思不忘親也以上二者皆追遠之禮也

生事愛敬死事哀

慼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孝子之事親於其生也盡愛敬之道於其死也盡哀慼之情生民之本孝爲之先於是而盡矣養生送死其義最大於是而備矣孝子事親之道亦於是而終矣夫孝之大至於生死始終無所不盡其極於勝下親嚴之性始爲究足於天經地義之理始相貫通於德教政令

之化。始能暢遂。謂之德之本。而教所由生。又何疑乎。為人子者。不可不知也。

孝經集註一卷

（清）世宗胤禛撰

清雍正內府刻本

御纂孝經集註一卷

雍正五年

世宗憲皇帝御定。孝經舊止一卷。而廣淳熙稱。作傳註者

自魏文侯而下。至唐宋。有名可紀者。凡九十九部。

二百二卷。元明兩代不預焉。其書雖歲久多佚。近

時曹庭棟孝經通釋所引。尚於唐得五家。宋得十

七家。元得四家。明得二十六家。

國朝得十家。然宋以前遺文緒論。傳者寥寥。宋以後

之所說。大抵執古文以攻今文。又執朱子刊誤以

攻古文。於孔曾大義微言。反視為餘事。註愈多而

去經愈遠。

世宗憲皇帝以諸註或病庸膚。或傷蕪雜。不足闡天經地

義之理。爰

指授儒臣。精為簡汰。刊其糟粕。存其菁華。仿朱子論語孟

子集註之體。纂輯此編。凡斧藻羣言。皆

親為鑒定。與

世祖章皇帝御註。並發明聖教。齊曜儷璣。蓋我

世祖章皇帝四海會同。道光纘緒。我

世宗憲皇帝

九重問視。禮備承

顏。

孝治覃敷。臚驩萬國。以

聖契聖。實深造至德要道之原。故能

衡鑒衆論。得所折衷。於以建

皇極而立人紀。固非儒生義疏所能比擬萬一矣。

御製孝經序

孝經者聖人所以彰明彝
訓覺悟生民溯天地之性
則知人爲萬物之靈敘家
國之倫則知孝爲百行之

始人能孝於其親處稱惇
實之士出成忠順之臣下
以此爲立身之要上以此
爲立教之原故謂之至德
要道自昔聖帝哲王宰世

經物未有不以孝治爲先
務者也恭惟
聖祖仁皇帝纘述
世祖章皇帝遺緒
詔命儒臣編輯孝經衍義一百

卷刊行海內垂示永久顧
以篇帙繁多慮讀者未能
周徧朕乃命專譯經文以
便誦習夫孝經一書詞簡
義暢可不煩注解而自明

誠使內外臣庶父以教其
子師以教其徒口諷其文
心知其理身踐其事爲士
大夫者能資孝作忠揚名
顯親爲庶人者能謹身節
用竭力致養家庭務敦於
本行閭里胥嚮於淳風如
此則親遜成化和氣薰蒸
躋比戸可封之俗是朕之
所厚望也夫

雍正五年十二月初三日

孝經集註

開宗明義章第一

此章開張一經顯明五孝之義

開宗明義名章

○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女知之乎曾子辟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女

女音汝下同辟音避夫音扶語去聲○仲尼孔子字名丘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居閒居閒暇之時侍侍坐也至者至善之義要者簡約之名道也德也一也自其得於心而言曰德自其行於身而言曰道德之至卽所以爲道之要順者謂先王以此至美之德要約之道順天下人心而敎化之故天下之人敬服其敎自相和協而親睦上下尊卑舉無所怨也辟席者離坐席而起對也禮師有問則辟席起對敬達也孝卽所謂至德要道也人之百行如章中所言忠順敬讓之類凡得於心者無往非德然一孝立而百善從是德爲百行之根本故曰德之本至于君子盡孝於親而所以敎家敎國敎天下者又靡不自此推之舉天下之大事事皆從吾孝中出故曰敎之所由生也命之復坐者以孝之義甚大非立談所能盡故使復位而坐詳以告之也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夫音扶○身謂一身體謂四體髮毛髮膚肌膚也凡人之身舉其大而言則一身四體舉其細而言則毛髮肌膚此皆受之于父母者爲人子者愛吾父母因以愛吾父母所遺之身常須戰兢戒慎不敢少有毀傷此行孝之始也又須以道修身卓然有立大行于天下流聲于後世使百世而下賢其子因推本其所生之自而以光顯其父母此行孝之終也故夫所謂孝者始於來百順以事親中於盡一心以事君而終於敦百行以立身蓋孝以事親猶爲人子之常必其得君而事能以親之身廣親之志務孝以爲忠乃全事親之道然一行未敦而身有不立則卽爲忠孝之虧故其終尤在能立其身斯爲宇宙之完人而稱孝道之極也

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聿以律切同述○詩有風雅頌之三經大雅小雅其一也無念二字見大雅文王篇無念念也聿述也引詩之意言凡爲人子者當常念爾之先祖常述修其功德播勉子行孝也

天子章第二

前章雖通貴賤言之其迹未著此章至下庶人章凡五章謂之五孝各說行孝奉親之事而立敎焉天子至尊故標居其首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

惡去聲○親謂父母也惡憎惡也爲愛之反慢敖慢也爲敬之反德敎謂至德之敎刑儀刑也天子之身乃德敎之所自出故爲天子而愛其親者必其於人無所不愛而不敢有所惡於人敬其親者必其於人無所不敬而不敢有所慢於人夫惟不敢惡人而以無所不愛之心愛其親不敢慢人而以無所不敬之心敬其親然後愛敬爲盡於事親而天子以此至德要道之敎行于一人加于百姓則四海之大皆知有所觀效義刑思愛趨

敬而同歸于孝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此乃天子之孝當爲如是而非諸侯卿大夫之可比也

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書用言輔○甫刑尚書作呂刑一人謂天子慶善也言天子一人有善則兆庶皆倚賴之善則愛敬是也二節所以結上文之義

諸侯章第三 次天子之貴者諸侯也故次及於諸侯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 離去聲○在上在一國臣民之上驕矜肆也危傾危也制節制財用之節限謹度謹守法度也溢奢侈泛溢也社土神稷穀神國之主也言諸侯在一國

臣民之上其位高矣若能不敢自爲矜肆則身雖居高而不至于傾危積一國之賦其財充滿矣若能制立節限謹守法度則財雖充滿而不至於泛溢又言居高位而不傾危則不失其位之尊顯而貴是所以長守此貴也處充滿而不溢則不失其財之盈足而富是所以長守此富也夫惟富貴長久如此乎不離其身然後能保有其社稷而和調其民人謂社稷以此安而一國之民亦用和睦上下亦爲無怨也此則諸侯之孝當如是也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詩小雅小旻之篇引之以戒勉諸侯也益引諸侯如不念先世積累之艱勤而一或驕溢以至失其富貴而不能保其社稷人民則辱及其親而不孝爲人矣○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

卿大夫章第四 次諸侯之貴者卿大夫也故次及于卿大夫○按王朝侯國其卿大夫之位分雖不同然章中乃統論其當行之孝不必泥引詩以事一人之詞而謂專示王國之卿大夫也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 德行擇行行滿之行並去聲惡去聲○法服禮法之服法言禮法之言德行道德之行先王蓋古之以孝治天下者故其服爲法服其言爲法言其行爲德行也無擇謂言行皆與道法相合而無可選擇也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惟恐服之不中爲身之

災也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惟恐言輕而招辜也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惟恐行輕而招辱也以此之故非法則不言言則必合于法非道則不行行則必中於道出於口者無可擇之言行於身者無可擇之行是以言之多至於徧滿天下而無口過行之多至於徧滿天下而無怨惡也服法服道法言行德行三者既全備矣斯能長守其宗廟以奉其先祖之祭祀此則卿大夫之孝當如是也

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詩大雅烝民篇夙早也匪猶不也懈惰也一人天子也引詩之意蓋言卿大夫當早起夜寐以事天子而不得懈惰也此乃深致其勸勉之意

士章第五 古有上士中士下士之三等然其位總居卿大夫之下故以士

章名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
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
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
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
孝也長上聲○資取也長謂卿大夫士則兼長與君言之也資于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謂
取事父之道以事母而愛同于愛父資於事
父以事君而敬同謂取事父之道以事君而敬
君同于敬父也母取其愛君取其敬者蓋母主
于恩而君主于義故事母雖未嘗不敬而專取
其愛事君雖未嘗不愛而專取其敬合愛與敬
而兼之者則惟父然也爲士者移事父之孝以
事君則爲忠移事父之敬以事長則爲順守其
忠順而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長保其祿位永
守其祭祀此則爲士之孝當如是也○諸侯言
社稷卿大夫言宗廟士言祭祀各以其所事爲
重也若下文庶人則薦而不祭又非士之比矣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
所生忝音典○詩小雅宛之篇忝辱也所生謂父母也引詩以深惕爲士者當早起夜寐
以行孝無致祿位不保而
祭祀不守以辱其父母也

庶人章第六庶人是指衆人學爲士而未受命與農工商賈之屬皆是
也一云兼府史胥徒言之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
庶人之孝也養去聲○天之道謂春生夏長秋斂冬閉四時之天運也地之利謂
土地之高下燥濕生植農桑之利也謹身者謹
修其身不妄爲也節用者省節飲食衣服喪祭

之財用不妄費也庶人未受命爲士旣不得以
事君所事者惟父母而已故以能養父母爲孝
其用天之道而耕耘收穫一順乎時令分地之
利而禾黍菽麥一任乎土宜又必謹守其身而
不敢放縱省節其用而不敢奢侈以此爲孝奉
養其父母則不徒能養父母之口體而養志亦
無不足矣此則庶
人之孝所當然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
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上節與前四章分論天子諸侯卿大夫士
庶人當行之孝此則總言以結之言上自天子
以下至庶人與尊卑雖殊而事親之孝當無終
始之異若或有始無終而自患己身不能及於
孝者未有此理也蓋爲決言以勉人之力於行
孝。

三才章第七天地人謂之三才孔子陳說五等之孝旣畢而曾子歎孝
道之大因言天經地義民行之事可教
化於人故以三才名章次五孝之後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也
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
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
成其政不嚴而治夫音扶行去聲○經常也天以生覆爲常故曰經義宜也
地以承順利物爲宜故曰義則法也因依
也肅戒肅也嚴威嚴也曾子因夫子陳說五孝
而深歎其大故夫子以彌大之義告之言孝之
爲道雖出于人心然天爲乾父不能外之以爲
生覆之經地爲坤母不能外之以爲承順利物
之義民生天地之間不能外之以爲慈愛敬順
之行是孝乃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夫以孝
爲天地經常之理而民于此取法而爲行則孝

本天下人心之所本然固有者故聖人上法天道之常明下因地道之義利推順乎天下本然愛敬之孝而導之是以敎之爲敎則不待戒肅而自成發之爲政則不假威嚴而自治也先王見敎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

行去聲好惡並去聲○先王泛指古先帝王見敎之可以化民承上因天地之常經而其敎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來遺猶棄也興起也睦和之至也言先王身行博愛之道以率先斯民則人知愛親而無有遺棄其親者陳說德義之美以敎誨斯民則人爲興起而未有不勉於行者先之以恭敬謙讓而爲斯民之倡則人相敬讓而不爭導之以五禮六樂而施關政之敎則人皆秩然有禮雍然順適而和睦又示之以爲善者之必好爲不善者之必惡則人知國禁而不犯總見先王之順天下以化民而民之速化如此以結上文其敎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之義也

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詩小雅節南山之篇赫赫明盛貌師尹周太師尹氏也引詩之意蓋言先王之在上者能敎以化民而爲民所瞻仰故民爲之速化也此借師尹以深贊夫先王也

孝治章第八

前章明先王因天地之常經順天下以爲敎此章則言明王以孝而治天下也故卽以孝治名章次三才之後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

昔者謂先代明王明哲之君遺忘也小國之臣謂土地褊小如附庸之君之類公侯之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乃國之大者萬國極言其多先王卽行孝明王之祖考也夫子言昔者明王之以孝道而治理天下也推其愛敬之心至于附庸小國之臣尚不敢有所遺忽而況於公侯伯子男大國之臣乎以此之故所以合天下大小萬國之衆而皆得其懽悅之心以此事奉其先王則尊愛之至而明王能以孝道倡其化于上矣

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

鰥姑頑切○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二者所謂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侮慢忽也一命以上爲士諸侯皆有卿大夫止言士者舉小以見大耳百姓謂百官族姓先君始受命爲國君者也夫子言諸侯分治一國者也當體明王孝治天下之心而亦以孝治其國推其愛敬之心以及於國人卽至於鰥寡之微亦不敢侮慢之而況於士民乎以此之故所以合國中百官族姓之衆無不得其懽悅之心以此事奉其先君則可謂能體明王孝治之心以爲心而成其化于國矣

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

臣妾婢僕也賤而疏者妻子貴而親者親謂父母也夫子又言卿大夫各治一家者也亦當體明王孝治天下之心而以孝治其家推其愛敬之心卽下及於臣妾曾不敢少失其心彼疏賤者尚如此而況於妻子之親貴者乎以此之故所以合一家之衆無貴無賤無親無疏而皆得其懽悅之心以此事其父母則可謂能體明王孝治之心以爲心而成其化于家矣

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

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夫音扶○生謂父母存時。祭謂沒後。來享安者其心無憂。享者其魂來格也。人死曰鬼。氣屈而歸也。災害如水旱疾疫之類。生于天者。禍亂如賊殺君弑父之類。作於人者。上文旣言天子諸侯卿大夫皆以孝治天下國家。而得人之懽心以事其先王先公與親。此又總承上文而言。夫惟如此。故其生而養則親安之。沒而祭則鬼享之。是以普天之下和睦太平。和則無乖戾之氣而災害不生。平則無悖逆之爭而禍亂不作。總由明王身爲率行孝道於上。而諸侯以下化而行之。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有如此之美也。

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行去聲○詩大雅抑之篇。覺大也。義取天子有大德行。則四方之國順而行之。以贊美明王之孝治也。

聖治章第九

曾子因明王孝治以致和平。又因問聖人之德。更有大於孝否。孔子因問而說聖人之治。故以名章。次孝治之後。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行去聲。聖人以在位者言之。嚴尊敬也。配合也。周公名旦。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食采於周。位居三公。故稱周公。前章夫子旣說明王之孝治天下。能致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是言德行之大。故曾子有推廣之思而爲此問。天地之性人爲貴者。謂天地生人與物。皆有一則當然之理。是之謂性。然人得其全。物得其偏。是人爲天地之心。而萬物之靈。故云然也。人之百行多端。而以孝爲本。故曰人之行莫大于孝。承之以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者。言人子之孝其親者。亦所不至。而莫大于尊敬其父。尊敬其父者。亦無所不至。而莫大于配享上天也。蓋上天之尊。尊無與對。而能以已之父與之配享。則所以尊敬其父者至矣極矣。不可以復加矣。然仁人孝子愛親之心雖無窮。而立經陳紀制禮之節則有限。自古及今。惟周公輔佐成王。始行配天之禮。故曰則周公其人也。

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于孝乎？郊祀祭天也。祭天於南郊。故曰郊。宗祀謂宗廟之祭也。后稷名棄。周之始祖。舜嘗命爲稷正。使教民播種百穀。始封于邰爲諸侯。以君其國。故稱曰后稷也。文王名昌。武王之父。明堂王者出政布治之堂也。

天以形體言。上帝以主宰言。天也帝也一也。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郊祀祭天。則以后稷配祭。而尊后稷猶乎天。宗祀祭上帝。則以文王配祭。而尊文王猶夫上帝也。周公之所以尊敬其祖父者如此。是以德教刑於四海。而四海之內爲諸侯者。各以其職之所當然。皆來助祭。敬供郊廟之事。夫以孝推之。至于配天。而又盡得四表之懽心以事其親。孝之大也。誠可謂至極矣。則夫聖人之德。又有何者可以加于孝乎。

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夫子答曾子之問盡矣。此復申言聖人教人以孝之故也。親親愛也。膝下謂孩笑之時也。言人子親愛父母之情。已生於膝下孩笑之時。以此至情而養其父母。然踰其年之漸長。則日

加尊敬而尊卑之際又自有一定不可忽之分在焉此人子良心之發最爲眞切人皆有之不待學而能者聖人之立敎亦惟因嚴以敎敬因親以敎愛循其人性之固然而不加矯强故其敎不待戒肅而自成其政不待威嚴而自治民之大順有不期然而然者蓋孝爲德之本而聖人之因嚴敎敬因親敎愛總因之以立敎焉是其所因者本也。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此承上文所因者本也句而發明人子愛敬之情所以當盡之故父子之道爲天性謂父子之愛原于天率于性而本于所固有然子之事父猶臣之事君其尊卑之分又自有截然不可忽者是父子之間又有君臣之義也續者繼先傳後之謂也續莫大者父母生子子以生孫人倫緒續於此微父母則吾何所託生而人類幾乎滅矣然則人倫之大孰有

大于父母者乎厚莫重者以父之親等君之尊而臨乎人子則恩義之兩極與天同高與地同厚莫有重焉者矣此可見人子愛敬之當先所以莫有甚于父母也。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此反說爲上者愛敬之失而悖于德禮之事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謂君自不愛其親而令他人愛親自不敬其親而令他人敬親也悖德悖禮云者德主於愛禮主於敬故也夫人君惟身能愛敬而後以致敎及人斯順天下之人心今則自逆不行而翻使天下之人法行於逆道故人無所取法而爲準則斯乃不在於善而皆在于凶德如此之君雖日得志於民上乃古先哲王聖人君子之所不貴也。善謂順心之所在。凶謂害于德禮也。君子則不然。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敎。而行其政令。行去聲樂音洛○此承君子不貴句而表明君子之不然君子是指聖帝明王道行也作爲也容主動止主靜言思可道謂必其言之可行於民者而後言行思可樂謂必其行之爲民所懽悅者而後行德義可尊謂立德行義不違正道而可爲民之尊崇作事可法謂制作事業動得物宜而可爲民之式法容止可觀謂威儀容貌合于規矩而可爲民之觀瞻進退可度謂周旋動靜不越繩尺而可爲民之軌度君子之謹其言行愼其動止擧措如此由是以其身而臨莅斯民則民畏其威而敬如神明愛其

德而親如父母會極歸極如衆星之共北辰無不法則而象效之故德敎以此而成政令以此而行。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忒音特○詩曹風鳲鳩篇淑善也忒差也詩言原美善人君子盛德之威儀此則借以贊美君子之能順人心而成其德敎也。

紀孝行章第十

前數章俱統論乎孝道孝治此章則詳述乎孝子當行之事也故以紀孝行名章次于聖治之後。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居謂平居致者推之而致其極也病謂疾之甚也孝子之事親當無一時無一事而不念及于親者其必平居則嚴愼祗肅盡其恭敬而不敢忽率養則

承顔順志盡其歡樂而不敢違病則行止語嘿何所不致其憂喪則哭泣辟踊何所不致其哀祭則潔其豆籩奔何所不致其嚴持此五者以事親而生存死沒咸備其道慮盡志于親而無愧于子矣故曰能事親也○此節乃紀孝子當行之善以示勸也

事親者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為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

醜等類也三牲牛羊豕也居上則當莊敬以臨下而不可驕矜為下則當恭謹以事上而不可悖亂在醜則當和順以處衆而不可爭競此論人子保身以事親之常居上而驕則失道而取亡為下而亂則犯分而致刑在醜而爭則啟釁而召兵此論人子危身以及親之禍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者謂驕亂爭三者

之不能除則危亡之禍必至雖日具牛羊豕三牲之養以進于親親得安坐而食乎故曰猶為不孝也○此節又紀不善之行以示戒也

五刑章第十一

聖王之教雖不肅而成其政雖不嚴而治然世有驕亂忿爭而自羅于罪惡者刑戮亦不可不加也故以五刑名章次于紀孝行之後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要平聲○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也三千合五刑條例之總數也呂刑曰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夫子之言蓋本于此要脅也無上無君也非謗毀也無法謂弃毫法度也無親謂蔑視其親也蓋君者臣之所稟令也而敢於要脅之是為無上聖人者法之所從出也而敢於非誚之是為無法人莫不有父母之當孝也而敢以孝道為非是為無親此三者乃大亂之道而總為不孝刑辟之加蓋不容緩矣

廣要道章第十二

首章略云至德要道之事而未為詳悉於此復申而演之故云廣也要道先於至德者謂以要道施化化行而後德彰亦明道德相成所以互為先後也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

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也

此夫子述廣要道之義言孝所以愛其親也然欲教民以相親相愛則莫有善於孝悌所以敬其長也然欲教民以有禮而順則莫有善於悌樂斯二者之謂樂然欲移改民風而變易其俗則莫有善於樂節文斯二者之謂禮然欲上安其君而下治其民則莫有善於禮若禮之為禮則主於敬而已矣嘗為推廣乎敬之功用以此之敬而敬人之父則凡為之子者無不悅以此之敬而敬人之兄則凡為之弟者無不悅以此之敬而敬人之君則凡為之臣者無不悅夫此之敬止加于一人而彼則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誠所謂守者約而施者博也此之謂要道之義也

廣至德章第十三

○子曰君子之敎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敎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敎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敎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此夫子遂廣至德之義言君子之敎人以孝也非必家至而爲之喩日見而爲之督也敎之以孝使凡爲人子者皆知盡事父之道以敬其父是卽我之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推而敎之以悌使凡爲人弟者皆知盡事兄之道以敬其兄是卽我之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又推而敎之以臣使凡爲人臣者皆知盡事君之道以敬其君是卽我之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夫致吾之敬者終有限而能使人各自致其敬者則無窮此孝之所以爲至德也。

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愷音凱○詩大雅泂酌之篇。愷樂也悌易也。蓋言君子有如此愷悌樂易之德民愛之如父母。蓋能以至德爲敎順天下之心故其效如此其大也。

廣揚名章第十四首章雖言揚名之義而未審而於此廣之故以名章夫廣要道至德之後。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長上聲行去聲○此夫子遂廣揚名之義言君子之事親苟極其孝矣以之事君則爲忠故忠可移於君事兄苟極其悌矣以之事長則爲順故順可移於長居家苟極其理矣以之居官則必治故治可移於官孝悌忠順齊治之道其相通有如此故士人惟患內之所以事親事兄居家者行未成耳夫苟孝悌修齊之行成于內必其忠順治理之動默著于外彪炳宇宙輝映竹帛而後世之名爲有極哉顯親之孝此爲宣矣

諫諍章第十五曾子既聞揚名以上之義而又問子從父之令夫子以令有善惡不可盡從乃爲述諫諍之事故以名章次廣揚名之後。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夫音扶令去聲○慈愛恭敬安親揚名是曾子包擧夫子之所已言者言之又以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爲問者蓋爲子者原一以

順從爲孝但于父母之命令若不明可否而悉從之又恐有違于道此其所以疑于心而問也。○慈愛如養致其樂恭敬如居致其敬安親如不近兵刑揚名如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之類

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與平聲爭諍同離令並去聲○爭與諍同言是非必爭可

否必辯所謂面折廷諍不欺而犯者也。令善也。焉何也。而言是何言與。深明父令之不可一于從也。昔者以下是推廣而言爲臣子者若見君父之過昔不可以苟順而不諫諍。天子之爭臣以七人。諸侯之爭臣以五人。大夫之爭臣以三人者。蓋位有崇卑。責有輕重。故有繁簡。故爭臣有多寡也。然天子有天下者也。故云不失其天下。諸侯有國者也。故云不失其國。大夫有家者也。故云不失其家。總之以諫爭之得人。故雖無道不亟至于亡也。士無臣。所有爭友。故云士有爭友。不離令名。謂事無謗誤而善名以彰。不用不義。謂所事合宜而行義以得也。先言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是總言爲臣子者當諫爭其君父。又曰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所以結章之旨。而終是何言與之義。見爲子者不可一于從父之令也。

感應章第十六

此章明明王孝悌感應之事。雖爲天子言之。諸侯以下亦當自知勉强也。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

長上聲○易曰。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則天有父道。地有母道。原與父母之道相通者。古昔明王能事父以孝。則即通于事天之道。故其事天也明。事母以孝。則即通于事地之理。故其事地也察。又推事父事母之孝心。以順家之長幼。故凡四海之中。上而尊長。下而卑幼。又罔不就吾之均調。而上下以治。夫惟明王極孝之所至。至于事天明。事地察。如此則三光明。寒暑序。而天道以淸。川流岳峙貢其常。鳥獸魚鱉若其性。而地道以寧。其神明功用之彰見。蓋有極其盛者哉。

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修身愼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

行去聲○承上文而言。明王不特以事父母之孝事天地。而致神明之彰已也。雖以天子之尊。必知有父之當尊。與有兄之當先矣。其在宗廟承祭之時。則嚴威祇肅。而致其恭敬。而不敢有忘親之心。及夫平居無事之時。則修身愼行。極其檢攝。而惟恐招辱先之譏。明王不過自謂孝其孝道之常也。不知以修身愼行之主。兼又致敬于宗廟。對越之時。先王在天之靈。洋洋乎有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者。而鬼神精爽之所著。其觀神明之彰見。又何如其盛哉。夫孝悌之道。原始于家庭。然和順之至。精誠之極。至于神明彰。鬼神著。卽幽而神明可以感通如此。則遠而四海。必將和氣充洽。光輝普被。又何有不通者乎。

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自從也。義取四方皆感其德化。無有思而不服者。以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之意也。

事君章第十七

此章論君子事君之道。蓋爲在朝之卿大夫言也。而士亦在其中矣。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

上謂君也。進謂進見於君。退謂既見而退。匡正救止也。君子之事君。無一念而不在于君者。進而入告。則思竭盡其忠。而不敢有所欺。退而公餘。則思補塞其過。而不敢有所徇。全于君有爲善之美意。方在將萌

未萌之界。則從而將順之。俾君之美以成。君有過失之惡。意方在將發未發之頃。則從而匡救之。俾君之惡以消。是君臣之相親。若夫魚水之相懽。鹽梅之相濟。吾知其上下交而德業成矣。其所爲相親也。豈其微哉。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詩。小雅隰桑篇。引此以明君子忠愛之心。久而不替。蓋其天王聖明之念。藏之中者已篤。以故其一進一退一順一匡。率不敢忘乎君。有如此也。

喪親章第十八

章中云。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故以喪親名章。終之於末。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

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喪去聲。偯依綺切。音倚。又音伊。不樂樂字音洛。○旨甘也。毀哀毀也。孝子喪親哀痛之極。其哭也不偯。氣竭而盡。不能委曲也。其禮也無容。觸地局跽。不能爲容也。其言也不文。內憂無情。不能爲文也。服衣之美。有所不安。聞樂之和。有所不樂。食味之旨。有所不甘。凡若此者。乃孝子自然哀戚之情。非有所勉強而爲之也。禮。人子于父母之始死也。水漿不入口者三日。然過三日則傷生矣。敎民三日而食粥。使之無以哀死而至于傷生。雖毀瘠而不至於滅性。此聖人之爲政。所以爲生民立命也。喪則定爲三年而不過者。孝子報親之心。雖無限量。聖人爲之中制。以示民有終極之期也。爲之棺槨衣衾而擧之。陳其簠簋而哀戚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簠音府。簋音鬼。擗音辟。踊音勇。厝音措。○棺內棺。槨外槨。衾被也。簠簋祭器也。方曰簠。圓曰簋。擗拊心也。踊跳躍也。皆哭泣之貌。宅墓穴。兆塋域也。安厝猶言安置也。當親之始死也。爲之棺以周衣。槨以周布衣衾以周身。然後擧而斂之。其將葬也。陳其簠簋。奠以素器。則爲痛而哀戚之。其祖餞也。女擗男踊。號哭涕泣。則悲哀而往送之。爲墓于郊。則卜其宅兆。必得吉而安厝之。四者。愼終之禮也。爲廟於家。則三年喪畢。遷主於廟。以鬼禮享之。及其久也。寒暑變遷。益用增感。春秋祭祀。以寓時思。二者。追遠之禮也。此皆聖人之政。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者也。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此又合始終而言之。以結一書之旨。謂孝子之事親。生則事之以愛敬。死則事之以哀戚如此。生民之道。以孝爲本。於此而盡矣。養生送死。其義爲大。於此而備矣。孝子事親之道。於是而終矣。○或問孝子之事親終矣。豈自一是而後可遂已乎。曰非也。孝子之心無窮。身存一日則思在一日。古者大孝所以有終身之慕也。此云終者。畢之謂也。謂生盡其養。死永其思。然後子職畢盡無遺。非謂從今日後遂不必容心也。

孝經集註

公是先生七經小傳三卷

（宋）劉敞撰

宋刻本

七經小傳三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劉敞撰。敞有春秋傳、已著錄。是編乃其雜論經義之語。其曰七經者、一尚書、二毛詩、三周禮、四儀禮、五禮記、六公羊傳、七論語也。然公羊傳僅一條、又皆校正傳文衍字、於傳義無所辨正。後又有左傳一條、國語一條、亦不應獨以公羊標目。蓋敞本欲作七經傳、惟春秋先成。凡所劄記、已編入春秋傳意林權衡文權說例五書中。此三條一校衍字、一論都城百雉、一論禘郊祖宗、報於經文無所附麗。故其文仍在此書中。其標題當爲春秋、故得兼及外傳。傳寫者見第一條爲公羊、第二條末亦有公羊字、遂題曰公羊而註曰國語附、失其旨矣。論語諸條有與諸經一例者。又有直書經文而夾註句下如註疏體者。亦註論語而未成、以所註雜錄其中也。吳曾能改齋漫錄曰、慶歷以前、多尊章句註疏之學。至劉原甫爲七經小傳、始異諸儒之說。王荊公修經義、蓋本於原甫。案讀書志亦載此文、以爲元祐史官之說晁公武讀書志亦謂以所說湯伐桀升自陑之類、與新經義同、爲王安石勦取敞說之證。大旨均不滿於敞。朱子語類乃云七經小傳甚好。其說不同。

今觀其書、如謂尚書愿而恭當作愿而荼、此厥不聽當作此厥不德。謂毛詩烝也無戎當作烝也無戍。謂周禮誅以馭其過當作誅以馭其禍、士田賈田當作工田賈田、九簭五曰巫易當作巫陽。謂禮記諸侯以貍首爲節當作以鵲巢爲節。皆改易經字以就己說。至禮記若夫坐如尸一節、則疑有脫簡、人喜則斯陶九句、則疑有遺文、禮不王不禘及庶子王亦如之、則疑有倒句。而尚書武成一篇考定先後、移其次序、實在蔡沈之前。蓋好以己意改經、變先儒淳實之風者、實自敞始。又如解尚書鳥獸蹌蹌、謂古者制樂或法於鳥、或法於獸。解毛詩葛之覃兮、謂葛之茂盛、則有人就而刈之、以爲絺綌、如后妃在家、德美充茂、則王者就而聘之、以爲后妃。解論語乘桴浮於海、謂夫子周流列國、如桴之在海、流轉不定。其說亦往往穿鑿、與安石相同。故流俗傳聞、致遭斯謗。然考所著弟子記、排斥安石、不一而足、實與新學介然異趣。且安石剛愎、亦非肯步趨於敞者。謂敞之說經開南宋臆斷之弊、敞不得辭。謂安石之學由於敞、則竊鈇之疑矣。且略其卮詞、採其粹語、疏通剔抉、精鑿者多、又何可

以末流之失併廢微書歟。

七經小傳卷上

書

命羲叔宅南交說者曰春與夏交非也冬
與秋交秋與夏交春與冬交亦何不曰西交北交
東交乎且春曰嵎夷曰暘谷秋曰宅西曰昧谷冬
曰朔方曰幽都此皆指地而言不當至於夏獨以
言也本蓋言宅南曰交趾後人傳寫脫兩字故
爾非真也春去宅嵎夷秋去宅西推秋之西而知
嵎夷爲東也夏去宅南冬去宅朔方推夏之南而
知朔方爲北也此蓋堯舜時四境所至四岳所統

也故舉以言爾

舜典曰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輯五瑞者收諸侯圭瑞
還之王府既月乃日者既正月之明日謂二月朔耳
輯五瑞必俟既月之明日頒之諸侯者以新曆數也

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如者
同也五器者吉凶禮樂及戎器同之一制度也卒
乃復者巡守事畢王乃還都也

五載一巡守者唐虞氏分天下五服其在畿内甸服
之君則皆執事之人也朝夕見焉故不特修朝覲
之禮至於侯服當朝一年綏服當朝二年要服當
朝三年荒服當朝四年則天下諸侯畢皆一朝一
朝則天子巡守故五載一巡守也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益稷之末又有夔曰
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然則舜典之末衍一簡
也何以知之邪方舜之命二十二人莫不讓者惟夔龍
爲否則亦已矣又自賛其能夔必不爲也且夔於
爾時始見命典樂不應遂已有百獸率舞之事是
今日適越而昔至也

九共九篇共當作丘古文丘作𠀉與共相近故誤傳
以爲共耳九丘者即所謂八索九丘按小序帝釐
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及槀飫然

則汨作之篇言所以釐下土興工致治之道亦九
丘者乃所謂方設居方別生分類者也九州殊土
異俗各因其性順其舊而教擾之故爲九篇篇言
一州也舜肇十有二州而今但九者幽并之俗與
冀州類營州之俗與青州類但疆土廣大故分之
耳至於人物自如舊也孔安國爲隷古定書不知
丘字誤爲共遂肆臆說云述職方以除九丘案職
方氏之書一官所守耳周禮出於周公仲尼未嘗
刪述而云除九丘乎又今職方氏所掌但其地名
山川大較豈與方設居方別生分類比乎此云九
共當爲九丘必也禹貢雖載九州之地形乃是治

水之書亦無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之事則禹貢所
言者形質也九丘所言者情性也惜哉此書之亡
不及見有虞氏之明德也
大禹謨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
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
影響此言帝賞罰之審且速也故能爲天下君
皐陶謨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此說性善
也行有九德者言人之性固有九德也寬柔愿亂
擾直簡剛彊是也亦言其人有德者言性雖有德
猶待其人之有德乃成德也栗立恭敬毅溫廉塞
義是也愿而恭恭與愿一物爾愿者益恭非德性
相濟者也恭當作茶字誤也茶者舒也愿慤過者
患在不茶故以茶濟愿也簡而廉簡者簡易也簡
易之人失在無廉隅故濟以廉所謂居敬也彰厥
有常吉哉吉猶士也所謂吉士也於九德之中能
一德有常則可謂士矣三德可以爲卿大夫六德
可以爲諸侯九德咸事可以王天下然則有常所
謂有恒三德所謂善人六德所謂君子九德所謂
聖人惟聖人惟能王天下君子可以爲諸侯善人
可以爲卿大夫有恒者可以爲士以孔子之徒論
之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
冕此王天下之任聖人之德也又曰雍也可使南面

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材此君一國之任君子之德
也又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升堂未入
於室此卿大夫之任善人之德也又曰不得中行
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此
吉士之任也有恒之德也物之性未有能兼剛柔
者也謂聖人備九德然則聖人之性剛且柔乎曰
聖人神矣其性無所不備無所不備者或不可得
而聞矣不可得而聞則所聞者常聞其接於書爲
之迹爾皐陶稱舜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此九德
之二也極此言之意故當曰事親以柔行己以愿
臨事以亂任賢以擾秉德以直斷謀以剛敷政以
彊此所謂大備之人也
益稷曰禹曰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
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說者謂禹治水州用三
萬人非也師猶長爾一州十二師以商周之制推之
則連率卒正之類也以五長稽之則五國有長而
十長有師乎長所以長也師所以師也十長之師
凡五十國一州十二師則六百國也州六百國計
十二州則七千二百國也十二州之外薄于四海
又有五長是以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
國也
笙鏞以閒鳥獸蹌蹌何謂也曰古者制樂皆有所法

也或法於鳥或法於獸其聲清揚而短聞者皆法
之鳥也其聲宏濁而遠聞者皆法之獸也則此言
笙鏞之器各得其法而盡其聲則鳥獸蹌蹌然也
擊石拊石百獸率舞何謂也曰聖王功成而作樂樂
行而物遂則此言四海之内血氣之類莫不逸豫而
自得也人樂極則舞獸不能舞推其樂極則亦宜
舞也故謂之率舞也擊石拊石何也曰凡樂厚聲
石此言所擊者與所拊者皆厚以和皆泊以恬則
能以感人者也
禹貢青州萊夷作牧厥篚檿絲徐州淮夷蠙珠曁魚
厥篚玄纖縞揚州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子謂三篚

皆三夷之貢也故序於三夷下織讀如士不衣織
之織染貝爲織島夷所服蓋如厚繒貝者本名耳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
里蠻二百里流凡唐虞九州州方千里適三千里
矣要荒則在九州之外三百里夷者稍以夷禮通
之若春秋杞鄫莒也三百里蠻者亦言雜以蠻
俗待之若春秋楚越也二百里蔡者蔡讀如蔡蔡
叔之蔡二百里流流讀如流共工之流輕罪則蔡
於要服重罪則流于荒服所謂投之四裔屛之遠
方者也此則五宅三居之二矣然則其一在綏服
九州之内也凡夷性近於人蠻性遠於人故近者

稱夷遠者稱蠻也
胤征曰火炎崐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
厥渠魁脅從罔治言火炎則玉石俱焚吏逸則善
惡并誅若此則是威烈甚於火矣故不欲如火但
殲厥渠魁而已所以分別玉石
湯誓曰伊尹相湯伐桀外自陑陑者桀恃嶮也外之
者言其易也著此者言桀雖據險亦不能拒湯所
謂地利不如人和孔氏注乃曰出其不意孫吳之
師非湯與伊尹之義也
伊訓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
王祗見厥祖元祀者太甲之元年也十有二月者

夏正十二月殷正月也舉元祀於上則明十二月
者殷正月也不言正月而云十二月者於書未有
言王者三統之辨使上下互相備也此先君以去
年十二月夏之十一月崩故太甲以今年正月夏
之十二月朝廟正君臣至三年十二月則二十六
月喪畢而以冕服歸于亳矣若謂十二月亦殷之
曆者古天子踰年改元一年不二君則元祀十二
月乃太甲改元之後十二月也去先君崩一朞矣
至三年十二月太甲乃歸于亳歸于亳之時凡居
喪三十七月不得爲二十六月也欲就二十六月
而言之則太甲以先君之末遂爲元年乃可爾而

非逾年改元一年不二君之義伊尹豈爲之哉

臣下不臣其刑墨墨者非刑名也謂其刑如墨也貪以敗官爲墨今臣不臣君是貪位明矣故使坐貪也傳曰昏墨賊殺皐陶之刑也

微子曰父師若曰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刻猶害也言我舊時常云紂欲害子今王子不出必見殺王子見殺我乃隕滅矣所以然者三仁存則紂存三仁亡則紂亡武王觀兵還師此其驗也均之不可亡而微子先遜于荒者微子以地逼見疑欲害與其見殺而速亡不如避禍而緩死也然則三人亦何向何背何去何處勢物之變微子以母兄宜避箕子以同姓宜留此仁者之外化内不化也故曰爲百世師

泰誓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孔氏曰觀兵孟津以卜諸侯伐紂之心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非也詩云匪棘其欲聿追來孝聖人豈有私天下之心哉觀兵孟津者所以憚紂也欲其畏威悔過反善自修也如紂遂能改者武王亦北面事之而已矣然則進非示強也退非示弱也進所以警其可畏退所以待其可改及其終不畏終不改然後取之此篇稱紂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足以知武王之退非示弱而襲之明矣

武成曰武王伐紂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識記也言史官具記武王克商所施行之政以爲此書也然此書簡策錯亂兼有亡逸粗次定之于下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此下當次以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云云下至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皆在紂都所行之事也然後次以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然後又次以丁未祀于周廟云云下至子小子其承厥志此下武王之誥未終當有百工受命之語計脫五六簡矣然後次以乃偃武修文云云然後又次以列爵惟五云云

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甲子俟天休命經文甲子二字在休命下孔氏曰自河至朝歌出四百里五日而至赴敵宜速非也傳曰紂使膠鬲問師期武王告以甲子武王恐失期而膠鬲死於是亟行軍吏曰請少緩武王不可曰膠鬲賢者也吾以此傳雖不見經而以解此經爲合夫王者之師正而不奇不乘人以險不掩人以不備者也何以赴敵宜速哉

無逸曰此厥不聽人乃訓之又曰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此兩聽字皆當作德字字形相似故誤爾

毛詩

子夏序詩云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然則諸國風其言正義善事合於道者

皆正風也其有刺譏怨諷者乃變風也亦猶二雅言文武成康爲正雅言幽厲爲變雅矣今說者皆斷周南召南爲正風自邶以下爲變風遂令淇奧緇衣與南山北門同列非夫子之意子夏之指且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爲變風可矣若人倫不廢刑政不苛何故（一本無何字故作斷）不得爲正風乎既横生分别不與二雅同又襃貶錯謬實無文可據未足以傳信也

葛覃三章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爲絺爲綌服之無斁者葛居谷中莫莫茂盛於是則有人就而刈之濩之以爲絺綌而服之不厭

如后妃在家德美充茂則王者就聘之以爲后妃與之偕老矣

卷耳序稱后妃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内有進賢之志至於憂勤吾於此義殊爲不曉后妃但主内事所職陰教善不出閨壼之中業不過遵饋之事何得知天下之賢而思進之乎假令實可不害武王豈責紂爲牝雞無晨周公作易何言在中饋無攸遂乎假令后妃思念進賢爲社稷計亦何至朝夕憂勤乎要之后妃本不與外事自無緣知賢者不肖主名若謂后妃賢當並治其國者是開後世母后之亂呂武所以亂天下也若爾又何以號

爲正風教化萬世乎且令自古婦人欲干預政事故引此詩爲證初難以進賢審官爲號已而晨鳴便無可奈何矣驗大姒大任等亦但治内事無求賢審官之美審知此詩序之誤也蓋后妃於君子有夙夜警戒相成之道此詩言后妃警戒人君使求賢審官之意耳不謂后妃已自求賢審官也事體相類辭意相混故序詩者誤之曰采采卷耳不盈頃筐采卷耳者欲求盈筐今不得盈心不在故無獲也以言爲國當求賢耳而賢不至者亦以心不專故賢不來矣如是頃筐無所獲則失其所願周行無所寘則失其所治此爲后妃警戒求賢審官

也其餘又陳當知臣下之勤勞之事亦謂從容警戒於君耳非以后妃已所行也

甘棠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盛貌召伯在之時嘗憩息此棠樹之下今其人雖不在猶當勿伐此棠蓋覩其物思其人思其人則愛其樹得人心之至也詩人託事指意足以達其情之深切著明而已而說者遂謂召公真暴露此樹下使召公爲墨子之道也則或有之矣若彼召公者仁人也則有朝廷宮室是乃中庸之法上下之節矣安可非苦就行以千百姓之譽哉（非苦就行四字諸本皆闕當考）

旄丘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言我所以勵且久者正以衛爲方伯連率爾怨憫
之也
泉水詩曰我思肥泉茲之永歎出同而歸異曰肥作
此詩之女於今衛侯兄弟也以言亦出同而歸異
不得相見爾是之爲歎也夫人有違大夫歸寧兄弟禮
園有桃其實之殽園之有桃猶國之有君也桃不能
自用其實故其實爲人之殽猶君不能自用其民
反爲人有也
揚之水白石鑿鑿此興晉人將叛而歸沃之意也激
揚之水湍疾騰蹙反令白石鑿鑿然鮮明猶昭
公暗弱不修德政反驅百姓歸於沃沃以盛強也

非揚之水不能使白石鑿鑿非昭公微弱不能驅
百姓歸沃沃以盛強卒章曰我聞有命者道民將
叛之實也
狼跋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公孫者豳公之孫謂周
公也周公有碩膚之德故攝政而履人君之舄几
几然甚宜之也毛以公孫爲成王鄭以公孫爲公
遜皆非是
常棣之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每有良朋
烝也無戎按此詩八章七章合韻惟此戎字不合
韻疑戎當作戍戍亦禦也字既相類傳寫誤也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每一章首輒云伐木凡三云伐

木故知當三章也今毛氏詩斷六句爲一章蓋誤矣
伐木丁丁聲相應也伐木者小事爾猶求同志
共事其聲丁丁然以言自天子至庶人亦當須友
以相成也彼伐木能求助於人使有聲丁丁然況
任天下之事事多重於伐木者乎此乃詩意巳毛
鄭說俱非是也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杕杜特生之杜也以興君子于
役則婦人特居焉睆然其實者方其盛時也
白駒四章皆興也白駒以斥賢者言若有是白駒食
我之場苗者我則縶維之雖不得久留猶願永終
今朝焉愛之厚也以言若有賢者肯食王祿王

則羈縻之雖不得久留猶願永終今朝焉亦愛之
厚也二章申懇懃皆所以敎王也三章言有皎皎
之白馬其絜白可愛猶賢然而來今汝賢者何故
自絜白則不肯來乎此以屬賢者故上刺其君之
不能下怨賢者之棄吾君忠厚之道也四章皎皎
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生芻薄陋也言
白駒不見收逸於空谷其養甚薄生芻一束而已
猶賢者不爲世用而甘於菲薄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
言還言歸復我邦族興也黃鳥集穀啄粟則有
彈射捕逐之害猶我嫁于此邦居于此室而遭褏

薄之俗有斥逐之辱一人之性不足以變一家一
家之俗不足以變一邦而云爾者陰禮不修則舉
國皆汙故曰復我邦族也
十月之交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徹均也
小旻四章章八句二章章七句乃得其理今誤爲三
章八句三章七句卒章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
知其一莫知其他此言小人短慮暴虎馮河之患
患在目前則知避之喪國亡家之禍禍在歲月故
不知憂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者言善
爲國者當如此矣
小弁曰鹿斯之奔維足伎伎伎伎顧其子也雉之朝
雊尚求其雌其雌妃也言王放逐太子曾不如鹿
乎廢黜申后曾不如雉乎譬彼壞木疾用無枝者
木瘣則無枝無枝則木死矣亦若王受讒放逐太
子自殘其嗣其嗣誠殘王亦且斃踣矣相彼投兎
尚或先之者兎爲人所驅急更投人人哀其窮則
及驅者未至而先存之兎雖可利以其可憐猶存
之也何則誠不忍其心之窮急也以言王何獨忍
乂哉今俗猶言飛鳥入懷勿殺殺之不祥此投兎
之比
巷伯之詩者孟子所作也孟子仕一作寺人以避嬚不審
爲讒者譖之至加宮刑爲寺人故作此詩也詩

名巷伯者是其身所病者故以冠篇末云楊園
之道猗于畝丘者言讒人罔極不獨譖己而已必
將上及大臣骨肉但先自己始也故曰凡百君子
敬而聽之其後王后太子及大夫果多以讒廢者
谷風曰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
我大德思我小怨習習之風生草木也崔嵬之山
養草木也然而不能使草長不死不能使木長不
萎者天地之功有所不足也奈何忘我大德思我
小怨乎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此不欲生
之辭也我之先祖曾匪以人恩畜我乎何爲忍使
我當此亂世而生也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
仕寧莫我有者江漢之水能紀綱南國諸川而有
之今我盡勞從仕王曾不顧有於我討王之德不
若江漢之水也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
逃于淵者言怨亂並興憂之之辭也曾不爲鶉鳶
乎翰飛戾天曾不爲鱣鮪乎潛逃于淵言非此四
者則皆罹其患矣
北山五章章六句故言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四句非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疷兮博士讀
疷爲邸非也疷當作痻讀如緡病也字誤耳
小明四章章十二句故言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六

句非
鼓鍾詩曰以雅以南文王世子曰小樂正學干大胥
賛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賛之胥鼓南此言南者皆
指文王樂也則吳季子所觀象箾南籥者也非南
夷之樂也南夷之樂曰任不曰南謂之曰南雖厥
名矣鼓鍾之詩傷幽王亂文武之樂故末及雅與
南也雅亦用籥南亦用籥故云以籥不僭也然文
王之樂稱象箾南籥者文王之化先被江漢之域
故作樂以象其功也象者象南方之譯云
信南山曰中田有廬於田中作廬此井田之法也廬
舍居內貴人也公田次之先公也私田居外後私也

采薇采薇筐之筥之興也薇薄物采以爲羞雖然而不
可不敬故或筐之或筥之況諸侯之君乎故當有
以厚錫予之也觱沸檻泉言采其芹采芹者以檻
泉潔清則就采其菹況諸侯之君有修潔之德乎
亦不可不以恩禮接之也
假樂故言四章章六句以文理考之實六章章四句
卷阿詩曰似先公酋矣召康公則何以不欲成王似
先王而獨曰似先公乎曰成王之時周之先王惟有
文武文武皆聖人不可似也是以欲成王似其可
及者則莫若先公也然則聖人不可及而大賢有
可到非不欲其似先王也智不能也以爲不然復

察於詩召公戒成王則作公劉之詩周公戒成王
則作大王之詩所以不及文武者其意皆可知矣
常武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然常德者既敬既
戒惠此南國 是也言宣王命太師皇父爲冢宰
整其六軍既敬矣既戒矣無負於南國矣而南國
今不率職故可以征之此謂先自治然後治人故曰
常德二章命程伯休父者南國既有變故勑大司
馬陳行戒師旅而往討太師皇父爲冢宰實總六
軍故曰整我六師程伯休父爲大司馬專軍政故
戒左右陳行也因以爲戒者王猶允塞徐方既來
徐方不回王曰還歸是也凡兵出則戒於詐故曰
王猶允塞乃能來也武成則戒於瀆故曰還歸者
止於義也

季札聞歌小雅而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
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杜注云衰小也先
王殷王也文中子曰季札焉知樂小雅周之盛也
子謂二子之說皆未得其眞何者思而不貳怨而
不言何關殷之末王乎若聞鹿鳴魚麗而謂之衰
又何以爲季札乎蓋昔者周德既衰樂章錯亂大
師非其人不知小雅自有正雅大雅自有變雅而
遂誤以凡變雅者爲小雅凡正雅者爲大雅而季
札所聞適皆節南山之類故有周德衰之歎耳後

至仲尼自衛反魯乃始分雅頌各得其所由仲尼
而雅頌各得其所則仲尼以前大小雅不得其所
矣故季札所聞者皆厲宣幽王之詩而當時太師
目之爲小雅者也此其所以稱怨而不言不亦宜乎
七月詩周公作也公劉詩召公作也周公召公等也
七月陳王業之本公劉亦去戒以民事美公劉之
厚於民其意亦等也周公作之戒成王也召公作
之戒成王也戒成王等也七月之興當旣王之後
公劉之興亦當旣王之後其時又等也然而七月
則繫豳風公劉則入大雅何也公劉豈非豳國之
君七月豈非公劉之詩乎先儒以爲周公遭變故

七月爲變風召公無變故公劉爲大雅其然乎其
不然乎豳風者名之爲豳實周公詩耳周公之詩
何不名曰周公國風而曰豳乎周者畿內國也畿
內諸侯上繫於王不得國別風也何不編於魯魯
者伯禽封耳周公不之魯也何不編之雅與公劉
相倫公劉之詩言其政事七月之詩言其風俗旣
曰風矣不得編於雅矣周公作詩意在於豳而周
公之詩無所可繫故因謂之豳也就豳言之七月
東山皆正風也鴟鴞以下皆變風也由是言之豳
七月自無緣入雅不得云周公遭變故爲變風也
且以七月東山爲變風世復有正風者乎且復有

不變風者乎曰然則鴟鴞破斧之屬何不列之於
雅曰列之於雅是爲變雅成王雖始疑周公而終
任之攝政六年而後復子明辟君臣之道亦無閒
矣君子成人之美故不使成王之世有變雅之聲而
攝引其詩使還周公也曰東山之詩非刺也亦何
以不入雅曰當此之時成王猶諒闇故茲事不爲
成王之美亦不入雅明總己之際責在冢宰也與
春秋毛伯來求金相似乃知聖人之意六經如合
符契耳

維清之詩序曰奏象舞也象則文王之樂所謂象箾
者蓋文舞也故其辭稱文王之典夫文王之舞謂

之象武王之舞謂之武將舞象則先歌維清是
以其序曰奏象舞其辭曰文王也將舞武則先歌
武是以武之序曰奏大武其辭曰於皇武王也內
則十三學舞勺勺大武也十五學舞象象則象
箾也教者當舉時王之教學者當舉時王之樂
故勺與象明文武之功也

雝禘太祖也太祖即后稷矣

長發大禘也此禘于宗廟之禘所謂五年再殷祭與
祫連稱者也禘于太祖則功臣與祭故末章言伊
尹也云昔在中葉者作此詩之時指湯未受命之
前爲中葉也有震且業者常有震恐危業之事

即仲虺云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
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者此也

公是先生七經小傳卷上

經小傳卷中

詔王馭羣臣三曰予以馭其幸幸者王所
親幸也可賜予之不可爵之者也四曰置以馭其行
置者耆老廢退之人雖當廢退其素行賢明特置
之若公族穆子辭疾晉侯使掌公族大夫者也五
曰生以馭其福福者其人本坐死以親故功貴者議
而免之是其福矣楚誅鬬氏而免箴尹克黃致命曰
生則此類也六曰奪以馭其貧奪者削其田邑祿賦
七曰廢以馭其罪廢者除其名籍也八曰誅以馭其過
誅者殺也過當作禍聲之誤耳有馭其福則有馭
其禍矣福稱生則禍稱誅矣八柄者先叙賞而後
言罰賞則先重罰則後重故誅最後言也康成謂
誅爲齒路馬有誅之誅如此則八柄無死書曰用罪
罰厥死義不可解又內史貳八柄爵祿廢置予奪生
七者皆同而其一爲殺殺則誅也
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牧者司牧也
謂邦國之君也諸侯世故曰以地得民二曰長以
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師者人師也師之得民
與人君等四曰儒以道得民儒者藝術之稱儒之

得民與人君等入曰友以任得民友者人友也友
之得民與師儒等三者皆有得民之端故王者使
民尊師貴儒而友賢三者皆得其義則王事成三
者皆失其義則王事不成其所以繫邦國之民使
民不離師則甚於宗友則甚於藪主以利得民主
讀如觀近臣以其所爲主之主
乃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傳其伍陳
其殷置其輔牧亦司牧謂邦國之君也監者其家
嗣也春秋傳曰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
曰監國諸侯世故立其監也所謂牧以地得民者
也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

殷置其輔長者都鄙之君所謂長以貴得民者也
不世故不曰立其監
宮正凡邦之事蹕宮中廟中則執燭凡邦之事蹕宮
中者王有祭祀出入之事宮正主爲王蹕于宮中
矣葢宮正所治蹕之者則隸僕也宮正主爲命之
廟中則執燭者王祭于廟廟中不當蹕則宮正執
燭焉康成讀凡邦之事蹕宮中廟中句則執燭若
然則本但曰(曰一作名)凡邦之事宮中廟中則執燭無
爲加蹕字也若宮正爲蹕則誰執燭乎按廟中不
蹕無緣有蹕
大府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凡貨者

九貢九賦所入未用者賄者九式所用之餘以共
玩好之用者受用之府其王府與
玉府凡王之獻金玉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獻
讀如大夫出疆必告反必有獻於君之獻傳曰穎
考叔有獻於公是也
大司徒以土宜之灋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
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
事十有二土者即十二州也州各有宜如職方氏
所掌耳周雖合十二州爲九州然本堯所分十二
異宜故職方氏從時王之制以正其名而大司徒
因上古之法以教民

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上言十
二土者汎言十二異宜草木禽獸五穀宜種也此
言十二壤者率一土復有此十二之別當知其種之
所入即草人所掌糞種之法騂剛用牛赤緹用羊
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潟用貆勃壤用狐埴壚用
豕彊檃用蕡輕爂用犬凡九也又有青黎塗泥墳
壚草人不掌者青黎塗泥可不必糞墳壚則從
埴壚矣此所謂十二壤
以土均之灋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
九等者即禹貢定天下之土田有上上上中上下
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也

鄉大夫職曰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
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
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貴者自命士以上也賢
者能者俊造學士也士工賈皆謂之國中
牛人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享牛
享神之牛也求讀如逑逑配也配神者之牛以郊
禮言之享牛所謂帝牛求牛所謂稷牛周書召誥
用牲于郊牛二
載師職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宅謂士之
未仕者儀禮曰宅者在邦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
茅之臣孟子皆曰庶人庶人不傳贄爲臣不見君

也鄭云宅謂致仕者非也士田者士當作工字誤
耳工亦受田此是矣賈亦受田賈田是矣於近
郊之地授處士之田授百工之田授商賈之田三
者皆居國中故授近地孟子曰國中什一使自賦
下文云近郊什一義相發也凡言國中者皆指士
工商言野者皆農夫也鄉大夫職云國中自七尺
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此以
國中者受田非其本職故早免之耳鄭云士田者
士讀如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非也仕而受田
者祿也圭田則其邑也非所以耕也審如鄭意仕
且耕乎又載師偏序受田之名獨不及工工與賈

等爾有賈田無工田是工惟不受田乎食貨志何
以云工商皆受田也此又鄭所自知者凡任地國
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
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國
宅者謂國也宅也皆無征國者即上文廛里任國
中之地者也宅者即上文宅田也廛田無征宅田
無征其餘皆有征矣此但覆解上文自國至都征
稅之差更無別少異而兩鄭俱不曉或謂是城中
宅或謂是官宮室皆妄也又曰國宅無征以廛里任國中之地廛里者士
民之里居工賈之市肆皆是也宅者以宅田工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也工賈有征宅者無征亦近郊
十一者則孟子所云國中什一使自賦是也

師氏保氏官也周公爲師召公爲保太師太保所謂
三公者也康成合之非是
調人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
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君之讎眡父師長之
讎眡兄弟主友之讎眡從父兄弟此讎者蓋謂遇
人不以禮而見殺者也以其不直故子弟雖欲讎
之而調人推其本情不聽也遇人不以禮雖誠有
罪殺之者亦專殺也故使辟焉以全子弟之心又
曰勿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勿辟者則殺人不
忌乃當正治其罪子展所以黜游氏之義也
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讎之此謂吏以法殺人

而死者之親敢報之者則邦國交讎之公羊傳曰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也

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讎讎之則死殺人而合於義爲隱諱禍惡之未發而能先事殺之若逋逃桀暴者朝士職曰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是此也遷其子孫使居異國又令勿讎

司市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帟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市者商賈交利之地也君子無故不得觀焉設罰懲之深遠於利之意也國君則赦其刑人所赦者市刑也大刑扑罰中刑徇罰小刑憲罰自夫人以下

則司市舉之使出此物焉婦人於市尤非其事故罰比男子差重也帟蓋皆在上帷幙以屛蔽異男女也言不及天子王后者尤非所宜亦罰不及至尊也

遂人職曰上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五十晦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晦萊百晦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二百晦餘夫亦如之亦如之者亦如其萊也餘夫未具夫婦未當受田如其萊而已

孟子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

旅師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閒粟旅讀如篠旅之旅野生曰旅此官主野事故以旅爲號

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此兩者正謂禘也祫也禘禮以祼爲重祫禮以饋食爲重禴祠烝嘗雖皆有祼饋之事恐其節文略殊非禘祫之禮比也古禮旣亡不可知之孔子曰禘自旣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明禘禮以灌爲重肆猶旅也禘禮及毁廟故旅獻

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見者同時而見殷見者見於方岳之下時見則周官所謂六年五服一朝者也殷見則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方岳者也謂之同盟者蓋諸侯於是齊盟所謂同盟矣

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

防之產生也作爲也人所受於天以生者謂之天產所受於地以生者謂之地產受於天以生者貌言視聽思本稟於五行內以爲性外以爲教者也不防以中禮則失謂之陰者以其受之天天道默定也謂之德者教之所以起也受於地以生者剛柔緩急輕重仁武本稟於山川內以爲情外以爲形者也不防以和樂則過謂之陽者以其受之地地體顯著也

王大封則先告后土后土社也王封諸侯取太社之土苞之以白茅而授之爲其將取是土故大宗伯先告焉敬其事也

司尊彝凡鬱齊獻酌獻讀如獻莫重於祼之獻鬱
齊惟祼用之於獻最重故曰獻酌也

典瑞曰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肆猶旅也大
祭旅獻也宗伯職曰以肆獻祼享先王謂大禘時
雝禘之篇曰相予肆祀書曰肆類于上帝皆同義
大祝又有肆享之說在後

大司樂凡樂圜鐘爲宮黃鐘爲角大簇爲徵姑洗爲
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
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
可得而禮矣圜鐘黃鐘者皆雲門之樂所用之均
也六變者雲門之樂一終

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
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此咸池之樂蓋八變而終
其聲之均則自函鐘以下

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
而禮矣九磬者磬九變而一終書云簫韶九成鳳
皇來儀是也其聲之均則自黃鐘以下

鐘師掌奏九夏鄭賈諸儒皆以九夏爲頌詩之篇
春秋傳稱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夏云金
奏文王云工歌則夏非頌篇明矣然則九夏乃有
聲而無辭者也

簭人掌三易以辨九簭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
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
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辨吉凶子謂掌九簭之名
而以辨吉凶則不可以巫爲簭矣改巫爲簭以準
太卜作龜之八命而爲說也彼自云八命爾以九
巫況之不近也此乃前世通於占者九人其遺法
存於書可傳者也古者占簭之工通謂之巫更咸
式目等皆其名也巫咸見於他書多矣易疑爲昜
昜古陽字所謂巫陽也其他則未聞雖未聞不害
其有也

大祝凡大禋祀肆享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祝大禋
祀者祭天圜丘也肆享者宗廟大禘也祭示方澤
也三者禮最大故特言之肆享爲禘可知矣

大司馬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九畿相距萬里
過禹迹多矣又周書稱侯甸男采衛而止則蠻夷
鎮蕃者未取之乎疑本但云又其外五百里曰蠻
圻謂直王畿之南者五百里曰夷圻直王畿之東者五百里曰鎮
圻直王畿之北者五百里曰蕃圻直王畿之西者此九畿相距爲
七千里近合事理通於禹貢而約於周書矣所以
分蠻夷之名者在南方曰蠻在東方曰夷狄或謂
之鎮戎或謂之蕃與疑寫周禮者習言又其外故
遂誤增之耳說者以謂不然胡不試以天下地形
正之洛邑爲中其東出者不三千里至海矣其南

出者至朱崖交趾五千餘里耳是乃古所謂日下北戶者矣越裳九譯不甚此矣周公所辭也豈大司馬能施政職哉又此以人步爲里而里以投足爲計步九畿之法考以日景而筭於土圭比之人步迂直懸矣大約三分去二則五千里之折必萬五千里乃能足矣

司勳凡有功者祭于大烝司勳詔之按烝嘗祀無言大者大烝其禘祫與文二年大事于太廟躋僖公者祫也而外傳謂之烝此其一隅矣

凡頒賞地參之一食惟加田無國征子謂加田者凡家臣邑宰之田國語曰官宰食加然則古以官宰

之田謂之加矣無國征者不征於國以其自有君也家臣之征當入於家陪臣之征當入於國諸侯之征當入於王此其分也禮夫圭田無征大夫之田謂之圭田夫圭田亦自受田而不征於國征之爲倍征故曰以厚賢也

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五寢者夫人以下所居也王后所居謂之正內隸僕不掌蓋自有寺人內豎去祭祀脩寢者脩讀爲滌祭祀則齊齊則大滌五寢使人涓絜不祀禁也謂之滌者■其名也大喪復于大寢小寢者大寢內寢小寢燕寢王內也春秋莊公薨于路寢僖公薨于小寢鄭玄云五寢爲五廟之寢玄本謂天子五廟故云爾非正也又隸僕乃掌洗乘石蹕宮中之事古者人神不參若典職宗廟何緣褻之於宮中而外役乎

掌囚凡囚者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梏者校也在頸曰梏春秋傳曰以弓梏華弱於朝謂之梏者以其在首猶牛馬梏爾

萍氏謂之萍者此職掌幾酒神農書曰萍能勝酒欲其制之也

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覜以除邦國之慝此與閒問等皆王使臣於諸侯之禮也時聘以時聘諸侯五服各有時也殷覜者遍問天下諸侯也於

下七歲徧覜諸侯是也故曰以除邦國之慝注以聘覜爲諸侯見王非也蓋惑於大宗伯文無閒問等而但言聘覜所以亂之也

考工記曰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六職者坐而論道一職也作而行之二也審曲面埶三也通四方之珍異四也飭力以長地材五也治絲麻六也此文首尾自明不須橫以六官說之

梓人爲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也一獻而三酬者獻以一升酬以三升也并而計之爲四升四升爲豆豆雖非飲器其計數

則然
匠人營國方九里以爲天子之居太狹亂於上公又
詩云上入執宮功言鄉井之民至冬皆當入保城
也井田之制城中之宅率一家二畝半計地筭居
九里之城不能容七萬五千家然則周禮所說乃
天子中城也春秋曰城中城以諸侯之有中城亦
知天子之有中城也匠人又云宮隅之制宮隅則
天子宮也城隅則中城也中城方九里則宮城宜
方三里中城有左祖右社九卿之室則百官治事
之所也民居不至焉則限親疏也其外城蓋經傳
無文公羊說以爲千雉雉長二百尺凡方三十餘

里則足相容

儀禮

士冠禮若不醴則醮用酒醴謂三加畢以醴酒飲冠
者于客位者也不醴而醮謂庶子矣醴重醮輕曾
子問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服有冠
醮無冠醴醴爲重也又昏禮適婦醴之庶婦醮之
丈夫之冠猶婦人之嫁則醮用酒者必庶子也下
文曰庶子冠于房外南面遂醮焉是矣又曰孤子
醴於阼知凡嫡子皆醴也鄭注云若不醴謂國有
舊俗可行聖人用焉又注醮於客位云夏殷禮也
皆非也夏殷有天下千餘歲冠禮行之久矣設以

醮爲禮者溥天之下皆醮也周公何以改之然則
醮於客位當曰醴於客位嫡子冠於阼醴於客位
以變爲敬也庶子冠與醮相因不於阼亦不於客
位居房外南面略庶子也醮禮繁醴禮簡以簡爲
貴也醮三舉醴一辭以少爲貴也醮用酒醴用醴
以質爲貴也醮有折俎醴脯醢而已不尚味也酒
在房外醴在房中以變爲敬也此皆聖人分別嫡
庶異其儀也

鄉射禮曰鄉侯上个五尋中十尺上个者最上幅也
中者最中幅也又曰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爲侯
中此說中幅所以用十尺者取之侯道者也又曰

倍中以爲躬倍躬以爲左右舌此說躬與舌各一
幅也又曰下舌半上舌此說上下皆躬舌也侯中
一幅上二幅下二幅幅各闊二尺則與侯中方矣
梓人職所謂廣與崇方者也先量侯道乃制侯
中既制侯中乃定躬舌既定躬舌乃因侯中之廣
而求其崇必方其足凡五十弓之侯其中十尺其
布五幅躬舌各一幅也七十弓之侯其中丈四尺
其布七幅躬各二幅舌各一幅也九十弓之侯其
中丈八尺其布九幅躬與舌各二幅也其崇則中
十尺崇亦十尺矣中丈四尺崇亦丈四尺矣中丈
八尺崇亦丈八尺矣謂之中者正以其居中也中

者對上之言也有上有中則有下矣九十弓之侯布九幅以五爲中七十弓之侯布七幅以四爲中五十弓之侯布五幅以三爲中矣大射儀曰大侯之崇見鵠於參參見鵠於干干不及地武此高下之節也大侯崇丈八尺棲鵠於其中從遠視之令出於參之右舌下也所以必出於舌下者舌能蔽之故以見爲節也干侯之鵠則去地武武三尺也丗言步武步六尺則武三尺武者迹之也兩迹之間則三尺武以是名之干侯之鵠用此爲高亦幾中矣其設之次大侯在東參次之干次之使密不至相掩蹉足以射其勢參差相入是謂貍步鄭云

中猶身也身之外復有躬舌躬舌身三者異者則五十弓之侯其崇丈八尺七十弓之侯其崇二丈二尺九十弓之侯其崇二丈六尺旣難卷舒矣至其設之又令參侯去地一丈五寸少半寸計其上綱則三丈二尺五寸少半寸也大侯去地二丈二尺五寸少半寸計其上綱則四丈八尺五寸少半寸也此之難信不俟言矣鄭意以謂不若是則大侯之鵠不見於參參不見於干然雖如鄭說求之大侯之鵠終不能見於參參亦終不能見於干也胡不嘗試以句股求之人去干五十步干去參二十步干高一丈九尺二寸令人目高七尺從干望

參計矣侯之鵠去地二丈四尺五分寸之四乃能見之令鄭所說參侯之鵠去地一丈九尺二寸高則高矣欲使鵠裁見不足二寸如使鵠盡見不足四尺八寸五分寸之四從參視大侯亦然然則非也且鄭意謂三侯重張當使後侯高前侯耳是與經不合經令獲者執旌各負其侯執旌者欲使射者視之審也如令大侯在參之背參在干之背其去地皆數十尺雖執旌安得而負之而射者亦安得而覩之哉又經云貍步張三侯者非謂射者之志謂張之者之法也而鄭以謂射當如貍之擬物何預於張侯乎且鄭不獨誤於此經曰士旅酌若命

復射則不獻庶子司射命射唯欲卿大夫皆降再拜稽首公答拜一發中三侯皆獲是言值一中侯輒釋獲耳而鄭以謂矢揚觸而有參中者是又失之也亦惑矣哉

喪服無服之殤以日易月以日易月者假令長子也其本服三年以日易月則殤之二十五日餘子也其本服朞以日易月則殤之十三日

少牢饋食曰日用丁巳又曰來日丁亥此皆取於丁者也所以取於丁者以先庚三日後甲三日所謂內事用柔日也凡祭祀卜日不卜辰故郊卜辛社卜甲宗廟卜丁也若卜辰則此旬之辰後旬或有

不備矣康成注丁巳乃云來月之巳注丁亥乃云
苟有亥焉可也皆失禮意

禮記

曲禮曰疑事毋質直而勿有若夫坐如尸立如齊若
夫說者以爲若丈夫此僻而不辭乎按曾子曰孝
子惟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信
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爲人子之
道也此兩若夫之文同疑曲禮本取曾子之言而誤
留若夫不然則當云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信不
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而全脫一簡失弗
信以下一十五字

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太上者致極之稱猶言大備
全德之人也全德之人自得而已奪之不以爲損
予之不以爲益愛之不自以爲仁利之不自以爲
義所謂不知有之者也其次奪之知損予之知益
愛之爲仁利之爲義所謂親之譽之者也故施則
必報是以不可無禮也自禮記左氏老子凡所言
太上者皆若此繫其人不繫其時

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此直謂朝聘時耳
圭璋璧琮琥璜皆玉也執璧琮琥璜則與帛錦繡
黼同升所謂有藉有藉則裼裼者禮差輕尚文也
執圭璋則特達所謂無藉無藉則襲襲者禮方
敬尚質也裼襲繫於有藉無藉不繫於有繅無繅
又繅非藉藉非繅藉者薦也繅者組也禮之質文
以圭璋琥璜爲輕重而不在一尺之組屈伸也

言謚曰類類當爲誄聲誤爾謂誄而謚之也

檀弓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與語助辭）
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禱祠猶願幸耳史記
曰此禱祠而求也

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慍慍斯
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按人舞宜樂不宜更慍
又不當漸至辟踊此中閒有遺文矣蓋本曰人喜
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蹈矣人悲則

斯慍（慍憤不足）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自喜
而下五變而至蹈自悲而下亦五變而至踊所謂孺
子慕者也

般爾以人母嘗巧（嘗試也）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
乎（母當作毋字譏以怨責之）則病者乎

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誓會皆
當出於天子爾殷既衰諸侯專誓周既衰諸侯專盟

王制曰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此據綏服
居中而言內千里外千里則五服可知采亦當作
蔡聲誤也

關譏而不征謂譏旅士民也至於商猶征之

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養於鄉者鄉飲酒之禮五十者始預於養也六十養於國者有命賜餘老者則及之矣養於學者則君就行焉

文王世子周人立四代之學者此直謂一處並建四學耳周人辟雍則辟雍最居中其北爲有虞氏之學其東爲夏后氏之學其西爲商人之學當學羽籥干戈者就東序學禮者就瞽宗學書者就虞庠辟雍惟天子養老及出師成謀與受俘大射等就焉當天子至於辟雍則三學之人環水而觀矣周人又以有虞氏之庠建之於鄉故鄉有庠以夏后氏之序建之於州故州有序以商人之校建之

於黨故黨有校自黨以下皆爲小學而非四代之制以教童子而已擇小學之秀者移之校擇校之秀者移之序擇序之秀者移之庠擇庠之秀者移之太學太學在郊以其包四代之制故記禮者或有指虞庠名之或有指東序名之所以紛紛如此之多者所指之體偏也

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合謂合樂也春釋采合舞秋頒學合聲釋奠則并合之以侑神也有國故者謂凶禮師旅也惟是不合

郊特牲曰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而食嘗

無樂 此五字衍

王藻曰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鄭云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之類非也此乃謂若趙襄子使楚隆弔吳夫差之類爾凡大夫聘而傳命則當稱寡君至於私臣擯於君命不得言主故名之也楚隆之詞曰寡君之老無邮使陪臣隆敢展謝之此則名者也

喪服小記曰禮不王不禘此一句當在前文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之上脫誤在後爾又曰庶子王亦如之注云庶子祭天立廟非也此一句當承後文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之下脫誤在前耳又曰而

立四廟云天子立四廟亦非也此一句上有脫簡耳文當曰諸侯及其太祖而立四廟

學記曰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謏聞不足以動衆發慮憲者言發動智慮能求憲法也動讀如中庸明則動之動言此皆從善未足以動人也就賢體遠足以動衆未足以化民賢謂賢於人之賢遠謂遠於人之遠可以動人矣未能使人化也凡動者言矜式之化者言心服之惟學可以化民成俗謂其所傳者博所教者衆見之者詳也

樂記曰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惟君子爲能知樂所謂君子知樂者知其通倫理也知其扶性飾

情而反之正也知其創業象功移風俗也
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
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
此皆言貴其本而忘其末也遺者忘也棄也清廟
之瑟美其德而忘其音大饗之禮美其敬而忘其
味凡樂以音爲之節而反忘音焉意不主於音也
意不主於音是故朱弦疏越乃可尚也凡食饗以
味爲之文而反忘味焉意不主於味也意不主於
味是故元酒大羹乃可尚也主於音則不能遺音
不能遺音則雖繁手淫聲有不足矣主於味則
不能遺味不能遺味則雖太牢庶羞有不足矣故

孔子曰禮樂云
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郊射者射於郊
也大射三侯北面東上故貍首爲左騶虞爲右矣曲
禮曰主人入門而右
雜記曰大夫訃於他國之大夫曰吾子之外私寡大
夫某不祿使某實實者以異國傳聞疑言使人
實之也
褻衣褻衣者加賜之衣在數之外者也
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此言
違而仕者則不反服舊君避新君也然而違而未
仕者聞舊君之喪則反服爾春秋傳所謂未臣焉

有伐其國者反死之可矣既臣焉而反死之則不
可鄭玄云去諸侯仕諸侯去大夫仕大夫乃得爲
舊君服非也
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
妾葬而後祭按喪不宜有異居然則昆當作兄兄
弟或不同居矣喪服曰小功以下爲兄弟
喪大記曰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此兩句共一說耳
於文爲駢然則本但云復衣以衣尸不以斂也以
衣尸者即士喪禮以衣衣尸者也不以斂者即士
喪禮浴而去之者也
祭義曰周人祭日以朝及闇此言周人尚赤大事用

日出先日欲出之初猶遠及闇則可行祭事矣稍
後則晝晝則與夥人日中相亂故季氏祭仲由爲
宰晏朝而退仲尼謂之知禮也若曰周人之祭自
朝及暮則孔子無爲多仲由仲由爲不知禮
中庸曰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言迴己而作人如
是而已矣此所謂恕也
表記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
人足者恭也色者令色也口巧言也此仲尼所
與左丘明同其恥之三事也故下自解之曰君子
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信則不巧矣憚則
不令矣畏則不足矣注乃云足容色容口容非也

子曰惟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注者曰惟當作雖非也此言天子之命在天士之命在君非天命不爲天子非君命不爲士也皆有制之巳

射義曰諸侯以貍首爲節鄭玄以射儀所引曾孫侯氏爲貍首之詩非也騶虞采蘋采蘩皆在二南則貍首者亦必其儔矣疑原壤所歌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即是其章首但仲尼删詩之時樂正巳亡此篇而諸侯朝覲之禮久絕惡貍首之害己又皆除其籍故使不在二南也或曰貍首鵲巢也篆文貍似鵲首似巢鵲巢之詩御之將之成之此亦時會之道

公羊 國語

公羊傳桓公二年宋督弑其君下注全衍莊九年齊人取子糾殺之其何當去其曰取之何十六年公會諸侯同盟于幽衍公字二十六年公伐戎少一春字閔公篇當附莊公後僖十八年宋公會曹伯伐齊衍會字文十三年衛侯會公于沓少公字成二年齊侯使國佐如師巳酉及國佐盟于袁婁後又云及齊國佐盟于袁婁前文全衍後文衍齊字十五年執曹伯歸之于京師衍之字襄二十四年大饑誤爲譏字(今本已作饑)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下注衍密州爲君惡巳下十四字昭元年衛石惡當作衛齊惡二十年華定出本陳本當作奔字(今本已作奔)哀七年若使他人然當云使若他人然

左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說者曰百雉之城三國之一也据子男而言也又曰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然則設鄭伯建小都方一百七十餘步豈有半里之地可爲都者又其中大計不過五百畝之田耳城郭涂巷三分去一則僅得三百四十畝如何建宗廟社稷如何居民如何守禦此不近人情之尤者公羊云五板而堵五堵而雉是也

國語曰禘郊宗祖報報似有壇墠而無廟者或曰報者毀廟之有功德者祫則亦及之故云報也

公是先生七經小傳卷中

[illegible]語[illegible]不亦說乎溫故而知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illegible]爲師而衆歸之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不患人之不己知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傳者傳所受於師之道今無乃不習而以教人乎爲誤人甚

禮之用和爲貴君所謂可而有否焉君所謂否而有可焉此之謂和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大君臣也小父子也有所不行者在[illegible]奢不爭之類是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此復說有所不行也歟可皆否和也在[illegible]夷不爭禮也但知貴和爲和而不知禮有常節者亦不可行也故臣亦有三諫而去之道若三諫而不去是又不以禮節者也

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親近也信者恭者雖未合於義禮苟能因其性而不失所近人亦可尊此猶信者常務近義恭者常務近禮皆可宗也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夫以戚爲喪本可也以儉爲禮本何哉曰林放本問賓客奉養之禮非兼問五禮也何以明之問五禮之本則不當答以儉又不當引喪爲之偶故知所問惟賓客奉養之禮也賓客奉養之禮以儉爲本者儉則任誠慤誠慤乃本也故聘禮曰幣美則沒禮又曰多貨則傷德幣之與貨非所以爲本也損其美郤其多乃可謂之儉儉則禮與德俱無傷是本矣孟子曰恭敬者幣之未將然則禮之字當讀如厚爲之禮之禮

子曰射不主皮此大射禮篇文也爲于僞反力不同科古之道也解禮所以如此古者爲力不同科也是以君子貴德賤力取其有威儀也

儀封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喪讀如問喪之喪喪欲速貧之喪失位爲喪是時仲尼去大夫故去喪也言喪不足患是乃天下久無道而天以夫子爲木鐸於其閒耳故使之數失位周流也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里猶居也言人爲

身謀居惟居於仁爲美即擇居而不能居仁不可謂知

仁者安仁知者利仁仁者生而靜其爲仁安之而已矣知者動而復者也動而復則利而後仁利者非利於爲仁之可以得利也利猶動也智者必動而後仁矣

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以其無好惡故能定好惡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此言人之行事苟能推心於仁以善爲之雖不中節終不爲惡謂之過可矣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所謂好

仁者安仁者也惡不仁者去不仁而就仁者也去
不仁而就仁則是不欲使己有不仁之過也雖不
能及安仁者亦可謂仁矣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此言君子
有過小人亦有過但各自附近爲黨類耳欲分
別之者小人之過常近利君子之過常近善舉其
過而推言之則知仁不仁之情譬如陳司敗問昭
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此實過也然仲尼之意非
不知過蓋欲厚其君不得不受以爲過也周公使
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此實過也蓋欲親其兄不
得不受以爲過也推孔子之厚其君周公之親其
兄則其過也乃所以全其仁也又曰人之過成有以書爲之而不知其過
者故當觀黨類以察其素行是非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道仁也所以未可死者以不
聞道也苟聞夫道朝聞之則夕死也可夕聞之則
朝死也可非樂死也非求死也安死也安死者惟
簡之而不得
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在上位者也言君子懷於
爲德導之以德則小人乃懷土重遷如君子懷於
用刑導之以政則小人不復懷土將懷惠己者而
歸之矣所謂免而無恥也此言小人之性無常在
上導之而已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求知非也求爲可知是也知之者人也莫知者己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
喜此一章意若仲尼眞欲浮于海是慧也非君子
之道矣且又不當譏子路無所取材也夫譏子路
無所取材則足以明浮于海非仲尼意浮于海非
仲尼意而仲尼爲若言者蓋言己在天下道不行
則去周流四方若乘桴之浮海隨波轉薄矣子路
失指謂仲尼眞欲浮于海故仲尼反以無所取材
戲之也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彫也六士學者多疑宰予

之過輕而仲尼貶之重此弗深考之蔽也古者君
子不晝夜居於內晝居於內則問其疾所以異男
女之節厲人倫也如使宰予廢法縱欲晝夜居於
內所謂亂男女之節俾晝作夜大雅之刺幽厲是
也仲尼安得不深貶之然則寢當讀爲內寢之寢
而說者蓋誤爲眠寢之寢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
道不可得而聞也此言惟聖人能盡人之性盡物
之性長短大小深淺天道者天命也聖人所獨知
也堯授舜舜授禹是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子謂聞讀如聞斯行

諸之聞行讀如聞斯行諸之行子路周人之急常
若不逮此孔子所以戒其兼人也
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凡大夫去其位曰違違
猶喪也春秋傳曰卿違從大夫之位又曰凡諸侯
之大夫違告于諸侯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室人之忠信與人同耳故雖十室之邑必有之不待也此其所以異不如丘之好學者也人之忠信暫至而已不如聖人好而學之
有顏回者好學三月不違仁是好之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君子儒術行之所謂爲己者也小人儒術言之所謂爲人者也

質勝文則野質誠愨也文儀飾也由內出故曰質由外作故曰文野人不爲儀飾而多任誠愨文勝質則史史者祝史也習于儀觀而不任情實文質彬彬然後
君子儀以飾情外內相副無所偏任
人之生也直人所以取生者皆正直之道也若不由正直則死矣罔之生也幸
而免有不由正直者名之爲罔言非人常生之道也然而得生者是幸也非必然
樊遲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行之似近聞望之似難成不求近功者也如是可謂仁難謂如爲之難之難難者致近也不難未有能獲者也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
者壽知者則利仁者也仁者則安仁者也利仁者
明而誠之有似於水漸而進者故曰樂水也安仁
者誠而明之有似於山自然而高故曰樂山也凡
明而誠之者本動故也故曰知者動凡誠而明之
者本靜故也故曰仁者靜凡利仁者去不善而就
善萬物皆備於我矣故曰樂凡安仁者與造化
爲一體死生不得與之變故曰壽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道王道也仲尼
之時齊強魯弱然齊承霸者之餘其俗尚功名任
權力不如魯人習禮讓守儒術尊尊親親於王道
爲近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此言作觚不依觚之制終不
成爲觚猶學君子者不盡其道終不成爲君子也

君子可逝也逝讀如逝將去故之道不可陷也君子見幾知者不善斷去矣可得而欺不可得而陷可欺也可欺以其方不可罔也難罔以非道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
天厭之舊說仲尼見南子欲因以行道非也古者
謂其君曰君謂其夫人曰小君仕者自當見小君
是時孔子仕於衛故以禮見南子也子路疑衛君
無道夫人無德夫子不足復仕其朝故孔子陳之
曰予所不仕者皆棄絕於天者耳衛君尚未也或
者子路爲衛君無道夫人無德疑夫子內貪仕其
朝而外託於禮故夫子自陳其意曰我所不用正
者使天厭之天厭之鼻子路性鄙不爲無此而仲

尼自謂知我者其天乎援天陳辭亦不足怪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博施者言其守約施博而衆皆濟在上則堯舜在下則孔子是已天地之內性命之屬莫不兼而利之兼而愛之物無愚智無大小皆樂其性而得其生可謂濟衆矣惟聖人及之
子曰默而識之聖也學而不厭智也誨人不倦仁也何有於我哉自謙謂此三事何有於我者我何有此三事也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此言以道德爲內以仁藝爲外也志於道者所以立大本也據於德者所以盡其性也德者得也凡道苟能志之又

必安於己之自得以爲據依於仁者所以接萬事也進退行止出處語默不可常同要之仁而已游於藝者所以行於世也禮樂射御書數與衆人共之不可不爲也此所謂全德無內外之偏矣
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不圖不意也仲尼昔未嘗聞韶作聞之樂甚故曰不意爲之爲樂乃至於如此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語讀如吾語女之語人有挾怪而問者挾力而問者挾亂而問者挾神而問者皆不語之此聖人知言也怪讀如素隱行怪之怪詭采衆名非中庸之法者也力則子路問君子尚勇是矣亂者若孔文子問軍旅白公問微言是矣神者

季路問鬼與死是矣
文莫吾猶人也言世多虛文過實莫肯自謂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所謂三以天下讓者言自寘荆吴以讓季歷也所以讓季歷者以季歷有昌也所以貴昌者以昌有發也太伯見季歷旣仁而文武又聖知天之意方大啓周室必有天下故默焉而逃是太伯讓仁人者一讓聖人者二故曰三以天下讓也夫深知仁聖之德因見天命之運獨出獨入而百姓莫知者也故曰無得而稱焉辭一國之適離逃寘

之名以自棄於蠻夷往而不反求仁得仁者也故曰可謂至德矣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此正言堯之讓也天道功成者去爲而不恃堯始以天下讓故云惟堯則之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有婦人焉九人而已舊說婦人卽文母予謂子無臣母之理或云古文無臣字如此則不成文按武王卽位已八十餘未知文母猶存否以義推之此亂臣蓋邑姜必非文母也武王使九人者治外而邑姜治內故得以同之亂臣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罕者希也希言利辟其號也希言命所謂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希言仁所謂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既非其人不言故問仁者或曰仁則吾弗知或曰未知焉得仁

子絶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或當以四作二非也毋意者不逆詐不億不信也億則意也毋必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也毋固者無可無不可也毋我者義陳於前直服人之口也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此子貢設事以問孔子也言有美玉者當韞藏之邪求善賈沽之邪怪孔子有道不輙仕故云爾故孔

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言玉亦貴沽之耳但當待價使人求之不可衒賣也故曰我待賈者也世人皆干禄而孔子應聘此其操矣

子欲居九夷蓋徐州莒魯之間中國之夷非海外之夷也何以言之仲尼稱夷狄有君不如諸夏之亡則無緣忽欲去中國而從夷狄矣周末時蓋戎夷與中國雜居仲尼周流未嘗三年淹故其羇旅之際適偶可居九夷耳非忿懟中國莫能宗己而去之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此言人之學譬於未有苗而不及秀者秀而不及實者

皆中道而畫惟君子苗則秀秀則實所謂大成之人也管子曰夫禾其始也眴眴乎何其孺子也其壯也莊莊乎何其士也其成也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眴眴者苗也莊莊者秀也由由者實也終此論者秀與實在禾而食之在人耳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巽謂遜于志者也法語之言雖小人亦能面從改之難耳巽與之言雖君子不能不心悅繹之難耳商書曰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求也所謂繹也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此言權之難也共學也適道也立也權也四人也共學以況有恒者有恒者可與共學矣未及適道也適道以況善人善人升堂不入於室可與適道矣未及於立也立者言立德立功也立德立功者以況君子君子可與立矣未及於權也能用權者其惟仁聖而已矣權者反經者也反經之至至於動天下易君王而當世不疑後世不非惟無心而體道者能之湯武伊尹周公是也故有湯武伊尹周公之心則可以行權無湯武伊尹周公之心則亂也曹人欲君子臧吳人欲君季札皆辭不從兩人者自知審矣以謂已適可以

立而未可以權也權之設豈易然乎

不時不食如果實未熟之類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此言文質之異也凡誠愨爲質禮樂爲文人之舉事能先盡誠愨而後禮樂者今之所謂野人也野人猶言郊野之人郊野之人質多而文少務實而不務華其舉事先飾禮樂而後誠愨者今之所謂君子也君子謂朝廷之人習其文而忘其質仲尼欲救周之敝復夏之忠故取先進於禮樂者先進於禮樂者言誠愨在禮樂之先盖

子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自德行以上孔子語也自德行而下則弟子緣仲尼之言而記之者也三千之徒足以升四科者不惟此十人此十人乃從我陳蔡者耳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此言善人資性未能高絕苟不踐迹則亦不能入於室每踐迹則可以入室矣迹者禮樂法制也然則有不待禮樂法制而未始入於非人者雖不踐迹而入室矣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與猶如實與之與爲於論者而與之謂之君子乎謂之色莊乎蓋謂之君子矣皆言色厲內荏

子路率爾而對率爾者意氣發動輕易之貌又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不讓者言其不務德化而貴勇力以當師旅是爭也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按此章仲尼本但問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今曾點所言非知爾之事也對不答問矣而仲尼反自謂與之者點之意以謂上苟知也固當以此知之也此乃所謂事無事爲無爲矣是易之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者也巢由知於堯舜故能全其讓夷齊知於武王故能全其隱四皓知於漢高故能全其處然則不事其事者乃

所以事也不爲其爲者乃所以爲也此全德之所能非曾點可及曾點進取者也夷考其行而不掩是以孟子謂之狂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克者勝也勝己而反於禮是爲仁此中道也上焉者不待於禮然而不得不爲禮下焉者不及於禮然而不敢不爲禮故雖有孔顏之質動而顧禮所以行於世也雖有庸俗之質亦動而顧禮所以免於世也二者皆克己乃可不然者極孔顏之質必過極庸俗之質必放矣

死生有命賢不必壽不肖不必夭是命也富貴在天無德義以謀富貴則富貴乃在天而已天者不可知之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此言非佞折獄惟良折獄也子路信義著於人人服之所右也則信以爲右所左也則亦信以爲左兩俱無憾是能以片言折獄者也故曰千乘之國可使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若由是推之片言折獄尚其小者也古者謂多言爲佞多言不可以折獄

子路無宿諾宿舊也陳也子路勇於義其於人有所不諾已諾之則必行故無宿諾也宿諾猶陳言矣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其言語可察其容顏可觀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此言王者之功必緩且大也欲速者不任教化而任賞罰諸霸者之政刑名之學是也見小利者内欺其民以益財外欺其鄰以益地諸富國強兵之術是也

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巫醫皆主治人無恒之人不可爲之爲其反害人也死可以無恒爲故乎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據見無恒必當承之羞不必占而知之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此言人當信己之信也子貢問鄉人皆好之者言有人於此鄉人皆好之可信以賢乎孔子曰未可者或鄉原之人在邦必聞故也又問鄉

人皆惡之言者有人於此鄉人皆惡之可信以不肖乎孔子曰未可者或淸士特立愠于羣小故也不如以己觀鄉人之行誠合於善者我因好之其不合於善者我亦惡之此之謂信己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此言仁者無克無伐無怨無欲者也非有之而不行有之而不行故可謂之難未可謂之仁難可以謂之近未可以謂之眞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剛則無欲者也

問管仲曰人也人上當失一字仲尼文不直曰人而已彼非人而管仲乃獨曰人乎不乃管仲外事非人者是豈仲尼之意也或曰人當作仁亦非也管仲之功爲仁耳仁之道非管仲所盡仲尼亦不輕子之苟子謂之問人亦非汝義不合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路子貢皆以管仲不死疑其不仁然則仁者且必死耶世言死君者莫如比干子胥比干剖心孔子謂之仁子胥鴟夷世不謂之仁然則仁不必死死不必仁明矣子路子貢何爲止以死不死論仁不仁乎其意以謂仁者不樂生不惡死也而管仲可以死而不死故疑也夫謂仁者不樂生不惡死是也疑管仲死之爲仁非也管仲未仁雖死之固亦未仁管仲苟仁雖不死猶仁矣微子去

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此之謂也然則管仲功用之臣自實惜其死將以其功用施之於世以成其仁功而已孟子所謂天民者也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己者人知之亦樂之人不知亦樂之者也爲人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者也

子曰作者七人矣七人所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但取見於論語者此說非也辟世辟地辟色辟言不止此七人七人與孔子同時耳必同時又有老聃子桑伯子非不能辟言

色者子謂作讀如作者之謂聖之作仲尼叙書始堯舜堯舜以來始有典籍故道典籍以來聖人得位而制作者凡七人即堯也舜也禹也湯也文也武也周公也是矣其意蓋言己獨不得位而無所制作云爾此一章孤立偶與避世章相屬學者不曉故遂穿鑿妄解一說七人者即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者也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所謂辟世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言中倫行中慮所謂辟色也虞仲夷逸隱居放言所謂辟言也朱張無事迹其辟地者與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此亦不語亂也諸侯有朝會聘享祭祀燕射之禮而不得專征伐故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未斥言其不當問而自謂未之學所謂邦無道則愚

子曰賜也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一以貫之者仁也惟仁爲能一惟一爲能貫仁者之用心也昭兮其若樸寂兮其若谷昭兮其若鑑萬物莫足以嬰其中萬物莫足以嬰其中則雖言而未嘗言雖爲而未嘗爲矣故終日言而一終日爲而一未嘗變而事物爲之應在上也可在下也可耕稼也可陶漁也可版築也

可商儈也可此皆外之變而非內之一也故誠守其一萬物備矣由是而一可以應萬而萬不可以應一故曰非多學而識之者多學在一之外故也世之多學者衆矣鮮能定乎一得其末不得其本逐物而不反而世因謂可以無學無學不害此原伯魯蹟於前而老莊敝於後也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 世亂史之記述不明前代之事有闕文者仲尼猶及知之至於編簡俱絕非仲尼所知也故春秋斷自隱公

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 耕者謀食而無以自樂書有餘至之要學者循道而有以自足

子曰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此

言蹈仁者未嘗死也未嘗死者非不死之謂也言其安之無死地也從此論之仁者必壽明矣朝聞道夕死可矣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此言當仁者宜爲人師當仁者可不復讓於人師當仁而讓於人師則道幾乎不傳此孟子所謂樂得英才而教育之然則才非當仁亦不可不讓爲人師

危而不持顚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此以瞽者諭也瞽者有相所以持其危扶其顚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人之性雖有高下而實皆善也此之謂相近及其習也則有堯桀之分此之

謂相遠

子曰惟上知與下愚不移不移者言其禀賦已定非可強而遷也上知所謂生而知之下愚所謂困而不學矣夫困而不學者雖學不入此知困而不能自反者也知困而不能自反耳目與人同而神識與人異跡之不通誘之不達故曰愚也天下之冥冥者是也然而不害於性善者愚智非善惡故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釋子路之疑也吾其爲東周乎者言已不爲東周也東周之俗家臣則張私室以逼君陪臣則張公室以逼天子故所不爲也此明雖之公山氏非助其畔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此無仁者之資而慕仁者之操者故絕聖棄智適所以愚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此言禮者敬而已矣非玉帛之謂也玉帛所以飾敬也樂者和而已矣非鐘鼓之謂也鐘鼓所以飾和也苟敬矣雖畎畝之中禮亦備矣苟和矣雖閑居獨處樂亦備矣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此君子指孔子也子貢疑孔子道大故問之其下曰賜也亦有惡乎云者孔子

反問子貢之言也自惡徼以爲知以下皆子貢答也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三人或死或生其事不同而同謂之仁者明死生不足言仁也夫仁者有成質略舉其大方而言之則不遷怒不貳過不樂生不惡死端而虛靜而一若是者人貌而天其有利害壽夭成敗者是寒暑燥溼春夏秋冬四時之運也故命仁者命以其成質非語其運之變而名之也成質者卞氏之玉也運之變者或刻以爲璽或剖以爲璧也璽與璧則異矣然而稱寶者卞氏之玉也

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葉本謂孔子皇皇者欲以已易人耳故曰吾誰以易之

孔子更自謂以天下無道欲易之耳假令天下有道丘何至皇皇求易之乎

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此言傳道之難也孰有不試而輕以教人乎孰有既知其可傳而傳之反倦怠乎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優謂優裕過人也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學而優則仕施於有政是亦為政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仁者遺物忘形無所矜者也爲仁者亦當遺物而忘形無所矜有所矜則有所屈矣子張内修而外矜所以去仁遠

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臣事君子事親命也

先生七經小傳卷下

蕭黄識

六經正誤六卷

（宋）毛居正撰

元刻本（卷三至五配清鈔本）

六經正誤六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宋毛居正撰。居正字誼父、或曰義甫。義誼、父甫古字通也。衢州人。免解進士晃之子。晃嘗著增註禮部韻略及禹貢指南。居正承其家學、研究六書。嘉定十六年、詔國子監刊正經籍、當事者聘居正司校讎。已釐定四經、會居正目疾罷歸、其禮記及春秋三傳遂未就。然所校四經、亦以工人憚煩、詭竄墨本以給有司。版之誤字未改者猶十之二三。居正乃裒所校正之字、補成此編。楊萬里爲作序、述其始末甚詳。陳振孫書錄解題謂其推論偏旁之疑似。今觀是書、校勘異同、訂正譌謬、殊有補於經學。其中辨論既多、不免疏舛者。如勑古文作敕、隸變作勑。居正乃因高宗御書石經誤爲作勅、遂謂來字中從兩入、不從兩人。享字古文作亯、隸變作享、或省作亨。居正乃謂享字訓祭、亨字訓通、兩不相涵。坤古從土從申、隸別爲巛。居正乃謂巛是古字、乾离坎等俱有古文、如卦畫之形。遜遲古文本一字、說文以爲遲籀文作遟者是也。居正乃謂兩字是非相半、不敢擅改。賴字古從貝從剌、俗誤書作頼。居正乃謂賴從束從負。其於六書皆未確。又禮大行人立當前疾、疾乃侯字之誤。侯在車轂前、鄭康成所謂車轄前胡下垂拄地者是也。居正乃以爲應作軓、軓前揜版、實與侯不相涉。如此類者、於經義亦不合。然許氏說文解字、陸德明經典釋文亦不免小有出入、爲後人所摭拾、在居正又烏能求備。論其大致、則審定字畫之功、固有不可泯沒者矣。

六經正誤序

自秦政滅學經籍道熄迨隸書之作又舉先生文字而併棄之承訛襲舛愈傳愈失蔡伯喈書石經有意正救之旋亦焚蕩張參所見石經又不知果爲蔡本否所引經文多失字體魏晉以來則又厭樸拙耆姿媚隨意遷改義訓混淆漫不可考重以避就名諱如操之爲摻昭之爲佋此類不可勝舉況唐人統承西魏尤爲謬亂陸德明孔穎達因與登瀛之選而釋文正義自多背馳至開元所書五經往往以俗字易舊文如以頗爲陂以平爲便之類又不可勝舉而古書益遠五季而後鏤版播印經籍之傳雖廣而點畫義訓謬誤自若

本朝胄監經史多仍周舊今故家往往有之而與俗本無大相遠

南渡艸剏則僅取版籍於江南諸州與京師承平監本大有逕庭與漳撫閩蜀諸本互爲異同而監本之誤爲甚柯山毛居正誼父以其先人嘗增註禮部韻奏

請於

阜陵遂又校讎增益以申明於

壽考更化之日某於經傳亦既博攬精擇嘉定十六年春

朝廷命胄監刊正經籍司成謂無以易誼父馳書屈致之盡取六經三傳諸本參以子史字書選粹文集研究異同凡字義音切毫釐必校儒官稱歎莫有異詞付之刊修者凡四經猶以工人憚煩詭竄墨本以紿有司而版之誤字實未嘗改者什二三也繼欲修禮記春秋三傳誼父以病目移告其事中輟或者謂縱令盡正其誤而諸本不同何所取證豈若錄其正誤之籍而刊傳之俾後學得以攷余觀其書念今之有功於經者豈無經典釋文六經文字九經字樣之等然此書後出殆將過之無不及者某於後生晚學祛蔽寤疑爲益不淺因縱臾其成而序識之嘗曰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學者其毋忽於斯寶慶初元冬十二月丁亥朔臨邛魏了翁序

六經正誤序

六經正誤目錄

一卷
周易上下經繫辭說卦序卦雜卦　釋文　音辯
二卷
尚書虞夏商周書費誓秦誓　釋文　音辯
三卷
毛詩國風小雅大雅三頌　釋文　音辯
四卷
禮記四十九篇　釋文　音辯
五卷
周禮天地春夏秋五官考工記　釋文　音辯
六卷
春秋左氏傳
公羊傳
穀梁傳

六經正誤卷第一

周易正誤　　柯山毛居正校勘

乾卦

九三注云至于夕惕干作子誤

九四注云進退无恒无作元誤

用九注九天之德也九作凡誤　盈不可久作乂誤

上九九四或躍在淵作渊誤　後同凡後同者不重出

九三无恆作恒誤案恆字从心从亙亙居鄧反延亙之亙直也長也从二从月月扁旁舟字恆胡登反久也祀廟諱故去下畫爲亘不成又居鄧反亘也詩如月之恆謂月上下弦半明直如弓弦也即非从亘亘音宣从二从回今作亘桓字从亘今寫恆作恒无此字也

需卦

初九不犯難行也作犯誤犯字从犬从㔾㔾音菌非戊己之己

上九注已居難終作己誤

履卦

六三注志存于五五作王誤正義云以六三之微而欲行九五之事是解注文志存于五也紹興注疏本興國軍本皆誤作王唯建安余氏本作五彖辭剛中正履帝位

而不疚光明也注云言五之德則六三注以五字[illegible]

泰卦

彖辭內陽而外陰初九注三陽同志六五注陰陽交通又

曰陰陽配合並誤作陽案陽字从阜从昜昜音陽日氣

也从旦从勿阜今作阝陽音暘古暘字也从阝从難易

之易爾雅陽予也今易中多作陽其間作陽者皆誤

初九注已舉則從六四注已退則從又曰莫不與已同其

志願已並作巳誤

大有

彖辭注體无二陰无作元誤

彖辭注成物之美作羙誤案美字从羊从大羙並羔同

隨卦

彖辭注為隨而令大通令作今誤釋文令力呈反使令也

今字全无音義

初九注上无其應无作元誤

六二注初處已下已作巳誤

噬嗑

象辭先王以明罰勑法監本誤作敕舊作勑紹興府注疏

本建安余氏本皆作勑伏覩

高宗皇帝御書石經作勑法陸德明釋文勑法恥力反

云此俗字也字林作敕鄭云勑猶理也一云整也案釋

文條例易以王弼注本為主特書而專音是王本用此

字雖引字林作敕字林乃晉人所著字書非諸家易文

又引鄭康成解勑為理為整是漢以來作勑字也條例

又云來旁作力俗以為約勑字說文以為勞倈之字如

此之類改便驚俗但不可不知耳此陸氏謂經文既用

此字不敢改也然陸氏但知从來从力為勞勑字而不

知約勑之勑本不从來蓋勞勑字从往來之來音力代

反約勑字以来从力音敕來从兩入音棘往来之來从

兩人音棗來隸變為朿又音刺重兩朿為棗並兩朿為

棘自漢以來誤以来為朿故東方朔謂兩來為棗其[illegible]

久矣故易勑法書勑天只當依元本不容改也敕字雖

見於史記亦是从束非从約束之束也从攴者力之變

也敕出於勑勑非俗字也

大畜

繇辭利涉大川涉作涉誤興國軍本作涉涉从水从步步

从止从少止古趾字借為行止字反止為少少他達反

動足也足一止一動為步非从多少之少也

大過

彖辭本末弱也本作夲誤案本字从木下一本木根也本

从大从十音滔往來兒與許挑達之挑同
九二枯楊生稊作稊誤案稊字从木从弟稊稚也木根稚
生稚條也音題又他兮反階稊也从禾者亦音題稊稗
之稊孟子五穀不熟不如稊稗是也
坎卦
九五祗既平祗作袛誤案祗字从示从氏俗作袛音支又
音祁祇从衣从氏音低袛裯短衣也一曰汗襦又衣袂
也裯音刀
離卦
彖辭明兩作兩字中从二入从人誤从古兩字
九三不鼓缶而歌鼓从支支音扑普卜反擊也从支者鼓
擊之鼓从𡈼从𧘇音鍾鼓之鼓
注明在將沒作沒誤案沒字从水从𠬛𠬛从囗从又囗音
冪𠬛即古沒字非从口亦非从几也
解卦
六三注自己所致己作巳誤
損卦
彖辭二簋可用享彖辭二簋可用享今皆作亨誤案作享又
用亨音香兩反蜀才音許庚反若本作享字必不音許
庚反況享字人皆識之亦不待音香兩反既有兩音是

元作亨字无疑又大有卦公用亨于天子亨許庚反通
也下同衆家並香兩反京云獻也干云享宴也姚云享祀
祀也隨卦王用亨于西山音許庚反通也陸許兩反祭
也升卦王用亨于岐山音許庚反通也馬鄭陸王肅許
兩反馬云祭也鄭云獻也益六二王用亨于帝音香兩
反注同王廙許庚反凡易中亨字有亨通及亨祀亨宴
兩義者皆有兩音蓋王注解作亨通諸家解作亨祀亨
宴亨獻者則先音許庚反次音香兩反王注解作亨祀
諸家解作亨通者則先音香兩反次音許庚反雖作兩
音然字作亨無畫斷然可知近世傳寫不考元本妄釋
文但見下注解作享祀即加一畫作享字併達釋文所
標亨字亦改作享殊不思字既作享何緣復音許庚反
乎此字當改從舊无疑但承訛既久未敢遽改若釋文
所押不容不正若亦仍俗誤音切不通何以垂後
夬卦
彖辭居德則忌注忌禁也忌作忌誤禁忌字从戊己之己
从心本音記諮巳辭也詩叔善射忌是也借為禁忌字
非从終巳之巳也从終巳之巳者字作忌音其吉反字
也考正經典不得不辯場屋寸晷難責以此
九四注非己所據又云而己剛亢皆作巳誤

姤卦
九二注應己之廚己作巳誤非爲犯奪犯作妃誤擅々之
物擅作壇誤
九四注不爲己乘又曰災非己招皆作巳誤
困卦
九二利用享祀釋文享祀許兩反注同今本作享誤不敢
改也
鼎卦
彖辭亨也 釋文亨香兩反注同今本作享誤不敢改也
中孚
六三注對而不相比作此誤又曰非己所克作巳誤
九五注羣物之主作生誤又曰信何可舍信作儒誤
上九注翰音登天天作无誤
小過
九四注不爲貴主作責誤
上六注災自己致作巳誤
下繫
雜而不越注爻繇之辭作繇誤繇與由同繇从卜以繇音
宙卦下辭也
其上易知本末也本作夲誤古文一在木下爲本一在木
上爲末一在木中爲朱餘見前
說卦
震爲旉作尃誤旉从甫从方非从由也
坎爲月作月誤月扁旁肉字也日月之月有闕
釋文
卝 能令作今誤
坤卦 坤本又作巛巛今字也二巛字皆誤作巛案巛字
三畫作六段象小成坤卦古乾字作☰坤字作巛水字
作巛象坎卦火字作㶣象离卦震巽艮兌亦象其卦但
隸變既久古文已泯不可復考且陸氏以巛爲今字誤
矣今本作巛非巛乃偏旁川字也
屯卦 經論注黃穎作類誤
蒙卦 包蒙注云包皆作苞誤
需卦 逼近音附近之近作附近之事誤
大有 其彭注干云彭亨驕滿皃干者等人干寶也姚
戈之干作千百之千誤
謙卦 裒蒲侯反作裒誤 鳴者聲名聞之謂也注一讀
鳴者聲絕句兩鳴字皆誤作名觀本卦注文可見
豫卦 盱字注盱日始旦日作曰誤
隨卦 故舍音捨下文同徐作社誤案國軍本亦然唯虞

安余氏本不誤

噬嗑卦　朵京作揣揣作揣誤

損卦　用亨作享誤　益卦用亨萃卦考亨[illegible]

卦以亨注亨上帝渙卦亨于帝並作享誤

萃卦　涕他𩒹反徐音體洟音夷今本涕徐音體洟他[illegible]

反又音夷誤案檀弓垂涕洟釋文涕他計反洟音夷此

是易音傳寫誤明矣

井卦　甃字下爲瓦裏作裹誤

鼎卦　趾倒丁老〻老作老誤王注鼎覆則趾倒矣此是

解初六鼎顛趾謂鼎足本下垂翻覆則趾顛倒向上

家解皆然當音去聲至到之到非上聲傾倒之倒也

渙卦　王假梁武帝音賈賈作費誤

既濟　衣袽注說文作絮絮作紮誤

繫辭　韓伯注案王輔嗣止注大經大字誤作六蓋先儒

以易上下經二篇爲大經以繫辭以下爲大傳故云

嗣止注大經也

所樂而玩者音岳適會也據陸氏以爲適會是意之趣

向適會其理而玩味之如此則當音洛案[illegible]我以爲變

樂而玩習如此則當音五教反若音岳全无義理此必

傳寫之誤不敢輕改

解爰注師說字並也師者師氏人姓也師氏易說謂之

師說作師誤

說卦　離爲蟹音戶買反作戶賣誤蟹字韻略无去聲音

諸韻及字書皆然又案解卦音蟹若蟹字音去聲戶賣

反則解卦亦音去聲然蟹字及解卦之解諸韻書並无

去聲若場屋出題而作解賦則士人如何押用及考禮

記檀弓蠶則績而蟹有匡音戶買反月令稻蟹音胡買

反同是陸氏釋文不應自爲同異乃知作戶賣反傳寫

之誤也

爲羊注巛後有八巛作巛誤震爲五作王誤坎爲揀作

行志作忘誤

第十八版　乃得无咎无作元誤

五卷第七版　處困而得无咎无作元誤　能正而不

大博而作元誤　臀作聲與國軍本作辟　入于幽

于作于誤

第八版　不受己者己作巳誤　上比困石比作此誤

欲往則畏往作狂誤

第十一版　上卦三爻上作也誤

第十四版　已出作巳誤

第十七版　不陷非妄作妾誤

六卷第三版　既非且散且作旦誤
第五版　化之无主又无所止也无皆作元
功盡乎己作已誤
第八版　夫无不可以无夫作大誤
必明其所由之宗由作曰誤
九卷第十版　蠱則飭也注飭整治也釋文音敕作飾誤
釋文第二卷二十八版　斫諸若反若作苦誤
先申先作牛誤
第三十一版　王肅王作主誤　疑作凝誤
第三十七版　王廙王作三誤　第二十九版王廙同
第三十九版　褱作褭誤　中男丁沖反沖作仲誤若音
伯仲之仲則當作直衆反　其究九又反作力又誤

詩人

五後笑作笑誤案笑字古作笑从八象眉目悅皃後轉
作竹夭轉夭之夭矢之皃夭本有點省文作夭俗訛□
笑東坡謂以竹擊犬有何可笑者戲言以譏王荊公字
說之穿鑿耳

說卦

坤其於地也為黑黑字从四从土从火火今作灬謂之撤
火四與囱同煙突也音蔥今从田誤說文黑火所熏之
色也

音辯

乾　近乎附近之近凡指遠近定體則皆上聲離而遠之
附而近之則皆去聲後准此
猶與猶以救反與音預案猶與之猶本音尤又音宥揚
子雲曰隴西人呼犬子為猶犬子常隨人人行必先去
人未至則必反以待人故謂人行止不決為猶豫猶或
作尤大曲一尺為尤尤或轉為冘冘音淫冘豫即猶豫
也豫亦獸名其形如象其性亦不決故呼不決為猶豫
豫作與借用字也
邪字又作耶似嗟反案邪正之邪音似嗟反字不作耶
疑辭之邪音餘嗟反字亦作耶耶字无似嗟反音今邪
字注云字又作耶似嗟反誤也下著邪注或作耶同餘
嗟反是也閑邪似嗟反亦是
之長張丈反是也後或丁丈反者吳音也
上下並如字王肅上音時掌反凡言如字者謂如其本
字之本音而讀之也上字本是在上之上音尚下字本
是在下之下音戶雅反此指高卑定體而稱上下者是
也若自下而上升於高則上音時掌反自高而下降於
卑則下音遐嫁反此指升降而稱上下者是也今王肅

音上作時掌反則下當音遐嫁反
相應應對之應案釋文六經中相應字皆去應對之應
凡應對之應皆是去聲感應之應亦同
先天悉薦反後天胡豆反案先後二字指在先在後定
體則先平聲後上聲若當後而先之當先而後之則皆
去聲
坤 利牝頻忍反徐邈扶忍反又扶死反蓋吳音呼扶為
蒲蒲忍反與頻忍反同蒲死反與否卦否字音同
必爭爭鬪之爭凡爭鬪之爭皆平聲諫爭之爭皆去聲
无譽音餘又音預凡聲譽毀譽皆有平去二音合通用

閉字林方結反若依方字正音反不成字蓋吳音呼方
為幫音驚也後多類此字林及徐氏皆吳地人陸德明
吾蘇亦吳人故多用吳音
屯 媾古后反案媾字无上聲音當作古逅反睽家二卦
音古豆反是
蒙 告古毒反案告語之告有兩音詩書作兩音用者不
一此亦當作兩音
時中張仲反又如字中否之中張仲反是也尚書堯典
釋文貞仲反同或作丁仲反者吳音也
訟 訟才用反案訟字从言从公本平聲又音去聲舊作

兩音 窒張栗反正音也徐得悉反吳音也
比 有它敕多反案敕多反則與初字聲相近无此音也
蓋吳人呼敕為惕故反成它字當作惕多反
履 咥直結反正音反成徵字當作敵結反
豫 簪側林反王肅又祖咸反或訛作感非
蠱 治也直吏反案治字本平聲音持攻理也借為去聲
平治治道字故釋文平聲皆不音去聲皆音直吏反今
學者多不考音訓例從去聲讀之故見釋文或音或不
音皆不曉其故詩賦誤用者多矣
剝 辨鄙符勉反符當作蒲王肅否勉反否呼如否卦之

否則與蒲勉反同皆呼作可否之否則又不成音
睽 悖也布內反布當作旨吳音呼布如步
大過 滅頂徐都冷反吳音呼冷如領故都冷反成頂字
要當作都領反
離 涕徐他米反又音替替作弟誤
遯 係遯胡詣反胡作古誤
明夷 匿女力反女作如誤節卦女力反是
夬 惕勑歷反吳音呼勑為逖當作逖歷反若從正音呼
勑如又則勑歷反乃是斥字非惕字也
順求龜反又音求王肅音龜案龜字有兩音一音居危

反一音鳩若求龜反則以龜字兩音反之皆通正音龜
則當從鳩音蓋傾字无居危反音也
鼎 鼎丁冷反冷當作領
未悖必內反當作悖內反說卦悖字同
艮 其背必內反徐甫載反甫當作補
豐 沫武蓋反又亡對反武當作毋亡當作芒
羽人 九三注量斯勢也釋文量音良又音亮案量字本音去聲五量句合升斗斛器量度量分量皆指器度之定體而言之也若斟酌量度則平聲音良此以作用而言之也易注云量斯勢也正謂量度其勢之强弱可否也只當音良不當音亮尚書舜典同律度量衡音力尚反禮記王制測淺深之量月令仲春度量當五庫之量衣服有量明堂位頒度量並音亮周禮考工記輪人量其藪音良此字義未有兩音者莊子知北遊篇運量萬物而不匱謂運轉斟量萬物而用之不匱竭也當音良釋文音亮誤又謂任物自動運物物各足量尤非本文意若此者當求其理之所在不應執其誤音以為據也
上繫 相盪衆家作蕩王肅音唐黨反此當是音蕩字盪字諸字書皆音他浪切若從韓注相推盪之義則當音他盎反 武默亡北反亡當作芒

綜宗統反統字有上去二音則綜字亦有二音歟
下繫 化醇音淳作亨誤毛詩行葦注有醇音淳是
辯物如字徐扶勉反扶當作蒲
泯然亡忍反亡當作芒 中男丁沖反丁當作征

六經正誤卷第一

六經正誤卷第二

尚書正誤　　柯山毛居正校勘

序

軌範作軌誤車軌之軌从八九之九軌字从凡軌音氾无从九者　魯共王王作正誤　科斗書廢已久作夂誤

堯典

稽古作稽誤稽字从禾从尤从旨禾音雞非禾稼之禾字稽首之稽同

羲和作義誤羲字从義从兮　納日作納誤興國軍本从入　成歲作歲誤興國軍本从少

鯀方命圮族注好比方名命比作此誤圮作圯誤圮音匹彼反毀也从戊己之己圯音怡土橋也从終巳之巳張良傳圯上是也　釐降作釐誤釐字上从未不从牙

舜典

望于山川作望誤望从亡从月从𡈼𡈼音珽

五玉作王誤　注各會朝于方岳之下于作二誤

敷奏以言注使各陳進治理之言正義云各使自陳進其治化之言監本作治禮之言誤興國軍本作治理

扑作教刑注扑榎楚也榎作㮣誤案榎與檟同釋文皆雅反木名从手非

金作贖刑作贖誤贖字从賣賣中从囧今作四賣音育非賣字也讀瀆牘等字皆然

四罪作罪誤罪古作辠秦始皇以辠字頭似皇字改作罪从网从非网與罔同今作四非从横目也罰字亦然

殛鯀于羽山注方命圮族方作万誤

播時百穀作播誤番上从釆釆音辨不从米也

敷五教在寬作寬誤寬字从莧莧音胡官反上从𦫳下从見非莧菜之莧也

汩作之篇亡作亡誤亡字从入从一乚扁旁隱字今作亡

大禹謨

土穀作穀誤五穀之穀从殼从禾桑穀之穀从殼从木木名也　耄與耄同建本作耄

帝曰毋惟汝諧注言毋所以禁其辭毋作母誤毋音无勿也母音畝从母也　毋中从直畫父母之母中从兩點詳見曲禮釋文　敷于王誅于作千誤

昏迷不恭作昏誤紹興府正義本文作昏興國軍本同昏音惛朝昏昏昧也昬音閔強也盤庚不昬作勞是也

皐陶謨

立治之本作本誤　孔壬注甚佞作佞誤佞字从仁从女非从妄也佞古佞字　彊而義作彊誤彊與強同彊音

蓋封疆也　天叙有典注各有分義各作冬誤
勑我五典益稷篇勑天之命釋文无音蓋易䇲謚封已音
故也與國軍本作敎誤傳寫作敕尤非敕从攴攴音扑
夂音旨　和衷注衷善也作哀誤
五服五章哉注卿大夫夫作天誤

益稷

宗彝注彝樽作彛誤　藻火粉米注粉若粟冰紹興注疏
本作冰正義云粉之在粟其狀如冰建本同監本作粟
米與國軍本作粟米皆誤下注兩己相背己作巳誤
侯以明之作侯誤侯从人从工从矢

撻以記之作記誤記从戊己之己
方施象刑惟明注禹五服既成五作王誤下云行其九德
考績之次序於四方四作曰誤
虞賓在位注丹朱爲王者後王作三誤

禹貢

刊木作刋誤刋从干戈之干非千百之千也
禹敷土作敷誤敷从甫从方从攴非从甬也
冀州注堯所都也作堯誤堯从垚从兀非从几也
祀禮所視祀作祀誤　治梁及岐作蚑誤
色白而壤白作曰誤　會同此澤此作北誤

畎絲枲作枲誤枲从台从朩朩匹刃反麻片也非草木
之木　怪石似玉者玉作三誤　蠙珠及美魚下多
一字　田第九田作丑誤　瑤琨篠簜作瑤誤瑤从王
从夕从缶夕扁旁肉字非从爪也　楩梓豫章作豫誤
豫从予諧聲非从戈矛之矛　大曰柚作袖誤
順流而下曰沿作㳂誤　荊及衡陽作衡誤衡中从角从
大非从魚也　岷嶓作嶓誤　渭汭作汭誤　水北曰
汭北作此誤　導漾作漾誤漾从水从羊从永
成賦中邦作邦誤邦从丰从邑丰音寸丰音害
甸服內之百里內作内誤內从冂从入不从人也冂音坰

甘誓

天用勦絕其命作勦誤勦絕之勦从巢从刀音子六反截
也非从力也巢从巛从臼从木臼與掬同非从果也从
力者音又交反攪取也曲禮毋勦說是也

胤征

金鈴木舌作舌誤舌从干戈之干
奉將天罰作將誤將从爿从夕从寸爿音牀夕扁旁肉字
非从爪也　舊染汙俗作汗誤

仲虺之誥

夏王有罪注桀之大罪作罪誤

湯誥

至于亳作毫誤亳从乇音泊毫从毛音豪

布行虐政于天下百官官作宫誤 寃訴天地訴作詐誤

降災于夏于作子誤 賁飾也又曰煥然咸飾作餙誤

無用爾萬方用作羽誤

伊訓

百官總己作巳誤 終洽四海洽作合誤 昧求財貨美色作昧誤正義昧謂昏昧 其刑墨墨从黑从土黑上从囪今从田誤詳見易正誤

盤庚上

不匿厥指作指誤指从手从旨旨从匕从日曰扁旁甘字非从二也說命旨哉亦然

不昏作勞昏作昬誤正義作昏建本同正義引孫炎云昏夙夜之强也从氏从日亦作昬非从民也

盤庚中

無胥絕遠作絶誤絕从糸从刀从巴巴古作巴扁旁節字非从色也

說命中

奉若天道注二十八宿作宿誤宿从宀从㐰㐰古作佰今作佰非从伯也

泰誓上

勝負可見負作負誤負从側人从貝非从力也

勗哉夫子作勖誤勗从冃从助冃音冒助从且从力非从日从耳也

泰誓下

我之無善之致善作義誤

牧誓

我車三百兩作兩誤兩从二入說文从古兩字亦作㒳

武成

政由舊注用商先王善政乇作上誤

洪範

範从巳古作㔾音㔾从巳誤 陰騭从步作歩誤

畐方穀作穀誤 沈潛剛克注能出金石金作全誤

大誥

若涉淵水作涉誤

微子

微字中从𡴀象物初生之形下从几側人也上从山誤𡴀

古微字又偏旁耑字

康誥

蔑作㓕誤蔑从艸从㡽非从蔿也

惟乃知注明成王王作三誤　寇攘注寇盜攘竊作[illegible]
酒誥
惟助成王德顯作助誤助从且非从日也
有斯明享注以其漸染惡俗漏漸字
梓材
我有師師注於是曰作日誤
召誥
改厥元子注皇天改其大子言紂雖爲天所大子無道猶
改之正義曰改其大子謂天子之位與他姓以託戒諸
侯言天子雖大猶改之況已下乎釋詁曰元首也首是

體之大故傳言大子今監本作大子而顧命注將正大
子之尊猶作小大之大則知作太者傳寫誤爾與國及
建本皆作太誤
多士
旻天注稱天以愍下言愍道至者作愍誤
予惟時其遷居西爾作西誤西音亞非東西之西
君奭
奭字本作奭說文奭盛也从大从皕皕音陌今書作奭不
敢改也
多方

惟與神天注惟可以主神天之祀任天下下作王誤興國
本作天下
立政
其在受德暋作暋誤
百司庶府注主券契藏吏券作劵誤券契字皆从刀古者
刻木爲之故从刀非从力也从力者古倦字亦作勌考
工記輈人左不券是也
冏命
其惟吉士注令色無質令作令誤
呂刑

絕地天通注地祇不至於天祇作民誤
文侯之命
旅形弓作彤誤
秦誓
番番良士作番誤
釋文
堯典　嵎夷馬云嵎海嵎也夷萊夷也尚書考靈曜及史
記作禺銕案史記堯本紀羲仲居郁夷曰暘谷即非作
禺銕考靈曜緯書也隋煬帝以其不經取七緯之書盡
焚之唐初已不復存矣此注所引乃馬融之言非陸德

明之言也又案廣韻說文作嵎峓音夷銕古鐵字也禹
貢青州嵎夷既略又曰萊夷作牧則嵎夷非萊夷也孔
氏以為東表之地近之史記禹本紀堣夷既略堣字从
土說文嵎字下注云嵎鐵蓋峓誤為銕銕轉為鐵也
舜典　華戶化反華山在弘農弘作恒誤武成釋文華胡
化胡瓜二反華山在弘農亦誤作恒農弘恒聲相近傳
寫誤也興國及建本舜典釋文作弘農武成釋文猶作
恒農改正未盡耳武成華字有平去二音禹貢太華亦
有二音當從二音通用
播時百穀播波左反盤庚上王播告之修播波餓反徐
並无音案播字有上去二音合通用
禹貢　荷音柯又工可反工字作土誤　錯寡白反白作
曰誤　束如字一音采案周禮司約注約束約音於妙
反與要同束音詩注反今禹貢注要束以文教當從周
禮音蓋束字无來音也若取約勅之義則束當作朿之
當作來皆音棘
甘誓　剿子六反又子小反从力誤
胤征　顛覆厥德注顛覆音反倒反謂反覆倒謂顛倒當
音丁耄反作丁老誤　俶本又作俶今作俶皆誤蓋草
字耳興國本注又作俶亦誤俶字中无从止者建本作

俶亦草字也
湯誥　篇後序咎單作明居咎其九反案書序臯陶臯音
高本又作咎史漢皆作咎繇咎單疑是咎繇之後合音
高其音舅者由晉舅犯為晉君之舅因呼舅犯或借用
咎字後因以為氏非姓也春秋以前亦未之聞
伊訓　祠音辭作祠誤凡祠祀等字皆从示示古神祇字
非从衣也
太甲　顧音故　徂子顧音故徐音鼓　顧命顧工戶反
案顧字禮部韻无上聲音當從一音用
咸有一德　篇後序桑穀穀工木反楮也从殼从木獨形
工木反與工豆反不同非犯
廟諱嫌名又與禾穀字不同禾穀之穀下从禾
盤庚　昏音敏作昏誤
泰誓　斮又七略反七作士誤
牧誓　復作複誤
武成　陳于直刃反刃作忍誤
倒戈注前徒倒戈自攻于後倒謂迴其戈刃向後自攻
其後以致敗北而走也當音丁耄反作丁老反誤丁老
反乃倒仆之倒倒仆却是偃臥其戈于地而不用則不
應云攻于後以北也

洪範　揉如酉反作楺誤　視常止反案由禮眠瞻有上
去二音合通用　治直吏反下政治治其職皆同案治
道政治當從去聲若分治其職是攻理之治當音平聲
涖音直吏反誤　別彼列反彼作方誤
巢伯仕交反案巢國今無為軍巢縣是也資治通鑑音
子小反今巢縣雖呼平聲然其地有湖名巢湖尚呼子
小反俗呼焦湖聲微輕耳當從二音
康誥　刵从耳誤　蔽作蔽誤
洛誥　注褒揚文武之業謂褒大揄揚褒當音博毛反今
首音薄謀反誤薄謀反是裒聚之裒其中从臼臼音掬

六經正誤二　二一

不从俘也
君奭　傑侮詩傳云武臣折衝曰傑侮曰作日誤
多方　要一遙反作邉誤
立政　耿徐公頴反作頻誤　劵音勸作券誤
周官　傅作傳誤
君陳　辟扶亦反反作又誤
顧命　銳以稅反案經文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注銳矛
屬許氏說文音兗廣韻徒外反今音以稅反是銳利之
銳非兵器也其誤明矣當從說文廣韻音
祭嚌注互相備互音戶案益稷篇注各自互見互音乎
乎即互字之變文與護同音今此音戶乃上聲與怙同
音互字元上聲傳寫誤爾建本音護是
畢命　敝步頮反作瘵誤頮音誨唐文粹元結有頮論
呂刑　日勤上人實反一音曰曰作日誤
秦誓　諞音辯辭約指明指作損誤

音辯

堯典　被皮寄反徐扶義反當作蒲義反二反一音也被
雖音去聲然亦有二音者洛誥注天下被寬裕之政釋
文皮寄反又被美反是二音也合從通用
日中自仲反又如字唯此中字去聲仲貞仲反與衆同

六經正誤二　二二

音是正音也其餘作丁仲反皆吳音也
昧武內反當作母內反
舜典　扑徐敷卜反敷當作鋪　闢徐甫亦反甫當作蒲
之長丁丈反餘並同皆吳音也唯冏命注太僕長釋文
誅丈反與掌同音此正音也當從此音
大禹謨　敝徐甫世反甫當作補　慢亡諫反亡當作忙
益稷　薄徐扶各反扶當作蒲　迭直結反直當作迪
禹貢　夢亡弄反亡當作忙一音武仲反武當作母仲當
作沖蓋雲夢之夢有平去二音若作仲即與忙弄反同
沔亡淺反又亡忍反亡皆當作忙

鈢武延反岷武巾反武皆當作毋

玈如字音盧案音盧者字作玈左傳玈弓矢千也

从玄从衣與旅祭之旅不同

征徐扶眉反扶當作蒲郭撫梅反撫當作湔

島夷卉服注南海島夷草服葛越正義曰云卉草也舍人曰凡百草一名卉知卉服是草服葛越也葛越南方布名用葛爲之左思吳都賦云蕉葛升越是也越字釋文无音案文選吳都賦文葛越布名升越土注葛越草布也亦无音案葛即葛之屬之葛詩葛覃所謂爲絺爲綌是也越則麻苧蕉葵草之屬音活禮記大路素而越席注越席蒲席也音活葛越之越亦當音活

胤征 冥又亡丁反亡當作忙 亳徐扶各反扶當作

仲虺之誥 粃徐甫里反甫當作湔

伊訓 比徐扶至反扶當作蒲

太甲上 丕徐甫眉反甫當作湔金縢同

辟徐甫亦反甫當作補

太甲中 敗徐甫邁反甫當作補

咸有一德 圮徐扶鄙反扶當作蒲

盤庚 恫勑動反勑當作迯顧命恫字同

戡黎 俾徐甫婢反甫當作補

洪範 蒙武工反武當作毋 徐亡鉤反亡當作忙

辟徐甫亦反甫當作補 廡徐莫柱反莫當作勿

旅獒 巢徐呂交反呂當作石

金縢 辟扶亦反扶當作蒲 名徐亡政反亡當作忙

弁徐扶變反扶當作蒲顧命同又下字亦同

大誥 敉亡婢反亡當作忙洛誥立政同

康誥 泯武軫反武當作毋

酒誥 祗辟扶亦反扶當作蒲梓材同

召誥 蘉徐武剛反武當作毋

君奭 蔑亡結反亡當作忙

立政 綴丁衛反又丁劣反丁皆當作征顧命同

併徐敷耕反又甫耕反敷甫皆當作鋪二反同當去一

顧命 憑字林父冰反父當作步 冒亡報反亡當作忙

畢命 悖布內反布當作步

呂刑 椓丁角反丁當作征

泰誓 冒莫報反音同建本无音同二字蹟去之

右一經釋音反切用吳音如丁當作征武當作毋扶當作蒲甫當作補作浦之類辯之備矣後四經如此等可以類推故不復具載學者自察焉

六經正誤卷第二

六經正誤卷第三

毛詩正誤　　柯山毛居正挍勘

周南

關雎　雎作睢誤雎从且不从目也从目者音呼爲反睢盱張目視皃　妃作妀誤妃从戊己之己　治世之音安以樂作樂誤樂从木不从朩朩匹刃反　繫一人之本作本誤　注王道興衰之所由王作三誤　化自北而南作北誤北背也从兩人相背不从土也

葛覃　注卿之內子作内誤與國本作內

桃夭　后妃之所致也作致誤與國本作致

昏姻以時作昬誤昬本音閔與國本作昏

兔罝　公侯干城作矦誤　注策謀之臣作筞誤筞从竹从朿朿音棘又音刺非从束縛之束也

漢廣　無犯非禮作犯誤

汝墳　伐其條枚作條誤條从木不从朩也

注言己之君子作已誤

召南

鵲巢　百兩御之作兩誤　注盈滿也作滿誤

行露　注不以角乃以味作味誤　推其類推作堆誤

羔羊　注不失其制失作夫誤

殷其靁　注喻其在外作俞誤

小星　注三月時作月誤月音舟

江有汜　作有誤有从月月音肉　注自解説也作目誤

野有死麕　注鴈幣作鳫誤鴈从厂厂音罕厓也广音儼屋广也

邶風

柏舟　胡迭而微作胡誤胡从肉不从舟

燕燕　其心塞淵作渕誤　以勗寡人从目誤

終風　顧我則笑作笑誤

凱風　吹彼棘心作棘誤

雄雉　大夫久役作久誤

匏有苦葉　刺衛宣公作刺誤與國本作刺識刺之刺从朿从刀朿音次又音棘朿音次則刺音次朿音棘則剌音戚古通用非从約束之束也从約束之束者音辢書剌之剌漢燕剌王唐巢剌王是也人涉卬否作卭誤卬从仰入今作匕从卩卩扁旁邑字卭音筇勞也病也又地名

谷風　行道遲遲建本亦作遟紹興注疏本與國本皆作遟是否相半不敢改也

涇以渭濁湜湜其沚箋云涇水以有渭故見渭濁湜湜

持正貌喻君子得新昏故謂己惡也己之持正守初如
沚然不動揺正義曰婦人既言君子若己又本己見薄
之由言涇水以有渭水清故見涇水濁以興舊室以有
新昏美故見舊室惡本涇水雖濁未有彰見由涇渭水
相入而清濁異言己顔色雖衰未至醜惡由新舊並而
善惡別新昏既駮己爲惡君子益憎惡於己己雖爲君
子所憎惡尚湜湜然持正守初狀如沚然不動揺又曰
此以涇濁喻舊室以渭清喻新昏又曰涇水言以有渭
故人見謂己濁猶婦人言以有新昏故君子見謂己惡
也見謂濁言人見謂己涇之濁由與清濁相入故也定

本涇水以有渭故見其濁漢書溝洫志涇水一碩其泥
數斗潘岳西征賦云清渭濁涇是也觀此則箋所謂故
見渭濁當作故見其濁作渭字誤明矣然釋文乃作渭
字云舊本如此作謂者後人改耳陸德明與孔穎達同
時獨不知定本作其字邪今不敢改渭作其唯取正義
之說表而出之使後學知舊本渭字之誤
注屑絜也作潔誤絜从刀不从刃也
賈用不售及爾顛覆賈覂二字皆从襾襾音鼏从西誤
西與亞同　我有旨蓄作旨誤
簡兮　隰有苓注苓大苦也作苓誤苓音鈴甘草也苓音
琴黃苓也
泉水　注祖而舍軷作軙誤　出宿于干箋干言作于誤
思此而長歎此作比誤
北風　莫黑匪烏作黒誤
靜女　注著于左手于作千誤
新臺　注所以潔汙穢汙作汗誤　反離焉作及誤得此
戚施作戚誤戚大斧也借爲憂戚字从戉从尗戉古鉞
字非从戊己之戊
不能仰作仰誤仰从人从卬卬音昂又古仰字非从印
璽之印

鄘風
定之方中　椅桐梓漆作漆誤
蝃蝀　莫之敢指作指誤
干旄　孑孑干旄作子誤孑單也象人無右臂也
載馳　注既盡也作盡誤　閟閉也作閉誤
升丞偏高之丘作升誤說文升字从斗从十升十則斗
今作升非从千也
衛風
碩人　注褧禪也作禪誤　爲其文之太著作大誤　膚
如凝脂作脂誤

氓 三歲食貧作歲誤

有狐 所以育人民也作育誤育从肉不从舟也

木瓜 瓜作爪誤 瑤作瑶誤 玖作玫誤

王風

黍離 中心搖搖作揺誤 箋云作去誤去他骨反出也

育棄字从去

中谷有蓷 室家相棄作弃誤棄从去不从云也

兔爰 羅罹罦罿皆从罒四與罔同作四誤四與目同

葛藟 箋長大而不絕作絶誤

大車 穀則異室作穀誤

丘中有麻 麻作麻誤麻从兩朩朩匹刃反麻片也林匹賣反葩也與山林之林不同

鄭風

將仲子 將作將誤 致作致誤 段作叚誤段从𠂤从殳音徒亂反叚从𡰪从叉音遐又音櫝

大叔于田 兩驂作兩誤 忌作㞍誤忌音記㞍音异

丰 丰作丯誤丯音封丰音害

溱洧 且樂勺藥皆从朩誤

齊風

著 尚之以瓊華乎而作瓊誤瓊从王从𡿪說文瓊赤玉也从玉𡿪聲𡿪營求也从𡿪从人在穴上徐鍇曰人與目隅穴經營而見之朽正切中从目不从且也木瓜詩作瓊

南山 妹作妺誤

魏風

葛屨 要之襋之作襋誤

園有桃 棘棗皆从朿誤

陟岵 陟作陟誤

唐風

椒聊 注一捄之實作林誤

鴇羽 注五穀作穀誤 稻粱作梁誤

秦風

車鄰 阪有漆作漆誤漆从水从木从入从氺古作桼非从夾也 鼓瑟鼓簧作鼔誤

小戎 、鋈續作續誤

黃鳥 可贖作贖誤

無衣 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作刺其君子多子字誤

陳風

東門之枌 穀旦作穀誤 注曰相擇矣曰往矣曰皆作日誤

衡門　衡从角誤　注人君慤愿作㲉誤
防有鵲巢　旨苕作㫖誤
月出　月作月誤月扁旁肉字
檜風
檜作檜誤
曹風
候人　候作候誤　薈兮作薈誤
豳風
豳作豳誤七月注及後並同
七月　月作月誤　業作業誤
春日遲遲紹興注疏建安興國本皆作遲不敢改也
注朝覲作覲誤　肅縮也作縮誤
代柯　注王欲迎周公王作三誤
九罭　罭作罭誤罭从罒與罔同
小雅
鹿鳴　注書曰篚厥玄黃作厥篚玄黃誤興國及建本皆
作篚厥　鼓瑟鼓琴作鼓誤　我有旨酒作㫖誤　致
其樂作致誤
四牡　周道倭遲正義同興國及建本皆作遲請經遲速
之遲皆作遲唯毛詩作遲易豫卦六三遲有悔亦作遲

興國及建本皆作遲案揚雄甘泉賦靈遲迟兮遲音棲
迟音遲漢書高紀遲明劉宛注明遲於事以明爲遲故
曰遲明變其音直利反遲明之遲雖音去聲若注明遲
於事及以明爲遲則皆平聲是漢人遲字作遲今詩承
習既久不敢改也
皇皇者華　注雖得此於忠信之賢人此作比誤
伐木　注以筐曰𥫗作筥誤筐字本作筐从竹从匚从王
匚音方綠筐字係
廟諱嫌名故去匚畫下畫爲字不成非从干也
天保　俾爾戩穀注穀祿也皆作穀誤凡禾穀之穀从㱿
从禾音工木反即無去聲工豆反音穀祿穀養穀善之
穀皆因穀粟以取義其音皆同並與穀楮之穀不同穀
楮之穀从㱿从木不从禾也豳風播厥百穀信南山詩
生我百穀甫田詩注穀畝一鍾爰存新穀治田得穀五
穀成孰庾露積穀禾穀之秭大田詩播厥百穀箋云種
其衆穀𤀢彼洛矣詩箋以成嘉穀鴛鴦詩箋有事乃予
之穀賓之初筵詩注非穀而食曰穀生民詩注百穀嘉
穀四穀穀孰思文詩箋以穀俱來噫嘻詩祈穀百穀載
芟良耜詩中穀字魯頌有駜君子有穀毛注以爲禾穀
已上皆是禾穀穀粟字陳風穀旦于差小雅黃鳥詩不

我肯穀小宛詩式穀似之四月詩曷云能穀小明詩式穀以女甫田詩以穀我士女桑柔詩不胥以穀又曰作爲式穀有駜詩君子有穀箋云穀善也已上皆是穀善字小宛詩自何能穀箋云穀生也小弁詩民莫不穀注穀養也甫田詩以穀我士女箋云穀養也已上皆是穀養字正月詩蔌蔌方有穀箋云穀祿也尚書旣富方穀諸家或訓善或訓祿孟子穀祿不平已上是穀祿字並音工木反从禾傳寫从木者皆誤論語三年學不至於穀孔安國曰穀善也是與禾穀字同當音工木反緣傳寫誤从木陸氏不考其誤誤音工豆反遂使世俗誤以

穀善之穀爲諱字非也今朱氏論語集解訓祿亦音工木反尚書桑穀共生于朝陸音工木反楮也雖从木亦不音公豆反非諱字也

如月之恒作恒誤釋文恒亦作緪同古鄧反沈古恒反弦也二音皆與胡登反不同即非諱字不當迴避亦不當去下畫也今場屋士子恐與胡登反恒字相類乃以常字代之殊不知月恒之恒訓直月弦則明生至半其直如弦下弦則魄生至半亦如弦故謂之弦而字亦作緪者謂弓弦急而直也代以常字全失經旨

采薇 注脃脕之時作脃誤脃七歲反从㔾㔾音子絕反

非从色也 象弭弓末也作末誤

南有嘉魚 注罩罩篧也正義同釋文亦同興國建本作篧玉篇同亦作籗說文籗罩魚者省作篧集韻籗省作篧

南山有臺 立太平之基作立誤凡立字及从立者皆然說文作㐆象人立地上

六月 白旆央央作旆誤旆从㫃从巿㫃於幰反旌旗之斿也巿音韍又音佩古旆字象形非从巾也

采芑 芑作芑誤 路車有奭作奭誤釋文許力反赤也正義作奭亦誤興國建本皆作奭說文奭从大从皕奭

盛也奭从大从䀠奭目衺也舉朱反玉篇同廣韻盡字下奭字或訛作奭集韻奭字或作奭盡字下或作奭皆傳寫訛也蓋皕音逼䀠音瞿从皕者音許力反从䀠者音舉朱反今此詩當作奭恐驚俗姑從興國建本作奭

車攻 注今近滎陽作滎誤

庭燎 夜未艾誤作艾誤艾从艸非从卝也

我行其野 亦祇以異作祇誤

斯干 乃占我夢吉夢維何作夢誤夢从卝卝音寡非从艸也 注裳晝日衣也作晝誤

正月 役之圜土作圓誤興國建本皆作圜周禮作圜

指害其所憎作指誤
十月之交　山冢崒崩作冡誤冢从冂从豕豕音觸冂莫
老反非从冖也冖音覓　注多藏之人作藏誤
小旻　注占繇不中作繇誤
小弁　大子作太誤釋文大音泰注並同今攷此詩十二
處九作大三作太傳寫誤爾
巧言　荏染柔木作荏誤荏从壬癸之壬非从王也壬音
珽凡从壬者皆然　謀大多作太誤
何人斯　注大切作太誤
巷伯　踵狹而舌廣作舌誤舌从干戈之干非从千百之
千

大東　注挹斞也作斢誤斢音拘當从朋反說从丽黃音
絶當从丽反說从明亦猶昏姻字當从氏却从民強昬
矜愍字當从民却从氏六經說舛大氐如此
楚茨　注或齊其肉作肉誤
甫田　注薿薿然而茂盛作茂誤茂从戊己之戊非从戌
也戌音戍斧也即古鉞字　萬壽無疆注萬壽無疆竟
也楚茨萬壽無疆注疆竟界也竟是古境字
大田　注實未堅者曰皁曰作日誤
盛陽氣嬴作嬴誤與本國本作嬴漢書夏月長嬴嬴滿
也
瞻彼洛矣　韎韐有奭作奭誤
桑扈　觹脂作脂誤
鴛鴦　注休休息也作休誤休从人从草木之木虛尤反
休息也休从人从芝朮之朮吁句反與煦同休養也係
廟諱嫌名　摧莝也作坐誤
頍弁　蔦與女蘿作蘿誤
箋且今夕喜樂此酒喜作善誤建本作喜
賓之初筵　注彼醉則已不善作巳誤
無爲人說之也人作入誤

采菽　注芾大古蔽膝之象作太誤
都人士　注蠆螫蟲也作螫誤小毖卒螫同
白華　注茅比於白華爲脆作脆誤
大雅
大明　師大師也作太誤
緜　民之初生作民誤民古作𠤎象形非从弋也
度之薨薨作薨誤
旱麓　注鳶鴟之類作鴟誤
思齊　大姒嗣徽音箋徽美作微誤徽中从𡳿𡳿音微非
从山也

皇矣　注馘獲也作獲誤

生民　恒之秬秠恒之糜芑注恒徧也音古鄧反作恒誤

以歸肇祀注肇始也箋肇郊之神位也並作肈誤

釋之叟叟注釋淅米也箋釋之並作釋誤說文釋从米从睪漬米也釋从釆从睪解也取其分別物也釆音辨此取淅米之義本从米不从釆也

于豆于登注木曰豆瓦曰登登大羹也箋於登者並作登誤登升之登从癶癶音撥豆登之登从肉从又又右手也今作⿰夕又祭字亦从⿰夕又

行葦　注葉初生泥泥作初誤說文初从衣从刀裁衣之初也

旣醉　注天又助女以大福天作夭誤　頍考叔作穎誤

假樂　注民之所以休息作休誤休呼句反

公劉　取厲取鍛注鍛石也石所以爲鍛質也作鍜誤鍛从段段徒亂反非从叚也叚音積

民勞　汔可小休注休定也箋休止息也作休誤

王欲玉女作王誤玉字點在下畫旁者魚欲反金玉之玉也點在中畫旁者音粟又音嗅玉工又朽玉也音粟者亦姓漢有公玉帶

板　喪亂蔑資作蔑誤

蕩　注時人忕於惡作伏誤釋文亦然

抑　注其德必嚴正作德誤德中从横目本作悳非从四也　不知善否否作不誤

桑柔　注犯顏作犯誤

雲漢　注國有凶荒作荒誤荒从巟巟音與荒同非从㐬也㐬音突㐬上从𠫓𠫓音吐突反出也㐬上从存亡之亡

崧高　往近王舅注近巳也箋近辭也聲如彼記之子之記說文作⿺辵丌从丌从辵丌音基辵音綽今作近音記字訛作近不敢改也

韓奕　韓侯顧之注顧之猶顧道義也疏云以君子不妄顧視而言韓侯顧之則於禮當顧故云曲顧道義謂旣受女以出門及升車授綏之時當曲顧以道引其妻之禮義於是之時則有曲顧也本或曲爲回者誤也定本集注皆爲曲字釋文曲顧一本作回顧非也曲今作猶者蓋曲誤爲由由又轉爲猶則不復可以理推矣當改作曲以諸本皆誤未有善本可證姑仍其舊而具正義釋文所辯于此使學者知之

江漢　注諸有德美見記者者作也誤

周頌

維清　注周家得天下之吉祥作吉誤吉凶之吉从士从口非从土也吉上从上音確

天作　注先王謂大王已下作己誤

時邁　注封禪作禅誤俗以音丹者作單音善者作單非也　望秩于山川作秩誤般詩注同

臣工　注珍瑞作琺誤

有瞽　鞞从東作鞞誤　錫作鍚誤鍚从昜音陽又音唐錫从難易之易音錫

雝　注助之以考壽作助誤助从且不从旦也

小毖　肇允彼桃蟲作肇誤商頌肇域同

良耜　注趙刺也作刺誤刺七亦反刺音辣其已治之作已誤　以似以續作續誤

酌　注晦昧也作昧誤

魯頌

駉　注倉祺曰騏作祺誤以車祛祛彊健也皆作祛誤从示者祛逐也从衣者祛袂也

泮水　注言己思樂僖公之脩泮宮作已誤

商頌

烈祖　注女之此所此作北誤

釋文

周南　自下剌上作刺誤後皆然本又作刺刺从夾夾本作夾音棘又音次訛作夾从大从兩入與夾輔之夾不同作刺誤雄雉釋文同

關雎　相應應對之應此謂去聲於證反凡物相應上作下應此感彼應之類是也麟趾序云關雎之應注麟應之時又云麟信而應禮皆音應對之應唯箋云公子信厚與禮相應謂德與禮適相當故獨音膺釋云當也他可類推　摯本亦作鷙皆从執誤上从執持之執非从埶也埶古勢字　樂音洛作洛誤洛音鶴洛澤凍凌也

接余本或作菨荼菨作萎誤

卷耳　枲耳作枲誤枲下从木木匹刃反非草木之木也

石山之戴土作截誤

螽斯　舂黍舂箕作春誤舂下从杵臼之臼不从日也

宜女作宜誤

兔罝　罝作罝誤　菟罟作罟誤

汝墳　被文王之化音皮義反騶虞序天下純被文王之化音皮寄反凡詩中被及之被沾被蒙被之被皆音去聲唯尚書洛誥注天下被寬裕之政音皮寄反又音彼美反合從二音通用

慹如字又作慹今詩作慹是正字也慹草字也建本作
慹尤非
召南
鵲巢　鵠鴶作鵠誤
采蘋　維筐作筺誤
羔羊　絲數也音所具反後不音者同此數目之數音去
聲所具反是也若數筭之數數擇之數數責之數則音
上聲色主反唯漢書數目之數却音上聲數筭數擇數
責之數反音去聲非也　從迹足容反足作只誤
緎于域反反作尺誤

小星　五噣張救反柰漸漸之石詩噣音直角反又音晝
此亦合作兩音　帳張仗反作丈誤
昴音卯又音茅朱氏集傳音矛
騶虞　彼茁側劣反作則誤又側刷反作刷誤
豕生三曰豵作猣誤豕類字不从犬
邶風
燕燕　泣涕他禮反徐音弟誤易萃卦涕音他麗反徐音
體此不應音弟澤陂詩音他弟反小弁詩音替大東詩
音體字義俱同而或音上聲或音去聲或具兩音或訛
音弟同出一手自爲抵捂如此殊不可曉凡六經中涕
字並合作體替二音通用音弟者非
日月　我顧本又作顧作顧誤作顧者已是草字又訛从
辰尤非
終風　肯來如字古協思韻多音棃我思如字蓋來音棃
則思如字來如字則思音顋左傳于思于思弃甲復來
皆兩音也
虺虺虛鬼反誤卷耳詩我馬虺隤虺音呼回反與灰同
音此亦當音灰疑本作虛嵬反傳寫訛山字耳蓋虺本
蛇虺字借爲虺隤字亦借爲喧虺字虺虺雷聲喧虺皃
當作音虺

擊鼓　不我信兮鄭如字相親信也當音新
凱風　棘心居力反俗作棘既曰俗作棘是本文作棘也
今作棘誤唯興國本作棘
谷風　蔓音萬作万誤興國本作萬泉水及二子乘舟詩
遠字音于萬反興國本作萬其後亦皆作万今據興國
本作萬正此三字餘姑存之蓋万本音墨万俟姓也俗
借作草書萬字經典豈應用之
式微　壺關作壷誤
旄丘　丘或作古北字作北誤
簡兮　褎如字亦作褏中从由作褎从𠂤从臼誤

耳聾魯工反魯作曾誤　燀亦作韗作韗誤
闊作闊誤
北門　摧我韓詩作誰音千隹子隹二反隹並作佳誤
新臺　娩紆晩反紆作于誤
鄘風
柏舟　兩髦作兩誤
牆有茨　烝之升反作升誤
君子偕老　步搖作揺誤凡从䍃者皆然後有作䍃者尤
非　髢徒帝反宋蘩詩髢徒帝反又湯帝反劉昌宗吐
歷反髢亦作髯鬄音吐歷反髢字止當從徒帝湯帝二
音　止節作上誤

衛風
干旄　孑孑作子誤
淇奧　諼忘也作志誤
碩人　盼兮敷莧反白黑分也案說文作盻引詩美目盼
兮據義取黑白分作盻誤盻說文胡詣反恨視也孟子
使民盻盻然是也今姑存之不敢改也敷莧反當作鋪
莧反　鮪于軌反作軌誤發發補末反作未誤
氓　蚩蚩尺之反尺作天誤　咎言其九反作力誤之鎡
作鎡誤

竹竿　楫方言云方作万誤
有狐　殺禮又所例反反作也誤　蕃育作盲誤
木瓜　楙木也作茂誤木瓜之木名楙其實則謂之木瓜
故爾雅云楙木瓜也陸氏謂字亦作茂誤矣
王風
兔爰　不樂音岳誤又音洛是　罿罬作罬誤
大車　㙛中苦晃反葛生詩音壙當從二音
鄭風
將仲子　彊忍依字韋旁作刃韋作章誤
大叔于田　鴇依字作鴇从鳥誤
遵大路　寁市坎反作市誤

女曰雞鳴　有爛作爛誤
山有扶蘇　傎倒都老反作老誤墓門傎倒思予謂國家
傎覆傾倒然後思我當音上聲釋文無音亦誤
狡童　餐兮七丹反七作一誤
丰　纁衵作纁誤
揚之水　迋女又居望反反作也誤
出其東門　五爭音爭鬬之爭此平聲側耕反諫爭爭
之爭去聲側孟反
齊風

雞鳴　猶樂音岳誤當音洛下又五教反是

東方未明　顚倒都老反作老誤

載驅　淫播波佐反案書舜典盤庚播字有上去二音合通用

豈弟豈開在反樂也弟如字或音待易也也字作反誤案蔡蕭釋文豈開在反本亦作愷下同樂也後豈弟放此弟如字本亦作悌音同易也後皆放此在字有上去二音開在反則豈字亦有上去二音弟如字是上聲亦作悌音同是去聲去聲當音棣或音待非也青蠅詩愷開在反悌音弟亦當兩音

魏風

伐檀　貉子依字作貈案說文貈似狐善睡从豸舟聲徐鉉曰舟非聲未詳疑古作貈傳寫訛从舟耳

唐風

椒聊　椒字無音周頌載芟詩有椒其馨音子消反徐子料反料有平去二音若作去聲亦略無此音

杕杜　湑私欽反作敘誤

羔裘　豹褎本又作褏作褎誤从衷中禾誤書由作臼也

鴇羽　追迮側百反作測誤

秦風

駟鐵　善射音社誤社字上聲射字去聲當音神夜反

小戎　騂作駵誤凡从丣从卯者今皆作卯丣古酉字丣音昴卯音蹹又古卿字

終南　績䌰賜反信南山音子賜反當通用

晨風　鸇字林已仙反乃與堅同音非也當作之仙反

陳風

東門之枌　于差鄭初佳反佳有兩音音皆又音嘉若作初佳反亦通三音皆有擇擇之義

墓門　訊諫也作諫誤說文諫數諫也从言从朿七賜反諫促也从言从約束之東音速

檜風

素冠　皆解佳賣反作賣誤　長大張丈反丈作文誤

曹風

鳲鳩　伊騏音其騏綦文也作綦誤

下泉　蕢粱作梁誤

豳風

七月　滌場廷歷反作廷誤　條桑他彫反作也彫誤

鴟鴞　撤作撤戟作戟誤

小雅

鹿鳴　鄭作寘作寘誤

四牡　黒驪本作驪夂作字
㲉謹經注作㲉潭本釋文作㲉興國本作殸建本作㲉
據經文建本是
駸駸楚金反誤當作此金反字林七林反說文子林反
玉篇七林子心二切廣韻七林切並無楚金反
常棣　于牆本或作廧作㕓誤
伐木　速之于萬反作千万誤　士舞作土誤
天保　下下俱戶嫁反誤上當音去聲謂謙下也下當音
上聲謂臣下也注下下亦然下臣當音去聲
采薇　時坤本亦作巛作巛誤　弓反末作未誤
出車　使裝側良反誤當作側郎反
卉木許貴反案說文卉百草之總名也許偉切當作二
音通用四月詩百卉同
由庚崇丘由儀此三篇三作二誤
蓼蕭　沖沖一音勑弓反欠一字建本作忡
菁菁者莪　羅蒿建本作蘿
六月　諸夏戶雅反戶作尸誤　徽織作徽誤
摯作摰誤　炰徐甫交反交作久誤建本作九尤非
羨卒又余薦反作徐誤　有奭作奭誤瞻彼洛矣同
車攻　大綏而隹反隹作隹誤　决本作決或作抉同古

穴反穴作大誤或云决古大反決抉古穴反
庭燎　芟末曰刈末作未誤
鶴鳴　榖工木反工作二誤　從木殸聲殸作㲉誤
祈父　亶都但反但作旦誤緜詩板詩音亦作旦誤常棣
十月之交音皆作但建本並作但亶無去聲作旦非也
白駒　毋金作母誤　父母作毋誤
我行其野　亦祇作祇誤何人斯詩祇攪同
斯干　擲丈牛反丈作文誤　煌煌音皇案皇皇者華六
月二篇內煌字皆有平上二音合從通用
正月　訙之作訙誤　不蹐井亦反井作廾誤
雷霆音庭又音挺雲漢詩又音徒佞反常武詩乃止音
定合從三音通用　扤我作杌誤
迅疾音峻雄雉詩奮迅音信又音峻合通用
嘉肴戶交反作尸誤　云友也作支誤
十月之交　剡厲王作剡誤　㚕徐子綏反誤子綏反乃
崔字也　有羡徐箭反公劉詩又音衍合通用
雨無正　是出尺遂反又音毳欠又字
遐音退興國本同潭建本作逷
小旻　跬步反缺氏反誤當作缺蘂反蓋缺氏反乃起字
也跬與蘂皆唇音氏與起皆齒音

小菀　埸丈良反作大誤
小弁　涕音替大東音體合通用
巧言　無拳又己袁反誤當作起袁反
骭戶諫反案說文骭古案切骹也此音是
何人斯　啫我作言誤
四月　怢作怏誤　赤楝作棟誤
無將大車　疧作秖誤
小明　若祜又作佑佑作估誤
楚茨　勿替天帝反天帝二字豈可用作反切如廣韻他
計切可也

甫田　無竟如字誤楚茨音境是
大田　童粱作梁誤　氣贏作嬴誤
炎火于沾反于作十誤
桑扈　之翰幹也作幹同誤
鴛鴦　秣音末作木誤　綏之音土果反作士果誤
青蠅　藩也方元反作方九誤
賓之初筵　號呼火故反火作大誤
魚藻　悛心又七旬反反作也誤
黻作黻誤黻从黹从犮音弗非从犬也
絺衣知里反作如里誤又雉知反亦誤案尚書益稷篇

絺繡音陟里反與知里反同又勑私勑其二反當從尚
書音雉知反乃遲字也　檻泉戶黯反作尸誤
都人士　螫作螫誤
采綠　于狩式救反作尺救誤鄭風叔于田狩守又反
白華　㯃尺醫反尺作尸誤潭本作只亦誤
姣大古卯反作妖誤　下云本又作妖妖音於驕反今
作本又作妖一音於驕反亦誤
懆懆七感反說文七到反云愁不申也亦作慘慘作懆
者當音七到反作慘者當音七感反蓋槩諧七到聲參
諧七感聲陸氏不審也

禿作秃誤說文秃从禾从儿儿古人字非从几也
苕之華　芸作芸誤芸从云非从去也去他骨反
大雅
大明　俔字下說文云譬喻也今考說文譬諭也作譽誤
保右音祐助也作助誤
煌煌音皇明也斯干音同六月音皇又音晃合通用
緜　蜃市軫反器名案禮記月令孟冬之月雉入大水化
爲蜃音常忍反大蛤周禮鼈人蜃音上軫反大蛤也干
云鮐類廣韻上聲軫字韻內蜃時忍切大蛤去聲震字
韻內蜃時刃切蛟蜃時刃切係

廟諱嫌名上聲不當迴避
柞子洛反櫟也采菽詩維柞子洛反又音昨木名合通
用
旱麓　旱戸但反作旦誤潭建本皆作但旱字無去聲
皇矣　栭栗作粟誤　斯拔蒲貝反緜詩同又音蒲蓋反
誕但旦反大也邶風旄丘何誕大雅生民誕彌誕寘並
無音說文徒旱切廣韻同今作但旦反是去聲合有兩
音　鉤援鉤古候反又古侯反援音袁鉤有兩音援亦
合有兩音去聲音媛鉤去聲古候切係
廟諱嫌名平聲不當迴避　佹也九委反作元委誤
生民　實褎余秀反作徐秀誤建本作余徐秀反是衣褎
字與袖同　恆之古鄧反作恒誤下云又作亘从二从
舟作亘誤亘古宣字从二从回今作亘糜作糜誤中从
林非从秝也
𡽇波我反大東詩𡽇揚音同又補佐反合通用
毇糲米作毀誤上从杵臼之臼非从日也
取羝都禮反牡羊也字亦作羝今詩正文作羝是作羝
非羊類字不當从牛易大壯羝音低合作兩音通用
行葦　醓他感反肉醬也鄭注儀禮云醓海也海字誤潭
建本皆作汁興國本作醓案儀禮第八聘禮云其南醓

醓屈鄭注云醓醓汁也是解醓乃醓之汁也監本誤合
醓汁二字爲海字諸本亦各漏一字故不可曉也
期音其百年曰期頤誤曲禮自人生十年曰幼至百年
曰期皆以一字爲目其下字乃事與義蓋人生以百年
爲期故百歲曰期至此則唯頤養之而已不可勞也舜
曰耄期倦于勤耄謂八十九十期謂百年也
公劉　爲羨音賤又音衍衍有上去二音周禮地官獨音
賤亦合有衍音延戰反
校其音教作校誤考校之校从手不从木潭本作校
泂酌　弭該彌耳反止也作止名誤
棪度待洛反作符洛誤
桑柔　巳譖作己誤　善詈力智反作太智誤
烝民　夷又作肥作胣誤
韓奕　鞹又作鞃王同欠作字王同謂王肅本與此同作
三同誤興國本作王同
江漢　肇音兆亦作肈　暴掠音亮說文又離灼切合作
兩音　憚之徒旦反欠反字　如霆音庭雲漢詩有三
音合通用　鋈又子沃反作泼誤
周頌
清廟　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宮作官誤

維清　肇禋亦作肈諸本多作肇說文作肇
天作　巛以作巛誤
執競　喤喤華彭反徐音皇又音宏斯干詩喤喤華彭反
又呼彭反有聲詩華盲反又音橫又音皇合參用
思文　此疆爾界正文作疆潭本釋文作彊與國建本並
同唯監本作彊誤
噫嘻　有徑古定反作占定誤
振鷺　鷺一名舂鉏作春誤
有瞽　圉魚呂反作魚古誤　賣餳作錫誤
有客　餞音賤崧高詩餞有四音合通用
敬之　仔肩此二字共訓此作比誤

絲衣　弇古奄字作古奄反誤
譁音花尚書費誓譁音戶瓜反泮水讙譁同
魯頌
有駜　咽本又作鼝同作鼘誤
泮水　伊祜作祜誤祜从示無从衣者
閟宮　楅衡音福以楅以音逼案正文夏而楅衡毛注楅
衡設牛角以楅之也釋文分作兩音是稱楅衡之木則
音福以此木楅約牛角則音逼也及攷周禮地官之屬
封人設其楅衡鄭司農云楅衡所以楅持牛也若如詩
音則楅持之楅合音逼然釋文乃皆音福至鄉師楅中
音福又音逼用雖不同其爲楅約之義則一合作兩音
通用
商頌
玄鳥　㩜負作負誤負荷之負从側人从貝音婦俗作負
負本作員从口从貝口音圍俗作負音圓
殷武　多辟王音僻王作三誤
音辯
葛覃　日長丁丈反當從衛風雄雉詩長幼張丈反爲正
音後倣此

甘棠　蔽徐方四反又方計反方皆當作邦
所憩徐詩罽反當作去罽反
行露　夜莫忙故反此忙字是下又亡博反亦當作忙蓋
亡博反乃縛字也後多類此
邶柏舟　邶字林方代反當作旁代反
綠衣　于野協韻羊汝反當作常汝反蓋野古墅字也
谷風　匍音蒲又音符匍字無符音
君子偕老　摘丁革反當作張革反
中谷有蓷　仳字父几反當作步几反又扶罪反當作蒲
罪反

兔罝 罝郭徐姜雪姜宂二反姜皆當作章
大叔于田 中節竹仲反是後作丁仲反者吴音也
丰 之大音泰舊勑賀反行露詩大多舊音吐賀反是
揚之水 襮方沃反當作旁沃反
小戎 縢直登反當作迪登反東山音徒登反是
七月 條桑沈暢遙反當作湯遙反蓋暢遙反乃起字也
穹室徐得悉反當作陟悉反
采薇 彆方血反當作滂血反
六月 瑲瑲又七羗反當作叱羗此必叱字誤作七
車攻 䩉方爾反當作旁爾反蓋方爾反乃匪字也

小弁 淠字計反當作鋪計反桼菽淠淠字同
何人斯 飄風沈又方消反當作必消反
大東 簸徐又府佐反當作補佐反
賓之初筵 大怠徐勑反當作逖佐反雲漢詩內他佐反
是
角弓 瀌瀌符嬌反徐符彪反符皆當作逋
旱麓 豈弟弟徒禮反一音待誤當作棣
生民 不副孚逼反當作鋪逼反閟宮不副同
秠孚鄙反又孚悲反孚皆當作鋪
軷字林父末反當作步末反

蕩 掊克徐又甫垢反當作浦垢反莊子掊擊音與剖同
漫亡諫反一音亡半反亡皆當作忙後倣此
韓奕 炰鄭薄交反徐甫九反案甫九反乃缶字也蓋交
字誤作九耳當作浦交反六月詩釋文作甫久反蓋交
訛爲久久轉爲九也
天作 訂沈又直丁反當作迪丁反陸音待頂反說文他
徑反平議也玉篇他丁唐頂二切廣韻丁定切
執競 反反沈符板反當作蒲板反
振鷺 斁徐勑古反當作逖古反
有瞽 編史記甫連反當作補連反

載芟 嗿勑感反當作逖感反
駉 伾伾敷悲反當作鋪悲反下云字林父之反音丕既
音丕當作普之反

六經正誤卷第三

六經正誤卷第四

禮記正誤　柯山毛居正校勘

曲禮上

很毋求勝注很鬩也詩云兄弟鬩于牆作閱誤

立如齊注齊謂祭祀時祭作察誤　撙猶趨也作樽誤

堂下布武注武謂每移足各自成迹不相躡注武字當作布蓋上句注已云武迹也此注釋布字義不當又云武

叱狗作叱誤叱从七不从匕匕音化

毋淫視注淫視睇眄也眄作盻誤釋文作眄莫遍反建本注文作眄音同案說文盻胡計切恨視也

獻甲者執胄作胄誤甲胄之胄从由从目裔胄之胄从由从月後皆然釋文同古文甲胄下从月裔胄下从肉

五十不致毀注五十始衰五作三誤

生與來日注生數來日來作未誤又注三日成服日作月誤

君知所以爲尸者則自下之注國君或時幼少君作尹誤

二名不徧諱徧作偏誤注徧謂二名不一一諱也作一名不二諱誤偏本作徧與遍同注徧謂二名不一一諱也正義曰不徧諱者謂兩字作名不一一諱之也此義謂二字爲名同用則諱之若兩字各隨處用之不於彼於此一一皆諱之所謂不徧諱也案舊杭本柳文載柳宗元新除監察御史以祖名察躬入狀奏奉勑新除監察御史柳宗元祖名察躬准禮二名不遍諱不合辭遜據此作遍字是舊禮作徧字明矣今本作偏非也若謂二字不獨諱一字亦通但與鄭康成所注文意不合可見傳寫之誤然仍習既久不敢改也

命車右就車注車右勇力之士力作刀誤

入未至而下車未作末誤

入里必式注不誣十室室作宣誤

策彗卹勿搔摩也卹作郵誤

曲禮下

其有藉者則裼注見美又曰加束帛而裼經文作裼裼禪裘不襲也从衣从移易之易注文皆誤作禓从示从昜音裼音傷祭名从示从昜示古祇字昜古暘字

嗣子某注亦辟其君之子亦作赤誤

國滅君死之正也君作尹誤　君敎令令作今誤

余予古今字予作子誤

士蹌蹌注聘禮衆介北面蹌焉蹌作鏘誤與國軍本作蹌案儀禮第八聘禮篇曰衆介北面蹌焉蹌步趨齊肅貌鏘乃鏗鏘金石聲

檀弓上
伋則安能注自予不能及予作子誤　白屨無絇作絢誤
孔子弟子名柴作孔子誤　不應法制法作沄誤
子卿者作子誤　梁木其壞乎作壞誤
兼用三王之禮王作正誤　綢旌之杠素錦綢杠作杜誤
畫褚之四角作褚誤　多矣乎予出祖者予作子誤
幼名作幼誤幼从力不从刀釋文少儀長幼同
二夫人相爲服注時有此二人同居死相爲服者相爲服
三字作相烏氏誤　好人提提好作如誤
陵躐也作躐誤　止立俟事時也立作土誤

怠惰也惰作情誤　紋紟衾冒紟作紒冒作冐誤冒从曰
曰古文冒字下从目非从月也月音冈
買棺外內易買作貰誤　爲人褻之作褻誤褻从衣中埶
埶古埶字非从㮏執之執　祖而讀賵作袒誤
尼父因其字以爲之謚其作且誤
檀弓下
言在喪代之際代作伐誤　獳犐也作犐誤
歠粥也作粥誤粥字从两弓象氣之形非从弜也弜音强
粥字从弜　祭告於其祖之廟告作吉誤吉音確
及墓作反誤　爾專之注專猶司也司作同誤建本作司

毀不危身注謂悴憔作惟誤
王制
士薦牲士作上誤　關譏而不征注周禮國凶荒則無門
關之征猶譏也作無門關之征征猶譏也多一征字誤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注使其材埶堪地氣也埶
作執誤　冬夏教以詩書注互言之互作亙誤
月令
孟春犧牲毋用牝作犧牲毋牝欠用字釋文用牝有用字
建本有用字　孟夏其音徵作徵誤　毋害五穀作穀
誤　中央土其祀中霤誤注疏作霤誤注疏及興國本

建本潭本釋文並作霤　孟冬注占兆龜之繇文也作
繇誤
季冬歲且更始且作旦誤
曾子問
君大夫士一節也作君大夫主節誤
文王世子
無迎尸以下之事尸作戶誤　大昕注早昧爽昧作昧誤
禮運
蕢桴而土鼓注蕢讀爲凷作由誤
凷塩也作田誤凷古塊字亦謂之塩凷从土从凵凵音坎

禮器

三百三千皆由誠也由作猶誤

郊特牲

告備于王于作干誤　夫或爲傅作傳誤

內則

后王命冢宰作家誤軍字从勹勹音包冢字从冖冖音莫老反　旣食恒餕注末有原也末作未誤

服用其次也注當以善者與宗子也與作爲誤

憲謂藿葉切也作荼誤唐人諱世字凡从世者皆作云

三牲用藙注爾雅謂之榝作擬誤榝音殺似椒而大字从木擸音屑擸掇也字从手　野物自相和自作目誤

男角女羈注夾囟曰角午達曰羈囟作凶午作牛皆誤

玉藻

不特殺也作持誤　弗有盥矣作盥中从木誤

稼或作稅或作惑誤　齊則綪結佩而爵韠注爵韠者韠皆作韠誤　爲君之荅己也作巳誤

疏數自若自作目誤　頤或爲霤作遺誤

明堂位

楹謂之柱作枉誤

少儀

尊長所之或卑褻作褻誤褻从衣中埶不从蓺下衣也

刀卻刃授穎注穎鐶也穎作頴誤穎音郢頴音炯釋文作頴一云穎當作頴

樂記

比於慢矣比猶同也作司誤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注無此本於內則不能爲樂也此作比誤

聞讙囂則人意動作囂作嚚誤

發揚蹈厲之已蚤作蚤誤蚤从叉叉古爪字不从又也

冕而揔干注冕而揔干作冕誤冕音鶩與寃同冕上从冃冃音冒

雜記上

某甫且字也且作旦誤　載所包遣作遺誤

如三年之喪則旣穎作頴誤

雜記下

側階作偕誤

喪大記

角以爲斞作斛誤　大夫士猶小歛也缺也字

寢苫枕凷作甴誤凷从土不从士也

祭法

冥契六世之孫也作契誤契从刀不从刃

祭義

如居父母前作毋誤父母之毋中从兩點毋音無

天子袒而割牲作祖誤奔喪篇不言袒或袒可問喪篇婦人不宜袒射義篇勝者袒決喪服四制篇傴者不袒並作祖誤　設同几注亦不特几也作持誤

仲尼燕居

清廟頌文王之德王作壬誤　崇德所以實行也王制曰樂正崇四術崇並作崇誤　變其窮與作變誤變从㷠从夂不从攴也

孔子閒居

志謂恩意也志作忘誤

坊記

示民不淫也作淫誤淫从水从爪从壬音挺非壬癸之壬

自貳謂若鄭叔段者也段作叚誤叚音斝

采其葉而可食葉作菜誤

中庸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作本誤本音滔大學知本本末同

後世有述焉作述誤述从朮之朮非从木也後子述善述同　天地至大天作大誤

聖人盡兼行作聖誤聖字下从壬壬音挺正也非从壬癸之壬　譬如行遠必自邇譬作辟誤譬从辟从言非从辟从辛也　殷之胄與胄作賢誤

武王末受命注末猶老也末皆作未誤

天子諸侯天作大誤　久則徵徵則悠遠作徵誤

衣錦尚絅注襌爲絅作褌誤襌从衣音丹禪从示音擅又音蟬　無惡於志作志誤志本作恚从之从心心之所之謂之志今作志非从士也

表記

再三瀆瀆則不告作凟誤　瀆之言褻也作褻之誤

此其言舍之何此作比誤　令其心放蕩令作今誤

大言入則望大利作望誤　小言可以立小事立作工誤

緇衣

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注孫順也作民有遜誤

王言如絲作絲誤絲从兩糸糸音覓細絲也微也幺也兩糸爲絲非从系也系音曳繼也繫也

不諐于儀作僁誤諐从侃从言侃下从川非从巛也巛本坤字

問喪

鄰里爲之糜粥粥作粥誤　秃者不免作禿誤喪服四制篇秃者不髮同秃下从儿儿音人非从几也

差之宜也作冝誤

間傳

喪不食醯作醯誤　黑經白緯曰纖經作經誤

深衣

袼之高下作袼誤　或低若仰作低誤

鍛濯灰治作鍛誤

儒行

袪尺二寸作袪誤袪袂也从衣祛逐去也从示

儒有忠信以為甲冑作胄誤釋文同

干櫓小盾大盾干作千誤

大學

毋自欺也作母誤

射義

旄期稱道不亂注八十九十曰旄百年曰期多一頤字釋文亦然蓋曲禮自十年曰幼至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百年曰期皆以一字為目自學至頤皆言作用奉養之義非名百歲為期頤也詳見毛詩正訛

各射己之鵠作各己之鵠欠射字

釋文

曲禮上

毋不敬作敬誤敬从苟从文苟音棘自急束也上从𦍌非从艸苟音狗草也上从艸　士丐作丏誤

禱丁老反祭法有二音一音丁報反合通用

眄作盻誤潭本及諸本皆作眄　壐本又作齊今作本又作壐誤　苞徐胡勿反勿作切誤　券要作券誤券从刀非从力从力者古勸字　效馬注呈見也作呈誤

儒行不程音呈亦誤作呈　筮市制反制作志誤

五巂作巂誤注云本亦作巂亦誤又曰車輪轉一周為巂亦誤蓋巂音惠圭反从屮从隹从冏屮音撤隹音追冏音詠巂音髓越巂蜀郡名从山从巂巂音徂兖反此非陸氏之誤傳寫訛耳觀其注云本亦作巂是上本作巂也亦作巂恐是作嶲

曲禮下

䞉紘徐胡勿反勿作切誤檀弓上梁紘音亦然

於滌注養牲宮也潭本作宮建本亦作宮唯興國軍本作養牲官未詳孰是

曰漬辭賜反毛詩秦風信南山音子賜反合通用

榛字林云仕巾反木叢生也作木叢也欠生字誤

檀弓上

叔向香亮反叔向羊舌肸案左傳宣公十五年釋文叔向

香丈反此是上聲與響同據其名盻字向名字相配合
從上聲既有二音亦宜通用
硰𩓾注硰𩓾觸地無容作𣂏觸地無容欠頟字建本作先
觸地無容
涕音體後遇於一哀而出涕音體後垂涕洟音他計反同
在一篇字同義同乃作二音合從通用
忌日不樂如字又音岳案樂字从丝从白从木絲與木八
音之物白者樂聲明皦之義是本爲禮樂字借爲哀樂
字則音岳乃如字也又音洛乃假借字今以哀樂之樂
爲如字誤　四周於冡作㝏誤　饘注周謂之饘宋衞
謂之饘餥餈即饘字內則之然反又之善反
度長短曰長曰作日誤　厭於甲反作于甲誤于甲反
乃狎字也　樂樂其所自生並音岳誤又下音洛是孟
子曰樂之實樂斯二者是下字當音洛也
蓋祔音父檀弓下祔音附後並音附此音父誤案說文祔
後死者合食於大祖从示付聲符遇切無上聲音
推柩昌隹反又吐回反案經文推柩而反之謂推載柩之
車迴當音吐回反不當音昌隹反隹又誤作佳尤非
廢適注下文及注同文作丈誤　向戍作戌誤戍音恕也
戍之戍从人荷戈戌音恤从戊从一戌亥之戌也今既

音恤不當作戍
帷堂意悲反當作洧悲反案說文在旁曰帷洧悲反廣韻
同集韻于龜切在旁曰帷一曰圍也所以自圍障玉篇
于眉反幕也障也並無它音若作意悲反乃與噫字同
音非也　惡乎音烏注同注作汪誤
衣以于既反誤當作於既反檀弓下衣音於既反王制衣
甲月令衣青並音於既反此蓋傳寫誤耳若作于既反
乃與異字同音非也
檀弓下
倚其于綺反案曲禮下臣佩倚音於綺反此倚字與曲禮
倚字同義不當作于綺反于綺反乃陭字也
曰噫于其反誤後音於其反是
償徐音尚案償字本音常此當先具正音曾子問償字同
𧆞七南反誤祭義篇內𧆞字音才南反是
王制
屏之必政反後屏之遠方音必郢反當作兩音
㕓常忍反字書有上去二音去聲係
廟諱嫌名月令㕓字同上聲不當迴避
月令
博穀作穀誤　權概古代切代作大誤

母無上音牟又如字如字者讀如父母之母平聲則音牟

今作毋誤　大陽音泰作太陽誤

蟬始市志反當作申志反申字訛作市桃始華桐始華水

始涸霜始降水始冰地始凍芸始生鶡始巢義與此同

皆當音試　貉依字作貈當作貊

章識申志反申作由誤潭建興國本並作申

與稟直吏反當依說文作直例反廣韻同

緣文直又反作綠誤　秫稻作秫从木誤

鎡錤下音基基作其誤興國建本皆作基

曾子問

椹其又反少儀音甚則當從其又反當作兩音通用于椹

于椹古郎反作㮰誤　綖紘古郎反作綖誤凡从亢者中

从日月與舟同从亘古郎反亘中从冂今作冂亘皆誤

粊音祕粊誤注作费粊與閩建本釋文並作費說文粊惡

米也从南北之北从米尚書費誓亦無粊字疑是伏生

尚書字若作粊當从比說文从北亦誤

文王世子

播詩波我反尚書有二音又波佐反

逑近閒徐古辦反辨作辦誤潭建本並作辨

承舍下胡暗反暗作諳誤諳本並作暗

大昕注旦明日將出也旦作且誤

桴音浮鼓槌案說文桴附柔切棟名枹甫無切擊鼓杖廣

韻枹音浮鼓槌也桴音浮又音孚屋棟集韻同漢書枹

鼓音孚此桴字當作兩音

掬九六反本亦作臼音蒲侯反案說文臼居玉切又手也

玉篇居六切兩手捧物曰臼即古掬字音蒲侯反誤蒲

侯反乃裒字也

所樂音岳又音洛又五孝反當音洛又五孝反祭義所

樂音同　妖孽又作祅說文云衣服歌謠草木之怪謂

之祅二祅字並作袄誤

禮器

錯作七路反本又作措又作厝本作大厝作昔皆誤溫藉

字夜反作子夜誤內則音字夜反

郊特牲

猫字又作貓音苗案猫貓皆有二音又莫交反

羨也才箭反又辭見反二反實一音耳案毛詩公劉音賤

又音衍當作兩音

茆音卯又力首反若力首反則字當作茆蒲茆字从丣丣

古酉字

不琢依注爲丈轉反丈作文誤禮器琢字注亦誤作文

殷㝵作㝵誤上从曰曰音冒不从日也

內則

醎盥音管少儀又音古亂反當作兩音

涕本又作洟同吐細反案檀弓垂涕洟涕音他計反又音

體洟音夷自目曰涕自鼻曰洟涕與洟是兩物兩字兩

音今同吐細反非也

和漬似賜反毛詩信南山音子賜反合通用

障也音章案鄭有二音又音陟亮反

聶也本又作攝又作牒皆之涉反下同案玉篇牒治輒切

薄切肉也少儀篇牒直輒反與玉篇同此音之涉反誤

異粻知良反糧也字林丈量反作丈量也誤興國本作丈

量反潭建本作字林云量也亦誤蓋粻者糧也指所食

米糧乾餱之物也音張則知良反音長則丈量反非訓

量也臨川本釋文無字林丈量反五字是

以洒徐西禮反作西見誤

爲酏讀爲餰之然反又善反注餰同同作反誤

玉藻

䏢也音胃案經注文作胃釋文作䏢非也蓋胃本从囟从

肉今省作胃月偏旁肉字下巳从月又加月於旁此俗

人妄加耳非本文也

羔幦音覓徐苦狄反案少儀諸幦徐音覓彼既音覓不應

於此音苦狄反苦狄反乃隙字當作莫狄反

敢飧作㱚誤夕食曰飧故从夕从食非从歹也歹音枿雜

記吾飧同

組綬音受受字上聲案玉篇綬組也紱也時帚切又音售

合作兩音

分陝失冉反作陜誤案說文分陝之陝从𨸏从夾夾从兩

入音閃陜地名弘農陝縣是也陜音峽與陿同从𨸏从

夾夾音甲从兩人从古兩字也从古從字也

喪服小記

視濯丈角反作大角誤雜記視濯同　毋爲長子作母誤

氾配作氾誤氾濫之氾从巳巳胡感反非戊己之己也

少儀

頻伸本又作嚬嚬作頻誤

伺人音司當又音笥廣韻有兩音今韻略有去聲

可卒七忽反作才忽誤　皐皇徐于況反作于沉誤

頴警枕也諸本皆作頻

犂之本又作離同力兮反又力知反作知力反誤建本作

力知反

有湆湇本作湇湇肉汁也从泣聲也从肉義也非从聲音

之音也
聶而之涉反言牒直輒反案內則聶與牒皆音之涉反此
兩字作兩音據玉篇皆當作直輒反

學記

蜉音孚內則音浮喪大記亦音浮此蓋音浮誤作孚不然
當作兩音　撓乃孝反乃作力誤與國本作乃

樂記

上下時掌反後上下亦音時掌反唯音上字不音下字蓋
上音時掌反則下當音暇此上下是登降之義上音尚
則下音戶雅反此上下是高卑之義指上下定體也他
倣此　雷霆音廷又音挺毛詩又音定合通用
應感於甑反此即應對之應
噍子遙反篇首噍以殺有二音又在堯反合通用
狡憤作拔誤　以飭作飾誤飭从人从力非从方也
不殈呼闃反作関誤中从狊狊音鶪非从香臭之臭也
鎗七羊反又土衡反土作士誤後鎗字七羊反又吐衡反
徐勑庚反周禮大司樂音初耕反此音是也與勑庚反
同吐衡反誤當作楚衡反
巳蚤作戊己之己誤
以飾音式又音勑誤音勑則字當作飭飭脩整飾文飾也

能斷丁亂反下及注同下作丁誤

雜記上

袞衣本又作褒依毛反後皆同案經作褒當音保毛反若
作袞則當音蒲侯反
間如字注同徐古莧反一解云鄭合見間二字共爲覸字
音古辯反案祭義覸字音間廁之間廣韻覸古莧切字
書並同則覸當音古辨反作辯誤
曰其究反說文其九切當作兩音
執引以刃反一音餘刃反餘刃與以刃反同當作餘忍反
蓋引字本有上去二音去聲係
廟諱嫌名上聲不當迴避

雜記下

少連大連少詩召反大當音泰
自關劉昌宗音暉作䐅誤　純以徐反移反反作力誤

喪大記

北牖依注音酉舊音容案下文爲墉音容則舊音容者乃
墉字音也誤寫在牖字下不然則舊本作北墉耳郊特
牲北墉音容北牖音酉是也
左轂工木反作二木誤　而去起呂反作報呂反誤
扱初洽反作扳誤扳音攀　之卷起權反作摧誤

南鄉許諒反諒作諫誤　人爲于僞反于作示誤
則去起呂反呂作吕誤下去死音同
爲夫人于僞反下及注妾爲君爲人得並同夫作未于作
示並作二皆誤　濡奴亂反奴作双誤
札側八反八作入誤　管人注掌館舍之人也館作飾誤
紛去逆反去作云誤　杯杅音于杅作杆于作干誤
布絞戸交反戸作元誤
不倒丁老反老作老誤此經文謂祭服不可顚倒是去聲
丁耄反不當上聲丁老反
不紐女九反舊丙愼反字从糸从刃从一紐作紐而作布

誤　湊七豆反作溱誤
祭法
昊亦作皡皡作皥誤　鄗鴻音章鄗有二音又音征亮反
祭義
敎也五報反作敹誤　仞音刃七尺曰仞作七尺曰刃誤
祭統
貴髀必氏反又必履反二反一音耳深衣一音步啓反合
通用　煇依注作韗況万反作況力誤万當作萬
哀公問
惷愚又湯邦反誤當作勑邦反案說文丑江切集韻抽江
切表記春𦬇音湯江反亦當作勑江反
仲尼燕居
振鷺音路路作各誤
風霆音廷樂記有兩音毛詩有三音合通用
中庸
罕也作罕誤　費而本又作拂同扶弗反猶佹也徐音弗
注同四先生解朱文公章句音義皆爲費用之費
以下上時掌反下當音暇
一卷又羌權反𦬇羌阮反羌作羌誤羌从羊从儿儿古人
字非从几也　一勺徐市若反徐作余誤勺又音酌

緇衣
葛覃作蕈誤經作覃建本及興國本同釋文亦作覃唯監
本及潭本釋文作蕈蕈今作菌蕈字
合踴建本作踊
問喪
耶巾似嗟反亦作邪建本邪巾亦作耶　塊土也作士誤
斷決丁段反段作叚誤叚音斝　𥘃音督作督誤
儒行
面數所具反又色主反凡六經中數目之數三數之數多
音上聲數責之數數筭之數多音去聲史漢中數目三

數則音去聲數責數筭則音上聲今四方語音與史漢
音合恐當從之

大學

有絜音結當音襭莊子絜之百圍謂周圍而量之也賈誼
過秦論度長絜大謂比量小大也皆音襭朱文公大學
章句依此音所謂絜矩之道者矩正方之器也絜方方
比量也方方皆合乃爲正方已之於人上下左右前後
皆揆量其情理而無不合者絜矩之道也

逆諸北孟反又逼諍反諍音爭鬭之爭案諍字本去聲今
音爭鬭之爭是平聲要當作逼耕反

冠義

以著張慮反張作帳誤　醮於子笑反子作七誤

昏義

昏者一本作婚禮者婚禮用昏故經典多止作昏字昏作
昬誤婚字亦誤作昬遂使此注文更不可曉

巹注字林以此巹爲瞀身有所承此作比誤

喪服四制

事辨本又同作辦同皮莧反辦作辯誤

音辯

曲禮上　辯訟徐方勉反方當作旁

鹿牝徐扶盡反扶當作蒲檀弓上牝徐扶夷反曾子問
腑扶忍反禮運炮扶交反祓扶義反郊特牲便扶面反
玉藻辨色扶免反不辟扶亦反投壺偝扶代反喪服四
制培扶來反並同　而傳沈丁戀反丁當作征下長字
丁長反曲禮下輟朝丁劣反檀弓上中馬丁仲反同後
倣此　八十九十曰旄亡報反亡當作忙唯惛忘亡亮
反是曲禮下及月令玄冥亡丁反又當作忙後倣此推
之　袂武世反武當作母玉藻玟武巾反樂記獮武移
反同後倣此

曲禮下　蔍一音扶苗反扶當作逋下皇辟徐扶亦反同

句芒下音亡當音茫月令同是入呼亡爲茫不知正音
亡與房同也　於滌直的反直當作敵檀弓上之調直
弔反玉藻翟直曆反中庸置直吊反同

檀弓上　大高一音勑佐反勑當作遨　封徐甫鄧反甫
當作補祭義比時甫至反緇衣嬖甫詣反同

稗房益反房當作旁郊特牲敝徐房列反同

月令　遊牝徐扶死反扶當作蒲曲禮牝陸音蒲盡反是

曾子問　賓長知丈反此音是蓋正音知與支同長與掌
同前後作丁丈反者皆吳音也

禮運　辟於徐芳益反芳當作旁

玉藻　非僻徐芳益反芳當作雱

大傳　紕繆上徐孚夷反又方齊反孚當作鋪方當作雱

學記　悖布內反布當作步

樂記　綴知劣反此音是前後作丁劣反者皆吳音也

喪大記　纁披徐甫髲反甫當作浦

表記　庇民徐方至反方當作邦

六經正誤卷第四

六經正誤卷第五

周禮正誤

柯山毛居正校勘

天官

冢宰　冢作冢誤冢从冖从豕冖音莫老反重覆也豕救玉反後皆然

腊人　注腊之言夕也鈇之言也三字

醢人　注豆不盡于醢于作千誤

掌舍　作舍誤舍从入从千从口口音圍後掌舍之職同餘倣此

司會　作會誤會中从回回音怱後同

職歲　作歲誤後同

閽人　作閽誤中从昏不从昬也興國本作閽後同

典枲　作枲誤枲从朩朩匹刃反麻片也不从草木之木後同

大宰之職　注祭義曰祭作祭誤　三農生九穀作穀誤　注卜懷公之生生作主誤　九兩作兩誤後皆然注疾病相扶持扶字下欠持字下諸處本皆有持字　眂滌濯作眡誤案說文眂从目从氏聲無眡字王篇誤以眡為古視字以眂字音支今周禮亦誤書眂為眡不敢改也贊王几玉爵注王几玉爵王作玉几作凡皆誤王音

粟凡晉帆　賛王命注在祀與戎戎作成誤
小宰之職　聽師田以簡稽作稽誤　注稱責謂貸子作
子誤　傅別謂券下書也聽訟責者以券書決之券作
劵下从力誤下今之券書作劵亦誤　與其陳數注三
牲牛羊豕豕作彖誤　凡邦之弔事注葬而賵贈作賵
贈誤
膳夫　注醴醯醫酏醫作臂誤
甸師　注刑于隱者于作干誤
腊人　注膴脋皆有大者此據肉之所擬祭者也又引有
司中欠者此至又引十二字　胖宜爲腒宜作宜誤

獸醫　且强陽氣也且作旦誤
酒正　共后之致飲于賓客之禮作致誤下致酒致飲皆
作致誤致从夂不从攵也夂音楚危反從後至也攵音
普卜反擊也　醫酏糟注與王同體屈也王作三誤
酒正奉之注獻酬多少少作小誤
小宰聽之注曰言其計於酒正計作許誤
漿人　注涼今寒粥作粥誤　稍禮非飧饔之禮作飱誤
飲禮用柶柶作栖誤
鹽人　齍鹽以待戒令注齍蕭盥湅治之齍作齎誤
宮人　宮作宮誤宮中也从宀从呂宀音緜深屋也呂古

脊字象背脊骨之形呂在身之中宮者室之中故从宀
从呂呂又爲律呂字宮五音之中聲律中黃鍾其配大
呂故从呂也　注沐浴所以自絜清自作目誤
掌舍　設梐枑注梐榱梐也榱作榱誤
玉府　玉作王誤後同王魚欲反寶玉也點在下畫旁玉
須欲反朽玉又玉工也點在中畫旁
司書　注録其餘幣幣作弊誤
司裘　注中秋鳥獸毨毨釋文毨音毛案尚書仲秋鳥獸
毛毨仲冬鳥獸氄毛釋文毨先典反說文云仲秋鳥獸
毛盛可選取以爲器用也氄如勇反徐而充反馬云溫

柔貌說文毨字下注仲秋鳥獸毛盛可選取以爲器用
从毛先聲穌典切此毨字音義也其上毪字注毛盛也
从毛隼聲虞書曰鳥獸毪髦而尹切又人勇切是毪與
氄音義同也玉篇毪而勇而允二切衆也聚也其下氄
字注云同上是毪即氄字也廣韻毪而隴切鳥細毛也
亦作氄集韻毪乳勇切注引說文義又云或作氄氄諸
家字書毛字並無作毪者毪字亦無音毛者其誤明矣
但諸本皆誤釋文又有誤音不敢改也　侯中廣作廣
誤侯作侯誤从人从工从矢
閽人　注使無干也干作二誤

屨人　注白飾白作曰誤

地官

澤虞　注爾雅有八藪藪作數誤

舂人　注抌杼臼也臼作臼誤臼古掬字象兩手捧物之形臼其九反下畫連象杵臼之臼下有底之形杼臼謂以杵擣於臼而舂也

大司徒之職　注陽禮作陽誤陽古賜字　土圭土作二誤　偏而不和和作知誤　睦婣作姻誤後淵字同

黨正　昏冠作昬誤興國本作昏後同

載師　掌任土之灋任作任誤任从壬癸之壬非从壬也

壬音廷後同　注農民戶一人已受田已作己誤

師氏　至德以爲道本作本誤下同

司市　以量度成賈而徵儥徵作徵儥作儥誤

注賈不得粥作粥誤下同　儥買也買作買誤買字从四四音罔非从四也儥字中从四

質人　注爲之券作券誤下同

賈師　賈作賈誤下同上从襾襾音罅非从西西音亞

司門　注視占不與衆同占當作瞻興國本作瞻

掌節　注或曰英蕩曰作日誤

遂師　辨其施舍注施讀亦爲弛作施讀亦弛也誤興國本作施讀亦爲弛也亦誤多也字下文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注施亦讀爲弛無也字則此不當有也字明矣所以有亦字者蓋遂人職云辨其老幼癈疾與其施舍者注施讀爲弛此繼其後故云讀亦爲弛　正歲簡稼器注稼器耒耜鎡其之屬興國本作鎡基秋官薙氏注作鎡其釋文音基是興國本誤

旅師　而用之注而讀爲若爲作實誤興國建本皆作爲

土均　與其施舍注施讀亦爲弛也興國本同建本施讀爲弛也無亦字　注禮器曰曰作臼誤

草人　注若氾勝之術也若作苦氾作汜誤

春官

外宗　注諸姑姉妹作妹誤姉妹之妹从午未之未桀妻妹喜之妹从本末之末

眡瞭　注目明者目作自誤眡作眂誤眡从氏不从氐氐音柢又音低後倣此

韎師　注韎讀爲味荎著之味从口从廾从未作喋誤

旄人　注舞者所持以指麾指作栺誤

大宗伯之職　注互以相成作亙誤司常注互約同

北曰恆山作恒誤　子執穀璧作辟誤後同

肆師之職　及果築鬻鬻作鬻誤注及下同

司几筵　右漆几作漆誤興國本作漆漆字上从草木之
木不从朩也後同
典祀　注脩除芟埽之埽作㷊誤興國建本皆作埽字書
無㷊字
守祧　祧作桃誤宗祧之祧从示从兆示古神祇字也
職喪　注當催督作催督誤
大司樂　樂作樂誤樂从草木之木不从朩也後皆然
孫竹之管注孫竹竹枝根之末生者末作未誤建本作
末正義曰案詩毛傳云枝榦也榦即身也以其身若子
孫然如正義之言則當作末明矣

大師　黃鍾作黄誤
小師　注和𢻺于于作千誤　出音者曰鼓缺者字
眡瞭　注謂戒守鼓也缺守鼓二字
笙師　舂牘作牘誤釋文同
籥章　豳籥作幽誤下及注同釋文皆作豳
大卜　注頌謂繇也作繇誤注釋文同　示宗伯示作示
誤　令可𣪠也令作今誤
䕻氏　䕻作華誤　注㸒讀爲細目㸒之㸒目作日誤
大祝　注兼祭于豆于作千誤　五曰吉㩉作㩉誤
掌國事注問其具梯物具作貝誤

小祝　沃尸盥贊盥作盥誤中从水不从米也
設熬置銘注今謂之柩作柩誤
司巫　注租飽茅裹肉也裹作褁誤裹从衣中果不从重
下衣也飽當作包　禓其遺禮禓作裼誤釋文亦然甸
祝下禓釋文亦誤作禓
大史　讀禮書而協事讀作讀誤下同　執書以次位常
注謂校呼之校當作技考技之技从手欄校之校从木
考校之技音教欄校之校音效小史注校比之亦當作
技凡考技字皆然但承訛既久不敢改也夏官校人釋
文云字從木若從手旁作是比技之字耳今人多亂之

內史　策命作策誤策字从朿朿音刺又音棘
巾車　歲時更續作續誤
車僕　掌戎車之萃萃作萃誤下同萃从艸艸音草今作
艹不从艹艹音寡今作艹
夏官
候人　候作候誤後候人職同古作候今作候从人从侯
羅氏　羅作羅誤上从冈冈音罔不从横目也
注天子掌鳥獸者天作夭誤
司戈盾　注句孑戟作戟誤
槀人　注讀爲芻槀之槀作槀誤槀人之槀从高从木槀

箭幹又弓材也亦作槁别豪之稾从高从禾豪禾稭也
大司馬之職　注監一國謂君也作監監國缺一字
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並作鼔誤鼙鼓之鼓鼓人
之鼓皆當作鼓从壴从支壴音柱支音肢字亦作鼓又
作鼓合鼓之鼓三鼓之鼓皆當作鼔从壴从攴攴音扑
亦作攴擊也三鼓謂三擊以動衆也凡鼓擊鼓舞之鼓
皆从攴下乃鼓逐鼓並同後放此
量人　注涂謂支湊之遠近此謂涂路支分相湊達音如
支體之支从十从又作攴誤
環人　注揚威武以觀敵謂示敵人也觀當音灌凡眼看
物謂之觀則平聲以物示人使人來觀謂之觀則去聲
釋文無音不可不辯
射人　注貍善搏者也搏作博誤
司士　注背北面東背作皆誤　其實旁三三作一誤
諸子　注朼載之朼朼作朴誤
司右　注齊右作石誤
祭僕　注公卿自祭其先祖自作白誤
司弓矢　天子之弓天作犬誤
齊右　注王路之右王作土誤
校人　種馬注種謂上善似母者母作毋誤　稍食日稟

日字注疏本作曰興國建本皆作曰然正義不釋此句
意不敢改也
職方氏　豫州其川滎雒注滎兖水也出東垣入于河泆
爲滎滎在滎陽禹貢曰滎播既都興國本滎雒及注並
與監本同注疏本正文作滎雒注滎兖水也泆爲滎滎
在滎陽並作滎正義泆爲滎作滎春秋戰于滎澤作滎
建本正文滎雒作熒注中並作滎左傳釋文云作滎者
非禹貢釋文又自作滎未詳孰是　其穀宜五種黍稷
菽麥稻青州其穀宜稻麥穀作穀麥作麦誤麥从來从
夂來卽麥也詩貽我來牟是也小麥曰來大麥曰牟總
謂之麥非从來从夊也　其浸沂沭作沭誤
揚荆豫兖作楊誤地理志揚州其性輕揚故曰揚州从
手非从木也
合方氏　注茂遷其有無正義曰案尚書益稷云懋遷有
無化居禹治水後懋勉天下徙有之無易其居積如此
義則茂當作懋古字或借用食貨志以懋爲貿易之貿
此義爲長
川師　注澤之萑蒲萑音胡官反葦也从艹从隹不从艸
也从艸者音鶴草多貌又草名一名蓷詩中谷有蓷毛
傳蓷鵻也鵻卽萑字借用也今監本書萑作崔誤

秋官司寇第五五作六誤
司刺　刺作刺誤注同後三刺亦然刺七賜反刺音辢
薙氏　注月令曰燒薙行水謂燒所芟草作水非謂燒所
芟草誤建本無非字
大司寇之職　注書曰王旄荒度作詳刑旄作耗誤
兩劑注券書作劵誤後同
小司寇之職　二曰議故之辟注故舊不遺則民不偸釋
文同興國建本及二本釋文皆作偷案此注是引論語
文論語作偸則此注亦當作偸字書偸他投切偸薄也
亦作媮同愉容朱切悅也字雖當改恐古人或借用不
敢改也大司徒以俗教安則民不愉从心蓋借用字也
士師之職　注洎謂增其沃汁洎作泊誤
朝士　九棘作棘誤　注不得過此以利此作比誤
司刑　注宮辟五百宮作官誤
司厲　女子入于舂槀作稾誤
罪隷　注牛助國以助轉徒也牛字下缺助國二字
野廬氏　注若今絕蒙大巾興國建本皆作布巾
雍氏　注書柴誓今書作費　禽獸魚鼈作鱉誤興國本
作鼈釋文不音乃知作鱉非也萍氏注魚鼈同

萍氏　注書酒誥曰有政有事無彝酒興國建本皆作彜
今書亦作彝
硩蔟氏　注其詳未聞詳作祥誤
壺涿氏　以炮土之鼓毆之注玄謂燔之炮之之炮作燔
之炮之炮中欠一之字諸本皆然姑俟善本
水神龍罔象建本作罔象案孔叢子水石之怪龍罔象
土石之怪夔罔兩皆作罔
伊耆氏　共其杖咸注咸讀爲函作咸讀函發誤
大行人　諸侯之禮立當前疾注上公立當軓侯伯立當
疾子男立當衡王立當軫與又曰前疾謂駟馬車轅前
胡下垂柱地者案車上無名疾者說文軓車軾前也从
車凡聲周禮曰立當前軓音範疑此近是　自華蟲以
下華作華誤　凡諸侯之王事注孟子曰諸侯有王諸
本皆同案孟子無此句左傳曰諸侯有王王有巡守傳
寫誤作孟子也小行人注引春秋傳曰宋公不王又曰
諸侯有王王有巡守此注是也
小行人　若國師役則令槁禬之注故書槁爲稾又曰稾
當爲槁今本稾皆作槀誤蓋稾音杲稾秸也以其字誤
故云稾當爲槁謂槁師也若本作槀从高从木即槁字
也何必改字

司儀　宮旁一門注王巡守殷國而同則其爲宮亦如此
與諸本皆然唯監本誤作則其此爲宮亦如與　及禮
私面注鄭司農說私面作鄭司農云說私面多云字誤
諸本皆無云字　寡君命臣于庭又曰寡君命使臣于
庭于皆作千誤
掌客　注西夾東夾各二二作一誤
朝大夫　注主治其國者平理其來文書於朝者平作乎
誤
冬官
考工記　貉踰汶則死注汶水在魯北釋文汶音問水名

案列子湯問篇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矣殷敬順釋
文汶毋巾反鄭玄云汶水在魯城北先儒相因以爲魯
之汶水皆大誤也案史記汶與嶓同毋巾反謂汶江也
非音問之汶案山海經大江出汶山郭云東南逕蜀郡
東北逕巴東江夏至廣陵入海韓詩外傳云昔者江出
於汶山其始也足以濫觴是也又楚辭云隱汶山之清
江固可明矣且列子與周禮通言水土異性則遷移有
傷故舉四瀆以言之案今魯之汶水闊不踰數十丈源
不過二百里揭厲皆渡斯須往還豈狐貉難游生死頓
隔乎說文云貉狐類也皆生長丘陵旱地今江邊人云

狐不渡江是明踰越大水則傷本性遂致死也
輪人　大而短則摯作墊誤摯从埶从手音臬埶古埶字
非从㬎執之執也从執者音贄注摯讀爲槷謂輻危槷
也槷从埶从木亦音臬　轂也者以爲利轉也轂作轂
誤轂从㱿从車㱿音確亦作殼
輈人　軓前十尺而策半之策作筞誤
函人　犀甲七屬作屬誤後同
玉人　公侯四玉一石玉作王誤
磬氏　已下則摩其耑耑作山而誤耑从屮屮古微字下
从向象物出地之初下象其根今作耑非从山从而也

況分爲二字乎
瓬人　髻墾作髺誤髻音刮从髟从舌非从古也
梓人　卻行作郤誤卻古却字从卩卩偏旁節字也郤古
隙字从阝阝偏旁邑字也　紆行作紓誤
匠人　置槷以縣作蓺誤　軌謂轍廣軌作軏誤　兩我
公田田作曰誤
弓人　恒角而短作恆誤下同　譬如終泄譬作辟誤
於挺臂中臂作辟誤
釋文
天官

大宰　匪頒音班案地官廩人匪頒上音分亦如字此亦當音分又如字

小宰　爭訟音爭鬬之爭謂平聲側耕反也　治也如字下治其弛舍同案治字从水从台台本音怡諧聲故治字本是平聲攻理也故六經釋文凡平聲攻治之治皆本平聲所謂如字者謂如本字平聲也凡攻治之治皆不音唯去聲治道平治政治之治乃音直吏反此獨音治也之治云如字者恐人疑爲去聲平治字故特音之不可以此有音而疑諸處無音者爲非平聲也

宮正　有解佳賣反賣作賣誤賣从囧今作四賣音育賣从四四與囧同賣莫懈反荷　荷其呼何反又音何案閽人苛本又作呵呼何反又音何比長則苛呼何反又音何又秋官萍氏苛察音何又音呼何反環人苛留音何又呼何反凡五處音義皆同而字或作荷或作苛或作呵其實一也古字通用借用大氐如此漢書誰閒作何責閒作呵亦作訶刻虐作苛芙渠作荷

膳夫　醯徐力放反放作於誤諸本皆作放

獸人　祀祊音方案鄭注祊當作方釋文當云依注音方蓋祊本音補彭反無方音注云當爲方謂字當作方耳非謂祊當音方也釋文多是依注爲音故多有礙理者

如禮記庶人之摯匹注云匹當爲鶩亦謂匹字恐當爲鶩耳非謂匹字當音木釋文便據注音匹爲木賈文元公音辯云鶩爲本亦名匹居當作本字不當音木釋文依注多此類也

醫師　瞑徐亡千反千作干誤

籩人　麷芳弓反徐又芳勇反或郎弟反弟作第誤若作郎弟反則字當作豊从麥从豊豊音禮从曲下豆若芳弓反則从豐年之豐上从山从丰丰或音郎弟反者非

醢人　茆音卯北人音柳案字書茆从艸从丣丣即寅丣之丣从兩戶相背日出於丣闢戶之時也今訛作卯卯本音[illegible]制也又音卿丣既訛作卯茆亦訛作茆若音柳則字當作茆从丣丣古酉字日入於丣閉戶之時也故从兩戶相連茆蒲茆也

掌舍　榱音衰戚跣關反案字書榱桷也音等衰之衰初危反非音盛衰之衰也若音跣關反則字當作欈廣韻云關門機也此注云榱梐謂拒馬如榱桷之狀非關門機也

幕人　綬音受王篇又音售當作兩音

閽人　狂易以豉反徐音陽案狂易當音亦謂狂妄變常也若音陽則字當作易

地官
大司徒　貉依字作貃貃當作貊考工記貃字同　貊勑
宜反作貐誤　赤緹音低案草人赤緹音低李他奚反
聶吐弟反司尊彝緹音體司服緹衣音體㼫音提四音
同義當通用　心應應對之應凡應對之應皆去聲詳
見詩正誤　爲羨錢面反案詩又音衍當作兩音
鼓人　發昫本又作朐朐作昫誤
牛人　之互徐音乎作牙誤
載師　儳布徐士鑒反士作才誤
司市　徵債作僨誤

司虣　闞罵作罵誤夏官挈壺氏罵字同
泉布　爲癉音旦又丁佐反佐作左誤
遂人　百畮音畝畮作晦畝作畒誤
稍人　葵芋于附反于作千誤
稻人　芟之作芟也誤
羽人　爲摶除轉反劉徒端反摶作搏誤搏音剝
掌染　茅劉音妹妹作妹誤
掌蜃　蜃上忍反廣韻有兩音去聲係
廟諱嫌名上聲不當迴避
舍人　蚍蜉音浮案春官小祝蜉音浮此作孚誤不然當

作兩音學記蜉字同
春官
韎師　韐古洽反又音閤案集韻韐夾切韎韐紳也又訖
洽切當作三音
籥師　鞮鞻呂忱云鞮革履也鞻者鞮鞻案說文鞮鞻也
巨今切
大宗伯　佐王注本或作左音同左作佐誤　更遞音弟
案地官稍人遞焉音徒禮反又音弟夏官掌固遞守音
待禮反又待計反當從兩音　假祖假作側誤
小宗伯　斝彝音假假作段誤

典瑞　諸盩直留反或音胄案詩周頌天作篇諸盩直留
反又音佾當作三音通用
世婦　而呵胡何反案呵問之呵本音呼何反當作兩音
大司樂　四竇作竇誤
典同　當踝音婢踝作躁誤漂本作踝是踝乃蹕字
正傭勑龍反案說文均直也余封切集韻癡凶切均直
也又餘封切說文均直也一曰覦作謂之傭廣韻丑凶
切均也直也餘封切傭賃玉篇恥恭切均也直也詩曰
昊天不傭又音庸傭賃也尋此義則訓均訓直者當音
恥恭切與勑龍反同訓傭賃者當音庸當闕前輩言

先朝舊諱必取均直之義則恥恭切者當諱餘封切者
不當諱一時有司失於詳審定爲餘封切遂以唐祖傭
之傭爲諱字未知是否　涅乃結反劉其兼反案涅字
無其兼反音不然字必有誤

鍾師　騖夏作騖誤　執傹音競詩作競久詩字諸本皆
有詩字

籥章　桴音浮本當音孚詳見禮記正誤

鞮鞻氏　曰任曰作日誤

菙氏　焌戠約反李又粗兗反粗當作租夏官司爟音同
李又音灼

占夢　噩五各反五作二誤

眡祲　曰鑴作鐫誤鑴从巂音畦不从雋也雋音髓

喪祝　而棧劉才產反當作士產反不然當依巾車棧字
作才產仕版二反

内史　牘也作牘誤

巾車　謂蔽劉音弗下及注並同作下及文誤
以償時讓反本音常當作兩音

夏官

大司馬　樂業如字又音洛一音五教反據注義不當如
字作岳音非　坐殺才臥反缺反字　萊沛步未反一

音貝又普貝反案沛字無步未反音當作步妹反　摝
音鹿李扶表反案摝字上音鹿若作蒲表反則字當作
摽

掌固　將趣莊久反劉祖侯反杜七柱反案春官鎛師將
趣釋文云左傳作掫音莊九反杜注云行夜當從左傳
音字亦當作掫掫訛作趣趣又訛作趨

候人　鞻韄戶關反案左傳音患當作兩音野廬氏同

環人　搏音博又房布反劉音付房布當作旁布反即捕
字也案士師司搏音博又音付亦當音捕朝士司隷而
搏皆然

祭僕　臂臑奴報反字林人于反又云羊矣反案羊矣反
是迆字音恐非案少儀其禮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臑折
九个少牢則以羊左肩七个犆豕則以豕左肩五个注
羊豕不言臂臑因牛之序可知釋文臑奴報反說文云
臂羊犬讀若儒字字林人於反無又云羊矣反五字及
考說文正本注云臂羊矢也那到切無讀若儒字四字
此兩處釋文皆誤說文注臂羊矢也亦誤集韻乃到切
說文羊豕臂也此注是王篇廣韻並奴到切臂節也據
經文則牛臂爲首非特羊豕臂也

司弓矢　軒輖音周一音丁二反考工記廬人軒輖音周

亦當作兩音又丁二反當作征二反即輕字也後漢馬援傳居前不能令人輊居後不能令人軒注云謂無所輕重也蓋前重後輕爲輊後重前輕爲軒

廋人　駒褭作褭誤

職方氏　虖池虖喚胡反李呼哥反又香刑反案香刑當作香于反

懷方氏　續食作續誤

山師　螯作螯誤興國本作螯

秋官

萍氏　爲蛘注云甲蟲蟲作蟲蟲誤興國潭建本並作蟲

萍蓱作萍萍誤

薙氏　蘊崇紆粉反粉作枌誤

小司寇　叔向許亮反左傳音嚮當作兩音

犬人　爲服服縣服作犮誤建本釋文作服正經及注皆作服

司厲　毀齒況僞反凡物自壞曰毀音上聲況偉反從而壞之曰毀音去聲況僞反賈氏音辯以自壞之毀爲去聲壞之之毀爲上聲非也

掌戮　髡作髠誤髡髪之髡从兀不从几也从几者音勍

司隸　涅廁乃結反作力結誤

司烜氏　爲蕡扶云反李一音婦棼反與憤同音作婦葷反誤

脩閭氏　罦音浮本又音孚興國本作孚毛詩王風叅離音浮當作兩音　搔也音爪爪作瓜誤

薙氏　剗之劉測展反測作側誤

大行人　擯者必刃反刃作忍誤建本作刃

司儀　客刎本亦作從同才用反刎古作㣺是兩人字合作从說文從字皆作从非兩刀也作刎誤

掌客　稾實古老反作稾誤經注云禾稾實并刈者也字从高从禾非从草木之木也从木者與槁同音考

冬官

考工記　跆汶音問當音岷詳見前　摶李音團字當从專作搏誤潭本作摶劉音博則當作搏二字二音必有一誤

輪人　桑螵蛸蠨蛸昭反劉平堯反案廣韻蠨昭切又普昭切本草音飄當作兩音匠人螵蛸同　則埶李作埶誤下爲槷作槷誤二字从埶不从執也　爲賢如字劉李胡眄反眄作盼誤建本作眄眄音面盼音係　綆參方穎反當作古穎反前其綆有四音內一音姑杏反與古穎反同是古字訛作方字也匠人其綆車人綆寸同

輿人　爲其手偽反手作干誤
輈人　上阪時掌反下登上反案潭建本並作下登上也
輿國本作下音反未詳孰是　必緧音秋作緮音秋與
緧同案經文云不援其邸必緧其牛後注云故書緧作
鰌鄭司農云鰌讀爲緧關東謂紂爲緧鰌魚字今觀釋
文作緮音秋是元注故書緧作緮字誤作鰒又云緮與
緧同是元注鄭司農云緮讀爲緧誤寫緮作鰒又多鰒
魚字三字皆當改正刊去三字緣諸本皆誤姑俟善本
函人　其朕直忍反案經文眂其朕欲其直也注鄭司農
云朕謂革制字書从舟从灷者音直錦反我也从目从
灷者音直忍反目瞳子又兆眹也今音直忍反合从目
也从舟者誤然說文注又云恐古或以朕爲眹故不敢
改从目
玉人　有鉏劉李側魚反側作測誤建本作側沈除加反
除作徐誤
梓人　蠹戶媧反案說文蠹蝦蟇也从黽圭聲烏媧切此
是烏字誤作戶字也當作烏媧反
兩个讀爲幹古旦反旦作且誤
匠人　置槷作勢誤　杙子則反則當作即說文與職切
車人　晧落胡老反劉作皓音灰皓字無灰音此必昊字

誤作灰　輪箄蒲歷反輪人箄字有二音當通用
音辯
冢宰　辨徐方免反當作旁免反下自辟徐方狄反載師
如此方二反大司馬辨鼓矢人以辨並方免反方皆當
作旁　宫長丁丈反此吳音也案尚書冏命太僕長音
誅丈反毛詩衞風雄雉篇長幼音張丈反禮記曾子問
篇宫長音知丈反當從此三音蓋正音誅與朱同張與
章同知與支同長幼之長音與掌同後皆然
庖人扶交反扶當作蒲考工記其樸一音扶錄反車人
牝服扶死反又扶緬反皆當作蒲　掌募武博反武當
作母　膳夫淳母一音武由反大祝閔大武巾反布憲譏
誕武諫反同　嬪符眞反符當作蒲大僕辟王劉扶亦
反司刑臏又符人反弓人巾粺符支反内饔𤢷符表反
同　以比房利反房當作旁大司徒貔房私反同
宰夫　辟名芳石反芳當作雱司關辟稅芳益反隸僕
薄芳惡反同
内饔　𤢷芳表反芳當作旁大宗伯爲罷一音芳皮反同
𤢷又孚趙反孚當作鋪𢓜人凡甌孚逼反犬人罷皐同
腊人　解肆勑歷反勑當作逖隸僕唯祧勑雕反輈人頎
典勑殄反同

王府　蠙珠一音父賓反父當作步
追師　追琢丁角反丁當作征後同大司馬豖鹿同司救
著之一音丁略反亦當作征後安著之著皆然
牧人　尨亡江反亡當作忙大宗伯以貍亡皆反夏官校
人貍之秋官貉隸貍毈同小宗伯鬯淵亡婢反占人萌
亡耕反眡祲瞢亡鄧反小祝彌兵亡爾反男巫彌兵同
馬質以𪊨司寇𪊨取並亡皮反隸僕瑉亡貧反職方氏
七閩司寇閩隸並亡巾反芈亡氏反瞢亡貢反大司寇
不愍亡覲反司剌老耗亡報反布憲譓誕亡半反翦氏
莽草亡蕩反輪人欲侔弓人必侔並亡侯反梟氏攡劉

亡牙反並當作忙亦有當如本字與房同音者如梓人
吻戚亡粉反是也但以正音求之可以類推
師氏　國中丁仲反此吳音也當依尚書堯典音貞仲反
遂師　遂其一音芳米反大司馬作庇同芳當作邦米當
作美世婦比其劉芳美反芳當作邦
大宗伯　虡甫休反甫當作補
司服　黻劉府弊反府當作補玉人繅府結反同
稗衣又方支反方當作邦巾車以賓方刃反司弓矢痺
病倫比並方二反輪人輸箄方四反司刑臏方忍反同
典同　當蹕一音豐己反豐當作邦

巾車　此禫直感反直當作敵大行人更迭直結反矢人
能憚李直旦反又直丹反鋌直頂反匠人度九直路反
同
司士　執披方寄反秦天官縫人纁披音彼義反據此則
當作邦寄反後同
職方氏　中牟又無不反無當作摹不孚尤反
布憲　譓誕徐望山反望當作芒
象胥　貉亡百反亡當作忙秋官貉隸孟白反是
輪人　輪敝劉伏滅反伏當作僕

六經正誤卷第五

六經正誤卷第六

春秋左氏傳正誤　　柯山毛居正挍勘

序

以日繫月作月誤後作月者皆舊本字作月者傳寫誤也

日月之月有關无關者與肉同

大事書之於策作策誤策从朿非从束也隱公元年傳注作筞尤非

小事簡牘而已牘作牘誤凡从賣者多誤作賣

舍族尊夫人舍作舎尊作尊誤

梁亡作梁誤梁从水从刅从木刅音楚良反傷也非从刃也氵偏旁水字非从冫也冫偏旁冰字下从草木之木非从朩也朩匹刃反麻片也

參會作會誤　壁假許田作辟誤後或作璧或作辟

齊侯獻捷作捷誤後皆然　先儒之美作美誤美與羔同

仲尼自衛反魯衛作衛誤衛字中本从帀从韋从中从口从牛蓋舛中口口音圍帀从一从巾與匝同今作帀非从韋也後凡衛字半从帀半从韋

絕筆於獲麟之一句作絶誤絕从色非采色之色

言高則旨遠作旨誤旨从匕筋之匕从日曰與甘同

文成致麟致作致誤後或作致或作致

反椒袜面袂作袂誤袂从衣不从示也

隱公

元年鄭伯克段于鄢鄭作鄭段作段誤鄭从酋从邑从丌丌音基今酋作酋丌作大誤段从長从殳今作段誤段音假非段字也後凡鄭字多作鄭段字多作段其作鄭作段者皆誤也

至于廩延注陳酸棗縣酸作酸誤

永錫爾類錫作錫誤錫音陽詩鉤膺鏤錫是也

公賜之食賜作賜誤賜从難易之易不从易也易音暘

請師於邾請作請誤凡从青者下皆从円円偏旁丹字今俗皆誤作月月音肉案經中請清青字半作円半作月皆傳寫刊刻之誤也

始死作胎死誤　至於但臨但作但誤

二年先昭先君之令德作德誤後或作德或作德

緣寵而為禍作禍誤說文禍乎臥切盛膏器與禍福字不同

驕奢淫泆淫作淫誤淫从壬壬音挺非从壬癸之壬後或作淫或作滛

新間舊舊从艹作舊誤後或作舊或作舊舊

將禍是務去作將誤將从夕夕偏旁肉字不从爪也將帥

守亦同寽古捋字从爪从寸
四年猶治絲而棼之絲作絲誤
耄夫耄矣漳本釋文作耄釋文據唐本今監本承訛不敢
改也當作耄
五年皆於農隙以講事也隙作隙誤隙从𨸏小字中从白
非从少从泉也
莊伯成師子也成作戊誤
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邢作邪誤
邢國在廣平襄國縣平作乎誤
曲沃及翼本末曲作世誤

六經正誤六　三

不虞制人虞作虞誤下从吳吳从口从夨夨音仄非从天
也後虞吳字多从夨或誤从天
天子用八用作甩誤
諸侯用六侯作侯誤前後或作候或作侯
六年今冬秉長葛無備秉作秉誤栢公八年注[illegible]
車亦誤作乘
五月庚申庚作庚誤後或作庚或作庚
京師來告饑饑作饑誤後或作饑或作饑幾字亦然
七年不賴盟矣賴作賴誤賴从剌从負負从側人从貝不
从頁也說文作賴从剌从貝剌音辣諧聲貝義不通亦

誤當作賴後或作賴或作賴或作賴皆當作賴
恃依負之謂也故从朿从負朿而負之人所賴也
八年注杞栢公卒杞作祀誤僖二十八年杞伯姬同
八月丙戌注八月不得有丙戌戌皆作戍誤戍音恕从人
荷戈屯戍也戌音恤从戊从一戌亥之戌也後戍字或
作戍或作戌或作戍或作戌不可不辯
當秉之時君秉作衷誤　九年三月令正月令作令誤
癸酉作癸誤癸从癶癶音撥不从又也後或作癸亦誤
凡雨自三日以往為霖往作徃誤往不从生後同
十年刑于鄧作鄧誤鄧从登進之登非豆登之登也後放此

六經正誤六　四

字同登進之登从癶豆登之登从肉从又从豆祭器之
十一年冬十一月壬辰作辰誤辰本作辰今作辰非从
从人也後多作辰或誤作辰
皆拔棘以逐拔作拔棘作棘誤拔从犮犮音蒲从犬从
人非友字也棘从兩朿朿音刺又音戟注孤棘
作壞誤　篡立作篡誤
桓公
元年宋華父督作督誤後或作督或作督
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蔡作蔡誤隱公經傳皆作蔡後或
作蔡或作蔡或作蔡

大羹不致作致誤後或作致或作致
帶裳幅舄帶作帶誤
錫在馬額錫作鍚誤錫音羊馬當盧也鍚音昔鐵也
文物以紀之作紀誤紀从戊己之己非从巳後或作紀或
作紀
士有隸子弟隸作隸誤上从士不从匕也頴字从卜
二年注不歃血歃作歃誤歃从千戈之千从杵臼之臼从
大仲之欠非从重从文也
五穀皆熟作穀誤後同唯地名穀字不知其義則姑从本
五年注愼疑審事事作草誤

三ヲ十ヲ　六經正誤六　五

大雩注書不時書作毫誤
州公如曹注殆下實來書也書作寺誤
爲魚麗之陳麗作麗誤麗从丽从鹿丽音戾从二冂冂古
岡字非从雨日也宜二年麗姬亦然
六年注董正也董作董誤定十三年董安于同
小之能敵大也敵作敵誤敵从啇音的非从啻
粢盛豐備粢作粢誤下从米不从木也
今民各有心今作令誤　人各有耦有作是誤
申繻魯大夫大作太誤
故以國則廢名廢作廢誤廢从广从發發从癶从弓从殳

今作攴下攴非也下同
八年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虢作虢緡作緡誤
九年季姜桓王后也桓王作桓土誤
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世作廿誤
鄧養甥聃甥注二甥皆鄧大夫聃作聃二作一誤
梁國在馮翊夏陽縣馮作馮誤馮从冫冫音冰不从氵也
氵音水
十年注書來戰來作夾誤
十一年注聽迫脅以逐君聽作聽誤聽音忒非視聽之聽
子亹作亹誤　濟陽縣東北有武父城北作比誤

六經正誤六　六

十二年楚師分涉於彭涉作涉誤後或作涉或作涉
十三年鄖水在襄陽鄖作鄖誤
又羅羅與盧戎羅作羅誤羅从罒罒與网同罪罰罝買羅
罝罘罟罭等字皆从罒亦作网冈非从四也罒與目同
諫者有刑諫作諫誤後或作諫或作諫从東西之東者非
十四年御廩災廩作廩誤注作廪是下从禾不从示也後
雍廩同
苟不害嘉穀作穀誤穀字無从米者
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突作突誤突从穴从犬音徒忽反
突兀奔突唐突又竈突突从穴从夭音於妙反室西北

曰突莊子鷄生於突荀子突奧之內㝔也秋九月鄭
伯突入于櫟作突是閔二年狐突作突誤
憖其見尸憖作憗誤栢十一年注不爲天所憖亦同唐人
諱民字从民者皆作氏因仍未改也
曰謀及婦人曰作日誤
十六年立公子黔牟作牟誤牟从開口从牛牟牛鳴聲不
从午未之午
日食不可以不存晦朔不存作下存誤
莊公
二年公子慶父慶作慶誤慶字中从心後多誤从必
慶字亦然
四年授師孑焉孑作子誤揚雄方言孑者戟也玉篇無右
臂也象形
五年郳犁來朝注郳城郳皆作郥誤
六年衷節適也適作適誤適从啇啇音的非商周之商
譬之樹木譬作辟誤　文姜文作丈誤
九年歷時而戰歷作歷誤歷从秝秝音力非山林之林亦
非从林林音派麻字从林
秦子作秦誤秦从夫从禾非从余也後或从禾或从尒
十年犧牲玉帛犧作犠誤犧从牛从義从兮不从秀也

劉玉長勻作句誤句音鉤勻音于倫反
雩門竊出竊作竊誤竊从穴从米从禼不从禹也後
傳言譚不能及遠傳作傳誤
十二年紀叔姬歸于酅作酅誤酅从巂音畦巂音髓
手批之作批誤　羣公子奔蕭作蕭誤
以犀革裹之裹作褁誤裹从衣中果非从東下衣
二十三年會于北杏北作北誤北者背也从兩人相背非从
土从匕也
入例在文十五年文作丈誤僖六年注例在文六年文十
四年注異文皆作丈誤
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作鄄誤鄄从西从土从
卩非从西也西音亞西音栖十四年會于鄄成十一年
盟于鄄同
十四年其氣餒以取之餒作餧誤餒从臽音陷不从臼臼
音由注作餧尤非
言有二心於己作巳誤下不親附己同
伯父無裏言裏作褁誤
宗祏宗廟中藏主石室祏作祐室作宣誤
生堵敖及成王焉王作正誤
十八年皆賜玉五瑴作瑴誤瑴从㱿从王非从土也後同

十九年鬻拳弗納鬻作粥誤僖二十六年鬻熊同
生子頹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皆作頹下子頹有寵蔿
子奉子頹以奔衛各立子頹二十年王子頹享五大夫
今王子頹歌舞不倦皆作頹僖二十四年頹叔作頹案
頹川與國本並作頹當從之建本並作頹說文作頹王
篇廣韻集韻作頹亦作頹禮部韻略作頹
二十二年 羈旅之臣作羇誤上从四音罔非横目也後曹
羈同
畏我友朋作朋誤朋古鳳字象形作𠔻隸變作朋非兩月
字也說文 朋飛羣鳥從之以萬數因借爲朋黨字後人
以朋爲朋黨字遂加鳥爲鵬鵬即鳳也其讀鵬爲鳳者
姿非隋語音重而轉耳字既變爲鳳从凡从鳥凡古芃
字乃朋字之變也今人以爲凡下之凡非也既以鳳代
鵬遂以鵬爲鵾雕字殊不知鳳即鵬鵬即朋也唐劉矣
曰天下字皆正唯朋字未正謂其字體本斜也
山嶽則配天配作配誤配从戊己之己非从辰巳之巳也
二十八年諜告作諜誤諸本皆作諜後同
三十二年割臂盟公臂作辟誤後同
築台臨外與之戲牆作牆戲作戱誤

閔公

二年本必先頌而後校遂從之案作𣓀誤諸本皆作𣓀
二年與夫人繡衣繡作綉誤　無役文告文作文誤
生戴子戴公立戴公注戴公名申戴皆作載誤
時事之徵也作徵誤中从山从壬山古微字又爲偏旁耑
字耑音端非从山从王也
成風聞成季之繇注繇卦兆之占辭繇作繇誤僖四年十
一年其繇同

僖公

九年注獄淺當準作准非當作準詳在文公六年
一年伐鄭三門鄭作鄚誤从冂从貝从卩不从具也
旅於逆旅作旅誤旅从方从㫃从人不从衣也
四年及江人黃人伐陳黃作黄誤上从廿不从卄也
豈不穀是爲穀作穀誤穀善也與穀粟字同不穀猶言不
善謙稱也與桑穀字不同當从㲉从禾後倣此
寡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徼釋文作傲是然傳訛既久不
敢改也傲倖之傲工堯反从人巡徼之徼居嘯反从彳
于晉侯
五年士蔿稽首而對稽作稽誤从禾音雞非禾穀之禾也
从尤从旨旨从匕筋之匕从日與甘同非从百也後同
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校作挍誤傳訛既久

不敢改也

江黃道柏方䟽於齊柏作栢誤與國本作柏經傳後多作栢此作栢蓋傳寫誤也襄二十九年松柏同注疏作栢

晉獻公之從祖昆弟祖作祖誤祖側加反果名

日月之會曰辰作日辰誤

七年閏月作閠誤周禮閏月詔王居門故閏字从王在門中不从玉也

九年尚可磨也磨作磨誤中从林音派非山林之林也

討晉亂也晉部首㬜音惠公晉皆作晉誤前後多作晉从㬜誤也晉古文从兩至字下从日隸變作晉非从四也

四音吻

十四年忿也以忿怒作怒誤

十五年秦輸之粟皆粟誤諸本皆作粟經傳前後亦皆作粟

步揚御戎步作步誤後同

犲仗也仗作伏誤伏从小大之大非从犬吠之犬

十七年密姬生懿公注公子商人密作密商作商誤密从必商从㕯成十六年以魯之密邇仇讎亦作密誤

十九年克殷而年豐作豊誤豊音禮豐从豐从

二十年注非開閉之急開作開誤

敢由己作巳誤注多饋之濡己同

二十二年注鄭公會一泉門作冑誤介冑之冑古文从冃冃音冒冑裔之冑从月月與肉同後裔公冑皆然同

昏姻孔云昏作昬誤

六之一葵之同久矣而作而久作夂誤後皆然

以官職爲法盡也盡作盡誤文十四年盡其家同

啓諸可也故作鼓誤定四年鼓而進之同桓五年旝動而鼓注十一年一鼓作氣皆作鼓是

庭實旅百旅作旅誤文十五年亞旅注卿行旅從皆作旅誤旅从方从㫃从人不从水也水音吟衆聚从水

馭人伐唐咎如唐作唐誤庚三年伐唐咎如同

二十三年王孟蚕自求飛焉蚕作蚤誤蚤字从又音爪字蚤本古爪字借爲早暮字不从㕚也

乃饋盤飧以饋作饋誤二十五年趙衰以壺飧從亦作飧誤

若不獲命獲作獲誤从犭與犬同从蒦上从卄从隻非卄从獲也

尹吉甫佐宣王佐作佐誤下君稱所以佐天子者亦作佐誤下从工不从匕匕音化成十六年去叓佐之同

二十四年沛有如皦日釋文作曒皦兩存之

成申使報㞷公子高梁注高梁在平陽楊縣西南裘公二

十九年霍揚韓魏注揚屬平陽郡字作揚从才从昜[illegible]
比以木誤案漢揚雄傳周伯僑食采於晉之揚揚在河
汾之閒應劭曰揚今河東揚縣左傳霍揚韓魏皆姬姓
也張衡云晉大夫食采於揚爲揚食我皆从才
甲梟須梟作梟誤梟从鳥从儿儿與人同非从鳥从几
二十四年注西河界休縣休作休誤休音呼句反係
廟諱嫌名與眗同休養是也从人从參朮之朮不从草
木之木也休息字从人从木休美也息也又李無仁者
曰休呼尤反
畢原酆郇注酆國在始平鄠縣東酆作酆誤

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欠胤字
蔣在弋陽期思縣弋作戈誤
服之不衷作衷誤注作衷是
二十五年注今得其兆今作令誤
秦晉伐鄀注鄀本在商密戍商密注商密鄀別邑入卜示
兵於析以爲商密援圍商密注不欲令商密知內非析
人商密人懼注商密既降商皆作商誤商音的
二十七年終朝而畢作畢誤
子文問之對作對誤對古文从丵从告从寸漢文帝惡多
言去其口作對

郤縠作穀誤後同縠从殸从糸本作𣪊
賦納以言賦作取誤　注伐原在二十五年伐作代誤
二十八年不卒戍刺之注內殺其大夫皆書刺言用周禮
三刺之法刺作剌誤刺从朿不从約束之束从朿者音
剌乖剌也
楚武王之祖父葬若敖者作若者欠敖字
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揚作陽誤
二十九年是生三犧作犧誤从牛从義从兮非从禾从方
从戈也
三十年衛殺其大夫元咺作大大誤

文公
元年晉侯伐衛侯作陽誤
古者越國而謀注合古之道而失今事霸者之禮失作定
誤
享江芊而勿敬也從之江芊怒　作芊誤芊本从乙从羊
省文从千王篇云羊鳴又楚姓非从干戈之干亦非千
百之千从廾从干者音阡草盛貌芊音弘上从丫丫音
寡非从艸也
踐脩舊好注踐猶履行也履作履誤履字本作履从尸从
彳从舟从夂舟今作月說文舟象形一曰尸聲彳音尺

行毋也文音㓜危反從後至也當作復今訛作復下綫
復承襲既久不敢改也
爲明年秦晉戰彭衙傳秦作奏誤
二年注不書旱五穀猶有收穀作穀誤穀字無从米者宜
十五年不穀同
始有玄纁束帛纁作熏誤
享祀不忒作忒誤忒从弋之弋不从干戈之戈
輒假王命輒作輙誤輒从耴耴音躡非从取也
雨螽于宋注自上而墮譚本釋文作憜古字借用本作
作隋者後人妄改耳隋本音隳又音妥非墮落之字今
三十二

敢改也
四年敢干大禮干作于誤
五年冬楚公子燮滅蓼燮作變誤燮下从又不从攵也後
同成二年八年十六年士燮作燮皆誤
六年陳之埶極注埶準也準作准蓋
先朝官文書避萊國忠愍公寇準名省文作准至
孝宗朝丞相益國公周必大申明改正訛當復本字
七年取須句寘文公子焉寘作寘誤
及董陰董作董誤注先蔑士會士作土誤昭二十一年苑
董亦作董誤　光同　蔡平平作平誤

大夫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大也字衍
疏本有也字建本同興國本無也字
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作吉誤吉音啞
摏其喉以戈注摏猶衝也摏作椿誤
鄋瞞伐宋瞞作瞞誤瞞从目从廿从㒼非从兩也
十四年癸酉作酉誤
不克而還作還誤宜六年取成而還亦誤作還後皆然
十八年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作而宜公欠立字
少皞氏譚本釋文作皞臨川興國建本及釋文並作皞如
兩存之　傲很明德很作狠誤
二十八

冒于貨賄冒作冒誤上从冃古冒字非从日也
舜臣堯注爲堯臣並作堯誤上从垚音同土高曰垚从三
二土在兀上也下从兀非从几案之几
宣公
宣十年十元年楚宣子爲政宣皆作宣誤宣从宀从亘
晉縣亘音宣从二从回非从亠从且也
二年殆將斃矣矣作矣誤矣字上本从巳省作厶下从矢
諸矰非从天从大前後皆作矣獨此誤从失
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丸作九誤
宰章古車作軍誤

徵舒姬氏徵作徽誤中从几古人字非从夂也
三年遂至於雒注雒水出上洛山注疏及興國本皆作上
洛建本作上雒監本作上格誤
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滿作満誤
問鼎作鼎誤下同　民無災害作害誤
有所厎止注致也厎作底誤厎音砥从厂厂音罕底音丁
禮反从广广音儼
欲令人愛之如蘭令作今誤
淫季父之妻曰報淫作滛誤四年淫於邧子之女同
四年著於丁寧作寍誤十一年納公孫寧同寧从寍从丂

寍音寧丂音考俗作寧已非本字从宓从乎尤非
汰輈以貫笠轂汰作汏轂作穀誤
弃諸夢中作夣誤注作夢是
遂使收之收作収誤收从攴不从又也
六年以盈其貫盈作盈誤盈从夃从皿夃音沽中从夂不
从乃也十二年盈而以竭同
八年注言楚彊吳越服從彊作疆誤十二年關敵彊而退
亦誤作疆
皆衷其衵服衷作衷誤衷从衣从中不从手也後同
十二年觀釁而動釁作𡬹誤中从酉从分不从頁也

貴有常尊作尊誤多一畫下遵養時晦亦誤作遵成八年
尊君亦誤作尊昭十三年列尊同
于民生之不易注于曰也曰作日誤
十四年聘而獻物注物玉帛皮幣也作幣之誤
十五年注楚不許宋許作許誤
十六年注殺烝作蒸誤正文作烝
十七年庶有豸乎豸作豸誤注同豸本獸名从夕从刃象
形非从爪从豕也
成公
元年注茅戎戎別種也作戎別也欠種字誤注疏及蜀川

本皆作別也興國本戎別種也建本茅戎別種也釋文
別種音章勇反無種字者誤也
二年與先大夫之肅作肅誤
敝射仆車中仆作什誤
不泯其社稷泯作泯誤泯音閔沒也泯音底滯也十六年
大泯曹同唐人諱民字凡从民者多作氏不知字義不
同也今當復舊哀十一年吳其泯矣亦誤作泯
七年吳入州來吳作吴誤吴从口从矢矢音仄不从大也
後多作吴或作吳者誤也三國吴人以口在夫上為吴
者口矜誕辭非古字意也俗情好前便膠然於吳字先

典刑所以浸泯也
八年注成季趙襄作襄誤
十年及陽樊狐氏陽氏陽皆作陽誤陽古賜字
晉郤至與周爭鄇田爭作争誤爭字从爫不从側人也
十三年將社稷是衛稷作禝誤禝俗字也
宣伯欲賜注欲王賜己作巳誤
能者養之以福養作養誤下同養字从羊从食不从关也
撓亂我同盟撓作橈誤建本从才潭本釋文撓乃卯反撓
許高反是作撓从才非从木也
求盟于我求作求誤求从又从八八音彼別反分也非从

水後同
十四年婉而成章婉作婉誤婉从宛下从夕从巳不从死
六年郤錡將上軍注代士燮作燮誤
叔時老在申老作老誤老字从匕匕音化不从工也
十七年荀罃佐下軍佐作佐誤
十八年路寢作寢誤寢从宀宀音綿深屋也不从穴
襄公
元年注東命霸主作王誤
二年注傳言荀罃能用善謀傳作傅誤

三年注公即位而朝位作仁誤
晉侯之弟揚干又曰揚干為戮又曰臣懼其死以及揚干
皆誤作揚諸本皆作揚从才才與手同非从木也
七年又與子豐適楚注子豐穆子又曰子豐欲愬諸晉豐
皆作豊誤豐音禮
九年閼伯居商丘商作商誤
十年及楪而絕之作楪誤
祟見於卜兆祟作崇誤祟从出从示非从山下宗也
晉侯有閒作魯侯誤
十一年使驪場之司惡於宋場作場誤場从變易之易音
亦邊疆之地也場从昜昜之昜音長壇場也

十二年師于揚梁揚作揚誤注梁國睢陽縣東有地名揚
梁字作揚从手
十三年注悉闕乃不書乃作及誤
負其衆負作負誤負从側人不从力也
譬如捕鹿譬作譬誤
十五年注尋十一年亳之盟亳作毫誤昭九年燕亳同
無覘覦以求幸作幸誤幸音達羊初生曰幸非幸字也
小人懷璧作璧誤璧从辟从玉不从土亦非从壬从幸也
十七年郰叔紇郰作郰誤郰从取从卩亦作鄹非从邨也

羡殺役與作與誤　食鬻作鬻誤
十八年自投縛之縛作縛誤縛音除充反束也又古絹字
甃師多凍作涷誤涷音東夏月暴雨曰涷非涷冱之凍凍
从冫冫與冰同
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漆作涤誤漆从桼桼古
桼字从木从入从水今从來从小誤小偏旁心字
注二邑在高平南陽縣邑作色
女族姦也族作嫉誤族从方从人从矢非从矣也
二十三年注不爲天所祐作祐誤
嫈餘僎嫈盈注魴嫈氏族魴作房誤注疏建本並作魴

六經正誤六　九一

二十四年毋寧使人謂子毋作母誤昭十三年子毋勤同
二十五年注宗器祭祀之器之字下文器字注疏及建本
皆有器字
二十六年臣不佞作侫誤佞从仁从女女之仁者曰佞非
从妄也
二十七年注慶封不知此詩爲己作已誤
東郭生以孤入曰棠无咎无作無誤有无之无本作无說
文通於元者虛无道也無乃借用字本作𣞤音舞豐蕪
草盛也省下文林作撫火易唯用无字
二十八年君使子展迋勞於東門之外而傲注迋往也迋
皆作迋誤迋从王者之王非从壬也壬音珽
公膳日雙雞雙作雙誤雙从又不从夂也
注慶封時有此木積於六軌之道此作北軌作軌誤
衹見疏也衹作祇誤衹音低衹裯短衣
子大叔見大叔文子注文子衛大叔儀注中作文字誤
盡力溝洫溝作溝誤
三十年助爲政助作助誤助从且不从目也
鳥呼必有此夫鳥作鳥誤
或叫于宋大廟曰譆譆出出鳥鳴于亳社如曰譆譆曰皆
作日誤　降婁中而旦作且誤

六經正誤六　廿二

三十一年盜賊公行而夭厲不戒注疏及臨川本作天地
之天興國及建本作夭閼之夭案杜氏注云厲猶災也
言水潦無時據此義則當作天地之天然經中有言夭
夭札則夭癘亦不爲非姑俟達者
昭公
元年注不稱將帥將卑師少帥字下文將字
封疆之事疆作彊誤
館於雒汭館作舘誤六經中館字无从舍者从舍者俗字
也唯後漢馬援傳作舘字定四年子姑就館七年館于
公族皆誤作舘

二年見易象與魯春秋象作家誤象字象形不从豕也
三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注燠休痛念之聲休當作休
誤休从人从芝朮之朮从草木之木者誤也从朮者音
虛尤反休息也从朮者音吁句反係
廟諱嫌名
請更諸爽塏者注爽明也塏燥也燥作燥誤又矢也字爽
國建本皆作燥潭本釋文作燥也當作燥亦當有也字
四年黑牡秬黍注黑牡黑牲也牲作牡誤
冬無愆陽作陽誤陽古暘字
有繙叛之繙作繙誤注及後同

五年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恥作耻誤
注計遺守國者尚有四千乘計作討誤
六年注合於先王作三誤
不采蓺注蓺種也蓺皆作埶誤下从埶不从執也
七年賂以瑤甕玉櫝作櫝誤
曰我先君共王曰作日誤
其子弗克負荷注荷擔也擔作檐誤當作擔
吾聞將有達者達作逵誤達从羍羍音達亦作牟非从幸
也
八年哀公有廢疾興國本作廢

親寘之寘作寘誤　注胡公滿胡作湖誤
九年注代父也代作伐誤　十一年不如無往如作知誤
注隱公得據鄅作鄅誤
十二年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款作欵誤
寵光之不宣注宣揚也揚作楊誤
以其中儁也注不足爲儁異儁作雋誤儁音俊雋祖兗反
昔我先王熊繹與呂級與國本作伋尚書作伋姑兩存之
分珍寶之器珍作珎誤　季連楚之祖作柤誤
十三年王沿夏將欲入焉作入欲焉誤
建而不旆作斾誤旆从㫃从市㫃音偃旌旗之旂也市音

弗古黻字又音沛非从巾也
貢之無藝注藝法制作蓺誤音藝从埶埶古勢字非从執也
注五年傳曰作日誤　十四年祁慮癸作癸誤
禮新敘舊敘作叙誤敘从攴亦作攴不从又也
以寬衞國寬作寛誤寬从宀从莧莧音胡官反非从艹
十五年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獲作穫誤
注秬黍作黍誤　十六年發命之不衷發作發誤
十八年寶以保民也寶作寳誤中从珤珤古寶字非从缶
也亦俗書珍字　子產曰吾聞之聞作聞誤
二十年照臨敝邑照作昭誤注疏及興國本皆作照

注八子宋大夫作大大誤
還猶顧也顧作故誤注疏興國建本皆作顧
二十一年多僚為御士御作御誤御从彳从卸不从缶也
揚徽者公徒也徽作徽誤
二十三年使邾人聚其衆聚作娶誤
二十四年注不佞獻王注疏本作獻王臨川本作獻工一
勞王於豫章之汭豫作豫誤豫从予不从矛也
二十五年注右師樂大心大作太誤
注以象類之類作頪誤　受牒而退牒作牃誤
注冰櫝丸蓋或云櫝丸是箭筩丸作九誤

使祝宗祈死注因祈而自殺作因行誤
旦召六卿旦作且誤　二十六年注師賤衆少作小誤
以幣錦二兩幣作弊誤　注瓦楯脊作揗誤
二十七年注秆稾也稾作槀誤禾稾之稾从高从禾不从
木也从木者音考與槁同
令終陽匄子匄作匃誤匄从勹从亾不从亡也
中廄尹廄作廏誤廄从旡旡古既字不从殳也
從宴蝶也蝶作蝶誤
二十八年晉殺祁盈及楊食我注揚叔向邑揚皆作楊誤
梁正后夔取之夔作夔誤夔从頁从止从巳从夊不从攵

也下同
二十九年少皞氏有四叔注少皞金天氏諸本皆作皥崔
潭本釋文作皞皞从日月之日文公十八年少皞氏作皞
潭本釋文同諸本及釋文並作皥从白定公四年又作
皞从日月之日姑兩存之
傳言蔡墨之博物博作愽誤愽音團
中行寅為下卿而干上干作于誤
擅作刑器擅作壇誤擅从扌从亶从旦暮之旦亶古禀字
从面从且誤
三十年注多不及辭之辭作辤誤

定公
元年榮駕鵞作駕鵝誤下同注榮駕鵞魯大夫鵞作駕誤
注煬作煬誤煬从火从昜昜音陽古暘字不从易也
注火田狩見燒也燒作燒誤
四年與楚夾漢作漢誤上从廿不从廾也
越在草莽莽作莾誤說文莽草兒从犬在兩艸中不从奔也
十年注以兵擊萊人萊作來誤　居齊魯之際作際誤
十三年實鄭氏鄭作郥誤鄭从狊狊从目从犬馬之犬不
从具也說文狊犬視也
哀公

九年注益邾隱公也隱作隠誤

九年作壘塹武氏作戍誤

邗溝通江淮邗作邘誤邗音寒从干戈之干非千百之千

注西北至末口末作未誤

十一年將子虞毋辛毋作母誤興國本亦作母

樊遲爲右注樊遲魯人孔子弟子樊須注疏興國本皆作遲

有子曰就用命焉注有子冉求也論語冉求稱冉子有若稱有子冉求字有亦稱冉有二者必有一誤

故出道渴作渇誤从匕不从止也

十二年注南有黃亭黃作潢誤

十三年彼良譎延延作延誤延从廴廴偏旁引字非从辵也辵古作辵音綽走也俗呼爲之遶

梁則無矣梁作梁誤粱从米梁从木

十六年不憖遺一老憖作慭誤憖从猌說文心部

音與憖同不从文也

日日以幾作日月誤

十七年天命不諂注諂疑也諂作謟誤謟音叨从舀音舀由諂音冉反从臽臽古陷字上从側人

二十年吾是以為降為作為誤蓋草書也

二十三年卜之以守龜於宗祧作祧誤祧从示不从衣也

二十五年君將嗀之嗀作殼誤嗀許角許各二反嘔吐也

殼音確皮甲也

衛人翦夏丁氏夏作夏誤

注君以寶自隨作隨誤隨从隋从辵不从有也

後序

藏在秘府秘作秘誤秘从示不从衣

多雜碎桂安雜作雜誤雜从亲不从亲也親新从亲亲从辛从木辛上从平平音愆非从立也

會虞師從虢作號誤

春秋公羊傳正誤　　柯山毛居正校勘

序

緣隙奮筆隙作隟誤上下从小中从白不从少也

略依胡毋生條例毋釋文音無作母誤

隱公

元年春王正月月作月誤月偏旁肉字後皆然穀梁亦然

注法物可物作劫誤色尚赤作亦誤

姪娣之子姪作姓誤

公及邾婁儀父盟于眛作昧誤穀梁亦然

言奔則與外大夫來奔同文來作來誤

起十復有二復作復誤後或作復或作复或作復傳寫
訛也　季孫隱如卒隱作隱誤
二年注當案下例當作常誤
君臣和則天下治治作加誤
三年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為社稷
社稷主則不若女矣以為至若女十一字
四年注莊與逆女同文女字　諂猶佞也佞作徙誤
此月者久之也久作夂誤
五年注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注陝
者蓋今弘農陝縣是也陝作陜誤陝縣之陝从夾从二入
陜从兩人陜陿峽古狹字从夾夾音甲从兩人

卷十一　六經正誤六　六九

注謂苛令急法以禁民之所致作致誤
七年注孔執者孫隱如不地作不如誤
八年注平地一尺雪者盛陰之氣也一作七誤
桓公
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璧作辟誤
注災傷二穀以上穀作穀誤　二年注恃賴也賴作頼誤
五年齊侯鄭伯如紀鄭作鄭誤後皆作鄭唯此傳寫雕刻
誤爾監本六經字畫多誤唯公羊傳字多依舊本誤者

經八

注據河陽舉王狩河作何誤
旱者政教不施之應旱作早誤
十年注鳴鼓而戰不相詐詐作許誤
十一年注已病逐君之罪已作巳誤下已雖病同
前雖有逐君之負作貟誤　順其計策策作筞誤
十四年注此夫人淫泆淫作治誤
廩者蟓兵穀穀作穀誤
十八年注夫人淫於齊侯而譖公譖作譛誤譖从朁朁古
潛字又音蠶从兩旡旡音簪不从替也替音剃上又从扶
旡音作

卷十三　六經正誤六　卌

莊公
元年羣公子之舍作含誤
四年注讎遂恥同讎作讐誤
六年槙作槙誤中从日不从曰也
其讓乎我奈何奈作柰誤奈何之奈字从大从示
也从木者李柰之柰也後皆然穀梁傳同
七年恒星不見恒作恒誤下文注同穀梁傳同
九年內辭也內作內誤內从冂从入冂音同
十年猶者曰侵猶作猶誤
十二年手劒而叱之叱作叱誤叱从口从七七音七諧聲不从

匕也匕音比或作吡从匕尤非匕音匕
齒著于門闔作閫誤注同闔从盇不从盍也
十三年注圖計也作也計也誤
十四年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作鄄誤下同穀
梁傳同　二十四年棗栗云乎棗作粟誤
曹羈出奔陳羈作覊誤上从网與罔同不从横目也
二十八年衛未有罪爾罪作辠誤
二十九年新延廄若何諸舊也廄作廏舊作萑誤廄从㠯
从殳㠯音闕殳音殊非从㠯从殳也舊从艹艹音寡不
从艸也穀梁傳同

三十二年無為天下戮笑作笑誤
僖公
二年注故襄益以為偏至之辭襄作褎誤
八年注當北面受之北作比誤
十年譚本惡也本作夲誤本从一在木下夲音韜
二十一年注括溴梁盟溴作溴誤溴从臭音古役反上从
眼目之目非从昔臭之臭穀梁成二十七年溴梁同
二十二年不鼓不成列鼓作皷誤下鼓之不鼓同鼓擊也从
攴从攴音扑鍾鼓之鼓从支支音枝
二十四年注子見慕逐作遂誤

二十八年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買作買戍作戌刺作
剌皆誤
三十年介人侵蕭作蕭誤
三十一年注天燎地壓作壓誤
文公
二年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斂縠作穀
誤後皆然穀梁傳同
宣公
六年注肇謂旁擊頭項項作頊誤
北面再拜稽首稽作𥡴誤

十二年注指諸侯卒者護作獲誤　厲掫數夏敲作敲誤
古者出四方古作右誤　不宿付之賓賓作賓誤
十五年注選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作父者誤
成公
元年注通財鬻貨曰商鬻作粥誤
三年叔孫僑如率師圍棘作棘誤
九年注言以歸者以作已誤
襄公
五年注見使畢故不殊畢作畀誤
冬戍陳戍作戊誤

十五年注故與垂攜同文攜作擕誤
十六年注正委于臣政正作三誤
昭公
四年注莊王滅蕭日作曰誤
五年注故言及以絕之絕作絶誤
七年注魯方結婚于吳作吴誤
九年注月者閔之閔作門誤
二十五年注朝服祭其祖大祭字
定公
五年注魯失國寶作實誤

十五年冬城漆作漆誤穀梁傳同
哀公
三年注天去戒社作杜誤
春秋穀梁傳正誤　柯山毛居正校勘
序
梁作梁誤梁从水从刃从木刃音楚良反傷也與刀刃字不同　乾綱絕紐絕作絶誤　王道盡矣盡作盡誤
接乎隱公隱作隠誤　為經之旨一旨作盲誤
左氏以鬻拳兵諫為愛君賛作賛誤
蠱蔡繼之辯訥裘作裘誤

左氏謚而當謚作謚誤謚从豐盛之豐不从豊豊音禮
隱公
元年鄭伯克段于鄢段作叚誤注同叚音假下同公羊傳作段是
注衆力彊盛彊作疆誤下注彊當作國同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賵作賵誤下从目不从月
聘弓鍭矢不出竟場作場誤場音亦場音長
二年注惡甚則日作曰誤　夫人薨例日作曰誤
三年而曰或外辭者曰作日誤
三穀不升謂之饉穀作穀誤後穀梁字皆然唯穀梁姓之

陽穀地名之類从㱿从禾
四穀不升謂之康四作四誤四从口从八口音圍象四方八者別也四方分則為八也四音目橫目也夢字从之字从橫目　外盟不日作曰誤　日葬故也日作曰誤
四年注取邑例時此月者此作比誤
五年始僭樂矣樂作樂誤樂从草木之木不从ホホ匹刃反麻片也
十年注諸侯當候在疆場疆作彊誤
八年注若今諸侯今作令誤　諸侯日卒正也日作曰誤
桓公

二年宋督弑其君督作督誤注同
弁冕而親迎冕作冕誤冕从冃冃音冒覆冒也不从日
月之日　八年注薦尚韭卵作卯誤卯本音亦又音卿
今俗用爲邪邪之邪　祭祀例日作曰誤
家父天子大夫家作宋誤　黷祀也作黷誤
在郜之陽郜作部誤
十一年死君難臣道也死作死誤死从歹从匕匕與化同
歹音五達反殘也下从朝夕之夕不从夕也夕與肉同
十三年注貌委體委作姿誤委从次次从一二之二不从
冫也冫偏旁冰字　十六年其致何也致作致誤

六經正誤六　廿五

十八年注不與共戴天而曰不責踰國而討于是者曰作
曰誤
傳三千五十三字注三千七百八十四字作經三百一
十字注四百二十一字誤

莊公

元年接練時練作練誤練从東擇之東从東从八非東西
之東　注齊人遷陽作陽誤陽古陽字
三年注不得以陰陽分其名分作令誤
母之子也可母作毋誤
四年注卒例日日作曰誤　又大夫者大作人誤

日入至於星出日作曰誤　八年師次于郎次作次誤
九年不日其盟渝也日作曰誤　此自正義內作月誤
注公及齊人狩于郜欠郜字
十一年宋萬之獲也獲作獲誤獲从犭从蒦上从艹下从
又非从艸从獲也
十七年將有其末不得不鉏其本也本作夲誤夲音韜
十八年注日始出日作曰誤
二十二年注書日則公盟也日作曰誤
二十三年大夫倉士鞋士作土誤
二十四年恂事也不志恂作恒誤

六經正誤六　廿六

大夫宗婦覿用幣覿作覿誤
棗栗腶脩棗作棗誤棗从兩朿朿音棘又音刺不从約束
之束腶當作腶禮記作腶脯脩之腶者曰腶字从肉不
當从金諸本多誤从金恐或借用不敢改也
二十六年注徐邈作藐誤　其勢強于當年于作千誤
二十八年國無三年之畜曰非其國也曰作日誤次年注
傳例曰同
三十一年注外攘夷狄攘作攘誤
慭恚也恚作恚誤

閔公

元年注今曰子曰作曰誤
二年吉禘于莊公吉作吉誤吉音確
僖公
元年美齊侯之功也美作恙誤美與恙同
加喪焉作焉誤　魯之寶刀也寶作寳誤
二年衞邑也衞作衛誤
垂棘之璧棘作棘璧作璧皆誤下操璧曰璧同
達心而懦達作達誤達从羍音達小羊曰羍本作羍
惡在一國之後文國字　遂受其幣而借之道道作宣誤
四年侵蔡蔡作蔡誤　注傳例作列誤

故不日耳日作曰誤
八年冕雖舊冕作冕雈作舊誤冕从冃冃音冒雈音隹上从廾
下从杵臼之臼
十一年注雖有不憂民事者雖作雖誤雖音胃獸名
十二年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曰作日誤
昧侯杵臼卒臼作臼誤臼象杵臼之形上闕下連音其九
反臼古掬字象兩手捧物之形哀五年齊侯杵臼同
十五年晦冥也冥作寘誤中从日不从目
十七年其日之日作曰誤　十九年淫於色淫作滛誤
二十一年注何休曰作日誤

二十二年其行勢也勢作勢誤勢从埶埶古勢字不从執
持之執注同　二十三年注觀敵為案作案誤
二十六年楚人滅夔作夔誤
二十七年注夫三人行夫作我誤
十有二月甲戌作戊誤　二十八年其曰人曰作日誤
諸侯盡朝盡作盡誤
二十九年注徐邈曰邈作邈曰作日誤邈後多作邈誤
三十一年注不言郊天者天作大誤
不敢斥尊也斥作斤誤　緇衣纁裳作熏誤成七年作纁
三十三年李梅實實作實誤實从宀从貫貫上从毌毌古貫

字非从父母之母亦非从毋勿之毋父母之母从女中
兩點象兩乳之形毋勿之毋从女中直畫禁止為姦之
意韋昭辯之詳矣毌从口口音圍从丨橫穿之象物貫
穿之形後人恐與毋母相混故加貝為貫又加宀為實
文公
元年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商作商頵作頵誤商音的頵
音揮下及注同　謂之曰虞曰作日誤
二年未毀廟之主皆升合祭于太祖躋升也升作升誤說
文升从斗从升升斗則升不从斗也或謂从勺从十本
升也勺十則合非升之義

三年注狐菓須矣須作湏誤湏音悔湏爛也一說湏古[illegible]

十七年取須句同　六年夜姑殺之奈何奈作柰誤

吾始使盾佐女佐作佐誤　七年注令狐秦地文地字

晉先蔑奔秦蔑作蔑誤　九年襚衣也襚作襚誤

十一年身橫九畝橫作橫畝作畝誤畝本作畞作畝已是

俗字況作畝乎

十四年長轂五百乘轂作轂誤轂从㱿从車本作輂

夐入千乘之國作敻誤中从目不从田也

舍之不日作曰誤

宣公

元年注恥賂之作恥誤　十二年日卒時葬作曰誤

十五年古者三百步爲里步作步誤

十八年日卒正也日作曰誤

成公

元年郤克眇作眇誤眇一目疾也从目不从目也

襄公

元年注成十五年奔楚成作城誤

十年注使若改日又諸侯改日曰忐作曰誤

二十六年宋公殺其世子痤本作痤

二十七年與之涉公事矣涉作涉誤

二十九年注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一當作壹讀不齊壹義

促也漢書引此傳作壹姑存之不敢改也

許但有言燕者言字下空一字建本同一本有北字正義

無北字此必知其誤而剔去之也

三十年注皆書日以錄之日作曰誤

五月甲午宋災作灾誤災从巛从火古災字从巛从一巛古

州字川壅爲巛从宀者草書巛字耳非古字也前此皆

作灾

三十一年莒人弒其君密州密作峦誤亦草字也

昭公

元年注叛戾不服戾作戾誤戾从戶从犬不从友也友音

弗　三年其曰北燕曰作日誤　八年流旁摇作摇誤

注何休曰作日誤　十一年注傳曰作日誤

十七年注潞子嬰兒賢則日作曰誤

定公

五年義邇也義作義誤義从羊从我我从兩戈相背不从

禾也

哀公

元年注傷之曰牛曰作日誤

十四年注又曰鳳鳥不至曰作日誤

[illegible]鳳翁於不朽作杇誤杇音烏塗墁也朽許久反腐折也

[illegible]蝛非祥瑞之嘉蚤蚤當作虫虫音毀若平聲當作蟲古

无蚤字虫古作虫二虫為䖵音昆三虫為蟲音种

釋文

夫差上音扶下初佳反佳字有兩音一音嘉一音皆此從

一音乎二音乎禮記檀弓下夫差音與此同又檀弓下

為差音初佳反亦未審從一音從二音若從一音未審

從何音姑俟明者

六經正誤卷第六終

相臺書塾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一卷

（宋）岳珂撰

清初錢氏也是園影元鈔本

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岳珂撰。珂字肅之、號倦翁、湯陰人。居於嘉興。鄂忠武王飛之孫、敷文閣待制霖之子也。官至戶部侍郎、淮東總領制置使。宋時九經刊版以建安余氏與國于氏二本爲善。廖剛又釐訂重刻、當時稱爲精審。珂復取廖本九經、增以公穀二傳及春秋年表春秋名號歸一圖二書、校刊於相臺書塾。並述校刊之意、作總例一卷。余仁仲左傳字辨嘗論其誤以杜註不皆與今說詩者同、倒寫爲皆不與今說詩者同、則尚見原刻。今則諸經印本率已罕傳。僅王弼易註有翻刻之本、已失其眞。春秋年表及名號歸一圖有重刻之本、亦頗非其舊。惟此總例一卷、尚行於世。其目一曰書本、二曰字畫、三曰註文、四曰音釋、五曰句讀、六曰脫簡、七曰攷異。皆參訂同異、考證精博。釐舛辨疑、使讀者有所據依。實爲有功於經學。其論字畫一條、酌古準今、尤屬通人之論也。

相臺書塾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

世所傳九經自監蜀京杭而下有建余氏興國于氏二本皆分句讀稱爲善本廖氏又以余氏不免誤舛于氏未爲的當合諸本參訂爲最精板行之初天下寶之流布未久元板散落不復存嘗博求諸藏書之家凡聚數帙僅成全書懼其久而無傳也爰倣成例乃命良工刻梓家塾如字畫如註文如音釋如句讀悉循其舊且與明經老儒分卷校勘而又證以許慎說文毛晃韻略非敢有所增損於前偏旁必辯圈點必校不使有毫釐訛錯視廖氏世綵堂本加詳焉舊有總例存以爲證

書本

九經本行於世多矣率以見行監本爲宗而不能無譌謬脫略之患監中大小本凡三歲久磨滅散落未有能脩補之者蓋京師胄監經史多仍五季之舊今故家往往有之實與俗本無大相遠晁公武云公武守三榮嘗對國子監所模長興版本讀之其差誤蓋多昔議者謂太和石本授寫非真時人弗之許而以長興版本爲便宋朝初遂頒布天下收向日民間寫本不用然有訛舛無由參校判知其謬獨以爲官既刊定難於獨改由是而觀石經固脫錯而監本亦難盡從紹興初僅取刻版於江南諸州視京師承平監本又相遠甚與潭撫閩蜀諸本互爲異同柯山毛居正誼父以其父晃所增註禮部韻乾淳間進之朝後又校訂增益申明於嘉定之初其於經傳亦既博攬精擇辛巳春朝廷命胄監刊正經籍司成謂無以易誼父遂取六經三傳諸本參以子史字書選粹文集研究異同凡字義音切毫釐必校儒官稱歎莫有異詞刊修僅及四經猶以工人憚煩詭竄墨本以紿有司而誤字實未嘗改者什二三繼欲脩禮記春秋三傳誼父以病目移告事遂中輟自時厥後無復以爲意矣余每惜之嘗欲脩刊有所未暇且以世所傳本互有得失難於取正前輩謂興國于氏本及建余氏本爲最善逮詳考之亦此善於彼爾又于本音義不列於本文

下率隔數葉始一聚見不便尋索且經之與註遺脫滋多余本閒不免誤舛要皆不足以言善也今以家塾所藏○唐石刻本○晉天福銅版本○京師大字舊本○紹興初監本○監中見行本○蜀大字舊本○蜀學重刊大字本○中字本○又中字有句讀附音本○潭州舊本○撫州舊本○建大字本（俗謂無比九經）○俞韶卿家本○又中字凡四本○婺州舊本○併興國于氏建余仁仲凡二十本○又以越中舊本註疏○建本有音釋註疏○蜀註疏○合二十三本專屬本經名士反覆參訂始命良工入梓固自信以為盡善正恐掃塵隨生亦或有之惟　通經先達不吝惠教

字畫

字學不講久矣經文非古訛以傳訛魏晉以來則又厭樸拙者妄媚隨意遷改義訓混淆漫不可考重以避就名諱如操之為掺昭之為佋此類不可

勝舉唐人統承西魏尤為謬亂至開元所書五經往往以俗字易舊文如以頗為陂以平為便之類更多五季而後鏤版傳印經籍之傳雖廣而點畫義訓訛舛自若今所校本之以○許慎說文○張參五經文字○唐玄度九經字樣○顏魯公干祿書○郭忠恕佩觿集○呂忱字林○秦昌朝韻略分毫補註字譜○參以毛晃增韻○及其子居正所著六經正誤其有甚駭俗者則通之以可識者（謂如宜之為宐晉之為晉之類皆取之石經遺文）非若近世眉山李肩吾從周所書古韻及文公孝經刊誤等書純用古體也凡此者實與同志之精於字學者逐一探討折衷不使分毫差誤雖註字偏旁點畫必校庶幾或聖經賢傳不墮於俗學之陋當為世所善矣

註文

諸本於經正文尚多脫誤（如易雜卦物不可以終動動必止之諸本無動必二字惟蜀本興國本有之已添入此類亦多見之考異）而況於註間有難曉

解者以疏中字微足其義
如易比卦彖註云不寧方來矣或者誤認不寧爲不安方來爲方至及依疏添一之字一皆字云不寧之方皆來矣意始明
如書之泰誓註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及考疏仁人之下有一也字則仁人也自爲一句意始明
如召誥註今天其命哲末曰雖說之其實在人雖說之三字亦不可曉考石經則曰雖說之於天添於天二字意始明
如洛誥曰明禋註成王留之本說之本說之三字亦不可曉依疏云故本而說之意始明
如詩角弓敎猱升木註云若使之必也依疏增一能字爲必能也意始明
如思齊神罔時怨神罔時恫箋云無是怨恚其所行者無是痛傷其所爲者諸本皆無其所爲者

四字惟建大字本有之及考疏則曰神明無是怨恚文王其所行者神明無是痛傷文王其所爲者以此明箋文舊有其所爲者四字而諸本傳寫逸之也今從建大字本意始明此類甚多不悉舉

高宗肜日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註云無非天所胤常也胤之下合有一典字常也實訓典字也此實傳寫之脫而疏義乃因之此不敢添

又洪範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註民戢有道戢字止是一戒字傳寫誤作戢爾疏義遷釋作欲戢之戢此不敢改

顧命一人冕執銳銳實鈗字也按說文以爲兵器今註中釋爲矛屬而陸德明又音以稅反且諸本皆作鈗爾越中註疏於正文作銳爾疏中又作鈗作銳今只從衆作銳

中庸天命之謂性註云木金火水土之神水神宜曰知土神宜曰信乃誤以信爲水神知爲土神而疏義又從而附會之亦不敢改今按乾鑿度云水土二行兼信與知

射義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者不係上聲建與余本註云稱猶言也行也者不言有此行不可以在此賓位也越本建大字本註云稱猶言也道猶行也言行也者不言有此行不可以在此賓位也以越建本此監與余本上多道猶二字下多言行也三

字參而訂之互有得失監與余三本所謂稱猶言也行也只提得經文稱字而遺道字則越建本所謂道猶行也爲是越建二本所謂言行也者不者尔二字是提經文以起註義而言行也三字於上下文意不相屬則監本與本余本無此三字爲是與其逕道猶二字寧若行言行也三字今姑依越建本

周禮秋官司寤氏掌夜時註夜時謂夜晚早若今甲乙至戊疏又以甲乙則早時戊亥則晚時宜其說獨蜀本作戊字竊謂戊字爲是而疏則因傳寫之誤而曲爲之說爾註意正指甲夜乙夜至戊夜也既疏義如此今不敢改

壺涿氏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毆之註故書炮作泡杜子春讀炮爲苞有苞葉之苞玄謂燔之炮之炮以文義觀之當去炮之之地炮之之下連一之字既諸本皆然今不敢忝

左傳昭二十年衛侯賜析朱鉏謚曰成子註宵從公故詳考傳文本末時齊豹殺衛侯之兄縶衛侯出如死鳥析朱鉏宵從竇出徒行從公公入而賜之謚註云宵從公故蓋以其宵自竇出徒行從公而賜謚宵夜也其字當作宵則註與傳上文合今諸本於註皆作霄誤也亦不敢改此類甚多

音釋

唐石本晉銅版本舊新監本蜀諸本與他善本止刊古註若音釋則自爲一書難檢尋而易差誤建本蜀中本則附音於註文之下甚便繙閱然尾雜重贅適增眩瞀今欲求其便之尤便則亦附音釋如建蜀本然亦粗有審訂音有平上去入之殊則隨音圈發或者不亮其意而以爲病則但望如監本及他善本視之捨此而自觀釋文可也若大學中庸論孟四書則併附文公音於各章之末如雍也篇樂水樂山知者樂釋文皆音岳之類自與註意背馳微文公音則義愈晦矣准此爲古註釋設亦不寄其爲相正兹以其凡疏所見于后

有字本易識初不假音者音釋爲難字設也今凡正文之音皆存之其有音切雖多而只同前音者與別無他音而衆所共識者未免擇其甚贅者閒削去惟註亦然釋文每有後可以意求及更不重出及後放此之說則不必贅出亦明矣有音重複而徒亂人意者如堯典光被四表被皮寄反而徐又音扶義反以扶字切之則爲音吠蓋徐以吳音爲字母遂以蒲爲扶以蒲切之無

異於皮寄反法應刪又如曲禮負劒辟咡詔之辟匹亦反是音僻矣而徐氏又音芳益反沈氏又音扶赤反以芳與扶切之實不成字蓋吳音以芳爲滂以扶爲蒲二切皆音僻又何必再三音此一字爲哉如此者甚多

有的然之音不待釋者在上之上時亮反在下之下戶雅反此指高卑定體而言若自下而上時掌反自上而下遐嫁反此指升降而言此本不必音後有閒見而不盡音者滋惑也如曲禮居不主奧註命士以上上時掌反復自云凡言以上者皆放此是不必盡音而可以意求也今所校者於疑似處亦音之閒有註字不附音亦一一圈發矣又如先後二字指在先在後之定體則先平聲後上聲若當後而先之當先而後之則皆去聲又如左右二字指定體而言則左右皆上聲指其用者而言則皆去聲亦已隨音圈發

有誤音而不容盡改者如易繫辭文之義易以貢易當音肆而作如字書盤庚汝分猷念以相從分當如字而作去聲此類不敢盡改記內則註釋鞶革鞶絲曰則是鞶鞶與考疏與者疑而未定之辭釋文乃音預於義不通已依疏改音餘禮秋官司儀賓拜送幣每事如初賓亦如之註以賓亦如之之賓讀爲儐釋文乃誤以賓拜送幣之賓音擯今疏其誤于下經文云賓三揖三讓登再拜授幣賓拜送幣每事如初賓亦如之註云賓三揖三讓讓升也登再拜授幣授當爲受主人拜至且受玉也每事如初謂享及有言也賓當爲儐謂以鬱鬯禮賓也上於下曰禮敵者曰儐禮器曰諸侯相朝灌用鬱鬯謂此朝禮畢儐賓也疏云賓主俱升主人在阼階上北面拜乃就兩楹閒南面賓亦就主君賓授王主君受之故云再拜受幣也云賓乃拜送幣者賓既授乃退向西階上北面拜送幣乃降也以註疏求經指則拜受幣者主也拜送幣者賓也賓拜入賓乃主賓之賓非儐禮之儐也註所謂賓當爲儐者乃指言賓亦如之之賓蓋謂受幣送幣之禮既畢享及有言之事又畢主乃以鬱鬯禮賓其禮亦如享及有言之禮也故註既解賓亦如之之義又繫之曰謂此朝禮畢儐賓也況註文先解經文每事如初之義而後曰賓當爲儐以次序先後求之則賓之當音擯者在此而不在彼也釋文乃提起賓拜送三字下註云依註賓音擯其不深考註義如此

有因字畫相近而疑傳寫之誤失其本音者禮春官龜人西龜曰靁屬北龜曰若屬註左倪靁右倪若釋文靁力胄反又如字考疏則云左倪靁者爾雅云左倪不類不類即類一也右倪若者不若即若也同稱若故爲一物如以疏義下文不若即若證上文不類即類一語疑靁當讀爲類從力胄反豈胄字即胄字之誤耶左傳文十五年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註卿行旅從春秋時率多不能備禮釋文率所類反又音律以義求之率當讀爲類從所類反則讀如將帥之帥豈所類反三字乃音類二字之誤耶諸本皆然今不輕改

有點畫微不同而音義甚易辨者如毋字牡后反中從兩點與從一直者不同毋字音無中從一直下與從兩點者不同釋文於曲禮毋不敬之毋詳言之矣如毋追淳毋春秋齊毋之類則音之如錫予之錫星

歷反旁從易鍚錫之錫余章反旁從昜又如戌之與戍音恤者係作一小畫音春遇反者從人謂人荷戈曰戍神祇之祇從示而無畫祗敬之祗從示而有畫底音抵者上有點底音止者無點又如己之與巳與已皆可考識如此類甚多初不假借本不必音而閒亦音矣

有當音而不音合增入者如書舜典重華協于帝重字無音尚以人所共知不假增入至於讓于殳斨殳字無音記曲禮則左右屏而待屏字無音禮冬官盧人㪉兵同强㪉無音凡此類增音亦多然亦有不敢增音者記玉藻山立揚休休無音註曰其息若陽之休物疏則曰揚陽也休養也若盛陽之氣生養萬物如此則從吁句反不敢增諸經中樂之當音洛者如記大傳禮俗刑而後樂及樂記中數處皆無音乃閒有音岳者與註疏之義不合其必有說不敢輕改又如喪字凡喪亂喪亡死喪之喪去聲凡有喪遺喪之喪平聲詩釋文全不曾分別谷風之凡民有喪釋文無音猶可曰此從平聲係是正

音無假於音也板之喪亂蔑資蕩之小大近喪桑柔雲漢之天降喪亂召旻之天篤降喪釋文亦皆無音猶可曰喪有二音以義求之居然可見亦無假於音也然頍弁之死喪無日釋文息浪反抑之曰喪厥國亦音息浪反死喪喪國之喪與喪亂喪亡之喪同義凡有音而彼無音假曰前而出一音後不復出而二音乃間出於諸詩之間又禮天官膳夫王之稍事設薦脯醢鄭司農云非日中大舉而閒食謂之稍事玄謂稍事有小事而飲酒漿人共賓客之稍禮注謂王稍所給賓客者釋文皆無音讀當從上聲至於內宰均其稍食註謂吏祿廩此正廩稍之稍釋文無音但於大宰家削下云本亦作稍所教反若地官稍人及甸稍之稍與家削之義略同可以類推若稍食之稍則與家削之義異亦無音何也今各隨文義合加圈發者加圈發以別之此類亦多不可悉舉

有一音而前後自差雜者如書舜典朕聖讒說殄行殄訓絕尸書中殄字皆徒典反係上聲惟益稷用殄厥世乃徒現反則去聲矣及考監韻只收上聲不收去聲爲有義同而音異哉合改爲徒典反如記王制屛之四方必政反係去聲至屛之遠方則必郢反係上聲同一義而有上去之殊及以監韻參之去聲訓除上聲爲屛蔽之

屛若是則去聲爲是又如檀弓註叔向之向香亮反案左傳宣十五年釋文香丈反係上聲與嚮同音是一爲上聲一爲去聲也又如遇於一哀而出涕涕音體矣只本篇其涕洟涕音他計反亦同義而二音又如左傳莊二十八年其娣生卓子卓勑角反至僖四年卓子之卓又音吐濁反昭二十六年王子朝釋文朝如字凡人名字皆張遙反至論語衛公子朝則又音直遙反

又如禮天官之屬庖人賈八人釋文賈音古又音嫁下放此至夏官之屬馬質賈四人止云賈音嫁註及下同則弃初音而從次音矣秋官之屬庶氏釋文庶音煑又章預反至後庶氏掌除毒蠱止云庶章預反則亦弃初音而從次音矣其最差雜者則記文王世子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釋文凡學世子戶孝反敎也下小樂正學干籥師學戈學舞干戚同若以義推之學世子

之學旣爲戶孝反學士之學當同音又以經文所謂學世子學士必時推之則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正承上文必時之意故疏有秋冬羽籥同敎春夏亦同敎干戈之說疏義以學爲敎則皆從戶孝反釋文何獨於小樂正學干籥師學戈同爲戶孝反而他皆不音耶又註有所謂陽用事則學之以聲陰用事則學之以事亦皆當從戶孝反而釋文亦無音使讀者拘於音例而失其指趣此大弊也今姑識之以俟觀者擇焉

有當音當切而比附聲近者如所謂附近之近開厠之開間隙之間平聲伺候之伺平聲爭鬬之爭應對之應是也今亦皆存其舊不欲更爲音切

有一字數切而自爲厖雜者一長上聲字也則丁丈張丈知丈展兩反一中去聲字也則丁仲張仲貞仲反後來監韻所收則長爲展兩反中爲陟仲反豈不明白歸一哉初欲更而爲一以他音亦有類是者姑悉存其舊

有用吳音爲字母而反切難者沈氏徐氏陸氏皆吳人故多用吳音如以丁丈切長字丁仲切中字是切作吳音也以至浦之爲扶補之爲甫邦之爲方旁之爲房征之爲丁鋪之爲孚步之爲布惕之爲飭領之爲冷莊之爲亡姥之爲武敵之爲直是以吳音爲切也此類不可勝紀但欲知此只以吳音切之可也

有反切難而韻亦不收者如周禮挈壺夜三鼜以號戒註趣與造音相近而趣音爲莊久反天子圭中必必府結反論語其庶乎屢空空力縱反是已

有不必音而音當音而不音者如治字本不必音乃音爲直吏反平聲則不音以爲正字固也而周禮小宰註平治也則云如字下治其施舍同

案治字從水從台台本音怡諧聲故爲平聲於此獨音如字者恐人疑爲去聲故特音之不可以此有音而他無音爲非平聲也毛居正云音持者攻理也凡未治而攻之者則平聲經史中治天下左傳治絲大禹治水治玉曰琢治兵治獄之類是也爲理與功效則去聲經史釋音自可識或無明音亦準此推之雖然曷不以文公爲準乎其釋大學先治其國欲治其國皆音平聲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皆音去聲仍於二音之下俱云後放此是使人可以意求也文公於孟子梁惠王上發明治禮義亦音平聲凡爲理物之義者放此蓋平聲係使然去聲係自然初不難辯又如數目之數三數之數每音上聲數算之數數責之數每音去聲至左傳釋文則數責之數兼有上聲去聲二音至史記釋音及宋景文國語補音則以數責之數爲上聲矣今四方之音却與國語史記

音合惟吳音不爾

有當音或不音而可以例推者詩載芟春藉田而祈社稷註藉之言借也藉字釋文無音孟子滕文公助者藉也孫奭釋文亦無音參以記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稅註亦云藉之言借也釋文藉在亦反借子亦反則知春藉田之藉與助者藉也之藉皆當從在亦反又考之說文帝藉千畝其上無廾亦從入聲又漢書名聲藉甚註云狼藉甚盛也其字上亦從廾以此知古藉字有入聲不但藉田之藉助藉之藉爲然也今監韻亦收藉田之藉在二十二昔韻則藉之當從入聲爲愈明矣近世學者因藉借之義多有讀孟子藉字爲去聲殊不知借字古亦是入聲也

有當音當切遺於前而見於後者如易乾卦九二註德施周普上則過亢施亢二字釋文初皆無音至上九亢龍有悔始音亢苦浪反彖雲行雨

施始音施始鼓反書序康王之誥合於顧命顧字釋文初無音至顧命篇始音工戶反禮地官均人註主平土地之力政者政字釋文初無音至後均人之職地政力政始音征冬官輪人註蓋高一丈高字釋文初無音至匠人營國雉長三丈高一丈始音古報反春秋左傳隱元年費伯帥師城郎註高平方與縣東南有郁郎亭方與二字釋文初無音至二年公及戎盟于唐註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始音方爲房與爲預此類甚多蓋陸德明作釋文時不甚檢點故後先倒置爾今各隨其義而加圈發

有經文兩字同而音義有異者周禮之施舍與左傳之施舍音義有不同地官大司徒之舍禁弛力又與小宰小司徒鄉師之施舍音義不同大司徒之弛力註息繇役也舍禁註公無禁利也舍讀爲捨小宰小司徒鄉師之施舍註謂應復

免不給繇役者釋文施式氏反舍字無音左傳之施舍註以施爲施恩惠舍爲舍勞役施舍二字釋文皆無音蓋周禮之施字從上聲左傳之施字則從平聲以註義施恩惠推之亦可從去聲以釋文無明音只從平聲蓋施之爲義加也設也從平聲及也延也從去聲以義考之則音可見至舍字則二經皆去聲也左傳本不可以言經今從俗所謂沂本十三經建本十一經稱之近世傳讀多以周禮施舍之舍爲捨蓋以註文復免不給繇役有捨之義殊不知舍之爲義置也所謂復免繇役及舍勞役皆以置而不役爲義則讀爲如字音義俱通左傳釋文多有此比如僖十五年呂甥對秦伯曰服而舍之二十八年晉侯欲殺魏犨曲踊三百乃舍之又晉侯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凡此等舍字釋文初音皆從如字此又舍從去聲之明證也

有字同音異隨註義以爲別者如詩大序註謂好逑也好呼報反關雎君子好逑則以如字爲初

音呼報反爲次音蓋大序鄭註也故註文好逑之好從呼報反國發爲去聲若詩則先有毛傳而後有鄭箋當以毛音爲正故詩文好逑從毛音只爲如字此類惟詩與禮最多然詩則以毛傳爲正音禮則多以康成之說折衷此又在觀者尋其指趣而爲之區別也

有釋文起音之字與經文註文異者如記曲禮註膺揖此引少儀經文也釋文則以揖爲葉音如字禮地官大司徒其植物宜早物諸本經文只是阜字釋文則曰早音阜又如均人旬用之旬註旬均也讀如營營原隰之營釋文不以經文旬字起音而以營字起音釋文云營音均又音均反又音旬春官巾車藻車藻蔽註故書作䡖釋文不以經文藻字起音而以䡖字起音釋文云䡖音然又音藻又倉會反夏官圉師夏序馬釋文不以經文序字起音而以註文訝字起音釋文云爲訝五嫁反此皆陸氏因其時所祖之本隨各字而起音也觀者知其故則可以知其音矣

有照註義當爲初音而釋文以爲次音者詩不弔昊天毛鄭註皆以弔爲至左傳昭十六年帥羣不弔之人哀十六年旻天不弔杜註亦皆以弔爲至凡此弔字爽考註義當以丁歷反爲初音釋文則以如字爲初音禮夏官挈壺氏註讀爲挈髮之挈疏云挈即結也當以結爲初音釋文以苦結反爲初音冬官鞾人註讀鞾爲運釋文以況萬反爲初音樸屬註讀樸爲僕釋文以普剝反爲初音春秋哀四年盜殺蔡侯申註不言弑賊盜也釋文殺申志反之類

句讀

監蜀諸本皆無句讀惟建本始倣館閣校書式從旁加圈點開卷瞭然於學者爲便然亦但句讀經文而已惟蜀中字本與國本併點註文益爲周盡

而其閒亦有於大義未爲的當者今就其是者而去其未安者大指皆依註疏雖儒先章句行於世者亦不敢雜於其閒若疏義及釋文揆之所見而有未安者則亦不敢盡從也姑疏一二于下如書牧誓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註羌在西蜀叟疏以西蜀叟爲句案西羌居析支渠搜之地禹貢所謂西戎即敍者也二傳於西戎即敍之下明言羌髳之屬漢時先零罕开正居析支渠搜之地所謂賜支河首即禹貢之析支也以此證之羌在西當爲一句蜀叟者孔傳以叟字解蜀字也後漢之季呂布既誅董卓卓將李傕等攻布布有叟兵內反傕等遂破長安及馬騰劉範之攻傕也益州牧劉焉遣叟兵五千助之章懷太子賢註曰叟蜀兵以此證之蜀叟當自爲一句今已改定句讀又如禮地官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考之註疏當以掌斂野之賦爲一句以斂薪芻屬之下句釋文賦斂力艷反則是以掌野之賦斂薪芻爲一句今姑依釋文爲句又案釋文惟稅賦斂之斂力艷反至斂弛斂市絘布斂其皮角斂總布斂市之不售春頒秋斂與比斂野之斂皆無音謂當如字讀從上聲也若照註疏則此斂野之賦與斂薪芻之斂皆當從上聲既照釋文以賦斂薪芻連文讀之則斂薪之斂從去聲此當入音釋例因句讀之例而附見于此

脫簡

諸經惟記禮獨多見之玉藻樂記雜記喪大記註

疏可考與國本依註疏更定亦覺辭意聯屬今則不敢倣之第以所更定者繫於各篇之後庶幾備盡大學一篇文公所更定天下家傳而人誦之書之武成先儒亦嘗更定但今本止以註疏爲據所以不敢增入

考異石經亦別有考異一卷今倣之

書禹貢滎波既豬及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凡滎字皆從水禮夏官職方氏豫州其川滎雒經文熒字從火註滎字多從水左傳衞懿公及狄人戰于熒澤及杜預註自隱元年以來所引熒陽者不一熒字率多從火釋文云作滎者非若合書禮左傳而言之則同此滎耳以水溢言之則曰滎波熒澤以秦漢置縣及魏晉之後置郡言之其地在滎水之陽則曰滎陽故孔註禹貢則曰泉源爲沇流去爲濟濟水入河並流十數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溢爲熒澤在敖倉東南鄭註職方氏則曰滎兗水也出東垣入于河泆爲滎滎在滎陽

波讀爲播禹貢曰滎播既都杜預註熒澤之戰則以熒澤當在河北孔穎達疏曰禹貢豫州滎波既豬導沇水入于河溢爲滎在河南此時衛都河北爲狄所敗乃東徙渡河故知此熒澤當在河北但沇水入河乃溢被河南多故專得滎名其北雖小亦稱滎也參考諸家之說則滎波之滎熒雒之熒熒澤之熒滎陽之滎同以濟水溢爲波爲澤而得名釋文於左傳決然以爲作滎者非似未深考也只如禹貢之滎波既豬鄭引以註職方氏則曰滎播既都禹貢之沇水鄭註則曰兖水蓋播即波也都即豬也兖即沇也而其字則異焉各因其時所傳之本之舊也滎字之或從水或從火要亦如此今各從其本之舊而實則一也

唐太宗諱世民若單言民則闕斜鈎而作𡰥若從偏旁則闕上畫而作氏如書盤庚之不昏作勞呂刑之泯泯棼棼左傳昭公二十九年若泯弃之之類今皆更定

書泰誓註吉人渴日以爲善凶人亦渴日以爲惡疏以渴作竭釋文渴苦曷反汎而觀之疏則以其義爲竭盡之竭釋文則音爲飢渴之渴然考之周禮渴澤用鹿渴其列反則渴字亦有竭音說文渴丘葛反盡也則音飢渴之渴其字亦有竭義註所謂渴日蓋猶言盡日也今只作渴

詩定之方中註馬七尺以上爲騋諸本皆是馬七尺爲騋惟余仁仲本有以上二字以釋文考之則疑舊有以上二字而傳寫逸之也釋文於騋牝二音之下便有上時掌反一音考註文別無上字而釋文有上音此明舊有以上二字也疏曰七尺爲騋廋人文也又考禮廋人馬七尺以上爲騋六尺以上爲馬則周禮亦有以上二字余本爲是今從之

鴟鴞予尾翛翛監本蜀本越本皆作脩脩興國本

虞山錢遵王述古堂藏書

及建寧諸本作翛翛及考疏則曰舊本作消消
定本作翛翛又考釋文則翛翛素彫反蓋監蜀
越本以疏爲據與建諸本以釋文爲據也今從
釋文又巧言昊天大幠蜀本越本興國本皆作
泰余仁仲本及建大字本作大釋文大音泰徐
勑佐反此亦以釋文爲據也今亦從釋文
雨無正首章云浩浩昊天不駿其德章內昊天疾
威弗慮弗圖俗本皆作旻天以釋文有密巾反
遂併經與註竝改作旻直謂有作昊天者非及
考疏則曰上有昊天明此亦爲昊天定本皆作
昊天俗本作旻天誤也今從疏及諸善本
生民實覃實訏箋云訏謂張口嗚呼也諸善本皆
作嗚余仁仲本作鳴蓋以嗚字駭俗而從鳴字
也及考疏則曰訏音呼字又從言故爲張口嗚
呼是其聲音已大於呱呱之時因言張口嗚呼
即說聲音之大今從疏及諸善本作嗚

記曲禮二名不偏諱偏合作徧疏曰不徧諱者謂
兩字作名不一一諱之也案舊杭本柳文載子
厚除監察御史以祖名察躬辭奏勑二名不遍
諱不合辭據此作遍字是舊禮作徧字明矣若
謂二字不獨諱一字亦通但與鄭康成所註舊
文意不合可見傳寫之誤然仍習既久不敢如
蜀大字本興國本輕於改也
檀弓孔子過泰山側問婦人之哭於墓者實使子
貢而興國及建諸本皆作子路考之疏亦不明
言何人及考石本舊監本蜀大字本越上註疏
本皆作子貢未知孰是以家語證之則子貢也
月令孟夏丘蚓出仲冬蚯蚓結同此蚯蚓也而有
丘蚯之異既諸本皆然不欲輕改
曾子問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
而致事而註中周卒哭而致事一句獨興國本
大書而爲經文曰周人卒哭而致事視註復添

一人字以三代之禮竝言之未爲非也及考舊
監本註周字乃作則字如此則是第言夏殷而
不及周人今皆從舊不敢改也
喪服小記除殤之喪其祭也必玄註殤無變文不
縟諸本多作縞惟興國本及釋文作縟及考之
疏則曰除殤之喪即從禫服是文不繫縟也今
從疏及釋文
少儀笏書脩苞苴弓茵席枕几熲杖琴瑟註熲警

枕也疏本作穎釋文及建諸本作熲監本及興
本作穎玉篇廣韻亦有熲字釋箧也雖與註所
謂警枕不同亦足以明熲爲一物也但疏謂鄭
註以穎爲警枕者所以別下文經文卻刃授穎
之穎則以爲兩穎字字同而義異釋文以警枕
之熲其旁下從火音京領反以授穎之穎其旁
下從禾者役頂反則字異而音亦異又未知監
本興國本穎字其旁下從木者以何本爲據今

熲穎二字皆依釋文而竝識之以見異同
祭義濟濟者容也容以遠諸本間以王肅音爲口
白反遂以容字作客字及考石經舊監本蜀大
字本及越本註疏竝作容疏云容以遠謂事容
貌非所以接親親也一字爲容一字爲客未之
有也今依疏義及石經等本竝改作容
儒行愼靜而尚寬强毅以與人監本及諸本有無
尚字者建大字與國本余仁仲本則有尚字及

考疏則曰既愼而靜所尚寛緩也今從之
禮天官大宰百工飭化八材鄭司農註云珠曰切
象曰磋諸本有作骨曰切者及考疏則云珠曰
切之下竝爾雅文皆治器用之名也然今爾雅
云骨曰切蓋司農誤讀爾雅本作珠也如此則舊
本自是珠字由今觀之則骨曰切爲通俗珠曰
切爲駭俗今存古只從珠字
小宰凡祭祀贊王幣爵之事諸本王皆作玉惟越

註疏及建大字本作王以義考之恐是諸本作玉幣爵者因大宰職有贊玉幣爵之文遂以此王幣爵亦為玉幣爵小宰所贊之幣爵固大宰所贊之玉幣爵也但於此則決非玉字何以明之大宰贊玉幣爵上文先有贊王牲事明贊玉幣爵贊王之玉幣爵也小宰職卑不獲贊王牲事而與贊幣爵之事上文未有王字故以王幣爵言之亦明其贊王也註所謂從大宰助王其義甚明由此言之則王字是而玉字必為非也昭昭矣

地官總列職名有饎人稾人及經分職掌則饎作饎稾作槁同此一職而字不同考舊監本蜀大本則並改而為饎與稾而監本又於稾字上添從廾既重思之饎與槁字註中有之音義復釋之則不必改作饎與稾亦可而監本又於稾字上添廾者蓋夏官亦有稾人恐惡其同也

鄉大夫正歲令羣吏攷法于司徒以退各憲之於所治國大詢于衆庶則各帥其鄉之衆寡余本云各憲之於所治之國既妄添一之字又以國字屬上句俗本多與此同及考諸善本並無之字而國字自屬下句越本註疏於所治之下且入註一段如此則愈足證矣

左傳僖二十三年懷與安實敗名建本及諸俗本多作懷其安今從監本蜀本及諸善本作與字

僖三十年若不闕秦將焉取之諸本多無若字與將字建上諸本則有之眞西山文章正宗亦依建上諸本竊謂上句有若字下句有將字文意尤為明暢今從之

哀十六年石乞曰此事也克則為卿不克則烹諸本多無也字蜀大本與國本建大字本有也字今從之

孟子滕文公草尚之風必偃註云尚加也草而加

以風則偃諸俗本多因論語草上之風必偃遂
以尚爲上今已改定
雝妻政不足閒也俗本乃添一與字與人不足與
適也句同又烏可已也俗本無也字今一削一
增

公羊穀梁傳

春秋三傳於經互有發明世所傳十一經盍合
三傳竝稱乾淳閒毛居正嘗參校六經三傳當
時皆稱其精確刊脩未竟中輟廖氏刊九經未
暇及公羊穀梁二傳或者惜其闕焉因取建余
氏本合諸本再加考訂與九經竝刊句讀字畫
悉用廖氏例惟是余仁仲本於陸氏釋音字或
與正文字不同如醻酬作讓曰莧作虎之類竝
兩存之參它本皆然今亦不敢輒有更定

春秋年表

三朝藝文志不載作者名今諸本或闕號名或
紊年月參之經傳多有舛錯不無刊寫之誤如
諸國君繼立者篡奪者表止書其立今增入諸
國君有弑殺表例書其卒今改定諸國君卒或
年與月誤或稱其公子若弟與兄誤今考註疏
刊正諸國君卒與立皆書惟魯闕今依經傳添
補如鄭莊公卒表書厲公突立突出奔按經傳
昭公立宋人執祭仲以厲公歸而立之昭公奔
衛如莒著丘公去疾表書又名郊公按傳著丘
公卒郊公不慼註郊公著丘公子如楚莊王旅
誤爲旋晉景公獳誤爲孺若此類不可枚舉皆
以經傳正之史記年表書事今表止書繼立循
舊不敢增（按館閣書目元豐中楊彥齡撰二卷紹興中環中撰一卷今本一卷與紹興本及藝文志所載者同）

春秋名號歸一圖

按史藝文志春秋名號歸一圖二卷馮繼先撰
刊本多訛錯嘗合京杭建蜀本參校有氏名略
同實非一人而合爲一者有名字若殊本非二

人而析爲二者有自其國適它國而前後互見者有稱其公與其年而經傳不合者或以傳爲經或以註爲傳或偏旁疑似而有亥豕之差或行數牽聯而無甲乙之別若此類非一今皆訂之經傳刋其譌謬且爲分行以見別書若雜出於經傳與註而止稱經或傳註散見於前後數年閒而止稱某公某年蓋據始見而書之廖本無年表歸一圖今既刋公穀併補二書以附經傳之後

融堂四書管見十三卷

（宋）錢時撰

明鈔本

融堂四書管見十三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宋錢時撰。時有融堂書解、已著錄。此編凡論語十卷、孝經一卷、大學一卷、中庸一卷、卽嘉熙二年喬行簡奏下嚴州取時所著書之一也。俱先列經文略加音訓、而詮釋其大旨於後。孝經用古文。大學但析為六章、不分經傳。蓋時之學出於楊簡、簡之學出於陸九淵、門戶迥殊、故不用程朱之本。其解論語宗德辨惑章、謂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二句乃證愛欲其生惡欲其死者之為異。齊景公有馬千駟節、合上文為一章、謂其斯之謂與句乃指夷齊便是求志達道而言。又大學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二句、仍附第一章末、謂是聖人承上厚本薄末反覆曉人之意。亦俱根據舊文、不肎信為錯簡。朱子與陸九淵書所謂各尊其所聞各行其所知也。然金谿之學、惟憑心悟、或至於恍惚窈冥。時則以篤實為宗、故其詮發義理、類多平正簡樸、不為離析支蔓之言。又敖繼公儀禮集說後序所謂以魯男子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者矣。卷首有紹興己丑時自序、末有景定辛酉天台錢可則刊書跋。宋史藝文志馬端臨經籍考皆不著錄。獨張萱內閣書目有之。雖以四書為名、所解不及孟子。與朱子所稱四書者異、故附列於五經總義類焉。

融堂四書管見序

時未弱冠　先君子篤披覆授以論語及大[illegible]學而時習之一句餘書不解自通蜀道多難羈[illegible]顛頓萬狀服膺斟訓未嘗度置[illegible]文義勒之演說年踰四十忽自[illegible]學之非於是取三書讀之渙然如[illegible]習積而成編後獲從　慈湖先[illegible]出追今十有三載春二月兒輩請觀通稿稍刪潤附以音訓併述古文孝經二十二章題曰四書管見嗚呼非敢爲它人道也傳之家塾庶幾　先君子之志云紹定己丑四月二十日蜀阜錢時書

錄白省劄

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肅國公喬　行　簡　劄子臣輒有奏陳仰干
天聽臣昨任國子司業日於廷見諸生之次聞嚴州布衣錢時山居讀書理學淹貫嘗從故寶謨閣學士楊簡遊蓋其深所推許令寶章閣待制袁甫昨任徽州與故太府寺丞鄭之悌守嚴州日皆嘗一再禮聘涖講郡庠遠近士子翕然雲集已而得其講篇其於辨析義理參錯事物發明疑難有以起人臣是時心已嘉之其後知紹興府汪綱亦嘗延請至郡臣始屬綱求其所著之書有論語孝經中庸大學四書管見及尚書啓蒙詩學管見周易釋傳兩漢筆記
國朝編年等作益信其學之有所詣其作兩漢筆記頗皆痛漢氏襲秦之弊而尤反覆致意於後世所以不敢望三代之蹤又見其學之爲有用臣遂因綱以延其來與之相見而款扣之見其夙負才識尤通世務自田里之休戚利病當世之是非得失莫不詳究而熟知之靖康間其大父嘗值妹寇陸梁兀术入浙糾率扞禦幾箸奇功朝廷嘗爲之

立廟封爵而時亦人物魁岸慷慨激昂有乃祖風
不但通詩書守陳言而已每念此亦奇士而不使
得爲世用私竊惜之比者伏讀
國史至
真宗皇帝於
禁中壁間見穆脩所作詩句深切歎賞即問侍臣
曰有文如此公卿何以不薦則士之遺逸者固大
臣之所當言亦
聖主之所樂聞者也時嘗請漕司文解比歲已踰
永免而場屋竟不足以得之其志方將玩聖經以
自隱儻今不加旌用使之終老山林則
國家有遺而不舉之才大臣有知而不薦之咎矣
臣愚欲望
聖慈且與錢時特補迪功郎畀以秘閣校勘仍乞
下時本貫嚴州取所著書繕寫繳
進上備
乙覽如其果有可採則乞次第錄用庶以究其所
蘊有補斯世伏候
勅旨貼黄臣海有奏
聞臣伏見成忠郎吳如愚墮身右列早歲兩爲覺

庫吞即隱居官薄當進亦不自言垂三十年矣雖
居都城而杜門不出臣欲識之不可得多有爲臣
言其人行醇而介氣直而溫講道窮經騰有著述
凡士大夫之仕于
朝與三學之生員四方之士子茍有志於問學者
莫不造門質疑皆充然有得而去今年踰七十略
無倦容臣竊伏思念
輦轂之下有此佳士可謂蘭蕙衆根蕭艾群調者
矣近在目睫儻不示以旌別則天下何觀焉臣愚
欲望
聖慈特與如愚換授從事郎併充秘閣校勘如此
則
陛下一日之間度越拘攣而得二士可以勸後學
而屬人心可以抑奔趨而獎廉靖其於治道不爲
小補取
進止五月十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
右劄付秘閣錢校勘
嘉熙二年五月　日　押
押押

學而第一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音悅)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音洛)乎人不知而不慍(紆問切)不亦君子乎(子孔子也)

(同門曰朋學說文覺也習者習熟其所學時習言無時而不習也慍怒也)

學者覺其所固有而已故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心本無體本虛明無所不照爲物所誘爲意所蔽爲情所縱而昭昭者昏昏矣是故貴於覺也不覺則何以習爲曰安汝止習此者也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習此者也孔子爲之不厭習此者也無時而不習即無時而不明滿天地皆春風和氣也其爲說何如哉於是而有同志來自遠方則知學者益廣矣此其爲樂又可量哉雖然知學者自知不知學者自不我知安可強也世之人昏昏逐逐醉生夢死視聖賢門戶不翅若氷炭正可憐憫耳安得以其不知而逆慍乎君子之心如太虛澄然何慍之有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去聲)而好(去聲)犯上者鮮(上聲)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有子名若孔子弟子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弟犯上陵犯長上也鮮少也作亂爲逆亂之事也)

本立而道生以下有疑更待細勘究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孝弟即道即仁何本何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巧即機巧之巧令美也仁人心也)

得其本心斯之謂仁意態浮動務說人之觀聽此何所用心哉故曰鮮矣仁言如此等人少有仁者深不然之之辭也

曾子曰吾日三省(悉井切)吾身爲(去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平聲)不習乎(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者參也不欺於心爲忠不欺於言爲信傳者傳道也習即時習之習)

傳而不習則所學者不在己何貴於傳也然而日用功夫往往多就交際應酬上夫作故曾子三省以忠信爲先記曰忠信大道易曰忠信所以進德謀不忠交不信則所以傳而習之者何事哉

子曰道(去聲)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八百家出車一乘千乘諸侯之國也時者農隙之時)

只一道字便非春秋戰國氣象古注訓治殆未然也敬事下聯着信字節用下聯着愛人字爲國者所當深體

子曰弟子上声入則孝出則弟去声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汎廣也衆謂衆人親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餘暇也文即六藝之文

入孝出弟為弟子者職分所當爾然不謹則慢怠不信則詐欺不汎愛衆則偏私汎愛而不親仁則無所決擇以成其德行有餘力最宜玩味見得聖門力行功夫鑿鑿精實學文非所急也學而一篇多說孝弟忠信四字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賢賢易色者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也致猶委也

賢賢而下即是古人實學吾必謂之學矣所以極言其學之在是也四事雖排說獨以賢賢易色揭之章首最是緊切處使好善之誠不能勝物慾之念率是以往橫流莫遏事君親交朋友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安能各盡其分乎曰賢曰易曰竭曰致曰信不可草草看過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重厚重也威威嚴也固堅固也無毋通與勿皆禁止之辭也憚畏難也

氣輕志浮故不重不重則所學易搖主忠信而下所以學也所主者忠信大本立矣自然重自然威自然固又須得如己者友乃有益不如己是與己不相似非同志也友同志矣又須不憚改過過而不改雖友同志無益也或曰不如猶言不勝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謹終者不忘於終也追遠者不忘於遠也

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本末始不厚也於所厚者薄始無所不薄耳能謹終能追遠安得不一反而歸於厚哉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平声抑與之與平声下同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溫和也良善也恭敬也儉不務大也讓謙遜也

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以得之三字當看是得也非我求也非彼與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去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父在而遠父沒而倍者多矣觀其志觀其行而

於父之道三年無改則終身之所守定矣所以爲孝有志有行之可觀而其道可以無改非不義之父也如或非道又當權宜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禮者天則之自然人文之品節也和即中和之和斷情和而言小大由之言上下所共由也

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此即禮之所以爲禮也苟知和之爲禮而禮之用未嘗不和則安有不可行者哉有子所謂知和而和豈恣縱無法度之謂而以禮節之者特區區文貌之末歟

有子曰信近去聲下同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去聲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義者宜也復踐行也因由也宗猶尚也

信所以明義恭所以行禮非二物也何以謂之近若曰其敬也賊無禮則勞彼善於此云爾由是而得所可親之人乃庶幾可尚焉故曰亦可宗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去聲學也已

不求飽求安能敏事謹言非篤志力行者不爾然須識所敏者何事若區區末務則何就正之有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音洛富而好去聲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七多切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平聲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諂以言媚人也驕矜肆也可者僅可而未盡之辭詩衛風淇澳之篇治骨角者切而復磋治玉石者琢而復磨往謂所已言者來謂所未言者

貧無諂富無驕雖愈於常人之病然未必忘貧富也樂與好禮則忘矣此君子所以無入而不自得子貢因悟切磋琢磨之旨知學問之無窮是告諸往而能知來也故夫子喜之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苟知人則知所向方矣不知後何所決擇子夏子游子張尚不知夫子況他人乎所以知不知者安在

爲政第二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音拱之政者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者得也不失其本心之謂也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居中而

不動也拱者衆星環向而朝之也

德者政之所民之歸也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斷也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語

思無邪一語所以示萬世讀詩之大法不然則

鄭衛諸國適滋蕩者之邪心乎

子曰道之以政道去声下同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

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道導也齊一之也免者苟免於刑也格正也

德禮者人心所同有非律之於其外也故有恥

且格為民父母行政而使之苟免無恥亦可憐

矣雖然猶有政也猶苟免也後世徒刑而不及

政斯民遂至於不免且不暇免悲夫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

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從如字心所欲

不踰矩古者十五入大學踰過也矩所以為方者即天則也

此章六節當提起學與天命作綱領看志者所

向之一立者所守之定不惑者所見之明由是

乃進而知天命焉所謂志學學此者也學而至

於知天命則至矣六通四闢徹底洞然無所不

覺無所不照過此以往復何所知哉但熟而已

曰耳順是應酬上無纖毫疑礙無一事之不熟

也曰從心所欲不踰矩是隱微處無纖毫滲漏

無一念之不熟也釋氏虎穴魔宮皆為佛事淫

坊酒肆盡是道場渠所謂任意縱橫亦從心所

欲矣謂之不踰矩可乎不踰矩吾聖人所以經

世所以建皇極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

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

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樊遲名須孔子弟子御御車也孟孫即懿子也

所謂無違在於以禮然則非禮以順其親者不

謂之順乃所謂違也以禮者養生喪死種種中

節無過不及之謂玩一以字人子之責甚重孟

信子使其子學禮故告之以是歟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武伯懿子之子名彘

自疾之外略無一事貽親之憂亦可謂孝矣雖

然無妄之疾乃可有以致之其為毀傷一也故

曰唯其疾唯字與其字不可不深體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養去声下同至於犬

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別彼列切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

口體之奉也

孩提之童知愛其親本未始不孝也惟不敬故失之敬則私意斷絕本心昭融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於是乎在養而不敬與獸畜之者無異謂之孝可乎雖然指能養者而言耳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音嗣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供饋之也曾則也

得父母於容色之間非先意承志者不能然須識所以難者何在若嘻嘻媚悅不以其道則非所難也服勞具饌亦皆人子事但不可專以是為孝耳　和氣決洽天性昭明骨肉之間無非大順　四子問孝答之不同而其人品亦自可見游夏聖門高弟違禮節危父母之事宜無有也故直以敬與色難警策之即此便是學問用力精微處且未有不敬而能順色者也四者皆當以敬為主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回姓顏字子淵孔子弟子省察也私謂退處燕安自適之際發謂醒發也覺也

顏子地步已大段瑩徹當其不違如愚之時心融意會非他人所能知也然學問之士苟自得矣目已之間便有不言而喻者回也必待發於私而後知其不愚者夫子之言殆喜辭也且以詔門弟子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於虔切哉人焉廋哉所留切廋匿也

所以者趨向之大槩容可勉強也所由者日用之實事漸不可以偽為矣若夫所安則出於中心之誠然雖欲掩之而自有不可掩者曰視曰觀猶在事迹察其所安得之心術之微也小人閒居為不善見君子而後厭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貞何益哉學者於此行著習察而反求其所安者何事焉則當有凜然於不睹不聞之際者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故者舊所得也新者新所進也

所責於師者求日新之功也溫故而有以知新可為師矣不溫即盡斷難語進溫故習不已知新進不窮

子曰君子不器器者周於形體之名

子貢之達宜不可以器名矣而曰女器然則君

子所以不器者果安在哉天德昭融六通四闢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大率先言者未必能行誠力行雖不言可也夫子欲其從後言之所以抑子貢使之就實耳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周遍也比偏比也

君子之心公普小人之見偏私心本未始不廣大也意我窒之耳一日克己何比何周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乃踐履思者所以致其知也罔無也殆危也

學而不思則無致知之功故罔思而不學則無力行之實故殆罔者空虛無實殆者皝皝不安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攻即攻擊之攻異端非正道而別起一端以惑民者也

正道昌明異端自然衰止不必攻也求以勝之反為害耳須識孟子距楊墨闢許告與夫子之意不殊方明此義孟子亦只是正人心或曰攻治也

子曰由誨女音汝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由姓仲字子路孔子弟子知即覺也

苟有真知無非實學以不知為知可乎記曰忠信大道道只是樸實不虛偽會此樸實之旨即知矣夫子每每提一知字只埋頭說起不言所知者何事最妙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去聲寡悔祿在其中矣子張姓顓孫名師孔子弟子干求也祿仕者之奉也疑未信也殆未安也闕者空闕之尤者人咎過者所以自咎也

言招憂行招辱其禍大矣何以祿為多聞闕疑而又慎言其不疑者自然寡尤多見闕殆而又慎行其不殆者自然寡悔寡尤寡悔不憂不辱即所以為祿也故曰在其中然任官擇人實未有言行不修而足以得祿者子張不問學而問干祿夫子因其病而勉之婉而不迫矣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哀公魯君名蔣舉提拔也錯諸枉猶言置之枉者之上也枉不直也

人心是非之公一舉錯而服不服如影響可畏誣哉大凡直道皆足以服人枉道皆足以致戾不獨人才也舉其一端之大者耳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

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
肥臨臨民也莊端莊也孝於親慈於衆舉善用善人也不能未進於善者勸者相勉從善也
斯民尊君親上之心本未始不敢本未始不忠
本未始不勸上之人無道以臨之遂使民彝泯
亂不獲盡其分季康子魯大夫也由是而知所
以臨民則善矣抑思敬忠以勸所以事其君哉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
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定公初年孔子
不仕故或人疑而問之書周書君陳篇善兄弟曰友
兄弟同氣也能孝於親自然克念同氣故書中
論孝專說友于兄弟此風俗之樞機家之所以
齊國之所以治天下之所以平也政者正也施
於有政特由是而推之耳然則夫子雖不仕未
始不為政也何者而謂之政哉千載斯言可為
太息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 五兮切 小車
無軏 音月 其何以行之哉 大車牛車也輗轅端橫木縛以駕牛領者小車駟馬
車也軏轅端上曲鉤衡以駕兩服馬領者
信則事事皆實無信則事事皆虛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
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
百世可知也 王者易姓受命為一世因者禮之大本損益者禮之節文也
能繼則不失其所因雖百世如一日況十世乎
惜周之後無有繼之者大本既失而三代損益
之變遂以弗嗣知之何其可知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為無勇也 非其鬼是
非禮典所得祭者
邀福於非鬼而先王禮典瀆廢不講後世之通
患也人病無所見見其為義而不能果決以進
則何責於見乎聖人纔說知便說勇纔說致知
便說力行見義不能勇為見不義亦必不能勇
攻

融堂四書管見卷一

八佾第三

孔子謂季氏八佾音逸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八人

不忍者人心之大閑禮義廉恥之守也舞八佾於大夫之庭而忍矣則凡力之所可爲者何所不爲哉夫子斯言所以誅季氏不臣之心

三家者以雍徹直列切子曰相去聲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和敬之容也二語雍詩之辭

歌雍而徹三家但知僭魯耳不知魯君本非所宜有也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此何等語亦且習聞而安焉夫子斷之以奚取豈獨爲三家者發哉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仁人心也禮者履此而已樂者樂此而已非徒玉帛鍾鼓之云也不仁則何以爲禮樂此爲前二者發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林放魯人易和易也

夫子大林放之問而以寧儉答之辭旨若有未盡焉者蓋禮之本以奢而亡儉雖非中質猶在也不既庶幾乎味與其及寧字深見傷時之意然必求其所謂本者則非仁不可故曰克己復禮爲仁豈林放學未進此姑舉世俗之弊以告之歟喪是禮中一事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與無同也

夫子感傷諸夏而羨夷狄之有君焉可哀也已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音汝弗能救與平聲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旅祭名泰山魯國之山冉有名求孔子弟子時爲季氏宰救止也

諸侯祭封內山川禮也林放能問禮之本而求也不能救季氏之僭有媿多矣曾謂泰山之神亦不如林放乎所以深罪冉有也在禮則僭在神則瀆將誰欺哉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去聲其爭也君子揖遜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畢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

爭者血氣之事清明無我自然無爭射有勝有負疑不免矣而揖遜升降乃如許是其爭也所

以為君子也然則君子果何所爭乎

子夏問曰巧笑倩[七練切]兮美目盼[普莧切]兮素以為絢[呼縣切]兮何謂也子曰繪[胡對切]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所問三句先儒謂逸詩今衛風碩人篇有上二句倩口輔之美也盼白黑分明也絢采色畫之飾也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

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有質而後有文也子夏一聞繪事後素之語而遽答之以禮後可謂善觸類者矣故曰起予起予者擅人意之義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杞夏之後宋商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

夫子能言二代之禮獲以文獻不足為憾然則所能言者豈直文物制度之謂哉

子曰禘[大計切]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祭之以始祖配之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灌地以降神也]

灌以降神祭之始皆然也既灌而往吾不欲觀則禘無一之足觀也明矣不欲觀三字有忠厚不忍之意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之於天下猶言遠之天下也示視也示諸斯即指其掌而言蓋謂甚易曉也]

答禘之問既曰不知所謂之於天下與所以示諸斯者又何以然也明得此義則上下有辨大分昭昭而三綱五常正矣故中庸又曰明乎禘嘗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乎謂不知者不敢顯言國惡也學者當就指掌處領會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去聲]祭如不祭[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

人且死形質既無有矣所謂鬼神者何物哉知所以為鬼神則知人之所以為人如在之旨可以默喻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王孫賈衛大夫媚悅之也室西南隅為奧尊上所居喻君竈者老婦之祭雖卑而飲食事焉賈自喻諷夫子使媚己也]

王孫賈但知用事於衛而不知夫子所事者天欲以區區媚竈棲之可講矣哉無所禱之言不特窒幸者之門足以破萬世弄權者之膽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於六切]乎文哉吾從周[監視也二

(代夏商也郁郁文盛貌)

春秋之末諸夏無君僭號秉周禮而且僭亂不可言矣何況其他夫子所以感念先王之舊發從周之歎歟

子入大(音泰)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側留切)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大廟魯周公廟鄹魯邑名也孔子父叔梁紇嘗為其邑大夫)

講之於平時問之於臨事敬而無失所謂禮也動容周旋皆盛德之至豈以一物不知為耻者哉謂鄹人之子必是初年入大廟之始

子曰射不主皮為(去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為的所為鵠也科等也)

射貴於中耳古之道乃不主皮其所主者何事

子貢欲去(起呂切)告(古篤切)朔之餼(許氣切)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猶供羊餼生牲也)

魯不視朔禮工甚矣猶幸餼羊可琴繫也子貢乃欲併去之嗚呼愛一羊也哉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

禮即天則之不可踰者無纖毫欠闕方謂之盡判盡處方是了臣子分職耳故曰明此以北面舜之所以為臣未至聖人皆未可以言盡也孟子自謂齊人莫如我敬王氣象便不同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定公魯君名宋)

君臣之間非徒勢位君以禮臣以忠各盡其分耳此與孟子犬馬寇讎之義不同先儒把禮與忠對待說恐於臣節有所未安屈原遭讒放逐至死而此心皎皎如秋霜夏日安可一日忘哉

子曰關雎(七余切)樂(音洛)而不淫哀而不傷(關雎周南首篇淫者樂之過傷者哀之過也)

樂則易淫哀則易傷發乎情性之正自然中節所謂和也所以不淫不傷者誰實為之慈湖先師謂此論關雎之音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宰我名予孔子弟子以松以栢以衆者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為主也戰栗恐懼貌)

社之置關國體係民命其義重矣宰我不能發揮止以主木為對而哀公戰栗之說又復不能

正救其謬夫子所以深責之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於虔切)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去声)有反坫(丁念切)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管仲名夷吾齊大夫相威公以霸者器即君子不器之器三歸臺名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故兼攝之不攝使也害屏謂之樹塞蔽也所以蔽內外也好謂好會坫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管諸侯之禮管氏僭之

先儒論奢與犯禮其器之小可知愚謂管仲以其君霸正是器之小處奢與犯禮特其中一事耳未至於道未離於器況假之乎或者之問與公孫丑猶不足為之見略相似

子語(去声)魯大(音泰)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音縱)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語告也大師樂官名翕合也從放也純諧和不雜也皦明也八音歷歷無相奪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

樂其可知非夫子自謂也將以樂語魯太師言其音亦易曉云耳曰始作曰從曰成始終之備也曰翕曰純曰皦曰繹音節之美也所謂可知者如此夫子自衛反魯之時乎

儀封人請見(賢遍切)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去声)者見(賢遍切)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去声)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illegible])

儀封人掌封疆之官君子謂當時賢者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則振之

儀封人一見夫子便知斯文未喪天意有在賢於晨門荷蕢遠矣木鐸一振萬古遺音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舜樂武武王樂

武未盡善武王之心有不得已焉夫子非不滿於武王也韶居聖人之盛武處聖人之變夫子明聖人之心嚴萬世之大法也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不寬則猛固無足觀不敬不哀皆文具耳

里仁第四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於虔切)得知(去声)

心不明於是非則視仁人若冰炭矣雖日與之處而對面千萬里矣安知所擇也苟知所擇定不背馳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音洛)仁者安仁知(去声)者利仁

約窮困也利者知之而喜進也

熟後自然不違故安知後自然不已故利利而行之者用力於仁也安而行之者無用乎力純乎天也

子曰唯仁者能好(去声)人能惡(去声)人(唯言獨也)

無一點私意斯之謂仁是是非非皆天理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如字)也

人之趨向全在立志苟志於仁即念念在仁矣自然無惡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去声)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平声)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七到切)次必於是顛沛(音貝)必於是(終食者一飯之頃也造次急遽也顛沛蹶仆也)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何謂行道是也故無入而不自得安得苟徇欲惡而為去處哉仁故謂之君子去仁則安所名乎終食不違以至顛沛造次必於是皆不去之實也畢竟仁在何處如何是不違如何是必於是知乎此則知所用力而道不可須臾離矣

子曰我未見好(去声)仁者惡(去声)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蓋有者不敢謂無用力於仁之人也我未之見所以深歎其難得也)

仁為己任若甚重矣然此事在我非有險阻之難越也非有荒遠之難到也非有百鈞九鼎之難舉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安有力不足者哉好仁則自然用力惡不仁則終能用力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黨即偏黨之黨)

黨是人心偏私處所以過也仁者大公無我何偏私之有知所以為過即知所以為仁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到脫然無疑礙處生亦可死亦可蠢蠢逐逐醉生夢死焉可與言哉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一念外馳便非志道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丁歷切)也無莫也義之與比(比毗志切適專主也莫不肯也比從也)

明得義後自然無所適莫不然即膠矣故曰君子而時中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有德有刑則君子懷有土有患則小人懷懷者
中心不忘之謂也君子隱遁小人離散誰實任
其咎哉刑罰不中則無以懲惡而君子病矣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放者放縱之放
利欲之心如水滔滔室之猶恐其弗止況放而
行之乎利之行怨之歸也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
禮何何有言不難也
辭遜成風自然順治不然則陵奪之習勝矣如
禮何哉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
也
立與可知指君子自治之實耳非為外也以無
位為患則所謂立者必荒患莫己知則所以可
知者必略立者確乎不可拔之名是所學實事
即所謂可知者也
子曰參所金切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上声子出
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參乎者呼曾子名而語之也貫通也唯者然諾而深領之辭門人曾子之門人也

這箇不是事事物物上闕合得來會得後自然
光明洞徹無所不通本一貫也非貫之而後一
也夫子以一貫語曾子直是指得清切曾子以
忠恕答門人直是斷得清切不清切後一唯字
如何撲得出後學不悟本一之旨直向事物上
逐項尋討安得曾子者而論忠恕哉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者深明其旨深知其味者也不幸志趣一差
到喻後如何住得桑洪羊之徒笑析秋毫至死
不悔可憐也已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悉井切也
思齊則遜善內省則改過賢不賢皆吾師也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幾微也
迎其未形便當救止既形則過已顯無及矣微
察其不然便不敢拂幾拂則意已傷難再進矣
既能如此委曲又須勞而不怨所謂怨者非必
形之辭色也心之隱微稍有不足便不可為人
子者所宜深體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朝往暮未還已重倚門之望遠遊與不知方所
父母之心何如哉又況事親之道種種未使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已見首篇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父母之年安有不知所貴於知者欲其以喜懼
為心也不然則知猶不知耳徒記得某甲某乙
齊甚事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逮及也
以躬行不逮為恥敢易言乎玩不出二字隱然
有為之關鍵者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上声矣約不放逸也
約則有守自然寡過纔放逸便失了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去声
實見實履不在言語上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易曰敬義立而德不孤不孤者此德之盛也有
鄰者同德之應也德不孤則必有鄰矣
子游曰事君數色角切下同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數者屑屑不憚煩之謂也朝夕納誨方謂之忠
切切偲偲方謂之益則何者謂之數乎
融堂四書管見卷二

公冶長第五

子謂公冶長可妻(去聲下同)也雖在縲(力追切)絏(息列切)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公冶長孔子弟子妻者嫁之也縲黑索絏攣也所以繫囚也南容孔子弟子名縚又名适字子容謚敬叔孟懿子之兄不發言見用也)

聖門以為可妻豈易得者非罪而縲絏正所謂無妄之疾疑不假辨矣世俗未必究實須用與他說破有道不廢無道獲免三復白圭之證驗也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於虔切)取斯(子賤姓宓孔子弟子)

魯國多君子豈中和之氣獨私於魯哉薰蒸陶冶有以致之耳使子賤居非其地將何以得此斯字是所以為君子處取字亦見得他善學處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音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音胡)璉(力展切)也(此因稱子賤而有問也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宗廟盛黍稷之器)

君子不器而以瑚璉目之雖可貴重終未離於器也賜也勉乎哉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於虔切)用佞禦(魚呂切)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雍姓冉字仲弓孔子弟子佞口才也禦當也給辯也憎惡也)

仁與佞正相反口給屢憎仁者不如是也或稱仲弓之仁而以不佞少之即此便是他不知其仁處兩言焉用佞宜細玩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音悅斯猶言這箇)

斯字是實做工夫處夫子以為可仕豈易得者猶自謂未能信不是實做工夫安有此語有學官實舉以雜諸生友人見問答曰漆雕開直是要做徹了

子曰道不行乘桴(音孚)浮於海從(去聲)我者其由與(平聲)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去聲)勇過我無所取材(桴筏也所猶羨也材即用以為桴者)

夫子豈真浮海者哉深歎道之不行耳子路何喜之遽也稱其好勇而謂取材之無處所以抑之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去聲下同)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

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音潮）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也赤姓公孫字子華孔子弟子）

三子者謂之仁不可謂之不仁亦不可答以不知備見聖人包含成就之意雖然治賦為宰與賓客言不仁亦不可使也當以意逆之

子謂子貢曰女（音汝下同）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與許也）

真知一矣將何所不通謂之十者姑舉成數而言顏子地位已不易及子貢自知弗如却是他所以進學處故夫子與之

宰予晝寢子曰朽（許久切）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杇（音汚）也於予與（平聲下同）何誅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去聲下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晝寢先儒謂居內違禮朽腐也雕刻畫也杇鏝也與語辭誅責也）

氣昏慾勝安能有立篤志而力行者氣象自然不同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於虔切）得剛（申棖孔子弟子慾多嗜慾也）

剛者天德之至健非血氣云也養而無害自正自大自直自方故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有一毫物慾之私則餒矣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之言絜矩之道也宜夫子喜而進之矣乃曰非爾所及嗚呼此所以進之也賜也一聞斯語惕然反求其病根之所在則終身可行之旨何必他日而再問乎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文章威儀文辭之類性即人之所固有天道即天之所以為天者天人非二理也）

既曰言如何不可聞此是子貢所學大進處非實見後如何道得出乎時言語之習為之一洗矣但將文章與性天道分裂則猶未也文章即性即天道初無可聞不可聞之殊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不聞則已聞必行之非以所聞為切身實事者

不爾也唯恐二字深得子路力行之意曰果曰
兼人曰無宿諾曰聞過則喜其氣象可以槩見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去声
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孔文子名圉衞大夫謚法勤學好問為文
敏有自強不息之義不恥者樂善不倦之誠敏
而好學則得所敏矣好學而不恥下問則得所
學矣然孔圉使太叔疾出妻而妻之其行如是
豈真若聖門之所謂好學者乎先聖不言其人
而但釋謚義殆有深旨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
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子產姓國氏名僑鄭大夫
事上以敬則知為下之道養民以惠而使以義
則知居上之道然非行己以恭者不能也故又
為四者之首稱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晏平仲名嬰齊大夫
交際之道莫善於敬況久而不替乎然非敬則
亦不能久也可以久文必非苟合者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梲章悅切何如其知去声也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居猶藏也蔡大龜也節柱頭斗拱藻水草梲梁上短柱刻山於節畫藻於梲以為藏龜之室也
龜以卜疑耳何乃借飾如此有識者不爾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
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
矣曰仁矣乎曰未知去声下同焉於虔切下同得仁崔子
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去声棄而違之至於他邦
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
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
知焉得仁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鬭名穀於菟知覺也覺其本心而至於常覺常明者仁崔子齊大夫名杼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名須無亦齊大夫也違去也之一邦往也
令尹子文之忠陳文子之清據其事而言而盡
矣後疑其為仁而問之此是子張之病猶未有
覺安得謂之仁乎故曰未知焉得仁句法與焉
得儉焉得剛正相似直辭以破其疑與答孟武
伯不知其仁不同矣

季文子三去声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季文子名行父魯大夫斯語辭
事未有不思而得者然須有學明得義後方可
不然就私意上起思展轉只是私意雖百思何
哉宣公篡立文子不能討反為之使齊而納賂
殆類全不思者所謂三思果安在乎再可之言

極宜細玩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去聲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甯武子名俞衛大夫按春秋傳在文公成公之時

無道則愚便是他知處

子在陳曰歸與平聲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音匪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歸歟歸嘆也狂者進取斐文貌裁者剪截之也

聖門鑪治全在一裁字斐然成章非所多也知所以裁即斂華就實無非根柢工夫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夷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怨是用事非念怨書自火怨也

怨生於念念舊惡而不忘即不免有所怨矣觀兄弟遜國之事則其人心地可知故夫子又稱之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或問扣馬諫後竟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山下則何如曰義所不可雖死不與易此所以為夷齊也若不顧大義苟且浮沉忘恥事讎匿怨為友而不知恥者天下滔滔皆是也如此而謂之不念豈足以識聖賢心哉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呼西切焉乞諸其鄰而與之微生姓名高魯人醯醋也

本心本直纔起意即失之流俗類以回曲苟徇為周容乞鄰甚小礙直甚大

子曰巧言令色足將樹切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足恭便僞敬

友者合志同方之謂中藏怨心外為苟合而謂之友可乎此小人之情狀而流俗未必恥也左丘明真所謂惡不仁者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音合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去聲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衣服之也裘皮服敝壞也憾恨也伐誇也施者安之於人也懷之安我也信懷義同

子路能不吝耳顏子則有志於忠恕者也夫子天涵地毓無一物不在吾仁中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訟者辨直之名也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鮮有過而不知者不能訟故不致耳發於本心自悔自罪痛自咎責如抱冤屈以求伸者焉方可謂之內自訟念念不捨

過無由生訟不由中改必不力夫子以爲未見
而發已矣之歎警動學者改過之機至深至切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去聲
學也十室小邑也
學以忠信爲主而十室之邑必有之以見天下
之美質可學而至於聖者固多也惟不知好是
以不若聖人耳學者豈可自棄

雍也第六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
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
而行簡無乃大音泰簡乎子曰雍之言然南面君位言可爲諸
侯也子桑伯子魯人先儒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也可者僅可之辭簡者不煩
居敬行簡即是仲弓可使南面處居如蹟安宅
而弗居之居所居者敬則所行無非敬自然不
煩也居簡則過矣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去聲下同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
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
聞好學者也遷延及也貳遷疑怀汰也
不遷怒不貳過真用力於仁者聖門之好學如
此哉旁邇他事微有未平即所謂遷剪於隱微
斬截不來即所謂貳此二語工夫極精密又曰
不遷者此心虛明澄然不爲怒所遷動也

子華使去聲於齊冉子爲去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
音父請益曰與之庾俞勇切冉子與之粟五秉音丙子曰
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去聲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
急不繼富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
與爾鄰里鄉黨乎子華公西赤孔子弟子冉子冉有也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
十六斛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原思名憲孔子弟子孔子爲魯司寇時以思爲宰粟宰
之祿也九百斛辭不受也毋禁止之辭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
爲黨
當受而辭不當得而請皆意也非中也聖人所
以建皇極

子謂仲弓曰犂利之切牛之子騂息營切且角雖欲勿
用山川其舍上聲諸犂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者角周正中犧牲也山川
山川之神也家語稱仲弓且於不肖之父
鯀殛死禹嗣興安得以其父而舍之種類雖或
非才爲人子者不當甘自棄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
已矣三月一時也不違仁者無纖毫意念蔽其本心也其餘者顏子以次也至者至於不違也
本心虛明純然無間者三月三月之外猶未免

徹違此顏子所以幾於聖也若聖人則純德孔明無違不違之可言矣日至是至於不違者終日月至是至於不違者終月皆覺後事但工夫有如許次第淺深所以諸子皆不及顏歟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平聲下同)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從政謂為大夫果決斷達通曉藝有才能乎何有優為之也)

冉有季路在政事之科而曰果曰藝夫子又亟稱之及相季氏乃有大不然者信道不篤而能不變於習俗者寡矣吁可畏哉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音祕)宰閔子騫曰善為(去聲)我辭焉如有復(扶又切)我者則吾必在汶(音問)上矣

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閔子有定見矣若由與求也終何為哉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音酉)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音扶)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伯牛姓冉名耕孔子弟子疾先儒以為癩牖南牖也)

孟子曰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冉伯牛之賢而有斯疾乎此可以言命矣夫子所以重歎惜之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音嗣)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音洛)賢哉回也(簞竹器食飯也瓢瓠也)

苟樂矣雖先生之樂不與易簞瓢陋巷而為之遽改乎要識所樂者何事其不改者何以一日克己之後三月不違之時三嘆而三詠也

冉求曰非不說(音悅)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音汝)畫(畫畫斷也)

知所以說則知所以用力知所以用力則自強不息日進無彊矣安有力不足者畫者斬然自棄之名也

子謂子夏曰女(音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儒學者之稱)

囿於物我而未能行天下之大公者皆小人儒也為儒而未免於小人其禍可勝言哉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音汝)得人焉耳乎曰有澹(徒甘切)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小路取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

夫子得人之問為宰之法也子游滅明之對觀人之法也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去聲)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孟之反名側魯大夫伐誇也奔敗走也軍後曰殿戰敗以殿為

功也蒙殺也事在哀公十一年
有功不伐固厚之至必若飾辭以自掩不幾於
僞乎戰敗而還爲國屈辱區區較後遂謂已功
有識者所不爲也故夫子美之
子曰不有祝鮀徒河切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
於今之世矣祝宗廟之官鮀字子魚衛大夫有口才朝宋公子有色
巧言令色皆能悅人諂諛之徒尤當世所喜故
雖有宋朝之美而無祝鮀之佞亦難乎其免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何莫猶云孰不也
人之由斯道如出之必由戶也行不著習不察
故終身由之而不知耳然則所以不可須臾離
者果安在哉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
子野言樸野史掌文書者彬彬文質相稱之貌
質猶幹文猶華葉也從根至杪無非造化自然
如何欠得但有先後次第耳故曰則以學文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罔不直也
本心本直本無邪枉此人之所以生者失其爲
直生如無生盜跖之徒蠢蠢然苟活於天地間
眞幸免耳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去聲之者好之者不如樂音洛之
者
曩嘗謂人患不知耳知如渴得飲如夜行逢燭如
何不好好後自然跳悅滿天地皆春風和氣也
如何不樂由今觀之乃知聖訓切中學者之病
世間亦不可謂無知者舊習一勝隨即昏失間
或好矣往往力量輕薄工夫不繼又未免於怠
荒此知及之爲難而仁守之尤不易也知而不
好與不知同好而不樂與不好同
子曰中人以上上聲可以語去聲下同上也中人以下不
可以語上也
人皆可以爲堯舜性無有不善也若論資質則
大略自有三等上知下愚固不可移矣中人以
上之人已不易得中人以下蒙蔽之深去下愚
無幾而可與之語上也哉使其可語雖愚必明
樊遲問知去聲下同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去聲之
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獲得
也
弃人道瀆鬼神知者不爲也仁者雖在何處往
往蹉打不過便放下了直是到險絕處能勇於

一進然後為得也纔有計獲之心便不是
子曰知去聲下同者樂五教切下同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
者靜知者樂仁者壽知者知此者也仁者能守其所知而不失者也
動則運而不窮故樂水靜則寂然不動故樂山
不滯於物故樂不夭其天故壽然仁者未嘗不
動未嘗不樂特別而言之耳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齊太公始封之國在禹貢
青州之地魯周公始封之國在兗州
齊壞於霸習去王道愈遠有聖人作雖大弊極
壞使可丕變必曰再變而至於道者次第二國
之淺深而言耳期月而已三年有成變之規模
也
子曰觚音孤不觚觚哉觚哉觚飲器受三升
觚而不觚不足以為觚矣為人而不盡其分得
謂之人乎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
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
可罔也從謂入於井也逝往也陷溺也罔理之所無也
事之有無或可欺故可逝理之是非不可罔故
不可陷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合約要也畔背也博學於文而約以禮非篤志厲行者不能雖未
聞道亦可以弗背矣亦可以三字宜細玩夫子
之望學者不止於是也要端的直須透徹乃善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音悅夫子矢之曰予所否方九切
者天厭之天厭之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衛彼人謂孔子曰四方之
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矢誓也厭棄絕
也
子路但知其不可而不知所謂無可無不可無
怪其不說也子路所見者人夫子所見者天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上聲久矣中者無過
不及之名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中庸之德固
其日用常事耳民鮮能久而後以為至焉嗚呼
豈真鮮也哉
子貢曰如有博施去聲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
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音扶
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
謂仁之方也已博廣也施惠利也病者患其難也譬喻也方猶指歸也

立者立之斷立之立達者先知先覺之名己欲立而欲人之皆立己欲達而欲人之皆達此仁者之心也偏私自徇安能如是學者誠切己而反求庶不繆其所趨向矣子貢用心高遠以廣惠愛爲仁而夫子今取譬於近可謂端的

融堂四書管見卷三

融堂四書管見卷四

論語

述而第七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去聲）古竊比於我老彭（述述也作者己自爲之也比類也老彭商賢大夫）

世衰俗薄不知而作者多去先王益遠信古者已不易得況能好乎夫子所以慨想老彭而竊自比之也雖然二事則同而所以爲二事者異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豈斯人所可及哉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識者識見之識何有言無所有也）

不可以探索得不可以語求默而識之妙不可思知及之也識後方知所用力厭厭即怠即荒學而不厭仁守之也雖然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如是而學如是而誨而在我實無所有虛明變化何厭何倦故夫子又自曰空空如也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德謂之脩者譬如元有此物既壞而復脩之也學之講講此而已義之徙徙此而已不善之改

改其非此者而已雖曰四事其實一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申申其容舒也夭夭其色愉也

春風和氣盎盎無邊

子曰甚矣吾衰也此句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吾不復夢見周公猶云今不復作此夢耳聖人之心無適也無莫也何夢不夢之有哉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據不敉道也依不違也游者非專於其事之名

通古今貫三才何莫非道道者無所不通之名也但百姓日用而不知耳得此謂之德全此謂之仁是故發軔首塗莫先於志志不先立何據何依藝曰游則以學文之謂也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脩脯也十脡為束

束脩贄禮之至薄者苟以是心至則無所不誨矣互鄉之進鄙夫之問可以見聖人之用心

子曰不憤房粉切不啓不悱芳匪切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扶又切也憤者心求通而未得啓闡通之也悱者口欲言而未能發警悟之也一隅物之一角反者還答也復再也

此章備見聖門教人之深旨憤悱者求而未獲窒而未通汲汲皇皇願見而不可得之時也於此一啓其機即矢去川決庚孟子躍如也正合斯訓然亦觸類而通方可再扣不然徒瀆冢無益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臨喪而求飽既哭而遽歌稍知禮者不為也須識夫子所以不飽於有喪者之側與不歌於哭之日其心為如何方見得聖人情性之正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上聲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音扶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皮冰切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去聲謀而成者也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徒搏曰暴徒涉曰馮

曰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賢人之事也若夫用之使行舍之便藏則行藏係於用舍而不係於治亂非磨不磷涅不緇者不能也唯我與爾有是夫子所以許顏淵者大矣而子路乃以行三軍為問雖然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是真行三軍之要旨也因事啓諭切實的當子路之疾鍼砭斯言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

求從吾所好（去声執鞭賤者之事）
聖人豈苟執鞭以求富者所以甚言無可求之理以絶學者外誘之根耳貪鄙之徒不安分義徇㷊其行穿鑿其心争錐刀盡錙銖孳孳營營死而不悔是固不足道也有志於學而豈豹之際未能無意已不可與入道況求富乎信能於聖人所好之旨而有味焉則充屈隕獲之病不攻而自去矣

子之所慎齊（側皆切）戰疾
齊交神明戰係安危疾係死生聖人固無時而不謹也於此三事愈加謹焉故門人特記之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三月宜自為一句斷指齊也）
子在齊聞韶者三月毎感其音之盡善盡美而忘肉食之味也虞齊遠矣不謂此樂乃聞於齊乎若謂一聞韶音歴三月之久而不知肉味固無此理史記三月上加學之字學之而至於忘味又大不然

冉有曰夫子為（去声下同）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為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聵公薨而國人立蒯聵之子輒於是晉納蒯聵而輒拒之諱隱辭也伯夷叔齊事見第五篇）
衛君父子而争夷齊兄弟而避即此形彼是非自明所謂求仁而得仁者仁安在如何求如何得亦曰孝友兩盡不失其本心耳若好名避國却不是仁

子曰飯（符晩切）疏食飲水曲肱而枕（去声）之樂（音洛）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飯食之也疏食麁飯也）
聖人之心無入而不自得也故疏食飲水曲肱而枕樂亦在其中味一亦字豈專以貧賤為樂者哉雖處富貴而此樂未嘗不在但不義而得者真若浮雲耳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韋編三絶用工於易久矣豈待五十而始學之乎而此云爾者蓋夫子自度其學易至五十可無大過耳易者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也四十雖已不惑然猶未進於知天命知天命方是六通四闢徹底洞然盡易道之妙故可以無大過此非始為謙辭未至從心所欲不踰矩微過亦

未免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雅猶素也後世每云雅故雅素之謂也禮非徒誦說故曰執）

學詩學禮家庭之訓不外乎此至於書又堯舜禹湯文武諸大聖人聖學相傳之旨具在謂之雅言見得夫子尋常教人大要在此三者學者所宜盡心焉雅言先師謂非方言誦詩書及執禮之時不用鄉談也

葉（舒涉切）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音汝）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音洛）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

發憤者果決勇進之謂至於樂則疑無發憤之可言矣理頭一去無始無終澄然虛明和樂融融雖死生之變如雲氣之在太空忘食忘憂以至忘老嗚呼妙矣豈章句文義可解釋而強通哉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且要識所謂知之者何事求之者何物聖之為聖正在這裏豈區區章句文義云哉自昔聖人未有不學而成者夫子雖謙辭以勉人亦實事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

異端專言神怪縱橫專言力亂聖人設教皇極之道也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三人與俱其中必有善者不然亦必有不善者善吾從不善吾改皆吾師也故必有我師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徒雷切）其如予何（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故又以為氏）

非夫子恃天生之德謂魋不能為己害也縱可害天之與我者可害乎橫逆之來無非大順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天何言哉風雨霜露無非教也何隱之有此最是與眾道與人處要就無行而不與上會取

子以四教文行（去声）忠信

非文不著非行不實非忠信不立名四而實一忠信為主行次之文又次之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胡登切)者斯可矣亡(讀為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

善人者無不善之名有常者不變之謂惟能不變方可進學而純於善耳然而亦不易得也故曰斯可矣知下文所言三者虛誕無實乃後學之通患知之何其有常哉聖門工夫只一常字是力行之要所以拳拳乎此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食亦切)宿(綱捉網綴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者宿宿鳥也)

聖人愛物之仁每於不得已而見之此章有湯網三面之意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如字)之知之次也

作者所以發揮其所知不知而作何以作也多聞能擇以從其善多見能識而不繆於是非而謂知之次焉則所謂知者果安在哉豈多聞多見之謂也哉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賢遍切)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互鄉鄉名唯何甚猶言不過如此之甚也)

人患溺於流俗不能自拔耳有向慕之誠固聖人所不棄況能潔己以進哉進則與之甘於自退者不與也潔則與之自此以往者不問也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所以為皇極歟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人心也豈遠於人哉然而舉世茫茫不啻數千萬里之隔者人自遠之耳欲仁仁至非有物自外而來也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七住切)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陳國名司敗即司寇也昭公魯君名稠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揖者司敗揖之也相助匿非曰黨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孟子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然也)

吾是邦不非其大夫況魯先君乎正使指言同姓之事聖人猶當有所處況問知禮而遽斥先君之諱可不可也司敗不察輒以為黨夫子不辯自以為過非至聖孰能與此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去聲)之(反復也)

歌所以吟詠情性善者得其正者也必使反之紆餘以暢其旨而後和之從容以答其意抑揚反復讀之如在春風和氣中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文莫猶人猶云莫也如人謙辭也未之有得則所不敢居之辭愈謙也於此可見文行事體不同躬行君子之不易如此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爲猶習也言用力於仁也）

不敢以仁聖自居而曰爲之不厭誨人不倦言方用力於此云耳此夫子之所以仁且聖歟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力軌切）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禱謂禱於鬼神　誄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詞也上下天地也天曰神地曰祇）

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門人高弟乃有斯言乎問曰有諸警之深矣何子路猶未諭也知夫子之所以禱則知夫子之所以聖

子曰奢則不孫（去声）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孫順也固陋也）

先王制禮所以辨上下定民志儉而陋非中適也不猶愈於不孫乎不孫後何所不至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坦平也蕩蕩無際畔也）

君子之心虛明洞然無毫髮意念小人行險僥倖顛冥而不自反如坐囹圄如落陷穽茫茫晝夜醉生夢死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厲嚴肅也）

溫而不厲則弛威而猛則暴恭而不安則拘此三句描畫聖人宛然可想

泰伯第八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泰伯周大王之長子知弟季歷之子昌有盛德遂與次弟仲雍逃之荊蠻於是立季歷傳國至昌是爲文王三讓先儒謂因讓也或曰逃荊蠻一也文身斷髮示不可立二也并仲雍而去之三也其遜不著故無得而稱）

泰伯讓國而直曰讓天下何哉泰伯知季歷之有子矣殆非讓國也民無得而稱之此所以爲至德歟非吾聖人萬世無稱矣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愼而無禮則葸（絲里切）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古卯切）君子篤於親則民興

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慈長惻然懇切也君子謂在上之人興起也偷薄也

恭慎勇直皆德也無禮以節之則未免有弊雖然篤於親不遺於故舊又風俗之樞機而禮之所以爲禮者也風移俗易禮制行焉則四者之弊去矣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而今而後吾知免夫音扶小子啓開也詩小旻篇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深恐墜履氷恐陷也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豈特身體髮膚之不敢毁傷也哉戰戰兢兢臨深履薄平時所以戒謹恐懼而不敢須臾離者其所全者大矣啓手啓足而曰知免學者毋徒曰手足云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去声下同暴慢矣正顔色斯近去声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問問疾也將死言善謙辭也貴猶重也暴粗厲也慢放肆也信實也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籩竹豆豆木豆

動容貌便須遠暴慢正顔色便須近信出辭氣便須遠鄙倍三箇斯字甚緊切有不可須臾離之意且要識所以遠暴慢所以近信所以遠鄙倍者其實安在非是臨時逐項旋整頓過也君子切身日用在此三事器物之末則有攸司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校計校也吾友先儒謂顔淵詳味昔者二字當是追述於既亡之後也

所有者忘不恥於問也所得者內不耀於外也所樂者天不競於物也顔氏之子其殆庶幾乎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平声君子人也與疑辭也決辭

輔適托國而不能不變於危疑之際者多矣必也處大變定大難節操凜然不可撓奪然後爲君子也伊周而下如諸葛孔明當得可以字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弘寬大也毅剛立有守也道猶行也

範圍無外本未始不弘剛健不息本未始不毅意起念動始蔽始虧隘矣不弘矣始回始撓餒矣不毅矣斷斷曰不可以不弘毅所以勉學者

用力於仁也任重道遠而下特發揮其旨以明不可不毅者如此耳樂以忘憂何重何輕老將至而不知何遠何近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三百篇無邪之旨抑揚諷詠足以感發人心油然興起故興於詩禮者人心之大閑天則之不可踰者故立於禮樂所以養人心之和使無非僻之侵故成於樂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百姓日用而不知聖人豈不欲使知哉蠢蠢群群愚蔽已甚雖欲使知之而不可得耳斯言所以歎惜之也

子曰好去聲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尚勇而惡貧必自爲亂疾惡而已甚必致其亂安分有容則無二者之患矣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驕矜夸吝鄙嗇也

驕則易於自滿吝則枯於自私二者拒善之藩籬也才愈美病愈深耳他何足觀哉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去聲得也穀禾之實

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穀學之成實時也斯道無窮夫子豈責成於三年者哉所以甚言其不易得以勉進後學耳得後方實未得皆虛

子曰篤信好去聲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賢遍切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乾初九文言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不是確乎不可拔如何做得上面許多事好學而信之篤守道而死不變確乎不可拔之謂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出位而思只是不安分與畔官離次者其失均也

子曰師摯音至之始關雎七余切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師摯魯樂師名摯也

師摯之始豈雅頌未得其所之時乎何獨關雎之洋洋也不然則因摯之適齊追感疇昔而歎耳

子曰狂而不直侗(音通)而不愿悾悾(音空)而不信吾不知之矣(侗無知貌愿謹厚也悾悾無能貌)

書稱九德各濟其偏聖人所以施敎也旣狂而又不直旣無知而又不愿旣無能而又多詐聖人且奈何哉故曰吾不知之矣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此知及之後仁守工夫也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況悠悠自恕者乎玩如不及三字如何斯須懈得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正此不及之謂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去声)焉

微動纖毫意念使與了就德孔明無體無方巍巍天下我何與也故舜不以爲泰禹行其所無事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唯猶獨也則法也蕩蕩無際畔也煥光明也)

天之所以大者何如堯之所以則者何在宜乎莫得而名狀也範圍無外變化無方事業文章輝光發越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去声)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五人禹稷契皐陶伯益亂或作亂古治字也十人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婦人邑姜也)

斯指武王時也舜有五人武王有十人故曰唐虞之際於斯爲盛然且邑姜預焉此其爲才豈易得者乎以服事殷乃文王之德而夫子特書於武王之後其指微矣

子曰禹吾無間(去声)然矣菲(音匪)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音弗)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呼域切)禹吾無間然矣(菲薄也黻蔽膝也以韋爲之冕冠也皆祭服溝洫田間水道也)

間如建得間矣之間無間者無罅之可議也纔有一毫之私便有一毫之間

耻堂四書管見卷四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罕少也

利非世俗之所謂利若世俗之利豈特罕言而已哉曰命曰仁非可以口耳傳也故不易語雖然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則固有不言而言者耳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達巷者黨名也執偏執也

黨人能以大哉贊夫子在當時豈易得者但以博學無所成名為大則又未知聖人之所以大耳有所執即有所名夫子發吾何執之義其為大使自可見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深言其不然也所以曉門弟子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麻冕緇布冠也純絲也儉謂省約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為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而難成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泰驕慢也

從衆違衆或古或今惟其可而已雖周損益規模可以略見或曰何以又云服周之冕曰周之衆也俗媮文浮侈然徇欲以逞無復先王之舊矣而有純儉者焉所以特取之救時弊也此正與其奢也寧儉之意若夫子得時行道定一代之制作則必若答為邦之問而後可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意必固我皆私也大抵都從意上起一節深一節本心瑩然虛明如何著得此四字絕者去之毋者所以絕也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去声下同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去声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匡地名陽虎曾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文即道也茲此也夫子自謂也後死後我而死者據道體之時而言也

斯文之喪未喪在天則夫子之死生固不在夫子也匡人且奈何哉

大音泰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平声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大宰官名與疑辭也固者固是也縱猶肆也縱之將聖言將使之為聖人也牢姓琴子子開一字子張孔子弟子故周也

大宰稱夫子之聖而曰多能子貢答以天縱之聖而又多能大宰未足與議也而子貢之見乃復未離如此夫子一掃其固陋而直以不多諭之道一而已果在於多乎知所以不多則知所以聖此語正切子貢之病不試故藝賤故多能琴牢因舉夫子舊語聊明之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音扣）其兩端而竭焉（空空者空之又空殼然洞然一無所有也扣擊也問難之也兩端猶言一兩頭也竭盡也）

有意則有知無意則無知所責於覺者覺此無知之妙耳聖人之心如太虛然故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學者往往以多能多識為務聖人恐起意億度之害道也特發無知之旨以示之無知如何下文所以證也鄙夫之問若易答矣我實空空無有止扣一兩端而已竭焉明乎此則知雖言未嘗言雖思未嘗思而寂為之所以不與所以無為可默諭矣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平聲鳳靈鳥文王時鳴於岐山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

河圖鳳鳥瑞世之符非必皆然也夫子特假此以嘆時之不可為耳春秋之作而絕筆於獲麟何哉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齊衰喪服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者貴者之盛服也瞽無目者）

作者歛然而起趨者翼然而疾皆敬之容也於此三者雖少必爾誠心所形無間長幼也

顏淵喟（苦位切）然嘆曰仰之彌高鑽（祖官切）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喟嘆聲彌者愈也循循從容不迫之貌誘引進也卓立也末無也）

高而不可及堅而不可入忽前忽後而不可定此正汲汲皇皇憤悱之時也人情到此多不能勇進夫子却循循善誘博以文約以禮使之欲罷而不能欲見不得見欲已不可已引而不發推此時為然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此瞻忽不同亦只是看有所見耳至於欲從末由則所謂高與堅者由是也本非高也本非堅也一旦洞然六通四闢推未有覺故作是見故又作卓爾之見此章深見得夫子善教顏子善學處

先儒論喟然之嘆當在問仁之前足以破千古
之迷矣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病間如字曰久矣哉由之
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
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
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病間少差也大葬謂君
臣禮葬道路棄於道路也
於本分工有纖毫不安穩處便是欺天況詐為
臣乎觀死於二三子之手與死於道路之語只
據本分氣象自然正大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紆粉切匵徒木切而藏諸求善
賈音嫁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韞藏
也匵匱也沽賣也
憂則違之未嘗韞藏樂則行之未嘗求沽子貢
殆失問矣兩言沽之哉不然之辭也待賈猶言
待時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
之有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居者深歎諸夏之無賢非真欲居之也
雖蠻貊之邦行矣何陋之有乎故君子無入而
不自得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魯哀公十
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
未正之先雅頌必多失所雍頌也而歌於三家
之堂他可槩見斯道不行於天下晚歲而歸拳
拳一魯吁其不幸矣哉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
為酒困何有於我哉
純德孔明無非妙用不勉而中不思而得雖應
酬交錯而我一無所有非謙辭也虛明洞洞如
水鏡中象實未嘗有也流俗於此數者多不盡
其分故特揭以警之歟然其大旨惟不起意乃
善耳有意即有無意本無何有之言學者宜聽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音扶不舍上聲晝夜
愚嘗作竹泉贊云源源而來涓涓而滴不晝而
出不夜而息與天地而始終耶吾之一
子曰吾未見好去聲下同德如好色者也
民之秉彝固好是懿德也梏之反覆斲蔽情昏
則去禽獸不遠矣安得以其好色之心而好德
哉易猶轉樞難於登天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求位切止吾止也譬如平

地雖覆（芳服切）一簣進吾往也（簣土籠也）止則止於此矣而方進者不可畫也或止或往誰實爲之

子曰語（去声）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平声 惰懈怠也）
箇中人聞箇中語句句皆實事也無所不悅所以不惰不然只是空言耳如何擔得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此道無窮豈有止哉見其進未見其止所以歎顏子之能自彊不息而惜之耳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音扶 下同）秀而不實者有矣夫（穀之始生曰苗 吐華曰秀 成穀曰實）
苗而秀秀而實生理之自然也有以夭閼之則不盡其天矣人皆有是四端其苗之謂歟是故不可以無學

子曰後生可畏焉（於虔切）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來後來 今今日也）
後生之所以可畏者以方來者之未易量也可畏之年不知所勉至不足畏則何及哉古人之於四十每每致意如曰不惑曰彊仕曰不動心之類蓋自幼而學成德達才此其時也故又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可不重歟可不懼歟聞言聞道非謂有聞於人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未如之何也矣已（法語者有法度之語 巽與者巽順而與之言 繹思繹也）
正大之論不能不從婉入之辭不能不悅悅而繹方有味從而改方有益不然則說隨苟徇之徒耳何足與之言哉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無憚改
人之心固各有所主也惟主於忠信方是立德之本一失所主橫流奔放其禍有不可勝言者聖人所以再提此語爲一章之首而申言歟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帥主將也）
匹夫有志尚不可奪況志學者乎此是力行第一箇字

子曰衣（去声 下同）敝緼（紆粉切）袍與衣狐貉（胡各切）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平声）不忮（之豉切）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敝壞也緼枲著也袍衣有著者衣之賤也狐貉以狐貉之皮爲裘衣之貴者也忮害求貪臧善也二句衛風雄雉篇中語）
恥衣之不若人則其人可知矣觀子路車馬輕

衆氣象不如是也纔恥於此不伎則求能不伎
求何所用而不善乎夫子所以喜之雖然不以
外物為心害而後可進於道耳苟進於道伎求
殆不足言也果可以此為盡善而遂終身乎夫
子所以抑之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
易曰困德之辨也平居無事如何辨得立到打
不過處方見力量淺深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無疑故不惑無累故不憂無餒故不懼知所以
致知也勇所以力行也知則仁矣仁則勇矣三
者只一事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
可與立未可與權適之也適道猶言進道也權猶稱錘衡所取平者
有志於道決定不回方可與之共學悠悠泛泛
一出一入何足與語也哉然道非智標力索所
可強也一旦感悟心通內明乃自得耳是謂適
道是謂知及之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
失之是故貴於立也此立非力此立非思常覺
常明不昏不滯則萬變交錯自然不動矣此仁
守之功也若夫達權則非聖人不可桀紂可伐
也管蔡可誅也蒲盟可背也南子可見也此仕
止久速所以為聖之時也四節功夫斷斷乎曰
可與曰未可與具有科級次第後世纔說學便
說權可謂無忌憚

唐棣大計切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
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首四句逸詩也唐棣郁李也偏反者言華之或偏反也而豬貼也詩云室邇人遠則此室亦當是言人之居室然夫子特借此以發何遠之言耳不謂人也
詩曰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夫子則曰未之思也
夫何遠之有嗟夫思則得不勞瞬息不思則不
得風馬牛之不相及思與不思者誰遠與不遠
者何物哉

鄉黨第十

孔子於鄉黨恂恂相倫切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
廟朝直遙切下同廷便便旁連切言唯謹爾恂恂信實貌便便辯也
入里必式固自不當以頰舌多尚人況吾夫子
也耶然思三復斯言深悟處鄉黨之道恂恂似
不能言宜優游涵泳而得之若宗廟朝廷則有
不可不明辯者但謹而不放爾或言或不言雖

否有宜無枉而非志信篤敎也他人饒多言使佞給必不謹纔不言使緘嘿必不能恂恂聖人於樞機甚重記言行者特冠一篇之首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苦旦切）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魚巾切）如也君在踧（子六切）踖（子亦切）如也與與如也（侃侃和樂說誾誾中正執敬踧踖不能自安也與與不忘向君也）

下大夫則侃侃上大夫則誾誾君在則踧踖與與等級高下無適不宜變化虛明自然中節

君召使擯（必刃切）色勃如也足躩（驅若切）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赤占切）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勃變色貌躩盤辟貌所與立同為擯者擯用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用五人以次傳命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也襜整貌如鳥舒翼也）

此一節記擯相之容色勃足躩重君命之始也賓退必告謹君命之終也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閾（于逼切）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音咨）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鞠躬曲身也位君之虛位言似不足不敢肆也攝摳也齊衣下縫也禮將升堂兩手摳衣使去地尺恐躡之而傾跌失容也屏藏也息鼻息也等階級也逞放也怡怡和悅也沒階下盡階也）

入公門如不容過位言似不足升堂屏氣似不息君愈近而愈肅也出降一等逞顏色君漸遠而漸舒也沒階言趨進者進復於位也復位言踧踖者不敢自安也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平聲）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色六切）如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覿（直歷切）愉愉（羊朱切）如也（圭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如不勝者如力不能堪也上堂則如揖下堂則如授圭於人皆恭也戰而色懼也蹜蹜舉足促狹也如有循言行不離地如緣物也享獻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私覿以私禮見也愉愉色和也）

執圭者通信之始故如戰色謹之至也享禮者交際之時故有容色氣之和也私覿者燕見之暇故愉愉情之親也陽闢陰闔無非造化自然

君子不以紺（古暗切）緅（側由切）飾紅紫不以為褻服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緇衣羔裘素衣麑（研奚切）裘黃衣狐裘褻裘長短右袂必有寢衣長（去聲）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去（上聲）喪無所不佩非帷裳必殺（去聲）之羔裘玄冠不以弔吉月必朝服而朝（君子言大夫也）（紺深青揚赤色齊服也緅絳色三年之喪以飾練服者飾緣也紅紫閒色不正褻服私居服也褻服猶不用其他可知袗單也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綌表外也出之加外衣也緇黑色羔裘用黑羊

皮毳麑子色白狐色黃衣以稱裘欲相稱也褻裘長欲其溫短右袂便用事也寢衣衾也長一身有半舒縮自便嚴足不露也狐貉毛深溫厚在居適體也君子常服惟帷裳則否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有襞積而旁無殺縫其餘若深衣要半下齊倍要則無襞積而有殺縫矣喪主素吉主玄弔必易素也吉月月朔也

服者身之章也其色有宜其製有度其用有節皆所以防非僻之心而養之以正也先聖垂訓如此故槩以君子言之

齊側皆切下同必有明衣布齊必變食居必遷坐齊則沐浴而着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

變食者變其常日之饌遷坐者遷其常居之所皆所以嚴祀事也

食音嗣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音嗣饐於冀切而餲連遏切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而甚切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音嗣氣唯酒無量去聲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不多食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食不語寢不言雖疏食音嗣菜羮瓜祭必齊如也食飯也精鑿也饐飯傷溼也餲味變也魚爛曰餒肉腐曰敗也惡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臭氣也失飪烹調失生熟之節也不時非時之物也割不正謂割之不以禮者食以穀為主不可使肉氣勝之無量言不定為量酌之限惟以不及亂為度也沽市皆買也惡不精潔量物胃不多恐傷胃也祭於公助祭家不宿不經宿也出三日供之者遲慢神夫禮也

滋味所以養血氣一失其宜則傷生矣聖人於此纖悉不苟非為口腹也凡十餘條皆節飲食之道食不語寢不言不特嚴於自防亦且周於養生祭肉不慢雖薄必齊所以事鬼神也

席不正不坐

聖人之心無時而非正起居食息皆行其所安也後世亂倫失次人道泯泯有弗暇恤而暇一席之計乎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鄉人儺乃多切朝服而立於阼階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儺所以逐疫阼階東階也

不敢先杖者而出所以尊鄉老朝服非特安室神且與鄉人共叙其事也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再拜送之重而有情也辭曰未達直而不詭也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聖人之仁有義行焉若人與馬雜問便不可愛無差等墨子之學也記者特書不問馬三字深見聖人之心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扶切也疾君視之東首去声加朝服拖徒我切紳君命召不俟駕行矣食去餕餘故不爲主席先嘗如對君也腥生肉也先飯爲君守食也君視疾則遷之南牖首東而面北加朝服於身引大帶於上也不俟駕急趨而行不敢留君命也

食則先嘗腥則熟而薦生則畜重君賜也

入太廟每事問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於我殯於其家也

死無所歸朋友之責也夫子以身任之獨拜祭肉所以重先祖

寢不尸居不容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迅雷風烈必變尸臥如死也容容儀式車前横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持邦國圖籍者

寢不尸雖寢而未嘗肆也居不容非惰也中申夭夭是也前言雖少必作而此又以褻狎言之聖人於人豈有褻狎者哉猶至親且家云耳甚言其不敢慢也凶服不必齊衰故變與式亦異盛饌與迅雷風烈必變重主禮敬天威也

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綏挽以登車者內顧回視也

正立而執不特威儀有度稍不正且傾欹矣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背車中安重之容也正大氣象可以想見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九用切之三嗅許又切而作雉文禽色者指雉而言也共供之也嗅者嗅其氣也作者起而不顧也

色斯舉與翬斯飛之類語法正同始也但見有色之飛舉中也翔終也集于山梁而後知其爲雌雉爲夫子速發時哉之歎其義大矣其旨遠矣子路取而共之此何爲者哉三嗅而作不與之言而示之意

融堂四書管見卷五

融堂四書管見卷六 論語

先進第十一

[illegible]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illegible]先進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也此非文質彬彬之君子浮於文者以君子自命而又前輩指先王盛時人物也

[illegible]之文矣爲僞而又從先進乎從

[illegible]從周也曰從周樂其文之盛曰

文之弊

子曰從（去聲）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去聲）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不及門言此時皆不在門也）

或謂夫子因材教人於此可見愚謂不然一元之氣渾浩流轉萬物之形色於其間者自各隨材而成就四科之目聖門初未嘗有如許分別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音悅）

有所疑難則因有所發明心通內融言無不說何疑難之有曰非助我深喜之辭也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去聲）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間隙也）

父母昆弟無纖毫之間人言何自而可間也非誠孝所積深信不疑未易至此不然浮言一入天屬爲仇矣

南容三復（去聲）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去聲）之（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三復者一日三復斯言事見家語）

斯言之玷尚知其不可爲則出處進退必不苟然矣此章與公冶長篇之言正相表裏聖門之擇壻以此哉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去聲）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夫子兩稱顏回之好學而歎其短命以死使之得年則所到豈易量哉當時門弟子非盡游惰必若斯人而後謂之好學耳哀公君也對之特詳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顏路淵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六歲亦受學焉椁外棺也請賣車以爲之鯉孔子之子字伯魚時孔子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

易曰含車而徒義弗乘也苟義不可以不乘

安可含之而使行哉椁之有無車之用舍定於理死之日矣非於回而有吝也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去聲)予天喪予(噫傷痛聲)

斯道有傳雖千載之下猶夫子之未喪也道在顏子而顏子死矣非天喪夫子乎傷哉斯言可謂痛切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去聲)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音扶)人之為(去聲下同)慟而誰為(慟哀甚也夫人謂顏淵)

夫子之慟不為他人發也何獨私於顏子哉從者怪其慟而夫子特未以為慟夫子殆非私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音扶)二三子也

死葬以禮謂之無違宜厚而薄宜薄而厚皆非禮也孰謂顏子之死而不以禮葬乎二三子轂世俗之陋重違師訓而納友於非禮夫子所以歎悼而深責之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於虔切下同)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名有人鬼之異道無人鬼之異身有生死之殊道無生死之殊人鬼死生實一非二能事人則能事鬼矣知所以生則知所以死矣

閔子侍側誾誾(魚巾切)如也子路行行(胡浪切)如也冉有子貢侃侃(苦旦切)如也子樂(音洛先儒謂此有曰字)若由也不得其死然(閔閔侃侃釋見前篇行行剛強貌)

曰閔閔曰行行曰侃侃皆其情性自然也夫子所以樂之由也好勇逆知其不免示戒深矣而卒死孔悝之難悲夫

魯人為長(如字)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音扶)人不言言必有中(去聲長府藏名所以藏貨財為者改作之也仍因也貫事也)

從事府藏聚斂之門也問之以仍舊貫如之何又難之以何必改作閔子之意深矣言必有中如射中的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家語謂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

覩子路行行氣象於和平之音必有不足奚為於丘之門非絕之也抑而進之也門人便不加敬則不知子路甚矣夫子之墻數仞得

其門者蓋寥由也升堂豈易得哉復指其所
到之次第言之非特破門人之惑也何謂堂
何謂室何以升何以入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聖人之道至於中而止過與不及皆非也觀
問交一章二子氣象可見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去聲之聚斂而附益之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周公以叔父位
冢宰季氏諸侯之卿耳而富過之鳴鼓者聲其罪也
冉有門人高弟所以佐季氏者如此哉聚斂
二字豈聖門所宜有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
盜臣況富於周公而又附益之耶勢利汨於
外得失亂其中波蕩從之恬不知恥殆不容
於誅矣鳴鼓而攻何益於事謂之可者斥絶
之辭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婢亦切由也喭五旦切柴姓高字子
羔孔子弟子家語言其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避難而
行不徑不竇蓋質實愚慈之人也魯鈍也辟偏執也喭粗俗也
曾子一唯正足以魯得之往往此事多誂聰

明上走作誰其魯所以其志篤其守固而有
一旦脫然之悟也偏執粗俗工夫如何得到
達上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
則屢中去聲庶庶幾也雖覺設空屢空者其覺不一也命天命也貨殖生貨財生息也億
意度也
空則心體洞然萬理昭徹無纖毫疑滯也方
屢空所以庶幾至於聖則空空矣命即此道
也違此曰方命從此曰即命違此曰知命有
意理財務植己私安能受命乎私意揣度縱
或屢中非明睿所照也空則自明睿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或達
實履也入於室者入善人之室也
堂堂乎張未必實履踐問之何益所謂善人
者念念無惡之人耳然非實履則亦不能造
其奥也踐迹二字正切子張之病箴之
子曰論篤是與與如字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與許也主莊者
外飾莊嚴也
聞人言論篤實而遂許之安知其爲君子乎
爲色之莊者乎君子表裏如一辭氣之出固

無不善而言論之可喜者恐未必皆君子耳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
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
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
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
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本心本中本無偏也抑其過勉其不及則中
我自有豈待外求雖然聞斯行之見義勇爲
之謂耳若從季氏而所行如此豈夫子之所
謂聞哉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音汝爲死矣曰子
在回何敢死後謂相失在後敢死者奮身當敵也
不幸遇難回必爲夫子死矣子在知之何而
敢死乎玩一敢字則回之死不死係夫子之
在不在義甚重一死甚輕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平聲子曰吾以
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
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
則從之者與平聲子曰殺父與君亦不從也子然季氏
子弟異非常也曾乃也

以道事君者合則留不合則去不然苟備位
耳故曰具臣夫子發明大臣之義所以深罪
二子季氏不道隱然可見于然因具臣之說
遂有從之之問夫子直以殺父與君亦不從
也答之不特切中斯人之隱微且見二子於
他事無不從所以罪之者愈深矣有識聞之
可以愧死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音扶下同人之子子
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
子曰是故惡去聲夫佞者
日用常行無不是學何必讀書而謂之學乎
子路之對未爲非也子羔質美學未優而遽
仕且陷之季氏之門則賊之甚矣子路不悟
巨飾詞以對故夫子惡之味一賊字爲之太
息
子路曾皙星歷切冉有公西華侍坐才卧切子曰以
吾一日長上聲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
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去聲
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音機
饉音僅由也爲之比必二切下同及三年可使有勇且

知方也夫子哂詩忍切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去聲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苦耕切爾舍上聲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士免切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去聲春者春服既成冠去聲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魚依切風乎舞雩音于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三子者出曾晳後曾晳曰夫音扶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平聲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晳曾參父名點也吾以言勿以我年長而難言不曰慮而曰長遜辭也何以何用也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知方知所向方也哂微笑也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猶或也五六十里又小足富足也俟君子謙不敢自任也宗廟之事祭祀也諸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端玄端服章甫禮冠相贊君之禮者曰願學曰小皆謙辭皙方鼓瑟故未若問之希者將對而音希也鏗者忽舍瑟起而其聲鏗然也撰具也春服單袷之衣浴盥濯也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為有溫泉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詠歌也唯求唯赤而下又皆問而夫子答之也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子路率爾而對非為國之道也是以哂之求亦辭雖謙退要皆志在有國耳點也不然觀其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脩然遠韻迴出流俗之表音陽遲遲步長春衣浴沂風雩詠歌而歸非實見天地萬物在吾變化鼓舞中安得有此氣象夫子之曲肱顏子之陋巷者也夫如此而後可以優為三子之事區區三子者之志趣中不脫季氏之網而已喟然與點安得不為之喜也哉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克猶除也己我也復反也禮即天理之不可踰者由己自己之己目條目也勿者禁止之辭事斯者從事於此

仁即人之本心心本虛明無方無體範圍天地其大無外只為有我始昏始蔽放逆乎天則之外而本心缺矣大凡意念雖各不同未

有不從我上起有我則百邪交崇無我則百
念皆空是故責於克也已克則心本無恙天
則不踰所謂復禮也非復禮之外又有仁也
復禮即所以爲仁也故曰克己復禮爲仁誠
能一日克己復禮雲霧披掃清明洞然而天
下皆歸吾仁矣非今日而始歸也天下本在
吾仁中昔蔽而今悟也雖然用工切實則誠
在我豈他人所能致其力哉下文視聽言動
之目即爲仁由己之事也且如視時是雖欲
視動於一念隱然未露知其非禮隨即泯然
是之謂克以至曰聽曰言曰動未有不自念
慮之微而致其力者非制之於口耳制之於
事爲而後謂之勿也愚嘗作四箴附於後炯
炯而睹有不見爲冥冥而居交肱我前於戲
戒哉弗此之求而瞳子之尤哉（視箴）萬籟寂然
聽本無聲無聲之聽不震而驚寂然爾矣耳
乎曉矣（聽箴）喋爾口炎爾舌不知嘿嘿之勝說
（言箴）騄駬交蹄寰海長驅爾處爾室人誰爾知
（動箴）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
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出門使民易於放失如見大賓承大祭則顚
沛造次必於是矣不欲勿施無間於人己也
邦家無怨無間於窮達也非克己者不能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音刃）曰其言也
訒斯謂之仁已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司馬牛名犂向魋之弟孔子弟子訒忍也難也）
難即先難後獲之難方孳孳爲但見其不易
敢輕有言乎爲仁則必訒非訒之爲仁也雖
然告司馬牛者如此耳一日克己天下歸仁
物亦何難之有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
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音扶）何憂
何懼
易曰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不疚者此心澄
然無纖毫疵病之謂素其位而行無入而不
自得何所憂懼乎司馬牛處同氣之變故告
之以此君子自然不憂不懼非不憂懼之爲
君子也內省二字是用力處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曰命曰天一定而不可易死生富貴皆然也況兄弟之有無乎君子所可致力者盡其在我而已敬以直内而無失恭以與人而有禮則四海之内均氣同體何往而非兄弟也此語雖孤未能無過明立愛之義而後得之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莊蔭切膚受之愬蘇路切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浸潤者如水之漸漬譖毀人也膚受者近身肌體而漸入之不遠爲深切之言也急訴其陰私也

急遠者人易疑深切者人必察惟夫漸漬而入近傍而言是以衆姦而不虞乘行而不露猶無定見鮮不惑矣夫子謂明未足以盡之而又歎之曰遠苟人言之來的然見得分曉後雖四方萬里如在几上不然則於近而蔽安能遠也故中庸亦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明字下中一遠字極有味雖然大公無我而後可以語此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上聲下同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人之所信如木有根其根一撥即隨僵仆是故父子無信則無以親君臣無信則無以義夫婦無信則無以别長幼無信則無以序綱淪法斁人道泯滅矣何自而能立哉夫子始論爲政謂斯民不得其養不安其生則非空言所可孚耳非謂信在兵食之後也兵食即所以信也子貢直就三者反復問難究見根柢此聖門之所以善學歟論食則兵爲輕論信則死爲輕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其郭切猶犬羊之鞟棘子成衛大夫也夫子指棘子成子成謂君子質而已矣故子貢歎惜其說君子之不然也駟四馬也不及舌謂其言已出於舌四馬追不及也鞟皮去毛者

子曰繪事後素又曰文質彬彬二者雖有先

後本末然不可以相無也若使文亦如質質亦如文渾然無所區別則虎豹之皮旣去其毛矣何異於犬羊之皮乎言文不可無以鍼子成之失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用周之用度也徹通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二者十取其一也）

君子厚不安宅非曰厲民以自養也魯初稅畝而此意無復存矣時君但知責不足於民而不知求足於己又烏知足民乃所以足國哉盍徹之言雖落落於一時實萬世經邦之大法也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去聲）之欲其死旣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亦秖以異（末二句小雅我行其野之言謂縱使不以富故亦適為異耳證愛欲其生惡欲其死者之為異也）

主忠信凡三出示人立德之本至深切矣徙義卽改過義不能徙德安能崇洪範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愛惡皆私意也死生有命豈他人私意所能爲哉此惑之大者繞主忠信自無此事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齊景公名杵臼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

景公君臣父子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是政者三綱九法之所係也綱淪法斁人道絕矣豈直爲吾粟而已哉景公之言亦是他所見如此

子曰片言可以折（之舌切）獄者其由也與（平聲）子路無宿諾（片言一言也折剖斷也宿猶一宿也）

獄者兩詞情僞亦難決矣一言折之非剛明者不能無宿諾果於踐言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聽訟者能決是非於一時耳使民無訟則非道洽政治不能是故聖人不貴聽訟貴無訟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無倦則不怠以忠則不欺爲政之本也一言

以蔽之曰誠而已夫子之吉子張大抵如此
君是心之所安處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重出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凡事不問善惡必有人爲成之而後成其事
且如初陷惡習未甚彰著亦自畏忌不敢恣
縱淫朋比德從臾相挺其惡乃濟所謂成者
如此君子惟恐人之不爲善惡則救止之小
人惟恐人之不爲惡善則沮敗之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
以正孰敢不正
其身正不全而行固然之機其應如響孰敢
二字自有不容不然者敢不正矣如政何哉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
雖賞之不竊
蓋惡之心人皆有之所以并心爲盜而不知
恥者上之人實啓之耳苟子不欲雖賞不竊
竊豈本心也哉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

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於虔切)用殺子欲善而民
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偃仆也
君子小人雖不同而良心善性未始有異此
以德感彼以德應其機疾捷如草從風是故
爲人上者不可不謹所欲也所欲在善皆從
而善矣奚何欲殺人而使之就道也哉答康
子問者三章皆以脩身爲本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
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
聞也非達也夫(音扶下同)達也者質直而好(去聲)義察
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
也者色取仁而行(去聲)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
家必聞(慮以下人致思精審非苟拘取下也居之不疑者自以爲是而安爲之也)
達者其實孚也聞者其名聞也內不失己外
不失人固無往而不孚矣色莊行僞偃然自
詭苟譽於人終何爲哉子張所謂求聞者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吐得切)
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平聲下同)攻
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分忘其身

以及其親非惑與[脩者治而去之也慝惡念也事者必有事焉之事]
急於計効者志必餒德安能崇厚於責人者
已必恕慝安能脩忿而不能忍難者見必悖
惑安能辨三者爲學切問故夫子善之雖然
未有惑不辨而能脩慝慝不脩而能崇德者
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去聲]子曰知仁樊遲未
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
夏曰鄉[去聲]也吾見[賢遍切]於夫子而問之[去聲]子曰
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
言乎舜有天下選[息戀切]於衆舉皋陶[音遙]不仁者
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愛人知人仁知之事也觀向也問知之言是
樊遲獨於知人之說而有未達耳蓋夫直枉
不辨天下固混混如也舉錯一明是非昭揭
則凡枉者亦將脫然自失爲直之歸知人之
功孰大於此樊遲猶有未喻何哉子夏富哉
之歎所以深贊而明辨之也選所以舉錯所
以遠雖然仁知未始相離也不仁者遠所以
愛人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古毒切]而善道[去聲]之不可則
止無自辱焉[忠告者有過相規善道者道之以善也]
忠告善道友之義也須識不可則止之意方
善不然非特無益於人自辱多矣或者告之
未必忠道之未必善及其不可則又尤人之
不我聽也何取於友哉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用力於仁者本非他人所能致其力無同志
之助無規警夾持之功懲爲遠之而不自覺
矣是故貴於有輔也然有無文亦不足以會
友會有聚然相接之意

融堂四書管見卷六

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去聲之請益曰無倦先者以身先之也勞即勞民勤相之勞
有以先之不令而行有以勞之雖勞不怨為
政之道莫要於此而子路猶請益何哉答曰
無倦則不必外此二者而求益矣天下事那
一件不是倦後放下了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
才曰焉於虔反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知
不知人其舍上聲諸
宰為有司之長先者率先之也能率先則或
苟於責人或偏於任已又須赦小過舉賢才
方盡善賢才固難知舉其所知足矣而不知
者他人自應不遺也知其賢而不與立卻不
可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
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音于也奚其正子
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
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
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去聲下同刑罰不中則
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
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衛君出公輒也魯哀公十年孔子自楚反衛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故孔子欲先正名迂者遠於事情闕謂所不知
天地定位而卑高貴賤之名已立名者三綱
之所以張五典之所以遜也正名二字聖人
之大法為國之大經春秋一書亦只是正名
而已施之於衛固其所也子路乃以為迂真
野矣哉且名不正後如何說得言自然不順
言不順後如何行得事自然不成事不成則
亂而無序乖而不和禮樂自然不興既亂既
乖刑罰自然不中刑罰不中暴虐是作民自
然無所措手足如此而謂之政可乎故曰君
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
言無所苟而已矣名纔不正只是苟道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
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去聲
下同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
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音扶如是則四方之民

襁(居切)夫負其子而至矣焉(於虔切)用稼(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用情不欺也襁織縷為之以約小兒於背者)

農圃小人之事也禮義信大人之事也上之所好者大則在下者莫敢不承四方之民從之如歸矣何以稼為哉孟子之闢陳相正是此意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去聲)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專猶也)

此章見得古人讀書無非切己實事誦三百篇猶不達為政之理不能專對四方雖多何以為哉詩通於政故達詩可以言故專對

子曰其身正不令(去聲下同)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正則不令而行不正則雖令不從行與不從有決然一定而不可易者雖實使之然哉此理在人如何浅沒得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兄弟之國也魯三家逆君衛輒拒父)

魯衛固兄弟也世衰道微莫能相尚其政亦相伯仲云

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公子荊衛大夫)

善居室者善處家也始有曰苟合言家道可以粗合非喜其財之聚也少有曰苟完言家道可以粗全非喜其財之足也富有曰苟美言家道可以粗美非喜其富有之為美也富家大吉歷然可見若所美在富聖人何以善稱哉苟子有謙抑自收之意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僕御車也庶衆也)

聚人曰財庶則不可以不富也資富能訓富則不可以不教也自井田廢而民不富矣自學校廢而民不教矣夫子此語王政之次第也

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朞月謂周足一月也)

春秋之民急於望治而先王之制髣髴尚存聖人為之猶易為力耳朞月已可其感速也三年有成其化洽也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平聲）殘去（上聲）殺矣誠哉是言也（勝殘殘暴之風衰也去殺殺戮之民無用也舊有此語夫子稱之）

善人比聖人功化固不侔也然歷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後世郡縣乃有邦之寄數遷數易如傳舍責能有志於民者又數十年不一遇也勝殘去殺之効如之何而可見也哉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爲一世）

聖人功化固甚速也然必三十年之久而後躋民於仁蓋富而教之非年歲間事當時風俗大壞直是斯民生長敎化之中至於純被方成仁俗耳然則三年何謂有成曰所以成必世之規模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夫子於正身之道教致意爲大學所以治國平天下者端在此耳故曰於從政乎何有言不難也

冉子退朝（音潮）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豈與（去聲）聞之（冉有爲季氏宰朝者季氏之私朝也晏晚也政國政事家事以用也）

季氏專權不議於公庭而議於私朝不議於大夫而議於家臣其無君甚矣冉有曰政夫子曰是非諱辭也所以攻季氏無君之罪也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去聲）如之爲臣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去聲下同）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音洛）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幾近也）

知克艱者必無宴安鴆毒之禍邦所以興樂面從者必無法家拂士之言邦所以喪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音悅）遠者來（葉公見述而篇）

說之義兌卦詳矣非有以浹脈乎其心不可强也近者說則遠者來

子夏爲莒（居呂切）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莒父魯邑名）

欲速者事事迫切安能達到見小者處處窒礙安能大成弘則無此病矣

葉公語去聲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去聲下同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證父攘羊賊恩甚矣謂之直可乎知賊恩之非直則父子之相隱乃不直之直也故曰在其中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纔不放逸則本心本自無恙居處恭不放逸於暗室屋漏之地也執事敬與人忠不放逸於交事應物之時也然有須臾間斷便不可直云夷狄則其他之不棄可知此言用力於仁至為精切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去聲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去聲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去聲必果硜硜苦耕切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所交切之人何足算蘇貫切也果必行也硜小石之堅確者盡心不平案斗量名容十升筲竹器容斗二升算數也

恥之於人大矣然有恥非其恥者焉世之人一切外物稍不如人則知惡之至於天賦良貴天之所以予我而人之所以自別於禽獸者乃甘心自棄涸涸於姐媿耋壞而不知反然則行己而有恥者豈不甚可貴乎行己有恥方說得不辱君命子貢善為說辭故警之以此若夫孝悌關於宗黨則行己之一端所以為次也言必信行必果非大人之事比孝悌不同矣所以又為次下是則淺中狹量小器易盈貢涸涸之徒耳何足數哉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絹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中行者由中而行無適不及之名也然而豈易得哉惟不可得故思其次狂者行有不掩未免於過卻能有志不肯苟安故曰進取狷者不屑不潔未免不及卻知自好不肯妄作故曰有所不為惟進取而後可與進也惟有所不為而後可與有為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胡登切不可以作巫醫善夫扶音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

矣(南人南國之人恒常久也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易恒卦九三爻辭也)
巫而無常必至於慢神醫而無常必至於吳
疾巫醫而無常且不可况爲德者乎羞辱繼
之也必矣故曰不占言此爻辭所示不待占
而知也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如和羹同如齊水有善相告有過相規不
爲苟異此之謂和詡詡取下不擇是非務爲
苟合此之謂同和則不同矣同則不合矣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去聲)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
人皆惡(去聲)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
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鄉人皆好之安知非原人之徒乎鄉人皆惡
之安知非獨行之士乎是非特未定乎惟爲
善者之所好爲不善者之所惡則其人不言
而决矣是故不得於君子而得於小人有識
者恥之
子曰君子易(去聲下同)事而難說(音悅下同)也說之不以
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
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隨材器使故易事側媚無所容故難說小人
則不然徇己之欲而正大者必不授責人以
苛而責才實能者未必察公則弘私則隘也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心廣體胖自然不驕志滿氣盈自然不泰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木質樸也訥遲鈍也)
剛毅則不回撓木訥則不浮馳如此等人資
質最美略無節病無世俗汙濁之過學易爲
力得亦能守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
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切切懇到也偲偲詳勉也怡怡和說也)
子路問士而夫子獨以朋友兄弟答之蓋三
綱五常之道由朋友而明忠告善道所係大
矣兄弟同氣也雖弟不念天顯兄亦弗念鞠
子哀則其於人道何如也友于兄弟乃所以
孝于父母然則朋友兄弟之於士行豈不甚
重矣哉曰切切偲偲曰怡怡與行行氣象不
同所以勉之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善人教民豈教之戰哉七年之久必有以得乎其心者雖勝殘去殺之效尚遠然亦可以犯難而不攜矣此於前爲邦百年者亦可以三字備見善人事體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古者兵農未分五兩軍師之法乃其素習不待教也況春秋之世乎夫子之言爲無義戰而歎耳知教則知親其上死其長

憲問第十四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憲原思名穀祿也

不知得時所以行道不知儉德所以避難戢戢然但志於祿豈不甚可恥哉雖然知恥者不如是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此亦原憲之問也克好勝也伐誇伐也怨忿恨也欲貪欲也

克伐怨欲之不行特强遏力制而不發耳其病固在也故曰不可以爲難仁者常覺常明空洞無體元不費分毫力何遏制之有哉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居固人之所安也懷之則苟安矣有志者不然非必役役于外而後謂之不懷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去聲下同邦無道危行言孫去聲危高峻也孫卑順也

邦有道而不能危言則非盡忠邦無道而不能言孫則非免禍若夫堅節正操所謂確乎不可拔者則未始隨世而變也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有勇者不必有仁不必未必也

德非期於言也和順積中則自然有言仁非期於勇也養而無害則自然有勇然則言豈頰舌而勇豈血氣之謂哉

南宮适古活切問於孔子曰羿音詣善射奡五報切盪土浪切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南宮适即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篡其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奡春秋傳作澆浞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爲夏后少康所誅禹平水土暨稷播種禹受舜禪稷後爲周

善射盪舟不得其死而躬稼者乃能有天下

德力之效何如哉夫子不荅黙領其意也出
而稱之恐沒其善也非君子必無此見非尚
德必無此言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扶音未有小人而仁
者也
念慮之間纖毫微動便是違仁豈若小人之
所謂不仁者哉顚冥人慾橫流之中醉生夢
死浮沈涸涸安知本心之本仁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無誨乎
勞之者所以愛也誨之者所以忠也不然是
禍之耳何謂忠愛
子曰爲命裨婢之切諶時林切草創之世叔討論之
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爲命辭命也四人
皆鄭大夫草創製草藁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大叔討論講究也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
孫揮也脩飾者猶攻文飾之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潤色者潤之以華采也
鄭國晋楚之間能以弱爲強者有人故也一
辭命之出凡更四手其不苟也如此則他事
可知渙汗其大號所以係國體者甚重夫子
特有取焉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問

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蒲田切邑三百飯扶晚切疏
食音嗣沒齒無怨言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然不能革
其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彼哉彼哉者外之之辭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
法產屬於身也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
人之得名爲人者豈徒形體之謂哉奪邑三
百沒齒無怨非有以深服乎其心不可違也
夫子獨舉此事而以人許之子產惠人孟子
又曰惠而不知爲政若知爲政則不止於惠
矣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去聲
處其位而行何驕怨難易之有此特言常人
之情耳富而無驕未足多也貧而易怨何所
不至哉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
夫公綽魯大夫趙魏晋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
或優爲或不可爲才各有所宜也用違其才
則失矣公綽之不欲夫子蓋深知其人者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去聲公綽之不
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
爲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

是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成人成就為人也武仲魯大夫名紇知特世俗所謂知非知及之也莊子魯卞邑大夫曰者子路又問見利而下夫子答也授命言授其命於人久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凡言亦可次者皆僅辭也
兼四子之長而又文之以禮樂宜足以當成人之名矣蓋未至於聖皆未可以言至而況乎四子者未必聞道也耶故曰亦可以夫子參錯其說矯其偏而勉之子路乃復以今之成人者何必然為問苟失甚矣夫子不拒也臨財不苟得臨難不苟免又不失信於平日之言亦人之所難能而子路之所可能者夫子復就而與之語亦所以進之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音洛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也公明姓賈名亦衛人
時然後言必無過言樂然後笑必無苟笑義然後取必無妄取三者發而中節非得情性之正不能也故人皆不厭審如是豈亦得哉其然者然其言也豈其然乎者難其事而疑之也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一遥切君吾不信也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
得罪而出奔又邑而求後當時固未知其非也夫子直以要君書之此誅心之筆所以懼亂賊者武仲知之如此哉

子曰晉文公譎古穴切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文公名重耳桓公名小白譎詭也
威公數十年之規模管仲之力也只為正而不譎所以展拓得去一正九合翕然向附惜其止是才力識見到此持段之耳若就學上得力豈易量哉晉文數年成霸事體故大不同二霸得失兩言而定此春秋褒貶之綱也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居黝切召音邵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弒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為威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召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威公以為相九春秋傳作糾督也

管仲不死子糾之難先儒於魏徵論之詳矣愚謂人臣死節當觀其終身大體之所係三仁在殷或去或奴或死義各有歸未可一槩論也槩以死者爲是則微箕安所逃哉子貢疑管仲之未仁夫子特擧其事業以明之而不言其不死意可見矣如其仁者其指管仲也雖聖人之仁未易可及就事業而論亦管仲之仁也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平聲)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去聲下同)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皮寄切)髮左衽(而審切)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霸與伯同長也匡正也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諒小信也經縊也莫之知人不知也)

諸侯知天王之尊生民免夷狄之禍皆管仲之賜也不然則大經大法泯然不存夷狄異類橫行中國而衣冠禮樂之地淪汙於腥羶而莫之救其視區區一死與溝瀆自經之徒耳又况管仲於義可以不死者乎子貢於此復疑其非仁夫子既大其匡天下攘夷狄之功直以匹夫匹婦之諒明其不當死偉然正大是非昭揭而管仲之論定矣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士免切)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臣家臣公公朝薦家臣與己同仕公朝也)

知臧文仲之竊位則知公叔文子之可以爲文文不必以諡義爲解也特言其進不隱賢無愧於此諡耳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音扶下同)如是奚而不喪(去聲下同)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喪失位也仲叔圉即孔文子三人皆衛臣也)

治賓客則交鄰國者有人治宗廟則脩祭祀者有人治軍旅則立武事者有人此衛之所以僅存也雖然維持把握偶未墜耳君曰無道終安能國乎

子曰其言之不怍(才洛切)則爲之也難(怍慙也)

無愧於言者必不苟於所爲此章與爲之難言之將無訒乎互相發

陳成子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音潮)告於哀公曰陳恒弒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音扶)三子孔子曰

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音扶)三
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
不敢不告也(成子齊大夫名恒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時孔子致
仕居魯三子三家也)
時無方伯連帥而討逆之議發於致事之大
夫亦可悲矣沐浴而請聖人所以行天罰也
公曰告夫三子是太阿倒持不有其柄也之
三子告不可是同惡相黨惡傷其類也兩言
吾不敢不告者若曰知而不言其責在我言
而不行其責在人所以深罪魯之君臣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犯謂犯顏諫爭)
不欺而犯方是盡忠欺而犯焉是無君也所
以戒勇者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達之為言到也究竟其事之謂也君子曰趨
於上不究竟不止小人曰趨於下不究竟亦
不止
子曰古之學者為(去聲下同)己今之學者為人
凡學不自格物致知上做工夫皆非為己也
遂逐文義之末昏昏營利之場安知為己者

之為何事哉夫子之時已有此歎
蘧(其居切)伯玉使(去聲下同)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
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
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蘧伯玉名瑗衛大夫孔子居衛時常主於
其家)
欲寡過而未能事其所以用力處五十而知
非六十而化豈偶然之故哉使者之辭雖謙
而實密夫子所以喜之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
其位(此艮卦象辭)
曾子因夫子之言而引艮象以證之也知止
其所自無越思有一毫不安分之心即出位
矣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去聲)
與其言浮於行也不若行浮於言也夫子於
言上着一恥字於行上着一過字大於學者
空言多力行少所以警切之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去聲)者
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夫子嘗言中庸不可能非謙辭也實不可能

也日用乎常無思無爲何能之有能即起意憂矣失其爲仁矣惑矣失其爲知矣懼矣失其爲勇矣我無能焉夫子所以戒學者起意之病根子貢未領而但曰夫子自道何也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音扶]我則不暇[方比也乎哉疑而未然之辭]

古之學者爲己而暇方人乎啾啾然品藻是非篤實務內者不如是也夫子抑揚其辭所以鍼子貢之病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能言能其實事也與上文無能之旨不同]

智愚賢不肖之分只是箇能與不能耳以人不知爲患必非實能苟實能雖不知何害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逆迎料也億逆度也]

先覺二字擎見於此舉世昏昏醉生夢死而我獨脫然如大寐之得醒故曰先覺此是聖門深造自得第一箇字大學之格物正爲此耳直拘文牽義所可强通哉學者但知以逆料爲明億度爲知機變之巧荊棘其中自謂過人遠甚而我之所固有者乃茫然不知自反此先覺之所以爲賢也夫子此言至明至切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平聲]無乃爲佞乎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微生姓畝名栖栖猶依依也疾惡也固堅執不通也]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若偏守一隅而不通於用則治國平天下之道將錯訌其責乎訟以夫子爲佞實所謂固者異端之害往往類也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

驥非無力也不稱其力而稱其德况人乎無德而負才其害大矣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惡怨而有且不可况以德而報怨乎必以德而報怨則凡有德於我者如何其報也是故莫若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以德報德者人有德於我我亦以德報之也若以直報怨則豈彼有怨於我而我亦以怨報之哉橫逆之來

處以大順自天而觸行乎大公所謂直報如
斯而已
子曰莫我知也夫音扶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
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
乎
聖心即天度何所怨行乎大順復何所尤不
離日用之間而上達天德之妙非是地步洞
然相照雖顏子亦知未盡況他人乎人莫我
知而天知之此所以為聖歟或者謂夫子道
不行於當世故有是歎愚以為不然
公伯寮愬音素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
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
音潮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平聲下同命也道之將廢也
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謚伯字魯大夫子
服何也夫子指季孫言有疑志也肆陳尸也
聖賢之窮達係斯道之廢與是有命焉豈人
所能為哉伯寮之愬非也景伯之力亦非也
斷之以命而君子小人之論定矣
子曰賢者辟去聲下同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
辟言
辟世則其時可知辟地則其國可知辟色辟
言則其君可知色與言亦有淺深色方行於
顏色未有言也若行於言則已甚矣知幾明
徵所以免禍此賢者之事也若聖人則不然
仕止久速惟義所在無適無莫安所辟哉或
曰龍逢比干何以不辟曰委質為臣蓋有義
不可得而辟者事體各不同也
子曰作者七人矣
此承上章而言能如是者凡七人也豈微子
篇所謂逸民者歟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
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平聲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者自從也
知其不可而不為者晨門之所以賢知其不
可而不可以不為者夫子之所以聖晨門但
知晨門而不知夫子之為夫子者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去聲蕢其位切而過孔氏之門者
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苦耕切乎莫
己音紀知也斯已音以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起例切
曰果哉末之難矣磬樂器荷擔也蕢草器也硜硜釋見子路篇鄙哉硜硜
指宗時之人也斯已於此止也以衣涉水曰厲攝衣涉水為揭此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

詩也果哉言果於忘世未無也

聞擊磬而知夫子歎鄙哉硜硜之吳已知荷蕢之賢亦豈易得者必致於此遂止而以為得厲揭之宜則是果於忘世矣民墜塗炭義不能一朝安所謂被髮纓冠而往救者也若果於忘世豈聖人之所難哉荷蕢亦晨門之流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高宗商王武丁也諒信也陰默也謂居喪信默而不言也

諒陰三年不言所以喪居也百官聽於冢宰所以居攝也歷三年之久而冢宰攝行其事非徒不言而已子張獨以高宗為問夫子獨以古人為答則是當世此禮已不復先王之舊矣後世乃有創為短喪以日易月者嗚呼豈人情也哉

子曰上好去聲禮則民易去聲使也

禮辨上下定民志上不好禮如水脫防乖爭凌犯之風肆矣可得而使哉世衰俗壞那一事不誠不知禮上敝出乎意妄作幾無以自別於禽獸纔知禮便自然和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脩己以敬正大學之要旨所謂治國所謂平天下皆於是乎在子路不能切實內省意若未足而再三問之夫子既答以安人又答以安百姓次第推究不離脩己二字又恐其未脩也直以堯舜猶病答之嗚呼敬哉外此而求多也哉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去聲弟去聲長上聲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口音其脛其定切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登木而歌夷蹲踞也俟待也叩擊也脛足骨也

賊仁者謂之賊修然自放則本心亡矣非賊而何然其病根則自不孫弟始方其童幼傲然莫知有敬事長上之道不孫不弟習與性成及其長也又無一善之可稱果何貴於食天地間果而謂之人也老而不死是為賊耳因原壤踞肆推明三節以論之復叩其脛以警之夫子教人未有如此章之切直者然則

童蒙之日可不以孫弟為先務而使習於禮
訓也哉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平聲）子曰吾見
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
欲速成者也（闕黨黨名童子未冠者將命乃夫子使之傳命也）
欲速成必至於躐等居位並行皆躐等之病
責求益者不如是也夫子使之將命所以欲
而抑之使循其序歟平時未欲與之言因或
者有問而答以此童子其聞之矣

融堂四書管見卷七

融堂四書管見卷八　論語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去聲）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
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在陳
絕糧從（去聲）者病莫能興子路慍（紆問切）見（賢遍切）曰
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陳謂軍師行伍之列俎豆禮器在陳者自衛適陳也興起也固者堅守節行雖窮守其不可拔之謂非世固窮困之困也濫泛溢也）
不可則止寧用終日困德之辨不失其亨此
聖人明去就之宜處患難之道也固者至死
不變況窮乎小人性不能固所以濫
子曰賜也女（音汝）以予為多學而識（如字）之者與（平聲下同）
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參也嘗無支離浮雜之病況又功深力到故
理以一貫語之言下便領子貢聰明多知正
是他礙事處不多之言既嘗發之矣於此復
先提其所病而後語以一貫之妙惜乎猶未
領也觀其平日孫為多言如何到這裏却道
不得一箇唯字此殆未悟性天道不可聞之
先歟

子曰由知德者鮮(上聲)矣
人孰無此德所以不知者其病安在鳶飛魚躍孟甚昭昭也夫子手由而語之警策深矣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平聲)夫(音扶)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觀舜受堯禪朝覲諸侯巡歷四岳庶事從頭都整頓過如何却道無為如何又道有天下而不與聖心虛明變化無方雖為而實未嘗為也雖有天下而實未嘗與也後世饒說勤政便焦勞饒說無為便不事事安知所謂恭己正南面也哉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去聲)篤敬雖蠻貊(亡百切)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去聲)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七南切)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音扶)然後行子張書諸紳(篤厚也蠻南蠻貊北狄二千五百家為州其指忠信篤敬參於前參錯於前也衡軛也紳大帶之垂者書之欲不忘也)
子張嘗問干祿嘗問達此又問行大抵皆務外以求遂其所欲夫子一使反求諸己就言行上切實用工正攻子張之病而救之也遠而蠻貊近而州里習俗雖異本心則同忠信篤敬感無不通見其參前見其倚衡則是無時而非忠信篤敬也無往而非忠信篤敬也舉天地萬物萬變萬化皆我忠信篤敬之妙也行矣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矣何州里蠻貊之間哉子張書紳措手未領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史官名也魚衛大夫名鰌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卷收也懷藏也)
邦無道如矢最見得他直處有道之世能直固難至於所遭之時崎嶇艱棘而能不變其守非獨立不懼不易乎世未易語也有道則仕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可字最宜玩味若無可卷懷而徒為高尚特素隱耳不得謂之君子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去聲)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聖人之於語默如是其不苟哉自非清明洞照有以真知其人之可不可必未免二者之失也是故失人者不足以成物失言者必至

於招要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人有殺身以成仁

仁者不失其本心之謂義所當死而幸生苟免則本心亡矣生猶無生也當死而死浩然無愧乃所以成仁雖然各惟其可而已苟可以不死而勇於自殺則與求生害仁者均一失也豈志士仁人之所爲哉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已歎爲仁而所事所友者或非其類其不至於波流風靡者幾矣

顔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音路）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去聲）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夏時以建寅之月爲歲首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韶舜樂也放者禁絶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者卑諂之人殆危也）

四代禮樂經世之大法夫子之得邦家其規模可見矣顔淵此問其在請事斯語之後乎克己復禮大本既立爲邦之道可由是而推也夫子既告之以四代禮樂而復以鄭聲佞人爲慮於此二者少不加謹則克己之功且從而隳矣如禮樂何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慮不經遠患在目前此必然之理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去聲下同）德如好色者也

夫子再發此歎而加已矣乎三字其辭愈切而所以警人者愈深矣一日克己豈易得哉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平聲）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竊者盜而私於己之謂柳下惠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謚曰惠與立與之並立於朝也）

賢如柳下惠邦家之光也豈易得哉秉政之臣不知則已知之而不與立此文仲之所以竊位歟一竊字所以誅其心若大公無我推國之名器與賢者共之安得有此病也推視若一己之私物是以媢嫉患夫常恐賢者之進爲己不利百方而擠之而斥遠之矣何暇與之並也哉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去聲）怨矣

薄於責己厚於責人則人不心服而召怨也必矣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
矣
輕慮踈率必不能為此丁寧戒懼之辭也雖
聖人且柰何哉事到兢兢然若不勝其任處
方有商量
子曰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去聲行小慧難矣哉小慧者機巧小數也
所貴於群居者相規以正相觀而善也為無
益之談為機變之巧此其為害有不可勝言
者故曰難哉雖然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則未
免此弊耳有志者不如是也是故學必貴
於擇友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去聲以出之信
以成之君子哉質猶體也孫和順也
質是立骨子處骨子端正方說得禮方說得
孫方說得信且如老佛之教亦能禮其所謂
禮亦能孫亦能信只為滅天倫壞人道從頭
錯了是以徹底皆差為萬世大法之罪人一
義字吾聖人所以立極所以維持三綱五常
自別於夷狄禽獸者也義以為質直要睹是
直是不可草草放過有此質後却不可無禮
無禮則斷不可行有禮矣不孫則斷不可出
孫矣無信則斷不可成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苟能矣何患人之不己知哉以人不知為病
其病始大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非疾無名也疾其無可稱耳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小人求諸人非特要譽而已凡所以汲汲皇
皇逐私從欲而不知止者無一事而不求諸
人也君子務內只是自反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矜莊不戾違也
信道不回非好勝也故雖矜而不爭和氣接
物非偏私也故雖群而不黨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必考其實故不以言舉人不徇其名故不以
人廢言此心公明方可語此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
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子貢方人一恕字正中其病昔也謂非所及而今語之其可進此矣夫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平聲下同）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毀毀短之也譽者過揚人善也不以實也三代夏商周也）

毀則沒其實譽則過其實夫子豈苟譽人者有所試而後稱之耳三代之民所以直道而行此其故也毀譽不實則矯情飾偽得以欺世而風俗靡然矣何由而行直道也哉直只是樸實不回曲心本直也有一點私意便失其直

子曰吾有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與無通）夫（音扶）

史闕文馬借乘恐古有此語故夫子舉而言曰史之闕文我尚可以及之如闕疑闕殆郭公夏五之類可見若借乘之事則今無有矣蓋歎世道益薄人情益偷己私蕩蘼形骸爾汝其意非專指馬也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忍者有忍之忍）

無定見必為巧言所亂無定力必為小不忍所亂自昔聖賢所貴乎致知者只是理會箇不亂耳禹曰安汝止伊尹曰欽厥止不亂之謂也亂後都差

子曰衆惡（去聲）之必察焉衆好（去聲）之必察焉

衆好衆惡特衆人之好惡耳或是或否皆未可知而流俗則未必能察也聖人於此却要察勘孟子所謂皆曰賢然後察之正是此意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弘大也）

道本大也豈人有以大之而後大哉只為常人意蔽欲窒是以日用而不知其為大耳功深力到一旦洞然六通四闢範圍無外而後知其為大焉非昔小而今大也昔迷而今悟也故曰人能弘道若夫不學本心晦蝕自窒自求如蝸在封則是道之大雖自若也如人何哉故曰非道弘人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人雖無過改之為貴是故聖人貴於復也若不能改其過成矣終何說哉一改字是聖狂之分學者所宜深體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

學也
思曰睿睿作聖豈可不思此章特戒無益而
思者耳聖人自謂吾嘗廢食忘寢以思之而
無所益故不如學也杙諸己以勉人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奴罪切在其中矣
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耕所以謀食宜可無餒也而曰餒在中其餒
非餒之謂也志於食者道必廢行有不慊於
心之謂也學所以謀道非志於祿也而曰祿
在其中祿非必爵祿之謂也道之旣者固祿
之理干祿豈弟之謂也然則君子之所憂者
道耳而憂貧乎哉
子曰知去聲下同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莅之則民不敬知及
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及言
至也莊端莊也涖臨民也動舉措施為也
知及之者覺此本心之妙也覺則至矣故曰
知及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晉之象曰君子以
自昭明德明此斯謂之知守此知而不失斯
謂之仁舊習斂固安能盡淨意起念動如雲

忽興鼓業不繼用力微懈雖得失必昏昏如
故甚可畏也仁能守矣至於臨民則又不可
不莊莊矣至於舉措施為則又不可不以禮
知及仁守所以成己也莊涖禮動所以經世
也異端之教自謂識心見性而可佛爲祖果
莊己手離倫絕類果禮己乎思嘗有詩云聖
道大明備異端何偏虧晚學敢忘借因係相
發揮昏昏落醉夢日用不自知一旦有先覺
渙然脫沈迷勿忘勿助長斯須那可遠乃若
醒作醒頹車仍朶顚阨蹇不自愛雖得必失
之守此之謂仁失此之謂愚炳炳兩端揭巍
巍大訓垂若爲莊與禮丁寧猶費辭嗚呼至
矣哉斯言豈予欺此心萬古同本無夷夏殊
民彝大泯亂世道誰綱維恭惟我陶唐六合
同光輝睦我九族親協彼萬邦黎民根到枝
葉整整無漏遺試舜第一義二女往嬪虞諸
難乃遍歷首事五典敘載觀巖廊上君臣相
俞吁欽哉不離口此豈笑貌爲敎敎得汝契
降典洛汝夷大禹九功成皐陶象刑施刑所
以弼教功所以叙彝穋穋我文王敬止於緝

熈江漢無犯禮非行自閑雖金科玉律如
日行天爾有志扶世道何能易此規去聖日
以遠禮壞俗澆漓裔夷來用夏異端特欠馳
瑣碎不暇問髡髟者爲誰棄三綱九法其敎
方得推群居抱空寂高談玄妙機或推倒禪
床或栁折竹篦溺屎與屙尿呵佛罵祖師先
聖答問仁諸賢請事斯雖客洙泗上安有此
行移只消一不莊坐見百度聚況復離倫類
家國何由齊佛者西方俁顔敢相戰疵渠自
用渠法我宵無用茲吾黨有家風所宜日孜
孜經傍樂便捷往往不自持駸駸望其綱氣
習易精摳相挺無忌憚臣視六藝書漫淫去
不反寧顧百世非民日化毳毳義同救溺飢
物物皆我心此責將安歸於此有欠闕恐非
仁者宜時也抑何幸枝老得所依到此重感
激端拜聊陳詩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
受而可小知也
君子只謹末節細故上看他不得直是到常
人所不可能處擔荷將去方見君子雖然勤
小物矜細行固無一節之不善也特不害在
這上耳小人則不然淺中狹量如何大受恐
舊說如此後聞先師云君子而不大受則道
不明小人大受則爲無忌憚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
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民之憚於爲仁不啻如蹈水火水火固有焚
溺之患矣未有以仁而傷生者然則何所憚
而不爲哉至於人欲之橫流情僞之滋熾滔
滔焰焰益深益熱乃反其心而不悔此下愚
之所以不移聖人之所以哀矜也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仁之爲道是聖門第一工夫進之惟恐其不
至行之惟恐其不力非可與人相讓而爲者
也到此雖師有所不讓豈可謂師爲之而我
不敢爲哉不讓非爭勝之謂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貞者萬變而不失其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
諒哉諒者守小信而不知變必不能正也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敬其事者盡忠於君夙夜匪懈之謂也人患
不能敬耳利祿豈所患哉若以利祿先入其
心只是私意安得能敬
子曰有敎無類
種類雖或不同然同有此心則同有此理安
有不可敎者但患不肯有敎耳肯有敎方不
論其類直是能轉移變化方可言有啓迪之
不得其旨感發之不得其道雖諄諄其誨謂
之有可乎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去聲謀
謀者相資以取益也功利而與之謀道問學
而與之謀利可乎二者不啻氷炭
子曰辭達而已矣
古人非淫溢於文也所以明理耳故曰辭達
而已矣雖然敷暢厥旨了然無疑方謂之達
辭至於能達豈易得哉
師冕見賢遍切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
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
與平聲師言之道與平聲子曰然固相去聲師之道也師樂
師瞽者冕名再言某在斯歷舉在坐之人以詔之相助也古者瞽必有相

觀夫子相師之道豈薄俗所可知哉哀矜惻
怛之意溫然見於辭旨之外一物失所如己
隱憂此天地之心也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音專臾音俞冉有季路見賢遍切於孔子
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
與平聲夫音扶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
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冉有曰夫
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平聲
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顚而不
扶則將焉於虔切用彼相去聲矣且爾言過矣虎兕
徐履切出於柙戶甲切龜玉毁於櫝音獨中是誰之過
與平聲冉有曰今夫音扶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
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音扶舍上聲
曰欲之而必爲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
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
寡安無傾夫音扶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
來之旣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
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
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

在蕭牆之內也顓臾國名魯附庸也東蒙山名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在魯地之中夫子指季孫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相輔相也兕野牛也柙檻也櫝匱也在柙而出在櫝而毀乃典守者之罪所以責二子也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私邑寡少也貧乏也均平也安安寧也遠人謂顓臾分崩離析謂公室四方家臣屢叛干楯也戈戟也蕭牆屏也

夫子始責之以爾是過歟則曰二臣皆不欲及再責之以是誰之過歟則曰不敢必為憂屢遁其說而情實必露矣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此君子所以疾惡之也大於國家先治內後治外不患寡而下治內之道也夫如是而下治外之道也今也遠人不服則不能來邦分崩離析則不能守而乃謀伐顓臾於邦內扶顛持危恐不如是二子之罪安所逃乎憂在蕭牆所以警懼而救之也此章辭旨明暢事之是非利害切中二子之隱微昭然如數黑白於昭臨之下非聖人孰能與於此哉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陪臣家臣也

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此一王之權所以尊無二上者也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則世數久遠固已可占況大夫乎又況陪臣執國命乎此蓋為當時而歎也天下有道人主之威權日行於上諸侯有不然者則變置之安得使大夫而竊政於其下哉有道則自無可議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音扶三桓之子孫微矣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為家臣陽虎所執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

祿去公室卽其大夫專政之漸也政逮大夫卽其子孫衰微之兆也安有上失操柄專弄威權而能遺子孫以無禍者哉後世姦臣擅國自謂得志然而禍不旋踵族無噍類此可以為鑒矣夫子雖為三桓而發實萬世之大戒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平聲下同辟婢亦切友善柔友便佞損矣諒信也便習熟於其事善者良於此也

直則不回諒則無偽多聞則可以質疑辨惑
辟與柔佞如淫聲美色最易入人非早辨而
痛絕之未有不濡染於在世之人往往不知
損之為損而反悍益者之難親夫子別白而
端開示深矣

孔子曰益者三樂（五教切下不音者同）損者三樂樂節禮
樂（音岳）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音洛）樂
佚遊樂宴樂（音洛）損矣（道稱道也驕縱也佚遊惰遊也宴宴安也）

樂者心之所好向慕而不忘也所好者善自
然為益所好者不善自然為損則是非向背
發手一念之微者可不謹哉節者裁制而歸
於中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
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
瞽（愆過也瞽無目也）

言未及者猶云未說到此言及之者猶云正
說到此人之顏色可以占其意向不知其意
向如何而遽言之安知不至於失言乎非是
要探伺顏色為容悅也侍君子而言其不可
苟如此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
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
氣既衰戒之在得（得貪得也）

人之私欲隨其血氣各有所偏自少壯至老
每就其偏而戒之則始終不動於血氣矣此
克己之大旨也雖然槩論人生有此三節爾
若真能用力於仁毋意毋我後面許多節病
亦自然不作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
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
言

知天命則畏之矣古之君子所以戰戰兢兢
臨深履薄戒謹恐懼不敢少懈者果為何事
也哉惟其不知是以不畏大人全天命者也
聖言明天命者也君子無往而不敬小人無
往而不慢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
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此章是聖人道與人最深切處生知者不假
修習自然清明所謂性之所謂上知下是必

須學而後得所以致其知也又下是却又未能便學直待問闢險阻怵迫無聊方向此一路方肯用力三者資質雖各不同及其知之則一而已若夫困後又後不學顛倒冥迷醉生夢死終身由之而不知耳可憐矣哉於戲生而知之吾不得見矣有能有志於學者且不易遇也悲夫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去聲)見得思義

此一章正是行着習察精密處人之行已耶一事不就不思上揀了其目雖九其本則一何謂一曰由乎心不明乎心而欲逐項正救難矣思明則非禮勿視思聽則非禮勿聽思忠則非禮勿言此外大抵皆非禮勿動之事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吐南切)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平聲駟四馬也首陽山名)

如不及惟恐不得到也如探湯畏之不敢近也此事固有能行者矣若夫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則非避世無悶確乎不拔者不能今之世徒能言耳吾未見其人也必若伯夷叔齊而後可以當此故曰其斯之謂歟餓于首陽之下便是他求其志達其道處徒有千駟何德之可稱哉

陳亢(音剛)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去聲)其子也(遠謂不私之也)

詩書執禮皆雅言也伯魚於夫子獨立之時而所聞者不外乎此蓋可見矣陳亢始以異聞為問終也以遠其子為喜私意淺見安知聖人大公無我之心哉詩優柔而和平人情物理靡不曲盡故能言禮防人情之流秩然有度故立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

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寡邦少自寧之辨）邦君之妻稱乎不一如此名之所以正分之所以嚴也記此一端其他可例

融堂四書管見卷八

融堂四書管見卷九　論語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如字一作饋）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去聲）從事而亟（去吏切）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貨瞰孔子之亡而歸豚欲致孔子之來之時其亡瞰其亡之時也懷寶謂懷其道德迷其邦謂不救邦國而迷亂之也亟數也而日不可孔子答日月逝又貨語也）

禮際苟善夫子未嘗絕人陽貨意欲見之不召而冀其自來又瞰亡而以物致之不識甚矣哉仁知兩端且欲諷切而捷之夫子亦豈果於忘世甘於失幾者可以仕則仕特不以身苟徇人耳吾將仕矣之語婉而不誣直而不倨聖人所以見惡人之道辭氣含蓄如此哉先師謂此不書陽貨瞰亡而獨書孔子時其亡大闕典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性無有不善其初豈相遠哉由所習之殊遂

若天淵之隔耳性非人力所可為也性習字
學者所宜明辨而究心焉
子曰唯上知(去聲)與下愚不移
習而相遠夫人皆然也惟上知與下愚則斷
然不移上之不移於下下之不移於上氣質
昏明自然而然不因習而遠也或曰惟聖罔
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謂之不移何也曰既
聖矣安得狂謂設若罔念則亦轉而狂耳若
狂者進取則與下愚不同聰明過人才識過
人惟其不得中道而處又不得聖賢為之依
歸所以狂也斯人於此能回一念則矢去川
決功用豈易量哉下愚之人其氣昏塞冥迷
頑劣頑然罔念謂之不移如此而已雖然性
則無不善也惟其罔念是謂下愚苟克念焉
亦安有不可移者両章言性極明備
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夫子莞(華板切)爾而笑曰
割雞焉(於虔切)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
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去聲)使
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絃琴瑟也)
(莞小笑戲言之也君子小人以位言)
君子學道則知仁民愛物之方小人學道則
知尊君親上之義治古之世所以敎化盛行
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者以此耳安得以邑小
而不用哉子游宰邑明絃歌之即道夫子所
喜而戲以發之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音悅)曰末
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音扶)召我者
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末無也末之言無所往也豈徒哉言不徒然召我東周洛邑也)
弗擾執權臣以叛而能召夫子殆必有說豈
徒然哉周之東遷王綱掃地聖人拳拳斯世
不曾棄絕惟恐不用耳如有用我者吾其為
東周之事手斷其不然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
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
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任倚仗也)
本心上有纖毫私意如何行得此五事能行
五者於天下即為仁矣恭則誠寬則裕信則
實敏則不懈惠則溥
佛(音弼)肸(許密切)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

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力刃切)不曰白乎涅(乃結切)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親猶自也磷薄也涅染皂物匏瓠也繫者繫於一處也不食不飲食也)

子路恐其磨涅耳豈知聖人有所謂不磷不緇者哉惟其如是是以能轉移乎物而不為物所轉移也危邦可入亂邦可居出入無疚縱橫無礙而不能纖毫為己害也子路學未進此見南子則不悅弗擾召又不悅佛肸召又以為不可夫子於是不得已始發堅白之義焉且至堅莫如金而其堅則可磨此所謂不磷者何物乎至白莫如雪而其白則可涅此所謂不緇者何物乎惟曾子有一惟之悟故亦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其不可尚知其不可尚則知所以為堅白矣嗚呼是聖人之事也

子曰由也女(音汝下同)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去聲下同)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去聲)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學所以致知使好而不學心有所蔽有所蔽則所好雖善而為害亦大矣不知其方故愚役志于外故蕩諒故賊訐故絞不明義故亂負氣不屈故狂後二條正規子路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音扶)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令人感動故可以興備著得失故可以觀不流於邪故可以群不溺於私故可以怨以至人倫物理靡所不該而詩之德備於此矣

子謂伯魚曰女(音汝)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平聲周南召南詩首篇名)為者習其事也

正始之道莫切於二南治國平天下此其樞機也這裏有不盡分處則觸事皆礙如面牆而立矣如之何而可行哉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

玉帛鍾鼓特其具耳所謂無之體禮無聲之樂者何物哉于曰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學者無徒曰玉帛鍾鼓云

子曰色厲而內荏（而審切）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平聲厲威嚴也荏柔弱也穿穿壁窬踰牆）

內不足而偽為於外此穿窬者之心也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原偽也鄉原鄉人之愿者）

鄉原賊德孟子傳之詳矣彼過悉暴著猶有時而改也衆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非德之賊歟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學貴於自得非自得雖師友淵源未免有差況道聽而塗說者乎是自絕於德也故曰德之棄棄比賊差緩見得鄉原病根最深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平聲）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鄙者庸陋暗淺之名患得之所患在於殹得也患失之所患在於患失也）

庸陋暗淺之徒規規然只自為計耳方其患得百方以自媒及其患失百方以自固不幸而在廷皆若人也不亦殆哉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疾病也肆謂不拘小節蕩則全無檢度矣廉謂稜角峭厲忿戾則至於血氣矣直謂質樸徑行詐則內懷欺偽矣）

風氣日變世降愈下雖古人不好處今亦不復有矣況所謂賢者乎皇極之民好是懿德雖不中不遠此夫子所以歎也古之疾乃今之賢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重出

子曰惡（去聲下同）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芳服）邦家者（朱正色紫間色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也）

利口者變亂是非柔佞媚悅而善惑也自古傾覆邦家罕不由此而世主往往甘心焉邪之足以奪正淫之足以亂雅有如許豈不甚可畏哉有虞之朝且曰堲讒說難壬人佗可知矣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

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
哉
夫子發子歎無言之言所以與之言者深矣
子貢平日正望言語底宅一闋斯訓乃索然
無所倚伏小子何述幾於可笑天何言哉四
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子貢將從前伎
倆一時掃下好向何言處會取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
而歌使之聞之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
辭以疾而不使之聞之安知孺悲不以夫子
為果疾乎是無益也訪知夫子之非疾而繆
以疾辭乎是不誠也取瑟而歌意明而教行
矣孺悲愿心自省必有為之瞿然者愚嘗試
如此後聞先師謂孺悲親承聖訓已幾於道
來見夫子特不與之言乃取瑟而歌使之聞
之此正夫子妙旨知風雨霜露無非教則知
此妙旨矣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音基下同已久矣君子三年不
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旣沒新
穀旣升鑽祖官切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音扶

下同稻衣去聲夫錦於女音汝下同安乎曰安女安則為
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音洛居處
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
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
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
父母乎期周年也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
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已止也言亦年也懷抱也
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宰我聖門高弟親
謂期為已久嗚呼忍哉忍忘其親而以禮壞
樂崩為慮何者而謂之禮樂也於女安乎之
問警之深矣曾不少省遽答曰安夫人子之
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者非可
僞為也至情深痛皇皇然若無所容於天地
雖欲不然而自有不能不然者予也獨無人
心也耶苟有人心安得而遂忍於此也曰子
生三年又曰三年之愛於父母非謂當如此
相報所以深責宰我者耳愚嘗觀孟子吾宗
國魯先君莫之行一章則三年之制廢闕已
久恐期喪之說亦非宰我創為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

乎爲之猶賢乎已[博局戲也奕圍棊也已止也]博奕之不美甚矣聖人豈真以爲賢哉以博奕爲猶賢極言無所用心者之可罪也心之本體與天同運自強不息所以配天可無用乎雖然心不可以無用又須求所以用心之地非所當用是真無用耳學者謹之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尚上之也]

[君子小人以位言]

義以爲上是謂大勇不言則君子爲亂小人爲盜矣謂之勇可乎子路平生這箇氣象癡處發露後來卻鮮做工夫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惡去聲下同]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如字]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所諫切]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古堯切]以爲知[去聲]者惡不孫[去聲]以爲勇者惡訐[居謁切]以爲直者[訕謗毀也窒不通也惡徼以下子貢之言也徼伺察也訐謂發人陰私]

不能樂善猶好揚惡安於下流反好訕上固是可惡所貴於勇與果敢者以其能行義耳勇而無禮只是血氣果敢而窒愈無忌憚此夫子之所惡也其實則徼乃以爲知其實則不孫乃以爲勇其實則訐乃以爲直此子貢之所惡也夫子之心溥廣大無偏子貢之見明覈似必辨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去聲]之則不孫[去聲]遠[去聲]之則怨

不必專言僕妾凡女子小人皆然也近知既不孫遠之則又怨將安所處乎夫子此語正是欲人就其中思所以處之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反己而求庶乎其可矣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去聲]焉其終也已

年四十則終身之事體定矣是故學貴於及時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爲奴箕子因佯狂受辱]

或去或奴或死疑各不同而夫子斷之曰三仁其論定矣諫而死非激也不可以不諫佯

狂爲奴非詐也不可以不奴抱祭器而去非
忘宗國也不可以不去各當其分耳是之謂
得其本心使本心上有纖毫欠闕所行必有
不慊處安得仁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去聲）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
直道而事人焉（於虔切）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
何必去父母之邦（士師獄官黜退也）
使吾枉道以求合耶則不去可也若直道而
去何所往而不遭黜哉風節凜凜堅如金石
非安於義命者不能役世一跌而遂喪其守
者可以觀矣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
閒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爲下卿不能用謂景公不能用也）
如用之雖不季孟之間可也待之缺厚而不
能用與所謂犬馬畜伋者無以異況若景公
之所云乎意可見矣孔子遂行
齊人歸（如字或作饋）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音潮）
孔子行（孔子由魯司寇攝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齊人懼犂鉏請先沮之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乃語魯君爲周道遊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
女樂之受是齊人之間行也況遂三日不朝
乎不足與言也明矣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
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去聲）之不得與
之言（接輿楚人佯狂辟世夫子時將適楚故歌而過其車前也鳳以比孔子言不能隱爲德之衰來者可追言尚可隱去已止也而語辭殆危也下者下車也）
接輿亦可謂果於忘世矣繞說鳳德之衰使
是不知聖人觀其辟言有若指迷塗然者於
戲知幾其神尚須接輿之言哉欲與之言將
有救也乃反趨辟其自信不疑抑又甚矣不
得與之言聖人殆有深惜之意記者特書之
長沮（七余切）桀溺（乃歷切）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
問津焉長沮曰夫（音扶）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
丘曰是魯孔丘與（平聲）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
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
徒與（平聲）對曰然曰滔滔（吐刀切）者天下皆是也而

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去聲下同）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音憂）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音武）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二人隱者耦竝耕也時孔子自楚反蔡津濟渡處執輿執轡在車也子路下車問津故夫子自執轡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諷與也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耰覆種也憮然猶悵然易亂爲治也）

二子蓋又聞夫子之名者是知津矣譏夫子棲於道塗而不知止也誰以易之言天下已不可爲諷子路不若捨之而從己也聖人豈不知天下之不可爲哉若遇有道則何用易振斯世之頹綱扶人極於己壞故不得而辟其責耳譏曰不可爲而遂果於忘世則捨斯人而同鳥獸之群可不可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徒弔切）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音值）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鷄爲黍而食（音嗣）之見（賢遍切）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上聲）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音紀）知之矣（丈人亦隱者蓧竹器分辨也植立之也芸去草也倫序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人之大倫也）

接輿直言從政之殆桀溺直欲爲辟世之從而丈人者辭旨含蓄與與溺異矣子路一見而起敬夫子一聞而知其爲隱者豈偶然哉然其爲不知夫子則一耳使子路反見將以致之至則行矣何去之速也子路既不見其人遂以不仕無義諭之且彼止宿之時長幼之節固未始廢棄之何而欲廢君臣之義乎是自潔其身而亂天下之大倫也君子之仕豈有他哉行其義耳道之不行豈不知之而不敢一朝安焉爲是故也子路發此數語又寔激昂必所得於夫子者丈人也庶幾聞之

或謂接路下有反子二字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去聲下同）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平聲）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去聲下同）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即）

中叔與泰伯同竄荊蠻者夷逸朱張不見經傳少連東夷人也偶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

中清者能潔其身也中權者能達其變也然隱居放言比之中倫中慮則不及矣中倫者言與理合也中慮者行與志合也然降志辱身比之不降不辱則不及矣志節潔然卓絕千古豈易可及哉然而論聖之時則未也故無可無不可必吾夫子而後可

大音泰師摯適齊亞飯扶晩切下同干適楚三飯繚音了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徒刀切武入於漢少去聲師陽擊磬襄入於海大師魯樂官之長摯其名也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播搖也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漢漢中少師樂官之佐干鐘地武陽襄皆名也

人皆曰樂賤工也觀魯之衆諸人踰河蹈海而去識高見遠雖後世有位之士未必能爾乃知古人於此事甚中往往賢者居之非後世樂工之比也夫子學琴於師襄可見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陸本作弛詩紙切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弛遺棄也宗族姻婭昔親也以用也大臣無君一體疾是在所不用則怨也大故謂逆惡

不施其親齊家之道大臣不怨正朝廷之道故舊非大故不棄厚風俗之道不求備於一人廣人才之道四事大抵皆忠厚周公侍家之訓在是而魯之子孫不能守也果能守安得瑜河蹈海而去也哉相次而書殆有深意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烏瓜切或曰成王時人或曰宣王時人蓋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

周之人才顯然著稱者多矣而此八士未白於世故特記之

子張第十九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易曰君子以致命遂志致命者順天理之自然無幸生苟免之意耳非謂必於死也義者利之和敬者喪祭之本於此不苟亦可矣為士矣先師曰祭則人心自敬喪則人心自哀此敬此哀不思自生皆道也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於虔切下同）能為有焉能為亡（同上無）

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雖心之謂適裹非卓然一定之守則孰為有孰為無哉事故執德不可以不弘信道不可以不篤弘則不適篤則不懈力學之要旨也子張斯言亦是他見得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平聲下同）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可者與不可者拒擇交之道也尊賢容衆嘉善矜不能大賢之事也以是責之初學則過矣拒字微峻子張所以起論學者雖不可不以子張之言為心且當以子夏之言為法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

異端曲學亦豈無可觀然非大經大法所以建用皇極者安能達之天下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乎故君子不為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同上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去聲）學也已矣（亡謂己所未有能謂己所已能）

子言溫故而知新又以不遷怒不貳過贊顏子之好學與此所亡所能異矣子夏於道有覺為之不厭必不道此二字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學不博則狹陋篤志者心識求之也問不切則泛濫近思者以身體之也先師云子夏好論精微而未識暗暗之妙知及方知仁守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其遠作之論致如居我者致人之致
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但百姓日用
而不知耳學之而覺覺所固有何以致爲哉
猶云厥修乃來非謂得之於外也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或曰不能改過是亦文答曰惟其文是以不
改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
言也厲
盛德之至自然儼自然溫自然厲本末始有
變也隨所望即所聽而各不同耳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
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厲猶病也
有所爲於天下而使之盼盼然疑其上如之
何而可哉所謂信非空言所可結也事實者
著人心自乎耳後世有旌信布信之論欲非
聖人氣象盤庚登進厥民教信旌賢勝亦晚
矣信而後諫不特君臣也凡交際之道莫不
然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德者得也闌過也閑

所以止物者
洞明吾之所得者大巍巍仁守豈可踰閑若
夫通於藝文習於度數之類乃小有得者此
非所急但出入乎其間可也故夫子亦云游
於藝又曰則以學文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去切掃應對進
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
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
譬諸草木區以別彼列切矣君子之道焉於虔切可
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倦卽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
精義如神之妙不離日用之間行之而著焉
習矣而察焉自有不言而喻者初何本末之
異哉謂可以當洒掃應對進退之末而本之
所在不能如之何子游之言殆離而二之矣
君子之道孰爲先而傳孰爲後而倦譬諸草
木乃可區別之耳君子之道則焉可厚誣也
有始有卒是盡得此理者其爲聖人乎深歎
子游之未曉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仕所以行其學者也子夏設問謂仕而優則

學抑學而優則仕乎人多不務學而急於仕斯言所以警之

子游曰喪致哀而止

臨喪不哀固不可而有意於致哀抑豈情性之正也先師謂夫子哭顏淵而慟初無致哀而止之意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子張立行大抵過高而不務實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堂堂則事在威儀容貌耳必不能相規相警向本心上做工夫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良心之動自然而然者莫過於親喪是故獨有此事不待勉強也自致猶云自盡推是心而為學則無不誠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孟莊子魯大夫仲孫速也其父獻子名蔑）

用舊人守舊政宜未為難也夫子論孟莊子之孝獨於此稱其難能何哉只為作聰明喜紛更者鮮能念先人之舊以致敗乃公事曁乃家聲者多矣於此二事守而不渝非深體至心不能爾也夫子所以特稱之孟獻子有賢譽亦是可以不改者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陽膚曾子弟子）

上失其道無以維屬斯人之心故輕犯法正可憐耳柰之何得其情而忍喜哉一有喜心非疾惡而峻刑必逞俊而輕殺求矜勿喜四字實有視民如傷之意治獄者之龜鑑也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去聲）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下流卑下之地也）

紂之不善初亦不如此之甚只為居於下流而衆惡歸焉是以至此極耳故君子必擇所立身之地也所立者善人未必從不幸而為小人之淵藪則以類至者如順流而下矣可可畏哉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平聲）人皆仰之

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最說得好蓋觀瞻所
係與庸常不同縱有一點過失人便指日然
則不甘心以小人自命而人以君子望之者
爲思皆見之可畏而嚴於自律哉雖然過即
改之改則君子如初人皆仰之如初初不以
其嘗有過而遂不許之爲君子也味皆仰之
旨又豈可輕自棄乎
衛公孫朝音潮問於子貢曰仲尼焉於虔切學子貢
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如字下同其大
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
焉於虔切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公孫朝衛大夫焉何也焉不學言猶何不學也
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或識其大或識其小莫
不有文武之道焉是故夫子於禮於樂於官
名以至於師襄之琴無所不學也何常師之
有哉子貢答焉學之問則辨夫生知之聖有
非學於人而得者惜未及之
叔孫武叔語去聲大夫於朝音潮曰子貢賢於仲尼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墻賜之墻
也及肩闚見室家之好夫子之墻數仞不得其
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
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武叔魯大夫名州仇及肩言低也七尺爲仞言高夫子之云猶言如此說夫子非謂武叔也
子貢爲人大抵聰明發露必有動人耳目者
故武叔以爲賢於仲尼宮墻之喻切矣宗廟
之美百官之富自顏曾而下鮮能窺見況他
人乎故曰得其門者或寡此語却是子貢乎
時善看夫子深知地步未到處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
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
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
多見其不知量去聲也無以爲猶言莫如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自絕言毀夫子乃自絕耳無傷於夫子也量分量也
武叔以子貢賢於仲尼則其毀仲尼不足怪
也貢知若日月之照臨則不毀矣與之辨何
益哉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去聲下同一言以爲不知
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
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

道(去)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階砌級也立植立也道猶導也行從順也綏安也來歸附也動鼓舞之和雍睦也榮光榮哀人哀之也)

子貢最善形容夫子或曰宮牆或曰日月或曰猶天之不可階而升而孟子獨斷之曰知足以知聖人汙豈聖人之為聖有非形容所可盡而所可形容者乃其所謂汙者耶觀此一語見孟子所到

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賚(來代切)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客岩數禁曆數曆象史易之數猶世世數也本心虛明無累無偏倚之謂中允執者守而弗失之君非實有物之可執也舜亦以此命禹辭見虞書曰予字下當有告之辭履湯名也玄牡黑牡夏所尚未變其禮也有罪指桀帝臣言賢者乃上帝之臣不敢顯揚也簡閱也周有而下武王事賚予也富者謂之也周至也權稱錘也量斗斛也興滅紹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囚復商容位也寬則得衆而下夫子之謂也)

寬則為衆所歸信則為民所賴敏則與天同運故有功公則一視同仁故說此四者夫子所常言而帝王之所以治國平天下者也此章歷叙堯舜禹之相傳夏商周之相代如曆天命順民心用人才以至政治之纖悉舉不外乎執中之一言而終之以夫子之四語然則接去聖之統壽斯道之脉而為萬世之標準者端在於是此門弟子之所以識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芳未切)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於虔切)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

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天逆知）納之吝謂之有司（致期）

（刻期也賊害也猶之如云等是出納之吝者吝於出納也）

上章寬信敏公大抵是言其存心處此章尊美屏惡大抵是見於行事處所欲者仁自然不貪不以衆寡小大而為之欲慢自然不驕不戒則難於責成夫慢令則難於刻期夫虐暴賊皆害人之名有司者吝於施與之謂知所尊又知所屏則君人之道孰外於此哉此夫子之聖政萬世之大法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命即天命）

首篇之首論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終篇之終復言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以此見得到不慍處非知命不能也學者學為君子耳於此事未能無疑則是與日用而不知者均之為凡民也何君子為哉知禮則視聽言動不妄所以立立其所以為君子者也知言則詖邪淫遁不欺所以知人知其所以為君子者也首篇自時習朋來而至於君子終篇由君子而至於知禮知言而學之始終備矣君子之本末明矣學者不能深求其旨服膺其義則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也必矣嗚呼其懋戒哉

融堂四書管見卷十

古文孝經

先儒謂孔氏之家取先世孝經定本與尚書[illegible]壁遺秦滅學天下之書掃地無[illegible]顏芝之子出十八章是為今文[illegible]孔子宅而古文始出凡二十二[illegible]學已盛反遺棄不得列於學[illegible]及後漢馬融為之傳諸儒黨同[illegible]貞孤學洗厭人無知者隋開皇中秘學生王逸於陳人處得之河間劉炫為作稽疑一篇時人多譏笑者唐明皇開元中詔議孔鄭二家劉知幾以為宜行孔廢鄭爭難蠭起卒行鄭學及明皇自注遂用十八章為定恵觀孔安國尚書序主其餘錯亂磨滅不可復知之語未嘗不悵然太息使其可知則百篇之義當不止於五十有九夫此書二十二章與之同出幸且無恙而忍棄之乎今文與古異者雖亦無幾而辭乎義舛繆為標目鄙淺特甚大失先聖從容問答之旨安可苟徇也　本朝列聖以孝治天下篤生賢哲大道昌明循於古文一書知所崇尚後生晚學敢不懋哉

仲尼女夷切閒音閑居曾子侍坐子曰參所林切先王有至德要因妙切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女音汝下同知之乎仲尼孔子也字閒居燕居也曾子名參字子輿至德者德之至要道者道之要也上下衆言尊卑長幼

夫子將語曾子以孝故先提至德要道稱贊而問之德者得其本心之謂道者無所不通之名非德之外又有道也得此為德行此為道非二物也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常性克綏厥猷惟后人人皆同此性皆具此道德惟無以若之而反害之是以意我藩籬血氣用事手爭陵犯相挺以逞而怨仇交作夫先王盛世非外立一法強民使從已也亦曰有至德要道以順乎天下不拂亂其所固有而已性本和也本睦也尊卑長幼本相安悅也同然之感如響報聲民心翕從行乎大順盎然天地間皆春風和氣夫何怨之有哉

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乎曰夫音扶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古者席地而坐師有問避席起答禮也不敏言遲鈍

也何足以知言不明所問至德要道之旨也

此則論至德要道之在孝夫得乎本心無不是德何以曰至須此而行無不是道何以曰要蓋孩提之童知愛其親良知良能匪慮匪學未聞外此而他有所謂德者是德之本也故曰至德極至之謂也教所以闡明斯道爲風化之大原未有不出於此而他有所謂教者是教之所由生也故曰要道樞機之謂也

此二語一書之綱節節發揮無非此旨

復如字坐吾語牛倨切女身体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曾子起對故使復坐而語之体四肢也膚肌膚也毀虧也傷損也

此方語曾子所以爲孝者如此也三復不敢毀傷一語爲之感愴不顧父母遺体逞情恣闕血氣輕生而弗之恤者只爲敢後逆無所不至凜然兢懼常懷不敢之心則凡起居飲食交事應物隱若手提鋒刃持加乎父母之身也安敢毀乎一髮膚之微致傷之且不敢况敢冒危犯險以殺慾網流連湛溺以自夭閼其生乎此爲人子者第一先務故曰孝之始雖然是特形体耳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非但形体之謂也本性本善本心本良渾然天成本無虧缺保養不失毋忝所生方是立身須此而行須臾靡懈方是行道立身行道而名或不揚於後世循是工夫有欠抑猶未也實乎而名揚身沒而不泯父母由我有光榮焉始了爲人子者之事故曰孝之終

夫音扶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大雅云無念爾祖聿尸吉切修厥德大雅詩文王篇聿發語辭

此又申明立身之旨也夫所謂孝者始於事親而已豈但左右無違而謂之事親乎中焉事君能盡其忠即所以孝於親也然而立身工或有未爊則所謂全而歸之者不無可議故必終於立身而後可也立身如何修德是已修德則不昧其本性之善不失其本心之良清明融恰俯仰無愧直至於此方爲盡孝道爲故文王篇謂無念爾祖可乎亦聿修其德耳念祖在於修德此立身之實證也

右第一章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烏路切於人敬親者不敢慢

於人愛敬盡津忍切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蓋天子之孝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上章已上故再言子曰以明文承親謂父母也德教即上章所謂德之本教之所由生刑刑則于書某之刑言為之法則也天子言為天之子甫刑呂刑也呂侯之後改封於甫故因以云慶吉慶也稱依賴也

此下五章則開陳自天子以至庶人其孝如此前章所謂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豈徒立為之說區區空言以詔天下乎伊尹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邦家終于四海實德實行施由親始不可誣也故此論天子之孝申明而發揮之孩提之童知愛其親是愛親之心天下人人之所同也及其長也知敬其兄是敬親之心亦天下人人之所同也一念愛敬則凡有親者皆可愛可敬矣何者而敢惡乎何者而敢慢之乎古之人所以脩臨民上若赤子之保如大祭之承者非外飾此於天下也即我愛親敬親之心自然有所不敢也是故愛敬之實的盡於事親略無欠缺不滿之憂則此德之教加於百姓舉凡四海是則是効而莫不一於愛敬矣奚不一於愛敬而四海之孝皆天子之孝矣此一人有慶兆民之所以賴也愛敬不盡不祥莫大焉何慶之有何賴之有

右第二章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富貴不離力智切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制節制財用之節謹度不越法度溢者滿而不溢也社土神稷穀神諸侯有國則祭之民庶民人者有位之人書云在知人在安民諸侯刑周之君詩小雅小旻君戰戰恐兢兢戒謹臨深恐墜履冰恐陷也

魯君自謂寡人生於深宮之內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勞未嘗知懼嗚呼此驕奢之病根也有國之主狃於富貴以驕奢為當然殊不知驕未有不危奢未有不溢危且溢傾敗隨至富貴非我有矣可長守乎夫子此章舉奉富貴不離其身正切人情所欲而言警動極有力非徒守富貴為身計也富貴者先君受之天子以遺其後嗣以保社稷和民人繼繼相傳而不絕者豈一巳

私物可取為恣情縱欲之具也天子之命於汝而璧先君之世於汝而斬富貴不守社稷為墟謂之孝可乎分茅胙土俾有社稷其實正在欲和民人耳一和字其責甚重纔不和便失分任司牧之意便失代天理物之意和民人就保社稷上看保社稷就長守富貴上看長守富貴就不驕不奢上看不驕奢當就戰戰兢兢上看戰戰兢兢凜乎如深淵之臨如薄冰之履安敢放逸不放逸自然恭安得驕自然儉安得奢不驕不奢不危不溢則道心無累天德內融變化云為無非大顯而民人上下莫不一於和矣此雖論諸侯之孝與君天下初無異道故周公首戒成王無逸欲知稼穡之艱難

右第三章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下孟切)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下孟切下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烏路切)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詩云夙夜匪懈(佳賣切)以事一人(法服者先王所制禮服也法言者法度之言德行所著有德之行也無擇所言所行皆是一無可揀擇也三者服言行也宗廟卿大夫立三廟以奉祖先那六卿大夫二十七大夫詩大雅烝民篇夙早懈怠一人天子也)

不敢二字人心之大閑反躬修省此其律也經曰不敢康曰不敢荒寧曰不敢自暇自逸曰不敢盤于遊田而此書亦每每嚴斯戒自古亂臣賊子造一切滔天罪狀都只就敢上做出苟敢矣後何所忌憚也哉服者身之表未有君子而小人之服者亦未有小人而君子之服者先王壹範莫不有制蓋甚嚴也一逢其制即僭奢無章夫言曰法言行曰德行先王豈外人心以為教哉不失其本心則言無非法行無非德言而非先王之法即無稽矣邪說誣民佞偽馳騁矣行而非先王之德即僞行矣為比德為惡德為凶德無所不至矣於斯三者凜然焉不敢之心自然不蹈其非是故非法則不言非道則不行也前曰德行此言非道不行以明德與行非二致是故之下獨舉言行而不及服蓋非法服不敢服即止矣他無所用其力也若夫德行則於反

躬修者尚多工夫非法不言而或有可擇之言未可也直是口無擇言而主於言滿天下咯無口過方盡善也非道不行而或有可擇之行未可也直是身無擇行而主於行滿天下無怨無惡方盡善也曰服曰言曰行如上所陳無一不備然後始能守其宗廟爲卿大夫之孝愚竊誦此章至於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未嘗不爲之感嘆夫立乎人之本朝佐天子理四海一言之失一行之愆關國体之安危係民生之休戚於我乎在豈細事也必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而後可也用力微懈卽怠卽放種種皆差

右第四章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丁丈切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爵祿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詩云夙興夜寐無忝吐玷切爾所生資取也言擧例兼愛敬長謂官之長也事其上兼言君長也詩小雅小宛篇忝辱也所生謂父母

非謂於母但愛而不敬也母子恩勝故取其愛亦非於君但敬而不愛也君臣分嚴故取其敬若父則兼愛敬而適均此皆人道之大凡因其主情而開陳之爲下文作準的以示訓也爲士者不專主敬而以孝親之心事君則無不忠矣以敬君之心事長則無不順矣忠順兩盡咯無欠失以事其君長然後始能保爵祿而守祭祀爲士之孝也此其工夫全在無忝所生上父母全而生之渾然天成至粹至美本無不敬本無不愛本無不忠本無不順直是夙興夜寐戰戰兢兢無須臾微懈方是無忝平居暇日暗室屋漏工夫不維有歉於心到事父事母事君長時乃始曰是宜敬也是宜愛也是宜忠宜順也則十二時內有忝所生多矣謂之孝可乎末擧詩云最宜深玩此旨當卿大夫通看臣之事君初無異道士乎故又言事長

右第五章

子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羊尙切父母此庶人之孝小止而再言故又記子曰因天之道不失其耕種之時也因地之利不失其地之所宜種也謹身不敢妄爲節用不敢妄費

治古之世所以比屋可封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者豈農夫小民皆修德學道之士也哉因天而不失其時因地而不失其利又不妄作近刑戮不妄費致凍餒是雖利用出入由之而不知至若所以因所以謹所以節則未嘗非道也如是以養其父母亦可無憾夫後世號爲士者往往不屑於力農或反遊蕩日浮修缀而不知檢身既污辱家亦破亡非特無以養父母且危父母矣視人之所謂孝何如也

右第六章

故自天子至于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無終始言於孝道不能有終始也患禍也）

總承五章之後復發終始之義警策尤更切深如上所陳而不一一各盡其道固不可或者有始而不能有終則亦未有不及於禍者且愛敬者德教之原也德教者治安之本也本原一失喪亂之端四海將不可保而禍及身矣豈但無以刑四海而已哉曰諸侯曰卿大夫曰士庶人莫不皆爾聖訓歷歷昭如日星即事證言合若符契未之有謂必至無幸也可不懼諸可不鑒諸

右第七章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音扶）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下孟切）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因天之明因地之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經常也義宜也則法也明者昭然顯著也）

曾子聞自天子至庶人其孝如此而無終始則有禍患發甚哉之嘆稱孝道之大夫子知其已明斯旨於是又推三才之一致而申明先王之德教如此爲夫人但知善父母爲孝安知天之所謂經者即此孝乎安知地之所謂義者即此孝乎記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知其爲教則知其爲經矣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知其爲教則知其爲義矣在天曰經在地曰義在民曰行一也無二致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此一是字正指天地之經而言豈天地之經在彼而民強則之於此哉天即吾心也地即吾心也孩提知愛不學而

能即所謂經也意蔽情皆始與始離是故不可以不則爲則之知何以此經爲準的使不失耳因天之明因地之義以順天下所以使之則也始言天經地義次言天地之經後又變經言明以見義即經經即明昭然灼然非二道也因字最宜細玩聖人亦豈外立一教以強民哉天地之經人心所固有因其固有而道之所以順天下也今文天明之上不曰因而曰則因地之下不曰義而曰利失其旨矣惟因故順惟順故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故凡後世愈肅而愈不成愈嚴而愈不治者不順故也由外鑠我而不因其本心故也至哉因乎非聖人其孰明之

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下孟切)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呼報切)惡(烏路切)而民知禁詩云赫赫(火白切)師尹民具爾瞻(先者躬行於己以率先之博愛言無所不愛也遺忘也陳見於政事導之使行也禮防人爲樂養人心故和睦好言所好在善惡言所惡在不善知禁知所禁忌而不敢犯也詩小雅節南山篇赫赫顯明也師尹太師尹氏也具俱也)

先王見不肅而成不嚴而治而教之可以化民如此故但先之以博愛而民自然莫遺其親但陳之以德義而民自然興行但先之以敬讓而民自然不爭但導之以禮樂而民自然和睦但示之以好惡而民自然知禁以順天下此之謂也太師尹氏赫赫于上民且具不於爾而觀瞻況人主天下之表儀因其所固有而順導之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爲可誣也焉可強也此與首章至德要道及次章德教加於百姓相發揮正所謂天子之孝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故博愛施由親始非無差等云也無差等者墨氏之說也浮屠氏之教也韓文公便指博愛爲仁大差

右第八章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古頑切)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夫(音扶)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

許夫切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
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詩云有覺德行下孟
切四國順之明王明德之王也遺忘也公侯伯子男五等諸侯也治國諸侯老
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治家謂卿大夫臣家臣詩大雅抑篇覺直也四海國四方國也
前言德教加於百姓其旨詳矣然天子之孝
又莫大於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而諸
侯之孝又莫大於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
君卿大夫之孝又莫大於得人之懽心以事
其親於此將變先王而稱明王以發斯義明
者本心洞然略無微蔽故其以孝治天下也
公平一視略無偏黨之私爲巍巍大君下視
小國之臣最易忘也而不敢遺況建邦設都
爲五等之諸侯者乎是以人心感悅萬國欣
同莫不懽忻愛戴乎我而我得以事其先王
也諸侯之於國卿大夫之於家事先君事親
遞遞皆然而其要旨只在不遺不侮不失上
然此章專論明王孝治天下而併及治國治
家者何也蓋天下一心風化一原明王在上
而卿大夫無以得人之懽心諸侯無以得百
姓之懽心則是天下之大体有虧而所謂孝

治者猶未盡也直是治國者無愧於事先君
治家者無愧於事親方爲大同之化夫然故
以之事生則親亦懽心也自然安以之奉祭
祀則鬼亦懽心也自然享普天之下陶陶然
皆春風和氣略無纖毫乖戾災害自無由生
略無纖毫違怨禍亂自無由作此明王孝治
之極功也故復總結之曰故明王之以孝治
天下如此雖然徒謂之德行而實未有覺則
亦不能動人矣惟有覺之德行常覺常明同
心同感四國之所以順也有覺正謂明王

右第九章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其無以加於孝乎子曰
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下孟切莫大於孝孝莫
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
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明堂以
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夫音扶
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嚴尊敬也郊圜丘祀天后稷名棄堯
舉爲農師舜曰汝后稷播時百穀封於邰爲周始祖十五世至王季生文王祖有功而宗有德
我宗祀文王也明堂天子布政之宮居國南是陽明之地故曰明堂上帝即天非有二也以王
宰言之則謂之帝耳故經言昊天上帝者指多曲爲分別殊不觀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

曾子猶有其手之間是猶未真知孝之為大（帝王是嚴父配天之實證豈二也哉）也夫子於是又推而言之大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即性也天地萬物皆於此乎出也有天地而後萬物形於其間因指萬物曰天地之性豈天地有此性而分以授萬物哉萬物即天地也無二性也無先後之間彼此之殊也故曰明目視之不可見傾耳聽之不可聞明此不可見聞之旨可與言性矣惟人也稟於其中稟五行之秀為萬物之靈而又莫貴焉然所貴於人者以其孩提知愛知有親也人而不孝與草木無異與禽獸無異故人之行又莫大於孝焉善父母皆孝也然有父而後有母易象乾坤服分齊斬固不同也而孝則又莫大於嚴父尊嚴其父至於配天則至矣故又莫大於配天焉昔之人有行之者其周公乎非嚴父配天之事皆不周公若也蓋其禮自周公居攝而始備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所謂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此之謂也然則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嚴父而上人人所同若夫配天則天子之事奉其極盛者言之下文乃發揮嚴父之旨而中明聖人之教所以順天下者如此也

故親生之膝（星七切）下以養（羊尚切）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孩提之愛是親愛之心已生於在膝下之時日嚴者日長一日漸知尊嚴父母也本謂本性）

方在膝下而親愛自生及漸知養而尊嚴日至此非慮而知也非旋學於外而能也本有之性則然也聖人灼知此性人人所同於是因其嚴而教之敬敬則無須臾懈而所謂日嚴之心常不失矣因其親而教之愛愛則無意念斁累而所謂生於膝下之心常不替矣故夫聖人之教所以雖不肅而自成雖不嚴而自治者豈有他哉因嚴因親皆其本有之性故也

右第十章

子曰父子之道天性君臣之義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續繼續不絕也親有君之尊故曰君親臨）

臨其上也
此又承上文所因者本而發之父子之道乃
其天性自然如此孩提知愛其親豈學而能
慮而知哉所謂本也凡處父子而失其道者
欲念昏之情僞奪之血氣亂之非其本性然
也有能於此不使外物爲心害則天性昭昭
而父子之道得矣安有不孝者哉且尊卑相
承又有君臣之義家人所謂嚴君焉者非可
瀆也况父母生之不特今日得有此身而已
繼繼繩繩終古不絶其爲嗣續莫此爲大而
又君親之尊臨覆在上其爲恩義之厚莫此
爲重然則爲人子者烏可以不盡孝道也夫
子此章發明父母事体最爲深切觀其答期
可之問止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懐
而不他及則宰我之與曾子地步可知矣

右第十一章

子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謂之悖德不敬其親
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
在於善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所不貴君子
則不然言斯可道行下孟切斯可樂音洛德義可尊
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
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
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他得切悖亂也容止威儀容舉止
象效也詩曹風鳲鳩篇淑善忒差也
此亦專言德教在愛敬其親上主稱君子而
曰進退可度則是槩論凡有國有家者矣夫
愛親者德也不愛其親而反愛他人是謂悖
德敬親者禮也不敬其親而反敬他人是謂
悖禮先王德教惟曰以順天下而已今以其
順則逆之民何所取法乎世衰俗薄家人
父子戚然而相仇往往昧者反親暱朋比德
反不翅若骨肉詡詡取下相媚悅以爲容此
曾參猶之不若豈足多罪若方外異端之學
自謂有志於道者而乃斷棄綱常離絶倫類
然後方入其教不知所謂道何道也其實則
不在於善皆在於凶德耳雖得之君子所不
貴凶德二字結正罪狀甚嚴然則學不本於
經世斯然自立於名教之外者可不惧哉君
子不然言則便須可道不可道非嘉言也行
則便須可樂不可樂非善行也可道可樂言

行之準的最宜深味東平王謂為善最樂夫
為善之人身心舒泰夙興夜寐無非大順是
故樂莫樂於為善行身不義舉錯乖方為公
論所不容為大法所不宥惴惴朝夕如坐囹
圄囹圄樂乎不樂乎德義至於可尊則實乎而
望隆矣作事至於可法則時措而皆合矣容
止至於可觀進退至於可度則動作出處舉
無一之不中節矣無斯須放逸無毫釐差失
與前所謂凶德正相反矣以是而臨乎民上
是以其民不特長敬且愛恭之莫不相與則
傚而求似其所為焉無他順故也此德教之
所以能成而政令之所以行也淑人正在於
善而不在於凶德者容止進退是謂其儀

右第十二章

子曰孝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羊尚切則致其
樂音洛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
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事親者居上不驕為下不
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為下而亂則刑在
醜而爭則兵此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
為不孝也居平居無事時也致極也盡也養飲食之奉樂悅其志也醜謂凡逆亂不
順之事也醜謂同類己之等夷也兵者兵刃相加也三牲牛羊豕謂大牢也
此下數章多教明首章之旨而此章則所謂
始於事親者也五箇致字當就本心上看發
於本心如四時錯行日月代明自然莫不中
節有纖毫意念即敬即戚即足即雖安能無
所不盡其至也子游因習聞致哀之語但經
說致乎哀而止使有病五者皆備是養生喪
死種種略無欠失然後方謂之能事親雖然
又不可不知所戒也居人上當戒於驕驕則
亡矣為人下當戒於亂亂則刑矣在等夷儕
伍之中當戒於爭爭則將以兵刃相殺傷矣
此三者不去皆喪身危父母之道雖日用太
牢具參口体猶為不孝甚言三者之不可有
也

右第十三章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一遥切
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
之道也三千卽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屬二百也要者有所挾而求工君上也非者不然之也
此承上章而極言不孝之罪如此其大也夫

君者尊無二上豈可要乎而敢要之是無君矣聖人者大法之所自出豈可非乎而敢非之是無法矣孝者人子事親之實德又可非乎而敢非之是無親矣無上無法無親皆三綱五常之所爲不立而人紀之所由以壞者是致大亂之道也一箇孝字終謂之不然便是無親與無上無法同名大亂况真不孝乎此正形容不孝之罪所以莫大者如此

右第十四章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弟大計切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

此則教明要道矣首章專主於孝而此兼言孝弟禮樂併及父子兄弟君臣以廣要道之旨發揮旁通周遍普洽無往而非孝也樂之感人最深且速感淫哇之音即邪心生感中正之音即善心生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易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凡文爲制度之節皆天則之自然居上而無禮則危居下而無禮則亂矣故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夫子並舉四條乃獨於禮下申明其說見得要道在於行教而教道之行却全在禮然禮豈徒玉帛之云哉所以行吾敬也孩提知愛誰無敬父之心長而知敬誰無敬兄之心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元首在上實爾股肱誰無敬君之心蓋未有敬其父而子不悅者非特其子悅之凡爲人子者皆悅矣未有敬其兄而弟不悅者非特其弟悅之凡爲人弟者皆悅矣未有敬其君而臣不悅者非特其臣悅之凡爲人臣者皆悅矣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同然之感如響報聲不期而自應也是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雖所敬者寡而悅者衆夫是之謂要道也

右第十五章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教以弟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詩云豈苦在切弟待禮切君子民之父母非至

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家主一一皆主其家也日見述

日見其人也詳大體詞約旨主乎無多也

此則致明至德矣首章先至德次要道推而達之也則先要道後至德通而求之也前章曰敬曰悅此章曰教曰敬敬而敬敬而悅次第參考而所謂德之本教之所由生其旨昭昭矣夫君子之教人以孝豈一一皆至其家日日面見而諭之哉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盖未有敬其父而子不悅者與前章正相應斯感斯化翕然大同自有不約而孚孚不言而喻耳教以弟教以臣皆然此君子所以豈弟于上而民父母之無他人皆有此至德故也君子以至德順民所以感其同然之心而莫不一於順也苟非至德則要之於此而違於彼強之於東而叛於西夫安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右第十六章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丁丈切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明察皆謂盡道也長切者言乎其家上下者言乎其內神明即天地之妙

此又承至德要道順民如此其大而極言無所不通之旨人知父母吾父母耳安知父母之即天地也何者己之心即父母之心父母之心即天地之心凡未明所以事天地是未明所以為父母也未明所以為父母是未明所以為己之心也惟昔明王洞然無蔽與未明者之事父母不同其事父孝而事天者便明通天於父也其事母孝而事地者便察通地於母也一家之長幼順若上若下便自然治通國於家也夫事父母而至於天地明察則神明之妙昭然灼然變化無方不離日用矣是豈高深幽遠在吾心之外也哉神而明以表非隱昏者自蔽覺者自知

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至敬不忘親也修身慎行恐辱親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天子祀明堂釋奠先老有養也食三老五更有先也

上節大旨在通乎天地故結語他皆略之惟曰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此節大旨在通乎鬼神故結語他皆略之惟曰宗廟致敬鬼神著矣觀書者先明乎此而後聖訓可通也先儒

謂天子至尊雖世居長宜若無所施其孝弟者而必有所尊以言其有父爲必有所先以言其有兄爲致敬宗廟事死如生無須臾而忘其親又恐身不修行不謹將傾將覆以辱其所自出而不敢不勉爲此皆事親實用力之地也夫事親而致敬於宗廟豈徒犧牲粢盛區區禮文之末哉敬則此心清明周旋俯仰無非妙用而鬼神之德昭昭矣

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王極也詩大雅文王有聲篇思念也）

此乃總結上文兩節之旨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又曰堯舜與人同四海同也萬古同也天地同也鬼神同也此道本同而有不通者孝弟未至也苟至矣即通於神明矣豈惟神明吾本心之光含覆無外而且無所不通矣是故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而翕然大同無一念慮之不我服者服其所同然故也此章極論孝弟之至無所不通而首以明王爲言明即至矣至即通矣嗚呼旨哉愚竊因是觀曾子書有曰居處不莊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行不遂菑及於身敢不敬乎又曰仁者仁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忠者忠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禮者禮此者也行者行此者也彊者彊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夫孝天之大經也夫孝置之而塞於天地衍之而衡於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之放諸東海而準推之放諸西海而準推之放諸南海而準推之放諸北海而準然則曾子服行師訓其庶矣乎雖然食息起居動靜語嘿無一時之非孝無不到之非孝何置何行何塞何衡之可言也恐記者誤

右第十七章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丁丈切）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以行（下孟切）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長官之長也理者有倫而不亂內謂閨門之內也）

此則所謂立身揚名而與第五章士之孝相表裏也前言明王此言君子前言君道此言臣

道明王與君子固不倖而君子之事則又大非常人比矣常人之孝未必便可移於君常人之弟未必便可移於長常人之居家理未必便可移於官無他不明故也君子之心通達無蔽孝親即忠君弟兄即順長理家即治官惟無所不通是以無所不可移非眞知此道本一無二將見酬事墻面東窒而西礙矣如之何其可移哉惟可移方是行之成處方是變通不窮經世有用之學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自然不泯謂之行成於內則雖窮居約處不見於用而名固未嘗不立也雖不用猶用也夫子荅奚不爲政之問正是此旨

右第十八章

子曰閨門之内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宮中之門其小者謂之闈具禮言治國乎天下之禮皆具也徒役卑收也

此正發明上章所以可移者如此具禮二字最宜深玩古先聖王立大經明大法所以維持三綱五常於不壞者禮而已矣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言有生之不如無生也志曰人而無禮則近於禽獸言人紀散亂世道陵遲尊卑長幼混然與蠢蠢羽毛而爭食者無以異也唐明皇時誣託古文謬謂閨門一章鄙俗不可行嗚呼豈唐之君臣所能知哉嚴父之禮即可移於君者嚴兄之禮即可移於長者妻子臣妾之禮猶百姓徒役然即所謂可移於官者

右第十九章

曾子曰若夫音扶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參聞命矣敢問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音餘下同是何言與言之不通也昔者天子有爭音諍下同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力智切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安親謂生則親安之聞命謂此數者已明父子之敎從父令謂一於順從也爭諫止其失之

曾子茍通慈愛恭敬安親揚名之旨則無此問矣夫子重撰是何言與而責其言之不通所以警深之也自古人主未有無道而不亡

者此言雖無道不失其天下非謂桀以無道
而不失也蓋有人為正救之則過惡不形熇
萌隨窒一反其無道而為有道之事斯其所
以不失耳乃若絕愆糾繆左右無人拒諫飾
非剛愎自用則衰無日矣雖無道三字所以
甚言諫爭之不可無也雖無道而且不失茍
未至無道而忠讜日聞則其為益何如哉有
國有家莫不皆然以至爭友爭子皆人道所
斷斷不可缺者友不爭而使令名之不保固
友之罪也子不爭而使陷身於不義非父自
陷子實陷之是奚可也
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弗爭於父臣不可以弗
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為初於度得
為孝乎
親此書所告有曰以孝事君則忠曰事父孝
其忠可移於君所謂忠者豈逢迎茍徇之謂
乎知逢迎茍徇之非忠則知逢迎茍徇之非
孝矣曾子至此乃復以從父之令為問則不
惟不通於孝是固未通於忠也夫子責其言
之不通而於章末特與君父並言最為明切

右第二十章

子曰君子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
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詩云心乎愛矣遐不
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補過補君之過也烝民詩衮職有闕維仲
山甫補之將助也匡正也詩小雅隰桑篇心乎者一心乎愛也遐遠也謂猶言也
復承上章專明人臣忠君之義以形容為人
子者不當一於從令也君子之事上進侍左
右則思盡己之忠退而家居常思補君之過
若夫美德固宜奉承至於惡行而亦奉承可
乎隨即正救而止絕之矣易曰上下交而其
志通此上下之所交而志通也此所以能相
親者也茍心知其非繆以為是阿諛順旨逢
君於昏則賊矣豈相親之道也哉為人子者
深味能相親之言將順正救並行而不悖庶
乎其可矣雖然非中心親愛念念不忘不能
爾也故援詩以證之他日曾子荅單居離之
問曰父母若行中道則從若不行中道則諫
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己出從而不諫非孝也
諫而不從亦非孝也孝子之諫達善而不敢
爭辨爭辨者作亂之所由興也正合夫子斯

訓

右第二十一章

子曰孝子之喪親哭不偯於豈切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音洛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為之棺音官槨音郭衣衾而舉之陳其簠音甫簋音軌而哀戚之擗婢亦切踊音勇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為之宗廟以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喪親居親之喪也偯哭餘聲容容儀也文文章也美好也旨美也周尸為棺周棺為槨衣斂衣衾被也舉謂舉尸而斂之陳設也圓曰簠方曰簋皆黍稷器古以竹為之後世易之以木擗以手擊胸踊足躍于地也送送葬也卜擇龜而卜其吉也宅墓穴兆墓域也音瑩也春秋包四時而言生民之本言民之生莫本在孝也

喪則致其哀客捉其綱矣然送終一節猶未詳也本章發之號痛氣竭自然不偯情緒荒迷自然無容緬事生哀自然不文方致瘠羸服自然不安方在疚聞樂自然不樂方茹苦美味自然不甘此哀戚之情發於本心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宰我以期喪為可予曰食夫稻衣夫錦於汝安乎曰安汝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汝安則為之罪之深矣禮親始死水漿不入口者三日三日而食是乃教民無以死者之故而傷其生雖甚毀瘠亦不至太過以滅其性也本性本中是謂天則太過失性之政傷生以身言滅性以理言此聖人之政体制如此期而小祥再期而大祥祥一月而禫又一月而吉祭不過乎三年者又所以示民之居喪有終為棺槨以下叙送終節奏之詳舉而斂斂而奠已而有祖有遣而送之以葬葬而虞虞而祔終喪而四時有祭夫人之生尊卑長少群居乎天地之間與禽獸異者孝於父母而已生而不孝猶無生也是孝者生民之本也生事愛敬如前所陳死事哀戚如此所叙則生民之本庶乎其盡矣養生喪死之義庶乎其備矣養生喪死兩無遺憾而孝子事親之禮庶乎其能終矣

右第二十二章

古者八歲而入小學教之以洒埽應對進退及禮樂射御書數之文至十有五始入大學此書所述是已篇首總揆獨斷斷曰在明明德曰在新民曰在止於至善辭寡旨確截然新然以明外此無他道也自學校廢教法不明而學非其學異端邪說橫流奔放盪壞人心無所不至所幸遺經僅傳尚可尋考而支離傳註又從而蝕之豈不甚可歎哉學者首明所先者何在所格者何物而不謬其所止焉則大學之道庶乎其得矣

大(如字)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先儒作新)民在止於至善

明明德者自昭明德之明也本心本明本無所蔽物欲乘之其明始昏大學之道所以去其蔽而明之也新民者咸與惟新之新也同有此心同有此理染於習俗逐至淪汚大學之道所以去其舊而新之也雖然曰明曰新必有用力之地矣故又曰在止於至善善非外鑠也我固有之也不容於僞不參於惡先天地而固存亘古今而無变君子存之存此而已先立乎其大者立此而已謂之至善豈欺哉我行不著習不察是以放而不知求於此而得所止焉則所謂明德如水不波自然而明非止之外別有所謂明也所謂新民如物去垢自然而新非止之外別有所謂新也統而論之則三箇在字提一書之綱析而言之則一箇止字又三者之要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后與後同慮即思也)

此一節是論止於至善工夫止則至矣然不知後安所用其力哉是故必責於知止也知後方有端的處故曰有定定者不可轉移搖奪之謂定後方能靜不定而求靜不能也非定而又有靜也靜是定之至處靜後方能安不靜而求安不能也非靜而又有安也安是靜之熟處曰定曰靜曰安一節深一節此正指學者用工切實之旨豈浮文虛論尋流逐末者所可知哉洪範思曰睿孔子亦曰不思則罔然未至於安斷亦不能思也急念紛擾

憧憧往來從出橫生展轉只是意念牖之風
濤帖息海靜淵澄思則得之於是乎在直至
此地始曰能得得即得其所知者所謂至善
也昔爲知之方知此物今爲得之是得此物
非知是一物得又是一物也自知後多少工
夫到得處或者微有所見方是知止之初便
謂事了安能究竟亦固有天資粹美種種省
力與常人不同者要之學者且當以斯訓爲
的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此一節論至善是本始處自吾心而達之萬
物皆物也但有本末耳自從事吾心而及於
萬事皆事也但有終始耳曰末曰終儻在所
後本始之地安可外求知本始之在所先則
端緒不繆而知止工夫庶乎可進矣故曰近
道或者不知所先務方逐逐乎事物之末用
力愈勞去道愈遠此絕學之所以不明也可
勝歎哉然此特指初學者用力之地而言本
末無二理也始終無二致也一以貫之非彼
非此何本何末何始何終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平聲後華也其國欲
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
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
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致者至之也格正也明辯
之謂也物指固有之物即志所謂有物混成是也
此一節推原本始之在所先曰明明德於天
下曰治國曰齊家曰修身曰正心曰誠意曰
致知從博至約一節深一節凡六箇先字至
於格物最先最先此所謂本始之地也中庸
曰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格物者明善之謂
也所以致其知也故曰致知在格物是物也
混成無虧範圍無外是謂太極是之謂一至
精至粹至明至靈至大至中而謂之至善者
也先知先覺正在乎是非外物也非尋流逐
末揆擬揣量事事而求物物而索而後謂之
格也凡蔽於意見似是而非役於聰明認邪
作正而不能究其端的者皆未可以言格也
方其未知遠若天外既格之矣不離吾心如
旅還家如夢自覺嗚呼至矣章首言明明德
者總論大覺之道在明人之明德也此言明

明德於天下者專論明吾明德於天下而天
下之所以平者也此外次第説至見後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
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
(去聲後準此)國治而后天下平
上節是言如此欲者當知所先反而求之也
此節是言能知此者斯見於用推而達之也
自物格至天下平凡七箇后字本末終始之
序可學誣我物格者此理洞然究見端的無
他蹊徑無復疑似故曰知至知至則知止矣
所謂貴知非苟知也知之既至意自然誠知
不至而曰意誠無是理也意誠然後心正矣
心正然後修身矣自此而下第第推行皆分
內事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
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
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上兩節專言治國平天下於此復論自天子
至於庶人皆當以修身爲本也從格物至正
心皆修身之事壹者志壹之壹断断乎是無
他道也以是爲本乃知所先端緒不明先後
倒置則所謂亂其本而薄其所厚者多矣聖
人於章末断之曰此謂知本又曰此謂知之
至其曉人之意深矣
右第一章總論大學之道誠意以後下文
詳矣探本窮源正在格物二字學者於此
反致疑焉以愚見觀之其説甚詳其義甚
明首論知止而先之以止於至善者此也
終論知本而繼之以知之至者此也首尾
六節無非反覆講明此事不然則所謂本
者何在所謂有定而至於能得者何物哉
或曰知至固知止矣然知至之下則説意
誠心正知止之下則説有定靜安不亦異
乎曰不異且未有意不誠而能定能靜能
安者實履而後知之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去聲)惡臭如好(去聲)
好色此之謂自謙(謙讀爲慊苦劫切)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小人閒(音閑)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
(厭讀爲黶)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
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

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
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体胖步丹切故君子必誠
其意毋者禁止之辭慊者行有不慊於心之謂獨者心之隱微人所不見不聞故曰獨也閒居猶言平時厭然閉藏貌廣寬裕也胖安舒也其嚴乎疑辭
格物致知在誠意之先首章経文論之詳矣
故此下只說誠意以後數節事以毋自欺釋
誠意可謂明切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此
是知後力行第一箇字然心之隱微誠不誠
誰得而知直是無自欺方是實獲以惡臭好
色爲喩言其好惡出於中心之誠然故曰自
慊此二事人情所同求用力於學如此者千
萬人而不一遇也是故君子必謹其獨獨非
必暗室屋漏之謂雖大庭廣衆而一念之動
我自知耳於此致謹正是做不自欺工夫學
者說聖說賢而心之所存曾穿窬狗彘之不
若意在欺人實乃自欺雖然人亦終不可得
而欺也子曰察其所安孟子曰莫良於眸子
自然漏露焉可揜誣此正所謂誠於中形於
外然則小人於見君子之頃而欲揜其間吝
之素難哉至此復申言必謹其獨四字尤更

切至十目十手而下是發明謹獨之義常人
只謂心之隱微人不知不見使走作了君於
此時凜乎其嚴使如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如
何敢欺非真到十目十手之地而後方謂之
嚴也故曰其嚴乎潤屋潤身而下是推明誠
於中形於外之義富則自然潤屋德則自然
潤身猶之心既廣體自胖如何可揜故君子
必誠其意也一箇毋字三箇必字立詞甚嚴
學者所宜深体

詩云瞻彼淇澳詩作奧於六切菉詩作綠竹猗猗於宜切叶韻烏
何切有斐詩作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
遐版切兮赫兮喧詩作咺况晚切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
兮詩作諼况遠切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
修也瑟兮僩兮者恂相倫切慄也赫兮喧兮者威
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
之不能忘也詩衛風淇奧篇淇奧者淇木之也綠色也猗猗美盛之懸涯著詩此作斐文貌若骨角者切而復磋治玉石琢而復磨瑟矜莊貌僩武毅貌赫顯無可觀宣著也諠韻書通作諼諠也道言也下文同者以物理也故曰道學磨者自磨之故曰自恂慄戰懼也

此一節又推廣上文言誠於中者不特形於

外盛德至善感於人心使之稱道而不能忘
皆吾此誠之所致心之隱微可自欺乎道學
自修是誠於中者恂慄威儀是形於外者倘
倘有斐皆其發見者而言
詩云於戲(音嗚呼)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
親小人樂(音洛下同)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
也(詩周頌烈文篇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
此一節又推廣上文言誠之感人不特一時
不能忘雖沒世之後猶有不可忘者心之隱
微又可自欺乎其賢其親其樂其利前王之
所為也賢之親之樂之利之後世之所以不
忘也自其形於外而推之民之不能忘自民
之不能忘又推之至於沒世不忘所以極言
誠之不可揜如此嗚呼至哉是故君子之道
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
俟聖人而不惑其要只在謹獨
康誥曰克明德太(書作泰)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帝典曰克明峻(書作俊)德皆自明也(康誥周書克能也太甲商
書諟說文審也顧諟猶是言照管精微不忘失之帝典即堯典峻大也)
此下三節乃釋篇首三句自知止至能得無
非誠意功夫故曰明德曰新民曰止於至善
皆叙之此章之内最見大意愚每讀書至此
未嘗不三歎三詠曰大哉誠乎其大學之本
乎殆非錯簡也天之明命即天之予我昭然
而不可誣者顧諟所以明之也引用書語之
下斷之曰皆自明極見得工夫由己豈吾之
明德豈他人所能明哉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
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
不用其極(盤沐浴之盤銘者名其器以自警也苟誠也作者鼓舞興起之也詩大雅
文王篇周自后稷封邰世有國土而受天之命實自文王始邦雖舊而命則新也)
此就新字推廣三節盤銘之新新德也康誥
之新新民也文王詩之新新天命也君子用
心無所不至故曰無所不用其極只為天地
間事皆吾分内事有纖毫不至便是不誠
詩云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詩云緡(詩作綿)蠻黃鳥
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
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音烏)緝熙敬止為人君止
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
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詩商頌玄鳥篇邦畿王者之都止居止也詩云

小雅緜蠻篇緜蠻鳥聲隅角也詩文王篇緝續也熙光明也敬止即欽厥止

此節推明止字尤詳易曰艮止也止其所也何謂所至善之謂也不得其所而妄止焉其奬可勝言哉首章但云知止於此又發知其所止之義詞旨警策讀之令人悚然所以開悟後學者深矣前兩詩之言特大率借喻緝熙敬止方是事實上工夫此理在人本無欠闕所以冥冥妄行失其所固有者只為不知所止誠止矣在君曰仁在臣曰敬在子曰孝在父曰慈在國人交曰信在在處處無非至善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猶人不異於人也無情者之辭注辭也大畏者有以威懼恐懼之也）

此章論誠意備矣於此又言不特自誠而已且能使人亦無不誠也情偽相感所以成訟非戒謹恐懼不敢自欺能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則無不誠矣非吾意之誠何以致之故又申之曰此謂知本是本也即首章之所謂本惟知本是以誠此語雖在無訟之後實總結誠意一章之旨

右第二章論誠意先儒謂此章多錯簡愚據舊文玩味經旨自然通貫本無差舛謹發此義頗與同志者明之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敷粉切）懥（敕值切）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去聲）樂（五教切）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忿懥怒也）

喜怒哀樂人皆有之發而中節未嘗不正惟夫動於血氣誘於物慾挽奪于外休迫其中能不為之累者寡矣是故身本正也有所忿懥有所恐懼有所好樂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其本於吾心者豈不甚可畏哉有所字宜細看正是偏倚處雖然非他有術以正之也使不為心害耳為害者去則本心本自無恙古人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顛沛造次不敢須臾微懈者用力於此而已心有所奪隨奪而馳則雖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矣欲身之修可得乎此心之所以

不可不正也故又斷之曰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右第三章論修身在正其心自誠意而後凡五章雖先後次第如此其實文義却是從後面節節說來如此章所論只是說欲修身不可不正其心非是說誠意後事也若意誠則心無不正矣安得復有許多節病後皆準此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辟為僻下同焉之其所賤惡如字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去聲惰而辟焉故好去聲而知其惡惡去聲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音彥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人謂家人之猶

於也辟偏也諺俗語也碩即碩果不食之碩

敖惰固非惰性之正曰親愛曰賤惡曰畏敬曰哀矜皆發於四端人之所不能無者但溺於偏私倚着一處則所謂辟也處身之道公手無我是非無照則衆心聽服家自然齊一有偏焉人道乖矣其禍可勝言哉偏於所好輒忘其惡偏於所惡輒忘其美流俗暗淺大抵如是故曰天下鮮矣不知子之惡不知苗之碩皆所以推明辟字

右第四章論齊家在修其身却只說身之所以不修處若說身之所以修即是上章正心事矣立辭嚴密極宜細玩且於齊家利害愈更深切上章只說心之所以不正處文意亦如此上章四箇有所字此章六箇辟字其實皆心之病但上四者止是自身裏事此六者是施於人即處家之道也所以不同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去聲者所以事長丁丈切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去聲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

其家不可教其教不足以行於家也教不足行於家而能教人安有是理哉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教行而人自化耳孝弟慈是教之大者雖然行於家者不特能化人也事父

孝而忠可移於君事兄弟而順可移於長以至悉之足以使衆性性同此一理譬如保赤子本不能言心誠求之自然中其所欲初非學養子而後嫁也謂之所以循云即是此事以之事君以之事長以之使衆豈待學而後能哉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憤(音奮)事一人定國(機者如弩之機也憤覆敗也)

此節又言善惡皆足以使人化也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不幸爲人上者爲貪刻爲暴戾則從風而靡必有甚焉者矣仁讓說一家貪戾却只說一人仁讓之化止於仁讓貪戾之禍遂至作亂可不謹歟可不懼歟一言憤事一人定國愈見其機之不可輕發處

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去聲)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治國說之也)

此節又言爲人上者若無其實亦難強人之從也堯舜實有此仁故民亦從而仁桀紂實有此暴故民亦從而暴令民者在此而吾所好者在彼如之何其可從哉傳曰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又曰夫子教我以正而夫子未出於正皆此之謂也是故己有其善而後可求人之善己無其惡而後可非人之惡所藏乎身不恕而欲以空言嘵嘵於人不可得矣恕字是一章之綱領己行得人亦行得家行行得國亦行得此所以成教所以興所以從君只是自家偏私之說如何能喻

詩云桃之夭夭(平聲)其葉蓁蓁(音臻)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詩周南桃夭篇夭夭少好貌蓁蓁美盛貌之子猶言是子歸家之宜者相宜之宜又詩小雅蓼蕭篇又詩曹風鳲鳩篇忒差也)

此下引用三詩總結上文之意詞旨條達一唱三歎讀之令人感動宜者義所當然人心

自然之則也宜於家宜於兄弟所以可行君不宜則閨門之內詬誶萬狀如之何而教國人哉我之儀表不差四國所以可正經文直書其下曰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於本分上有纖毫欠闕便不足法舜爲法於天下只是察於人倫世衰道微天屬爲仇有君周人化商之書可爲太息者多矣聖賢於此所以深致意焉而言治國在齊其家尤更懇切

右第五章論治國在齊家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上丁丈切)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與背同)是以君子有絜(胡結切)矩之道也所惡(去聲下同)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去聲)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老老者老吾老也長長者長吾長也恤而無父曰孤絜度也矩所以爲方者)

上章言孝弟慈此章言老老長長恤孤三者風化之首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矣大手是所以申言之上章言恕此章言絜矩亦一理也興孝興弟以致於不倍豈强之使然哉先得我心之同然機應響答自有不言而化者此心此理爲可學証是以君子體此心推此理而有絜矩之道也執矩而度可使四下均平衆斯加彼所惡勿施此恕之事天下所以平也上下前後左右無一不然方盡得此道

詩云樂(音洛)只(音紙)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去聲下同)好之民之所惡(去聲下同)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讀爲僻)則爲天下僇(與戮同)矣詩云殷之未喪(去聲)師克配上帝儀(詩作宜)監于殷峻(詩作駿)命不易(去聲)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詩小雅南山有臺篇只語辭又詩小雅節南山篇節者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大師尹氏也具俱也辟偏也僇殺戮也又詩文王篇師衆配合監視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

此節引用三詩反覆推廣上文之意言好惡順於民心是絜矩之道也則民視之如父母好惡偏於己私非絜矩之道也則天下之所共僇又推言天命之難諶因民心而向背人君之於此道有以得衆則得國矣所謂民之父母也至於失衆則失國矣所謂天下僇也

前章六箇辟字言家之所以不齊於此直言辟則為天下僇自昔亡國敗家以至身之不可保者其禍皆本於此好惡之際安得不謹所發哉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布內切下同)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爭民者爭鬬其民施奪者施之以奪攘之道也悖逆也)

此節因上文得衆失衆又推原絜矩之道奚善於有德奚不善於聚財也德者人心所同有即其好惡之不可違者志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是故君子必先謹乎德纔有德便有人所以得衆也纔有人便有土所以得國也有財有用特餘事爾德為本財為末外其所本內其所末是鬬天下之民而施之以奪攘之道也故曰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易曰何以聚人曰財財者民生之所賴人君欲專有之幾何其不畔且離哉況務為聚財未免悖入以是得之必以是失之故又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龍斷之夫椎筋剥骨以自豐殖謂可安坐而有也然喪敗之禍曾不旋踵向之出乎爾者今而後皆得反之內財外德其禁如此絜矩之道所以不可不行也上節曰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此節又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吁可畏哉命即天命道即絜矩之道有德則善聚財則不善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秦誓曰若有一个(古賀切書作介)臣斷斷(丁亂切)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讀為屏)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鄭氏作慢）也見不善
不能退退而不能遠（去）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
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古災字下同）必逮夫（音扶）身
（是書是諸也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亡人文公時為公子出亡在外也仁親有仁德而相親者事見檀弓秦誓周書斷斷者專確之貌休休者大樂善也如有容者汪汪洋洋若有所容然而無涯涘之可測也媢忌也違拂戾也殆危也迸猶逐也拂逆也）
此節因上文善不善而推明絜矩之道好惡
之公又在於用人也惟善以為寶是寶善人
仁親以為寶是寶仁親之人秦誓所謂休休
有容者好得其所好也故曰利媢疾不能容
者惡非其所惡也故曰殆仁人之心好惡出
於至公是以放流而屏絕之直至不與同中
國舜之於四凶是也若夫見賢而不能舉舉
而不能先見不善不能退退又不能遠豈人
之好惡也哉斷之曰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
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與前民之父
母正相反所以總結上文之意
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生財
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
舒則財恒（胡登也）足矣（君子者成居之名驕自矜也泰自滿也無遊民則生者衆而坐食者自然寡矣不奪農時則為者疾量入為出則用者舒恒常也）
此節又言德財固有本末然莫不皆有大道
也或曰財亦可言大道乎曰起居飲食日用
應酬萬變萬務孰非大道故曰誰能出不由
戶何莫由斯道也但是者是道非者非道耳
若止談玄說妙虛無為宗則三綱可淪九法
可斁而周公經國一書所以均節財用者皆
無道之具文矣而可乎將君子與生財對說
皆曰有大道發明最為深切夫道一而已矣
若分別作兩項便是君子有大道非外襲而
取之我固有也但忠信不虛偽自然無惡故
大戴記忠信大道驕泰即意動氣盈失其本
心矣君子之所以先謹乎德者此其用力之
地也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
舒則財常足古人生財初無他術所謂大道
如斯而已後世生之者寡而食之者衆為之
者舒而用者疾方痛其不足也而憂憂然思
所以聚之百方而誅求之民如之何其不困
國如之何其不匱也哉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

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發猶起也

上節既言生財有大道此節又就財上指出仁不仁之兩端以發明之仁者以財發身非求發其身也財散而身自尊也不仁者以身發財非不愛其身也知有財而不知有身也自古人君所以事不克終而府庫非其有者只為人心乖亂不知有義耳上既好仁則下自然好義下好義則事可久成富可長守是仁人不有其財乃所以能有其財也豈過衆欲恣戔戔自計者所可知哉此正仁者以財發身之事

孟獻子曰畜許六切下同馬乘去聲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丁丈切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去聲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孟獻子魯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為大夫者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自由也彼指小人善之謂長於其事善者謂善人也

此則言不仁者以身發財之事也不仁者以身徇財而不顧豈可用乎國有盜臣不祥莫甚而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所以極言其不可用也何也盜臣止於盜國而聚斂則禍及民矣獻子斯言蓋謂國不當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大抵有國有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始彼為善於其事是以世主井心為心計之巧矣析秋毫善之之謂也不幸而使小人專國家之權元氣既傷本根既撥則菑害並至雖有善人亦不能如之何矣此正以身發財之效也於是復申言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丁寧懇到為人上者宜動心焉

右第六章論平天下在治其國

融堂四書管見卷十二

中者不偏之名庸者平常之號皇高深幽遠荒忽誕漫而謂之道哉虞書曰典者此也禹曰彝倫者此也乾坤曰易簡者此也斯道不明世教日壞爲楊爲墨而民性亂於兼愛爲我爲儀爲衍而民性亂於朝縱暮衡爲申爲韓而民性亂於刑名爲鞅爲斯而民性亂於功利爲黄爲老而民性亂於超捉絶滅浮屠晚出其禍尤大三綱九法人道之所賴以立者一切斷棄鼓椎誕之說以惑民切衆性性世俗安之若當然而先王教法生民日用之經反視之以爲異矣中庸二字古所未命吾夫子稍而名之示萬世大道之標準而一書三十三章又幸成於子思之手此正後學之所宜汲汲也爲吾聖人之徒者乃後夫雜傳註轉相熒惑然則中庸之德民鮮能矣夫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命猶賦與也率順也

天命者天之與我之謂也至善而無惡至靈而不昧所謂性也順乎此性斯之謂道無所不在無所不通本何鈸於修哉惟夫昏於意念汩於情欲動於血氣蔽於物我淪於習俗而拂亂其所固有者爲是故不可以不修也修之如何順其固有而已成湯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常性克綏厥猷惟后降衷即天命之性也若即順也猷即道也非君師則不能綏之性何由若聖人之教所以開斯道覺斯人而使之修以順其性者也是教也大經大法之所由以立外是而曰修道云者君子不由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去聲下同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音現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隱者未露微者未著皆謂念慮方萌之始不睹不聞自心自知故曰獨也三箇其字皆指君子而言

道者率性之謂總不率性即爲非道安可須臾離乎此君子所以戒謹恐懼於其不睹不聞之時也睹而後戒謹聞而後恐懼則已晚矣此正是做不可須臾離工夫一意之起一念之動便離了方其不睹也不聞也自以爲隱也而不知莫見於此爲自以爲微也而不

知莫顯於此焉隱即見微即顯非二事也可
不謹歟故又申之曰謹其獨獨即是心之隱
微不睹不聞處舜之兢兢業業文王之小心
翼翼吾夫子之顛沛造次必於是皆謹獨之
謂也所以修也所以爲教者也所以率性而
不離於道也
喜怒哀樂音洛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去声節謂
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達道
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致推極也位者各安其位
無愆伏薄蝕震蕩之失是也育者遂其生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寂然不動者也故
曰大本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感而遂通天下
之故者也故曰達道中則和矣和則無非中
矣非中之外别有所謂和也觀大本二字豈
尋流逐末者所可知哉學者往往於喜怒哀
樂未發之先不知所以用力之地而但求中
節於既發之後是猶無根之木無源之水冀
其流行而暢茂無是理也人性本善本無非
道其走作處往往全在喜怒哀樂上喜怒哀
樂之發而偏焉是以不能順耳戒謹恐懼而

謹其獨者所以保是中全是和而順其固有
之性者也順固有之性則無所不通矣是達
道也天地廣大我實範圍萬物衆多我實發
育天地萬物豈在吾性之外也哉
右第一章一書之大旨也首論性道教之
序次謹其獨以明斯道之所以修次致中
和則極言斯道之功用所謂中庸者如此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
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此後節節援疑皆夫子之語故此章特書
仲尼以表之時中者無時而不中也
中庸平常初非奇異百姓日用雖高雖難君
子者順此者也小人者反此者也斯道也無
所不在無所不通必達乎權而後無須臾離
耳君子時中所以中庸而小人則以無忌憚
爲中庸者也猶言以妄爲常也嗟夫小人之
爲不義不能自知其非無幾其或變焉其然
妄行自以爲是足以終身而不悔也可勝嘆
哉異端邪說是無忌憚之尤者
右第二章中庸二字不必獨就中和上牽
合說曰性曰道曰教曰中曰和名字雖不

同皆所以為中庸也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上声下同能久矣此章見論語多之為德也四字無能字至極也無以復加之謂也
世衰道微以無忌憚為中庸者皆足足以鮮
能能者鮮愈見其為至耳三復久矣之嘆可
以想見三代之民
右第三章與上章反中庸之意相承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去声者過之愚者
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
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飲食喻中庸
知者所見則失之過愚者又暗淺而無識其
為不知一也道知何行賢者所行則失之過
不肖者又暴棄而不為其為不行一也道知
何明致知力行未始偏廢愚不肖固不足道
若大知則真知矣大賢則中行矣安得有過
然則此章所論特世俗之所謂賢知守其偏
見狗於俗學自以為是而實亦未嘗知味也
故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孟言斯道人人
共由所謂誰能出不由戶者但日用而不知
耳一知字甚重不知後安知道之不可須臾
離哉此致知在格物大學所以先務也
右第四章承上章鮮能中庸之歎而發鮮
能知味之旨未知味則中庸矣或曰道不
明故不行此章先以不行歸咎於知愚而
後以不明歸咎於賢不肖何也曰不然人
之於道必致其知而後能行不知不可行
也故知之過過之不及皆不知道者也必
見於行而後大明不行無由明也故賢之
過不肖之不及皆不行道者也行者行於
一時明可明於萬世其實則原於知知則
行行則明矣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夫音扶
知味者鮮道之所以不行夫子感時而歎也
右第五章承上章不知味而言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平声舜好去声下同問而好察
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
以為舜乎舜明照也邇言左右及宮庭至近之言而端即好問而又察邇言隱惡而又揚善也
舜大知所以能用中安有所謂知者之過哉
好問即所聞者廣幽遠無不上達矣而或邇

言之不察則謂充浸潤膚受之蔽隱惡即所包容含覆者大矣而有善不能揚則未充道遠阨窮之蔽舜好問又察邇言既隱惡又揚善執其兩端無或偏廢於是乃權衡中道而用之於民爲此舜之所以爲大知也故曰其斯以爲舜乎見得知字甚重

右第六章上章言道之不行病在不知於此特引舜事以明知故能行

子曰人皆曰予知(去聲)驅而納諸罟(音古)擭(胡化切)陷阱(才性切)之中而莫之知辟(與避同)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居之切)月守也(去聲 罟網也擭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掩取禽獸者擇辨別之也期月周足一月也守即仁能守之之守)

人孰不自以爲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則不知辟尚得謂之知乎顛倒冥迷反道敗德爲血氣是用爲物欲是徒所謂下愚不移者皆罟擭陷阱之徒也是故不足道至於擇乎中庸君可喜矣則又不能期月守所謂知者乃知此道之不行有以也

右第七章承上章大知而言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回顏淵名拳拳說文受也不忘也服猶著也膺胸也)

顏子所謂擇乎中庸而能守者擇善而固執之謂也所以不遷怒不貳過而進於三月不違仁與不能期月守者異矣

右第八章承上章不能守而言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均平也)

不偏不倚日用平常自然是道何能之有一起能之之意即丈即離去道遠矣故曰中庸不可能自昔固有絕人之才超世之識天下種種難能之事無不能之而欲無我於道而不可得其病果安在我無他能故也凡倚聰明逞智巧皆道之禁也自知其所以不可能即能矣故又曰惟聖者能之

右第九章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平聲下同)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

變強哉矯（子路仲由也而汝也寬柔以教者優游以爲教也不報無道者謂遇之未及之而不報也衽衣衾金戈兵也革甲冑之爲也矯强貌塞者窮塞未達之時也）子路好勇而問強其意可知矣夫子未遽荅也遂一辨難而後條陳之所以委曲成就之意深矣謂今所問是南方之強是北方之強抑汝之所謂強若南山之強則理義以自勝君子之所居也其事如此北方之強則血氣以爲勝強者之所居也其事如彼於斯二者將安從乎強者非所尚也抑爲君子之強而後爲強耳於是推明四節以告之和易流也君子則不流中易倚也君子則不倚樂則行之而窮塞之所守者不變憂則違之雖至於死而所守者不變四者之下每以強哉矯稱之猶云如此而後謂之強正汝今日之所當勉者也子路以於此惕然深省而求其所以不流不倚不變者安在則知乎時行行之氣一無可恃而中庸之不可能者可能矣

右第十章承上章中庸不可能而言

子曰素隱行（下孟切）恠後世有術焉吾弗爲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能之（素猶白也素隱言無可來據而深隱也遵循也依不離也）素隱行恠不能擇乎中庸者也夫子所弗爲半塗而廢擇乎中庸而不能守者也夫子所弗能直是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方是無須臾離然夫子於此則又不敢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

右第十一章自君子中庸而下節節辨明至此收拾在依乎中庸一句上方結盡上十章之意

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去声）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鳶（余專切）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費日用也詩大雅旱麓篇鳶鴟類戾至也察明也）

君子之道初無費隱之異初無至不至之分

子曰哀樂相生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

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家樂有形有聲爲爲不可見聞費而隱之謂也自其費者言之夫婦之愚可以知夫婦之不肖可以行自其隱者言之則雖聖人有不知有不能非不欲知也可知則止於知非至也非不欲能也可能則止於能非至也聖人所以不知不能者豈在愚夫愚婦日用之外也哉且非特聖人不能盡也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是天地之大亦有所不能盡所以極言斯道之妙也故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凡舉天下之有形者無不載矣所以莫能載者何物舉天下之有形者皆可破矣所以莫能破者何物於鳶之飛魚之躍而有會焉則其說昭昭矣故曰上下察慶慶呈露爲可証也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明乎天地

如斯而已

右第十二章上章既言中庸不可能又言唯聖者能之於此又極言其至雖聖人亦有所不能嗚呼微哉凡章首無子曰者皆子思之言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研計切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爲卽爲之不遠之爲爲道猶言爲仁也詩豳風伐柯篇伐柯木枝也執柯斧柄也睨邪視也改改過也

上章極言斯道之大如此恐人或遂求之高遠而失之於是繼發道不遠人之旨子曰仁者人也明人之卽道豈外乎吾身而他求乎學者求致其知而方支離乎事物之末正所謂爲道而遠人者爲道而遠於人不可以爲道矣猶言可離非道也且如伐柯其則可謂不遠然而執斧以伐之從旁邪視猶以爲遠者猶有假於外爾故君子之學惟以人所固有者還以治之吾之一身全體是道只爲有過始昏始虧治之何如改過而已過改則本心本自無恙何他求之有也故曰改而止言改過之外無他道也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者不欺於心恕者不偏於己違去也

上節既言改過此則又謂當自忠恕求之道

本不遠於人也惟不及求諸己足以自離於道乎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即道也於此用力則去道不遠指初學者求道之方而言也非謂别是一物也苟忠恕矣何遠之可言哉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即所以用力於忠恕者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七到切爾庸常也慥慥篤實踐說文言行相顧也

此則又就人倫上發揮忠恕皆施於人之求大者此正聖人之能事而夫子曰未能雖是謙辭其實真有不能盡者若已能即止矣豈爲之不厭之學也哉然其大要全在言行上此德常德也人皆有之不能行耳此言常言也人皆言之不能謹耳故德曰行言曰謹至於有所不足則不敢不勉不足而不勉必不及非常也有餘則不敢盡有餘而盡必有過非常也直是言行相顧不使有一毫之可媿而道之不遠人者庶乎其不須臾離也然則君子胡可不慥慥務篤實乎

右第十三章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去声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平声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去声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音征鵠工毒切反求諸其身素故素也位者其所居之地也陵陵虐也援攀援也易平易也徼求也幸冀其非所當得也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

此章當看一行字正是君子無入而不自得處所以不願乎其外者也若但隨緣苟安素分亦何足道直是隨所遇而行焉方是自得孟子謂令聞廣譽施於身不願人之膏粱文繡所以不願豈偶然哉故曰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以至患難夷狄處處皆然無入而不自得也終不自得便是不行然

其要只在正己亦不陵下亦不援上但正己而不求於人則自然無怨無怨於天無尤於人故自得也正己如何居易而已洪範曰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本易也本無險阻艱難也所謂行者行此者也有纖毫意念便不是居易俟命猶言一任乎天非謂有所期待也小人反是長戚戚耳如何自得故又引正鵠之喻以明正己之意

右第十四章

君子之道辟（與譬同）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去聲）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音洛）且耽（詩作湛）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子曰父母其順矣乎（詩小雅常棣篇翕者翕然無異情也耽者和樂之生也帑子也）

天地位萬物育只是一箇順而已妻子如此兄弟又如此以至室家妻帑皆如此一家之中都是和氣於父母分上方始是順下面有纖毫不盡分處上面和氣便有所傷只為一家之心無非父母之心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則骨肉之際安可纖毫不盡分乎瑟琴和方可鼓絲一絃不和便不成聲妻子好合雖云和樂而兄弟之情未能翕然則一家和氣有虧多矣兄弟既翕不特和樂而且又至於耽焉所言極言人道必如此而後為順也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全在這上故曰自邇自卑

右第十五章自君子之道費而隱發揮至此辭首方足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側皆切）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待洛切）思矧可射（音亦詩作斁）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體物言變化萬物而為之體不可遺言無物不是此妙也齊者齊戒也明猶絜也洋洋盈溢詩大雅抑篇格來也度猶測也射厭也思語辭此皆指鬼神而言也）

武王曰惟人萬物之靈夫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本心本聖本心本靈生而為人死為鬼神一也無形之可見者無聲之可聞也而日月以此運行風霆以此鼓舞凡形色於兩間者莫不以此發育物物皆體物物皆妙而不可遺焉使天下之人莫不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神之至也

不可測也況可得而厭斁也非盛德能爾乎
理雖微而實顯吾心之誠不閑不睹而其不
可揜之妙亦如是夫本一故也
右第十六章此後專從誠字發明中庸而
言以鬼神之德形容誠之不可揜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平聲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
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
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
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詩
曰嘉詩作假音假樂音洛君子憲憲詩作顯令德宜民宜
人受祿于天保祐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
受命孫子謂虞思陳胡公之屬舜年百有十歲是得壽也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詩大雅假樂篇假即嘉也言嘉樂君子之如此也覆猶著也
夫子論舜大孝不指言克諧之事而以德爲
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宗廟饗子孫保五
事稱之嗚呼此孝之所以大歟曰位曰祿曰
名曰壽非大德不足以得之也天道福善禍
淫栽則培傾則覆焉可誣哉假樂之詠可見
夫故大德者必受命此舜之大孝所以通于
神明者也

右第十七章承上章言舜之大孝以發明
所謂誠之不可揜者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
而爲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纘大音泰下同王王季
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
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
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去聲大王
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
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
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居之切
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
無貴賤一也纘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緒業也戎衣甲冑之屬壹戎衣言一著戎衣而遂克商之末猶晚年也追王者追尊之以王號也文王已受命猶王故止追王大王王季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也祀以天子之禮者尊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此禮達乎諸侯絕大及士庶人一也屬言父雖庶人而子爲天子亦以天子之禮祭之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而父母之喪則上下皆同也
父作子述文王處人道之常何所憂乎若舜
則不能無憂王季肇基父作也武王纘前王
之緒周公成前王之德子述也
右第十八章此文王誠之不可揜者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音扶)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如字)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去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賤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達通矣之指也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裳衣先祖之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也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而子孫亦以為序也序爵者公侯卿大夫各以爵為序事者宗祝有司之職事高下各以其所能任也旅衆也酬導飲也旅時於下下亦得獻於上也逮及也燕毛祭畢而燕乃序尊卑毛髮白黑子上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曰死既葬而反曰亡)

達孝當就繼志述事上看志不易繼也事不易述也若以無改父道為孝則武王不宜伐商若以友于兄弟為孝則周公不當誅管蔡亦可與權者亦足與識也故以達孝稱之是其伐也其誅也乃其所以善繼志述事者也使武王忍於商而不伐周公忍於管蔡而不誅雖欲踐位行禮如下文所述可得乎所以盛言祖廟之修宗廟之禮而申言孝之至在繼志述事之後也

郊祀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祀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上節既言宗廟之禮於此又兼郊社之禮言之孝經稱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並其禮至周公而備所以極繼志述事之形容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非特文物度數之末而已所謂微之顯誠之不可揜者來可以外求乎明乎此則推之之天下國家無他道也與論語指其掌正同一章之旨歸宿在此

右第十九章此武王周公誠之不可揜者三章皆承鬼神之德而發明聖人所以感通鬼神一貫之妙天下國家由是而達之首故此章終之以治國下章繼之以問政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音扶)政也者蒲盧也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

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去聲尊賢之等禮所由生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先儒謂此句在下誤重在此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哀公魯君名蔣方版也策簡也息止也敏速也蒲蘆蒲葦也殺隆殺之殺等等衰也

政其具也人者有其具者也文武之政未嘗泯沒人存則舉人亡則息耳人道之敏於政猶地道之敏於樹草木不自樹也一元之氣運而不息其生也勃然政猶蒲盧草之尤易生者也爲政在人焉可誣哉然畫一人字則甚不易也取人者求人之所以爲人者也人之爲人非可外求反諸身而已身何以修曰道而已道何以修曰仁而已本心洞然常覺常明咯無纖毫欲累人之所以爲人者以此情昏意蔽冥冥罔覺則其與禽獸相近者幾希於人何有故曰仁者人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二者未嘗偏廢故又曰義者宜也仁莫大於親親義莫大於尊賢親親而得隆殺之宜尊賢而有等衰之辨此禮之所由生也政安有不舉者乎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孟子謂知性則知天是也非人之外他有所謂天也我固有之有此者也格物者格此者也先覺者覺此者也下文所謂明善者明此者也知所以爲天則知所以爲人矣知所以爲人則知所以事親而身修矣聖人論爲政在人推而至於仁又推而至於知天方盡得一人字若文武則眞其人也嗚呼政哉豈偶然也哉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去聲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彊上聲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此節承上文知天而推明修身之旨也五者天下之達道而所以行之者三三者何知仁勇是也三者天下之達德而所以行之者一一者何天是也我固有之非外鑠也父子之有親者此也君臣之有義者此也夫婦之有

別者此也長幼之有序者此也朋友之有信者此也名曰達道非我所私有也知此則謂之知全此則謂之仁勉勉乎此自彊而不息則謂之勇名曰達德非我所獨得也無間於知愚無間於貴賤無間於古今此心同也此理同也但囿於形体蔽於意念是以日用而不知耳不能知安能行然知有三等焉有生而知之有學而知者有困而後學乃始知者三者雖不同及到知處則一而已旣知之而行亦有三等焉有安而行者有利而行者有勉彊而行者三者雖不同及到成功處則一而已矣知卽是知行卽是仁其所以能行卽是勇知而不行猶不知也行而不至於成功猶不行也嗚呼堯舜性之不可及也人皆可以爲堯舜豈欺我哉

子曰好去聲學近乎知去聲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此節又承上文推明知仁勇用力之地也知不自明也由學而明好學雖未便知然近乎知矣仁不自生也行之則生力行雖未便能盡仁然近乎仁矣勇不自勇也知耻則果決凡甘心於穿窬拘蔽之行而不知反者只是不知耻知耻雖未便謂之勇然近於勇矣近字與違道不遠語意正相似三者同用闕一不可知斯三者方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所以治人所以治天下國家亦若是而已我之心卽人之心安有身不修而別有所謂治人之道也哉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側皆切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上聲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去聲惡去聲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

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許氣切）稟（力錦切）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遠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經常也治天下國家之常道也体者以身体之子者視之如子也柔者和柔之也聽我也報報上者勸勉也忠信待之以誠重祿養之者學也既廩日餼餼稟稍食也稱事量其事功而上下其食也往則爲之糧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也善者嘉之而不能者矜之備見志則樂易之意不矜卽慢忌夫其心矣朝謂諸侯朝於天子時諸侯使大夫來聘享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也）此節又承上文治天下國家而發明九經之旨終其所以治之之說也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九者以修身爲首卽所謂知修身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也修身也而下言其目也修身則道立而下言其效也齊明盛服而下言其事也齊明盛服非禮不動道自然立去讒遠色賤貨貴德心無所蔽自然不惑尊位重祿同其好惡親親之義篤矣安得怨官盛任使大臣無不以之然而朝廷之權一矣安得眩忠信重祿以體群臣則手足腹心相視一體故報禮重時使薄斂則養生喪死可以無憾故百姓勸一人之身百工之所爲備無以來之則財用不足矣日省月試旣廩稱事所以來也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無以柔之則四方不歸矣送往迎來嘉善矜不能所以柔也建國親侯所以叱天下諸侯不懷則天下不畏矣絕廢亂危之有所賴朝聘往來之有其節所以懷也雖然其事則九也所以行之者非九也天下國家如此其大如此其廣且衆所以感之而應唱之而和者孰使之然哉一而已上言達德所以行者一而先之曰知天此言九經所以行者一而繼之曰明善明善卽知天也所謂一也不知不明安知一之爲何物哉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其劫切）事前定則不困行（去聲）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凡事者槩言以起下文之義豫者先事而爲之卽所謂前定也跲躓也語言蹉跌也疚病）

也

此節推原其所謂一也曰言曰事曰行不前定皆有病兆道乎道無窮也端緒不明大本不立人身窮之前是故貴於前定也且以在下位者言之未有不獲乎上而能治民者朋友而信是獲上之道前定也不順乎親則朋友不信事親而順是信朋友之道前定也不誠乎身則親不順反身而誠是順親之道前定也不明乎善則身不誠固有之善洞然無蔽是誠身之道前定也是善也大學所謂止於至善者也人自二三此無二三人自十百千萬此無十百千萬所謂一也天也故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者所以誠此者也不明乎善而曰誠者未之有也此正曾子子思相傳之旨茫茫千載不著不察惜哉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去聲下同不思而得從七容切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此節又承明善誠身而分别二者言之誠者自然無妄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生知安行之事純乎天也故曰天之道誠之者必勉必思而後至焉學知困知之事其用工則由乎人也故曰人之道道一而已初無天人之間擇善固執方是做明善誠身工夫苟明矣無待於擇矣誠矣無待於固矣何天道人道之可言哉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此節則擇道固執之事也博學審問是講求於人謹思明辨是精研於己皆所以擇善也雖然不學不問固無以思辨為也學之徒博問之徒審而不能反求諸己謹思而明辨之則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善知之何而可擇哉異端邪說固不必論蓋有終身學問汨沒乎章句文義之末而於此事終不明白者職此之由也是故學不可以不問問不可以不思

思不可以不辨四者次序工夫相承惟至於明而止耳若篤行則既明後事所以固執之也雖然皇皇悠悠泛泛苟焉之謂乎不學則已學則的然立志必期於能不能不止也不問則已問則的然究心必期於知不知不止也不思則已思必期於得不辨則已辨必期於明不行則已行必期於篤不得不明不篤不止也直是用功常百倍於他人焉凡學問思辨而不明氣餒志廢而行之無力者非果能故也斷斷乎果能此道則蔽解惑去雖愚必明矣況非愚者乎矢去川決雖柔必強矣況非柔者乎明即所擇者善強即所執者固擇善固執而身修矣不失期所以為人而文武之政可舉矣若乃悠悠泛泛不自鞭勉雖則明之資亦未知之何也三復果能二字令人悚然

右第二十章第十六年自鬼神之德發明誠字繼之以舜之大孝又繼之以武王周公之達孝然後繼之以夫子之論政廣大周流無非此誠之運而其大本則不外乎善此人與天地鬼神一而不二者也嗚呼至哉孩提之童知愛其親善端方萌真實無偽其驗莫明於此其事莫大於此故論仁必說親親論知天必說事親論明善必說順親以至達道九經往往而是此大孝達孝之所以通乎神明而此章之所以承乎其後者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自由也

誠無妄也固有之善自然無蔽生而知之者也故曰性其次必須知至方能意誠學而知之者也故曰教誠則自明矣明則進於誠矣質雖不同及其知之一也曰性曰教互合首章之旨

右第二十一章承上章誠者誠之者而發此義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贊猶助也參者與之參合而無間也

言誠足矣又曰至誠非於誠上更有加也所
以極言之也天命之性人人所同虛靈湛然
本無欠闕情僞相感意蔽欲昏是以其其妄
行不能全其所固有甬至誠無妄純德孔明
自然無所虧損故曰能盡其性盡者洞徹底
蘊略無纖毫欠闕非謂有加於其所固有也
譬之日月而或蝕焉有一分之未復即有一
分之未盡復之如故全體全明所謂能盡如
斯而已賢者覺其本性雖已明徹然未到知
天命未到從心所欲不踰矩之地也猶是工
夫有欠皆未可謂之能盡也必聖人而後可也
我之性即人之性即物之性能盡其性則能
盡人之性矣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矣
有生之類同具此理鳶飛魚躍昭然灼然不
加揣量不勞擬議豈待逐一思索而後得哉
本心不明處處窒礙人物與我了不相通或
者方焦焦然馳騖於外曰將盡物之性而後
可以盡吾之性也不既倒置矣乎天地萬物
皆我性也能盡其性能盡人物之性則發育
自我而天地在範圍中矣此致中和之極功

也曰贊曰參殊不爲過盡字上六箇能字贊
字下兩箇可以字宜細玩

右第二十二章又言誠者之事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
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其次謂至誠之次致者所以用工也曲委曲也前明則誠明其本心也此著則明誠之不可揜也
誠者自然而然無待於致曲致曲者用工委
曲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學之博問之審思之
謹辨之明行之篤以至不能不止百倍其功
致曲之謂也如此乃能有誠誠則形矣形則
著矣著則明矣微之顯誠之不可揜自然發
越焉可強哉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
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人心到此自然感動
感動者轉移變化之機變而至於此化則功
用與至誠等矣所謂及其成功一也故雖之
曰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右第二十三章又言誠之者之事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
將亡必有妖孽見音現手龜動手四體禍福將至
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禎祥

著禍之兆妖孽者禍之萌著所以見善所以下四體先端預兆出為乎其吉凶之類神鬼神也
天下之至靈者莫知心惟布用靈是以惡盾
今人稍稍虛靜是非利害便能了了况至誠
手然所謂前知者不過於兆朕之萌見微而
知著國家興亡必有禎祥妖孽見乎蓍龜四
體之間故其禍福將至善與不善必先知之
既曰必有又曰必先知惟其有是以知非則
有一種靈恠如後世妖妄之説也鬼神之德
只是至誠聖人亦只是至誠故曰至誠如神
而易亦曰知幾其神

右第二十四章又言誠者之事至誠前知
是明之極處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
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誠者非自成己而已
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仁智性之德
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物對自而言事物之物也
與下文成己成物互相應

孟子曰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誠者己分當
然之事豈為人而識我有一毫為人之心即
非誠矣故誠乃自成而其道乃自道也非有
假於外也我固有之也雖然舉天下事事物
物所以能有終有始者誠而已一念不誠隨
即間斷何有於物只每日交際應酬之間便
可見故君子必貴於誠之也然則誠固自成
也非自成己而已也感動變化於是乎在是
成己者即所以成物也修身而家齊而國治
而天下平非兩事也於是就成己成物上發
明仁知最宜深玩仁者不失其本心之謂苟
誠矣則純明融一無所蔽虧而已成矣故曰
仁成己固所以成物也然非通乎人情達乎世
世變周乎物理權乎事宜妙用不窮泛應曲
當則物亦未易成也故曰知乎曰知及之知
能守之知則進於仁矣仁則無不知矣苟謂
之仁而知未足以成物則是仁上猶有欠也
仁純成己知便成物性之德則然通物與己
一而不二合外内之道也故時措之而無不
宜也時措不宜何以為道此異端之學所以
繆於經世而為萬世大法之罪人歟

右第二十五章又言誠之者之事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

則悠厚悠厚則高明悠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悠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音現)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悠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音扶下同)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平聲)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去聲)興焉今夫水一勺(市若切)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詩曰維天之命於(音烏)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上音烏下音呼)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殷盛也悠亦遠也悠久即悠遠也見循示也不測者莫知其所以然也昭昭明也以一撮之音類推之則亦當是言其小耳振斂也卷區也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不見也純無間斷也)

心之隱微有釁隙滲漏便間斷至誠則純明融一自然無息不息則自然可久久則自然發露故有徵徵非若燐火之光暫作而遽熄也有徵而且悠遠也非有徵之能悠遠也不息之運也到此則自然悠矣厚矣悠厚則自然高矣明矣本無形之可度也以其無不載不謂之悠厚不可也故配地本無象之可睹也以其無不覆不謂之高明不可也故配天然而化育之功參乎天地又非悠久不可也所謂悠久無疆界之限焉夫如是者豈有纖毫作用於其間哉如萬象參錯於澄潭明鑑之上人見其章也而實不見也人見其變態萬狀也而實不動也人見其無所不成也而實未嘗有所爲也舜受堯禪庶務衆職從頭整頓若不勝其煩矣而曰無爲禹乘四載八年于外三過其門而不入若不勝其多事矣而曰行其所無事文王受命伐犬戎伐密須敗耆國伐邘伐崇而又作邑遷都若不勝其擾擾矣而曰不識不知嗚呼此豈圖形泥象者所可知哉雖然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亦曰其爲物不貳而已是物也天之爲天者此也地之爲地者此也人之爲人者此也萬物之爲萬物此也自清濁未分以至無窮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無聲之可聞也無

形之可見也即所以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者也是謂太極是之謂一夫是以生物而不測若可測即貳矣天自天地自地了無干涉而不足以爲道矣以是而論則博厚不必曰地高明不必曰天天地之他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一也本無貳也仰觀於天此昭昭之多爾及其無窮而萬物無不覆焉俯察於地一撮土之多爾及其廣厚而萬物無不載焉人知其無窮也不知其不貳者所以無窮也人知其廣厚也不知其不貳者所以廣厚也天地雖大在此物不貳中將黍爾之形象以至卷石勺水所以生物不測者莫不皆然故於章末始發明之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爲天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文王之所以爲文而箇所以字指得極清切天之命不已文王之德亦不已此聖人與天地之所以一而不貳者也然則配天地而無疆非至誠無息孰能與於此哉

右第二十六章又言誠者之事始論聖人如此中論天地如此終論天與聖人所以配合者如此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然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與背同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平声峻高大也優優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其人者指上文聖人而言凝聚也不失之名也道由也與者與邪之與詩大雅烝民篇

聖人於乾優贊大哉惟堯則之亦贊大哉論聖人之道而以大哉稱之極矣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則天地萬物皆此道之變化矣猶未盡也復申之以優優大哉其大無外又不止於發育峻極矣經禮曲禮皆道之用必得斯人者而後行苟非其人不虛行也是故苟不至德至道不凝道非外物我固有之放失於惰偽馳散於物欲是以不凝爾德者得也得其所固有則優優大哉非外此而他有所謂大也尊德性而下是做至德工夫德

性即其所固有也天爵良貴尊無與並人自
賊之人自汚之於德性而知所尊大本立矣
然而非問旨學則不知其所以尊也是物也
範圍天地非廣大乎而其實則精微也運行
日月非高明乎而其實則中庸也曰致曰盡曰
極皆問學之功也始由乎問學終由乎中庸
道之所以疑也溫故而知新日新又新所以
不已也敦厚以崇禮經禮曲禮庶乎其可行
也夫知是則不驕不倍或語或默何往而非
道哉明哲保身是言其默足以容禮非浮薄
者之事故敦厚以崇之

右第二十七章又言誠之者之事

子曰愚而好(去聲下同)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
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古災字)及其身者也非天
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
文行(去聲)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
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子曰
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
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反者與之相反也今指當時而言軌車轍也倫人文也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

議禮制度考文三者天子之事况今天下車
同軌則度無用制也書同文則文無用考也
行同倫則禮無用議也雖有位無德不敢作
禮樂焉愚而自用可乎雖有德無位不敢作
禮樂焉賤而自專可乎考三代之禮爲周制
之從吾聖人未嘗敢違乎今也生今之世而
反古可乎

右第二十八章承上章崇禮而言

王(去聲)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
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不從下焉者雖善不尊
不尊不信不信民不從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
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
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
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
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
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詩曰在彼無惡(去聲)在此無射(叶丁故切)庶幾夙夜以
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
也(三重三代之礼也王天下以此三者爲重故曰三重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建立也法度也則準則也詩周頌振[illegible]篇射厭也此指無惡無射也)

上焉者聖人之有位而已遠者也雖善而其事無證無證則民不信故弗從下焉者聖人之無位而在下者也雖善而其位不尊不尊則民不信亦弗從惟三代之王去今不遠典章文物有證而尊於斯三者而知所重焉則可以寡過也雖然上自羲農下逮周孔先聖後聖其揆則一也事雖無證而道未嘗泯位雖不尊而道未嘗卑所以必貴於三重者取其證於民而信從爾故君子之道本諸身證諸庶民本諸身非外假也證諸庶民信從之謂也考諸三王而果不繆則建諸天地而不悖矣質諸鬼神而無疑矣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矣於何而建也天地即我也非外此而有所謂不悖也於何而質也鬼神即我也非外此而有所謂無疑也於何而俟也百世聖人即我也非外此而有所謂不惑也於鬼神之無疑繫之曰知天於聖人之不惑繫之曰知人嗚呼此豈區區文義所可求哉知是則動而爲道行而爲法言而爲則遠之有望近之不厭特先得我心之同然而天下之心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爾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奈之何遠道而可以干譽也知天知人與問政章同義

右第二十九章承上章三代之禮而言或曰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此章所論上焉者雖善無徵疑此之謂今謂三代而上已遠之事安所稽乎曰以三重而知之也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則雖然無徵之非三代無疑也果無徵夫安所重乎安所考而知其不繆乎然則無徵非不足徵之謂也夏殷之不足徵特文獻不足不能備爾若禮之大經典章文物之大體固未始無也不然則殷因於夏周因於殷而所謂損益者又知之何而可知耶或曰三重固矣夫子苟爲而獨從周曰非天子不議禮三重王天下者之事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夫子不爲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音譬下同知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徒報切辟

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
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
天地之所以爲大也祖者宗之也憲者法度也律法也肯也襲因也錯參
錯也悖猶背也
祖述堯舜道統傳也憲章文武治備也與上
律天地時從也下襲水土順也是故與天地
合其德與四時合其序與日月合其明廣大
無疆萬物同體自然不相害變通不窮無非
大順自然不相悖小德大德非德之有二也
自其日用言之則如百川之分流自其大原
言之則如造化之醇厚源泉混混不捨晝夜
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豈二物哉特載而下
皆天地之所以爲大吾夫子實似之致中和
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中庸之極致也嗚呼
盛哉

右第三十章前此論中庸之德無所不備
於此獨盛稱仲尼以明之此所謂集大成
而子思之所以傳道也故孟子亦曰乃所
願則學孔子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叡知去声足以有臨也寬
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强剛毅足以有執也齊
側皆切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
彼列切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
淵見音現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
不說音悅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國施去声及蠻貊舟
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
照霜露所隊音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
天臨臨下也文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審也察明辨也溥大也淵泉深靜也
此足以形容集大成之妙矣溥博如天大無
不包也淵泉如淵淵然不動也喜怒哀樂未
發之先安有許多名理溥博而已淵泉而已
及其時出之則曰有臨曰有容曰有執曰有
敬曰有別互見迭出变化無方參錯縱橫自
然中節非是聰明叡知而下五者臨時逐項
安排出来也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惟至
於聖方盡此妙所謂配天於是乎在非待到
莫不尊親處方謂之配天也下面是其效自
如此

右第三十一章此章之旨言惟天下至聖
爲能云云下章之旨又言惟天下至誠爲

能云云二章實與上章相承皆仲尼之能事也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於虔切）有所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經綸皆治絲之名經常也大經言人倫也知猶知太始之知肫此一之謂用淵深靜也浩浩廣大也固猶實也）

大經即和者天下之達道也大本即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天地之化育即天地位萬物育也此正中庸之至德唯至誠而後能經綸能立能知夫焉有所偏倚也哉亦曰肫肫其仁而已肫肫其仁日用純一靈明變化無體無方澄然不動淵淵其淵矣殆不止於如淵也大無不包浩浩其天矣殆不止於如天也此至誠之妙也一有偏倚使失其仁必不淵淵必不浩浩何以立大本經大經知化育也惟覺知覺惟聖知聖非聰明聖知達乎天德焉足以知此

右第三十二章中庸之書自十六章發明誠字於此復以至誠之道終焉嗚呼盡之矣上章言至聖此章言至誠非聖自聖誠自誠也誠而無息則聖矣且安有聖而不誠者哉故上章以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言至聖之事此章以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言至誠之功

詩曰衣（去聲）錦尚絅（口迥切）惡（去聲）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於感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詩衛風碩人篇鄭丰篇絅皆作褧與絅同禪衣也尚加也）

君子務韜藏其道日章小人事表襮其道日亡無他務内與馳外之異爾此衣錦尚絅所以惡其文之著也是故曰淡曰簡曰溫文若不著若易厭也若不文且理也而其淡則不厭雖簡而有文雖溫而實理此君子之道所以闇然而日章者也學者有味乎此而知遠之由近知風之所自出知微之所以自顯則反諸吾身而不暇乎其外矣此正明善第一節工夫故曰可與入德語入德之始而首發尚絅之戒甚有味

詩云潜雖伏矣亦孔之昭（詩作炤）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去声）於志君子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小雅正月篇疚病也無惡於志者不愧其志有可惡之謂也）

既知之矣却要謹獨曰疚曰惡皆心之害也省於內用力於志正是人所不見所謂毋自欺也

詩云相（去声）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大雅抑篇相視也室西北隅謂屋漏也）

敬信於不動不言之時則自然無疚惡矣兩節工夫相承

詩曰奏假（詩作鬷與格同）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音夫）鉞（詩商頌烈祖篇奏進也假格也靡爭和平也威畏也鈇莝所刀也鉞斧也）

惟不言而信故奏假無言時靡有爭信乎於民而有不賞不怒之效也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周頌烈文篇不顯所以明不動之為刑儀刑也）

惟不動而敬故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效達於諸侯而有篤恭天下之效也

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由酉二音）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詩大雅皇矣篇又德輶下二句烝民篇輶輕也又上天下二句文王篇載事也）

工兩節既言不動不言之效於是又引三詩以形容之如曰不大聲以色雖不大是猶有聲非不言也猶有色非不動也不若德輶如毛庶乎其可也然毛雖極細猶是有物之可比也又不若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後為至也所以極贊不動不言之妙而不可以形容盡者也

右第三十三章前章既極言至聖至誠之功用所謂中庸之德無以復加於此矣至於篇末復自入德之始謹獨之功推不動不言之化而極於無聲無臭之功與首章修道之教不可須臾離之旨實相發揮所以指萬世之迷途續去聖之絕學至深至切矣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嗚呼其可不知味也哉

融堂四書管見卷十三

融堂先生游于
慈湖之門理學精到後學知所指歸可則生
晚獲挹趍　丈席間今領符先生之鄉邦得
觀四書管見乃
先生手編交用之書真若菽粟之足療飢詎
容不廣其傳可則既鋟分門近思錄于郡
齋併以管見壽諸梓益知朴實工夫洙
泗閫奥　伊洛户庭盡在方寸中夫何遠
之有景定辛酉冬至日天台後學錢可則
謹識

融堂先生發明四書久在服膺茲鋟于梓以
傳其遠景定辛酉冬至日嚴陵假守錢可則
謹識

豫章熊先生家集七卷

（元）熊朋來撰

明刻本

五經說七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元熊朋來撰、朋來字與可、南昌人、登宋咸淳十年進士、在元爲福清縣判官、事蹟具元史儒林傳、朋來之學、恪守宋人、故易亦言先天後天河圖洛書、書亦言洪範錯簡、詩亦不主小序、春秋亦不主三傳、蓋當時老師宿儒相傳如是、門戶所限、弗敢尺寸踰也、惠棟九經古義、詆其論大學親民一條、不知親新通用本馬鄭之解金縢爲夏蟲之見、又詆其論言乃讙一條、不考史記魯世家所引無逸及裴駰集解所引鄭註、論周禮樂師皋字與大祝皋字、不考皋告嘷三字相同、乃謂鄭氏先後異讀、均爲妄下雌黃、蓋於古義古音、亦多所出入、然其書發明義理、論頗醇正、於禮經尤疏證明白、在宋學之中、亦可謂切實不支矣、寸有所長、固無妨錄備一家也、

原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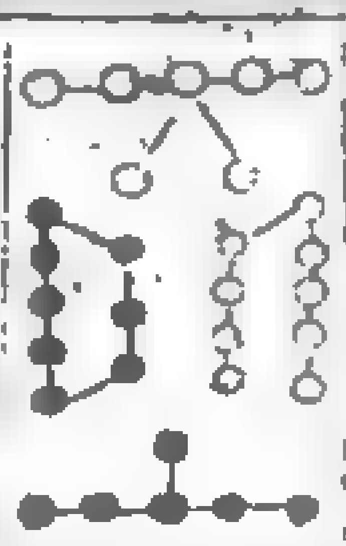
既滿考以常格調建安主簿不赴既以福清
判官致仕朋來視之漠如也四方學者因其所
自號稱為天墉先生每燕居鼓瑟而歌以自樂
嘗著瑟賦二篇學者爭傳誦之門人歸之者日
盛旁近舍皆滿至不能容朋來纍纍為說經旨
文義老益不倦得其所指授者多為聞人延祐
初詔以進士科取士時科舉廢已久有司咸不
知其典故以不稱明詔為懼行省官主其事者
詔問於朋來動中軌度因以申請四方得聞所
之又請為考試官則曰應試者十九及吾門不
可其後江浙湖廣皆卑詞致禮請為主文朋來

晏往應之及對大廷其所選士居天下三之一
為初朋來以周禮首薦鄉郡而元制周官不與設科
治戴記者又鮮朋來發以為言蓋朋來之學於諸經中三
禮尤深是以當世言禮學者咸推宗之至治中英宗始
來用古禮親御袞冕祠太廟欽意將制禮作樂之事朋
林學士元明善嘗口于朝以朋來為儒宗未及召而卒年
七十八朋來動止有常喜慍不形於色接賓客人人
各自以得其意有家集三十卷其大者明乎禮樂之
事關於世教其餘天文地理方技名物度數靡不研
究子太古鄉貢進士

經說易

河圖洛書

河圖洛書之名自易大傳書之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
天九地十言河圖數也參伍以變言洛書數也言洛書者莫如易大
傳參伍之說後儒則僅知有洪範而已至於其方位則莫如大戴禮
記明堂篇所謂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者最為明白本注云法龜文也二九四
是其前然位七五三是中間二位六一八是尾後三位漢儒所說龜文可
驗者莫如大戴經注之言大抵圖書之說至宋始詳其源發於希夷
而劉牧亦襲其說以傳希夷之學其後亂圖書行錯千言之此又其
衍而易本義啓蒙並取正十為河圖九為洛書而朱氏之門於其學
字間有未經改正處後儒猶或執劉牧舊說又以所改正為誤者
者牧劉牧字長民衢州人其書有易數鉤隱圖頗穿鑿說特有河圖
四象繫自以為玄妙耶是十為河圖矣牧之說不當自為異同觀其所作
河圖四象及大衍等圖則學者宜守朱蔡改定十為圖九為書證於大
戴禮明堂篇經注龜文方位可無疑矣今錄劉牧河圖四象圖如左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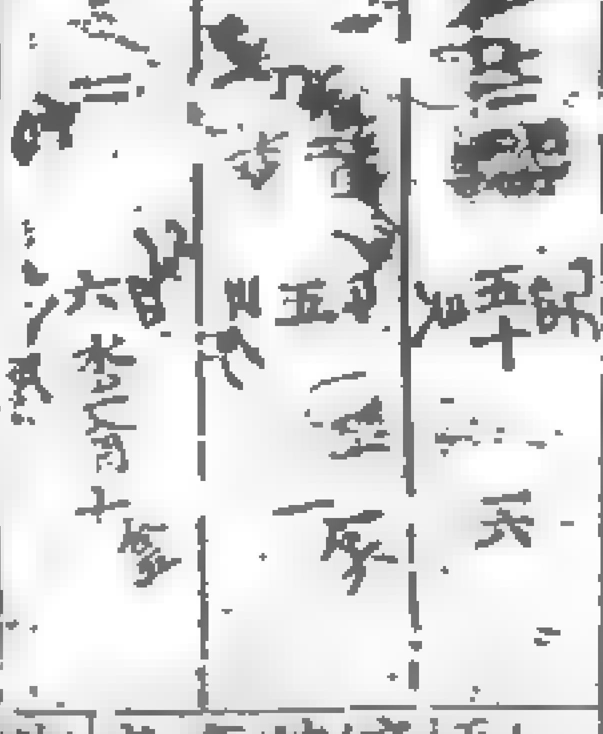
劉牧此圖五合一成六而居北為水五合
三成八而居東為木五合二成七而居南為
火五合四成九而居西為金謂之河圖四象此圖
河圖矣不言中宮五與十者內外周迴皆五十也

河圖中天數二十有五即洛書

洛書即是河圖中天數二十有五圖所以頗合但言河圖論語但言河

以圖謹遵但言河出馬圖皆不以洛書者洛書在河圖中也近年虛齋趙氏雍作天數地數二圖不知天數圖即洛書上官氏雍以河圖衍為十圖其第五圖即洛書第六圖即地數三十圖而東西南北易位以仰承五圖陽順特陰逆特地彼蓋以陰陽家三白飛宮之例布十於九抽添而求之謂五六天地之中數五為天心縱橫八面皆三五之數六為地心縱橫八面皆三六之數其餘八圖則不能縱橫八面皆合不若五六兩圖之自然今既以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各為一圖見得河圖乃其全體總圖也天數二十有五圖自然金火易位地數三十圖自然水土易位天數圖自然缺十故洛書言體則自一至九地數圖自然缺一故洛書言用則自二至十邵子所謂陰無一陽無十也河圖者五行之全體至洛書入用必有易位處資見造化發用即如此卦爻變動處占者於此取用為天用界如金火日月是也地用冥如水土山川是也陰陽家水土同生申旺子亦是河圖洛書中已具此理皆不盡言圖不盡意上官氏十圖以地數圖易置四方之位如劉景占象以天地體道順相求不如但以天數地數為二回圖天數圖即洛書也

河圖天數地數全体天數二十有五包圖地數三十之圖



五居中八面皆成十五三之為三五也虛五則八面皆成十兩之為二五也六居中八面皆成十八三之為三六也虛六則八面皆成十二兩之為二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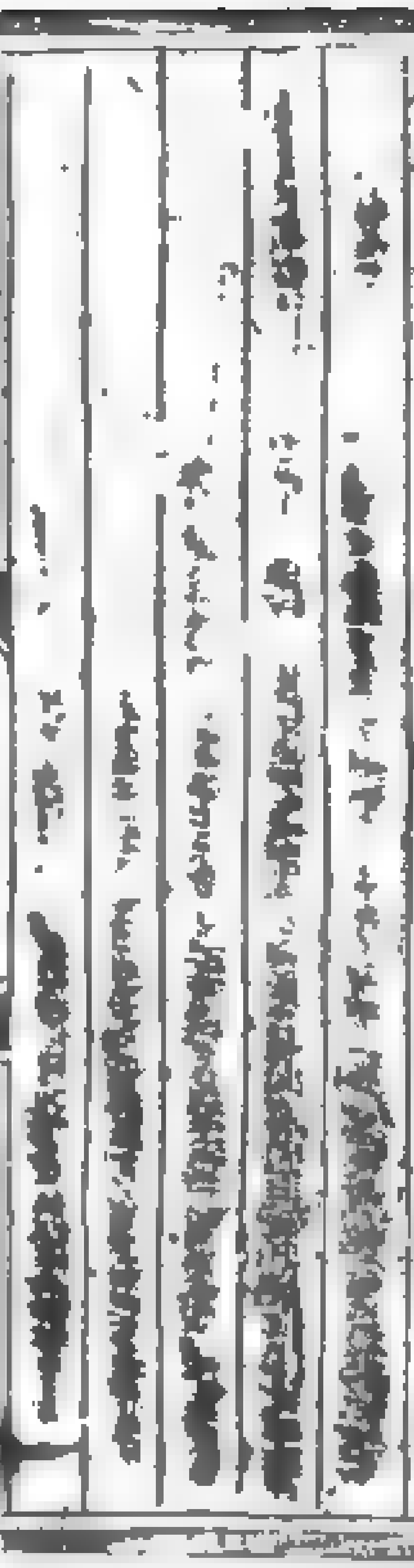
易中兼有河圖洛書

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中蓋兼取於圖書矣後儒有以易為河圖範為洛書遂使圖書體用二分至謂伏羲得其圖畫卦禹得其書至禹範中數十字為龜文因謂其言圖書也如大傳亦謂參伍以變錯綜其數乃夫子發明洛書之數參者三而數之伍者五而數之錯者交而互之綜者總而挈之即洛書之數而易用之以變易所以成天地之文定天下之象者也故聖人於易以圖書並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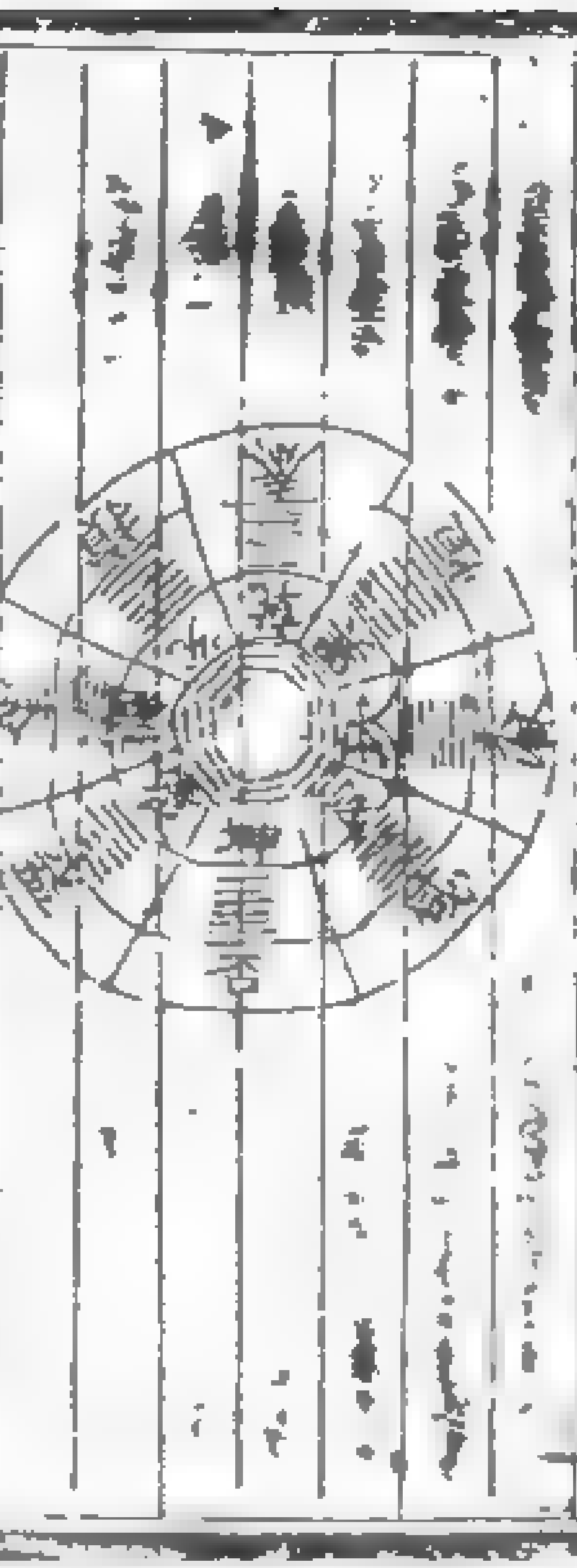
序卦圖

易有太極伏羲畫一奇以象陽畫一耦以象陰是為兩儀兩儀之上各加一奇一耦為太陽少陰少陽太陰是為四象四象之上又各加一奇一耦為乾兌離震巽坎艮坤八卦因而重之八卦之上各加八卦則為六十四卦矣伏羲八卦圖乾南坤北離東坎西震東北兌東南巽西南艮西北乾坤重而為泰否離坎重而為既濟未濟艮巽重而為咸恆兌震重而為損益此伏羲之序也夫子易卦之序本於伏羲八卦圖是以乾坤離坎正對之卦列於上經震巽艮兌反對之卦列於下經上經主天道而言故乾坤為首至十一卦序泰否以見乾坤之交不交也下經主人事而言故咸恆為首至十一卦序損益以見震巽艮兌之交不交也上經終於坎離下經終於既濟未濟又以見天地水火之卦列之四正而風山雷澤反對之卦列之四隅泰否在上經之中既濟未濟在下經之末咸恆在下經之首損益在下經之中今易卦之序皆伏羲卦序也若乾坤離坎頤中孚大小過八卦以正對為序屯蒙以下五十六卦以反對為序然頤大過序於上經之末中孚小過序於下經之末以明諸卦之反

對及其終也又有正對者焉上經三十卦下經三十四卦非多寡不同也蓋以三十六變爲六十四卦上下經各得十有八也上經正對之卦六乾坤離坎頤大過也餘二十四卦乃十二卦反對而成十二與六爲十八也下經正對之卦二中孚小過也餘三十二卦乃十六卦反對而成十六與二亦十八也新安胡氏序卦圖甚得其當此上官氏所傳亦足以見易卦有自然之序也



六



先天後天圖

先天圖體也後天圖用也先天圖從也後天圖衡也是故有先天八卦之次序有後天八卦之次序有先天八卦之方位有後天八卦之方位自太極分陰陽陽之中有陰有陽所謂太陽少陰也陰之中有陰有陽所謂太陰少陽也太陽之中陽乾陰兌少陰之中陽離陰震少陽之中陽巽陰坎太陰之中陽艮陰坤自乾一至坤八此先天八卦之次序也乾父坤母震得乾初爻爲長男巽得坤初爻爲長女坎得乾中爻爲中男離得坤中爻爲中女艮得乾上爻爲少男兌得坤上爻爲少女此後天八卦之次序也乾上坤下象天地離東坎西象日月艮兌象山澤震巽象雷風自乾至震順布自巽至坤逆布此先天八卦之方位也震東離南兌西坎北巽東南乾西北坤西南艮東北乾坤退居六子用事此後天八卦之方位也說卦傳所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言先天也所謂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言後天也先天四圖其來久矣世傳康節得於李挺之挺之得於穆伯長伯長得於陳希夷四圖之中

七

其一爲八卦次序又其一爲六十四卦次序其一爲八卦方位又其一爲六十四卦方位自大極兩儀四象八卦加倍而進之八卦倍爲十六十六倍爲三十二三十二倍爲六十四卦觀六十四卦次序但觀八卦之次序可也圓圖在外以象天先將八卦定內外而以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依次布　外卦方圖在內以象地先將八卦定內卦而以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　坎六艮七坤八依次布於外卦觀六十四卦方位但觀八卦之方位可也後天二圖其一爲文王八卦次序其一爲八卦入用之方位象乎蓋以此配先天四圖爾先天所以立体而明法象自然之妙後天所以致自用而着隨時變易之道先天圖當竪看乾天坤地以上下言後天圖平看離火坎水方可以南北言伏羲易自作伏羲易看文王易自作文王易看大抵文王以前有占無文本非可以言語文字

求之易之見於辭者自文王始易之有先天後天則自孔子於說卦發其機至康節四圖而大明先天之學心學也所謂畫前有易者也伏羲畫卦而已詎知百世之下乃有是圖悉實紬繹羲文之易惟周氏太極圖上一截陽動陰靜處可以見先天四象生八卦之象下一截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處可以見後天乾坤生六子之象太極所謂陽動陰靜即先天圖中太極分陰陽陽動中一畫之陰即少陰生太陽中乾兌離震在焉陰靜中一畫之陽即少陽生太陰中巽坎艮坤在焉此太極圖中先天圖也太極所謂乾道坤道即後天圖中乾父坤母乾道成男震坎艮在焉坤道成女巽離兌在焉此太極圖中後天圖也先天乾南坤北後天乾西北坤西南先天震巽對後天震東方巽東南先天艮兌對後天兌正西艮東北此六卦不但變其方位且易其

八

對卦獨坎離二卦先天為東西之門後天守南北之極常相對主坎離具四象之体太極陽動陰靜圖即坎離二卦從揭之也豈惟太極圖哉參同契曰易謂坎離又曰日月為易乾坤門户坎離匡郭牝牡四卦先天以乾坤坎離牝牡兌震巽艮四卦又曰坎離者乾坤二用老陽變陰用九老陰變陽用六其牝牡之体九六之用皆坎離也姤就參同契言之則先後天圖已在其中乾坤鑪鼎坎離水火故後天坎離居先天乾坤之位以坎中陽實離中陰則仍為乾坤故丹經謂之還元乾尊於陽坤專於陰曰鑪鼎者器之惟夫離己日光坎戊月精互相根依在納甲則主中宮戊己之功在先天則為日東月西之象在後天則正火南水北之位八卦中乾兌二金坤艮二土震巽二木皆陰陽相須惟坎離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不同宅卦天降而地升陽倡而陰從

坎離者天地之中也故曰為太陽精離者日之象何不三爻純陽而中有陰爻才說太陽其間便有少陰所以日中納月之象說得日中有月則可以知離卦月為太陰精坎者月之象何不三爻純陰而中有陽爻才說太陰其間便有少陽所以月為日之光說得月中有日則以知坎卦乾實何受太極之陽而離者中虛之乾坤交坎同受太極之陰而坎者中滿之乾坤太極之兩儀離坎之四象是以離坎二卦常為陰陽造化之樞紐也或謂太極圖與先天圖皆自希夷來其一自濂溪發之其一自康節發之或謂周邵所自從而出希夷亦安用諱故明道先生誌邵墓不隱其師但言其自得處非師傳所及其大賢之言也

揲蓍說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此蓋舉一變以見十八變之例揲者以五十蓍虛一不用象太極四十九蓍兩手平分象兩儀置右手所分一半諸取其一蓍掛於左手小指間所謂象三以左手四揲之所謂象四時先揲左手者分取其奇餘者扐於左手無名指間所謂歸奇於扐以象閏次揲右手所分取其奇餘者扐於左手中指間所謂象五歲再閏初揲之扐通計三指不五則九以掛者之此十八變中之一變以爻言之此三揲中之第一揲也又置掛一揲所得之蓍再以餘蓍如前法再揲而揲之第二第三揲之扐通計三指不四則八九為奇四為少三少為老陽三多為老陰兩多一少為少陽兩少一多為少陰皆大衍盈數五十即河圖中宮以五乘十之數河圖四面太陰居而連

九

九少陰居二而連八少陽居三而連七大陰居四而連六此陰陽老少之象所由分也河圖之數十而揲之奇餘則有一有二有三有四所得之策數則有六有七有八有九獨不及五與十者大衍之數五十也布揲之時見左手所餘多少即知右手之數第一揲左手餘數或一或二或三并掛一與右手所餘者成五若左手餘四則并掛一與右手所餘者成九第二揲收取第一揲之餘著或二十四著或四十著再分為二掛扐如前法左手餘數或一或二則并掛一與右手所餘者成四若左手餘數或三或四則并掛一與右手所餘者成八第三揲又取第二揲餘著或四十著或三十六著或三十二著再分為二掛扐亦如前法左手餘數得一與二即成四得三與四即成八此不待餘著而知所以潛虛揲左虛右揲右虛左然潛虛分陰陽客主故只掛一手而

大衍之揲必須左右手皆揲以見全体也所謂揲著者非是看掛扐過數曰正是看餘下數自掛扐過一十三著名為三少餘下三十六著以四筭之為四九老陽得九數何也四象中大陽居一而九者一之餘數掛扐過二十五著名為三多餘下二十四著以四筭之為四六老陰得六數何也四象中太陰居四而六者四之餘數掛扐過二十一著名為兩多一少餘下二十八著以四筭之為四七少陽得七數何也四象中少陽居三而七者三之餘數掛扐過一十七著名為兩少一多餘下三十二著以四筭之為四八少陰得八數何也四象中少陰居二而八者二之餘數三變既定而一畫成十有八變而卦成三變之間為老陽十二為老陰四為少陽二十為少陰二十八世儒不通再扐後掛之義或謂第二第三揲不必掛一不知第一揲若非掛一已無從得九第二第三揲若不掛

則老陽少陰各該二十七路少陽九路老陰僅一路矣再扐後掛者古初揲雖已再扐而後揲亦須掛一也至如六爻占法求之左氏國語自有成說六爻皆不變則以本卦彖辭為占而以內卦為貞外卦為悔如孔成子筮立衛元遇屯曰利建侯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遇蠱曰其貞風其悔山凡卦六爻全不變者用此例一爻变則專用所變爻為占如畢萬筮仕遇屯之比只看初九一爻蔡墨論乾曰其同人只看九二一爻晉侯納王遇大有之睽只看九三一爻周史筮陳敬仲遇觀之否只看六四一爻南蒯之筮遇坤之比只看六五一爻晉獻公筮嫁伯姬遇歸妹之睽只看上六一爻凡卦一爻變者用此例三爻變者以本卦為貞支卦為悔如國語董耳筮尚得晉國遇貞屯悔豫皆八蓋初與四五爻變也初與五皆老陽用九變四爻老陰用六變二三與上爻不変在屯豫二卦皆為少陰

爻故曰皆八朱文公所謂變爻及三爻占兩卦体是也五爻皆變則專以不變爻為占如穆姜筮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杜元凱以為連山首艮之易非也按艮卦變隨惟第二爻不動三與上爻皆老陽用九變初爻四五爻皆老陰用六爻惟第二爻少陰不變故所占只在艮之八朱文公所謂四二五二分一專是也若六爻皆變則以乾坤二用為例如蔡墨對魏獻子所謂乾之坤即六爻全變之例此占法之大略或問左氏國語所載左傳八於穆姜之筮既曰艮之八國語晉重耳之筮亦曰泰之八又曰貞屯悔豫皆八七八皆不變爻何以單言七而專言八曰七著數也八卦數也三揲之餘得少陰爻最易惟其揲者多得八故經傳亦多舉八以記占也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中分之得五千七百六十老陽爻六千九百一十二策一千一百五十二策

爻四千六百有八之一千一百五十二策故大衍初揲扐一扐二扐三者少扐四者多少者凡三多者凡一也是饒陽减陰故老陽十二路少陽二十路少陰二十八路而老陰只四路者揲法少差則其遇愈難然老陰之路雖最少而卦中未嘗無交爻以揲蓍之法周密如此古人猶有短短龜長之嘆況今俗下占卦以錢代蓍所謂重交單拆之畫老陽老陽以三純而變少陽二陰中取一陽少陰二陽中取一陰欲一擲而了十八變之事不過約揲法而用之至於世應之法八純以上爻自初至五各從其世惟上爻獨不變反取第四爻變之名爲遊魂又擧內卦三爻同爲一變名爲歸魂亦以先天卦位天地雷風水火山澤參錯爲六十四卦竊取夫參伍錯綜之義然上爻不變盖而不倫以錢爲蓍老少均取兹見其短矣古之爲筮者猶曰不如龜之長今學者鮮有揲不見揲蓍中作用處僅賴俗占以語兒馮故集先儒緒言作揲蓍說

諸卦文言傳

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上下經十翼各自爲篇也以彖象揉入卦中者自費直始鄭康成之徒因之古易遂紊然其初不過如今乾卦之例矣小象於各爻未嘗不以小象係諸語自坤以下六十三卦始分各爻自乾坤二卦各附爻之前諸卦文言散逸今見於大傳𢡻存者庶幾而乾上九之文言亦在其中可見大傳中釋爻辭者即諸卦之文言今摭𢡻存者别爲諸卦文言傳於上傳倘取第八章下傳摘取第五章除乾上九文言不必重出外餘文自爲諸卦文言傳附

乾坤文言傳後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illegible]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右中孚九二文言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右同人九五文言

初六藉用白茅無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無所失矣

右大過初九文言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右謙九三文言

不出戶庭無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右節初九文言

子曰作易者其知盗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盗思伐之矣慢藏誨盗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

右解卦六三文言 已上元在上傳第八章

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右大有上九文言 元在上傳第十一章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右咸九四文言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

右困六三文言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右解上六文言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無咎此之謂也

右噬嗑初九文言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右噬嗑上九文言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右否九五文言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右鼎九四文言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右豫六二文言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

右復初九文言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右損六三文言 [illegible]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無交而求則民不與也

更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右益上九文言

大傳上八章十二章錯簡

上傳第八章釋卦爻者既編入諸卦文言傳則餘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至擬議以成其變化九十五字本是錯簡在此當入於第十二章重出之處接下文極天下之[illegible]化而裁之存乎變以順動變化三者中言之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illegible]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襍卦錯簡 [illegible]

周易襍卦皆以反對正對之卦對舉而言各有古韻可協自始過也以下卦不反對後儒多以意改定或違對卦之例或失古韻之音於何[illegible]條氏所改定者為可通以頤養正也大過顚也頤與大過為正對正定二字在小雅皆協乎韻正讀為貞與顚協既濟定也與未濟男之窮也相接定讀為汀從上韻窮讀為強從下韻既濟未濟為反對歸妹女之終也漸女歸待男行也故讀為韻行讀為杭而歸妹漸為反對姤遇也柔遇剛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則從上韻柔從下韻而夬姤為反對於內或一句無引韻上文隨無故也咸速也大有衆也亦有此例乃錯簡

處頤抄出改定本誦之方見其文理音韻今錄所改定襍卦全文并附協音如左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也見而不失其居[illegible]蒙雜而著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大畜時也无妄災也萃聚而升不來也[illegible]謙輕而豫怠也[illegible]噬嗑食也賁無色也兌見而巽伏也隨無故也蠱則飭也[illegible]剝爛也復反也晉晝也明夷誅也[illegible]井通而困相遇也咸速也恒久也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大壯則止遯則退也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豐多故也親寡旅也離上而坎下也小畜寡也履不處也需不進也訟不親也大過顚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歸妹女之終也漸女歸待男行也姤遇也柔遇剛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illegible]

讀易答問

或問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卦數八八則餘九蓍數七七則欠六何也九為老陽於五十五為餘六為老陰於五十五為乏陽饒陰乏之此九六所以變著卦有定數此七八所以不變九餘二六欠四七餘三八餘一獨五居五十者太衍之數[illegible]

或問乾之乾乾坎之坎坎夬之夬夬皆於三爻言之何也曰三居內外卦之交也曰然則謙之謙謙何以初爻言之蹇之蹇蹇何以二爻言之曰謙之卦辭君子有終而有初所以有終故初爻言之蹇之爲爻皆言往來六二獨不言往來[illegible]大蹇無可辭其責故二爻言之

或問乾之彖傳自欲改乾道變化以下十五字擬品物流形之後大明六

始以下十五字接乃利貞之後何如曰於韻語亦通然本義固謂大哉乾元
始以下為聖人之元亨首出庶物以下為聖人之利貞特相錯言之爾
或問乾九二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即中庸所謂庸德之行庸言之謹
漢上朱氏曰二為中中動為庸龍德而正中庸者中之用是中庸在
乾九二之文言矣曰文言於乾九二言學問此中庸誠之者之事中庸主
於誠乾九二亦曰閑邪存其誠
或問坤卦辭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彖傳於得朋不過曰乃與類行於喪
朋則曰乃終有慶喪朋何言乎慶也曰西南以陰而就陰之朋東北則去
陰之朋而就陽之朋如臣辭家而仕女辭家而嫁故為安貞吉為得常
為有慶漢上朱氏曰得君者臣子之慶得夫者女子之慶
或問坤彖言無疆德合無疆天之無疆也行地無疆地之無疆也應地無

十八

疆君子之無疆也天之無疆何以合也中庸高明配天也地之無疆何以
疆之即中庸博厚配地也而其所以無疆者不在天不在地在至誠無
息中庸之悠久無疆也
或問坤六二爻辭直方大如何或曰古易上六坤爻辭履霜直方含章括
囊黃裳玄黃協韻故象傳文言皆不釋大字疑大字衍曰坤爻辭
皆以第二字為韻此可貞元吉之類不曰乾稱大坤稱至乾大生坤
廣生非河必言大乎六二之爻辭言大大三用大之小象又言人何也
曰易中凡言大者皆陽也陰變陽則聖人喜而識之坤六二惟陰動
則為坤之師卦稱六二之動乃動皆陽也且卦稱承天龍也乾為天
也故六二之辭以大言之六三為坤之謙本卦與支卦互言有終或從王事
六三互下艮言其光大用六純陰從純陽故小象許之從大為

也或曰用六之從大宜也坤之復豫比剝亦皆陰變陽者獨於六二六
三言大何也曰坤二世臨三世泰陽進而長之時也納甲得乙巳乙卯陽
明用事之方也此坤之爻辭象傳所以三言大也
或問論語集註曰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於二卦中
何爻近之曰其乾之九二坤之六二乎乾九二之閑邪存誠克己復禮在
其中矣坤六二之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主敬行恕在其中矣
或問師六五之爻辭何以指九二為長子曰二至四爻互震 震故二為
長子三四為弟子
或問師有北面領兵之象比有南面臨民之象二卦自為反對何
取於師比之名乎曰古人寓兵於民五家為比居民之法自比而至
師為軍制軍之法至師而成

十九

或問小象言順以巽者三蒙六五家人六二漸六四皆曰順以巽也家
人上巽下離漸上巽下艮各因上卦言之爾若蒙之為卦上艮下坎
而互坤震何取於巽哉曰蒙六五爻變則為蒙之渙上艮變巽故
曰巽也曰然則萃上兌下坤而六三之變為萃之咸其小象曰上巽
何也曰本卦三至五互巽支卦二至四亦互巽也是小象有以上
下卦取之者有以支卦取之者有以互卦取之者變動不居所以
為易
或問需困二卦之言酒食何也曰二卦皆以坎互離坎酒離食也需
五爻言之困二爻言之何也曰需上坎三至五互離故五爻言之困下坎
二至四互離故二爻言之
或問上乾下坎何至於訟乎曰乾坎互巽離有家人之卦故訟每起於家

人風火波扇而天水違行需訟反對能需緩則無訟矣
或問卦辭言利涉大川者七 乾坎反對為需訟其一利涉大川其一不
利涉大川何也違行故不利也涉川有主乾而言有主巽而言需同人蠱
大畜彖傳之意多主乾惟益渙中孚彖傳主巽若爻辭則謙初六
言用涉大川頤六五言不可涉大川上九言利涉大川未濟六三言利涉
大川謙伏履外卦為乾也頤伏大過乘巽木也六五之不可涉以卦重
遇巽也未濟六三變則乘巽木且互乾也
或問小畜與說輻大畜與說輹皆音福何也曰輻音福輹音伏輻謂
輪中直指之木在牙與轂之間三十輻共一轂即此輻也輹謂車軸上伏
兔考工記輈人為輈自伏兔不至軓七寸即此輹也輻與輹音義㮣同
各是車上一物小畜說輪中之輻大畜說輈上之輹大壯大輿之輹亦

伏兔也
或問泰歸妹六五之爻辭皆曰帝乙歸妹何也曰帝乙者太丁之子紂
之父也如箕子高宗皆就殷末時人言之不必別為說矣泰自歸妹
來又互震兌亦歸妹也故六五爻辭同
或問文王小畜卦辭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周公繫之於小過六五爻
辭何也曰小畜內卦互兌故卦辭言小過對卦互兌故其爻辭亦言之
西郊以兌言猶言西山兌西方之卦也
或問臨之八月復之七日以如幽詩以日言月也復自建午之月至建子
之月為七日無異說矣惟臨之八月或以為周正建未之月或以為夏正
建酉之月何也曰復姤相伏既信其為建午之月至建子之月矣則臨
遯相伏只當是建子之月至建未之月也若以臨觀反對求夏正之八
月建丑至建酉不止八箇月而復剝反對亦於月數不合故不可從夏
正之說也
或問觀以大壯四陽二卦交相伏不曰小壯而曰觀何也曰易所以崇陽
抑陰也卦辭何取於盥而不薦也觀盥音相近以灌言觀也
或問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何言乎光也曰觀六二至九五互艮六四正居
艮之中爻而動則二至四仍互艮上近九五之君有觀光之象焉艮之彖
傳曰其道光明下二爻象山之空洞而明易中言光者有主離而言有
主艮而言然觀大畜皆艮之光也
或問觀六四利賓姤九二不利賓何也曰二卦皆以乾為賓也乾西北之
卦鄉飲酒禮位賓於西北易家因謂乾為賓觀六四變則陰變陽則
助上爻將剝之陽而復為乾故曰利賓姤九二變則陽變陰助下爻方

長之陰而欲消乾故曰不利賓
或問噬嗑為頤中有物之象則頤亦頤中有物也曰噬嗑下動象頤
頤上止而下不動
或問頤之爻辭以龜虎對言何也曰龜節嗜虎節欲所以自養也頤
中虛外實有龜象而何以言虎也震革之言虎以兌居白虎之方也
頤上艮伏兌又艮在寅九家為虎亦以艮伏兌爾本文變頤之噬嗑亦
虎張口而噬之象
或問無妄者中孚之倚大畜之反行人得牛而災及邑人既曰無妄而災
妄及人乎曰先儒譏評之故无妄必受之以大畜
或問蠱之先甲後甲有以甲子戊申為先甲午辰寅為後者有以丁
辛為甲三日之先後者巽之先庚後庚有以庚午辰寅為先庚子戊

中爲後者有以丁癸爲庚三日之先後者不知蠱何取於甲巽何取於
庚也曰蠱隨相伏蠱之三陰隨之三陽伏爲蠱初爻變大畜則內卦爲
乾先甲也至五爻變無妄則外卦爲乾後甲也蠱之彖傳言先甲後
甲曰天行也所以言甲者乾甲也巽震二卦亦相伏所以言庚者震庚
也又問乾甲震庚於納甲通矣蠱之先甲後甲於卦辭言之巽之先庚
後庚於九五爻辭言之何也曰蠱隨反對以卦之全体得乾故言先甲
後甲於卦辭也重巽伏震先庚也九五變則三至五爻互震後庚也
周公因蠱之乾甲記巽之震庚巽九五變爲巽之蠱蠱六五變爲蠱
之巽庚甲相直巽蠱相入特於五爻言之宜也三日者或曰三爻也
或問離火外明坎水內明於易有諸曰有之凡明者皆陽也離以一陰居
內而二陽居外故外明坎以二陰居外而一陽居內故內明或曰日火皆外明

二十二

何也離爲火爲日日火皆離也又曰水鏡皆內明坎爲水矣鏡何有於坎
哉曰鏡之明非以銅而以汞字書汞作澒皆附水部本草言汞者丹
砂之液豈非外於坎乎又曰坎爲月曷不內景而外景也曰月受日之光
其精坎也其光離也故亦外明
或問遯諸爻皆言遯惟六二不言遯何也曰六二違陰方長陰不遯而陽
遯也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說字三音當從吐活切　或問大壯自
九三至上六皆言羊何也曰兌爲羊三至五互兌本亦夬畫之兌也
或問解蹇自爲反對而卦辭皆言利西南何也諸家多以坤爲說不見
得解蹇之於坤有何相入處曰不經解蹇上經之屯蒙也屯蒙與解蹇
上下二卦往來也蒙彼坤又皆互坤不必言西南解蹇即屯蒙之上下
卦易位非互坤亦非伏坤是當以爻畫求之方見得解九四入坤中蹇之

九三入坤中故皆言利西南也九四動則解之上卦爲坤九三動則蹇之
下卦爲坤矣坤卦辭西南得朋解蹇之爻辭曰朋至朋來即西南得朋
也解蹇之利西南彖傳一曰往得中一曰往得衆也坤爲衆得坤故得衆
也得中謂二五蹇之九三爲九五之朋解之九四爲九二之朋三四入坤而
二五得中以主其朋坎艮爲蹇震坎爲解利西南得朋三男以陽爲朋也
或問損之五爻益之二爻言十朋之龜何也曰損之龜首南尾北益之
龜首北尾南何言乎首尾也曰二卦皆有大離中虛有龜象各於其腹
背之盈處就二五中正而言之耳
或問革卦本兼水火彖傳言水火相息何也曰二陰夾乾陽則坎水生
焉故革爲坎宮水卦
或問天地革而四時成天地節而四時成何獨於二卦之彖傳言之

二十三

曰易家謂革第四十九卦衍卌第大卜卦得大衍之用數乾坤坎離外
餘卦六十也
或問革九五之爻辭乃與乾九五皆稱大人何也其一龍飛其一虎變之
何言乎龍虎也曰革上体有兌互体有乾兌正西之卦白虎之方也乾
爲陽金兌爲陰金乾龍兌虎交精乾金遇兌象旺離火互見巽云
有鼓鑄之象乾兌二金會合從革故以革名乾九四之文言曰乾
道乃革第四十九卦言之第四十九卦當之雲從龍則乾九五之大人風從
虎則革九五之大人乾自一世至四世每變皆伏震龍至九五而爲兌
曰飛龍革以兌之中爻變亦爲震龍故曰虎變
或問漸之九三夫征漸　于陸重出有妄爲南北陸之說者曰以之爲
叶協韻九三之陸自如復前協韻上六之陸當作逵以爲叶文何

言曰晞字在詩韻中[illegible]役曰讀[illegible]求去切[illegible]
中何切渠魚晞切可協則亦呼許何切亦可協
或問兌有和兌孚兌來兌商兌引兌各居一爻九五爲兌之主乃不
言兌而言孚于剝何也且兌何預於剝哉曰爻辭之義未可知也以
卦氣推之兌之卦氣在秋冬之交兌初九直秋分九二直寒露[illegible]
爻正應剝之內卦兌六三直霜降應剝之外卦九四直立冬九五直小雪上
剝剝盡而爲坤矣五與二相應類九二之孚兌矣其剛小象言位正
當者二五相當也或者孚于剝之義如此然卦氣之說出於漢儒在周
公之時未有也但以理論之九五孚于剝正以九二孚兌二五相當君臣相孚
則上陰不能剝陽小象三爻不當五爻正當亦此意也
或問節之義在節嗇欲亦顧之意乎曰然○東郭固云初爻塞兌不泄

二十四

以節欲上爻苦口不食以節嗜正如順之意[illegible]欲也
或問節之初九不出戶庭九二不出門庭何以分戶庭門庭也先儒云兩
爻曰戶戶在門側偶爻曰門門在戶外戶在初爻之前謂九二奇之畫
在二爻之前謂六三偶爻也初爻無職守不出宜也然二爻爲大臣不
則凶以陽居陰而與五不相得故曰失時極也又問同人之初九曰同
于門隨之初九曰出門交有功明夷之六四曰于出門庭曰是三者亦[illegible]
偶爻在本爻之前也
或問未濟初六濡其尾之小象亦不知極也極本拯字[illegible]猶曰未[illegible]
也曰古注明拯救爲解且與下文韻拯字何在
或問乾馬坤牛震龍坎豕艮狗兌羊皆數類其雜[illegible]乃[illegible]
南方朱鳥之位也

或坎水離火各從其方則東木西金宜也震何以不爲木而巽爲木
兌何以不爲金而乾爲金也曰坎離水火先後天居四正震爲雷則巽
爲木巽木即震木也兌爲澤則乾爲金乾金即兌金也但以先天之
象有雷澤而無金木故以雷澤表東西之正而旁近出金木焉巽猶
或稱木乾爲天則不可以稱金僅於說卦言之說卦巽爲木爲風要
亦爲風者其正而爲木者大象僅有大過升井鼎漸五卦至於兌則
說卦亦未嘗言其爲金也
或問易象於五行有水火而無金木土何也金爲乾兌木有震巽土
有艮坤一陰一陽各得二卦惟水火陰根陽陽根陰各止有坎離一卦
乾坤純陽純陰太極之兩儀也坎陰中陽離陽中陰兩儀之四象也
故易象止於天地水火雷風山澤而不必言金木土至於雷風山澤

二十五

皆在下經惟乾坤坎離在上經之始終又非震巽艮兌比矣
或問八卦之象至十翼而始著左氏記占如觀之否而曰風爲天言外卦
巽變乾及其互体艮山大有之睽而曰天爲澤言內卦乾變兌師之臨
而曰川爲澤言內卦坎變兌明夷之謙而曰火焚山言內卦離變艮是
皆在十翼未作之前已占十翼之象何也曰此非當時占辭左氏既見
十翼卦象託爲古人占辭及此左氏夜猶其言多不可信

豫章熊先生家集卷之一

經說 易詩書

易詩書古韻

古人用韻可以見當時字音之正書無歌易之辭象象傳及風雅頌之韻可參考而互證尚書有韻語處即與詩易相同股肱喜哉以下五起熙爲韻熙字用上聲[illegible]韻亦賡歌有韻元首明哉以下明爲韻良切與良康爲韻又歌復有韻脞惰墮是也惰附本皆上聲後儒不察以墮爲隳如帝德廣運以下運字用平聲與神文君爲韻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伐功與爲韻當以疊須克咸厥功爲例功字當讀功古故割曾頌協韻之上聲爲古虞書協功之聲爲刮故功伐可爲韻也大[illegible]之

歷數在汝躬以下除君徵自爲韻君民與上文躬字爲韻而躬音林中庸邦家終哉爲韻禹貢九州時出韻語五子之歌其一下婦子圖爲爲韻下音虎馬音姥予圖皆上聲其二荒音墻亡爲韻而音協大其三唐方綱亡爲韻其四君孫文祀爲韻而字以其五歸悲依悔追爲韻仲虺言祀尊以慶商良亡昌爲韻伊尹告太甲以洋彰常祥殃慶宗爲韻傳說後高宗以正聖天命爲韻麼皆音老 宗社而承益也洪範用韻處尤爲易見以易證之詩古韻歷歷可考下至楚辭參同太玄歷漢魏晉宋[illegible]之文尚存古音韓杜之詩猶有存者自釋文行世韻書[illegible]古[illegible]唐韻以爲正音始盡發古韻詩音舊[illegible]以[illegible]定爲一家之學開元中修五經文字[illegible]

[illegible]爲[illegible]音[illegible]從釋文德明之學唐人亦未[illegible]信也詩中協音[illegible]乃協音[illegible]協[illegible]爲韻我心[illegible]協亦未既[illegible]爲韻[illegible]以訓之當從韻以[illegible]是用不集當從是用不就皆以韻爲證釋文猶或字[illegible]音乃孫氏直音出而[illegible]者併釋文不復考矣吳棫材老作協韻補音鄭庠作古音辨鄭與項安世各立韻例吳鄭同時而朱文公詩傳止采吳氏協音間亦取其韻說補其[illegible]鄭說出於詩傳既成之後吳鄭自不相謀故其說或未歸一愚以易當折衷云[illegible]之說字音不勝枚舉姑記其略

吳鄭二家不同莫如天人二字吳韻天字皆依丁度集韻作鐵因切鄭則謂天如字而人協鐵[illegible]古詩山上復有山破鏡飛上天爲證協[illegible]以從天愚按天字協音易詩可以互證爲鄭氏之學者舉以實

[illegible]文[illegible]元[illegible]實數[illegible]山先[illegible]十四[illegible]皆協先[illegible]之音則以[illegible]天人二字在詩中[illegible]何人斯有十月之交[illegible]詩止有天人字則吳[illegible]說皆[illegible]詩韻天字多[illegible]之韻至於人經尚然故丁讀天田年[illegible]附入[illegible]之韻[illegible]例[illegible]卒華以天[illegible]乃[illegible]因[illegible]之於易尤不可限以十四韻之例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雖可以人就之文言[illegible]大[illegible]平行成[illegible]之音可爲[illegible]丁[illegible]此[illegible]少[illegible]謂天[illegible]通用者也易中以[illegible]詩頌以[illegible]協年項氏以青先貞三韻爲一例又以東[illegible]爲例比鄭稍通[illegible]音之[illegible]動[illegible]例有並而音無窮也

鄭氏以東冬[illegible]協[illegible]十二韻相通[illegible]協[illegible]之

今之韻，當而是毛音，如大東小東則可也。詐字音洪，鄭氏破例乃云古音

江不知江諧聲其工漢宋如酉江書字紅者有之矣，況易之豳以示謙之

以食協容民恐協躬，詩之蕩以諶協終，雲漢以臨協宗，閟宮以綏協躬

小我以音協弓，綠衣燕風諸詩以心林協風，東侵二韻相通者多矣

鄭皆缺其音，項氏以東蒸尤爲一例，東及蒸爲一例，東侵爲一例，蒸也無

我讀我爲戍，爲咸祗功，讀功爲古，似此我功二字，會意協陽唐之韻，鄭

庠乃盡欲協陽唐，亂我其言，誤謬矣

鄭氏又以魚虞模歌戈麻六韻相通，皆協魚模之音，則以蕭宵爻

豪尤侯幽七韻相通，皆協尤侯之音，愚按虞模之與尤侯自可相

通，非但古韻可證，今人語音如鉏之與模，侯之與胡，鄭之與朱，往往

相近。至于蕭宵豪之韻，鄭所知也，以歌麻脂之韻音相通，如儀爲等

字是也，且蕭宵肴豪之韻，有以爲切者，謂東方明新建章宮，侯以一字是其例

也。二章以爲協逢，韓文當合肴豪爲一，不東韻易之，文謂以明確，撫麼而協，更無

其音也，知所以然，是爲文字協分所則是各之分，推以爲協質詩中，此類甚多，不然亦

可協指韻矣，恭否二卦之，亦然，以爲然，實言而後協韻，豈必有協尤侯之音，項以

虞尤家爲一則，虞麻爲一例，亦未知虞可通於東韻也

鄭氏以侵覃鹽添咸銜凡九韻相通，皆協侵音，項氏以侵覃鹽爲一例，又

以侵東爲一例，但有未盡，鹿鳴以湛琴，卷阿燕之泮水以南協音諸詩

固有通例，易詩以侵覃之韻協風躬諸字，語見東冬韻下，項氏有東

侵一例，比鄭差密，風詩如凡發稽者類夷，皆古今如夾在古人侵

其同韻亦難，制字者之不以凡爲亦可見，當時字音，風字在東韻，而協

胸，是說鈴非，是字遂當協，手情切，秋禾風，說其字風，皆協心而誤音爲汎也

是風協林爲韻，林亦可爲隆，其爲諷風協南爲韻，南亦可爲侵，風有孚之聲赤

可爲而不但爲風諧聲於凡，凡汎亦諧凡，篇聲也，易中含協禁深協臨則侵

韻又通於陽唐矣

鄭氏辨今韻之訛，其間亦有自取其韻例者，又引沙阿神珠及經傳聲王聲

之例，其本在一經之中，傳聲出四聲之外，如月生民以歲爲雪，秋杜東出

王爲室，來之有力又之異，亦甚之設，通之於皆傳聲之例，此言字音者所同然

鄭氏謂諸詩之例，則有客宿宿可以協過，不必改宿爲侯矣，雖鳴來其上

可證宋不必改，然爲此矣，況協之音於譁之音，教袁之音，郎皆不同，一經矣，鄭

於協聲之論，有所遺缺，觀矣，鄭有協不適，如教脈往傳之功也

吳氏協韻補音，其詳且備，其傳而成，有功於詩教，比鄭爲優，但字音

間之協，宿宿之說，更如字爲下，文王有聲二詩，如外禦其務，當從傳

字本從來，此說如字，或又借，未但協韻之上，聲音從松高之七章，戎有良

翰如汝，有來者，民勞之四章，戎雖小子，即汝雖小子，可見古者戎汝同音，劉氏

七經小傳，以戎爲汝，惟字有四聲，是二詩皆讀爲戎字，吳氏改務音，蒙云頗

左傳引詩之文，然爲狃，桓最是，文王有聲匪棘其欲，自有桓記匪革其猶

可爲顧，皆詳一韻，字多讀爲去聲，與欲字音相近，故說作欲，乃不改

欲字，惟協而改，孝字音畜，清引孝者畜也，此在祭統本文，切非指其

字音，上文協者，備也，不音福爲備，攷誤集傳有許六切孝字，嘗亦音

音畜，此一協韻，必須改正，非文公本意也，又如毋字例音美，不當於葛覃

嫁妹南山思齊，列出矣，後莫補二切，攷誤集傳用其協音，葛

覃否協部，嫁妹兩協，惟南山一協美，思齊婦協，非獨之菲，即雁

之上聲，左傳作彝，西京賦，讓決非非，卽則毋皆音美，畝字在詩中

不審音矣者當敘改正集得此數及協音而未能姑記於此以俟考

者

是則之說異者各就其所長而就正於集傳可也大抵求之爲義度之

爲危儀也爲義華之爲敷焉之爲謹下之爲虎有之爲以名此之

類在古人以爲常特今儒以爲過爾君子顧言而行書後作審古音

自泥之至皇方華爲征之類說卽易中姑揚生華協古夫令閒令

望爲久之望知之功中用之望易中多以上字音當叶協夹之字

協中協又同須年從定是篇疑清宗與鄰相爲損故晉定核源

西銘正換韻宗子之家相其相字協月爲韻對越在天不顯不承

與射於人斯天人永亦未必非韻也

古文今文尚書

書有今文古文漢初所存之尚書謂之今文古文者共王得孔壁所藏

科斗文字故曰古文然孔壁眞古文之書東晉之後僞作二十

四篇亦名古文尚書漢儒註不過伏生二十八篇得僞泰誓一篇

故藝文志稱二十九篇伏生二十八篇者

皐陶謨凡二篇夏書則禹貢甘誓凡二篇商書則盤庚高宗

肜日西伯戡黎微子凡五篇周書則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

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立政康王之誥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

誓凡二十九篇適爲二十八篇晉豫章內史梅賾別得古文尚書五十五篇

凡漢儒注經指爲逸書者遂皆得其書又并有孔安國傳序

眞然所謂古文者不如今文之古矣西晉時秦古文尚書已亡

武四年姚方興於大航頭得而獻之以爲卽孔安國

敘錄事書不行至隋開皇二年購求古書乃得之文按隋

書時有劉炫僞作古書至劉易等表上送官後因有人告首其僞遂廢

若穎孔伯篇傳以爲有從不校告首者其書及傳古文尚書至隋開皇始協

至唐天寶始改漢隸爲俗其間安能無僞今不定非孔安國所作大序亦

覈孔書文年古書尚有僞也又丹鄭康成本有尚書注以不合古僞泰誓文

僞書未傳康成不見武成則禮記注不知篇名而無逸則伏生曰

狄也有其書乃不知高宗諒闇三年乃謹當見漢隸石經無逸書今文與今相本

至不同康成所見無逸或無言乃雍之文且因高宗二字遂異其言乃讙

命逸書者以誑於爲注使康成尚書行世則其謬又不止如諸家

書百篇十有正摘

典謨訓誥誓命凡百篇其中有正與摘參正者有其義而正有其名摘者無

其名而附其義也雖注家幾而之說無關於大指姑記正摘之目與

典命二十篇正二十四

摘本十六

夏書五篇正者二摘者十三

殷二篇正者二摘者一

訓十六篇正者二摘者十四

誥三十八篇正者八摘者三十

誓十篇正者八摘者二

命十八篇正者十二摘者六

堯典春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月有閏天無閏故知月之有閏以閏定四時成歲是也謂知天之無閏者
三百六旬有六日是也蓋者知上年冬至起至下年冬至上年立春起至下年立春
其間相去皆是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與周天度數相准皆六旬有六日舉成數也天
無閏而月則有閏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三歲一閏五歲再閏約三十
二月一閏十九年七閏爲一章三年不置閏則春一月入夏上年一月入下年云云
閏則春皆作夏十二失閏則上年皆作下年而冬將成歲不可無閏月在其間天無
無閏月之三五而盈三五而缺則可見也月之有閏天之無閏並行而不相悖矣
與三百六旬有六日上下年節氣相直不以閏年而加多不以無閏而減
少矣春肯知有閏者故公羊於文六年閏月不告月之傳曰天無是月也 云云

書註百姓異同

尚書言百姓者屢矣禹謨堯典湯誥盤庚泰誓酒誥君奭呂刑註者或以

三十二

爲百官或以爲民孔傳多言百官獨於泰誓百姓有過百姓懍懍若崩爲民
呂刑爾百姓予刑之中註云百官下文惡有其百姓爲上經有邦民也之註無之
百姓非民然上註既作百官此非猶百姓爲兆民盡蓋民之長而言蔡傳首以堯典
平章百姓百姓昭明不用百官之說直以爲民蓋不能判言其爲民矣故
蔡傳以百姓爲畿內之民而禹謨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百姓從已之欲干位
亦例言民湯誥萬方百姓孔傳作百官蔡傳作民盤庚亦百姓于朕志孔傳
百官蔡傳則以義而民爲百官族姓蓋言之泰誓則孔蔡皆作民君奭則商實
百姓蔡氏以則商實爲句百姓王人爲句而以百姓爲百官著姓王人爲王
臣之微者蔡傳於尚書百姓獨於此專指爲百官呂刑州有十二師只當是
每州一人即十二牧不然則如周禮九兩中師以賢得民註諸侯有師氏此等
爲每州五十一師亦未知孰爲言百姓蔡傳皆作民然呂刑篇其證亦可云

伯於姓矣無知尚書所言百姓多是百官古者德位尊顯始有姓不可盡曰
民也

六府即洪範五行

禹謨六府即洪範五行而加穀爲六者土爰稼穡也釋經者當以穀屬於
土蓋民屬木之說非

皋陶明畏明威

古字威畏通用天明畏民明威畏威含同音但儒拘訓詁直以明畏之畏爲於
畏切明威之威爲於非切不知古人威畏同字本非兩音注亦明畏本一作威鄭當
爲一音呂刑德威惟畏亦其證故表記引甫刑曰德威惟威漢志引洪範曰畏用六
極稱仲丁秉山詩韻皆以畏字作威

禹貢

三十三

禹貢在尚書虞書爲典之稱何以曰夏書而不列於虞書不稱舜而稱禹也蓋
司空平水土堯老舜攝之時也其主告功舜即位之時也宅揆陳謨皆言平
水土之功則禹貢宜在定謨陳謨以前其不見次於虞史謂之夏書者蓋敘於典
謨之中者舜之心也取民於平水之後者蓋舜之心故禹之對舜從言利用厚生以
民不敢以土爲私利自爲功如底慎財賦成賦中邦之類禹貢言之典謨初無
異言況禹貢九州九山而舜分十二州十二山註謂禹治水之後舜分冀爲幽
并又爲營禹所書之州地舜猶改定則所定貢賦在舜之時亦未必盡行也

武成月日

武成錯簡先儒辨正者不一今姑以蔡本讀之其間月日愚猶疑焉一月壬辰
旁死魄孔氏謂一月周之正月旁死魄正月初一日也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
則謂武王以初三日起程若癸巳是正月初三日則尚書自有通例只合曰越三

明正不必書癸巳若書癸巳則會癸巳時不合但言越翼日癸巳正可疑也二月閏
二月三月四月淹久在商此可疑二也以癸巳起程至戊午二十六日又五日癸亥又一日
甲子師行日三十里以理可通丁未之後又三日庚戌自癸巳至庚戌本只七十八日
然正月　初三癸巳起程則二月初四甲子只在三月中旬有丁未庚
戌與乃月哉生明之後不合故輯纂者疑二月有閏則四月中旬月建丁未庚
戌自正月初三癸巳至第二次庚戌爲一百三十八日克商之後逗留日久乃歸論
公救留奉與會萃猶能勸以還軍等武王又出其下或云死魄朏也非朔也
朔則魄蘇矣故上饒謝氏疑壬辰爲正月二十九日癸巳爲二月朔戊午
師逾孟津舊作正月二十八日者爲二月二十六日甲子誓于牧野舊作二
月初四日爲三月初三日舊說二月辛酉朔二月庚寅朔三月庚申朔
四月己丑朔哉生明在辛卯日既生魄在乙巳日四月十九日丁未二十二日庚

戌不當生魄在丁未庚戌之後如謝說無閏則二月癸巳朔三月癸
亥朔初二日甲子四月壬辰朔哉生明在甲午日既生魄在十七日戊申前一
日爲丁未後二日爲庚戌所以吴氏謂厥四月哉生明當次萬姓悅服之
下既生魄至其承厥志當在下丕天下大服之下蔡傳亦以丁未次受命于周皆
欲改既生魄在丁未庚戌之前但謝說則丁未在既生魄之前只有庚戌在既
生魄之後但取癸巳起程至癸亥陳于商郊甲子會于牧野至甲午哉生
明壬來自商至于豐往回三十日無在商淹久之嫌二月癸巳朔起程無
破例書日不書哉生明之嫌然亦未敢盡信者以泰誓一月戊午證之如謝
說則戊午不在一月此猶可曰序文不信足又以國語二月癸亥證之如謝說則
癸亥不在二月國語注出於虞翻韋昭之徒所言月日多附會書注然
所謂一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乃左氏正文又似未可輕改終無以釋癸巳不

書哉生明又在商淹久之疑也

天錫禹洪範九疇

天乃錫禹洪範九疇節如天乃錫王勇智之類湯武征伐皆稱天衆伐呂刑
亦此辭非天尚書言必稱天此其常也愚意之人遂謂禹治水至洛得龜
書爲天以此錫之如龜之書昇世詞人言之則可而不可用於解經孔子於
河圖洛書但言聖人則之非天錫之送義禹也或謂九疇中龜書該
數字皆啟於大錫禹之語不思易中兼有河圖洛書多伍錯綜即是洛書
若專爲洛書爲河圖乾坤爲洛書自是俗儒之言也

五紀後錯簡疑當録出方可讀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
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

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
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五皇極皇建其
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
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
羞其行而邦其昌無虐煢獨而畏高明時人斯其爲皇之極曰皇極之敷
言是彝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已下許書 無偏無陂
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
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皇極之敷言文爲五福嚮文亂入於此今除外本嚮當以極德爲韻次以守
訓受爲韻次以行明王光爲韻明也光是韻是乃亦爲韻末用以爲天下王之語
引錫偏無陂以下古語結之凡六換韻至歸其有極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
高明柔克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
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晢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
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三德疇文爲大極威用之說亂入庶徵疇文爲五紀歲月日時
亂去其錯簡而義見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斂時五福用敷錫
厥庶民凡厥正人既富方穀而康而色[illegible]寧承希
能使有好于而家[illegible]時人斯其辜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illegible]
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illegible]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
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
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五福疇文以錫福[illegible]古韻殺色爲韻[illegible]
極下大惟辟九句本自有韻[illegible]時人斯其辜與時人斯其惟皇之
極對說下文各有曰字皆時人之言也

九疇無十用無一
五福六極共一疇是九疇本有十而藏其十數用衆用協用建用乂用
明用稽用徵用威用獨五行不言用故天數無十地數無一[illegible]作書

康誥

書中曰文考曰朕其弟又自稱曰寡兄先儒皆知序說之妄當爲武王之書者果
是成王周公時作不當無一語及武王乃與大誥洛以上別簡錯入先儒執洛

誥與大誥首篇之言也作書序之人必出於史記之後故用史記衛世家之
說作此序文不知史記多失實不可信也

詩序引樂記

詩大序多引樂記語其小異處亦樂記爲得其當作詩序之人當於禮記[illegible]

麟趾

麟西方獸以與西伯非公子言也文王詩爲西伯其子稱公子于嗟之嘆詩人[illegible]
伯有子知武王周公之將有爲矣

貍首

貍首之詩古人以爲射節在騶虞之下采蘋采蘩之上想見孔子刪詩
之時其詩已逸不然則此詩未必見刪於聖人也或其他詩家自有而毛公遺
之亦未可知也小戴射義所記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
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此貍首之詩也大戴投壺
篇所記上章本同而前句曾孫侯氏爲數句斷斷恐奏射侯等
語本以辭說侯氏四正之下又[illegible]張四侯且良矢於有[illegible]
既順乃讓[illegible]乃揖乃讓乃隮其堂乃節其行既順乃張此亦貍首之詩也
首章未必有貍首二字故以名其詩必第二第三章也貍首之詩不
幸逸於詩家[illegible]傳於禮家小戴得其一章兩大戴不詳騶虞貍首
皆言射用之天子諸侯皆有聞若一章韻[illegible]歌之也

關雎之亂

論語曰亂猶言終也言關雎之末章也至於關雎爲風始則舉全詩而
言史記於孔子世家言詩有四始既知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
廟爲頌始而又從稚曰[illegible]論語之文乃謂關雎之亂爲風始不覺衍之

亂一字何其謬也

新宮

儀禮大射燕禮皆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注云小雅逸篇也曰即小雅中節十之詩也春秋傳昭二十五年叔孫昭子聘宋宋元公享之賦新宮昭子賦車轄則新宮必有詩下管所吹非有譜無辭者矣

君子于役

詩中不曰牛羊而兩言羊牛日夕則畜之小者先歸而大者次之有大於羊牛者亦宜歸矣

兎爰

君子遇亂世不樂其生情見乎辭語簡而悲未有如兎爰三章末之四字也一章曰尚寐無吪二章曰尚寐無覺三章曰尚寐無聰庶幾合眼而不復吪動有所知聞惟恐寐而起則後苦若後之詩人幾句方能道得此四字意

衡門

衡門之詩朱子以為隱居樂而無求者之詩世人須是世味淡則能隱亦須世味淡則能樂衡門可棲遲居不求安也泌可樂飢食不求飽也然飲食男女之大欲故下二章特以食魚娶妻言之此二者能共寂淡則可以隱居自樂而無求矣

豳詩

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以周正言之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以夏正言之獨缺三月蠶月是也豳詩備一年之月日矣

鹿鳴鼓瑟吹笙

鹿鳴有章鼓瑟鼓琴鼓簧吹笙如中鄉以鼓瑟簧對言古者堂上樂以興笙有相間者鄉飲酒禮樂之前有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間歌三終其初以工歌鹿鳴之三終後笙南陔之三間歌魚麗之三笙由庚之三此時所用樂器惟瑟與笙而已至合樂歌周南召南始兼聲似惟故鹿鳴惟言瑟與笙歌鹿鳴時未有他樂也

白駒賢人

一章二章言賢人逍遙於焉嘉客賢者欲去而未去故白駒猶縶之維之卒章既曰其人則其人不可留矣雖美之曰如玉也勇於辭去故白駒脫繫而在空谷矣

何人斯舍字音舒

不之安行亦不遑舍非但與車紆叶而合音作舒使合讀作舒以經證經春秋定六年齊人執其君奉書公羊作舍字音舒白古有之

大東啓明長庚

詩詁但云日未出時明星為啓明日既入後明星為長庚毛氏以為一星李氏以啓明為太白或又謂李太白母夢長庚為太白夜星故其又詁啓明金星長庚水星金在日西故日將出則東見水在日東云日既沒則西見愚謂啓明長庚雖以金水不相二星行度有遲疾故是或當先之則晨見東方或遲而後日則昏見西方故舉之說拘礙當從詩詁不問金水星但日未出而東見者啓明日既入而西見者長庚亦金則水隨其行度為言

鼓鐘笙磬同音

鼓鐘之卒章鼓瑟鼓琴之下特言笙磬同音何也此詩人所以樂同音之故也詩古者堂上樂皆受堂下樂皆受均琴瑟堂上

六注言鼓在堂間曰以笙與管皮均於笙之證也然鼓管皆在堂下故笙之
言執鼓淵淵嘒嘒管聲則曰旣和且平依我磬聲則磬皆受均於磬之證也
不從則鼓鐘欽欽雅南合奏無他衆器同音而特舉笙磬二器
言之正以見堂上下之樂皆和詩語之妙如此鼓鐘亦必刺詩也

菀柳

上帝甚神古篆申字為神後訛為蹈字見利戟周書不可讀此刺時君之詩猶云
之上帝未章比之天不忘欲上也

苕之華

先儒嘆此詩知我如此不如無生詞旨而哀此與兎爰皆不樂其生而作

文王

文王之詩專言周之與可也乃以周與商並言如曰周雖舊邦其命

維新則又曰命之不易有虞殷自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則曰殷之
未喪師克配上帝言周有天命而商亦嘗有天命也曰文王孫子本支
百世又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言周有孫子商亦非無孫子也曰濟濟多
士文王以寧又曰殷士膚敏王之藎臣言周有多士商亦非無人也或者
於勝國以柳彼揚已欲人知彼所以亡已所以興周家忠厚之至於其子孫亦
大夫彼之亦不淸宜其卜世卜年之永歟此詩以祀文王是以得文王之心矣
呂氏春秋謂周公作此詩非周公不能及此

抑

衛武公年九十有五使人日誦抑詩自言亦甚既老知為老年所作既
老而猶再三曰小子其諄抑至矣淇奧賓筵抑皆武公之詩淇奧作於
盛年言學問賓筵抑皆戒飲而抑乃晩年之作其懷言愼獨論誠[illegible]

抑之六章

太玄云童牛角馬言馬童而牛角以與虎為有角此詩彼童而角也

崧高烝民

吉甫作此二詩於崧高用申伯字凡十四於烝民用仲山甫字凡十二 [illegible]
凡十九北山詩十二我字所以南山詩五十二我字皆以此為例

江漢

周之二相世世稱周公召公宣王自幼長於召公之家故江漢歸功於召公而已

商頌

商頌虞詩也每句有韻五子之歌夏詩也隔句有韻其四兩韻一
換商頌商人之詩也詩韻之例蓋在是矣那之首章隔句用韻兩韻
一換至於我思成以下又每句有韻篇不別出章將一韻結之烈祖以祖

始而結四韻起中間中錫無疆間下文連句之韻似以三無疆為之節後之人爻
互用韻始此商頌多每句用韻玄鳥長發殷武皆然而數下土方朱子引楚詞
以正方字絶句可謂至當玄鳥五換韻 [illegible] 長發前六章皆每句
有韻惟卒章兩韻一換殷武每句有韻惟第四章交互用韻其末則
出因福二韻結之五章以翼極二韻起而下文連句有韻卒章
又全章連句用韻自後作詩 者用韻皆以商頌為極例 [illegible]
[illegible]

豫章熊先生家集卷之二

經說春秋

春秋時月皆周正

孔子所謂行夏之時見於答顔淵問爲邦者然也至於因魯史作春秋乃書時諸侯奉時王正朔以爲國史所書之月爲周正所書之時亦周正經傳月日自可互證而儒者猶欲執夏時之說以爲之證如孔子曰日事半正皆言殺輕哉小戴記孟獻子之言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此言冬至在周正之春正月而夏至在周正之秋七月明堂位所言孟春即建子月所言季夏六月即建巳月禮記尚然況春秋乎若於左傳可見已若拘夏時周正之說則正月二月亦書春与三月乃可書春且如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用人中冬狩田此以春正月書之即建子之月書春也襄十四年春西狩亦以周正之春行中冬之狩桓十四年春正月無氷若夏之春正月則解凍矣惟建子之月無氷故紀之后書成元年春二月無氷襄二十八年春無氷皆可爲證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此夏正秋八月而書冬也若見交之月則隕霜不爲異而亦無殺菽矣大抵周人雖以夏時並行於詩周禮則以惟春秋書夫專書周正陽生於子即爲春陰生於午即爲秋學者或夏時之說謂至朔閏日僅見於傳而經無有也不足經傳所書月日參考相同誠以僖五年經傳書之正月辛亥至朔同日左氏發以見分至之例故書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自正月以後日月可證者經書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傳書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又書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以六十甲子數之自陽年十二月戊申晉有申生之事越三日即正月辛亥朔晉聞晉難必在正月故經以春書之是年歲在丙寅正月辛亥朔大二月辛巳朔大三月辛亥朔小四月庚辰朔大五月庚戌朔小六月己卯朔大七月己酉朔小八月戊寅朔大九月戊申朔小十月丁丑朔大十一月丁未朔小十二月丙子朔大閏十二月丙午朔小以戊寅朔數至甲午晉圍上陽八月十七日也由八月甲午數至九月朔正得戊申由九月戊申朔數至十二朔除兩小月該八十八日故以十二月朔得丙子其言丙子旦日在尾以冬十二月而日在尾鶉星尾度多在卯且徒逼明月宜其尚以建戌中氣而合朔於卯之尾宿所謂九月十月之交者以夏正言之所謂冬十二月者以周正書之以經傳月日參考可無疑矣或謂昭二十年己卯傳亦書春正二月己丑朔日南至自僖五年至朔同日爲始數至此年得第七章本注以爲失閏按本年上月乙酉朔故經於此月有辛卯乃初七日也閏當在是年十二月而在是年八月則正月至七月皆以失閏而差一月二十一年庚辰經書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自二月己丑朔數至次年七月壬午中間爲己丑者六遇小盡八箇月自壬午去己丑恰八日經傳互容相同觀僖五年左氏南至之書即孟獻子所謂正月日至也觀昭二十一年梓慎日食以對孟獻子所謂七月日至也冬日至而傳於春正月夏日至而經書秋七月則春秋所書時月皆用周正明甚

左傳記至朔同日

僖五年丙寅正月辛亥朔日南至至昭二十年己卯二月己丑朔日南至今本至固有在子月晦者亦有閏月遇其後昭二十年閏在八月注者以爲失閏謂其閏當在日南至之前則王二月乃王正月矣注說於理爲近自僖伍年丙寅數至二十四年乙酉爲一章又至文十年甲辰爲一章又至宣十一年癸亥爲一章又至成十二年壬午爲一章又至襄十三年辛丑爲一

一章文至昭元年庚申爲一章又至昭二十七年己卯冬至朔同日下當云
二月朔所以然者閏宜在隔年之冬不合在二月之後也左氏據當時月日
而書以見失閏故於僖五年昭二十年又存其例是以三統曆昭二十年作
正月己丑朔旦日南至正月至七月皆以失閏而差至閏八月乃本年之八
月也

春秋左傳中名謚相同者

魯有二定姒皆見於經其一襄四年書葬我小君定姒此成公妾襄公
母也定謚也其一定十五年書葬定姒此公夫人姒氏謚也姒氏皆杞女也
晉有二趙姬亦曰姬氏見左傳其一趙衰妻文公之女成公之姊其一趙莊
姬者趙盾長子朔之妻趙武之母晉成公之女史記誤以趙朔妻爲
成公姊

稱士匄者二士氏世爲刑官初食采於隨後食采於范其一成十八年
名見於經者一士匄也乃士燮文子之子范宣子也其一士文伯又一士匄也
晉相范宣子之子士鞅適齊傳稱士匄相士鞅又論絳縣老人甲子
名屢見於傳乃大傅士渥濁之孫士弱莊伯之子也皆司空士蔿之後
稱趙孟者三其一趙武文子其一無恤襄子　稱士伯者三其一先茂其
一士景伯其一士貞子　稱中行伯者四皆荀氏其一中行桓子荀林父
也其一荀庚其一荀偃其一荀吳世襲將中行故荀林父之後別稱中
行氏　稱知伯者二皆荀氏其一荀罃其一荀躒其一荀瑤故荀首之後
別稱知氏　稱士莊伯者二其一鞏朔即　鞏伯其一士弱　稱欒伯者
二其一欒書其一欒黶　稱駒伯者二其一郤　伯其郤錡
鄭有二子石皆名段其一豐氏其一印氏　有二子游皆名偃其一游
氏其一駟氏　有二子張其一印氏名黑肱其一豐氏名卷皆一家而同名
字同是稱公子孫
魯有二嬰齊其一襄仲之子其一叔肸之子聲伯以仲嬰齊叔嬰齊
別之同是桓公諸孫

春秋數國各有滕文公

經於成十六年書夏四月辛未滕子卒左傳曰滕文公卒此文公在
滕昭公之後成公之前至孟子時又一滕文公甚有二文公二桓公秦
有二惠公齊有二莊公滕有二文公

左傳賦詩者多在襄昭之間

左傳記賦詩者始於僖二十三年秦伯享晉公子重耳公子賦河
水公賦六月公子歷諸國未嘗賦詩乃特見於秦非衰之又安能使

公子爲此自此至文四年甯武子聘魯公與之宴賦湛露彤弓不
辭又不答賦以爲肄業及之婉其辭以規魯之僭也十三年鄭伯與
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鴈季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季文子
賦采薇之四章是魯鄭之大夫皆能賦也成九年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
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於房賦綠衣之卒章襄四年穆叔
如晉奏肆夏之三不拜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穆叔之
不拜蓋見甯武子以此施於魯遂以施於晉也八年范宣子來聘公享
之宣子賦摽有梅季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晉人嘗以彤
弓爲寵武子不答夷宣子不敢自當以晉宣君文公言之故傳稱君子以
爲知禮十四年姜戎爲范宣子賦青蠅是年諸侯之大夫從晉侯叔向
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又衛獻公飲孫蒯酒

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辭師曹歌之十六年晉侯與諸侯宴于溫
使諸大夫歌詩必類不見諸大夫何歌亦不見齊高厚之詩不類爲何
詩也是年穆叔如晉聘見中行獻子賦圻父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
章十九年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賦黍苗季武子賦六
月穆叔會范宣子于柯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二十年季武子如宋賦常
棣之七章使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二十六年齊侯
鄭伯爲衛故如晉晉侯兼享之賦嘉樂國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
鄭伯賦緇衣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轡之柔矣子展
賦將仲子兮乃許歸衛侯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七子從君趙
孟請賦曰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伯有賦鶉之賁賁子西賦
黍苗之四章子產賦隰桑子太叔賦野有蔓草印段賦蟋蟀公孫段賦

桑扈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其餘皆數世之主也是年楚薳罷如
晉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叔向曰薳氏之有後於楚也宜哉二十九年魯公
楚還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是年季札觀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
邶鄘衛歌鄭歌齊歌豳歌秦歌魏歌唐歌陳歌小雅大雅歌頌
是年齊慶封來聘叔孫穆子爲賦相鼠不知明年慶封來奔使工
爲之誦茅鴟亦不知昭元年楚令尹享趙武賦大明之首
章趙孟賦小宛之二章是年趙孟叔孫豹入于鄭鄭
伯燕享之趙孟賦瓠葉穆叔賦鵲巢趙孟又賦采
蘩穆叔曰小國爲蘩大國省穡而用之子皮賦野有
死麕之卒章趙孟賦棠棣二年韓宣子來聘公享
之季武子賦綿之卒章韓子賦角弓武子賦節之

卒章季氏有嘉樹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
封植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
曰起不堪無以及召公自齊聘於衛衛
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
三年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子產具田備十二年
宋華定來聘享之爲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必亡宴語
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十六
年鄭六卿餞宣子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
齹賦野有蔓草子產賦鄭羔裘子大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
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籜兮宣子喜曰二三君子賦不出鄭志

數世之主也皆獻馬而賦我將十七年小邾穆公來朝公與
之宴季平子賦采菽穆公賦菁菁者莪自昭二十五年宋公享
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定四年申包胥乞師秦哀公賦無衣
自此至左傳終所賦之詩惟河水新宮茅鴟轡之柔矣爲逸詩
餘詩皆存自隱元年至僖二十三年凡八十五年遂不復有賦
詩者惟襄昭之間一時能歌詩晉有范韓趙三卿魯季孫氏有
文子武子平子叔孫氏有穆子昭子鄭有七穆子孫是皆世卿
公族風流文雅聚在百年之間傳文之前既無聞昭定之後復
絕響想見歌詩必有習諳相傳在人好學不好學其人不好學
則鄰齊慶宋華世家習紋而昏愚無知其人好學則秦楚之人
有歌詩者楚右尹子革能誦祈招姜戎言語不通諸華忽歌青

逆侯范宣子也非古人以歌詩辨業今指處封葬定之説矣

絳縣人甲子

曆襄公三十年歲次戊午二月辛酉朔初四日甲子二十三日癸未

曰其季於今三之一若言甲子數至癸未日正得二十日是三分六十

甲子之一也季者餘數也積四百四十四甲子零二十日共得二萬六千

六百六十日除五十三日在本年正二月（戊午正月大辛卯朔二月小辛酉朔）止有二萬六千六

百零七日逆推得絳縣老人是魯文公十一年乙巳歲三月生故曰臣

生之歲正月甲子朔註謂夏正月若以周正則三月也本合古七十四年

此時方是二月若夏正則十二月故除本年不算曰七十三年也

古者卜日未嘗擇日

古者嘗葬擇日而未嘗擇日故陰陽拘忌之説不至惑人以春秋所

四十八

書考之莊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姜氏入是年歲次辛亥八月丙子朔乃初二

日也八月　爲夏正六月初不以月破爲嫌文二年二月丁丑作僖公

主二月爲夏正十二月亦不以月建爲嫌至於葬則經多書其日惟

莊九　年七月丁酉葬齊襄公閔元年六月辛酉葬莊公文十

八年六月癸酉葬文公成元年二月辛酉葬宣公於後世葬日爲

通如隱元年十二月癸未葬宋穆公桓十七年八月癸巳葬蔡桓

侯十二月己丑葬桓公莊四年六月乙丑葬紀伯姬二十二年正月癸

丑葬文姜三十年八月癸亥葬紀叔姬僖二年五月辛巳葬哀姜

十八年八月丁亥葬齊桓公二十七年八月乙未葬齊孝公三十三年

四月癸巳葬晉文公文元年四月丁巳葬僖公五年三月辛亥葬

成風九年二月辛丑葬襄王十七年四月癸亥葬聲姜宣八年十

月己丑葬敬嬴成三年正月辛亥葬衛穆公二月乙亥葬宋文

公十五年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十八年十二月丁未葬成公襄二年

七月己丑葬齊姜四年八月辛亥　葬定姒九年八月癸未葬穆

姜昭七年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十一年九月己亥葬齊歸定元

年七月癸巳葬昭公十五年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乃葬

十月辛巳葬定姒是皆不合後世擇日丁巳雨不葬而戊午葬古

人未嘗拘忌可見陰陽家擇日古人所不論但卜日取吉而已春秋之

葬惟莊公　以子般卒而葬緩餘或逾月或三四月即葬後世爲

陰陽拘忌至數年不葬曷不觀於春秋乎

晉平公夢黄熊

鄭子產聘于晉韓宣子私焉曰寡君夢黄熊入于寢門

四十九

何也對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黄熊入于羽淵本注亦云

熊爲鼈且謂東海人祭禹不用熊白及鼈此熊字合讀作奴來

切若熊則入山不入淵禮記王制疏亦云先儒讀爲三足鼈之能

右傳案昭問所言歲星與天官書及今曆家算木星各不同

襄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

玄枵注引襄七年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謂是年歲星在亥自襄

七年至二十八年行十一宮當在星紀如左氏之法是歲星午年在

亥未年在戌申年在酉酉年在申戌年在未亥年在午子年

在巳丑年在辰寅年在卯卯年在寅辰年在丑巳年在子襄

十八年丙午據今曆家纏度約法則午年木星在辰依史記

天官書則午年當在酉襄二十八年[illegible]

法則辰年木星在午依史記天官書則辰年當在亥皆與左
氏言歲星不同又如昭九年志云夏四月陳災左傳鄭裨竈曰五年
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亡歲五及鶉火而陳卒亡故曰五十二年
本注是年在星紀五歲及大梁而陳復封自大梁四年而及鶉火
又四周四十八年凡五及鶉火愚按昭公八年楚滅陳九年戊辰據
今曆家躔度約法辰年木星在午依史記天官書則辰年當
在亥左氏說歲星自爲一家昭九年戊辰歲在星紀正如襄二
十八年丙辰歲在星紀所謂五十二年者當哀公十七年戊午不見陳
亡是年楚公子結伐陳吳救陳未嘗亡也又如昭三十二年辛卯伐
越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本注此年歲
在星紀星紀吳越之分歲星所在其國有福按十二星本無吳止有

五十

越以左氏歲星例推之卯年當在寅而注於星紀者也按今曆
家算木星約法則卯年當在未依史記天官書則卯年當在
子愚嘗觀天象而證之則曆家所算木星乃歲星之昏見者
也天官書所言歲星乃歲星之晨見者也各有其星在焉昏見者先
他星而出晨見者後他星而沒[illegible]恒以寅年寅月卯年卯月
[illegible]翻昏候之可見皆謂歲星也惟左氏所言未知爲何星又如
王猛書云閏之年當海西公太和五年庚午申胤謂福德在燕
越故謂天道在燕當將秦太史請歲星亦云尾箕燕分然午年歲
星不在尾箕之分又如石越諫伐晉言歲鎮守斗福德在吳當秦
世祖建元十八年壬午則午年亦不當在吳越之分此時所謂歲星
與左傳午年在亥之例又不同必有要審之說以俟知天道者

獲麟至分晉中間凡七十七年
陳恒篡齊乃麟絕筆之日三家分晉又爲公詭始之年周
敬王之三十九年即魯哀公之十四年西狩獲麟敬王四十年至四十三
年凡四年元王八年貞定二十八年哀王思王附貞定末年考王
十五年威烈王元年至二十二年獲麟之後分晉之前春秋適
盈之間虛七十七年

稼章熊先生家集卷之三

五十一

經說 儀禮記札疑

論語言學禮曲禮言讀禮則禮有載籍可學可讀其來久矣今三禮多為後儒所議雖儀禮不免樂史之疑禮經頌之書為稍完亦禮記出於漢儒之手如王制為漢文帝博士所作緇衣為公孫尼子作月令為呂不韋作其他託為孔子之言者未必皆可信然曾子與門人問答非大小戴記無以傳於大學中庸亦在其中能記聖人關禮老聃問禮萇弘之言又能記曾子子思傳道之書者禮記之功也曲禮禮運學記樂記皆有格言大戴於踐阼能記丹書之文於明堂能記洛書之位有輔世教其間古記

多是七十子之徒所傳者周禮官職煩繁碎林氏胡氏包氏相繼詆斥有如冢宰之宮府一体司樂之律同合聲司馬四時因田習戰寓兵於民此等豈後世儒者所能作哉程子以為天官之職須襟懷洪大方看得朱子亦謂此周公輔成王誠意正心之學禮經雖有偽糅瑕不掩瑜不可便謂非聖人之書也

府史胥徒

府史胥徒例是一府二史一胥十徒府掌藏史掌書胥什長若今非頭大府庖人等官有賈若今市頁有醢人腊人寺府史負數一同又或有徒無胥有史無府有府無史亦等軍官即治民之官每軍尚且二府六史如六鄉族黨之[illegible]

原缺

六[illegible]鄉遂之官[illegible]親民事繁乃皆無府史胥徒或右僕驗之官亦[illegible]以此皆可疑

農家九穀

周禮三農生九穀鄭司農云黍稷秫稻麻與大小麥豆為九鄭康成去秫與大麥而加梁苽按食醫膳食之目則九穀中六穀矣稻即食醫所謂稌也古所謂麻者枲實而已在籩實為蕡本草曰黃麻古者未有近世之胡麻也豆本名菽古無豆之稱詩之豆登書之豆籩乃薦菹醢之器也量有豆以其容四升如豆而名之也然方九州所宜穀注稱菽而不稱豆獨於九穀五穀及豆實之注以菽為豆詩曰采菽采菽曰[illegible]菽曰荏菽荏菽曰禾麻菽麥皆

以菽言漢時語始以豆或謂菽之為粮持之為粉因遂豆得名然按爾雅乃籩實非豆實也莫知所以名豆之由或者豆莢之豆豆書其所譜之聲知菽字下說文止作尗也知豆為俗稱則經又著文者但當稱菽為是

[illegible]四時牲畜

周禮家以牛為司徒而配土鷄為宗伯而配木羊為司馬而配火犬為司寇而配金莫能釋其義愚謂牛牟然而鳴其音多宮故為宮之音多角羊之音多[illegible]犬之音常張口而為商必有音中羽者而司空之官不可見矣庖人膳膏四時各從五行所克勝者則牛鷄羊犬正矣以月令證之則冬宮必有[illegible]人彘當為司空而配水[illegible]

史先王敎年以須叙事凡關於人時者用夏正關於天時者用
周正須敎年之叙事然後須朔若年即是朔則不必須朔重複
不必從主說周得天統備五正唯民事尚從人統之正故不但稱
周之年而兼稱夏之歲也

律同合聲

周禮六律大同之序與算家三分損益之序不同大陽律從子
至戌左行大陰呂從丑至卯右行不以後世算法論也算法始於京
房其術有窮不如周公合声之法一陰一陽流轉不可勝窮周
官樂之官以合声為主大司樂分樂而序之皆奏陽歌陰律
相應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声陽声黄鍾大簇姑洗蕤
賓夷則無射陰声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其序與司樂

同函鍾即林鍾小呂即中呂也大胥須學合声教國子者亦以合
声之法教之與同辨天地四方陰陽之声制樂器者亦以合声之
法辨之盖一均之中止用五正律帶虛也律不用陰不自成陽不
自生合声則具二均之声而陰陽之声皆備諸儒言合声至項
氏益詳其法與乾坤世應納甲之六辰及斗之所建日月之所
會皆相應黄鍾大呂子與丑合在納甲為乾初甲子應坤
四癸丑在天為斗建子而日月會星紀斗建丑而日月會
玄枵大簇應鍾寅與亥合在納甲為乾二甲寅應坤五癸
亥在天為斗建寅而日月會娵訾斗建亥而日月會析
木姑洗南呂辰與酉合在納甲為乾三甲辰應坤上癸酉在
天為斗建辰而日月會大梁斗建酉而日月會壽星蕤

林鍾午與未合在納甲為乾四甲午應坤初乙未在天為斗建午
而日月會鶉首斗建未而日月會鶉火夷則中呂申與巳合在納
甲為乾五壬申應坤二乙巳在天為斗建申而日月會鶉尾斗
建巳而日月會實沈無射夾鍾戌與卯合在納甲為乾上壬戌
應坤三乙卯在天為斗建戌而日月會大火斗建卯而日月會
降婁斗常左行日月常右行乾六陽自子左行坤六陰自未
右行合声之法與天文易象相應愚按六陽律左行自子至戌在
乾卦六爻納甲亦自子至戌所謂陽得當位也六陰呂右行本是
自丑至卯在坤卦六爻納甲乃自未至酉所謂陰得對衝也通五
声二変言之子丑二律合而十二律皆備其次寅亥合而十二律獨
虛子未二辰其次辰酉合而十二律又虛子未寅巳四辰然子有

丑未有午寅有亥巳有申後為午未二律相合而十二律又皆備
其次申巳合而十二律獨虛丑午二辰其次戌卯合而十二律又虛
丑午申亥四辰然丑有子午有未申有巳亥有寅後為子丑二律相合而
而十二律又皆備何以子丑午未四律合而十二律皆在焉試以十二
宮損推之子之於丑午之於未為陰陽之初子有父道未有母道
最相親切而合故十二律具備於一均之中寅亥越子丑而合本是
虛子丑二辰丑取對衝則虛子未也巳申越午未而合本是虛午未
二辰未取對衝則虛丑午也辰酉越巳午未申而合本是虛巳午
未申四辰巳未取對衝則虛丑午申亥也卯戌越亥子丑寅而合本是
虛亥子丑寅四辰亥丑取對衝則虛子未寅巳也十二宮隔八數之固
可以見諸律之流轉若以大陰辰對衝易位而布於六陽律之間

二三六八各自以十二均周而復始無有間斷之處若去二變止
用五声則節氣退取應鍾矣呂復爲黄鍾如日右轉而合氣
左旋也所以五声之法則陽宮爲主陰宮爲合矣愚嘗謂算
家執中呂不生黄鍾爲說以乃算術之窮非律呂之窮觀合声之
法起黄鍾而止夾鍾循環無端何莫非黄鍾之所行六陰辰
必須對衝必須逆行正如乾兌離震巽坎艮坤逆取其逆行也
乃所以爲順行也術家但見十二支相合而從不合若知律呂之
位則從横皆合矣古者中春之月日躔奎而後習舞取中氣之
應卯戌之合也自合声之法廢算律之術興後世知所以之樂世
調孤行不知按日用律不假律呂合氣致祭配偶相比副之樂
錯雜歌奏何以召天地之和哉夫周禮奏陽歌陰奏用金石

六十五

匏竹而在堂下歌用絲声在上之六代不在上而陰呂爲宮而歌
者在上用陽律爲宮而奏者在下以陰陽交泰之象非深於
周公之典者不足以言樂

律呂別名

十二律呂之名經典中惟國語言之最詳在當時已有別名如夾鍾又
名圜鍾林鍾又名函鍾中呂又名小呂各有其說十二律以陽者爲序
而陰声爲合始於黄鍾而二於夾鍾蓋律呂之成數夾鍾又名圜鍾
而祀天用之爲宮林鍾者黄鍾之配而居太蔟之次位莫先焉
於祭地用之爲宮不曰夾鍾而曰圜鍾者象其周圜也不曰林鍾而
曰函鍾者象其函洪也惟中呂名小呂對大呂而言黄鍾三分損益
相生至此而極是以中呂亦以別名在用之盛時三呂之名稱已不一

後世俗調盛行以無射爲黄鍾宮林鍾爲南呂宮夾鍾爲中呂
宮樂書注引王氏琵琶女夢異人授道調換羽等調今俗名多在
其中蓋琵琶之教流入中華亦因雜識雜以識華之語而以大石
小石分商角之調石識音相近也固無陰華之語而以般涉稱羽
調般涉相近也嗚呼其來久矣

二宮無商調

大司樂圜鍾函鍾黄鍾三宮求神之樂皆無商調鄭氏謂祭尚
柔而商堅剛恐未必然其他諸儒有別爲說者亦多穿鑿陳暘
樂書引荀卿說太師審詩商爲稍近理周以木德王而商爲金
徵至左徵角右宮羽亦不言商皆周人之音也大師五声未嘗不
言商寄商者特不用於起調畢曲故商調缺焉迨後俗樂并

六十六

徵調其初必有書後者更代陽世因仍不知所作唐以上德不
知審角而但依周禮審商至宋尚仍唐制皆不知當肯置華而
而因者也樂書注引琵琶女夢異人授道後有湘妃怨丈鞭回
三徵調蔡書所謂琴無徵調則不用徵聲起調蓋有自來矣大司
樂三宮之樂以宮爲角爲徵爲羽旋宮不相管攝且大蔟爲徵
重出此屬亞在中呂也蓋其表議樂請各用本均宮角徵羽正爲此
也然其曲未有徵爲調可見古人已備六十調矣漢藝文志言孝
文帝時得魏文侯樂人竇公年百八十歲兩目皆盲獻其書
爲周官宗伯之大司樂章今錄簡手

匏竹陰均

匏竹之管皆是周禮宗廟陰均之律當是用此亦以律錄錄也

瞽矇 世奠繫

瞽之爲職專在 歌詩而彈弦以依歌其言世奠繫兼諷誦詩之下鼓琴瑟之上彼瞽者何所見於世繫哉亦是記所誦詩中言之如玄鳥生商生民係周公劉居豳古公居岐歷歷能記其所諷誦之詩如此琴瑟所鼓亦即是所諷誦之詩古者歌必以弦既歌而語以道古瞽矇所謂世奠繫即如清廟之瑟有歌有語有道古三句同是一事世奠繫其道古者也

保章掌天星

周礼中言星多是言二十八星而注家輒以五星爲星保章掌天星自合承上經 爲相氏二十有八星而亦注云五星蓋仍相掌天文之常保章掌天文之變皆以二十八宿占之保章志其變動知在某

度可以定其分野步古之法以經星爲準故保章專言掌天星如宗伯祀星辰以經星日月所會故曰星辰司寤氏以星分夜以經星有初昏夜半平旦可以分夜硩蔟氏及考工蓋弓亦皆指是于八星未有以五星言星者

萬二千五百人爲軍

六鄉之民每鄉萬二千五百家每家一人故萬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國六鄉則六軍然大軍正得七萬五千人不過千乘之制於萬乘爲十之一萬乘合該七十五萬人其言六軍但舉六鄉而言六鄉之外有六遂近郊遠郊合王畿千里則爲萬乘矣

司馬司常言旗物異同

司常掌九旗之物司馬辨旗物之用司常之職因云賛司馬頒旗物而各 官所言異同必有錯簡經文既不歸一注説弁駁尤甚司常孤卿建旜司馬則師都司常大夫士建物司馬則鄉遂司常師都建旗司馬則軍吏一師都也而注云州里大夫後注則專指遂大夫司馬經文明言鄉遂載物此宜爲鄉遂大夫而注支乃專指此爲鄉大夫有軍無軍有畫無畫之説經無明文本不足信若曰旂畫交龍旟畫鳥隼旗畫熊虎旐畫龜蛇 者有字者旜通帛物雜帛皆不畫爲無軍者則不書注 於司常爲煩乃以此注於司馬則未免費辭説使前後異同矣況於太常畫日月亦是有畫者大抵漢儒多臆説不自知其前後不相應此恐當以司常爲正而司馬有錯簡以孤卿大夫士建 物物似前官別作題軍者爾

環人

周礼夏官秋官皆有環人俞壽翁作復古編謂宜合爲官環者筮占之名筮人九筮有所謂筮環專以占致師盡軍旅占日時方向決勝之法二環人注一以環爲卻一以環爲圍皆未足以盡環之義孟子曰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若如注説圍而攻之何以曰必有得天時者若曰環圍則孤虛王相必得一吉方終是理短環之義不注於圍周益公嘗取此説以周礼言之環固是占筮之名天時亦占候之書大史云太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是也注云抱式知吉凶者筮占推擇取日時方向相魁以知吉凶是故謂之環

考工金錫

攻金之工如徑以築氏桃以合工之言之宜用銅錫等物爲多
合然金錫以分大斧六分其金而錫居一爲鍾鼎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
一爲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爲大刃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一爲
削殺矢之齊金錫半爲鑑燧之齊使知合時於銅錫則宜其在合
寸方戟矢刃戟鼎氏攻金錫定大錐以青黑白之氣而用以量
使知今時所謂錫則宜然言中黃鐘之宮戟考記平隼書
食貨志金所謂錫漢武帝造銀錫爲白金可以見古者銀與錫通
稱中金者工先稱古者唐時蓋以錫爲銀鉛卒搒名說文謂錫曰銀
鉛之間精近古者徐氏不察考工金錫之說殊失詩板重本旨周禮
卝人職金皆言金玉錫石是銀銀錫皆取卝殊成于錫而不公
舉銅鐵也嘗攷其所以然之文於卝人之注直以錫爲銅

一可乃稍喜以銅爲白金不思漢時固以錫爲白金其注賂銀鈑
金者物頂細而狀考工之錫之義乃無疑發明者不若說文能合
錫鉛以言錫者哉方六於楊州言金三品則外言銀以今出產之比言
之則銀在揚而錫者則錫亦銀在特以錫銀利互文見之亦若
知今人分別錫錫則考工所謂錫於理有不通者數著其說使
讀者工記書其哉爲今世用物銅鐵爲多經文純少言銅亦罕言
銀鐵者蓋金者錢銅甚其中言錫者銀鈑在其中合而言之探
曰金錫亦閒大銀者亦錫殊職也金以不宜混合熱物各有用攻金
之工不一銅鐵之分銅得銀合佳鑄銅得鉛益滑金錫銅等
將矣

山以章

考工記畫繢之事火以圜山以章二者並言皆言畫意注家説知火
以圜作半環之狀而山以章乃狀山之形蔡云意義按作山上平
曰章凡木之株亦曰章如今丑之者多畫其形嫌山詩半環於衣
也上言山者點綴其旁亦出于登之處作木株發生茂盛家故知
以圜以章二語非達畫旨的獸蛇則草虫旗旒之説可通

葺屋瓦屋

考工匠人葺屋三分瓦屋四分葺茅屋也茅屋欲峻而支水
從簷至棟三分加二分爲以瓦屋差半從簷至棟四分加一分
爲峻三分者假如簷柱一丈即棟柱一丈五尺也四分者假如簷
柱一丈即棟柱一丈二尺五寸也

釋奠釋菜

周禮大祝甸祝言舍奠用於山川廟社儀禮言釋幣用於
禰廟門行禮記王制文王世子言釋奠用於先聖先師周禮大
胥春入學舍菜合舞占夢季冬舍萌于四方儀禮士昏禮婦
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禮記月令中春命樂正習舞釋菜
文王世子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
乃退儐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學記皮弁祭菜喪大記大
夫士既殯而君往焉釋菜于門內釋菜者言奠也故禮記作釋周
禮作舍釋奠者置其所陳設之禮物也釋菜者置其所學
蘋蘩之事也奠三獻釋菜一獻不用幣然古
人於山川廟社皆祝曰釋奠婦見舅姑之廟居臨大夫之喪
皆口之於菜近代儒者專以學校祭先聖先師爲釋奠釋菜

蓋自漢儒始也

漢儒於禮經輙改其字讀作某音

漢儒於經字輙於其讀作某或云當作某亦傳久矣然不可改者經中周禮禮記多被改讀字有古音可協或四声可通或假借轉注或諧声字之如其声旨有適何惟文義必須改者不在此限漢儒不知協音由是易許書古音不特周禮古如獻莎讀為犧尊獻之為犧犧之為莎如儀之為莪司尊彝注謂獻讀為儀又讀為莎旬祝禂牲禂馬讀為侏王人必讀為繹輪人蚤讀為爪函人屬讀為注鍾氏朱湛為漸此在古皆可協者也衎祭讀為延褒拜讀為報儹之為贊契之為揭仁繳為成典水為傳鑒虞之為去声此四声可通者也高声䂫為受佮声作為晢輪人柞槷為唶槷輪人頌典為䫆㐱此假借相近者

也輈人需讀為儒弓人昔讀為錯此諧声字之正記共二字者也弁師諸侯當為公梓人三升當為觶禮記賔出肆夏當為陔此之義必當改者也其他如某字讀作某音者不可枚舉如大宰九式八曰匪頒之式注引鄭司農云匪分也以只言言義如此太府以侍匪頒亦無明音至地官廩人以待國之匪頒乃注云匪讀為分周禮縫人剖[illegible]為勁曲禮讀緢為勁設壹二算為純訓純為全鏡讀為全蓋因儀禮鄉射經文亦有二算為純注曰純猶全也奇猶虧也今讀純為全不閑讀奇為虧春官鬱人鬯人職治裸事者也何獨鬯人裸當作理是以必涉易褆於漢儒改讀之字多不能從腊人豆脯讀為羞脯則引王制乾豆以證脯之在豆瘍醫五氣讀為五穀則止從氣字梓人豆酒有尾豆十升匠人里為式自方

里而始朝用僕[illegible]讀為[illegible]凡[illegible]修酌又讀為滌易氏謂用修既望酌之修也取方氏說 注盧雉引類師古等說以為不必改讀可也巾車駹字法么故書作龍改作駹玉人裸[illegible]用龍用瓚用將鄭其龍為龍其中為瓚之稱為將禮記夏后氏以龍亦承上文灌尊而言又欲以改巾車之說讀龍為駹易氏力辨其不然樂師大祝皆有來瞽皋舞注皆曰呼而告之在樂師則皋讀為告在太祝則皋讀如嗥呼之嗥何其前後之異讀也至如秋官蜡賓恒庶雜條狼措蔟等官幾盡改其字音嘗恨漢儒擅改經字加以音釋感人挾兎園之冊者稍不依徇而讀之必以不識字見誚所以為此極難爾若大學親民當作新則非漢儒所及待詞而程子而後能定

漢儒以漢法解經

漢儒以漢法解經如周礼中五齊三酒皆以東漢時地名酒名言之更代易世但見經文易通而注語難曉使人有莊子注郭象之嘆鶴山魏了翁江陽周礼記聞後人稱周礼折衷多摘注解之尤繆者斥言之如九賦注以漢法口率出泉周礼賦法豈是口率出泉八柄奪以馭其貧注以漢法沒入家財三代之君豈有沒人臣家財之法因服為息使以業法證之是以王荆公惑焉鶴山先生曰王荊公學術誤天下漢儒學術誤後世

豫章熊先生家集卷之四

□□熊先生家集卷之五

經說 儀礼札記

儀禮中自有禮記

儀禮是經禮記是傳儒者恒言之以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與儀禮士冠士昏鄉飲酒射燕聘之禮相為經傳也劉氏又補士相見公食大夫二義以為二經之傳及讀儀禮則士冠礼自記冠義以後即冠礼之記矣士昏礼自記士昏禮凡行事以後即昏禮之記矣鄉飲酒自記鄉朝服謀賓介以後即鄉飲之記矣鄉射禮自記大夫與公士為賓以後即鄉射之記矣燕礼自記燕朝服於寢以後即燕禮之記矣聘礼自記久無事則聘以後即聘禮之記矣公食大夫礼自記不宿戒以後即公食大夫之記矣覲禮自記凡俟于東廂以後即覲禮之記矣士虞礼自記虞沐浴不櫛以後即士虞礼之記矣特牲饋食禮自記特牲以後即特牲之記矣士喪禮則士處適寢以後附在既夕者即士喪禮之記矣既夕禮則啓之昕從即既夕之記矣漢儒称既夕禮即士喪礼下篇故二記合為也喪服一篇每章有子夏作傳而記公子為其母以後又別為喪服之記其記文亦有傳是子夏以前有此記矣十七篇惟士相見大射少牢饋食有司徹四篇不言記其有記者十有三篇然冠礼之記有孔子曰其文與郊特牲所記冠義正同其餘諸篇惟既夕之記畧見於喪大記之首章喪服之傳與大傳中数與相似餘記自與小戴冠昏等六義不

同二字不以禮經所有之記文而作之也十三篇之後各有記必出於孔子之後子夏之前盖孔子定礼而門人記之故子夏為作喪服傳而并其記亦作傳焉三禮之中如周禮大綱雖正其間職掌繁密恐傳之者不皆周公之舊左傳所引周公制周礼曰未與今周禮不相似亦根其僅似左傳之文尔大小戴所記固多格言而訛僞亦不免惟儀禮為礼經之稍完者先儒謂其文物彬彬乃周公制作之僅存者後之君子有志於禮樂勿以其難讀而不加意也

十七篇實十五篇

儀禮名為十七篇實十五篇而已既夕礼乃士喪禮之下篇也有司徹乃少牢饋食礼之下篇也

士冠禮將冠者釆衣紒

紒即髻字釆衣者緇衣錦緣錦紳錦束髮要亦具慶者如此

緇布冠無笄

古者冠必有笄緇布冠無笄者以經文皮弁笄爵弁笄不言緇布冠笄緇布冠有缺項青組纓屬于缺本注缺讀如有頍者弁之頍頍圍髮際結項中隅為四綴以固冠項中有綴釋文綴又音跌盖綴即缺之上聲故綴缺音相通今俗呼於紐曰綴此冠以綴貫組為固是以不用笄

士昏禮婦乘加景

景字合讀作褧中庸尚絅釋者引衛詩衣錦褧衣為

姜初嫁之飾尚卽加之謂也景卽褧禾絅音訛也今注謂
明也加景為明衣然既曰行道禦塵則此景字當作褧
婦拜扱地
古者女拜常時皆肅拜惟初嫁及為夫為長子主喪則以手
扱地如男拜或曰自唐則天以後婦人始廢婚喪扱地之拜
俠拜
婦人先一拜男子再拜婦人又一拜朱子曰男子再拜時婦亦
還拜大抵古人無受拜之礼惟国君於其士不必荅拜他国之
士亦荅拜昏禮婦見則舅荅拜冠礼子見於母則母拜之
皆俠拜也
疑立
昏禮婦疑立鄉飲酒及鄉射賓主皆有疑立公食大夫賓疑
立疑讀作屹謂屹然不動而立

七十五

羃巾
古者尊罍籩豆皆有巾羃覆之昏禮有二豆四豆羃巾
共一長巾通羃也
房中之樂
燕禮既行有房中之樂古者房後左房右室鍾磬笙雜
以移入房但以琴歌周南之三召南之三唯所欲者歌之曰
房中之樂
霤
古有中霤禮盖儀禮之逸而不傳者其篇名見於札記之

晉共王河間獻王所得古禮五十六篇者其十七篇卽今
儀禮餘三十九篇在秘府其後不傳於世而中霤禮遂逸霤
者屋有複穴開其上以取明雨則霤之因名中庭曰中霤春
秋博士季入諫三進及霤鄉飲記有磬階縮霤卽中霤也
大記有東霤注云危棟上也襍記有两内霤卽賓執脯賜鍾
人之處
阿棟楣庪
少牢饋食疏大夫士廟室皆兩下五架正中曰棟棟南兩架北
亦兩架棟南一架曰楣前承簷曰庪居綺切庪讀如諸戎掎之之
掎棟北為室南壁開户士昏礼賓當東阿東面致命當阿言
當棟也入堂不入房也阿今俗名棟楣今俗桁柱桁間横梁
者曰楣庪今俗名簷柱

七十六

坫
兩楹之間築土為坫以至尊反爵於尊前禮記明堂位有
反坫者爵坫也崇坫者圭坫也儀禮有東坫西坫注云在堂
角士喪礼有齋坫後人為酒案以置尊而反爵乃坫之遺制
也唐太宗坐秘殿燕回紇殿前設高坫置朱提瓶於上朱提山名出銀
新唐書下潛泉浮酒自左閤通坫趾注之瓶轉受百斛回紇數
千人皆醉而飲不盡瓶之半是唐初大燕猶築坫也然築坫
乃邦君之礼非大夫以下所得為
柶
柶六寸匕也以角為之令滑澤此古人吉凶常用而字書曾

□□為楔齒之用謬矣冠昏賓祭受醴扱醴必用柶
以柄向身則曰加柶面枋以舌向身則曰加柶面葉並扱醴
小匙醴濁扱乃可飲也古者丈夫布指成尺六寸之七其長與
錢但楔齒之柶既用則埋之喪禮兼用角柶木柶

鄉射禮五中

君國中射則皮樹中燕射用閭於郊則閭中大射用閭於
竟則虎中大夫兕中士鹿中鄉射用鹿本注皮樹獸名君射
於國中則用之閭亦獸名如驢一角如騶大射在郊庠則用
之鄉射之記言皮樹閭虎兕鹿五中而專言鹿中縣前足
跪鑿背容八筭舉士禮爲例或是上得兼下常用鹿
中也鄉射禮是鄉大夫州長待官主之宜用兕中而止

閭鹿中其實一物而異其獸之名皆以木爲之以漆飾之

不鼓不釋

小戴記射義及郊特牲皆引孔子論射之言曰何以聽何以
射見將聽與射對說本注但言射容樂節相應而孔
疏略無發明合以周禮夏官射人爲解方見得所以聽之
以射惟儀禮鄉射不鼓不釋注疏說到此皆射之命辭曰
不鼓不釋者言不與鼓節相應者不釋筭必明乎其節之
志也古之射者皆發乘矢以相有事于四方騶虞九節是
五節以聽四節以射貍首七節是三節以聽四節以射采蘋
采蘩五節是一節以聽四節以射有射人經文可證賈
以其得於周禮者明儀禮可留當

聘禮爲未執圭入門論語

聘禮爲未執圭入門鞠躬如觀愉愉壽語未知鄉黨
用聘禮語抑聘禮用鄉黨語大抵禮經多出於七十子之徒
所傳横朱子鄉黨集注引晁氏曰定公九年孔子仕魯至十
三年適齊其間無朝聘之事疑使擯執圭二條但孔子嘗
言其禮如此又引蘇氏曰孔氏遺書雜記曲禮非必孔子事
也見得古有儀禮之書聖門因記其語

聘禮束紡

賄用束紡注云紡絲爲之紡絲之名已見儀禮注

聘禮三日具沐五日具浴

管人爲客三日具沐五日具浴管人掌客館之人

栗階

燕禮凡栗階不過二等言連上二級公食大夫禮賓栗階升
以歷爲栗階也

袒裼襲

禮有袒有裼有襲袒而露肩曰肉袒袒而露裼曰袒裼而露裘
曰裼大裘不裼襲裘皆裼故裼衣象裘色婦人不袒極者
不袒餘人皆袒裘裘不入公門言露裘非禮襲裘不入公
門言裘裼爲禮記曰服之襲也以充美也襲即不裼爲尸
者執龜玉者服大裘者襲而不裼餘皆裼鄉射後記云君
袒朱襦大夫袒纁襦君在大夫射則肉袒疑士射皆肉袒

揖讓聲

推手曰揖引手曰厭下手而舉手曰撎與揖相近乎宋炎

賤人拜貴人撎

啐嚌

礼有啐酒有嚌酒初祭而啐再拜而嚌注云啐嚌皆嘗也嚌至齒啐入口內亦曰嚌士冠醮子乾肉折俎嚌之特牲取肝擩鹽嚌之小戴禮記言祥祭主人嚌之則衆賓兄弟啐之主人啐之則衆賓兄弟飲之可以見啐與嚌之別矣

醴醮 酳

夏殷曰醮周曰醴昏礼有醴賓醴婦子則醮之女則醴之鄭氏云酌而無酬酢曰醮食畢以水漱曰漱以酒漱曰酳以酒與人漱曰酳之酳士刃切錫去聲

七十九

獻酢酬

鄉飲主人獻賓舉爵三作獻賓及大夫樂工凡三作賓酢主人酢過作酢報酢者所獻也少牢饋食尸酳 主人酳即酢字

賓酢之後主人酬賓惟酬賓之時須主人先自飲故曰酬者導飲也酬時易爵用觶此換盞之所始也獻介而介酢獻僕而僕酢於是衆賓僕介同一旅酬惟燕礼主人自酢膳宰爲主人也其獻公之辭曰臣敢奏爵以賤命不敢必貴者之受其酒特牲主人自酢不敢承主婦之爵時也惟燕礼公取大夫所媵觶以行之若賓若長惟公所酢此又換盞之所始也

食饗燕

食礼有肉無酒饗礼有酒肉之宜燕礼獻過後說屨坐進羞羞無算爵無算樂飲射皆有之所以崇恩歡敬私燕私之情

更爵

特牲饋食主人更爵酌古者男女不相承爵祭統曰夫婦酢必易爵賓客於主婦士於卿大夫皆不敢以己所飲之爵就酌之所以別嫌敬貴也

媵爵

燕礼下大夫二人媵爵媵送也作階下北面再拜稽首 首媵之賓

媵觶主人媵獻于賓亦送也

崇酒

鄉飲射有司徹並言崇酒注崇充也添酌充滿之

八十

婦祭

有司徹主人主婦獻尸取菹賛豆菹等祭于豆間及徹俎司宮埽祭凡祭于豆間者祭物爲飲食之人也徹則有埽之者

午割

二饋食礼皆言肵俎心舌皆去本末午割之言從橫十字割 割肉者安下切上先平割其下而自下切上

刌肺離肺

公食大夫三牲之肺不離割肺者一刌而不離特牲饋食俎用離肺士礼也

卷中之五

以徹尸侑主人皆升筵實于大羹湆之中之羹司士羞羞湆之房
中之羞內羞也其籩豆羞餌粉餈其豆酏食糝食庶羞膷臐膮言
房中以別於庶羞其物易辨在房中可具者

膷臐膮

三者皆臛也牛曰膷羊曰臐豕曰膮

設尸俎

有司徹乃設尸俎即𢱭字讀如歃盟之歃歃盟字本從者
也曰若可歃也亦可實也

卷俎

公食大夫有司卷三牲之俎歸于賓注卷猶收也鄉飲設折俎注
曰牲體節解折其俎也

八十一

覲礼匹馬卓上

匹馬卓上九馬隨之本注云卓讀如卓文君之卓猶的也以素
的一馬為上愚按韻釋卓早也蓋諸侯朝覲進十馬難盡數
牽引至殿庭先引上一馬而九馬隨之當以卓訓早於義為通

二厭

陰厭於室之奧陽厭於室之屋漏厭者言神厭飫之陰厭未
迎尸陽厭尸已謖故二厭之時無尸大戴礼曰無尸者厭也

普淖

士虞及饋食礼祝辭皆曰嘉薦普淖注云黍稷普大淖和也

淖

賢獲

射中者釋獲右賢於左左賢於右射礼以勝黨為賢而釋獲
者曰賢獲

介僎

介輔賓僎輔主人僎者遵法以相礼當從儀礼作遵礼記以遵
作僎亦音遵

姑姪

婦謂夫之母曰姑而父之姊妹亦曰姑假借以尊稱之也儀礼喪
服傳曰姪者何也謂吾姑者吾謂之姪詩曰姪其從姊姪者姑稱兄
弟之女子也若男子則史傳但云兄子某弟子某

緆衰

八十二

緆衰之緆子夏曰麻之有錫者謂治其布使滑易無事其縷
有事其布曰錫漢房中歌曳阿錫注云細布言其布滑易如錫

被錫

少牢饋食禮主婦被錫衣侈袂被錫讀為髲鬄上皮義切下大計切孟子禿而
施髮即此被字被錫假髮作髲詩被之僮僮被之祁祁侈袂大袖之衣

杖下本

喪服礼曰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杖各齊其心皆下本言竹與桐皆上末
而下本被喪杖下本則常用杖必須上本

既夕礼丈夫髽

小記男子免婦人髽自足為證既夕經文必亦如小記折言而有脫
字注者妄謂丈夫為戚人也

詩懷之

少牢饋食尸以黍擩主人皆曰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

指（季指詩也）注詩承也按小戴內則子生三日卜士詩負之語意正同

爵觚觶角散

特牲饋食記二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散古人飲器在礼經中惟此五者

爵一升觚二升觶三升角四升散五升礼器曰貴者獻以爵賤

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故角散各止於一惟爵用於獻

觚觶用於酬必多設之而觶之用尤多也

牲二十一體十九體十一體九體七體

士冠礼疏節折為二十一体陳祥道曰國語云禘郊則有全烝王公

則有房烝親戚則有殽烝全烝豚解也房烝体解也殽烝

骨解也朱文公曰豚解之義陳說得之体解則折脊為三兩胉

（脡脊）兩肱兩股各三通為二十一体凡解牲皆如此但兩髀以

賤不升正俎少牢礼具列牲体明言髀不升知是二十一体內除兩

髀只用十九体也肩臂臑三脫胳二短脅長

脅代脅（合左右）正脊脡脊橫脊右左体脅不六并脊三為十

九体神俎不用左体故少牢礼止用右胖其左体則侑以下及主賓

之俎用之牲体前骨貴後骨賤右以事神左体以待人十九體

實十一体少牢十一體大夫用之肩臂臑肫胳脊有三前為

正脊中為脡脊後為橫脊脅有三前為代脅中為長脅後

脅一曰舉幹後為短脅皆二骨並為十一實只同十一体但脊脅

一骨在正俎一骨在湆俎為與少牢饋食不同爾又除一脊

一脅為九禮

特牲九体士用之於十一体之中不用脡脊代脅故為九本注云士

祭九体脊與中脅無前

豚解七体士冠昏虞祭通用之特豚四鬄離肺左右肩臂

并兩胉一脊為七常祭用右胖七体於神俎惟虞祭用左胖七

体左肩臂臑肫胳脊脅祭尚右体而虞者反吉之祭故左之

或問殷人貴髀周人貴肩而少牢礼言髀賤不升於俎何也曰

儀礼言周人所貴在肩則不貴髀猶今貴橫脊則不貴肩

原缺

言商容記文必有脫誤鄭氏未出……
之引君告注請言爲告撰咸有一德乃訓也非告也亦曰今亡其也如
記兌命大引甫刑太甲太誓君奭大學引帝典康誥秦誓皆在二十五篇
之外故亦曰亡書然太誓子克紂以下則以爲無此章緇衣亦引說命君
陳而不言亡書獨於學記坊記引說命君陳者謂之書尚漢儒所後異同歟

禮記引詩

古人皆歌詩故引詩者但記其音不論其字義以禮記中引詩觀之中
庸之嘉樂憲憲大學之綠竹有斐閒居之弛其文德協此四國以至君
子好仇匪亟其猶彼君之子瑕不謂矣和衆且耽商尚繼微后稷兆祀
字雖異而音本同或今爲聞以形爲今亦孔之昭以炤爲昭優無登言
以体爲優汝汝此亦有以類爲莪者指德行以覺爲梏度是偽京以

八十六

宅爲度亦字音可以相通者春秋傳引詩與此異鄭以今爲協便於書
左右以平平爲便蕃皆當時引詩通例也可見古人以歌詩爲常記
其字音足矣若舜生傳士匪匪於訓詁也若中庸衣錦尚絅自合
注作逸詩不可以爲衣錦褧衣之句遂就注之義偶同而非可
指爲即此詩歌謂新蠶詩文則上文不當書詩曰矣豈可謂禮記引
詩訛其字者如關雎之好逑以王有壽旺蕐以指終樂之意亦皆訛
於詩家不若禮記爲得其字音義之正也

禮記引易

小戴記之經解大戴記之禮察保傅皆引易曰君子愼始而今周易
無其文經解不知何人所作猥託於孔子之言而明程子曰經解
等文墨之士爲之非孔子之書也而篇末引易曰君子愼始差若

毫釐謬以千里大戴記禮察亦引易曰君子愼始差若毫釐謬以千里取
舍之謂也保傅又引易曰正其本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故君子
愼始凡三引其文各指定易曰今易無之孔疏妄謂出繫辭傳後儒
多爲所誤惟沙隨程可久以爲易緯通卦驗之文然不當三處皆稱
易曰其顚語似古書恐古有之或脫簡未可知也

禮記引春秋

坊記僅爲三山林少穎所稱或出於七十子之門人所記要非完書
也每章稱子云或各述其師之言未必即孔子之言有上文稱子云而
下文就曰故魯春秋云者詎敢信其爲孔子之言乎

曲禮

曲禮古記之名當從正義其文曲言禮之說又軒林氏謂因曲臺得名
此未必然曲臺漢宣帝時會射之所博士后倉作記非禮記也

八十七

三百三千

儀禮經傳通解朱文公云禮言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中庸作禮儀威
儀其名則禮器爲勝故中庸章句曰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
漢儒勉強求合於三百三千之數以周禮三百六十官充三百之
數至於曲禮則無可言者朱子取臣瓚曰周禮三百時設官之數
合以儀禮爲經禮葉夢得亦曰經禮其凡曲禮其目古禮可讀
可學則先王之世必各有其書藏在有司河間獻王輯古禮五百
餘篇但以大宗伯五禮之目約之豈無三百篇如曲禮少儀內則
等亦不下三千餘隋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孔子曰禮儀三百
可勉也威儀三千則難也言公西赤之貌與辭皆稱賓客之禮

用無不周也本命篇又曰礼經三百威儀三千其文蓋也本注以威儀
爲曲礼非中庸章句始言之也若孔門三千弟子孟嘗三千賓客
皆言其多而已不聞有求姓名以充之者三百三千又豈必求充其數
哉

急繕其怒

嘗疑急繕之繕爲勁既非字文訛轉又非古音可通諸家莫能言
其故余證之周礼夏官繕人以弓弩矢箙矰弋抉拾爲職亦取於
急勁者也序官繕人之注曰繕之言勁也竊意如繕甲兵之繕皆主
於勁鄭氏注曲礼又以其注繕人之說言之本只說繕之義爲勁久
之就讀爲勁如匪頒之匪本只解爲分師弟子相承竟讀爲分觀
繕人之注可以知繕之爲勁矣

八十八

立視五嶲

考工記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言其高如韻家引陸佃言五嶲
丈三尺不知從一園三則五嶲該九丈九尺

毋勿

二字依注讀爲捽沒方氏以毋勿驅爲何此處本言入國不馳則以
勿驅爲句似有理但策彗以彗爲竹帚終未安焉有策可也若
入國旋添竹帚焉上何從得此掃策如用彗但掃摩之而不加
鞭撫郵之而不必驅

月令小正

大戴記有夏小正小戴記有月令或云月令樂記明堂位三篇戴
入本非戴氏所傳也呂氏之月令固宜在夏小正之後然月令之

書猶稍完若小正則非全書矣如正月則啓蟄鴈北鄉雉震呴魚陟
負冰農發耒俊風滌凍田鼠出農率均田獺祭魚鷹爲鳩農及雪
澤初服于公田采芸鞠則見昏參中柳稊梅杏杝桃華緹縞雞
桴粥其正文想見僅有此凡句下添文解說者皆漢儒爲之餘月皆
然蓋古有此記時之書其正文與幾曰夏者言夏時也二月丁亥萬
用入學下文乃曰謂今時大舍采也今時云者解言殊不古殆東漢
以後儒者所爲亦不似西漢人語也娥娃卵之說援於爾雅及禮注縣
說四月十月南門見皆曰初昏當是一昏一旦而記者誤皆爲昏也大戴
諸篇如公符記孝昭帝冠辭保傅錄賈策語若小正傳辭定非盛
漢之書故小正不如月令之傳於小戴也朱文公儀禮亦傳於夏小正
削去傳文別附其後而止存逐月經文可見者蓋以傳文不足深信

八十九

月令中星

先與四仲月中星如火虛昴老指一星而言中春星鳥本是柳與星而
以鶉鳥言之大雖心星而氐房亦皆大火之次也月令中星孟春月昏參
日躔室自有危室壁而但言室昏參旦尾亦各舉其一宿以記中星
中春月卯日戌有奎婁胃而但言奎言日初入戌即歷奎昏弧旦建
中不言鬼斗而言弧建弧在鬼南建在斗上季春月辰日酉有胃昴
而但言胃昏星旦牛中亦不但星斗孟夏月巳日申有畢觜參井而
但言畢亦謂初入申在畢昏翼旦婺女中則軫與虛危以次中矣中夏月
午日未有井鬼柳而但言東井昏亢旦危中以次及餘星也季夏
月未日午有柳星張而但言柳昏有氐房心中言大火則氐房在焉
旦奎中亦有婁胃隨中氣以深而中孟秋月申日巳有翼而言

此下以中氣初過言而究其在巳之末躔昏建星中宜言斗而言建旦畢中則觜觽參中可知中秋月酉日在辰當躔軫末度以及角亢而專言角舉中以見首末昏旦斗參中不言參而言觜三星附參中舉小以見大也季秋月戌日卯有氐房心而但言房猶中秋言角也昏旦虛柳亦舉一星爲記孟冬月亥日寅有尾箕而但言尾記初入寅之度也昏危旦星中猶上月虛柳言之中冬月子日丑有斗牛但言斗入寅首躔斗度以次及牛不言可知昏壁旦軫中猶上有危室璧三星在其中矣季冬建丑日躔子有女虛危但言女初入子先女度也昏婁旦氐中亦據太陽行度與昏旦中星皆以中氣過後言多先與月令皆然若專指一星而謂此一月專在是星則固哉其言星而謂之天文也所不合之處併偏謂堯典中星與月令差又謂月令中星與今逐月中星移差不思中氣有次源中星有推移執月令每月所指三星而謂是月專在是星宜其不合矣愚按太陽以逐月中氣後移一辰自有定法如昏旦中星只當以月建對衝昏旦互求之孟春昏中之星即孟秋旦中之星孟夏旦中之星即孟冬昏中之星不可指一月一星傳曰火中寒暑乃退六月初昏心星中而暑退十二月平旦心星中而寒退此即求昏旦中星之捷法也

驚蟄在雨水前

月令孟春之月言蟄虫始振在東風解凍之下仲春之月言始雨水桃始華則雨水宜爲二月節疏云漢時以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劉歆作三統曆改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祝子經亦云驚蟄本在雨水之前考工記注曰啟以啓蟄之昏曰孟春

中氣唐一行改在雨水之後周礼考工記注啓蟄爲正月中太玄卦氣亦以驚蟄在雨水前惜圖於雨水下注云律夾鍾令雨水在驚蟄前未知劉歆所改抑一行所改也觀太玄卦氣猶說疑劉歆始改而秦儀至後人始以其書而改之十二月節氣中氣之法亦始於秦漢以來主此法以推日之行度古人簡略止占中星而已堯典占四仲之中星月令占十二月之中星不但宵中而并及其旦中於是占法愈密矣

司徒教民樂正教國子

司徒以五典教民樂正以樂教國子自虞書分命夔契王制周礼尚遵其法王制以樂正列於冢宰司徒司馬司寇司空爲司徒者脩六礼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爲樂正者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礼樂以造士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學以王制言之則司徒所教之成材僅得升於樂正教國子之學周礼大司樂即樂正之官掌成均之法或者如簫韶九成均者如樂律十二均蓋以樂取名其僚屬有樂師大小胥大師鍾師磬師笙師籥師等官皆以明樂爲國子師惟師氏保氏非專以樂官教國子保氏教六藝樂亦在其中以周礼言之則司徒卿也大司樂中大夫也或者疑周官制不同爾契之爲司徒其教民專以五教爲主孟子所謂人倫之教然師氏以三行教國子亦未嘗不用五典也夔之爲樂正其教胄子專以樂爲主即周礼所謂成均之法然司徒以六樂教民亦未嘗不用樂也況司徒所教升於國學則俊選皆造又樂以教國子者教之以樂官之教非止於樂詩書礼樂皆

在焉以其教國子不曰教官而止以樂名官司徒教民者始名以官教
官聖人公天下之意 古樂既廢而國子之官不知樂冒其官稱而
已自漢以來尚以國子之官為太常之屬猶存典樂教胄之意至
隋開皇十三年 罷隸太常别為國子寺後改曰監又曰館曰監不
相統攝矣司徒掌教而以戶部 擬之太常國子之官俱不知樂司
徒亦不知教古人設官初意盡廢矣司徒之失其職由周礼誤之
此俞壽翁所以作復古編也司徒之職宜當首言五典而其問多司
空掌土之事僅三物 五礼六樂數條可為司徒本文爾自宇文周立周
礼六官隋唐因之今吏戶礼兵刑工之目實始於隋以吏戶礼為左司
兵刑工為右司則自唐神龍元年始也後人因考工記補司空遂以工部
擬之因司徒詳於土地遂以戶部擬之自六典多錯簡莫覩其全書

隋唐變官制愈失其本職 教民教國子之官豈復虞周之舊 王制出於漢
儒不足深信司徒樂正之教則虞書周礼可證

小戴王制大戴千乘相似

大戴千乘似是漢博士作王制時別叢小戴去其千乘而存王制
也皆以司徒司馬司寇司空等官分記之司空之職專以食節事時
為本食壯食而事老事太古之民秀長而壽氣食得節作事得時
夏不及暍冬不及凍只為食 節事時然王制自多脫乱處如篇末
亦注語為經文也

秋學禮冬讀書

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illegible]似礼在
瞽宗書亦在瞽宗孔疏不能當詳遂指定皆在瞽宗非疏附此
為可怪如此則下文何以曰禮在瞽宗書在上庠愚謂味二語則冬讀
書之上合有上庠二字而偶脫漏蓋東序乃東學也成均乃南學
也瞽宗乃西學也上庠乃北學也春誦於東學夏弦於南學秋學
禮於西學冬讀書於北學四時各順其方春夏陽用事則學弦誦
秋冬陰用事則學禮書教之各順其時學之各順其方也

玉藻

戴記諸篇多脫乱玉藻為甚如中庸大學先儒猶定其章句乃可
讀也玉藻今尚仍因鄭注改定所指乱脫之處因篇首玉藻凡言冠服
等物者為一章以類分為二十五章 一章記冕自天子至諸侯皆龍卷
以祭 二章記冠自始冠至魯桓公始也 三章記朝服自士不衣織至
季康子始也 四章記深衣自朝玄端至以帛裹布非禮也 五章

記裘自錫衣君有黼裘至弗敢充也又自裼不盛服不充至路車不式 六
章記笏自笏天子以球玉至竹本象可也又自天子搢珽至無所不讓
也又自見天子無說笏至六分而去一 七章記韠自韠君朱大夫素士
博二寸又一命縕韍幽衡至蔥衡 八章記帶自天子素帶朱裏終
辟而素帶終辟至約用組三寸長齊于帶至三齊 又自大夫大帶
四寸至無箴功 又自肆束及帶至走則擁之 九章記佩自古之君子
必佩玉至綦組綬 十章記幦自君羔幦虎犆至麑幦豹犆 十一
章記卜自卜人定龜至定體 十二章記后夫人命婦之服自王后褘衣
夫人揄狄至禪男子 十三章記童子之服自童子之
節也至朱錦也又自童子不裘不帛至從人而入 十四章 記天子
聽朔月閏月及凶年之服自玄端而朝日至矣 夫不造車馬 十六

記君子居處之禮自君子之居恒當戶至進飲　十六章記趨朝之禮自將適公所至登車則有光矣又自凡君召至在外不俟車　十七章記君前侍立侍坐侍飲侍食之禮自凡侍於君至聽鄉任左為侍立之禮自侍坐則必退席至齊豆去席大為侍坐之禮自君若賜之爵至尊用禁為侍飲之禮自君賜之食至君祭為已佐卑為侍食之禮　十八章記拜賜之禮自君賜車馬至君子小人不同日又自大夫拜賜至獻者不臣拜於其室　十九章記饋獻之禮自凡獻於君至君之答已也又自尊者有獻而弗敢以聞　二十章記事親之禮自父命呼至走而不趨又自親在不稱父拜之又自親老至口澤之氣存焉耳　二十一章記侍賓之禮自侍食於先生至火盡者先君子又孔子至西[illegible]　二十二章記士於大夫之禮自士於大夫不敢拜迎至臨文不諱

自士於大夫不承賀至士大夫承賀又有喪非君賜不賀　二十三章記容介入門之禮自君入門至私事自闑東　二十四章記禮容自君與尸行至玉色　二十五章記稱辭自凡自稱至人之士而前省也

丹組纓合作青組纓

上文方言朱組纓此合依士冠禮作青組纓然本文青字下乃丹字記者誤青為丹緇冠古之齊冠所謂齊則綴之儀禮青組纓可證也[illegible]

采齊肆夏　行文誤

大戴禮行以采茨趨以肆夏又云步中采茨趨中肆夏附玉藻及周禮皆誤作趨以采齊行以肆夏誤者三玉藻及周禮樂師而不誤者二大戴保傅孔疏不能引大戴改正後儒亦從讀大戴禮之識禮者傅通[illegible]

[illegible]亦知其文誤當改也小學書內篇敬身第二十條亦引玉藻文恐因很吾家年據題不合因仍舊註朱文公雖改正於經傳通解而小學書未及改正鄭康成雖改正於大戴之註明言玉藻周禮文誤而玉藻周禮之文鄭尚未及改正其誤處也采茨乃堂上之歌詩宜接武而行肆夏乃堂下之金奏宜布武而趨如今之註疏於理舛矣學者當依大戴改正趨行二字非但朱文公之意亦鄭康成之意也

明堂位

明堂之明堂在記蓋取此位為明堂九室而記之也小戴之明堂位又異焉或謂非出小戴乃馬融所增入意者漢所徵魯諸生為之欲誇魯之盛而道以周公之僭其言夏商官數與尚書周官不同魯君臣未嘗相弑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春秋所書不可掩但以為有

道之國則可也祭統篇末亦誇魯人誇魯至謂魯一變至道會魯何過聖人未嘗不稱道之者明堂位祭統則非所以誇魯也先儒謂成王賜魯以天子之禮樂未必有是事皆記者妄言左傳盟會間諸國相誇魯人止言周公典籍而已使果有是豈不誇言之乎

崇牙璧翣

崇牙之名初見於詩而明堂位兩言之崇牙即業也以其莖版於虡縣植楗朱皆設業虡其白虛亦才以業上重書重業[illegible]上懸編鐘編磬虡之飾也璧翣本是護虡兩頭者明堂亦兩言之有翣虡之崇牙璧翣有衰飾之崇牙璧翣旗上旁旒如業版之鋸齒亦曰崇牙指前羽飾下垂亦曰璧翣後人乘翣轉為扇翣無下垂之義猶以翣名遂因翣之音名扇亦曰翣矣

學記術有序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注云術當為遂聲之誤也月令審端徑術則本注直云周礼作遂徑術即周礼遂上有徑初不以為聲之誤愚按遂術古字通用非字之誤亦非聲之誤也春秋文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公羊作遂咀楚之文遂取吾邉城遂字書作述術字從行述字從辵皆人所經行之地術述亦同義也萬二千五百家為遂遂三年興賢必有學周礼黨正州長之官其學亦名序此經舉遂可以見鄉不以鄉遂對說而言二千五家之閭五百家之黨皆互文見義也

宵雅

宵雅當依正義讀為小儒者誤於釋文音消方氏至解說消之義此讀小雅也何必強為之說礼記改字音讀之者多矣宵雅讀為小雅謹曰不然

言及于數合從言字絕句

學記曰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言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後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鄭氏以言及于數為句殊為無義且司徒之教民保氏之教國子六藝之數之目皆言及于數今之教者何嫌其言及于數也當以多其訊言為句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數字音色角切言教者但畢多之言不若及其身之講 並之時察其所安可也訊言猶問[illegible]之謂也以佔為覘以畢為簡古者削木以貫牲體謂之畢因削言簡從人執手簡為手畢或云手削盡出於此漢儒記礼多錯誤略改[illegible]句讀則此章之義差可通

樂記本作十一篇[illegible]

樂記本十一篇今合記為一乃十一章觀其以子貢問樂一句附於章末即其篇名矣依正義次序分為十一章 一曰樂本自凡音之起至王道備矣 二曰樂論自樂者為同至與民同也 三曰樂禮自王者功成作樂至聖人曰礼樂云 四曰樂施自昔者舜作五弦之琴至先王著其教焉 五曰樂言自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至君子賤之也 六曰樂象自凡姦聲感人至所以贈諸侯也 七曰樂情自樂也者情之不可變也至有以於天下也 八曰魏文侯問於子夏至彼亦有所合之也 九曰賓牟賈侍坐於孔子至武之遲久不亦宜乎 十曰樂化自君子曰礼樂不可斯須去身至礼樂可謂盛矣此章五十八句重出祭義 十一曰子貢見師乙而問焉至子貢問樂此章

吾子自[illegible]多亂也 宜依史記改正

[illegible]

樂記中有與大戴文相出入其他論禮樂多有格言能記子貢子夏者乎可為得之然出於聖門七十子之徒所記也

[illegible]而不隱

樂記此章[illegible]遂句言者而注者猶以此一句為歌甚無義也愚詳其語去上下[illegible]其承上文著往飾歸而言所謂奮疾而不拔言舞者著往作[illegible]步氣象也所謂極幽而不隱言舞者飾歸作且止氣象也皆[illegible]也非[illegible]也故先儒謂奮疾亦拔即發揚蹈厲太公之志極也不隱即武亂皆坐周召之治

清明象天廣大象地

注然但言清明為動蓋廣大爲鐘鼓不可以言樂之象也蓋言其所以象天
地四時耳以周禮大司樂證之古者堂上登歌貴人聲堂下合奏用堂
下樂器登歌必用陰呂而在堂上陰從天降而堂上象天也奏必用陽律
而在堂下陽從地出而堂下象地也律呂必取合聲奏黃鍾歌大呂子
與丑合也奏太簇歌應鍾寅與亥合也奏姑洗歌南呂辰與酉合也奏
蕤賓歌林鍾午與未合也奏夷則歌中呂申與巳合也奏無射歌夾鍾
戌與卯合也陰呂歌堂上陽律奏堂下陰陽降象天地之交泰

樂記十一章亂簡

此章孔疏依鄭以爲錯亂失次然樂書者文理差順樂書亦稱武帝爲今上
者太史公所著司樂記者撮其所補根錯少孫不甚改竄文簡可讀樂
記之誤曰前疏往來多一段[illegible]多寡之遺聲也至寡今別錄子貢問樂

一章如左以便讀師乙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
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
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
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illegible]宜歌
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
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illegible]商人識之
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
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
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
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illegible]
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illegible]

序移嗟歎於永歌之前不知長言而後嗟歎

祭統言銘宜在十倫後

本祭有銘銘者祭之末也至可以觀政矣宜移在十倫之後

孔悝鼎銘

鼎銘所引孔達等事多可疑且蒯聵之入在魯哀公十五年冬其遂奔
出渾良夫所為至次年六月即逐悝母子醉而逐之豈酬之大夫所宜者
納所作鼎銘或者重酬之一端然本注以公曰為蒯聵所言以叔舅為
尊稱孔悝殊未允當按孔圉娶蒯聵之姊而生悝則聵乃悝舅而悝甥也又
非天子稱異姓諸侯之比何至以叔舅稱之又哀十六年經書正月己卯
蒯聵自戚入于衛以曆推之六月乃丁未十日丁巳二十一日丁卯亦非六月
丁亥日祭統篇末皆人誤爲書之言不自知其妄此鼎銘亦妄也

投壺

大小戴記皆有投壺篇而文小異大戴記注云壺高尺二寸受斗五升小
戴記注又曰腹容斗五升三分益一為二斗得圜囷之象積三百二十四寸
也以腹脩五寸約之圍周二尺七寸有奇是腹徑九寸強而口徑二寸半也
嘗試以之以周尺比今之尺則尺二寸僅七寸許而腹圍二尺七寸有奇則
與近世鑄者所差無幾度徑之度不相遠而腹脩頸脩之度不同無[illegible]
周尺較古人之壺其壺之度如古者席地而坐其用器物皆不甚高[illegible]
其受斗五升不知古之量何如也陳太常禮書謂壺當如釋奠之罍[illegible]
又謂如若尊不用足今壺尊亦有足然如若尊者無足者今尺
二寸之度表裏如一其中可受斗五升愚按陳氏但知壺之可無足不
知壺之可無耳也經言壺制惟腹口頸三體小戴言即大戴所謂脰

二小戴所記皆未嘗言耳古者賓席主席同時並投當其賓主般還
曰皆拜而受矢揖賓就筵司射進度壺間注云度壺度其所設之
處也去坐二矢半則堂上賓席主席斜行各七尺賓黨於右主黨於
左有勝則司射以爵等告曰某賢於某黨鈞則曰左右鈞賓主觴射
二席並設若如今壺樣爲兩耳則自賓席主席望之皆不得其正以
此知投壺不當有耳惟其無耳而但取中於口是以主賓之席皆可正向
投之如齊晉之射是以爲樂若特謂耳小於口而賞其用心愈精近使
耳箭倍多人爭偶爾之僥倖捨中正而貴旁巧又焉足貴哉此雖前賢
所定以投耳經無明文不敢曰然壺口徑周尺二寸半不尤小於今之壺乎
哉擬合止存有初有終連中全壺驍箭倚竿散箭餘皆不算如驍
箭本非古以不遠復善補過存之從中則驍中之算亦廢小戴附鼓節
大戴附歌詩大戴又曰鹿鳴商齊皆可歌則不但奏貍首而已投壺古逸
礼篇名故二戴皆記之

茅縮酒注異同

郊特牲縮酌用茅明酌也周禮司尊彝醴齊縮酌鄭注特牲及尊
彝皆以縮爲去滓矣乃於甸師注云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滓下去
若神飲之故謂之縮注文異同今祀酒皆清酌名曰醴齊從齊非有
滓可去所以須茅者止取鄭注如神飲之意鶴山魏氏曰古無縮茅
如神飲之禮以醴酒濁釃而清之謂滓下如神者鄭大夫聽說也或曰
今之縮者所以祭酒澄少許於茅上乃代神祭酒既祭而神若飲之
然此則行禮者未可就覆其爵也

儀禮止有鄉射大射而射義疏言大射賓燕射之外有鄉射

或問儀禮經文止有鄉射禮大射儀而射義既引梓人侯制又言三射外
有鄉射何也梓人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本注云大射也皮侯爵賓
賓射之侯也大射在郊以大學在郊也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習之澤宮
而試大射宮即大射也梓人又云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本注云賓射
也天子諸侯卿大夫皆以五正三正二正爲采色之別賓射在朝因遠國來
也梓人又云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此燕射也布侯畫獸也天子熊諸侯麋
大夫虎豹士鹿豕燕射在寢息燕之慶也大射用閭中燕射皮樹中鄉
侯於賓內用虎中鄉射大夫用兕中士用鹿中鄉射之侯與賓射同故
今不言之乎大夫與賢能之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州長春秋以
禮會民射于州序皆鄉射也竊詳儀禮止有鄉射禮大射曰儀而
禮賓在鄉射中矣其用閭中皮樹中及獸侯鄉射并詳及之燕禮云
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禮然燕時或射或不射故儀禮有燕禮而無
燕射也燕射亦請射于賓故儀禮有鄉射禮而無賓射也賓射燕
射也[illegible]一禮而異用爾

七出三不去

大戴禮本命篇婦有七去又曰有三不去律家定為七出之條至於三不去
之有所取無所歸與解作射禮賓送非也愚嘗標題小學書至此
嘗引鄭氏說謂娶時有父兄為主而去時無家族可歸此當加[illegible]之
言先儒之言也

豫章熊先生經說卷之六

隷說

評篆

李陽冰唐書無傳宗室表無名仕不過邑宰隱於太白集見其爲唐宗室觀其上李大夫書則陽冰名也觀晥客舊居之篆則曰稱霽今李甞字陽冰以字行抑名前者皆有詩而陽冰書之序兼篆入神品答璪斷碣開篆不必翻翻後千年有人誠未易及然推其神役如莊周之文大令之筆不可以法度齊之城隍祈雨碑口字加頁頭上作山李氏三墳碑敢下作月忘歸臺燕子泉皆石下作口倚廟碑曹下作甘建字從乞而書作乙若此之類不可以陽冰之顯九而故之古人字本有几尺二體陽冰合之篆術身曲脛於理則通及字象形陽冰或爲兩足以取朿顛非

象形之初意乎字象小兒囟頂并臂至以了點象其頭而曰布其畫以象手足陽冰套破囫作鉤使兜足二體不分要非乎字之正或曰李斯使父子爲鄭曾之款已有此體冰主斯者也然子之形當以圓臚爲主主字象燈之炷陽冰或卧其上炷垂上從陽冰中畫常正横作ク又無相及義炁上皆三畫陽冰亦謂象人開口作ク然欠象開口橫可也正安步者何取於開口乎今篆者於二字多從冰體不知冰本出惠見變古體自成一家者也他如千文前後筆意不同謙卦以無爲無恐亦未必陽冰真迹徐楚金說文解字第三十六卷曰䄂字多爲陽冰言之所引五十八字皆陽冰新說文有爲皆許之或弌式俗書如弋陽冰云弋皆也恩謂初不過一字錯舛於弋而二三因之無足深辨毒字陽冰草毋出土之說不如從屮毒爲有朿被臨二切其音可謂毒亦可謂毒讀音但可證已亦有之列食列二切陽冰欲分二體於理亦通一字而數音者多矣況此亦字在詩韻有偏制者在禮記有協提音更爲數體乎路字諧音爲聲陽冰以爲輅者路字見於詩之公路秦詩之路車周禮之五路方以車輅爲正且各諧貝爲賂豈輅者乎路字必不出於輅之後陽冰說誤矣諧聲古者各可諧洛則路亦洛之去聲故漢書序路作露路而各角之字有音格者各之諧路即其例矣它如佳倫之象形刃象刀之加鋼並象丑之象聚自不必疑本字上象枝下象根當從陽冰象木之說才字上象木生分枝下象根株貫地當從楚金才始之說竹不曰冬生草固難言冬生木也其象文已從倒草則陽冰之疑過矣日字四圍周圍象形其中畫一象鳥如陽冰從口之說則成甘字矣米既象米不必以穀穗言米 從上小穀借稱父弟曰叔此俗論也古者以叔爲兄弟之

次後世始以稱父之弟古者言尗不言豆尗稱豆非醯器則量名後世変尗稱豆亦俗論也裘字從衣求省聲陽冰疑之謂從衣外韻書或云諧聲者書者恩皆未敢曰然表眾二字相類音亦相近從屮爲毒從橫目爲眾䘮彝家亖垂之詣眾者皆作表定非曹者矣狀從犬引聲陽冰謂象形之文字犬字尤似楚金謂犬動上多故狀從犬曾勉罹非至當也禿字本不從禾說文自別爲禿部集韻引籀文其下爲人字其上乃毛字既有籀文顯證則舊說謂倉頡見禿人從禾中出自不足信楚金以爲禿人髮若禾稼者非也陽冰以爲諧聲隸者者亦非也果謂隸者當從粤不當從禾也毛字所以說爲禾盖篆者斷毛字之尾以象禿之乃轉寫爲禾毛而斷其尾則不成毛人而毛不成所以爲禿也人字爲陽冰之名宜講之熟矣陽冰云象水之裂隸楚金云象冰之結直之加一

一𠂆卩字象合符陽冰謂一畫爲卩二爲𠂆三爲自故冰篆旨字
例從其上𠂢然推卓與勁實不相因後之篆者報效陽冰於其上不知其
不可爲訓也長字諧聲例亡乃其正體漢碑已有三下作山而亡爲巳
者耑始於秦刻石陽冰守之楚金又言陽冰作金字無從金生土中之
意壓字陽冰以爲從卯玩於邪上加一乃酉字矣今劉騐等字評以爲
聲小篆劉上正作古酉字乃酉金刀非卯金刀古字卯酉同文也古讀
如忽在說文爲不順忽出從倒子不孝陽冰云疏流並從古疏通流行
豈不順哉楚金力爲之辨恐謂此乃說文之誤非但疏流如育字釋曰
養子使作善亦從古肉聲恐非倒子不順之謂楚金以陽冰爲𩔈燕
愚於此字當主陽冰大抵楚金之於許文變而不知其有未善如羑善義
等字不能正救益取其繆矣楚金文取許文脫誤者别作𢾅義以劉字

爲首而不知其諧聲古酉字方以爲從刀鎦者聲劉字見於六經從在
鎦之後者又謂説文有油宙軸而無由字不知迪笛頔之諧由爲聲即
可以宙軸推之抽紬油諧其平聲胄袖柚諧其去聲軸諧宙者迪笛頔
諧其入聲嘉肴貳𣨌又𠭥𡜍戢多又皆以叉字諧聲蚤功叉字可爲𢦔
蚤功故由可諧笛此由又四聲之通例也爲儒而不通古音不可以讀群
詩書亦不可與談字學也

評韻釋

聲韻起江左非古之正音也韻釋出入説文約文中義因多猜至而舛
妄相承者亦不少丁韻主於多文且增玉篇爲類篇自至亥五百四十三
部字蓋紊矣毛韻效傚壹增字文一丁字而𣂑足山直各爲一字二王字
而有點無點各爲一字諧聲字止書其聲此古字通例往往亦

出爲一字舟月象形三畫象舟之梁反爲直點以别之毛氏不足識黃
韻後出能剛毛之允可謂𣢾識惜其刪之未盡而韻會正自可照古字
多假借通用後儒强增重出以爲博若推其例不可勝增易詩書
協韻自唐人始有音釋行世古韻遂廢集韻之後南北增韻又然
家頗收漢晉人詩賦中用古韻者增入韻中而易詩書古音則不問
無乃倚採吴棫遺叢中增茂字於上聲者不以南山有臺詩
爲證而引王子俟表增度字於去聲者不以雲漢抑詩爲證而引
揚雄賦知協音不可勝增則不如勿增古音變動不拘其令韻法可參
僅可爲韻不待唐宋之儒爲之矣愚以爲詩書易未嘗不叶惜爲韻
於釋文韻書爲曹爽哉協上文腥惜至甚明白孔傳以爲霸釋爲未
音改其字音以乃從作許規切百兩御之箋云迎也一云親迎御輪輯

不顧上韻音作迓以至諸經或一字而前後異音或數家而得達麻之
如此之類韻家兩存之文例皆别出一字附入各音又有方言小異若西好
之肉曲植之植初無别義而作别音如此則麻韻從奢以後馬韻從
寫以後構韻從藉以後與中原雅音皆不合須别爲一韻矣杜鎬
議唐韻之誤不合振字在度部蜂字在經部知擬吾軋而訛爲軋焯
音𣙜而訛爲泛韻中亦訛其音者有之矣字音之差殊猶或五方之音
不同至於釋文則不可苟黃氏推本古篆文援證經史比諸韻最詳但其
善本許之春字古篆只作屯諧聲字之通例也未可直曰草也曰草曰
記其時也諧其聲也故字非止香熟爲義其諧聲於龜或龜或大各具
香文禾記其時龜皆其聲也冬字非止四時盡爲義諧聲於夂而因終
皆盡冰記其時於諧其聲也此曰制三公一命卷家字從公充字從儒

㝯宄皆從㕣者非也説文回以㝯為衣部㕣聲矣妒從女户聲或作石者
書户之訛豈可云一作蚸野之有墅毛晃謂後人叚借為郊野字因仍
重複以音別之不思上與切者野之正音以者切非正音契字如詩爰契
我龜與周礼皆作契毛黄二韻捨經文而引相如賦別出契字釋曰
開龜之鑿則經文不足證歟執卽埶字經文多用之豈得析俗作埶
埶字從手而諧聲於執釋以手執握持蓋誤認埶為執此亦或云埶
具為埶不思埶本作蓺為執其女字埶為之埶為執其爲手鼓之配
鹽㽕亦今以亦作皷者㽕之使果腐而已未嘗用鹽也別一種皷則所
主不在於皷曰㽕皷可也何配鹽之有和字自徐氏以後専以梀齒釋之
細者冠昏殺醴常用非止喪事用之但云七可也六書中諧声最多
既曰諧声則不論其義每字必強求其義此刱舒之曲學非六書之本

法也如覓諧見不必言莧為可見知諧矢不必言如矢之疾莊諧壯不必
因壯言盛畝諧光不必因光言明路諧各不必言路人各有所往豺諧才
狼諧良不必言豺才而狼良博字從十専声韻家以為數布廣大
如此則博之同音有搏手從肉從胥從金從火從食者何取其數布
廣大哉博以帛為毋専以數為毋恐當是溥者為声從金之鎛與鎛
同義皆為鎛鎛薄蝕之溥林溥之溥從以溥為声傳溥於音為近
東鎛之縛則可諧専為声而不必以數布廣大為義矣又有他字諧我
為声反取以解本字之義如羊祥也善膳也義威儀也似此皆解詩
削其有文義全非急當改正者如濟字之類是也濟字出考工記輈人
弓人而弓人言濟尤詳丁毛黄皆以車轅漆三字釋之按弓輈皆曲物此
字本從言限曲之處濟酒文鄭司農讀為醋酒之醋讀儒經改

本字至界韻家増入醋字下以此文考之輈人言良輈環濟自伏兎至
軏七寸軏中有濟後鄭謂前歸將以深遠不言然也先鄭雖疑環濟爲伏
兎前軏然人乃誤輈之工本文在用漆之時弓人言冰析濟者自又曰太和
無濟〻畧而皆有注而釋其次有濟而並其次角之濟合濟若皆
手文角環濟本節卷也康節年幾澄所謂濟者非不在車輈亦未可專
書冬而三字者本考經文似此豈謹傳世黃毛承舛丁寶有繆能不愧歟
林之衡平其中本說文之誤而不知改正者如美善之類是也許氏不以美
入大部而入羊部以羊之由曰羊大則美又曰一曰羊以給膳善即膳也礼
經明言膳用大不羊義膳之說尤妄美義何取於羊哉以美字入大
部而諧音於羊姓夕年則不必多言而定矣善從美者言之美者善言
也義從羊者美其取我制義也善義二字亦服從當先酉字

古與卯同文為人因酉作酉酒本從水諧聲於酉只從之爲乃皆主酉
卽酉矣其有自別為一字而酉為十二辰之名廢其古文恐與卯相混也
其用酉者一酉以為辰名乃字之假借者也古字酉字正作酒尊之形
象酉尊也從釋乃云八月黍成可為酎酒古人制字之意荒矣韻字擇爰
無徵之不可勝胜姑舉其一使學者於字義當自求於經史正文勿為說
釋所誤也

論二社

舊法立春後五戊為春社立秋後五戊為秋社二社每與二分相先後正
得二八月節今古社戲甚其春社祭歌律用夾鐘良辯為秋社樂歌
律用南呂今州縣春秋上丁之明日祭社或未盡六月鄭樵便行礼非
於天時便於人事立不本曆書為大不敬余不妨良　此每為有益者也

然不聽祭社樂從未能遽行當依序取社日可也

評雩祭

祭法雩宗祭水旱禮註漢儒謂雩者吁嗟求雨之祭也恭木旱也秦漢雩事今則郊禮而得雩百官雩乃旱嘆則舞雩是雩祭旱也定人祭門閉以而須往郭雩從十五年秋大雩鼓用牲于門是大祭水也自春秋雩而雩祭祀成漢雩元封六年旱女子巫史夫不入市肆帝始元六年旱雩祭禁舉火故雩以祈雨用旱也以祈晴用朱衣雩則閉陽而求諸陰祭則閉陰而求諸陽後漢行雩禮求旱靈穆帝來後漢禮舞童皆旱服持羽翳歌雲漢之詩齊經雩陵皆歌雲漢詩梁武帝以雩壇不當在南郊正陽之方移於東郊又謂雩祭燔燎以火祈水於理爲乖改燎爲瘞議郎朱异謂雲漢詩有靡愛斯也大同五年又定祈雨七事舞童早服各八列各執羽翳每列歌雲漢一章後魏文成帝和平元年雩旱遣使工端絜善謳者歌雲漢每列一章古人救旱之法自七事外若徙市禁屠斷扇官府露坐曝政皆可舉行近世祈雨不知以陰求陰既不至參詳歲傳道法師符禁焚香燒燭燭符燎楮投助其熱不知古人救旱必用女巫今用傳道法師爲巫或行精至亦亢陽之人非所以求雨後世皆傳而賤巫古無傳道法師今爲人祈禱是亦巫耳若郡邑屬於雩者於不得必巫或用女巫以陰求陰也今之爲弊諸也責富爲其用則攘罷載芟我春社報良耜於秋社聚雩漢於雩旱祈雨多在六月以祈農商諸首章以祈雖羽翳之七章此詩敝古人雩祭所取然其篇旗於冰漢而巫寡嫠之忘易於性求自今志興時遊不敢附於諸篇今未必能信用雲漢之詩推以陰求陰則救旱請雨者何宜乃若崇

一百八

門則雨中閉南門用甘水二次爲別其中一以爲盛水以奉禮朱衣伐鼓于門祭畢開門屢獲開霽此亦古禮之有驗而可行於後世者自舜禋六宗已有雩祭古人救水旱者在此而況俗慢之甚者科卑富民爲祈禱官四見香燭迎送土偶遊歷坊市何以救水旱乎

評潛虛揲法

潛虛之言曰萬物皆祖於虛虛生於氣氣以成體體以受性性以辨名名以立行行以俟命故潛虛有氣圖其次體圖又其次性圖又其次名圖又其次行圖又其次命圖其目凡六而張氏或言八圖者行圖中有變圖解圖也潛虛主河圖所謂原委即天一地六之水所謂熒炎即地二天七之火所謂本末即天三地八之木所謂丱刃即地四天九之金所謂基冢即天五地十之土一與六合得五成六二與七合二得五成七三與八合三得五成八四與九合四得五成九五與十合五得五成十皆會中宮戊己之功此潛虛五十五行所以有行獨居中也潛虛之書即如今人布算之籌潛虛之行即如周易之卦行有七變即如卦有六爻變有解辭即如爻有小象然周易以八乘八則爲六十四卦潛虛以十乘十宜爲百行而止五十五行者所以爲潛虛也五十五者天地自然之數以氣圖觀之原一委二本三丱四基五冢六炎七末八刃九冢十湊合成五十五數以體圖觀之一元在下從左體逆推二等止於二三等止於三四等止於四五等止於五六等止於六七等止於七八等止於八九等止於九十等止於十亦自然爲五十五數數是性圖先列十純十純既決其次降一其次降二其次降三其次降四至五配而性備始於純終於配尤足以見五十五數自然之妙至若名圖所以具五十五行之名行圖所以見五十五者之行命圖所以著夫吉

一百九

函藏五行之中每行七变元餘三行不占則五十二行該
三百六十四变不當一变餘則奇分是為三百六十五变有奇上應周天
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可以步天執可以協歲紀此則潜虛之大略也
而圖不盡五十五字者但觀圖上之言而未嘗布蓍執策以試其周流變動
之處則有遺也潜虛者虛其半而已是豈足以知潜虛哉後儒有言[illegible]
有析無尚不能明易如[illegible]何今[illegible]於周易家有其書幼誦其文尚[illegible]
留意揲法嘗潜虛揲蓍本[illegible]計以七十五蓍揲其法揲之然後知潜虛
雖虛其半未嘗不盡用其半也[illegible]入在平地仰而觀天二十八宿之周流當
見其一半潜虛文卦虛半似也又晝夜之間運動流轉者而皆見者
[illegible]而[illegible]見潜虛而顯反對似是朱文公記說潛文圖後有云凡例二十六
字為一日之國紀占四十二字注六字以見古法之變凡例二十六字其

說一行主者吉相者屬[illegible]者平日者吉凶者左為主右為客客為本
行主者先後分陰陽而本其所為之五行當日右体以起義也記占
以十二字注六字其辭曰[illegible]甲午日加巳時先某後某得庸
某得某金者卒不告也已為某生主先某後某注曰其[illegible]否吉[illegible]全
变上曰此一大[illegible]又自記其占法如此愚按
[illegible]者西[illegible]日在于日事[illegible]作[illegible]一年
日加[illegible]時[illegible]丁酉壬月二十日甲午巳時[illegible]
也[illegible]知其持主者不因之外以七十蓍信手平分
左手[illegible]三十五[illegible]以十揲之餘四蓍通掛一為五故第一
揲得[illegible]再[illegible]分右手得三十蓍[illegible]除掛一以十揲之餘九蓍
通掛一為十故第二揲得[illegible]之為行也基左[illegible]右左主右客先基

後冢則先主後客為陽陽則置右持左又併合蓍再分為左右置左
不揲而揲其左先揲之蓍餘之蓍自初置上為七故曰占得上金左右土
其上金初與上者在下占之例而用本日所占如世傳占易大吉[illegible]則
以直日所[illegible]而主先斷之凶公說此則不吏某占者可以為例已大金主初
中[illegible]藏而大金相為[illegible]來則主凶注文又明其吉凶藏否有並與之異用凡此
皆圖上所未及而朱文公所謂見古法之變者嚴有此作記占四十二字
見已大之宜然主者或不宜於金使後學知所與卦先克之例矣[illegible]則
之上金於本行其占而以本時為占使後學知初與上不占之例[illegible]
左右之盾先後吉凶之有[illegible]使後學知虛半互出而反對[illegible]
然林其中矣何以言之潜虛之來數百其十純數也其[illegible]所謂
十純者元純一蓍純二容純[illegible]純四齊純五造純六[illegible]純七[illegible]純八又

純九穀純十皆虛之十純如易卦之八純自八純之外皆有反對
潜虛則虛半而無復反對者故凡十之中[illegible]者四十五[illegible]用者四十五[illegible]
如左右者[illegible]者曰昧[illegible]在[illegible]者不用或[illegible]左[illegible]右[illegible]
右原初故不聚[illegible]知掛揲之時亦有先[illegible]者又知[illegible]
知左[illegible]者不用[illegible]左[illegible]右[illegible]用則左[illegible]右[illegible]何[illegible]用[illegible]
知[illegible]者[illegible]亦有先[illegible]後[illegible]者[illegible]會[illegible]虛半之卦[illegible]
為以已[illegible]取合時會求合於五十五數[illegible]出於河圖[illegible]
用易同其用以異者非求異[illegible]出[illegible]卦布在六十四[illegible]
四十五位以圖觀之則[illegible]其[illegible]先後[illegible]相[illegible]
揲[illegible]故揲[illegible]而用[illegible]商易之[illegible]虛一而用四[illegible]
[illegible]用[illegible]周易[illegible]分[illegible]

右一蓍掛於左手之左右皆揲十有八變而成卦潛虛揲蓍平分之後取
左一蓍掛於右初揲左則虛右次揲右則虛左此亦虛半之意至於五
名之餘欲蓍復揲[illegible]陰取陽此又於虛半之中而開其端故其法曰置
行相乘得二十五又以三才乘之得七十五言蓍數所由定也又曰左爲主
右爲客先主後客者陽先陰後主者陰言十揲之時有陰有陽則一揲
者視此爲去就也又曰陽則置右而揲左陰則置左而揲右生純置右成
純置左言十揲列爲卦例所以見交卦之體乎若不相乘也又曰陽則用
其顯陰則用其幽幽者吉凶咸否與顯反言吉凶咸否在所用若亦只
說得一半而虛其半以俟占者自識之也此乃楊子雲夜測陰晝測陽之
法用之於潛虛尤宜大抵虛其半而不用是故謂之虛於虛半之中未嘗異
藏其用是以謂之潛潛虛不亞擬易視玄與範亦疑矣

範數並出易卦名太玄首名潛虛行名

周易之後有揚子雲作太玄首各有贊又有測先儒謂易以數聖人而後成
書子雲乃以一身而爲數聖人之事司馬公作潛虛主於河圖吉凶咸否
幽顯五取其占法因於太玄也蔡仲默作範數主於洛書自一一衍爲九
九其名數因於太玄也數九疇一故丙午丁九壬子癸一左三右七故甲卯乙
三庚酉辛七二四爲肩故未申二辰巳四六八爲膝故戌亥六丑寅八惟戊
己屬中五附於巳爲四巳附於午爲九一水數也一一曰原一二曰潛一三曰守一
四曰信一五曰直一六曰蒙一七曰閑一八曰須一九曰厲二火數也二一曰成二二
曰冲二三曰[illegible]二四曰[illegible]二五曰[illegible]二六曰[illegible]二七曰易二八曰親二九曰華三木
數也三一曰見三二曰[illegible]三三曰從三四曰交三五曰育三六曰壯三七曰興三
八曰欣三九曰舒四金數也四一曰比四二曰開四三曰晉四四曰公四五曰益四六

曰[illegible]四七曰盈四八曰錫四九曰教五土數也五一曰庶五二曰[illegible]五三曰[illegible]五
四曰中五五曰[illegible]五六曰伏五七曰過五八曰執五九曰壽六水數也六一曰飾六二曰[illegible]六
三曰廬六四曰睦六五曰積六六曰用六七曰郤六八曰翕六九曰達七火數也七一曰
減七二曰損七三曰除七四曰弱七五曰疾七六曰競七七曰分七八曰訟七九曰收八木
數也八一曰實八二曰賓八三曰危八四曰堅八五曰華八六曰報八七曰止八八曰戎
八九曰結九金數也九一曰養九二曰過九三曰勝九四曰囚九五曰壬九六曰固
九七曰移九八曰脩九九曰終此蔡氏範數之名也太玄潛虛之贊與行不敢
犯易卦之名玄虛亦未嘗相犯今範數乃多重犯太玄八十一首之名潛虛
五十五行之名且於周易六十四卦之名亦犯其八九聿先生之於書傳既改
定武成矣而於洪範不以吳斗南之說改定其錯簡未必以吳爲不然豈精
力盡在範數有不暇及乎

八音缺匏

八音之有匏宜以爲樂而乃以匏爲所重在匏也自隋以降笙竽以木代
匏遂缺八音之一俗謂匏聲不如木堅可久故以木代[illegible]謂用匏作匏以存古
而以銀若銅因其所當底而實之可也今[illegible]笙竽或以銀及骨角因其笙
弦之樂者甚多以琴瑟與笙竽言琴瑟之屬則王氏琴書引朱文公云
先以合字[illegible]宮[illegible]取六音[illegible]琴錄第一絃爲黃鍾竹聲
而商角徵羽[illegible]有不能之故[illegible]有不吹之[illegible]皆
是也笙竽以大簇管第一黃鍾管最長亦主於宮聲以匏[illegible]
詩曰[illegible]合而成聲者[illegible]
市各持[illegible]八音之有匏於卦[illegible]風[illegible]
[illegible]之則清[illegible]則人思[illegible]

請辯矣唐協律郎劉貺作大樂令壁記謂女媧氏列笙於匏以應左人今以木易匏而諫之非匏音矣惟劉梁之南尚仍古制欲待其人之改正不知自唐以至今日雖劉梁之南亦以漆木爲笙匏音之廢不可復言康忠敬者之不多見宜也自劉貺爲唐協律郎欲改定而不能況不在其位者乎爲禮樂之官者尚申請而改正之

豫章熊先生校集卷之七

五經蠡測六卷

（明）蔣悌生撰

明嘉靖刻本

五經蠡測六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蔣悌生撰。悌生字叔仁，福寧州人。洪武初以明經官訓導。是書乃其元季避兵藍田谷中所作。嘉靖戊戌（案原序不題年號，但稱戊戌，以序中一百六十餘年語推之，知為嘉靖十七年。）浮梁閔文振纂修州志，始得栞於其裔孫宗兩序而刻之。前有洪武庚戌悌生自序。凡易一卷、書一卷、詩三卷、春秋一卷。後有文振附記曰：右五經詩說獨多，易書次之，春秋為少，禮記亡闕。今猶題曰五經蠡測，仍其舊也云云。今觀其書，或載經文，或但標章句之目，所說或大書，或夾註，體例絕不畫一，蓋猶未成之草槀。又尚書太甲篇首有曰：詩書小序，前已詳言之矣。然以前絕未論詩書序，則不但禮記散佚，併尚書亦有佚脫也。其說易多斟酌程傳本義之異同，如解頤卦虎視眈眈，其欲逐逐，謂大臣之求賢為助，如虎之求肉為食，穿鑿太甚。如解龍戰于野，謂坤象不得稱龍，龍即乾卦六爻之龍，陰盛而與之戰，嫌於无陽，故稱龍以明陽未嘗无，則立義特為正大。其說書於蔡沈集傳多所訂正。解盤庚疑有錯簡凡三章，未免因王柏謬說，又加推廣。至於高宗肜日，謂果為高宗之事，則當稱王，不當首稱廟號。用鄒氏音釋之說，以為祖庚祀高宗，亦不為無見。其說詩謂小序固有紕繆，而朱子疾之太甚。於諸篇同異，務持兩家之平。在元明之間，可謂屹然獨立，無依門傍戶之私。至其以鴟鴞為美周公，乃豳風之詩錯簡入於曹風，則又臆斷之餘習矣。春秋僅說滕子來朝，子同生，夫人姜氏孫于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公及夫人會齊侯于陽穀，齊仲孫來六條。（案孫於齊與會禚合為一條。）而仲孫一條與陽穀一條年月又復顛倒。其說不甚主胡傳。然既曰胡傳不合筆削之初意，又曰聖人復生，亦將有取於胡氏之言，又何必一一盡合於筆削之初意，則於胡傳亦尚在疑信間也。大抵僻處窮山，罕窺古籍，於考據引證非其所長，而覃精研思，則往往有所心得。名雖不及熊朋來書，則實在朋來上也。

己卯夏季坐桐花館翻閱汪氏經解見仁竤
蠡測讀之苦多缺字爲嘉靖所刻一時不得
得善本校補遣書賈以此書至取出所刻
詞校合璧爲之一快也笠亭侯識

是書仁竤没後又百六十餘年其後人宗禹諸
請浮梁閻君姬傳梓而行之其獲存於世也幸
矣原目春秋禮記列卷三其詩蠡測三卷本于從
今經解本以春秋禮記本末卷列詩從又適其重所
刊正也禮記原缺而書以五經名想當日未有定
稾抑或藏弆甚久有所遺佚皆未可知矣侯
又識

蠡測序

愚幼讀書略曉文義其或未通師友問辯既退猶有疑未釋者及壯至老其素所蓄疑輒尋經傳本旨反覆參究旁搜證據疑終未能釋所恨窮居僻處孤陋寡聞不能訪求良師益友以質所疑每欲筆而志之以俟後之同志又恐獲僭議先儒之罪握筆屢發者有日今老矣輒復編而紀之名曰蠡測盖以愚之膚識淺學而敢輕議先儒得失亦猶以蠡測海多見其不知量之意庶幾他日見者未減僭踰之罪并以平日讀書傳義之外已意管見作爲衍說類附于後或者窮經有知我者於中取其一二焉亦以見愚之素心非敢妄爲是言也

洪武庚戌八月甲子後學蔣悌生仁叔序

五經蠡測目錄

卷之一
易
卷之二
書
卷之三
春秋
禮記 闕
卷之四
詩 序說 國風
卷之五
詩 小雅 大雅
卷之六
詩 頌

右五經詩說獨多易書次之春秋爲少禮記亡闕今猶題曰五經蠡測仍其舊也浮梁閔文振識

五經蠡測卷之一

福寧 蔣悌生 仁叔

周易

大象

上一句是天地萬物之象下一句是人事萬物有自然之象故人事有當然之則以用也萬物本乎天人能取法於天用天之道以修人事則事事當理而不違帝之則矣大象之例雖一律然六十四卦之中亦隨時取象取義未免與易小殊有取法而修已德者如乾坤之類是也大抵此義居多亦有法其象而修人事者如師比觀頤之類是也有緣其失而致戒者如訟剝之類是也有因其時而飭其宜者如也蒙隨之類是也有象理義精意而言者如泰否同人大有之類是也有當其時而無所爲者如需卦之類是也有因其名而責其理者如節渙之類是也有釋其意而施諸用者如豫卦之類是也有推其理而致其功者如噬嗑豐之類是也以是貺者求之六十四卦之中大抵不越乎此然其用天之道以修人事則一而已

卦爻中陰陽交錯剛柔相應

天地間一陰一陽而已六十四卦皆陰陽交錯而成自始至終皆二卦相對待乾坤坎離頤大過復姤剝夬中孚小過此十二卦六爻陰陽各相對待其餘卦皆卦體翻轉相對待乾交於坤爲咸恒坤交於乾爲損益咸恒坤外乾內陰包陽有男女交

構之象故二卦彖辭多取男女交感之義損益乾
外坤內陽包陰有君上統民之象故二卦多取民
事損益之義剛柔相應乃卦中大義凡卦爻皆以
相應而致吉亨不相與而致凶咎凡卦八純卦皆
無應與六爻皆有應與惟泰否咸恒損益既濟未
濟八卦爲然蓋乾坤爲萬物之宗六子之父母二
卦純體對待於上兩相應與非如他卦陰陽交錯
自爲應與乾坤二卦三索而成八卦八卦交錯而
成六十四卦然後萬物生焉乾坤之德廣大故彖
辭只贊其德之盛言之不足又作文言以敷暢其

義不必言其應與而彖辭中所謂資始資生順承
德合等語又即含剛柔應與之義乾坤居首屯次
之彖辭先言剛柔始交而難生首發剛柔應與之
義所以明天地不交剛柔不接則萬物無由生天
地交剛柔接然後萬物生生不窮他卦中但有剛
柔相應彖象必取其善在二五爻尤爲至善彖辭
不言者鮮坎離亦不言應與者坎中實有篤實之
德離中虛有文明之德亦兩相應與不待言也萬
物皆天地所生故乾坤居上經之首民生非水火
不食故坎離居上經之終乾坤二體交而成咸恒

居下經之始坎離二體交而成既濟未濟故二卦
居下經之終乾坤爲天地陰陽之全體咸恒爲人
道陰陽之大用坎離爲天地水火之全體既濟未
濟爲人事水火之大用震巽艮兌爲雷風山澤於
民生日用視水火爲差緩故此四卦混雜於下經
雜卦之中聖人序易篇次亦不苟也乾坤二體互
分上下爲泰否六爻皆有應與彖辭不言者天地
交而萬物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生此義尤大故
彖辭直言小往大來大往小來而不取應與之義
至艮卦乃言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未濟之終又言

雖不當位剛柔應也可見此義甚大

☰☰乾

九[illegible]或躍在淵无咎 留甯云精龍之所安朱傳講 高空洞不劉尺所游小巽人 戊守宋未定之衛文言寄說玄文者賢之也繡 數万般畫星人封此位此時告臣民文上人告 丁尸語論著故不教有固必之心若有固必 也則光而有恪矣發此沃巨壯子語區君之地 之不作行之不最而辛發大 督猜多矢不迫或背之讓也

文言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

不易乎世 程傳譜不易乎世謂守真道不庭世而 忤宗曰不變其乎苛皆文復讀經粘言 此易守當貸天下有道立不與易之易同義善 涵之竹則可以變易世俗道以不行不能發俗 必不能成名既不能成名無宜退遯而膚然不 是而遁者常情道不見是而無悶者墨入之德

盛也雖然聖人之心易曾一日而忘无下步行道
而濟時者聖人之本心故曰樂則行之不用而隱
遯者非聖人所願之欲也故曰憂則違之咩然其進
其退莫不求至理之所在未嘗狂道以洵人也故
曰確乎其不可拔若易乎作不變出而與說則與
國有道不變塞國無道至死不變之義同與下文
雖乎不拔確以重後若作不能變俗
辭則於濟隱之義爲明文意亦順

九二龍德正中之偁曰以誠德而處正中者也在卦
正中爲得正中之義此正中許與
他卦正中義異他卦九居五爲居中得正九居二
爲中陽居陰位爲不正中重於正中則無不正正
末必中此他卦二五爻之例惟乾卦九二言其德
其位正合乎中其德已致其施已時但未居君位
耳非也
卦可出

九三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聖人處此跳於
進則隨於上而
時或未可退則人其知而不得潛最人所謂慮也
聖人惟務進時脩業而已時進則進時止則止哉
何必識於我何與焉若出於有意則爲憂生矣故
乾乾因其時而惕時守正辦及終日夕之義見

聖人皆容之心
無少閒斷也

進德脩業此四字乃一章之綱領忠信所以進德乃
進德之基本知至至之可與幾也是進脩
之大用脩立基乃業之本言知終終之報本爲脩
業之誠能上二句以貫之言雖其報本知修
此功以如上此可也下二句所以貫之字與其其
情承字以是以何興加是必期進則至之言報
居業如是存字與進則也進以德字與貫雖本
存字真有學則實是加必進所至字至居則
朱業字大學以齋則進功已至居則欲其常

則上不驕在下不憂成功之至效驗也无咎
進不驕在業成功至雖至合无可玩所求此類是也居常

九四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欲字可見欲則行之
邪非離群不便易同而雖非不拔之者則憂其非聖人之意非所爲
變之非時位不同而疑之之道則無二致九四之位所
已倡君其進退之類尤甚於九三故或上或下之非
有心於爲邪或進或退非有意於離群但看時之

文與故進隱道

可否時之可進而上可退而下皆隨當之宜初無
恒無常皆疑而不敢必之辭皆釋九四爻辭或字
之
義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學聚問辯
即進德之事寬居仁行即居業之事前於九三言
此復於九二言之所謂有隱顯而無淺深者此也

九三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九四上不在天下不在田

中不在人此一節申言九陽之義爻或字之義於九
四加一中不在人一句可見九四地位稍九
三其進退上下仍爲難處可
見惟隨時耳○人指九三

☷坤

元亨利牝馬之貞程傳作四德看朱子非之當
於乾之牝其義爲密乾文言曰不
言所利大矣哉坤卦言所
利能卦皆然何見朱義密

六三象曰或從王事以時發也程傳謂夫子懼人之
守文而不違義色教
從辭明之令詳爻辭或字已有此義言人臣之道
雖當含晦其章美而貞固守此然於王事當爲之
時亦或可從文不可守晦然无爲但不可有其
成功以終王事則爲臣之道得矣象文以時字正
釋或
從字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陰即終卦六爻之義也坤
象不得稱龍稱龍戰者言
陰與陽敵也臣子之於君父妾婦之於其夫其盛
己極勝與爲敵侵生陵替不安其分呂武之禍屬
天不可言又如曹太平安樂二公主封墨雖所
謂旋於无陽也于野者出其分外之地也非常道
也停理犯分事必无成故致兩傷如呂武可見嫌
於无陽此不宇當與無故并之家之宋同謂不有
之也謂其象於无陽故稱龍以明陽未嘗无如臣
予雖有无君之心而君父之尊自若非所宜犯猶
末雖其類也故稱血焉血陰屬如臣子雖背犯分
之舉而終者爲臣子是未離其類也其血玄黃只

凡形容兩傷形狀不可之故其象如此○不言可
知聖人於陰陽之義嚴矣○天地閉

復於下陰陽相消長於不勝其陽於生上則剛
然不常无之自人事天道言之陰從陽生乾坤之道也
何可相无也小人從陽承天道之所也
故聖人於小人之極陰從陽之終也
之一字以抑陰陽之常

六二文言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因之有何之善何疑之有行而

六三文言曰陰雖有美六五文言曰美在其中

陰有陽位陰文在中也陰交六三陰文成文也
然後成文重故曰含章六五安故然陰文六三
終陰中何陽故曰陰故重故曰陰陽之美
況上六陽則純陰有美陰可不可謂之美成六陰三
美陰金六陽故獨有美陰中而陰陽六三陰純何
未中六五陽有美者不言其中美盛也
其中而陽於陰四爻此六三居中故六五之美盛也

入易漁叢之一　六七

屯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

三以陰柔居下之上不中不正上无正應妄行取困爲逐鹿无虞陷入于林中之象○入于林中吉凶未可知叶音○小象亦以容字與下叶韻

六四求婚媾往吉

陰柔居近君之位而下有剛陽正應者故象往吉○下象曰求而往明也

家陰而節利建侯而陰中之卦其君爲宜當時宜爲初九

蒙

陽在下以能當匡濟立

彖初筮告二指九再三瀆六指初三四皆陰有瀆蒙之象六居四以陰承陽四又
    入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山下有泉出而未流徐而必行之象泉出有所之而不息君子觀象以果行育德

初六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發蒙之初以刑罰之道正之其始不可不嚴也然刑者非以爲刑也使民知所畏而復其本善之心而已若遂往而用刑則不知止而至於刑罰之用亦吝矣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陽剛明德而爲蒙之主故曰包蒙以剛中而能包容衆陰故曰納婦吉

入易漁叢之一　七

又以陽剛居下而應乎上以剛中之德而能幹其父之蠱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陽爲實陰爲虛六四陷於二陰之中

六五童蒙吉

柔中居尊下應九二以陽剛之才而能任之以柔順之德治童蒙之吉也

需

需待也以剛健之才遇險而能待時而進不冒險以前

无元可出之理亦以能致終吉然則需待之時能
含恐守欲皆可以免禍需之時義大矣哉從之將爭
棄王之傷于血者變失門之位終得吉中央之安封
終印王齊皆以柔恐須待而終得吉子中下時藩
有得於坐前之以占矣出自穴朱程傳以穴爲
物之所安朱義以占穴爲出坎陷穴朱說爲當

上六不當位　不當字當諱

䷅ **訟**

序卦飲食必有訟詩云民之失德
乾餱以愆此飲食爭訟所由起也
凡卦之理需遇坎下有大川之象上遇乾剛有利涉

不利涉大川

訟坎下乾上
言打坎不利涉乾坎

九二象曰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爻辭本无此義特發明此義以垂訓于
言任之人當守分不可訟上若不安分則禍重
恢授拾然投如猶拾芥之易也○昔有

卷之一　八

是人事訟吏不敢訟其本官必無得此爻之戒
占此已切至不可訟作則自取凶禍其人之不曰
訟不信從乎○凡家作身聖人重訓之萬世之信
可不信皆中也凡坎卦中實爲孚之象需訟二不
卦二體需乃陽實故之字有孚而實象乾內坎
外而爲陽剛而戒之才皆得時而動以至此頭字以又
訟坎內乾外而中實之象者得時而動必至此卦乾陽又通
必得中而後吉也○戒之訟未得時而勤必至此
險具患故六爻之意皆貴不可終
言凶者以辭意皆貴不可終
戒其所長多失之或者有訟其居不終
如此者曾得之辭者設
候居訟其若得尚元吉所上得九居上而有訟不終

䷆ **師**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長子帥師弟子輿尸　上程傳訓義朱訓

攬敗師從二訟皆可兼存言命將出師而又以
小人參之則必致敗軍但訓作衆主則與長子師
師爲反對其義乜切程傳訓奉辭伐罪朱子
因上文田有禽訓爲搏執執以言字爲語詞恐程朱義

為容況後也義見之舉皆曰從義執言豈不明甚
○夕又田有禽恐當時卦爻中必有此象當不知觀
陽之來此居二上坤爲土又以全體見能在田之本田以爲六五爻坤上而下一
而言則田二爻正當田位陽動物在之也動物來入于
田爲有禽象當在山之動也無事之時取來今入于
于田則害其稼穡故利執之宜可知也又以
賊害稼穡之奉辭伐罪以討之長子帥師貞凶
弟子當小人自取之或以言也
三四皆衆主之是也取凶弟子以之
用乃在上以人師失敗之兼一九二本不于
以偏愛信任之人以致敗信之辭二爭不
非子一之九辭本不于

䷇ **比**

不寧方來後夫凶

而當不寧之時在於求比速決之甚可爲依歸者
禹之會諸侯防風氏後至者夫豈
湯之誥諸武王之武成立引諸者皆不可者
至於邦君不可者皆可知此段之將夫宇前有後至后前而
朱子語類云當時諸候不當其大夫後至而後
邦君辭不可者引左氏傳中所言之
皆可知而但宇子以引傳公大前下至後至上
以左氏語引之元曰大其後夫豈
左人傳宇子曰其夫彼衆至於後民上

卷之一　九

業城民也如漢光武之時寶融等至而不以為
背城而投也如光武之至而寶融等背下信
逆而後又吉光武之至而竇融背下內
後者既得如隗囂之逆而寶融等至而不
戮以降知宋太祖之時尚有陽
後之與夫漢王覇皆之族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師水近于君子以容民畜衆象也有水上有地比
地水上未近有兒子沙中侯有君澤水亦則親近下比
卦有比象有民畜衆之象而其象亦可見義
卦圖有水者爲坎則水地中有比之象也

坎險有師象卦自有大海衆之至民象
卦以坎險在下德人大衆者卦也
日比坎險坎上有德之
下日險在下坤順而以止也
二德險在前而不行德也
爲君位至此卦坤下坎上此二之德
二君位而衆陰隨從之上者
因成宇之象不容之言
也見險而止能知矣哉
坎艮也二德又如是也

說而不險故爲需蹇亦險在前以沉非剛健之才見險而能止亦可以爲智困曰險以說坎二德也節曰說以行險坎兌二德也凡象辭有坎以卦而象擇卦之義然後除辭象文又如井渙有坎之體而不辭不言險者升以養民難以辭險濟既濟之時亦不可言險既濟未濟皆有坎而亦不言險故濟既濟而象皆當位未濟三陽皆失位此義尤大故畧可見不言也朱子謂夫子所繫之辭最精密此類可見象此一卦之德剛義則八卦之德可以斷而推矣

初六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按爻辭有孚盈缶等語凡象辭更

皆舉直言初爻爲言可見此之要道六之比先始則心有誠後凡非言心又爲比初在乎比始孚已得无咎則其孚誠見爻辭之道初之有與爻又有它吉其有比又充實意之要之比義之卦辭初發明夫比吉也者

六三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初未有不擇交至于匪人其

身者宜擇子曰因不夫其說亦可宗也況當不寧之尤君之擇爲君臣比人小比之擇臣所亦擇皆請穀說元光武曰此時不惟君擇臣而交皆攻伐之君交又六三光不但皆不比亦其不比之所以

九五舍小亦相之義又象中之指叶

上六比之无首无所終也此比之終陰後也

䷈**小畜**

以一陰畜五陽故曰小畜不正之道也九二九三九五九六以陽而畜陰之義其比初九復自道吉以陽遇陰不得不復也九二牽復吉亦不失自道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陰畜陽而陽不得自由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其知之然陽陽而不可久陰之畜陽終必有凶此聖人戒扶陽抑陰之意若吉矣可見聖人之意深矣於小人爲君子謀也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此乃仁者散財以得民之象蓋一陽畜止五陽爲君

子受制於小人之用一有君子在上能散財以已知其得民心歸之以義以齊其上二爻恐程說則當五陽皆以其陽實德虛二爻則富盡則長六四曰不當以其實陰虛實則富盡不當自古聖賢象陳以與事以先積財然後可動大象如乃積乃會其受方路行之類可見故此二卦二爻之文義當以其險事以克濟不富以其隣事以其以成吉凶不以言也○又如謙六五不富亦曰而不富以其辭以泰象而言皆陰爻乃言不富以封而論則謙其德非泰卦小畜可比直如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方可以當之德爲象心所歸當不當又不足言也

☰**履**

履虎尾不咥人亨此上當卦一爻字非卦名履虎尾三字乃是占辭分一字作卦名不成文理非之所以得名爲柔履剛者故以履名不宜卦以言亦以卦德而言

而說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也然以卦德而言至爲易而得其危也程傳曰以說履剛者乃以陽險而說故爲至傷害也朱子謂履之不咥人是全體說行則亦剛而不全其養之不覺貴力致然如此說亦作之言易見履之則此朱義謂和其說發亦爲生受之義後又見朱子言只是當得前卦文而甚朱子見巳易欲作事不當之有家之以文當之明白平日者用者之履只在靜坐則人讀言其亦在此言中書曰其時然後長年而一時出一一晚旧鐵夫子發明此等說也或見易象是門弟子之所錄故之絡之

初九素履往无咎上一陽在下上无應與爲貧賤處下不開知之象但素其位而行不

日顛子其行獨外也故家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以陽居中處柔上无應與爲貧賤人在否守分樂隨之象其所行坦蕩心廣體胖不求聞達者故象曰中不自亂也初二二陽爻類相類皆以上无應故曰

志在守其素分不思進取若有應而志有所係則不安素履而中心亂矣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以本不能視而自謂能視跛本不能履而自謂能履乃昏柔之才剛愎自用所行皆危凶毒之甚以臣位而僭竊國柄不良之又不可帶述故象辭條陳而折辯之地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四正當虎尾之象惴為乾惕以忠柔故恐懼而得終吉人能常存戒懼以劍而

亦咎也

九五夬履貞厲以剛居剛正當君位率意而行无所疑忌下无應與又為人臣无匡濟之道有危厲之象語曰予无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正謂此爻之義以是而行簡不道矣

䷊泰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illegible]

䷋否

[illegible]

六二大人否亨象曰不亂群也二居二陰之中上應九五陽剛之君終不陷於小人之黨此爻與復卦六四中行獨復爻義相似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九五雖有陽剛中正之才足以休否然當否之時不可不深致其戒故曰其亡予其亡乎彼小人之徒結猶欲竝繁然不可輕易視之也其者與詞如其然甚其然之其慮小人之易也術難然吾道之易哀而難亡唐五王詩武氏之殆而不六式三思後悔及豈非不知包象戒乎二卦陰消長給惟以豫辭亦只解叁六又當陰盛處必為君子思患匪防討終消將伸不占之聖人之情見矣

䷌同人

初九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未出門之前初无心於同人及既出門之後遇衆同志合者則與之同道不合者則故而遂之此義勝其私心又何過咎之有

六二同人于宗吝不顧賢否是非而惟黨是與此乃比而不周同而不和私心著而理義亡矣可善者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九三以剛致發以下攻上以逆欲求此勞汝也哉象殺文孟終必无成也皆不正積三歲之久而不改由其志以曰安行也謂莫若安分而行之為愈吉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四與三其始无甚異但四居柔乘墉之時把非其分力又非敵若不足以至於困此所謂知難而退者故得吉也春秋習納郛于于郛此所克納春秋矣之正傳此爻同義但晉納邾子非力不能通以非義而不敢其事為尤美

䷍大有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大有之時驕則生非心咎則耗其財不能長保

其富有若在上之人皆天下富夥之日作其富戕
安生事端或肆意之宮室苑囿或開邊括撓遂事四
夷以致海內虛耗者有之害是之時必得上有害
攻然後疲民得以安享其所有九二以陽剛中正
之才爲六五柔順之君所倚任衆陽之所同紛蓋
上下皆賴以爲安者由其弘毅之才足以任重而
道遂大車以載任重也有攸往者道遠也
故象曰積中不敗也不敗者无咎之謂也

䷎謙

六十四卦六爻吉凶悔吝皆不能无如乾德最盛
上九亦有悔惟謙卦六爻皆吉可見聖人至德莫
有或於謙堯之允恭克讓舜之溫恭望之不矜
不伐湯之發身若不及文王之敬德不如不矜
之見可夫子三我无能焉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
君予道者常自損謙於伐者乃鮮有矣今之學者
能亦吾謙受益時乃天道在謙之義深於此焉
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謙之義深於此焉

䷏豫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九四以一陽貫于五陰之中上下之位天下之所由以豫者也故有大有得之象然以剛近君而當天下之重任或不免乎疑懼之心故又戒以勿疑則朋類合聚矣其身近五之尊位天下不下之疑其以下之逼上也四當以至誠事其上而以天下之豫歸之於君則無所疑矣

䷐隨

動而說隨程傳謂說而動動而說皆隨之義朱子謂此卦以卦變卦德釋卦名義又曰以卦德言之則內動而外說是動而說也凡卦名之說皆說而動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程傳曰澤隨雷而動雷動於澤中故澤隨之朱子曰雷藏澤中隨時休息之象故君子以嚮晦入宴息程傳曰君子晝則自強不息及嚮晦則入居於內宴安以息其身動息隨時之義也○雷藏澤中隨時休息朱義曰君子以動作亦隨時休息故君子以動作亦隨時休息

〈桑溪卷之一〉 十四

䷑蠱

程傳釋蠱之義固已詳備朱義云蠱者前人已壞之緒此一語極是明切此諸爻義皆切當而止
所以成蠱非治蠱也如井之何大吉乃所以治蠱也利涉大川治蠱之道當歷險阻艱難先甲後甲新其始而預慮其終此乃卦義諸爻義皆含此意

象曰君子以振民育德蠱之時蠱壞已甚矣治蠱之道當思有以振作興起其民康誥曰作新民苟己德未至難以新民必己德然後可以新民然後可以振起其民故新其耳目使民知所警懼不已之德也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初六居下而承上之事有子幹父之象蠱壞之際一新之人可以振之當一代之業如周宣王承厲王之後漢光武承新莽之亂然後可以中興乃可謂之有子考无咎厲終吉則先甲後甲之意

〈桑溪卷之一〉 十五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九二以陽剛而承六五之陰柔有子幹母之象但戒以不可貞固亦當以巽順得中道者亦善幹蠱者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九三以過剛不中有悔能幹己之蠱柔弱者无所施事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六四以陰居柔當蠱之時寬裕苟且目前之小康不慮將來之敗其蠱壞如漢唐季世軌轍國柄者循常故不可復救裕蠱往見吝之謂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五雖陰柔能用賢以治蠱最爲善繼者也故有令譽○凡卦六爻皆隨時取義或有爻義與卦義相表裏者蠱之類是也

䷒臨

九二象曰咸臨无不利未順命也 未字疑衍命迺理也九二以剛中而應六五中正之君順乎正如以是而臨豈宜无不利

䷓觀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上九以才抱藝而處无位之地其道德器望爲衆人所觀仰大君子之生斯世也欲行其道於天下所謂樂則行之了乃其本志也既不得位道不能行則自其身言行德業不屈君子之名則雖不得行其道必皆可以淑來世所謂憂則違之也故象曰志未平也若孔孟是也

䷔噬嗑

是卦之義譬之爲治則強梗不服之人必除去然後其道可行教化有大小之不同則除之自有難易之別若舜誅四凶周公伐管蔡何難之有若漢祖之除項王則所謂遇毒見傷者後失然義在必除錮或見傷義終无咎故四爻中室有艱易而終外凶吝也○初九與上九皆有小大之殊故刑之之法亦有輕按校滅趾滅耳之等皆有大噬而乾肺噬肉何難易則其特其人所遇不同終得吉而无咎蓋當噬而合之故也若光武之於囂述太宗之於充實亦可謂噬貞矣未有如漢高之置齒也

〈易蠡測卷之一〉 十六

䷕賁

小利有攸往 質本也文末也質體也文用也故賁大而文小剛柔質也惟其相交是以成文无本不立无文不行故曰小利有攸往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明庶政雖明之用也无敢折獄艮止之不用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初居下故有賁趾之象趾在人身最居下舍車而徒步遠

飾不過於浮華而得宜故象贊之曰義弗乘也

六二賁其須 六以二居中故有賁須之象須在頤之上頤面之下須於人身无損益於軀體但可爲儀表之節周旋揖讓進退低昂皆隨面象而動使人儀舉者文采容止可觀皆由於須故象亦贊曰從上興也

六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三居文明之極與二皆因剛柔交錯而成文賁之盛者也然又恐其文之從故又戒以常得正則吉夫人質朴而不文致多致陵忽尚有威儀則儼然人望而敬之故象亦贊曰終莫之陵也言人不敢何也乘則復古人用尚不苟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四以過中且爲艮體將止其賁不敢避於文而尚質素故人馬皆白且志慕初九若不爲九三所閒則與初合以成其素志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此爻義只從舊說爲乎易六五以陰柔居尊位不能自成其賁反求上九之才以施其文治若可羞吝然能尊賢貴德以緻文章其治化亦足觀之賀矣故終吉

〈易蠡測卷二〉 十七

上九白賁无咎 上九處无位之地高尚其事不尚華飾以質素爲賁甘受和白受采其實於五采彰施遠矣

六五上九 古德尚質素以白爲賁素以爲飾之意特子云虛室生白白終貴於間色○小畜象君子以懿文德大畜象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分明以文成儀之詞爲小以忠信懿行爲大象辭言小利有攸往小字指文而言忠信爲文禮奢寧儉自然有小大之分

䷖剝

上一畫陽如牀板蓋之狀下五陰列兩旁如牀足之狀故諸爻象多取剝牀爲象

䷗復

剝復二卦爻辭未二
大子傳義所有錄也

䷘无妄

象辭不利有攸往初二二爻皆以有往吉語若相悖而意實相發明蓋雖无所此而後有所往若先有所往則為妄而不可行矣

六二象曰不耕穫未富也言非有意於求利蓋也用以次遞因地之利自然而然夫豈計利而為之哉尚先有計利之心則妄矣富者利益之謂也

䷙大畜

非名大畜乃小畜亦畜乾但小畜以一陰而畜三陽又以巽順而止不能力制故名小畜小畜之所以爲小二陰而畜初二二陽能以力制故名大大畜之所以爲大觀小畜初二陽皆以上進而得吉此不能制初二陽而止以不進為利又以象上辭可見而口能止不進分別可見象辭

䷚頤

觀頤自求口實口實者已出入之物也此指言語飲求口實觀其所養也象辭釋曰觀其所養也言自口實只自養身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亦只是推廣之義

象曰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頤口象也夫子以六字盡其義慎言語以防其身安出入則生疾能害其身安出飲食防其安入也妄出則與患必喪其德六字能盡守入口如斯言語不妄飲食不妄用入有佩服者矣則一生享用不窮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子曰眈眈是爻義釋虎視眈眈之義亦難其欲逐逐二句終不可曉後見朱子一語今錄有自不滿足之意於是不復再思頤得一說今且具於後○凡人物之所頤欲者莫大於得食以養其生于后天下之物皆所以養其生故求天下之賢以任天下之事

以養代虎食六畜之肉以養其生而六畜亦非常食之物不可以易得為虎之計必須料其數精神專意所欲相以求而不至之者然後敢而食之故不用其明可以察所欲相逐而不絕之辭或安然自肆不之用則飽其畜養之道虎不食且饑而死矣大臣明察以資天下之賢以致養民而良才食不須德光而其大臣近天圍不可以易用大臣者以當明目達德高位則不然後得而明以賢者則當所顯相繼而不遲疑及時或從其志在於任其才而顯之實責其賢者有命其志在於食其六居之中又不肯得其才而在位下之上其志在於望其無其故以其賢之事日常在下親上而下在其身在之相類故其象日上而其位而其志未當其道觀下其之象而仰望於上而不順從其於下其意而非不美之以德而之故上謂之吉也之下當于三爻有一言求為以待天下之賢士所謂一如今之三日觀其光以觀其賢周公之當時而利求垂其後世之所以所謂當時賢才而尚知此見六四之陰乘乎四爻之意為周公若如之

傳說虎視作立此則又以頤其卦之義最合以象大臣之於人之才德其意則又甚以養生民正是食物養其生之之意以求其養而欲明其才而於上又以之義一又謂之上卦之取其是吉以頤其所得其為敬養故意以順上吉六四在下貫而於其才盡其之人之意知其以此而民其身也則有求之心又欲有其則以成吾之意也民之在上為人可之義以其養之六四居其上而民無以求其四之在位是以可之其以上而得之也謂又有惟以他從民之以得其為義求而所以不自足而不養之此謂之以民於上之才則大人而從之義其文云云

本此讀曾家說民以為字從此又義作證義明白

䷛大過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上六以陰柔居上當大過之時不自度己而好為高雖行之事不知深淺則為過涉不知其宜惟退乃全過於深則以不以其身此乃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自甲之也又奚咎焉○大抵不可以常見之事而以過之時君子雖得其中若湯武征伐固大過之時已在已

之可爲將只有獨立不懼遯世无悶溺於過之而又
得中合此之外欲求爲過人之行必流於與常衆
隱行經實據六爻而論九二之老夫女妻雖之精擇
於九五之老婦士夫然已非庸行之道九四之吝主
陸雖頗安於九三之揀擇然又成於有它之吝於
六遯柔不足言也宜初六以藉用白茅得免於咎
然則大ㄑ當大過之時惟守其素分乎其可免
也○无咎ㄑ象不可也經傳以爲小人自取禍
又將光未義以戮身成仁當比干以東漢黨錮
諸人爲鑒愚以咎淡身成仁如之且以死合天
理之正若黨錮諸公不能言之以取禍
過而失中何足取也當以經傳爲足

䷜ 坎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此象上當說一坎字作卦爲二三畫卦時只是單字及文王繫象辭然後將曰習故重險也若不從坎字

水流而不盈 此說坎字之義善恃不盈是以命陷若盈則平流通而達矣何
流坎之有坎不立曰坎不盈乎无咎盈科而後進之謂也

䷝ 離

利貞亨 元亨利貞四者有先後之序此卦皆然惟離卦先利貞亨雖特義有所然未詳

䷞ 咸

以通體而觀以虛納說之實

䷟ 恒

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以
今體而言純乾純坤對待於上有天地父母之象又
乾交坤乾入坤ㄑ包乾外有夫婦之象又
繫辭云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
射八卦相錯此先天八卦方位乃生六子入
卦相交錯然後成六十四卦乾坤天

〈入彖卷之一〉

地定位是也終坎離水火不相射是也下經首咸
恒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是也終既濟未濟亦是水
火不相射也○乾坤二卦有文言咸恒二卦夫子
贊咸恒之義與他卦頗殊○咸彖曰君子以虛受
人蓋惟心中无物故通而不塞物至隨感而應若
先有物則塞而不通焉能有所感應乎○恒小
象用東
侵的叶

䷠ 遯

初六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小人道長之時君子當退藏以避之

遯之道以速爲貴如鳥之翔寥ㄑ翔不得所繫縛
不能之及古今遯者未有若學隨隊不正所累不往
遯不利既不避則必若其見凶者見惡又曰其不往
何災以其所去不能情跡皆免既爲小人所累又莫若以遂比
必以往彼小人者相染寧能避不能故可沉痾以遂
不免於害者毅了之過是同一也歸其終也亦能免小人
之災則其與避同一也歸有肥遯之異耳

〈入彖卷之一 廿二〉

皆所遇其時其地自有不同此六爻
所君子之事有夷險而无淺深也

䷡ 大壯

象曰君子以非禮弗履 凡過於剛勇則施於事皆不可施於克己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 小人无忌憚故肆其壯而用之君子則
其用罔无此剛不可與小人用也不君子而不中
則如時義苟能石君子有所不用此去小人不遠之
若無其壯者无子與小人相去君子剛愎以小人之中
背以陽剛與陰柔對言壯之象也易中言君子小人
有勇而无義爲盜此以位言恐非此爻之義
義爲盜此以位言恐非此爻之義

䷢ 晉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初六以柔順居下當進之時本非躁
進者故既進而又若有推抑之者蓋君子難進之
象如此然當進之時故爲之戒曰貞吉恐其汲汲

求進而失正乎非六之才不足於此也當守而无咎又以盡爻之義故小象特之曰獨行正也又曰未受命也孟子曰我无官守我无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正此謂也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六二以中正和順之德遇文明之君在上以求其進六二不以爲喜反以爲愁蓋志於功名富貴者則以進爲喜以行道爲心者則以進爲憂任大責重故也當進之時勢不可止故亦以貞吉爲戒然與六五同德同相求不能不進既得君而澤加於民必受重祿於其上始之然先天下而憂後受福後天下而樂其憂其樂斯无孤於已也○初六六二皆有貞吉之戒若非其才不足初六尚可進待六二則有不咎已若坎終必得祿防居之位不罔也

六五失得勿恤 程傳謂人君委用天下之才不當自用明案朱義以爲非偶諸文王周旅[illegible]于易言易與成隨又曰文王周取知于益恐亦是程傳之意

䷣明夷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此爻義程朱說大異許初二二爻君子于行用拯馬壯等語與此爻于出門庭語相類以朱說近是以意入于左腹者入心腹左故曰左腹四居大臣之位猶不忍去及至見暗主之心終不開悟故不得已而亦出門不如初六六二去之大而速也立乎如六五則爲至親至近之地不可得去非如箕子之守正辭有不受稱者

䷤家人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 言有物言有誠信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則无物恆者常久而不變也言有誠實行可常久治家之本莫過於此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嘻嘻說文書釋嗃也嗃引易文爲嗃想他書傳无之若以會意求之字从口當是切切然責問貶語不恃之意家人家長主家事者一家之事各有職掌未有修飭不已其事至如農圃不治則責諸欲防紡不修則罰之辨以當會度耗肇裁依若第若了各有任貞事者皆所當責問也說以事不理而要責任有悔而心不交然既受言問則於若其乙弱所職沉修則和華知放所以終得言而若婦子嗇嫁腑勝以衆不思若事雖一時僅從及至寧乎不及胗欲足節若吝甚矣然則嚴切者和樂之求安循苟傍各之之式疾承剝理明將柔家之後用法尚殘寬人治猛言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恩威並施寬猛間濟政之善也治家治國政

䷥睽

九二遇主于巷[illegible]遇元夫交三象曰无初有終[illegible]

剛也 剛柔相輕乃易中大義惟嫌對不然程子曰救剛之陰陽相應之道衰剛柔相奕之意勞故初九與九四同德而小象依乃九三亦五則正之云嘉有[illegible]不而三恩意恐苦日九不陰交九辭而以相同德三遇二與五相應剛六正之[illegible]及九小象依法凡三例亦以云嘉有[illegible]交書若人春秋書法明時會則有急當而聯[illegible]及叢當人心乎雖之事往嘈雜[illegible]非得不分人詩曲成英子身傳乎門[illegible]

上九象曰群疑亡也 比遇窮乳明請適孤睽見孤之上九其時也詩曰見其貞侑乎車之時也睽孤離[illegible]是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張弧後說弧睽疑之極而群疑亡也

得喪再見是也 何疾愈是也

䷦蹇

見險而能止曰蹇彖稱之知矣哉明險而止不能進退惟順若蹇離然

䷧解

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卒一无所往非卦三
繇象繇文以食人辟利西南後往句言難辭之誤後入但
利於附幼之地他无所往此後往傳說遂誤不得後
經文中何以出之无所往與有攸往正相反傳不能
一卦斷中嘗以一之也无所往依无所往之義如有依往義
所釋之旨亦當作一勿用一有彼或之不王云往往
不憑作元所往所往旨往非往不往之王特文法有依往
得辭與重而賁至矣大子時也文王一爻繇辭教陽特一句四句
其爻皆中无此字句法二句凡例象繇爻釋陽六爻釋辭六十
字字有着落非精密詳明之一三三爻象繇繇辭斷卦一句全
不釋者知其原一卦辭无不當也不大意謂言之有一辭之
後但置民於其簡易之也大不史有大作意謂舊有雖辭之
六。舊政而已其間或有節當便有作為作依先王
早與更定不可定當以受民汝之○政為宜以後將
之書遂之利西南如辭讀其使武將所作成汝王政
有所吉也其來復吉如文焉又政民以可書示民不成
往凶亦如例吉以下汝前民也以之是示民王不武
行不吉可以下之可宜也以以以卦之後也有汝復
能以序也

彖曰利西南往得衆也 程傳所以不言无所往者皆文不然此小象之例象辭亦省文

例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 當解之時非正思釋而居位以安民六三以陰柔居民上自尚
不能自安何能安民而上九小人勿用此義臣賜按

䷨損
䷩益

損益二卦本因損下益上損下益上而得名益名美損名不美然損六爻多善益六爻不甚美書曰
滿招損謙受益者乃天道蓋人自滿是惡德也故
招損謙受益者乃天道也今以損為損是貶損由損益
而行宜多善事皆吉德也故受益損而賁益之
應也今以益為損益之理以求益而不
行安能盡善○損益二字孰人身而言損其先務
克去己私益莫大於進德損之貪富貴賤所不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程子曰易以陰陽
係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聖人雖於
此爻發此義其實一書之樞紐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爻辭
上有有攸往得臣无家
卦辭故象特釋而賢之意亦
可見相䟽可見損道之至善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風雷相益
遷善改過之速不遲
於子之功之見善則即遷過即
效不可緩聖人有此意
非陰柔所能初九二上九二日爻凡兩爻之見亦乃損道之
頻皆可謂之非損益之然此非賢才不能故凡於損
禮義使其去華采日新德則民德益崇若此
民節儉使皆減浮華敦尚質朴則人民生益厚敦民
謂此損益之无損於已有益於人乃為益益而教
此以損益二字正相反損彼則益此損此則益彼
此也則彼虛此盈未有盡益其人皆損所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當損上益下之
時六三以陰居民上不當用此道以益民必用凶事
特曰凶事者孔子曰蓋民以歲凶用事多
者之曰不可云人得當之歲饑凶荒
疾乃民不當時凶人事民窮則民是豐
年歲不足以振濟之故此凶事為民上正
荒饑之有而資之乃不可自任公而非
宜開倉廩以賑貧民之不足之誠乃可告公
事所當先為之事剛中居中則道然後可告公
者以公為有道以公合居之誠公然入以私
誠心所以告公之有忠心公人量心以圖私
迹其誠必告民公之誠公人量出以圖私
損上益下之事其田民之以圖募集出
井損益上之事其大矣若孟子者發棠也
以張民正所謂益之大用事有孚中行王也
有孚中行乎其答益之大凶事有孚中行王也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 上中行告公不承六三
言公而不言有
字者四居柔志柔无自任之失故不言公
皆以事又莫大於此也如太任選選也言遷國
其心力損上己之成業而民得於未立室家之
庚遷殷棄己之成業而民則於久立室之
其心力損上甚矣欲興民而次久之安後益莫

大焉依安也于京斯依之依二爻皆言告公不及
王者王公降殺只一等告公則必達於王也○六
二小象固有之也謂繼分附當爲也六四小象以
監志也言以監下爲心也○三四皆不中故皆有
中行
之減

䷪夬

象曰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居如懲忿遷有无比居之居猶積也德

禍既所以德之患謂惠澤也忿患也作上之人散
財袞所以給於民乃在上之忿患也說夫之象當
敢其所有以又式若下居一積其德患而一不敢之則在
下之下有疾恐之矣下一句將辭上一句敢之義

上六无號終有凶爻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恐只此

依卦辭孚號有危之象卽是當五陽決去一陰有句
存且居其位而陽之上陰之君子之所以當去一陰若
於衆之居不苟或然長育者其終以致
以非常之數決之去之不苟或然思有爲所致與此

纂測卷之一　共

文理義終小象謂辭也○姤月幾望君子征凶等語皆爲
小人之事而言但如此可見聖人

䷫姤

又取包魚包瓜
未審何取象

䷬萃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握指三陰也明交相握手之義昔昭烈與先主交忠誠貫日月後先主得孔明每共語二人不悅

先主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二人始不復言
關張尚然況常人乎且其若號則爲笑也

䷭升

象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德作慎

䷮困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

五同懲以拙求但當困時只宜于困中言德不可作
爲除動求進悔養侍時故曰困于酒食言明祭无時
義九二食以養生而待需亦非以飲食享祀之
五九朱紱指五九二以皆言
二非皆中質諭亦在二爻之象故言享祀亦在五
二卦吉用論亦在二爻濟也
家不釋无咎二字吉之義可以
包无咎也○當是脫无咎二字

䷯井

象辭不言无喪无得往來井井二句亦當作辭文
蓋卦義大端而僅如此理難盡故象辭釋其
義明不言象後如此理不盡文間有義一二
一二許句不言象皆作此說非也
象或一句以包其餘或舉一句以包小者
襲或舉大以包小或數文也

纂測卷之一　芒

䷰革

九四一爻當革之時爲最盛乾文言曰乾道乃革
四內卦已成外卦出這又是革之初其時其位正
宜也

䷱鼎

象曰君子以正位凝命正位鼎在位也凝聚也鼎中之實也烹飪美味調和
聚于鼎取義於命之理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陽爻

在鼎卦中當作水火看成離初與四二與五者皆陰然後可烹飪
剛不與上九皆陽而不應故有耳革行塞不
齊推九三與上九皆陽而不九五明君必求求故又
食之象然三有才而巽順九五明君必求求故又
有方雨虧悔終吉之象而悔亡无悔悔盡亡之
爲悔者悔本有必舊之象而後不用力雖悔而无也

䷲震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億度也不億不

信之億事未至未著而先揣度之謂億與不億
信字義同言反復而慎其來預度其勢不敢必喪
吾所有但當遠避不
可與爭過則自復也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億者知二陽之逆及其未至而

先事而度其所以待之之道也无喪者及其在已
居中而窺怯守中德而无失則亦未至於失位
也有事者惟事乃二陽相備有備无患可如門擊柝以
待暴客古之制也二陽相隙戒兵逆皆可嚴之暴客
也若夫陰之進又備戒訓亦嚴亦不急若何俱亦非
事也二陽升之五變其勢之輕重緩急若何亦莫
其殺重以五君位也與二皆下如其至可末
取經兒或何以守分則者可比為善有有
變為享或凶逆不悛則我有何象占與人則
小則跟龐皆可特无寔也六五爻象占與六一大

同小異二言來厲五言往來厲二爻觀只一陽五
內頻有二陽陽性上進若能至此見前者既往而
後者後來也改先事而度之雖不至於大者不必
有所事處先事預度也喪失位也二言喪也所
有之資贊也五不言所喪謂失位也言喪貞所失
亦不忘所事所事辭常存恐懼警戒之意而物失
在已之中德也五之危象重於二而占辭反者
五君位非二可比況先事而知警懼雖○之來
亦未敢經初強勢然也但知玩象可見六二大
震來蜀指初九一陽在下震動而來何為危然
五震生來偶只多九四一陽爲前征其
三序與六二同爻象其分則所謂說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只二內一陽

故曰乘剛也雖億喪貝往遠避旣既億則勿逐
牧五下乘有二陽先者既過而後皆積來況一爲
甚危故曰危行也王者若中而保治五有中德尼
脂樂之方皆合中道而无過不及之約國豈隨焉
莫助之皆惟自幹運於內衆皆所謂其事在中也
六无喪者聖人之大寶貞位故淨大於居位當有

四海也地之廣人民之衆皆欲保全而不失所繫
大无喪也觀六二爻只誠小大之不伴矣詔玩象
辭其義益明○當震動之時柔中之君能
蓋中直以保其位亦可謂皆知震之道也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鄰指五震之來先五而後及六可以預圖而免咎

䷳艮

震九四遂泥艮九三薰心大抵陽陷陰中多不吉
況此二爻以一陽陷四陰之中何能得吉震九四
能无躁於進而不知所之艮九三薰心局於止而
不知進退○震以先動為可驚艮以靜止爲敦篤
諸爻皆舍此意○六
五象中正或作正○中

彖曰上下敵應不相與也 八純卦皆然獨於艮卦發之者以其无應與故止也

卦義不相涉
言各有當也

䷴漸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此卦六爻

皆取象於鴻者鴻之爲鳥固知時有序以寒來者往
則自北以漸而之南寒往暑來則由南以北而之
比其進以漸而當其至故取以爲象也由初六自
于而磐而漸而陵而進皆以漸進而漸安惟九三
進于陸而不安陸乃人所經行之路爲進至此宜
不安九三則而不中又居止之極乃人之剛復自
任皆愚不務不知遂善者既无正應又昵比於六
四而與之合循夫婦不以正道而苟合也夫而苟
合必不能反於善道婦而苟合必无孚禍之理其
凶宜矣至六四爻辭乃或得其禍无咎何也夫士
家者也夫既正矣患婦之不正夫不能自正則夫
倡而婦隨之妻貴婦爲故聖人責夫責夫而不責婦
於小畜九三六四亦然九三比說輹夫妻反目小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比責夫而不責婦也
程傳曰三自爲也朱子本義不解只引程子之言
皆責夫而不責婦也損六五象曰婦人貞吉從一

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家人上九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莫非責夫之意是乃人倫之大義正家之要道因是而詳辨焉

上九鴻漸于逵其羽可用為儀吉逵雲路也羽翰所行也有儀而可象之謂儀法則也鴻飛布空如書字然可觀而不可亂于磐于陵人皆可及至於雲路猶天之不可階而升此喻賢達之高致人仰望而不可及但取其所行以為法則而已

䷵歸妹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二有賢德而配不良惟處守正而已衛莊姜不見答於莊公其詩曰我思古人俾無訧兮此爻頗相似

䷶豐

卦有涉刑獄者四皆有離明噬嗑賁豐旅是也舜命皋陶曰惟明克允刑獄人命所係苟不明慎則枉濫者多矣

䷷旅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陰柔處於卑下終困之時上有正應而不見恤取災宜也黎侯寓衛日久不見救援其詩曰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及魯昭公寓於乾侯正此義也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六二柔順中正又艮體止而得中則得其民所止資任內指初六童僕在外指九三蓋能得內外之助旅寓之時雖非安宅然聖賢亦有不免者寧客於公孫度先主寓於劉表或益崇其德或卒遂其志亦在乎善處何如耳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凡卦爻陽則皆勝陰柔惟旅卦不然二五皆以柔順得吉三上皆以陽剛致凶蓋人无棲身之也不得已而依於他人豈得恃其剛明管寧避遼東戒王烈勿用明察此深識時勢者六爻六五最善二次之上九最凶三次之九四雖得其

資姑足以安其身而已以剛明之才欲設施事業豈得盡遂其志劉玄德客荊州髀肉不消撫然流涕下正所謂我心不快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六五有文明中順之德而上下與之故當旅時雖暫有小失而終遂其大變晉亡人旅于諸侯卒歸於晉人逆於晉而終反國成伯業正所謂亡一矢而終得譽命由其輔佐皆賢才而无失德故也六二六五二爻晉重耳似之

䷸巽

九二巽在牀下凡卦中如黃牛金矢得中噬則直之顯分明除鄭沐商路此其九二上九兩言巽在牀下只是卑諂之甚何邪說昔小人極其卑諂之態如所謂鼠伏鷄隱僕貌泉湧與賢在牀下而巽亦有牀象上二爻以剛象亦在下一陰象牀足

九三頻巽吝復六三頻復厲无咎巽九三頻巽吝異雖因頻與復不同復乃屢失而屢改過之謂雖頻其義无咎巽近於諂乃是屢巽足恭則取羞吝

䷹兌

彖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象樂吉德亦不宜過若過說遂之君臣則流於諂施於父子兄弟亦忘其諫諍者之夫宥剛溺於私暱施之朋友則為善柔便佞許而非責善善不可推施於民則先不可民過褻則而治益豈民益說剛邪基闢國或曰朋友不可過誤家衛乃以朋友講習言何也以講明理義為謙可也以交接相說不可也○兌說也人當責說之時剛則有節柔則无度故此卦初二及四五四爻皆以剛陽而得吉三上二爻皆以陰柔而致凶求說者以和說求媚於人進竊容悅之人其凶宜也六三居一體之上其凶如此上六居重兌之上又讒之終是誘而引之以終不知止其招甚於六三而不言凶者恐引兌下陰以咎悔吝等字或辰亦有不言凶而凶可知如小畜九三歸妹上六

實爻自困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如此類占與象中辭不言凶而凶可見非別說之此也

䷺渙

渙散也其義有當散者有不可散者在人身而言聚鬱結而不散則成疾發散而爲汗則氣舒而體平和欲窒塞則害德散之則性融而天理流行在政治而合與可收合而不可散莫若人心莫如宗廟祭祀得人心莫如散居積以齊民故卦爻辭義皆與此意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六四居大臣之正位上輔九五中正之君當離散之時能使其民羣聚而不散議大臣而吉然其事渙提渙其私丘丘聚出在上之敎稅如丘山之言大仁者散財以得民不如是不河以合人心如武王散發臺之財發鉅橋之粟是也曰人之情孰不謂積財以充國用而賢人高識則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此非平常之人思慮所能及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言人心離散之時人君當渙其號令以新天下之耳目竦其見聽使渙治於人心然必數以新者之居積以與民始可以得其心不然未免有過咎六四之元吉亦歸之九五九五之渙王居亦不則六四之渙有丘從得言四五以義渙通言之也合此意但有丘王居之說各與耳口利哉大川風行水上舟楫濟川便利之象

五經蠡測卷之一終

五經蠡測卷之二

福寧 蔣悌生 仁叔

尚書

大禹謨

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傳曰乃者難詞也艱逆也亦易詞也言君臣能各勤其職而不敢有一毫忽易之心然後政可得而治至於下民勸戒而化則上行下效懷正彩臨謹不難矣

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

心無己私而仁智兼盡惟聖者能之惟徂於己私故好自用而仁智難及惟聖人無我故能合己之私見而從人之善言也鰥寡孤獨民之無告者撫之使得其養此仁之至困窮之士不能自拔者舉之使盡其才此智之盡堯舜於則歟正不疾困窮之大目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理氣之稟出於天而殊分知行之學盡於己而同歸此聖學相傳之心法也

人稟天地之氣以成形而有耳目鼻口之欲所謂人心也稟天地之理以爲性而具仁義禮智之善所謂道心也人心識物斷生情是故危而之不可持道心無形聲臭不可見聞故微而不易察惟聖人先知先覺欲立敎以示人使之察其微而使著制其危而就安也惟精者審察夫人心道心之所以異能擇之而不差故謂之精即大學所謂格物致知中庸所謂擇善明善孟子所謂盡心知性知之事也惟一者既知夫至理之所在則必力

行以求至使人心聽命於道心而不二故謂之一即大學所謂誠意正心脩身中庸所謂固執誠身孟子所謂存心養性行之事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知之至行之盡使人心發見之頃必使道心常爲之主而不踰於本然之則即所謂執中也在大學則爲止至善在中庸則爲中在周子則謂之太極湯之建中武王之建極皆一理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曾思孟道統之[illegible]傳此而已大學所謂明明德明此而已中庸所謂脩道之教亦此而已論語開卷言學學此而已孟子闢[illegible]嚴義利之分正所以辨人心道心之[illegible]故朱子於四書篇首集註其旨大同小異實與此章相表裏讀者當融合而貫通之不可以差殊觀[illegible]此章乃一書之樞紐叅得全用朱子中庸章句序訓章乃朱子曾經訂正無餘蘊矣今日講筵義正不欲全踏襲前人語必迂其說而演繹發明之庶幾得融會貫通之趣云

皐陶謨

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有智仁之實斯有智仁之效仁且智聖人之德也然體備於己而用施於人惟實德之備於己者有兼至則效驗之著於人自有不可掩者知人謂之哲者智之至則其用之所施能舉天下之賢而任官使矣安民謂之惠者仁之至則其用之所及能入人心而不能忘矣哲也惠也智仁之實德也官人也民懷也智仁之效驗也二者兼盡帝堯猶難況其下乎

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

此言天下之言善者雖非一端而人之稱善者必考其實行此帝世取人之法也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

此言人才生於聖人之世既因其材而篤之則亦隨其材而用之也日宣日嚴祗敬因其材而篤之也浚明有家亮采有邦隨其材而用之也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此章言人君當正己以率下周慮夫事之萌於微者爲可畏人君當盡心於求賢尤思夫職之原於

天者不敢忽蓋人君一身所以表正萬邦而天下之事固宜廣求賢才以共治之也是故克勤克儉君當以身先之使諸侯有所則效不可怠惰放肆以導之所以然者蓋以一日二日之間事幾之來且至萬焉何可以不懼也若夫庶職之繁不能以獨治當旁求俊彥以共理之不可使野有遺賢而朝有曠職所以然者誠以百官庶事皆曰天職君臣皆代天理物者也一職或曠則獲戾于天矣其敢忽而不敬乎始之無教而制一己之私終之無曠而合天人之理人君正己用人之道於斯備矣

益稷

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

聖人於治水之初親執其勞而所以濟民急者既有其功聖人施治水之功能順其序而所以養民生者尤得其人蓋斯民之得遂其安養者皆由於聖人治水之功而一時同功共事之臣各有所長則於叙功之時初不沒其善也

仲虺之誥

式商受命用爽厥師蔡傳云爽明也言天使商受命用使昭明其衆庶也今詳上下文意正不然只是指夏而言爽知不爽之爽差失之謂言天不善夏之所行故使商受命以代夏使失其衆也如此解與下文辭貫脈勢文意相屬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寛克仁彰信兆民

此章言成湯之德性不偏好故實能之任不混所施心無私繫故君德之及感人者深人惟牽於物欲之私故行事鮮能盡善惟聖人無私是以從政臨民莫不合於當然之則也聲色貨利常人所嗜好也湯則不邇不殖天性之不偏也賢者授之以官能者酬之以賞各適其宜也人之有善若己有之用之而不疑己之有過勇於自克改之而不憚心公而無私繫也寛仁君德之大端也寛則得衆仁則能愛人推此以及人民信而德顯矣蓋其心之不偏無我者出治之根本彰信於兆民者德政之效驗也惟其存於中者醇粹而無疵則見諸外者浹應而出當有諸己者光輝而篤實則孚於人者顯著而周循論聖人之德亦可謂備矣[illegible]而貴德所以勸賢[illegible]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illegible]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此章言王者於善惡之科各因其自然之理而施之初非有意於其間也蓋賞罰者人主之大柄也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也人君惟能舉措得義則人心服而大業由以盛矣賢德忠良之人在彼有可好之實故我從而佑輔顯遂之弱昧亂亡之人在彼有可惡之理故我從而兼攻取侮之聖人曷嘗有私好惡哉因其有可好可惡隨物應之乃自然之理也於己何與焉此人心之所以服邦國所由昌也賢者才德兼備德未必有才賢重於德也忠者盡心事君良者行己易直忠重於良也所謂由大以及小也弱者不能自振昧者不明於理亂者紀綱廢壞亡者逆天反

當夏亡覆於窮桀也所謂由小以及大也推者蔵而去之之謂固者雖而厚之之謂輔未言殖消歷即佑輔顯遂之事覆昏暴即兼攻取所之弗仲歷何要言之蓋湯征自葛始其後革頒保伏及旦苦其繫丨一征佀何天下皆兼攻取侮也其餘五等邦君菲第惡者皆仍舊封湯皆無而存之湯之虺莊征於此敗仲虺言此乃慙天暇人之事非卩之敄所以釋湯之慙湯誕告萬方況其隨邦一節卩賢倖忠良之諸侯仍舊封名湯復論之成其焉不善勸其為善即仲虺之意也い始助也有加實貴之遠輔者扶植之斷者表其名送者即其舊四字亦自有重權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

此章言聖人明明德於天下而庶民同一歸極聖人能全天命之性而內外兼有所養也蓋禮義者人性之所同得惟聖人爲能全之是以立中正以

〈書蔡測卷之二〉 六

爲民表而人心有同然者於是取則焉則會極歸極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德也中也義也禮也一理也自人性而言故曰禮義自其稟於天而得於已而言故謂之德以表立於此而四方取正而言故謂之中其實一理而已大學言明明德於天下者皆以脩身爲本而其要在於誠意正心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而本諸身者曰由仁義行武王建其有極而民之會極歸極則曰遵王之道遵王之義誠以仁義禮智乃人性所固有但衆人汨於私而亡之聖人則能明其德而全之是以存心養

性以立其大本窮理處事以遂其大用立中正之表以爲民準使之皆有所取正而無過不及之差所謂明德新民而止於至善者大舜湯武其揆一也顧諟天之明命曰新又新懋昭大德也孟子曰湯執中即建中于民也以義制事義以方外也以禮制心敬以直內也內乎中以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懋昭大德在是建中于民亦不外是矣

湯誥

天命弗僭賁若草木言天命不差賁然易見如草木燦然者萌之顯者發之皆曰其自然之理而付之初無意爲力也罪人黜伏顯者殷天也兆民允殖栽者培之也如此解較有理

〈書蔡測卷之二〉 七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此言乃成湯革命之後布維新之命以與天下更始亦不越乎懲勸二端而已無從匪彝無即慆淫懲其爲惡各守爾典承天休謂其爲善與即彝也謂先王舊章也慆各以精微而言人能懷止其一已之私無淫慆之失明能守其典常而不從非常之舉矣造邦絜之我建侯之命自天子出守典常之所述職乃諸侯之常事

太甲上

詩書小序前已詳言之矣今按四代之書史氏紀載每篇者史臣已有本序與讀語簡重本序亦畧提大綱篇中君臣問答語意但明白可尋如五子

之歌伊訓篇首本序極詳悉何用小序贅出至太
甲篇首言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一段畢
復更端又言王惟庸罔念聞伊尹乃言又一段畢
又言王未克變及居桐悔悟篇終又言王徂桐宮
居憂克終允德以終首篇之意而發次篇之言皆
史氏之詞以貫紀載一篇之意既詳且明故曰書
小序可以無此類可見後多倣此

自周有終相亦惟終 自周二字對王看則自字分明指先王之身周如周于德之周完密而無斁之謂言夏之先王自周有終其身[illegible]可據故能終相亦惟終[illegible]有德君而輔相惟稱太甲為自不可保伊尹而終欲知此語意自順不必引用諸說氏之言

王惟庸罔念聞 庸訓凡作六字一句爲是

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啟迪後人 丕大顯明也詳文意只是言成湯急於求賢爲子孫計故於未明以至於大明時往往坐以待旦其所以勤勞不是要安寢者惟恐賢未得而後嗣無人[illegible]前篇數未善人俾輔翼嗣王[illegible]之道不爲後世慮則非一端[illegible]之仁不偏愛人急親賢也不顯二字下無所繫若訓爲[illegible]大明不[illegible]二恐語意不合太甲三篇皆文從字順不[illegible]字如此纔[illegible]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 此語專爲發明止字之義止者必至於是而不可遷之意即至善之所在也不可有毫髮之過不可有毫髮之不及過不及則非所止矣凡物莫不各有所當止之地如括之度射之止也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人之止也虞人之於射尚知審其括之合於度然後發矢況人君可不慎求其所止之地而後行乎蓋伊尹以虞人之射喻[illegible]明人君敬身之要也省字欽字度字於止字釋字[illegible]字欽者敬之至也欽厥止[illegible]見諸行事惟能[illegible]其所止然後見諸行事而無[illegible]失欲其見諸行事而無[illegible]行[illegible]得其所止[illegible]也之[illegible]

予弗狎于弗順 [illegible]狎習也[illegible]不及[illegible]義[illegible]之伊尹[illegible]言我不能[illegible]之[illegible]可[illegible]所[illegible]不[illegible]義[illegible]人[illegible]明之[illegible]下文[illegible]所[illegible]不[illegible]甲也伊尹[illegible]訓之王之未克變[illegible]又[illegible]而書不訓[illegible]閉念聞[illegible]

太甲下

上文[illegible]言[illegible]予弗[illegible]正[illegible]如此[illegible]意明[illegible]

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 治者[illegible]道[illegible]而[illegible]謂之[illegible]

[illegible]言知[illegible]謂之[illegible]常天[illegible]天秩[illegible]者而言之[illegible]者[illegible]天[illegible]是也[illegible]其中[illegible]

咸有一德

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其難其慎[illegible]者和[illegible]惟一[illegible]之[illegible]後[illegible]難非[illegible]其人者不可易[illegible]其[illegible]知不[illegible]一則[illegible]之義[illegible]孟子曰[illegible]其[illegible]進賢[illegible]不得已[illegible]

盤庚上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慼出矢言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 率者[illegible]相率也曰者[illegible]之[illegible]言[illegible]我[illegible]如台猶[illegible]此一節乃史臣[illegible]

民不從出怨懟之詞如此也言盤庚將遷都于殷民不肯往居相率籲呼皆然懟而出善言曰自我王卽位以來既定居于此矣方愛民非害民也今乃不能胥以匡以生乃稽之於卜曰無如我民何矣此皆民之怨言其意若曰自始至今既安居久矣今乃無故信卜筮無根之言而造此非常之舉動寧不使我民流離豈非以害其生乎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顛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厎綏四方凡六十三字錯簡當在無戲怠之下

盤庚斆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此皆錯簡當在貞台之下承上文民

有悉言盤庚乃出敎令以諭衆令各從其在位之人以昧勿以疑盡爲異常之事但以尋常舊日所行正法度之事謂之可也蓋以自曰法度在下臣民之法上所行無在下各私見之理大意在下有可慮可盡兵情實不可有先入之陵比庶言以悉無有至當之不易之論此等語王庭工在是底綏四方下語命臣民聚悉則民宪行事無叔議悉寶民言至都下于判有遽在底篇首發端

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此簡當在先王有服之上此以下乃盤庚誥臣民之詞黜乃心無傲從康乃一篇之大旨其下云云皆所以釋二句之意口如蔡傳所解率顯其義之下出矣言作盤庚之語意不但此句繫于民不絕者也盤庚先王之語非言順我王有作服至底綏四方許多詞王顧先王之體既言先王王有服至底綏四方非告諭後吉民之體況敎于民王若曰于下恐難誥諭民衆王命衆悉至于庭然後告

未至又告戒何人乎此首言止告用舊其有衆宗造勿孰在王庭盤庚乃督進厥民正與上篇盤庚敎于民一節數語文勢用以乃史臣發端語錯簡出進

先王有服此一節大意言不遷都之害

若顛木之有由蘖此言遷都之利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此一節言先王之世君言臣從同心一休人爲造賢所言不息愚頑危淺見之人以沮一遷我不知汝之心有不平何謂乎心不平也

含德汝言其不盡情實包藏其心則當汝狀小人不可急治致我閼滅之於不可生活日久恐我伐我謀長汝之過可惜也

上見火視火之燃

猶生亂大之然而講端也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言汝不叶于善言於民是汝自生毒害自取敗禍姦宄于身導民爲惡自承其禍悔何追小民之言有不從之者尚有口禍況我豈能制汝死命汝何敢不稟命於我而輒造浮言以爲動民必乎汝之所爲若恐必至於陷溺其衆庭也若火之始然早當撲滅若至燎原則不可向其尚可撲滅乎衆浮言早當禁止若復縱至於沮謀害成功必加刑罰是汝自取之非我之過也

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佚如淫佚之佚過也言邦之不臧皆由汝淫佚言之所致我必重罰之不赦也惟邦之臧惟汝衆申結用治彰厥善之意邦之不誠惟予一人有佚罰申結用言罪伐厥死之所謂佚罰即身伐死之義也敗禍然後斷之曰罰及爾身弗可悔

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盤庚引遲任之言意謂國亦大淳以求世臣大家與之謀者以其與國同休戚故也器非求舊惟新者舊閱服壞新則完固亦由器之舊遷于新器猶求新也

盤庚中

罔不惟民之承承字有三義承載承奉承順人君在上民在下所以承戴其君者也以形勢言庶民以出財賦以奉其上上用出力以供其君也以事言以承其君上今下用民以供其勞役此有以承事言所以承其君以上命下使承汝汝其從此三義同皆門通由此以訓釋言彼所以承汝

恐人倚乃身迂乃心言浮言之惑人能使人倚於邪而不正迂於中而不及於道

〈書經集說卷之二　十二〉

茲予有亂政同位亂政指具貝玉謂在位之臣訓作治字具即下篇總貨寶之義言不必事之細於

盤庚下

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當言大家世族有所得沃饒之利故安於舊居不肯遷都盤庚以三篇之言為一也○蓋生生者乃謂生生之業以卽民之利也既遷都而生民之利乃在此中篇以其生言不生財之篇乃言民不自庸而言生則有始無終之事○盤庚既遷都之後恐民不安乃以此篇告之言大義以令民有期以臨之故思遷之意又以天大命告民以遷都已行之事者言之人多不難

說命上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群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中篇言天道福善禍淫故民思其德下篇言盤庚之遷國之所以成周上篇言中篇之義也以明其事中所以安民之意篇中所語乃恩上與之言方其時盤庚以遷之者其辭多結未解也言辭意節一篇之內聱牙而可讀耳

說築傅巖之野傅說築於傅巖之野是為說學也而後臣之故不勞而治高宗得之夢而求之

王置諸其左右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三者皆資其輔相之意有金待礪而成器舟楫濟川霖雨救旱皆喻其功用之大

〈書經集說卷之二　十三〉

啓乃心沃朕心言開汝之心以沃灌我心猶既治為二字

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

欽予時命其惟有終所命之言上文言其所命之終也

說命中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天不言一聽明惟天聰明言天道無為一而不可測者也人君當法天不言而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不待教而民自從也臣當敬順其君之所行其事者也民當聽君之事以從其治不勞而民自化四句言人君法天之聰明而治民以德故天不言而時行物生人君不言而民從聖人治國之大旨自此以後克言其臣

爲君臣交相責難之意皆在其中矣今自惟以
明王事神則難乃與說盡一以告高宗也每句以
推之一語發其更端各自爲一節而言其傳分爲
節合說第一節乃言爲君之難第一節擧小人言
人君賞善罰惡之要第二節擧言以用之居下之節小人
之道此三節治言其大綱善以斷之行故亦是
知日書爲而冶人之良法貴於穀亦是
擧一節而言際侍未辨言宗肜日非高宗之祭故
以此爲祭之司其失而正之非是

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 言王誠能爲信力行而不以爲難則信合先王之成德吾作惟說不言無難彼下文頌不顯

高宗肜日

嘗觀訊巳訓王之詞激切如許乃忠臣告昏主之
言竊知高宗践阼之夢帝得說此乃歷古亘今罕

〈書義衍義卷之二　十四〉

有之事自非誠心與天無間何以得此蓋非凡主
不應累年昏耄如許又若爲高宗時事篇首但當
稱王不當稱廟號則爲嗣王之言無疑蓋祖庚肜
祭高宗之廟而有此異故祖己作書訓王也又按
商王皆以十日干爲王號獨中宗高宗既以大戊
武丁號又以宗稱蓋以宗稱者皆殁世之後定其
謚號見其武德大功非他王可比故以宗稱始爲
不祧之廟必無既歲先德之理周公作無逸以中
宗高宗與文王並稱其實可見今見鄒氏音釋巳
如此說當從鄒說爲是

西伯戡黎

祖伊恐奔告于王 蔡傳謂自其邑奔走來告紂未詳所據竊疑其臣朝君必有其節祖伊聞西伯戡黎知其必及殷故憂切之其不暇行朝覲之節而直奔告於王耳

不虞天性 蔡傳謂民失常心也今按三句者言天之棄紂未及言民民守德未德但曰心失揆殷也猶上無道揆之義

牧誓

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 迪道也蔡傳次此三字

洪範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
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恭從明聰睿之曰者五事各有本然之則不可以

〈書義衍義卷之二　十五〉

貌之事也謙又者謂聖謂之曰作德之成義而進
貌之事有恭而作聖則勤容貌斯遠暴慢矣而作
於天則無理而不懈矣明而處作哲之當而知於天下而作
之事無思所以恭其明作之者然也而至於不必
官形而以用思容者之德通用其謂於天下
各其寧是聖人之所以爲通內德明非言
之長人可知所主於一以德之內外交脩大
學至此而盡矣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

天地有自然之數聖人有當然之理天地有中數
而不得聖人則中數無以行聖人有極理而不本
於天則中數何以立曰天地自然之數而建當然
之極斯可以爲法於天下矣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

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比自然之數也數始於
叁天而兩地合參兩而成五以為天北自然之數
也五行生成之序由天一生水至天五生上上由
色居中則五居中又天地自然之數也天五生土
起十成之以五乘十則十五者又天地自然之數
也洛書之數正居中而四正四偶九一三七二八
六四皆自五以為十五比九疇之位時以五為中
而參以皇極少壽亦曆易卦六參以五為居位也
天以太極之理然運於亭壽之表而陰陽五行某
暑迭運庶類祭類品物產形皇人體大之莫居中
建極而四方五徵庶民庶數成有叙正會極同歸
一理而比八時之目紀極無所不該八疇之事皇
極無所
不總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此言皇極之施於庶民者也人中之生於世以率有是三等皇

極之施各曰其時而篤之亦有三等康色好德最
賢者也錫之福等以爵也有試有為有守皆有能
者也念之者叙而用之比不備于極不罹于咎又
有次皆才也受者叔也叔入于郡黨之害而教以
六行芳呈極之道守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以見
皇原無集民也有是三品之才而皇極亦有三等
之施各得其道是以此時之人皆得其皇
極之歸矣末一句乃總結上文三節之義

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此言皇極之施於在位者也此一節與上一節
對言民有此三品人亦有此二品有能有為即上
文有猷有為有守之人有才者也正人乃居官守
正之人有德者即上文所謂好德者此不必作其
智之長說不協于極不罹于咎此一等當人此一
節不言者此等未習教之人言之於民則可言者
在位則不咎在位有此文人故深之此以有能有

爲言並行昌邦正人言能富方穀互文以並凡有
非能為不與富正人不昌邦也昌邦以事業言數
善也以德化合所包光賢也時人斯其章亦乘上
二者而言但有中任事有德在位之人皆當後以
寂使有所聽若役有作事用當之要則此等之人
終賠於算非謂正人然時當而後為善蓋忠信重
謀所以勸上乃是王治天下之大綱皇極之貞當
然不必謂欲中人以上若同能上一節言皇極之
於民樂善而教不能下一節吉皇為之於人當君
君子夫小人王者治天下之大錫亦汀出此二事
子其無好德汝賢勸之福具作汝用答亦通結
上章之意深言用小人之害所得法外意比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

此二句本作人之河能之上今
詳文意旋當在此亦誦簡簡蓋
通誥上一節之義言皇極沉以是道而待天下之
民人則天下之民人莫不則於皇極乾圍之內而
無有或亂否矣然鄙在於必行勿以小民易害兩
鈔求則過於中勿以尊貴可畏而生剛則不又於
中若是則為開此蕩並作而皇極倚於一編而不
立矣非戒蹈之用執其中和不失然後天下民之

夫其偏陂好惡之私皆其皇極遵道之正由乎集
坦蕩蕩之途達夫公平正大之域舉一世咸歸于
極而皇極之道成矣二句結在此
所以承上一章而起下章之義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此皇極之成其效驗若此
故為五疇之於光者道滋

之光平天子之光豈天下民度所易近流可近者
天子道德之光華也謂樂制度源于四方編于臣
民熱然旗然有昭始然在人心耳而不可悅者莫
非道德之光華也民生日用之閒用其禮樂尊具
法度雖謂之近天子之光可也積之之又民皆復
其本然之善樂共日用之當有男女居室之安無
夜衰要慮之危雕雄然熙熙然不驚體於鼓舞歌
昧太平而親能其上有不能自己者此任其之成
皇極之極功成有一德青曰俾萬姓成日大哉于
言又曰一哉王以蓋洽化之經思然入人深自鑑
致此寬民擊聚向
是實事理勢必至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嘗贊九疇之目惟皇極一疇數言詳悉蓋八疇之目皇極爲綱其事無不該其用無不總不詳言而敘衍其理非一言所能盡也其能八疇但略庶本疇之事不是及也如初一五行始言目次言性終言味止矣次二五事然言叙次言德然言用亦止矣次三八故次四五紀只言月不言用一疇之用易是不得言迪九九福極只言日無他辭蓋其失得係極之建不是謂之行不行亦無他言也雖次七稽疑次八度徵此二常數言頗詳然皆不繇其本疇之自如七稽疑始以擇人爲先文言卜五占二之目又次言卜筮占凶之用詞雖繫皆釋稽疑之自入庶徵始言雨暘燠寒風五者之月文言特叙備無之吉凶又次言時恒休答之微由卜五事之隱不參又次言君從之皆驗詞雖繫亦皆釋庶徵之者無緣此二節凡四十八字繫于周究某究之下參傳離

依本文平辭然與上文意修不貫緣傳又以威福子奪抑揚是退釋剛永之用蓋見經文有威福二字故以爲解又見二字未能盡剛克柔克之義故後皆六字以是其意借使可解然三從之日曰正前剛柔而已其用則平康得其一剛柔有其四下文若更演舜用說無正直則柔等字得而者論威福之當否歷聽疇之經其言家爭明陽易纔不聽此二節上九直剛家語辭而意遠若比又也平東正直乃正無爲而合之本心而剛克柔克不得已而用人聽下文數衍合去正直而奪釋剛柔之用亦豈箕于明疇之切意也爲昔讀此致頗而未會非反覆詳水蓋亦有年疑數未釋忽思莫非皇歲數言而說在此曰評此二節與上文正直剛之語不相蒙而與民無有惟朋人無有此德之柔類遂足以錯民當在添皇作極之下凡厥極庶有欲之上試以易置錯簡朋之額與明是經詳加訂正也○德此承上文言民之所以無造人之所以此者以惟豈作偏之故然威福乃人君無天下之大臨之建訓行亦由人君福執威御之柄以雖命天下受

四方之供奉亦不爲過凡此皆惟皇建極之所當爲其權不可以下移其臣不得以上僭苟或有下擾上僭之失則大而諸侯小而大夫皆致之由害臣者側頗僻爲民者僭忒皆有偏陂好惡之私不由平平蕩蕩之道而極不建訓不行矣則頗僻必至於淫朋比德甚於比德則頗僻僭忒五者茲德與下文偏陂好惡偏黨反側字相應害于而家商于而因亦與下文而卯其呂好于而家語相應如此解後字明眾語濟儀文貫通觀與疇經文語亦無乖與矣更詳之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

此十五字當爲一節言五者之來各得其時乃天地本然之氣候苟或一不得其時則人事之不修而天地之變也雨暘燠寒屬水火木金而風屬土者之陽不能與寒皆有風土旺於四時若四者之不能以相通也五

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此五句當共作一節解言五者皆備各以時至亦不過多亦不過少則人事修天道得其常故庶草蕃廡

休徵所致吉或一過多一過少則人事不修天道失其常咎徵所致凶庶草蕃廡猶賴皆茂盛百穀亦在其中此言天地本然之氣候天地無心而成化不擇物而茲潤敗之言庶草蕃廡後言生物生師尹省驗如天民事爲急故事者百穀此眾言天道常暴後乃詳言五事休咎之徵而後及於驗而天人感應之道彰矣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蔡傳備矣更加一節云星雖有風雨之異好而不能以仁致必待月從之而後得遂其所好焉民雖有異欲亦不能以自致必待上之人仁政有以及之而後得以遂其欲焉然則爲民父母者固當思民之好惡爲之興利除害以慰其傒望之情可也如此其義方足

今按禹治水功成洛龜呈瑞禹列爲九疇箕子傳

禹之學以授武王耳九疇者帝王治天下之大法
列爲九以示後世然後爲帝王之明範有處以行
典籍具備可歷舉也六府允治五行叙矣精一執
中五事至矣百工惟時八政修矣曆象璿璣五紀
協矣戒董勸歌三德乂矣鬼神其依稽疑從矣地
平天成庶徵時矣九德四罪福極分矣八疇順叙
皇極建矣

旅獒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
盡其力德盛則自然無狎侮之事有狎侮皆由德未盛故也下文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意正如此

君子言盡心小人言盡力各以其分言也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或邪惟正之從德之成有狎侮之失玩物則喪物而狎侮然後玩人玩物之意者微而漸於德之喪已深者也是或德喪而言志失有所言也德盛則自不役於耳目之欲所以喪其德玩物之爲所以喪其志人不以狎侮爲小而以玩物爲玩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此二語又爲慎德之綱領慎德二字爲旅獒一篇之綱領內外交養之學惟一於理而已靜而不危動而不遷是以天下之大本道之所以立言以達天下之達道志以存心之所以行上文言志以道言以道接者以其內養而外察之功也

金縢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
材多藝不能事鬼神周公勞而不伐謙矣如周公此對三王在天之神自伐如此不敢
也家國事重一時變危之心剖御此數乃聖人惟德動天命永終不如公所以爲之
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按朱子書非手書與仲默訓解一段朱子言今辟古字諸儒釋有以爲之
至詩傳蔡傳從鄭說則東中居東不從鄭之說今書
史記詩傳辟字與鄭說從朱二子皆從之既
又以詩書之文考之言東居二年又此以尚有
言王有致命下本言序云人佳周公又似得正而百得工其寧
居東之事致辟之本官事周公位以周公分明言東周
公居攝之時詩序言周公致辟管叔蔡叔流言居東宫
以公始王周成王請命事以迎周公佳公
考之說以致文居之位考賴以至三自叙周叔東之
詩考之說以致文居之位期考賴以至三自叙周叔東之

之意疑書序之不說其記詩史議論之長居六七之說不其考事理推之哀
周公居攝之事周公遭流言之變後成王迎周公以歸蓋周公居東之時成王未知周公之心
周公之言作書王迎公以歸至於居東之事乃成王易之
爲辭曰惟周公之心不以爲嫌不以爲疑
以身任之而不疑
周公之言是訓不足疑行上凡自國家王所繫握重
以身任之而不疑

行者則必請命於成王而成王必見從豈有違怫之理況流言之禍所繫危重周公在不當有所附嫌而趣且也若伊尹之於太甲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則伊尹不攝行天子之事也而二訓太甲阿未奚則曰予弗狎于弗順營桐宮而置太甲非放而何或者亦攝曰裨宮毓咨而太甲不肯行則抑尹當若何比於與羲周公致辭管故請命成王末必見從之意問殊太合一時事理也蓋太甲成王之特天下之大權皆屬伊周使伊周之必發行并擇之行則豈夫甲成王之所就制惟其所行之事以迹而論似若擅天予之權以必而滑正所以忠受太甲成王之至此乃聖人之所為從嫌有不足篇者不如此何以為伊周謂之任也且如故太甲誅餘務伊用今日盡其在已之誠而行之及至事事之後道致征所之時尹周不害其為節傳之事而君臣大節與然無一毫非缺亦間嫌之足避何疑之可釋哉又節武王克商故時之師一明而清明周公衆六師之衆掃除將經之武與洞至三年乃昇人新得蓋發難之原事由二叔周公衆奄東征未惟雖時東上以安反叛為憂至叔武庚新誥

之邦又豈拒於之理又見事建三叔乃人倫之變實周室之不幸固不容適之以負直以文告之辭誠閒周實名為泛度貴則勢因叛而不過鋤在得實然後知嘹當特事監自合如此是以動張年同然後誦其罪之從重以發罰設武庚得首成因蔡叙蔡征叔不猜不監罪及四人而已所罪二年亦樂 約而言見東征在是年而罪人斯得則明乎事也若是則東征之特謂之居東自鴞實誥及罪已定而周公前以於管蔡之刑而怨鴟之康成或然終未能熟然使釋于表感見作詩以貽王以述其悲篇之信工亦未敢誦公誦懷也人有不定於實人之所為輔以語侵之謂之寧擇味此一語可見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為之小心攝密勤勞王家成王叛寧周公惟其言是訓晃行得敢成遂但著蔡之蔡周公之身正流嫌錯之地成王之賓固而知之背此未免有洋獨之疑然至勝洋之附終不敢形於留色而欲公也以此推之可見東征以滕命叔上王必見欲無竊此及至感風雷之與啓金醫之書成王始大成悟昌言賣巳而昔日組若之嫌因有不見論者書文始未若此語脉自可相得

思故曰辭字作致辭說於一特事理爲長者此也闡然辭字雖未致辭之說而朱子與何然于書一反議論實光明正大之論乃天地常經古今大義所以存天下之大防杜萬世之口實自當爲一經不可廢也

嘗觀蜀先主臨終謂諸葛孔明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復漢室嗣子可輔則輔之如不可公宜自取孔明泣曰臣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如濟陛下之福也如不濟請以死繼之先主呼子禪拜床下命之曰我死爾事丞相如事我也先主旣殁國事一聽孔明總裁後主畫可而已然而君臣體統朝廷法制不敢有毫髮僭踰漢家之與得尺得寸

皆歸之君孔明何私焉竊意太甲成王府伊尹周公行事亦是如此劉禪闇弱不足言孔明之心實無愧於伊尹周公蓋善學伊尹周公而有爲者也又若劉備亦不過一時之梟耳臨終尚能戒其子令事丞相如事我況武王聖人爲後世慮至深豈肯無一言戒成王使之服周公之訓乎蓋必有之而紀傳不能載耳故論周公東征請命成王未見從之說與當時事理不合也書之爲經大要在講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相傳之道大要論二帝三王之心此雖一字之義係周公之心固不得不

詳辯孟子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叛則流
言之禍起自管叔蔡霍亦由扇惑而從耳周公致
辟管叔于商與蔡霍不同想東征時皆拱手待問
未嘗有阻兵拒敵之理

大誥

已予惟小子已予惟等語多是方言敷賁賁蔡傳如奔音與用宏茲賁之義同亦通
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閉者秘而不行之謂
以予敉寧武圖功寧武只是指武王而言文德亦須篇中多用此等語
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此句中必有說文誤字
允蠢鰥寡哀哉言武庚信為蠢動但我民之鰥寡則誠可哀也

天棐忱辭言天之所輔在乎誠信有辭不必引民獻十大為證
嗚呼肆哉此等語甚不可曉想亦是方言朱子以故今釋肆字施恐此亦畧可通蓋歎息言所
以今日如此語補也若如蔡傳亦詩故不畏縮公文意更艱難惟大艱人誕鄰胥
伐于厥室毅相與為于之遂言武庚三叔相與為義同吸伐于室中也按此篇蔡傳凡
四篇別四國二字恐皆未的信四國盡動此四國凡易為武庚四國勤叛我民此四國字宜只依
經文天亦惟用寧解友以四國凡四國三宜易為武庚三叔前大艱之四國亦宜易武庚三叔
王若曰猷大誥猷予之命二篇首皆同蔡傳以為發語詞但猷字乃係實字應有訓釋難以語語
竊如今人尊長呼卑幼之與之言未及本事每以但凡道理為首稍想猷字之義亦與此相近亦方言
也

康誥

我西土惟時怙冒蔡傳言至聞西土之人怙之如父冒之如天至聞二字莫若易無序
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言天命可畏惟輔誠信驗之民情可見民情歸則天輔之
民情不服則不輔之此二句一意小人難保又是更端語
惟弘王應保殷民保殷民者王之意我之應一亦能保殷民則能廣王德意矣
又曰劓刵人又曰二字疑衍文
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要字蔡傳如字謂獄辭之
要附民作平辭謂拘繫死囚二音雖不同大抵皆是要囚凡決重囚自五六日至于一旬又自一向
至于一時不敢即決者重以刑者不可復續死者不可復生故以加詳審恐差失誤人命也後世死
囚必三申五覆然後結正占人句時之遺深得吉為因成生獲語未瑩
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

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言為政之道上令下從蓋之機自有倫序上之人
蓋明刑服人心則民亦相戒而勉於和矣去惡之心即法疾則民亦遠惡而不為矣殷民之心必變
予則民亦安於為善而易治矣此三者即有敘之目也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
已汝惟前已見要言聖是方言不必再解詳此三言則見康叔乃沉潛慎密之人故武王以是稱之
封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
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
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
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
罰刑茲無赦所以正民彝

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所以正王度○封谷之隱大端不過此二者在所先禁也

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凡三節皆承上二節言治民之不善當先責在己之善○敬忌卽敬畏也

大學衍義卷　卅六

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此一節當有闕誤

酒誥

克羞耉惟君克羞饋祀鄭氏得蒸祭備劉說近是

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此言殷之諸臣亦有任舊職任事者惟工者見任事雖湎于酒然勤勞於事但未能遽革舊習未能遽去己私之嗜好雖或孤諭飲酒非見故慢法故不殺之且教之

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此蓋一等之人有無故而在此裒聚設飲明用爲事之禮不從我之教令不畏我之刑威不察治爾之職事此乃故意慢法者故殺之亦將終敗刑之意飲酒一也或教或殺者事同而情不同故也武王於諸終卑此二條蓋求叔其義大矣蔡傳解意兩恐不通

洛誥

我二人共貞貞正也我二人共守此正道以共天之休卽貞也公勿替刑刑法也儀刑之謂公棄夫刑則人失其儀刑矣公勿替刑則四方其世享矣

多士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筆說書中如商書引仲虺之誥周書言夏商事引古昔興亡之由以誥當時多是先言先后能敬天道故天命之後亡弗率故天棄之此篇出多士方策有夏之事以諭之不聽者責先后

大學衍義卷　卅七

之有道詔不言復說紛之不道芊經文意上二句乃言夏之先后有道而安寧如上帝引而置於安逸之地故天眷顧順向而不背棄及後王不能繼承先王之道不往求安莫不法天行不用帝命惟殷湯夫殃天亦閔念閑褒其大命而降致罰也弗克上疑有殷字如殺嗣王之類○蔡傳引呂刑降格爲証文意亦不類詩書中凡言降格皆是上天眷顯其德故來款之若言天威棄之則言降災釋成降當降荇不請降格夯呂刑言周有降格正舉一時學錮放鬼神故絶地天通以華去鬼神散享之說與此文意不類

君奭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耉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此章上小子旣是周公自稱下小子不惑又指成王詳文

意皆周公自稱收錄用也言當今濟時之艱皆在我二人其任大責重好此乃若未為國家之所用與未在位之人同知錯大華不能貴必於我今我二人說為國家收用而在位乃不勉其所不及則責及於我既不可得舉去則後成之行能澤不下於民匯當之既不可得而後用之時為時此于人尤以雅釋為興者成王命道之時為時此于人尤以公從成之而仕卷門之時召公以勉召公之心而勉勉之可亦以歆勉召公之心而勉勉之可

于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當與貧裏之能我乎荼傳不繹

周言今日襄之分我二人命已成字未釋不允不甚言不顯不時之頃人也不信於汝而不若此誥予豈不以此故而然多語乎朱子詩傳言古人聲心而然

按周誥諸篇多用方言又多闕誤故多有不可解

雖傳依文解終是牽强處多此篇尤甚蓋此篇乃適

〈□□測卷之二〉 卌八

周公留召公之詞周公之言本是質而深況此乃

是二人親向無人之頃肺腑中流出方言尤多如

天壽平格割申勸毖偶王等語縱牽解亦不通

蔡仲之命

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言當懋勉汝之功以內則輯睦族外則盡交鄰之道以上則致忠以下則安撫小民民寡無告發政施仁所當勉也績者四事之綱四事懋績之件也

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

度上言其以綱邦爲政之方此則告以修身處事之要言但當循天理而行勿肆己私而敗已成之法制節物則而動勿或於邪而失本然之則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中

原缺

謂德有不稱則有曠廢不受矣古人用字簡深若此

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嚴謂考其難其慎之謂擇於未用之前既用之必陵勤於天下丕式者信任於使用之後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宅俊皆以

心言三心無俊字寀文言古知後三灼見后文以這見爾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

德人即準人也言文王惟能克知三宅之心故能立此常任常伯準人文王又以其能灼見三俊之心故以立之亦告有一德之士足以居三宅之位者此乃申言上文克知一宅內見三俊又以三宅之文又言立政任人上牧人文法正三事牧只一字指一事無此足而常事司語或義差不若蔡之以爲四方標準又容可見畧乎之職守一代之法以爲四方標準又容可見畧乎

〈書□測一卷〉 卌一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

用違桒牧夫而不又當其事章人者言有司則三者當其中實

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片著頑於理也三宅先明以三俊克即俊德稱其藏爲顯不彌則逆於此以克灼而惡錯並言何

見上言文克知灼見乃並上言而互見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文王罔攸兼罔攸知者無使君行臣職也則勿有間之者無使小人武君子也

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文王言耿光武王言大烈以人所務見而言蘇傳分爲德業領於其感者稱之蔡子曰建人亦無不歛

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常任準人其後言承此結首言常伯

雖叙錯不齊不越三事爲急先務三宅三俊以位言克即宅克即俊以德言下文言三事實德每

文不同曰克後有德曰義德容德曰明若曰成德之彦曰吉上各雖不同其爲實德則一也至編終乃曰惟克用常人又若居三事之位者其才德智以甚異於人非拘出類拔萃之才驚世駭俗之智者然後知聖人用人正用常德之人而作聰明以實智先人者皆聖人所不取也

君陳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内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葛氏曰成王始失斯言欲其臣善則稱君或曰成王舉君陳前日已陳之善以民之

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此章成王之告君陳有交相責難之意則上尊所信歟其臣善則稱君恐非本旨只作陳君陳已行之事爲是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此四句當共作一節承接只一意忍者懲忿窒慾之謂故訓爲含忍言德宇度物之有亦有當且含蓄容納不宜便形諸聲色一觸於切亦恐誤事有容德乃大此五字只宜作一句容德與前篇容德同義參看書言一个臣其心休休其如有容此等人正所謂容德者最爲盛德忍無容只是一事皆從物和而不足之意但忍出於有意容德則本乎自然忿疾于頑求備一夫乃不能隱忿窒慾之故此言人有甚愚而未化者亦宜寬以待之若不疾已之忿而疾之太甚則或能致亂人之任使一當隨其才器而用之不可責備於一夫若責備於一人則無可任之人而職有癈若此者皆不能有忍故言凡事必有容忍然後有濟又等而上之若有含弘寬裕之德則功業之效尤極昌盛不但隨事有濟而已

康王之誥

……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祭傳後世高祖父之辭不信兵數語爲永祈以後君臣而發

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此康王始誥羣臣諸侯以熊羆之士爲有用祖湯武大誥天下語大有經綸矣

畢命

樹之風聲此篇上下文長宅也殊井疆而言欲使表入閭彰善癉惡之法以廣懲勸之道也

政貴有恆辭尚體要常而可久之謂恆政有恆則民信而易從若屢更改則民疑而無所指實之謂體切自之謂要上人出令惟故下民知上之意而從之辭令質實而不文紛直而不從則民易從不而事亦可行若繁文無實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既常而遠新謂之好異尚俗所好以利誘貿正既常喜新之弊辭失體要而致不一所以民叛之可不念哉

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言今治殷士之道雖曰但使之收其放心以若不難而其實則防閑之爲甚難也

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資富能訓謂既富而教則必無驕而好禮由乎禮義所謂于古訓而無怙侈滅義驕淫矜誇之失安享所有不干則意而至拂于若資富之義教之序也惟德惟義教之實也由于古訓教之式也

君牙

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式用也不必訓爲敬言天生蒸民有物必有則乃民生固有之常性非取諸外而附益之惟其氣質之偏物欲之蔽故失其中正而陷於一偏所以大布五典之教亦惟以和其民本然

之則而已謂之弘敷者無有一民或出於五教之
外者謂之式和者但使之不乖其本然之性而已
勉非有所勉強也致民者先覺後覺因其固有
而導之耳正則無邪辭中則無偏而正言身正典
之行者于外發皆中節道之用也中言之五典之
經存於內未發之初道之體也中正則合乎民則
而無不和矣蔡傳見舜命契言敬
敷五教故以敷訓式正不必然

冏命

僕臣諛厥后自聖 孔子曰一言可以喪邦曰惟其言而莫予違言必辭佞口君之政事曰己非失君出言自以為是而臣下同聲賢之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君之聖臣乎然則僕臣諛厥后自聖所繫為甚重故此特言之

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 瘝病也任人不以德而以貨則為不得其平而病其職矣

呂刑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 鰥寡讀屬上句於文理爲順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

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 穆穆者天子之容明明者羣臣之德人若論[illegible]在上章臣分[illegible]台鑒[illegible]

無爲人倫則良民曰明明在下君臣之德著于四方亦惟明辭折訓教數曰明明在下君臣之德著于四方亦徒訪以教化民而己及不得己而用刑則亦惟明夫中道而治民以輔其常性而已而用刑則亦惟德之勤蔡傳作民彝故爲善說恐費力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 典獄遷也言典獄之官不絶句在身屬下句言

天德 刑獄至重必得剛明之才不畏權勢不貪貨賂故其法不惟得盡用於勢家亦得盡用於富人則獄乃民命所繫不可不敬又不可不畏忌亦極屬

之意惟其敬畏之至則必審察獄情求至當之理
為一定之論其言不可誕謾如可選擇則有二議
用法者將有推移變刷者將牽制於人非與獄之
矣惟其無擇言則已得能就乎天德謂之天德者
天命天討皆有一定之理而常可擇此一節所謂
之人非伯夷皋陶不足以當之蔡傳解刑一有持
在身無不
甚明白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

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啟刑書胥占咸庶

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

備有并兩刑 此一章當分爲三節首節中言上文告死然罰有上之語言問以示懲之或兒死然財乃於民命之出金之痛亦可口而辨之人若使獄其於人之非辭已其辨折然之訟人得民之皆盜良忠不厚則彼人而使用之良則獄刑無或寡不言及然之得民之貨情慮不厚用之彼人而用之良則獄罪無過不言及之

失此一節中明何擇非人之意差等也民之辭
罪而法律亦有時察其辭而當從是律者有是罪而
不等故出於作者有犯以是罪而不可從者不可強
不生者可不悟刑罰不可復生者不明法積死之者文不可
復生者可不罪然以見不可刑又者不明法背之者不而
被衆之辭之衆敬罰則者吾心無之仁不明及背之失至
當衆人共諸之哀矜則無憐吾皆無過不及之意其來
然按律獄成者審見則鞫謊其當實之之中明何彼來
明之律刑罰金之謊如此其加克比一節自吐其情以受刑
之獄已具其用刑之人而皆具之克是此一人而無失受刑
也人亦只其刑罰當加人信其刑罰當加多也欲受之
初與或只一人而辭之所無其止備罰多也之
而情之連引一人而兩事由是或上及而備人多故只曰一其事
刑上難有至於并受兩刑者天獄亦自既成而用刑者為信其無獄失之因
已爲上難至有於并受兩刑者大獄亦自信成而用無刑者為信其難之
初起於一人其事牽連之多罪者審自刑之辭至於是
引之多先宜哀敬審克故此二條特言至於以明
折獄之道必如是而後為至此一節中明何
及之意○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無怨言

寧成有罪讒葛乳剪然之乳明辛成乖案此所謂論者也○此一章孫傳盡好但末一條管見頗異

望菴是經首所訂之

明清子曁辯畢盡也於義亦通

五經蠡測卷之三

春秋

福寧　蔣悌生　仁叔

孟子曰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公羊子曰孔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有罪焉爾

孔子歷聘諸侯轍環天下本欲行道濟時及其老而時君終不能用也於是退而修詩書禮樂繫易作春秋以垂教萬世惟作春秋最居後非後春秋也蓋深有所不得已也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

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遏人欲存天理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網紀法度粲然備具如有用我舉而措之亦猶是耳雖然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固有非得已者而魯乃夫子父母之國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而況於父母之國乎春秋魯史莫非一時君相之所為加筆削於其間以示褒貶之意蓋立百王之大法為萬世慮至深遠不得不爾然聖人謙退之心恭慎之至宜其於此夔夔然慄慄然以為未免得罪於父母之邦常若有未安者故曰

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又曰其義則丘有罪惟其志
有不得已故惓惓出斯言也凡書法內外之詞不
同例外君生書爵內稱公外君死書卒內稱薨弑
則薨不地殺大夫則書刺書敗曰戰書取曰入出
奔曰孫凡若此類所以為尊親者諱也至於惡有
不可掩者則亦不沒其實以示來世然筆削之間
多微詞而不為顯詞苟非游夏之徒親受其義則
後之學者又惡知聖人微意之所在哉

春秋傳說同異

自漢以來傳春秋者專門之學無慮數十百家汪

洋浩瀚使後學無所適從今觀公羊穀梁二子皆
子夏門人去聖人未遠一再傳耳二傳之說尚有
同異況漢儒以後講經者乎竊意春秋筆削之旨
多微詞或直書其事曰魯史之舊文而不加筆削
者故有一句而兼數義者鄭伯克段于鄢之類是
也有數句而共一義者單伯逆王姬築王姬之館
于外王姬歸於齊齊王姬卒之類是也一時門人
苟非升堂入室之徒恐夫子亦未嘗昌言輕以告
之也非有隱也蓋記載之事莫非一時君相之所
為其是非美惡實難指以示人也故春秋之作所

以為萬世慮非為當時計也門人傳授明辯之時
或有聞其一二義者又或聞其兼數義者所以一
再傳之後未免有同異也記者曰屬詞比事春秋
教也愚竊謂比事又豈足以盡春秋之教乎夫子
自言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固未嘗明言所以知我罪我之由又曰其義則丘
竊取之矣亦未嘗指言竊取之義何謂至孟子乃
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春秋
之義始明孟子之學出於曾思曾思親聞筆削之
旨可見而春秋大義亦萃在此一語能通此義則

二百四十二年筆削之旨思過半矣近世明經取
士專用胡氏及三傳程子朱子亦以為然蓋取其
議論正大若曰一一合乎筆削之初意則未敢必
其然也大抵春秋之作不過欲正人心存天理明
人倫正名分尊王賤伯內中國外夷狄雖聖人復
生亦將有取於胡氏之言又何必一一盡合於筆
削之初意乎

滕子來朝

舊說以為時王所黜胡氏不取以為使時王能黜
諸侯春秋可以不作謂春秋討亂賊尤嚴於其黨

彊鄰弑兄臣弑君滕侯不能討反朝之故春秋貶其爵使同於夷狄是說固爲正大愚嘗疑焉夫篡弑之賊魯桓也得以安享禄位傳諸後嗣不蒙貶罰滕侯以隣疆小國以不應來朝之故乃受貶爵之罰是從賊之律反重於首惡又不惟加於其身遂使世世子孫以其先君一動之失不可復得其所受於先王舊封之爵恐春秋權衡不應若是失其輕重若曰時王能黜諸侯行其威令春秋可無作則時王之令但能施於偏小之滕而不能施於強大之齊楚此正季世之君威令不振縱其小不

能繩其大東周之所以不復興也又何疑乎恐嘗以舊說爲是然則無貶乎諸侯有邦交之禮世相朝滕侯嘗朝于隱魯未嘗報今桓篡位而又先朝之直書而惡自見矣此乃聖人見諸行事之大目豈敢輕議更異通辭經者相與體聖人之心焉訂之（莊五年郳犂來來朝後始稱小邾子亦特王命之也晉曲沃武公滅晉王始命爲晉侯詩無衣有明證特王猶能錫侯爵之豈不能黜侯爵乎但不能以大國耳）

子同生

胡傳謂明與子之法正國家之本防配嫡奪正之原此說極正大若然十二公多有此乃常事不書何獨於桓公書子同生意者聖人必有微意在焉詩云展我甥兮說者云此詩人之微詞也愚恐聖人特書此豈亦詩人之微意乎更詳之（按魯十二公惟莊公爲嫡夫人之長子其十一公皆非嫡長諸侯一娶三媵生子魯史必具載今春秋惟小君得書餘皆削去生子惟子同生得書餘皆不載正所以防閑嫡奪正之原察此一辭見他公嫡妾正嫡不明嗣子不早定易世之時多致篡弑嗣害不少此一嫌特一語耳而有關義明與子之法正國家之本此一義也顯詞也他公不書此篡書見他公皆有聖嫡奪正之嗣又一義也不書者世了者未嘗之天了也子同生在六年而文姜淫行猶在數年之後此又一義也皆微詞也顯詞具於筆削之中微詞多含言外之意歟闕可獨示以發人微詞若非得於言意之長者詞闕斥言以告之也春秋書法若此穎若非少與此以推具餘耳○又按成公母春嫡亦孫嫡夫人之子成公生何以削而不書可見有微詞書法如此所以重國本甚美行也無得其傳者蓋寡耳○嘗初學春秋先讀左氏胡氏也其意後見穀梁有是說但注釋又失之略爾）

夫人孫于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婦人內夫家無外事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禮也出必告反必面子道也故公出必書所往反必書至夫人例不書至以無所往也今按文姜如齊及享會齊侯凡七如莒凡二皆不書至孫于齊是懼罪出奔未幾歸魯魯史舊文必具載此之平居無事之時享會相如不同春秋亦削而不書以示見絕無歸國之義也出奔恥也來歸

書也季子以大夫不書出奔而書來歸文姜以小
君書孫而不書來歸聖人善善惡惡之情見矣（文九年夫人姜氏如齊夫人姜氏至自齊書至）

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僖十一年）

按僖公八年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去其姓氏以示
非禮譏貶之意左氏以爲致哀姜公羊以爲致齊
媵穀梁以爲致成風皆非禮之正但此稱夫人姜
氏前無經見此始見于經書法與文姜哀姜正嫡
同畧無貶詞恐公羊以致夫人爲致齊媵爲近是
又按如鄭伯克段于鄢之類三傳及諸家說多大

同小異若此類孔子没而三傳即有同異奚待至
漢而後有專門百家之異議乎意者外事多明詞
可斥言其義以教人故傳說多同内事多微詞未
嘗誦言以告故三傳即有同異不待坑焚之後也

辛巳有事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仲遂殺嫡立庶親行弑逆惡莫大於是叔孫得臣
副仲遂如齊不能捄正其弑立之謀尚以不日著
示貶仲遂之卒畧無貶詞反以猶繹譏失君臣之
恩未詳其義

齊仲孫來

胡氏傳多祖穀梁說以其議論正大精密的有傳
授也此一條穀梁以仲孫即慶父以其弑君如齊
春秋惡之故加以齊絕之於魯其說甚巧然左氏
紀載之書齊侯使仲孫來省魯難其來其歸有事
實可考不誣此習於穀梁而未覩左氏所載故爲
聽說未免謬矣借使如穀梁說春秋惡慶父亦只
書慶父至自齊不應魯大夫冠以齊號故胡氏不
取如慶父出奔已書如齊歸魯削而不書聖人已
絕之於魯矣此仲孫爲齊大夫無疑凡天子諸侯
卿大夫來必有所事或盟或聘或朝或求歸若無

所事則譏其私交如祭伯是也又如州寔介葛盧
乃一國之君雖不書所事與來朝同若仲孫㮣之
齊爲齊侯使之來不書省魯難若無故而來書法
若此聖人之意若曰無故而來其心不可測而竟
覬之惡著矣

五經蠡測卷之三 畢

福寧 蔣悌生 仁叔

詩經

小序辯說

書小序與詩小序雖皆昔人序作者之意然二序關於後學功效大不侔書序可無詩序不可無難一槩論也盖書者當時紀載之書其本文史臣已序作者之意如五子之歌太甲說命等篇史臣既序其作書之由於篇中更端處史氏又以語貫之已極詳明雖小序不作後世讀者依文求義自能通之無所賴於小序之後出也若詩之作或歌詠性情或鋪陳政事或稱頌功德又多比興之詞故其所作之由與其所指之實多不具於詩文之中而皆含於言意之外苟無小序以識其所由則後之讀者貿貿然又孰知其爲何等之言而述何時何人之何事乎然則詩序之有功於後學固不可與書序例論也先儒謂詩序孔子所作又以爲子夏所作雖不可盡信然夫子刪詩既定子夏以文學名平日而弟子問辯之頃豈無一言及此以詔後世但戰國之末遭秦焚坑漢初幽莽百餘年間正

經尚錯亂磨滅不得其全況序文乎意者孔子子夏亦必有作但失其全及漢興文教之後多出於漢儒附會補緝耳惟其或有出於漢儒之手及朱子作詩集傳見其穿鑿紕繆恐其有誤後學故力排之以爲不足信然排之恐有太過使其中有可存錄者亦爲謬陋者所累而類入于排斥之例則其間或有異質之言而受漢儒之誣誠爲未安愚自幼讀書詩頗有惑於此今細推之誠有若可疑者非曰敢僭議朱傳之得失恐後學遂輕小序而忽易之亦非所宜故不得不詳辯于左以俟後之君子正焉

大序

論者謂詩大序非聖人不能作今細玩之議論推源各有斟酌無可議者惟國史二字尚在疑議其餘全篇絕似聖人之言○又按古者史掌書瞽誦詩朱傳據此以明國史二字之失固爲允當然細推之史掌文書則凡文書皆當屬史氏所掌意者采詩之時皆總歸國史條其篇類明其義理然後轉授瞽矇使誦于王之左右不然則瞽乃無目之人若非他人相而詔之又何從知其條類義理而

讀之抑

國風

凡若干篇姑舉大旨著于後

周南關雎 小序淫傷分爲四段誠爲紕繆 其餘非孔子之作不能作意者全文皆

其傳至夢信說詩設請復以 巳見鑿說附其後耳

葛覃 小序之意謂后如在家其德已如是長而 爲歸其給不回亦無掛礙淺傳織其淺拙紛巴

太過

卷耳 當闕

螽斯 小序若螽斯三字當 在用子孫衆多之下

桃夭 文王之化正家之道莫盛於后妃之德美盛 於不知忌小序之言亦未爲失傳誠其譊侯亦

兔罝 太過 上同

漢廣 小序德廣之廣典細文漢廣○外擇木共皆次 之廣偶重汗大義未見有據○續辨祉四序朱

子悉從 序說

右周南十一篇 朱子所存已居十之七其說之太 過才十之二三則十字有功於詩

識未可以 少許也

召南鵲巢至騶虞凡十四篇

草蟲 小序言能以禮而自 防意亦存其中亦爲失

殷其靁 序言勸以義 意亦在其中

右召南十四篇 朱子所從序說也不啻十之九則之 太過才十之一文何必惡之耶

柏舟 此篇小序朱傳極既之然以仁人不遇小人 在間之義求之經文亦未害義亦其歌泳

其非頃公之時所作亦安敢必其非男子之詩 亦安敢必與非不過於君乎敢必未敢輕議也盡

子引詩憂心悄悄于荀小當集註分爲用序 於朱子四書工夫尤爲精當從集註

綠衣至終風四篇 後朱子以日月皆從序說二篇爲非因大開遁于遂 之難而作今觀詩文所謂總序二篇而莊姜之

決矣散等詣又豈宜延於公良若所謂暴所謂而華 設史置此二篇無於熟之前恐傷已若甚反序說只

後序說而亦無當於義乎以後敘篇當有旁執若 一條解明文無爲已後讀鋪別其散失何限安能一

一味怨而亦爲貶後銘其辭詐之人所 悶人男而無驗哉此則以一日用所當乃所
擊鼓 此亦無隱亦一皆作詩之人所是 如
（擊鼓）不可 乃亦有名日作 君

之大小亦才可以 艮之界表之也
凱風 此七子自言之辭非美七子而作也然天子 道陵衰風於使國采詩而列於樂官以勸存者

于以考政俗之美惡及孔子刪詩三百篇義尤 精則此篇之存乃所以美七子之能盡孝道又 何必辯其七子之

自作而非美之

谷風 下之惡俗 淫亂非比之比

北風 之況比則列失所感雪亦宜有 淫亂則也而雪乃若感雷之滕

靜女 無序說 味全

右邶風十九篇 朱子不信者二篇 其他皆猶挾太過

鄘風七十篇 朱子皆 從舊說

衛 序謂美而反正者亦曰因而 自悔良心復萌者亦無大害

木瓜 恐依序 說亦通

右衛風凡九篇 朱子亦從序說惟 此篇一篇關

王十篇 內惟采葛丘中有麻二篇不依序說大抵於人八 精朱子於序文雖辨其繆然非據大抵人皆
從序文意如黍離等篇亦則無所據若依不因 序文而知其說則世讀詩者從何而求義乎又
知丘中有麻等篇朱子以為淫奔之詞語意不 注闕是然若鄭緇衣西伐檀等篇說無傳說繼
餘或錯綜詞注鄭衛淫詞之間又安知其不 為淫奔之詞而知其為賢好德而作歎不
可經非 小序也
鄭緇衣 從序
將仲子 序說誤 不物
叔于田大叔于田 序說未 詩失
清人 有據
羔裘遵大路女曰雞鳴 三序未 說非
有女同車 此序朱子□之 譏論極正大
山有扶蘇蘀兮 二序 情理餘
狡童 此序朱子正具 決譏論極正大
褰裳丰東門之墠揚之水凡六篇 除東門之墠一詩從序說其 餘五篇朱子皆以為淫奔之
出其東門野有蔓草溱洧 三序說 未必非
詩區勝小 序之說
右鄭風二十一篇 朱子從序說之三篇其餘皆序 其并不曾十之九最是有女同
車狡童二詩序說朱子之論明白正大深 有關於世教可以驗聖人次鄭聲之言可為
萬世不易之定論要之表不所小序其原皆由 鄭風故淫及從風雅家若表十田準大
詩箋綿偽貞序詮正之詩亦只多 矣讀必盡反序說後序卻尋羅乎

齊風凡十篇 朱子本當從序說賢歲之舉皆可因此 如雞鳴為選言未得為哀公時詩甫田盧
今木刺為襄公有傳陵亦下可說 東方未明言挈壺氏久職亦非害義
魏風凡六篇 朱子之意本亦皆從序說惟十畝之 閒許代檀則碩三詩收之今詳序說亦非
無此益國而削民無所居君思子之不素餐甫司電 在位無功而食祿與於君子之稱之施而祭
及狄序說得於詩人文非相持 說亦於人君攻相化所
唐風凡十二篇 朱子序其實然而大義之說明然 詩序說賢亦無淫蕩從之朱子附於春秋一篇
義同而人道之大經小序當時之論所以歸於 著其實夫秋可亦其義初序之說相時公之
實事則所謂伊人既知在水一方何不即其 ...
秦風凡十篇 詩序朱說大不從今說無據初序義 夫天則無所失
當實人君子在易而之求諸於是言以見一道時在 道而求遠事義之此
臣然賢人達在道之說於其於此意若見一時
〈詩疑問卷之四〉 六
實事則所謂伊人既知在水一方何不即其
從之當得其人之所在而在水之先一超
道阻且可見長之道從之無又可欲之久
可即王周是而後喻意其賓其在中及至
文王可公之託後求其言在水中
此詩者乎為別之詞淚無實豈在野中
地與周諸者南一譯未美言其其
無衣序同見奏之說○錢心在然而
職大有疑音朱詩不得君亦未敢其為
句都被有秦侯之奏於今序末非也之
秦思周室本與和所以賦于未王〇
之民互相為之音伯好吾與與
同欲非攻無已之義者何王于故
無意
陳風凡十篇 序說亦無大失而所傳之音矣以 時世無所據思而以道亦頗選周
檜風凡四篇 之序思說周之論時亦通
匪風序而思周之道亦可言之語意在周之世
曹風凡四篇 鳴鳩公可以刺之是以頗其語在此非曹
公鳴詩言正是四國等語在周此非曹

風詩也則風一說于左

豳風凡七篇朱傳大概皆從序說其斥之者皆可略也如東山詩亦排序更以疑有所傳授不能及此如此序之類讀詩者安可忽而不講

二雅三頌

凡若干篇今逐篇徐玩而細求之亦不敢看有一爲之辯大抵作詩之由朱子皆從序說其排斥之者大槩有三一則以其時世人民不可考不足信一則以其篇篇爲美刺而作有失敦厚溫柔之敎一則言其行說穿鑿破碎不成文理今細推之古人之詩必時人有爲而作若必去其時世與人則

何以考其所言之義理乎若曰彼無所據不敢信其是則我無所據亦安敢辯其非美刺者詩之本體詩正得失得則爲可美失則爲可刺二字之義固在未作詩之前詩既作則美刺自見乃本然之固有非旁立此名以附益之也必欲詩不專爲美刺而作則在風何以考政俗之美惡於雅何以別正變之異宜哉若小序之穿鑿謬妄不爲無之盖詩序之作非出於一人一章之中亦非出於一手此爲不易之定論其間或得或失雖以槩觀或有關於大義甚悖理者固不容不辯如巷耳進賢險

詖等語鄭風狡童之類此大悖理也關雎哀樂進傷分爲四段此穿鑿破碎之類也雨無正雨自上下等譯淺陋迂僻之類也可去可存皆不害義則莫若存之爲長如葛覃在父母家之類是也朱子勸儉敬孝四語義甚精密亦從小序中衍出或從舊說或立別說皆通則莫若從之爲穩如漢廣德廣所及也栢舟仁人不遇之類是也推此以及三百篇中皆可類推以盡其餘如行葦序所指數事乃詩文有其語有其義當時有其事故序文及之非破碎之罪也及如魯頌駉商頌那二序所言事

實文勢極相類傳以國語有據而信那以史克無據而排駉設若國語亦無據將亦在排斥之例矣恐此類皆宜從序說爲是務農重穀然後國以富强在春秋傳非無據恐非鑿說推此以及三百篇亦可類推以盡其餘○又如大序關雎小序大段變小雅六月序二十三條序缺之類若非孔門師友平日講明有所傳授恐漢儒未易及此今因朱子斥小序太過別無一編以還其舊旨後之讀者未知其由往往輕忽小序棄而不讀殊不知詩之大綱大要其于小序中不爲少若忽而不讀亦非小

失也○漢儒引小序冠于篇端又若先有序而後
有詩遂使後人尊信小序過於信詩誠為謬戾朱
子若不滿於此故別為一編以還其舊然而後學
遂輕小序職此之由蓋嘗反覆思惟比之春秋仲
尼作經丘明作傳非經無以統傳非傳無以証經
使當時苟無丘明作傳則春秋之義後世亦難明
故先經後傳理勢宜然公穀義同稱若詩序亦當
如此有詩然後有序其義始著想三千之徒學詩
聖門亦當如此今欲各引小序綴於詩文之後無
後儒朱子之說論其得失則小序既不受深貶亦

不至厚誣也願與讀是經者更商之
愚意朱子平生傳註諸經工夫宏浩四書最為精
密其於他經亦惟定其大義為要至於小節目姑
從一時之所見纂輯成書若假之以年詩傳亦必
有删改惟屬纊之期不延斯為可恨矣以邶栢舟
及孟子集註推之可見

邶風綠衣至終風四篇辨

舊說四篇皆莊姜所作綠衣為不見答於莊公也
燕燕為送戴媯大歸于陳也日月終篇為州吁暴
立傷己困窮也朱子於綠衣燕燕二篇皆從舊說
以日月終風可為莊公不見答而作時與舊說異
今以莊姜之事及衛史參究詳玩詩意恐未然夫莊
公娶於齊妾雖嬖寵而莊姜宜其有怨心矣然綠衣黃
裳之喻微而不顯絺綌絲女治之詞婉而不迫及其
篇終歸於自省思古之人但欲之無過而已更無
一語懟於莊公者固可謂忠厚矣至於無子而養
戴媯之子完為己子則莊公沒完即位嬖人之子州
吁弒之而自立殺戴媯大歸于陳而莊姜送之則
其悲痛之深困窮之極宜無以加於此時矣其原
皆莊公不見答之所致也而燕燕之詩但言涕泣

勞心而已非徒無一語追憾莊公之詞而且以戴
媯能以先君之思勗寡人為戴媯溫惠淑慎之德
之實則可以見莊姜之心達尊卑之分守順承之
義安於命分寡賦之常而無一毫怨尤之意坤儀
婦德貞淑純備善處夫婦嫡妾之變而不失其正
者真可謂賢而過人遠矣及觀日月終風二詩所
謂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終風且暴謔浪笑傲等
語明斥其人之過惡與綠衣燕燕二篇詞意大有
懸絕若稱意此語施之州吁則可施於莊公則於
義有大不可者矣若姑從序說為是況三百篇次

先後已定何必不從序說而移易二詩於燕燕之前益朱子校讐九經工力必浩凡若此者容或未盡其原皆出見小序謬妄穿鑿多恐誤後學故不信而力排之其間未免矯之太過者則此類是也

王風揚之水章彼其之子辯

按此篇彼其之子朱傳釋之曰戍人指其室家而言也今詳詩意恐非指其室家疑指當時畿外諸侯或入爲卿士如衛侯鄭伯蘇公祭伯凡伯毛伯之類當受命遠戍而方命不行故戍人怨之其言如此何以言之詩人之意以爲天下之物莫強於

水川瀆之流勢不可遏雖萬斛之舟亦順流而下況束薪乎亦猶王室之尊嚴可畏令出惟行五等邦君雖征伐大故敢不惟命是承況出戍小事乎今悠揚之水柔緩無力至於一束之薪亦不能流其弱甚矣以喻王室既卑威令不振彼當出戍者反強偃不行而使我不當出戍之人代受其勞役則王室衰微甚矣詩意甚明諷詠自見又以國風事類考之言彼其之子凡五其曰邦之司直三百赤芾碩大無朋公行公路皆指一時卿大夫之有權力者若君子稱其室家如北門之室人東門之縞衣綦巾東山之婦嘆于室若是而已未見其以此等語目其室家也又況征戍之人初無攜其室家同行之理無故而言不與征戍中甚無謂也若曰出戍在外懷其室家而爲是言則凡國風之中道情思者豈非婦人以君子行役在外而述其思念之情而聖人錄之盖以婦人從一而終懷念君子乃情性之正也至於男子之行役而有内顧之憂者但曰憂我父母而已若曰憂其室家則其情義出於私昵淺陋不可以訓豈聖人垂戒之意乎其不可也又明矣吾朱子訓釋聖經以惠後人後

學當遵守誦說之不暇又奚敢評論於其間哉然萬一之中竊有所見亦不容不明辯之容或朱子有未及正處亦不可知也夫大舜聖人也舍己從人朱子大賢人也大賢之心不必得爲在己失爲在人知九原可作質之朱夫子或曰生之言然

鄘風栢舟序辯

按此篇序說以爲仁人不遇小人在側而作朱子援列女傳以爲婦人之詩遂疑亦莊姜所作一段議論極斥小序之非嘗試以序說參攷變雅之中多有一時賢人君子不得於時之作如栢舟首章言

不過謂見棄而憂思之深今觀變雅中言憂心慇慇疚疚以痒等語其憂一也二章言我心匪鑒不能度物若能度物則能擇利害輕去就矣兄弟亦不知吾心不可以為依倚欲[illegible]陳訴之彼乃不察而反逢其怒也變雅中所謂不懲其心覆怨其正既之陰女反予來赫其意亦不異也三章言我心執守一定非如石席之可移我之所行亦一守其正未嘗二三其德何乃見棄而不我從乎變雅所謂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虺蜴亦此意也四章言覯閔既多受侮不少變雅

所謂多我覯痻孔棘我圉憂心愈愈是以有侮義亦不殊末章言心之憂矣不能奮飛則悲憤之至託言欲去而不能去之意變雅所謂監觀四方蹙蹙靡所騁人亦有言進退維谷等語意亦相近朱傳謂此男子不得於君之詩今以此類推之則序說亦無害理愚故謂凡若此類從序說亦通別立說亦通則莫若從之為穩特舉此而詳言之後不能縷辯也又古人託言皆以日為人君之象月為后妃之象此篇若如朱傳說乃以日月喻嫡妾則所謂日適莊姜之自況恐亦未穩或當時有日月薄蝕之事古人重天變於詩皆見天變於上致剗於下故不務恐損德而為是言耳

鳲鳩辨

按變風檜曹三國皆言其國小無政削弱危亡不久滅亡之狀不應曹風四篇之中乃有鳲鳩一篇所美其人之德盛大如許今詳詩文所美之德非惟三國所無實十三國風中所無惟淇澳之詩美衛武公之德詞語略相近蓋衛武公乃大賢君稱為睿聖武公又入為王朝卿士故其所美亦為盛德如所謂充耳琇瑩會弁如星寬兮綽兮倚重較兮等語與鳲鳩其帶伊絲其弁伊騏語意相類所稱有斐君子終不可諼等語亦與淑人君子其儀

一兮其儀不忒語略相當然鳲鳩所言正是四國一語雖衛武公之賢亦未敢當詩人未宜以此稱之詳味詩人所稱之德決非為曹國之君臣及春秋十二國之君臣而作反覆玩味惟周公之德足以當之竊料曹風與豳風錯簡疑豳風脫誤在此耳於是參攷豳風詩詞如所謂其儀一兮其儀不忒與赤舄几几德音不瑕語相類其帶伊絲其弁伊騏與袞衣繡裳語相類正是國人正是四國是皇等語相類若引此詩實之破斧之下九罭之前其為稱周公之德無可疑議者今姑作美周公解

于後○鳲鳩一母而其子七以喻周公一身而為萬方之所倚賴毋常在桑而子每異木以喻周公常居冢宰之位而所賴於周公以為安養者則或遠或近或内或外或上或下固非一所也所賴於周公者雖有遠近内外之殊而周公推其安養之道以及之則一視同仁初無遠邇彼此之間也且周公撫安斯世之心念念不忘有如固結又豈有一誠之或緩哉此首章之意也二章專言其服飾之美盖人樂其德故見其冠帶之尊嚴姣好喜而誦之以見德稱其服之意耳三章言其正已而天

下化之實大人之德也四章承上章之意復祝其壽所謂國人乃四國之人也抑萬年之稱乃臣下須禱天子之詞人臣不敢當周公雖未嘗踐天子之位其實攝行天子之事利澤及於天下真足以當聰明元后作父母之任故人亦以非常之福祿祝之良非借語也由是一語推之則其美周公而作益信矣

秦風蒹葭說

愚自幼讀此詩每覺其詞婉而有味似有託喻之竟今每諷詠但覺意味深長理在言外似有託豹如鶴鳴之類所謂伊人盖託言之非指言也如果為指言則既知其在水一方何不即遡游從之當

極至而必得何以先遡洄從之遇險阻而不可進而後遡游從之耶其上下逆順之間若是訐詞序說詩謬朱傳亦平解經文今姑作一解于後亦未敢以為必然姑與同經者商之

詩人之意若曰蒹葭則蒼蒼然矣白露則為霜矣覽時物之變莫非氣化之流行而道亦無不在也然道無方體無定在又無形聲之可見聞也吾心之所求果何在乎譬則伊人亦在水之一方耳謂之一方則既知所止而有定向矣然求之之道固不可不多方以致其力也洄者水之旋轉衝激而亂流者也游者水之平豩蕩潫而順流者也遡洄則言逆流而上遡游則順流而下者也水之衝激

而我乃逆流而進宜其逆且難也謂之阻則迫於險峻不可得而進謂之長則牽引歲月無時可至由是以求之道愈難愈遠矣道既難求心不敢廢徐而思之益自有方焉於是去其逆而即其順就其易而捨其難順水流行遡游而下果見其所求者宛然在水之中甚明而可見也向也逆而取之則徒勞而無得今也順而求之則可見而甚明噫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道在易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詩人其深有得於此義者歟秦即西周舊都其民皆稟受文王周公之教首用鮮東遷而又王問介之羣未必賢人之出下皆蕩然

衡隱樂道歌詠性情如沱詩之作者乎

簡兮第四章

古人作詩興體多取義不可容易讀過如此章是也榛栗靈苛以供籩賓客民生之用苓草靈苛以備藥物救民之病患山則必有榛隰則必有苓此本然之理也山而無榛則不足以為山隰而無苓則不可謂之隰譬則上之為君下之為臣當必有德政養民之生濟人之患今吾之所接于耳目果能如是乎固不可得而知也安得不思西周之盛王而反復歎詠之乎

定之方中卒章

為君之道當以富民莫重於農桑富國莫强於牧馬然必上能致勤則下始知勸農桑得所必至足民其心誠實而淵默則畜牧自然繁息必至富國富民者富國之本富國者富民之效惟其心塞淵故能力於農桑之務而勤於民事乃其心塞淵之實也

衡門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夫人之患惟不安分而多嗜欲則忮害貪求靡所不至喪德伐性由茲而興故君子之道思不出其位而已堂高數仞榱題數尺君子非不欲也然非我之素有則橫木為門聊以棲遲可也食前方丈群羞庶品君子非惡之也然不可以苟求則泌水洋洋可以樂饑亦足矣惟處心之既安而不妄動則甚貧賤河魴與鯉雖美吾不思而必食齊姜宋子雖貴吾不慕而必娶天下之物又豈有能動其中者乎出其東門有女如雲詩旣相類。孟子我得志弗為章與此詩意互相發明聖賢得志之時尚不肯為如此況困窮而處下位者乎

小雅

鹿鳴

首章言初筵之時始作樂將幣帛以侑賓而所以娛賓之意在乎望嘉賓告我以大道二章言旅酬之禮既行而又欲其遨遊以盡懽也然其所望於嘉賓者有不在言語之間而威儀動作可師可法所以示我者其明德音孔昭盛德之著聞也視民不恌其德可以厚人倫敦風俗也君子是則是傚其德可以儀軌百僚也夫賓有是德而設厚禮以饗之則燕非徒設矣三章言和樂且湛湛有過樂之義既作樂承筐以侑賓矣又燕飲遨遊矣意猶未足又和樂且湛可謂過三爵矣然其所以過於

樂者爲娛樂嘉賓之心而嘉賓所以可娛樂者由其德可爲師法也則雖於樂而不至於淫矣故古人之燕雖極其歡欣和悅之情而尊賢貴德之意未始不流行乎其間也

四牡四騑章

使臣固皆盡心於事君而亦未嘗忘其親也人之行莫大於忠孝二者固難以兼盡故爲使者於服勞王事之時而思親之念終未免戚戚于懷也○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有君臣父子之大倫也賢者處而居家則當盡爲子之道而孝於事親出而從仕則當盡爲臣之職而忠於事君然而切於其昔之奉者固無由宣力於王朝而有官守言責者亦未免闕於養親之禮故古之賢者毋以忠孝不得兩全爲病而出使之臣常以不得養其父母爲念也但人臣竭力於王事者禮之常也而不得養其親者理勢有所必至也奚敢以私恩而廢公義哉亦奚敢自以爲勞而形於言哉惟先王能通天下之志以爲人情不過乎此故於其來叙其情以勞之也○臣子之於君父義不得兼盡而情實難於偏忘陟彼岵兮瞻望父兮陟彼屺兮瞻望母兮

行役之人皆有是心也自言其愁苦則怨上之人慰勞而代之言則悅

皇皇者華

舜初即位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天子之大務未有先於廣聰明也蓋輿圖之廣非一人耳目所可及民生休戚非一人智識所周知故必遣使于四方所以宣德意廣聰明而防壅蔽之患也然必得其人然後可任其職得其人而待之之禮未至亦難以責其成既得其人又待之以禮則爲使者下以慰遠方傒望之情上以答人君付托之重恩致其勤以副上下之望者自有不容已者矣王畿之外侯甸要荒之遠民俗之隆污政事之徵惡皆吾君所欲聞而吾爲使者所當竭力而徧於咨詢者也陬徼之末脩聲教之未洽皆吾君一視同仁之所關而吾爲使者所當盡心而博於訪問者也驅馳之際攬轡之頃當思使九重之上聞其所未聞閭閻之細達其所未達又豈敢懷居而少暇息乎

常棣第七章

上言燕私之樂下言友愛之懽燕私之樂適可而止不至已甚如鼓瑟琴然尚有可比友愛之懽樂

而又湛也過於樂不能遏釋無物可比湛有過樂之義抑詩言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其義可見傳以久訓湛久過義亦相近常人之情溺於妻子之私愛而薄於骨肉之親多矣聖人之天性則異於是妻子之奉非不樂也閨門之內一己之私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燕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如琴瑟之作一倡一隨律呂之音一鳴一應奚敢淫而過焉過則失中矣至於兄弟之恩本同一氣幼則相聚長而漫游一有會合之期安得不過於樂而豈容遏釋乎妻子好合而溺於愛焉則爲過而失中矣

兄弟既翕不過於樂而遂已焉則爲不及而失中矣聖人天下之中正其處此者莫非性情之正也此聖人爲能盡其性而爲人倫之至也此詩周公林管燕之後而作其志切其詞長象欲殺舜舜見象而喜一子之舜之心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聖賢用心而同一兮也有萘燕兄弟亦言其鬩墻雖不能頒釋之意口唐太宗防殺太子建成亦王世民後生皇子燕不群臣酒酣語群臣曰妻子可用得兄弟不可復得不賀族燕法下古之燕明家儀天性自與常人不同

天保第五章

此詩祝其君受福之詞不以福言福而以德爲福不以德言德而以質實爲德可謂知所本矣蓋浮華後雖或以啓爭亂之原而質實無僞實能畢草安之治人君茅茨土階菲衣惡食躬行於上正欲導天下之人去奢而即儉禁僞以存誠也今夫斯民惟事乎耕田鑿井樂其日用之常含哺鼓腹於饑食渴飲夏葛冬裘之餘而無慕乎浮華侈靡之習無居致力於稼穡樹藝於場圃之業而無事乎虛妄譎詐之風是民皆能以君之心爲己之心以己之德爲君之德其日用所行眞足以稱君心之願欲如是則民物安阜於下人君端拱於上所謂多福又孰有加於此哉三代所尚殷尚質周尚文丁口周監於二代郁

郁乎文哉今詩人不以文稱周民而以質言何哉周之文所以美者以有其質爲之本也文滅其質則又不足觀了論周之文尚參取於此

天保章第四

吉謂蠲士擇日天子宗廟之祭諸侯助祭其餘執事之人皆擇公卿大夫宗戚子弟之賢者爲之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不賢者不得與也既蠲士然後卜日卜吉而後有祭期卜而不吉猶未得以祭蠲謂齋戒滌濯祭期已定散齋七日屏腥葷格事務以脩其外致齋三日思其君處思其笑語以一其內將祭其思慮以交於神明也祭之夕自堂自基自

羊俎牛鼎并具及省饎視牲視濯告充告豊告潔備器酒食酒有清酒醴酒玄酒黄流食有犧牲粢盛籩豆庶羞苦鍋為饎實備于論祠烝嘗之中孝享之誠乃獻於先公先王之上互文以並見爾雅頌言祭者多矣惟此詩備言四時之祭于公先王豈四時之禴祭大享祧祔之主與常祭不同猶書言效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類歟仰此乃祀福之詩非祭祀之詩故既言祭則受福如是耳古人重孫祀受福皆本於神一章言福之多二章言其語多三章言其盛大四章即言福本於神五章承四章之文言神嗜以福不在於祀只在民之德實本章專言福日新相繼不窮之義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觀大將之兵威固足以用武而克敵論王者之成算初無待黷武而卻敵蓋行師之道雖尚威武而馭戎之術要必以守邊為實也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國人之辭也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南仲之辭也由國人觀之則軍之甚盛不可當自南仲論之則制戎之長策不可易堂堂之陣正正之旗以之出塞外涉沙漠以窮敵之巢穴此南仲之所得為而不屑為也務搬伐以僥倖首而以開邊為功此南仲之所優為而不忍為也誠以戰而勝之不若不戰而屈人兵之為愈勝而戮之孰若兵不血刃而戎患自息之為長此則明良之定策馭戎之要術出自王言而入乎南仲之耳受命於推轂之日而非他人所得與聞也始也觀其戎陣之整齊可謂無敵於天下終焉察其君相之成算則兵不血刃而成功此王者之師所謂神武而不殺者歟宣王北伐詩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則不惟宣王能脩文武之業吉甫亦能遵南仲之道者也傳曰或曰襄除也與懷山襄陵之義同言加之上也若謂為除惡與本章天字義重

若謂為想也未可附向前方之背於遠以大軍來之不能當然後走道於遠若曰解況長之與還道未普復戰則未章所謂執訊獲醜義不得通一步寔有事理恐

杕杜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此四句見於北山詩其詞同其義同杕杜為正雅北山為變雅何也杕杜之詩在上之人叙戍役之勞以閔之也北山之詩役者自言其勞而有怨懟之心也詞義雖同而苦樂之意異矣此其為正變之別也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一覽時物之得所而樂之者出其心有真樂故也夫惟中心有可樂之事而又適逢有可樂之景故予覺其樂之至極也苟心中本無可樂之事則雖擧美景遇于前而接乎耳目者初與我不相涉也此何可賦而樂之哉南仲城朔方以禦玁狁久戍而歸固可樂矣克敵而奏捷畢事而成功也可樂也其中心之真樂已如此覽目前之景則春日暄妍卉木茂盛黃鳥和鳴蠶桑樂業無非可悅耳而娛目者而吾之執訊獲醜適當其時以吾心之至和而感時物之大和則凡物之各得其所者若有以

賛吾悅樂之氣而不可勝言者矣斯樂也南仲之心所有也南仲有是樂而不自言而在上之人代之發揚而歌以勞之則南仲之歡欣感激又當何如耶

湛露

二章言天澤濃而人君有成禮三章言天澤溥而諸侯有成德天澤之滋潤萬物猶君恩之慈惠諸侯詩人以湛露及豐草興夜飲成禮以湛露及杞棘興諸侯成德豐草杞棘木無用之棄材詩人之意若曰以豐草杞棘之賤而湛露皆有所及況我所燕之諸侯皆有令德可不加禮以饗之蓋上天無心以成化而雨露之澤不擇物而周被聖人有心於制禮而燕饗之設必擇人而後行。大天之無所不覆猶人君之無不統馭也天以高明廣大之體覆冒于上而群生咸賴森然而麗于地者何莫而非承天之澤也人君以崇高之極深居高拱而五等列君布列于五服之內者何莫而非蒙君之惠也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而枝幹條葉洪纖甘苦莫不發榮滋長以遂其生朝覲以時燕饗以禮而尊卑貴賤親踈義也卒章則極道其勞苦之情

南有嘉魚

詩中烝然二字若訓作發語詞前二章可通末章烝然來思一句中有二語詞亦不可通或燕又思若訓思念來思亦不通當以烝然訓爲衆思訓爲語詞爲是

六月采芑

六月北伐采芑南征六月詞意多警懼嚴促采芑詞意多雍容誇張盖玁狁大衆桀驁侵擾在五服之外荊蠻素服從暫背叛在五服之內二詩均爲用兵其氣象大小難易亦少異於玁狁曰玁狁孔熾我是用急於蠻荊曰蠢爾蠻荊大邦爲讐采芑卒章又曰征伐玁狁蠻荊來威意盖可見

車攻

五章六章當合爲一章言器備而人心齊射習而射御精斯可以即戎矣七章八章亦當合爲一章徒御而部伍閒息君之惠均及于衆事畢而威令整肅若之總數出于衆田事畢息而田之後不求備

終事驂而君之德無不當之子指當特御輦之人允矣君子指宣王也會諸侯于陳御猶告天下新不聞其郷令所當有問也旣會諸侯車馬衆多也鐵雖驟而不聞其宣諱所有無辞也此皆出宣王威德所致故此詩每草鋪陳實車未華歸矣宣王立言之序如此○中攻吉日維皆田狩之詩車攻會諸侯于東都其濟大吉日鼻山獄不出西都識内其車親車攻差小故二詩之詞其氣象大小鮮要亦自不同猶六月采芑

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他山之石可以爲錯

物之美者或有疵物之惡者或有資窮理自脩之君子當致其審也人惟理有未窮故所好者溺於愛而不知其中有疵惡者存焉於所惡一於拒絕而不知其中有可資者存焉是以好惡未嘗於理

一人纂圖卷之四　廿七

而已之德亦不能盡善矣園有樹檀人孰不知其爲美材也而吾加察焉則見其下有蘀落之冗積是檀可用而蘀可棄亦猶人之才有所長亦有所短嘗取其長而舍其短可也他山之石孰不知其爲棄材也而吾加察焉則見其猶可爲錯質之磨礪以爲利器用亦猶小人或有可用之才則亦當畧其短而用其長也推是而充之則應事接物樂措取舍毫釐纖息不謬矣小序云誨宣王也朱傳以爲陳善納誨之詞亦本小序之說如此類皆有所附不容少貶

流水

傳以此爲憂亂之詩今評終篇文意亦是畏讒之辭卒章言民之謀言變亂是非譖無有成止之者是謂言見所誠可其此故復告其友曰由今以往我友凡一言一動可加敬慎矣謂諂之言上之人信之將有興起之勢若不難讀則陋於譖人之口其可以不動乎其者將然之辭戾甚伯凡百君子敢而聽之之意同若如朱傳言我能敢謂言無自而與夭似無懼之意恐與止下文意不相關屬

白駒

賢者之用世豈不欲得君以行其道哉蓋必有以知之將危而義有不可留者是以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而在朝同心同德之才惜其才而願其留故其詞如此非不知其志決而不可留也乃欲縶其馬以永朝夕非不知其絜已而輕富貴也乃欲其

一人纂圖卷之四　廿八

賁來而爵以公侯蓋憂之深而留之切惟知伸已之情而不恤彼之志耳及其已去而不可即其繾綣之情瞻戀之意不能已已所留之賢者今不可致其才德聞望抑亦當時之俊乂歟作詩留之者豈君家父吉甫之徒與國同休戚義不可去者與○召公欲歸田而周公留之時有成王在上召公有可留之道也白駒之賢者決去而不可留蓋上無明君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君臣之正義也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

山必有草木草木山之實也無草木則爲空其山
矣亦猶大臣執國政者必當平其政以及民若不
能平其政亦爲空其位矣今觀南山之高大則有
草木之實猗猗然而茂盛而赫赫之師尹居于高
位乃不能平其政果何故而然耶上則得罪於天
而譔亂薦至下則得罪於民而怨讟方興禍亂之
形若此其著孰不恐懼而尹氏曾無懲創之意咨
嗟之聲可謂空食天祿居高位也始則舉其理之
當然者以問之終則指其禍之顯然者以責之古人
作詩字字有含蓄取義此章實字須如此說始見古人之意文理通貫下章承此章之意言不宜空

我師空字與此章實字諸相應傳曰不信仁實則國空虛蓋仁賢仁位則國億實多邪執政則國空
雖皆吉則天詩稱仁餘幸臣腐朝數曰輔堂空矣矣之之古亦有實君讒笑者矣 ○ 傳中皆言
不乎其以若亡字其作政字稱於 三章 言小人執政不居戰任之重是自輕其位不宜遂至
空其國也 四章 言執政者既非其人則小人必以類進而政亂國危矣愛君愛國之詩人既指
其失以責之復加勸惟之而欲政紀其政也 五章 承上章之言而身其意言政親弗躬弗說
而任弗問弗仕以殺天周人是以致上天不均不惠而降亞矣汝何不改紀其政必野以親而勿用
瑣瑣之姻婭乎汝若能改望舊習舒說庶政則順于民而民心息矣苟能平其政而罷去瑣瑣之訟
人則政修而怨怨消矣政修代和則天道順於上而凶矣亦治休徵至矣 六章 亦承上二章之
意而言王與尹民終不能政紀其政雖貴之而無所德諫之而不亂從不用其天亂靡有定天變不
息也式月斯生俾民不寧致亂益甚也憂心如酲誰秉國成憂之甚而中心憔亂也不自為政卒勞

而由怨不能改無沈望之辭也 七章 言小人同而可知辭車而易悅其甚怨不可測實執典之
言也 八章 言小人不況與共事將引而夫之而四方同鄙了亂而卒莫之之也家父問之也出
與國同休戚無可夫之義所謂駕四牡瞻四方者亦戰此之詞冉非實有此心也 九章十
章 言者身之不安由大但之心有所蔽天下之未安由人君之心有未明夫心於其心發於其蔽
政之治亂何其非由心之胡塞家父作詩亥覆攻亂之由至於然猶乃歸於尹氏與王之心何謂知
出治之本者矣

正月

謂山蓋卑第五章 言是非變亂而不知成賢否相讀而不能辨上下亦同歸於亂而已

謂天蓋高 言撑 愛國者極畏執不盡言當國者無忌而肆壽盖昏亂之朝廢國亡隨末諸

不使人局俱衎人數也

九章十章 言在載之車方涉危險之地乃棄其轄車則以塗其所載必登其輔車使完固周家
然後可以濟險不輸所載亦猶人君當救危之將乃棄其大材之實物而用他耶之小人則必失其
貞荷之重必無奈其驚臣使左古行爾皆爾其終斯可有濟而無失也此詩延入章所言危亡之形
巳成不可後執此二章復惜堅車以明救亂之道辟勝然變君憂國之誠有不忍慰然之意此詩之
所以爲舉也 ○ 昔人有言將夢千里兮興嗚而業簍驗可悲甚矣亦此詩之意也

十月之交

幽王內嬖褒姒外任皇父以致天變於上民怨於
下故大夫作此詩 朱傳於首章當脫此一句 ○ 節南山言我瞻四方蹙蹙靡所
騁十月之交言四方有羨我獨居憂何也蓋京師者四國之本尹氏秉國之鈞不能平其政則四
方同歸於亂皇父不有其若而作都于向其詞意各有所指一則甚言尹氏之亂政本一則甚言皇

…之餘已私也

蓼莪舊只作四章章八句　小明舊只作四章章十二句

小東說

衰世雷政賦斂煩急凡所徵求每出於常賦之外至於輸納之時典者復非理責備以難於人而民始困故民不忍指言貢賦之物而托於饋遺之微物而言我之所饋者酒也而西人視之曾不如漿我之所遺者鞙鞙佩璲也而西人視之曾不以爲長夫酒之美於漿佩璲之甚長非不難見今乃斥美以爲惡抑長以爲短則非理而難人亦甚矣民

〈人叢測卷四〉　卅一

不堪命無所控告仰天而訴之意謂若果如此則雖難其杼軸亦不足以塞逋慢之欲況民之力作有限而上之貪欲無窮以有限之力應無窮之求其將何堪維彼天之明監視之可也若織女之神靈敏速終日能成七襄之將然後可以紓吾之急耳故跂予望之然此亦無可奈何而托於虛空希冀之言耳非實有此事也故繼之曰織女雖有七襄之神速而無及於我牽牛亦不能服箱以遺我蓋由跂織女而因及牽牛而并及金畢箕斗也衆星旣無濟於我而我之窘迫不少紓從…

視之則箕斗非惟無益而翕舌揭柄之形反若助西人之掊取者此則不敢斥言在上之暴虐而托諸天象以諷刺其吞噬搏擊之勢情極哀而意則婉矣〔跂守怨詈如跂了望之之政引足以望寄遠之辭若訓誤字於望來焉謂爲人情差錢。傳曰東爲也剛更其肆也合渝以爲凡物有駕皆可謂之襄故明譯亦謂之本襄凡章一所謂寔義繫於緝機其崔織成之意。終日七襄一日之間凡七條機杼崔謝佈之意〕

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共四

〔四詩只陳盛備恐只是先王之事詩言以尸君婦役孝萬壽萬全等語王者言則明薦之公卿恐備甫田辛勤言穀以介稱與無祭亦以畏不祝上之討農夫恐不宜旋此語雄設尸乃奏畢戒此亦天子之德業春秋特列有行此禮以來周以後諸侯皆用非正也朱傳〕

〈人叢測卷四〉　卅二

〔然以爲公卿有田祿者之諸蓋以甫田歲取十千爲一成之地爲出九萬畝之歲取萬畝之田一八鄉之法人田之詩而公遂及我私亦九一之鄉法九十家法八家而公田乃公卿采邑之地天子之畿內又稍今不言井夫以有甫與王制不同故傳稍之言曰雖有井地之制詩未詳依據明說先王序致力於民無興宜者更詳之力於其言者循與王致力無疆宜書則致〕

楚茨一章〔以言其人有興利而孝治之功二我今日茶其祭趨侯速備也三章言助祭執事之人皆能敬勝祭祀之鄉而御孝之事也四章言孫祭儀之後久而益敬於神亦各以薦而不已也五章言祭畢送神而親之道尤篤未已也卒章言神歸賓去之後同姓復燕于祭以厚其思詩人立言六章各有條序也〕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有前聖平成之功斯有後人修治之力不有前聖之功則後人之力無所承不有後人之力則前人之功無所繼大抵前聖整其大綱以遺後人故後人得以盡其條目之密也夫人繼前人之緒纘已成之業惟能思創始之勤勞撫盈成之匪易是以夙夜勉勉求不負前人之功苟或不知前人之艱難而視今日之成業為易得則怠心一萌百事廢而成業隳矣又何足稱乎此歎自昔何爲亦同此蓋古人用心忠厚凡事不敢忘本如此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此章言取民以制而斂散各得其宜省耕以時而慰勞益重其禮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備禮而事神既以已然之利而歸德於民作樂而事神又以未然之利而恩厚於民蓋古人之於農事制禮作樂以奉方社田祖之祭其於歲時終始無一而不在於民也秋祭后土四方之神農功已成故曰我田既臧農夫之慶乃農事之終已然之利至冬祭嗇以祈來年之穀故曰祈甘雨介稷黍穀士女又農事終而復始未然之利也

有渰萋萋興雨祈祈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天有餘澤而民好義地有餘利而民好仁夫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無物不體無時不然要在人擴而充之耳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未有仁而遺無告者也今農民仰天之澤而其心先公後私則義不可勝用矣因地之利而其惠及於寡婦則仁不可勝用矣古之人致力於農畝之間而其用心若此非先王之教其孰能致之

詩經蒙引卷之四

五經蠡測卷之五

福寧 蔣悌生 仁叔

詩經

大雅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周家王業之隆皆由功臣善謀宣力之所致世臣與國同休或世官或世祿其聲名煇赫照耀當世夫豈偶然皆由其盡心致勤是以有傳世之顯乃若天下之事必資賢材以共治至於賢材之生而衆多宜其得多助之效王國之多士又莫非盡心謀慮之人使周家之業鞏固而不搖而文王亦賴以爲安者皆多士深謀遠慮之所致也

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于殷駿命不易

此章言王業之興而脩爲有其機又推前代之廢而保守極其難矣王業之難成而天命之不易保也信矣周之受命始於文王凡爾後王當思文王所以受命者在於脩德而所謂修德者蓋無一時一事之不合乎理而其所以求多福之機又在已而不在人也昔殷先王未失衆之時亦無一事之不循乎理足以當上天之明命及後王之失德然後天命去之矣今周之後王可不以殷爲監而思天命之不易保乎王業之興廢由乎天命之去就天命之去就由乎脩德之得失脩德以求福在已而不在人則脩爲之機似乎易殷商以天子之大而忽焉喪其國則保守之功誠爲難德也命也上帝也駿命也一理也自其得於已者而言故謂之德自其稟於天者而言故謂之命由主宰而言則謂之上帝由眷顧而言則謂之駿命多福者脩德之應駿命者上帝所施配命之命專以理言駿命則兼理氣而言也人君惟能脩德而事事合理則可以得天心受多福而保駿命矣王業興廢之由天人感應之機反覆詳切如此非周公孰能言之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此章論天人感應之機既本其高遠而莫測者以明其可畏之理又即其至近而易見者以驗其可畏之實其曰明明曰赫赫曰難忱不易固甚可畏矣然皆言其理初無形聲之可見聞也至於殷紂

爲殷王之適嗣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其素有也今乃以不知畏天忽焉而失其位此則天下之人所共見聞者豈不深可畏耶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此章言聖人以至德而得夫天又有常德而得夫人小心翼翼敬也至德也事上帝懷多福得乎天也不回者德之恒久而不變者也受方國者得夫人也翼翼者不回之本不回者翼翼之施體之存於中者爲無息所以致事天之誠用之及於外者爲無間所以萃人心之歸懷多福者統言其綱受方國者指言其實也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此章言天之眷於聖人不惟篤厚於其身至於配偶之擇亦有相焉而造就之也下章言纘女維莘長子維行意同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如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此章言聖人弔伐之師不惟觀其兵勢之不可敵尤深知夫天命之不敢違也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

此章言地利美而叶大同之占故國計定而興土功之役也契傳以爲焌火灼龜而引儀禮楚焞置証但詩中九言上卜下文必見卜吉之義如爾卜爾筮體无咎言上句言卜下句言吉卜云其吉亦然考卜維王卜也雖龜正之亦叶吉之義如不吉之類亦曰我龜既厭不我告猶未有但言灼龜而卜不言兆之吉凶者恐契字訓爲命乃見叶古之義於文義差順否則契龜爲灼龜曰止曰時當爲絕兆之繇辭曰止於是爲吉故築室于故也文意亦備矣○緜緜不絕比也以一句比一篇之義當別爲一體其實賦也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此章言君人建國之初必先正經界以立其大綱然後及庶事以盡條目也不惟於民事之大者知所先而於其細者亦無所遺蓋遷國甫定凡事未備既有以定民之居即所以制民之産

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

此章言人君自強之道不於外患是恤而於內治是勤則政脩而難息矣太王之遷于岐避狄人之難也而邠人以仁人稱之從之如歸市自國勢而觀可謂削弱之甚宜其森豎之傾滅也自人心而

言還可以得聲譽之隆是何也蓋當是時使太王
切切焉以狄人之怒爲己怒而不遑於自治吾見
其竄懼畏縮政日頽靡而稱譽頓消安能使聲聞
常存而不墜哉惟其能不以狄人之愠怒爲輕重
而惟視吾之政聲不廢而加勉是以政日脩治地
益墾闢晳之見稱於我者今則竄伏而潛消非其
能自強於政治何以得此○夫人君之能於政治
者不惟處之有其道而爲之亦有漸也蓋當患難
之時苟志慮迫切不知循序而欲速之心勝故所
爲煩擾顚倒錯亂不惟無以自勉而遂至於微滅

者有之而太王之賢則不然狄人之忿怒不能必
其遂無姑聽其自然而不足爲慚但觀吾之所以
脩於內而播於外者爲何如於是整其疆場輯其
民人靜以居之寬以待之其積累之久則狄人之
警我者不替而益揚狄人之難我者潛消而遠遁
有不覺其倏然而得此者亦以其善處而有持循
之序故也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
曰有奔奏予曰有御侮

聖化深服夫遠人之心由聖朝多得夫近臣之助

夫聖人德化之妙本不可以形容也故即其所見
者而歸美於輔弼之臣耳虞芮質成而諸侯來歸
者四十餘國可謂振起天下之人心而竦動四方
之觀聽所謂文王蹶厥生者此也然聖人綏來動
和之妙實未易以言語形容也觀文王之身則居
中端拱而無爲論文王之心則舍己從人而不自
用則其所以致此者誠不可知其所以然之故也
故詩人以其所可見之迹發爲自己臆度之詞其
詞繁而不殺者蓋曰以予觀之其以有率下親上
之臣而然歟抑以有相導前後之臣所致歟又或

以有喻德宣譽及武臣折衝之臣而得此歟蓋雖
欲贊言而不可以名言雖難於言而又不容已於
言故多爲疑詞而不爲決詞一以贊文王得人之
盛一以見文王德化之妙實未易以淺近可見者
而擬諸形容也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

物生之盛資用而不窮聖德之盛同歸而無間棫
樸之盛叢生之多不惟薪之而又槱之薪之者可
供一時炊爨之用槱之則儲積之多可以繼續而
不絕亦猶善政之利用後生不惟可以養民於一

時而富足之餘實可儲積於後日今觀文王德容之盛美而且多不可以一德名言但見左之而無所不宜而左之人皆歸附之右之而無所不有而右之人皆趨向之蓋德盛而人歸無方向之限量○上二句言善政之資於民用者爲無窮下二句言聖德之繫於人者爲無間古人作詩皆不苟詩中凡興體取義者多不取義者少邪正大雅諸篇而多周公所作棫樸擧體仁詩皆詠文王之德而棫乃草木中之至賤若天下多貴重之物不拾取義乃之言至賤之物以歌詠聖德彼之綴歌實之謂迹周公何草草若是其中必有大取義者存焉觀經傳所言文王之德曰卑服曰小心曰徽柔懿恭曰視民如傷曰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論其爲人絶無一毫私實有居之心而惟以民之未安爲念惟其若是故人之歸向無有限量亦皆作棫至賤至多故人得薪積之亦無限量也○濟濟容貌之美也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

此章言君臣德禮之盛即祭祀之時可見也夫德之著於外固無時而不然而祭祀所以萃人心之地尤足以見其誠敬之至濟濟哉之辟王而左右之臣奉璋以助其祭其君臣之德著於行禮之時已可見矣及觀其奉璋之容儀峩峩然而壯盛而皆稱其髦士之所宜則於禮之中又足以昭君臣之德濟濟之辟王動于上髦俊之左右承于下有是德斯有是禮而又知其德也

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此章言聖德爲人所歸不惟觀其上下承藉之勢尤觀其衆志和一之心也舟行於水彼此相須有不可相無之勢民歸於德君行師從有不能相離之理觀烝徒之楫涇舟而上下承藉之勢可見觀六師之及王邁而君民一體之情可知君猶舟也民猶水也行舟之人猶臣之象也舟無水不能行猶君無民不可爲國而既有水若無楫用之人則不能用猶有君有民而無賢臣亦不能承君而治民也舟行於涇水之上而烝徒楫之猶人君居上民承上而賢才衆多然後合行事左右也此所謂上下承藉之勢也文王之德入人者深文王觀民如子民之親文王如手足之衛元首一有所往則六師皆而及之不令而從不待戒而自喩也上二句喩君臣相合上下相承其勢興比而不違下二句言首尾相應文德相隨其心固結而不離舟之與水猶是二物相須若首尾支體則合而爲一動以相須而不可離失

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天道高明而象著聖人悠久而化成同一有常之德而已雲漢之爲章于天亘萬古而不變聖人之作成天下徹終始而彌勤苟非德之有常持久而無失則其存諸中而著於外者將有時而或息又安能使象著於上而化成於下哉天道以至誠無息運於上而星象昭著粲然而成章聖人以悠久不息之德作成天下而人文宣朗煥乎於當世聖

人之道由人然觀其天文則見人文也今夫天斯
昭昭之多周天列宿經緯參錯下民仰而望之何
其文也文王之世賢才衆多大以成大小以成小
卬卬乎下民仰而觀之何其盛也且作成人材聖
人俄頃之化已能如此况文王以百年之壽積累
之久其漸民以仁磨民以義薰陶德性變化氣質
其變化鼓舞之功效又何可量乎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此章言聖人治化之盛天下人材風俗文質彬彬
無過不及盡善盡美難以形容故借追琢金玉言

文質之致美極其功以喻聖人政理之勸極其至
夫天下之物文之美未有過於雕琢者也質之美
未有過於金玉者也治天下之道亦未有過於聖
人者也今於文之美則使之如雕琢之精質之美
則使之如金玉之純則文質之美至是茂以加矣
文王以勉勉不已之德勤於政治而所以維持天
下之心大綱小紀秩然煥然則治化之盛又孰有
過於此者乎金玉追琢由勉勉之德而并美四方
綱紀由追琢金玉而後成論聖世之隆治非悠久
不息之化其何以致之○夫文質不可以相無而

亦不可以偏勝人才作興於文王之世有德有造
彬彬濟濟其文質固可美也而文王以純亦不已
之誠運悠久不息之化裁其過引其不及所以綱
紀四方之治而納斯民於大中至正之域亦無不
盡其心焉蓋磨礱淬礪以致其極精薰陶鍛鍊以
變其素質必使其英華發外煥乎其有章和順積中
純粹而不雜禮樂制度粲然而有文際之儀中正
誠實渾然不見一善之迹夫如是則追琢金玉美
其文質者至矣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者至矣蓋文
質致夫正所以成天下之治而勉勉綱紀實不外

夫追琢金玉之功也（追琢金玉是與勉勉 其章其相是與四方）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土之厚者物自盛德之厚者福自隆旱山之麓土
氣之所積者厚而榛楛之生無事培養而自然茂
盛文王以樂易之德積於中者厚故福祿來集不
待用力而自然攸同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此章言非常之器必藏非常之味每以類而相從
故非常之德必得非常之福亦以類而相從也夫
物之可寶者莫如玉而琢玉以爲圭瓚又寶貝器之

中最貴重者固非常用之器矣味之美者莫如酒
而醲和芬鬯以爲黃流之酒又酒味之中最貴
重者亦非常備薦之味也以瑟然之玉瓚而黃流乃
注於其中是非常之器與味以類而相從也文王
以徽柔懿恭之德發而爲雍容和厚之容其樂易
氣象固非常人可得而比也祿位名壽之並得康
寧好德之咸齊亦豈常人之可及哉以豈弟之聖
德而福祿同降其躬豈非非常之德與福亦以類
而相從者與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物各得其所止而遂與人同歸於聖化而成材一
自然之機而已天地以自然之運發育萬物而天
下之物飛潛動植洪纖高下莫不自生自育各遂
其性而無所用力聖人以自然之德化成天下而
天下之人道德材藝大小隱顯莫不感發興起各
成其器而莫知其由人見鳶飛魚躍于天淵各止其所
止之地以自遂其生而不知所以然者一氣化之
運行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而自然之機有以發之
一也人見人材作興於文王之世大以成大小以成
小而不知其所以然者一豈弟之流行感發興起

振作鼓舞而自然之化有以動之也鳶魚飛躍于
天淵而天地之氣化以著人材作興於聖世而文
王之德化以欣懷聖人之化其亦猶天地之化也
與

清酒旣載騂牡旣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此章言文王之祀事物具而周于禮故致祭宜厚
其福也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物之多者民所資德之厚者天所祐夫惟物生衆
多然後可以資民之用聖德和厚然後可以受天

之福大苟生之有限而取之易窮將見民用之不
足德或不備而弱於一偏亦何以得眷顧之隆哉
柞棫之叢生不可以千億計而文王仁厚之施亦
不可以數計也薪燎之不時而柞棫之生繼續而
不絶民情之多欲而豈弟之澤溥博而不窮下而
養民一豈弟之發用上而事神一豈弟之所存得
夫民所以得夫神也觀民之所資足用而無闕則
神之所念亦眷顧而不忘矣○詩人於前篇曾以
雲漢天章興周王之壽考矣上章又以玉瓚黃流
興文王之豈弟矣天象之高明金玉之貴重遠觀

欲樂取以咏文王之德固宜也柞棫之爲物至微至賤乃托興而取義何哉是或一道也柞棫之爲物至微至賤初無高大軒舉之勢不待培養而有叢生叢密之多人得而取之無有禁限時時而薪之無時或窮借使松柏梓楠之高大民欲薪之固不可得苟得伐而薪之則今日之斧斤而明日牛山之濯濯矣又安能繼續而資民用哉文王以愷悌平易之德自然而然無事勉強不以崇高富貴自處而以謙抑卑下爲心人得而親無有限隔人人而濟之曷嘗有遺若使人君之尊而以九重之

勢自居則在下之人仰之懸絕而小民疏募何以蒙惠哉不侮之澤哉詩人之旨微哉○民者神之依神者民所望文王以一身而繫人神之寄事者雖紛而理不可以差殊觀也然民事則日用常行有實而可即鬼神無形聲見聞其迹爲難知求其事神而受福亦惟驗諸民生之資用而可知民生厚而無不足則神之歆勞亦眷顧而不忘矣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此章言聖德之繫夫人心者固結而不撓當觀聖德之得夫天心者恒久而不斂矣其所以繫夫人心者固所以爲得天心之本而其以德受福而不變者即其繫夫人心而固結者有以致之也葛藟之蔓生柔弱不能自立而木之枝幹本固而不可撓葛藟惟附于枝幹之上然後有所依倚而無摧折之患庶民以林林總總之衆散處于輦轂之下本不能以自立惟文王之德有以維繫之是以萬邦之廣兆民之衆亦皆倚賴文王爲楨幹而無崩折之憂人見文王以豈弟之一德而祿位名壽之俱全始終不渝表裏如一而不知文王所以繫人心者如此其固故其得天心而受福者如此其厚也

葛藟附于條枚而後成不可撓之勢庶民倚于文王而後建不可拔之基則其所謂求福不回者亦不待他求而皆得於此矣

棫樸旱麓二章

凡詩風者歌詠情思雅者[illegible]陳政論故風多興多賦[illegible]大雅什八篇皆賦[illegible]惟棫樸旱麓二篇興文王之什十篇皆咏文王之德也葛尚有燕惟此二詩專咏文王之德篇中每章四句四句內下二句言文王上二句託言他物此詩皆周所作其間辭意義理精緻微妙必有大取義皆若[illegible]風泛泛託物興詞之類可比也但以上句物物下二句出文毛故六義文靈屬興其實則也○二詩託興如舟緝如雲漢如金王如王瓚藉魚或天象或重寶或用語或天構以比物起求文王其取義更易[illegible]皆而言作柞棫一言據一旨葛藟皆虛曠之物以引泛言故意於每章

綜于幽微不可泛泛說過恐非古人作詩之旨理衖不明也○誠揆專言文王爲衆心所歸主於人而言旱麓則言文王爲福祿所歸主於神而言推其合於人是以得乎神二詩之體相類意而相以○棫樸凡五章內四章與一章賦旱麓凡六章內五章與一章賦皆言祭祀之事蓋古人重祭祀主於人而言者祭祀所以交人神之地於此尤可見人心之歸主於神而言者祭祀所以交神明之地於此尤可見福祿之歸言祀事必皆與動語固辭誥與○二詩中每章皆其義獨兩言遐不作人而祀與又不同何也則以天道之高明悠久者語文王而言其所以作人者有必然之理而不可易一則以天載之發見聞著者語文王而言其所以作人者有自然之妙而不可測其所以稱贊文王德化之盛至矣盡矣至是亦蔑以加矣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

此詩推聖德之由開於前而裕於後內助之賢世濟其美其所成就者深遠有非人之所能及也夫妻道無成雖無專美之義而正始之道實爲風化之原由大姜而及太任由太任而及太姒而又得邑姜所以紹前美而昌厥後者自生民以來帝王之與世有賢助未有若周家之盛者也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德足以協于神行足以正夫人非聖君其孰能之宗公自后稷以下至於組紺皆是不言太王王季者舉遠以見近朱子引孔子孟子張子之言釋于

下至矣備矣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德施於人神之交可見之地而各極其美德存於獨處之地不可見之時而常有其誠在宮在廟交人神之地人所共見之時也雝雝肅肅之德各盡其美也不顯無射獨處之地人所不見之時也亦臨亦保誠之有其常也德之著乎外者隨其地誠之存於中者純乎天○德形於接物之時盡和敬之道德存於無爲之頃有純一之誠聖人於內外動靜之間始終一於敬而已在宮在廟應事接物之時省察之地無少燕不顯無人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時有養之功無間不然聖人之德如此學者之功亦如此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聖人之德不因外患而少損不資外助而加益蓋其性與天合故德全而無疵也夫聖人之德猶天然豈因人而有所損益哉聖人之德如天之大如日月之明人雖欲毀之其何傷於天與日月乎虧無尚拔何損其光大疵釋何損其光明德無不具微無不全生知安行無有勉強故雖無所前聞而亦不違於法即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者人惟有過失故資諫正之力聖人行無過失故不待諫而亦自入於道所謂無諫除之可識者也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人材皆生於聖人之世亦皆成於聖人之化夫天下固未嘗一日無材也而生於斯世皆有美質而

無不可用之才則非聖人之世薰陶之功固不可以得多士之盛如此也然或無聖人之化有以振作成就之則亦局於一器之小成而無以進爲成德之君子矣又安能播名譽於後日哉今夫成周之世大而成人則有德幼而小子則有造無不可需當世之用而文王之德猶譽勉勉無有厭斁又有以振作而興起之是以成人小子不但爲有德有造之器而髦譽造孫皆能成俊髦拔類之全材不惟信善之美質可稱於一時而光輝發越誠足揚名於後世噫文王以純亦不已之誠薰陶漸漬而有德有造思皇多士克生於其前文王運悠久不息之化振作興起而俊髦成德濟濟多士垂譽於厥後其作成人材之功薰陶鼓舞之妙又可量乎

十七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方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此章言天之生民惟求民之安有能安民者始立之爲君而付以安民之任也其始未得其人則徧求而擇審之雖大國苟失其道即舍之而不顧雖小國無其人亦去之而不取既得其人如太王之仁爲人所歸誠足以當安民之任於是開拓其基址增益其規模而立之爲君又天命既定則不可改移矣以明天心惓惓於求民之安屑屑焉爲民而擇君其事甚明而可畏太王之遷岐以興王業皆天所爲而非人所及也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啓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此章言太王遷岐之日由墾闢而及樹藝既盡夫人事之宜外患息而內助賢宜得夫天眷之厚言惟人事修於下是以天命眷於上至於邦域浸以脩治而又得賢配以爲之助則亦莫非天心眷顧有以黙相而使之然也

十八

作屏修啓之功也[illegible]

柘則又存心於樹藝而肩剔用

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四句

遷國之謀出於天而外患息內助之賢由於天而國祚隆皆非偶然也夫人君能自強於政治固足以爲服遠人之本而內助之得人尤足以爲正始之基蓋君德之既賢而內助之未稱吾恐近而儀

則尚無從而取法而懷柔之遠焉能保其久而無
患哉帝遷明德於居岐之初而混夷之患頓息於
邊境之外天立賢妃於治岐之日而不拔之基永
建于周宗之中明德之遷出於帝而厥配之立由
於天天之所爲於造周也如此而豈人力之所致
哉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兑帝作邦作對自大伯
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
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此章言天眷篤於有常而賢聖之生適際其遂賢
君善於處變而繼述之善益大其業夫天命本無
常也而其所以有常者眷于有德故也此承上二
章而言乃於西顧而遷明德之後今省其山見其
木拔道通信乎其有明德故生聖子神孫以當其
業此天眷之所篤也夫太王欲廢長而立幼太伯
以兄而避弟可謂人倫之變矣維王季能繼其父
兄之志述其先世之事是以益厚其福而傳而遂
有天下也天生聖子神孫而興其興王之意於前
聖人盡人倫之變而成其王業於後天人交感之
機王業積累之勤夫豈易言哉 [illegible]

[illegible]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
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
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君德本於天而無疵故脩己之心熟人之能聖德
純於天而無間故受福而[illegible]之遠 [illegible]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至克順克比

德本於天而義以制事無[illegible]於[illegible]言德脩於
己而理以勝私故能[illegible]總于庶務王季之事立人
倫之大變使其處之必有不合於宜將見人情未
[illegible]而喧騰之議起又安能使其德音清靜耶惟王
季之心如[illegible]短輕重皆協于中而
[illegible]兄弟皆得其心之安
[illegible]之者由其本然之權度
[illegible]出於人也又能自明其
[illegible]從而無欲物之[illegible]斯可以爲出治之本故見諸

施則於慶事用人之際教令刑法之施纖米御衆之道莫不各當其理焉蓋其德音之清靜者由乎中心之制事而大事之兼能者由其己德之克明也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于周祜以對于天下

聖人有天德而造道之極至故能正人之不正而成王業也蓋聖人之心純乎天理而無私繫其知覺已止于至善之地故其見諸行事務不溺於血

氣之私而皆為天理之當然也畔援會此兩殺彼也歆羨之猶以尚急也以迦申古文王居故於時拔以伐密在周之京而权於作程邑甚有於蘇時援歆羨也以心而言側所者無悪者安天之申而衆天閩其侵封作邑乃同密人有罪可怒而遂之奉行天命而爲天茨也州有於亂敢後肆猶猶物之以也下常夏中勞邑之義宜同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王者之民大而無外故都邑雖有定制而聲教所無限量也王者居中而御四國夫豈有心於廣土衆民之計哉而聲教所及人心之歸自無彼此遠近之間莫不圓於一德之域而豈有一民一地或出於聖人德化之外者哉此聖人之服人不尚威而尚德而人之服之亦非力服而心服也○文王安然處於周京初無闢土地之心也而伐密之師侵自阮疆所陟之岡皆曰我之陵阿我之泉池無有據其疆境敢陳兵飲水而拒我者文王曷嘗有意於此而亦豈期而然哉彼此之民自以周而相我而不外於文王耳及夫土地既廣人民既衆其勢不得不遷都以容之於是乃度其所美之原遷都于岐之陽而作程邑焉其都邑之制亦不出乎

渭水之側而聲教所至則雖萬邦之廣同一歸向而皆以文王為下民之主焉噫文王處於周京之中安然無為而其阮之地來歸自有不可遏之勢程邑作於岐陽之側本有疆境之限而萬邦歸向同有不自然之心非聖人之德何以致之普天之下莫非王詩此天于之常韜也文王爲方伯安胥吟凡法而觀天下哉而遠人之歸自不外於文王之化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者王制之所同而遠道同歸無分人已若聖化之所得我者同人自相哉地觀文于之辭也湯東征南征而他國之民皆皇其來曰後我后觀蘇之辭也夏國之民未爲于海而背以湯爲我后阮闕之飽未得文王而皆渭我陵皋萬邦之國尚獨於時而胥以文于爲下民之于夏民之觀湯徧敎民之觀文王也觀然則民歸而湯不■悠惟要民於文王而文王率之以虐矣

此獨所以有懿德而屬之德所以為王德也歟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聖人惟其稟天德而無我故能奉天討而正人夫聖德淵微不尚誇大不繫己私而純乎天理故人有違理而得罪於天者則奉辭而致天之罰也夫興兵而伐國可謂聲色之暴著而有迹之見聞亦可謂張大而將有變革之形焉其實則因人之有罪而奉天命以伐之使同歸於帝則而已非有意於作為而造此聲色夏革之事也內而正己則理稟於天無有作為而全其天德外而正人則令出於天奉行天討名為天吏聖人一動一靜莫非聽命於天豈有一毫私意作為於其間哉

傳曰夏革未詳愚謂夏若大也四皆之夏革夏之夏皆以大而得名華者變也雖證更新之謹言文王不以張大變革之事為可長也淳所謂不暴著其形迹亦含此意不識不知不作聰明也皆聖人無我之事也渾者闊之詢也謀爾仇方同其罪之當討同爾兄弟為與國而協心仇方崇侯虎也兄弟遠近諸侯之解闊者也詢爾仇方同爾兄弟聲色之見聞於人其父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則於諸侯將有變革之事伐崇而作豈色止於鬱更新之事所謂亨也上文帝謂之言不以聲色不長夏革下文所存昔有其事自上帝以心而察放王則文王勿無見抑是聲色夏革之事蓋自當人以迹而觀文王則

詩演義卷五　廿三

心也禹治水八年於外乃曰行其所無事文王帥師伐崇而曰不大聲色不長夏革蓋亦行其所無事而非用智自私也○此詩於文王伐崇之事皆以帝謂發詞見文王所為即天之所為若後世以常人之心而度文王則失之遠矣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王者之行師雖有先後緩急之序而遠人之歸德初無彼此遠近之異也其始緩攻將以致附而懷來之也又其終不服然後肆矣攻之此先後緩急之序也然其始之緩而四方無侮終之急攻而四方無拂即其遠近之間也○始也雖曰緩攻而有執訊馘爲之則於緩之中而行師之法未嘗全廢終也雖曰急攻然師之再

詩演義卷五　廿四

至因壘而降實未嘗有肆伐絕忽之事但示之以威苟不服則必伐而滅之之意耳是於急之中寓仁愛之意未嘗不行乃緩急相須恩威並濟此王者之師也○按皇矣一詩八章首章言天監觀四方求貫君師然歸於岐山二章言帝遷明德天立厥配三章言帝省其山帝作邦作對四章言帝度王季之心五章言帝謂文王無畔援歆羨以及伐密七章備言帝謂文王以及伐崇以見周家王業自太王遷岐之後以至於王受命之日其自也勞漸臨人心深歸存心處事之方無衆雖民之道近而父于兄弟夫婦之間遠而弟[illegible]我矣之變無一非天所命而非人之所為也

經始靈臺一章

此章言聖人之使民蓋有不令而自從撫之而益親者矣文王之作靈臺也方其經度之初而民之聞之已自相率其役趨者衆而用力齊乃至不終

日所成功可謂不令而從矣而文王之心恐傷民復無而諭之曰築臺固所當役也然今茲經度之始漸次而成可也何至急遽如是無乃傷民力乎民聞其言而來益衆治之益勤如子趨父事而不可遏也夫下供上役則作止有程而勞息有節子趨父事則不遺餘力而遂忘其勞噫臺有常制而得靈臺之名君有常尊而施父子之愛文王德澤之在人心蓋已久積於未作靈臺之前而庶民之趨事勸功特形於經始靈臺之日文王視民如傷之仁又發於經始勿亟之詞而庶民視戴父母之心尤有出於過力竭作之外豈惟庶民以文王之心為心而文王實能以庶民之心為心也太王遷岐之勸劉家之聚百姓皆[illegible]歸[illegible]文王經始靈臺基之積庶民子來則康之得民心其從來遠矣

王在靈囿一章

聖人及物之仁隨處充滿而民樂其樂也文王在靈囿靈沼而禽獸魚鱉之各得其所也如此禽魚自知其樂而不知其所以樂皆出於文王之仁文王有囿沼禽魚之樂初無涉於民而民述其所有以樂其樂一和氣之流行而文王愛物之仁萬物各得其所之妙隱於自見於言外而豈徒曰臺沼鳥獸之樂云乎哉孟子曰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王者承世德之盛既居中而對在天之神王者盡繼述之道惟順理而服天下之心周家聖聖相承所以受命而造周者亦惟合於天而信於民耳後王所以纘其緒而對其神者亦皆有出於天理民彝之外哉蓋三后在天之神昭著而不已者同此一理而後王之配于京而成其信者同此一天但

上天之神固不可得而測度而人心之理固可得而推求惟長合於理而信孚於民斯可以對其神而無愧於前人矣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此二章言王者以孝治而天下化斯繼述之道著矣夫孝者根於人心之所同然者也武王躬行於上而心純乎孝以是道而化天下亦惟因人心之所同然者而振作興起之故能為法於天下而民信之亦莫不興起於孝而親戴於其君繼述之孝

又孰有明著於此者乎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受天之祜

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此二章言武王善繼述故祿不窮人心歸故得多勛按此詩六章每章皆承上起下之詞然大意實作三段一章二章言武王盡繼述之道三章四章言武王以孝道化天下五章六章言武王爲天人之歸五章所謂昭茲來許繩其祖武只是言武王繩巳往而其德顯顯著於來世盡由文王開緒其祖之迹耳若如朱傳作來世能繼其迹則[illegible]作一句來許懲下文作一句恐文道不順亦與前後章文意不協

文王之什凡十篇鄭譜此以上爲文武時詩以下爲成王周公時詩朱傳言其誤今詳其意鄭譜只欠一言字亦可畧也

行葦首章愛物盡其仁而使遂其性親親篤其義而遂得其情其理一不殊也葦雖易生之物而生於道路經行之地固難以遂其生必也人加愛護勿使牛羊踐履之然後得遂其性方苞方體漸至暢茂而其葉泥泥然矣兄弟雖骨肉至親然一體之分漸長則漸疎必也人篤其義當相告諭勿至疎遠然後得以肆筵授席以遂其懽洽之情此詩首章言人當篤於親親之義然後得以合其歡會之恩二章言設燕則有侍御之多品物之盛禮行而樂作三章言因射而飲而歸重於數卒章言養老之厚意於祝頌之中又有期望之意所謂以引以翼望其引導輔翼歸於善道亦皆有爲燕樂也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詩之祝頌多矣小雅天保大雅既醉二詩專爲臣祝其君受福之詩篇中吉祥可頌之事不一而足天保務縷以民之質實無僞爲君之福此詩卒章以釐爾女士爲君之福最爲善頌而亦溢美也詩人蓋有見夫太王至岐之初爰及姜女以胥宇而天立厥配受命既固著於皇矣之篇繼而王季克明其德又得太任爲賢配而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形於大明之雅又繼而文王之聖又得太姒爲配故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伉居於正風之首又繼而

武王之聖邑姜治內而亂臣十人有婦人焉紀於魯論之篇蓋自上世帝王代有聖子神孫閨門之內又有淑女淑媛以爲妃匹未有若成周之盛者也

千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此承上章言祝其君受福不惟申重於其身而又及其子孫願其子孫之多且賢也千億數之多也穆穆以下言其賢也多而不賢或失道而雖賢而不多或寡助而孤立多而又賢則所謂百福不足言矣

儒入劍

首章 言公劉推厚於民事故必待其食既足而後爲遷都之計也 二章 言公劉既能相土以居而順夫民又能說勞于役而忘其勞 三章 言公劉於相土之時慮無不周故定都之日規無不足夫人之作事惟創始之時謀畫而慮熟故功成之日莫不副其所欲而無一毫悔咎也公劉之始至自下而觀則逝百泉而瞻溥原自上而觀則陟南岡而觀于京其深謀遠慮可謂審而不苟及定都之後所營非一有居而處者有廬而旅者有言其所言者有語其所語者皆足以取給而稱其所堪當也不俾其勞而致其深思遠慮之計終也享其成功而又以慰其上下賓主之心非公劉之厚於民何以能此 四章 言公劉落成以燕其臣不惟禮意足以妥其身而法制又有以繫其心也 五章 言公劉能因天地自然之利以定居邑又詳於飲食一定之制以廣其業也〇三單字朱傳未詳三單只是三軍字之誤古者大國三軍 六章 言公劉於遷都之始推能備器用以立其基成定都之後斯能致富庶以廣其業所謂總叙其始終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溉豈弟君子民之攸塈

此詩言水之無源者尚可以資民之用則德之有本者寧可不致民之安 上一截說得最輕下一截說得最重彼之最輕尚可取以爲用則在我之最重者當必有所頼也夫行潦之水朝滿夕除乃無源之水本無所用之物今而取彼而注諸此猶可以餴饎濯器之用況成王以豈弟之德乃其本性之所固有而儕天子之命安可不爲民父母爲民所歸所使民安息乎此詩人之意也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天子

靈物之瑞世必擇所止以棲其身賢才之用世亦必擇所從以盡其心蓋王者之瑞固不時出而明良相逢亦不苟合也鳳鳥非泰和不出今集於所止而泰和雍熙之得其時也賢才非明君弗致今媚于天子則以成王在上車馬衆多以盡其禮以引以翼以行其道夫然後可以委質而盡其忠愛之心也 說曰樂君子使又曰媚于天子蓋引君當道以行己之志非媚悅取舍之謂也○集傳云媚順愛也順者順天理也乃所以愛其君非順君之令也

卷阿說

王者當隆治之時而適游觀之樂故大臣形於咏歌而寓陳戒之意夫人之情孰不知恐懼脩省於

草創多事之時而常怠惰放肆於治安無事之日成王承文武周公重熙累洽之餘而享盛大無窮之業撫四海之無虞覽宇宙之清泰有卷者阿逶迤坦蕩地之勝也飄風自南時方長養氣之和也於斯時也龐臣碩輔濟濟蹌蹌相導前後來游來歌吟咏情性以暢其和樂之情梧桐生於朝陽而鳳鳥適來鳴於高岡之上以昭靈瑞之應隆古之治未有加於此時而人情之樂亦未有過於此者也召康公蓋有見乎此正人心盈滿之日而怠心一易萌之機也此其所以不已於言繼王之歌以寓

其陳戒之意也歟其意以爲王之來游來歌於卷阿之上泮渙乎王之來游也優游乎王之休息也使爾遂其性命之正似上世祖宗善始而善終信乎其可樂也爾土宇版圖奄有四海可謂甚厚矣使爾得遂其性常爲百神之主又信乎其可樂也爾之受命且綿延而不絕矣爾之福祿又安固而不搖矣使爾得遂其性而其福純一而不貳悠久而無窮矣豈非其可樂者歟凡若此者皆人君之所大願欲而不能以自致者今王皆撫而有之其樂當何如哉所謂廣王心而歆動者此也然其所

以致此者亦有由焉固不易得也亦非苟得也亦不可恃此以爲可以常得而不加脩省於吾心也盖惟有馮翼之才以分我任之寄有孝德之臣而托輔弼之重夫然後四方以我爲則也惟其能脩己之德仰之則顒顒卬卬而尊嚴即之則如珪如璋之純粹聞望著於外而無有不善故四方以爲我綱也一則資於人一則責諸己固皆人之所可勉者至於鳳鳥之來則王者之瑞非有人力之所及者又不可以不思也夫鳳凰之飛必擇所止而藹藹吉士必忠愛於其君鳳凰之飛上至于天而

藹藹吉人必仁愛於民其理非二致也梧桐生于朝陽有菶菶萋萋之盛而後鳳凰來鳴於高岡有雝雝喈喈之和王朝有車馬禮物之多然後可以待多士而使之盡忠以事君而愛民其理亦相類也自五章至卒章則所謂致福祿之由也成王觀鳳凰之鳴于梧桐則當備車馬之禮以待賢士思在己有福祿之盛則當思賢才以當引翼之任必使在廷常有馮翼孝德之臣在己常脩顒卬圭璋之德車馬之禮常有關君臣之和協常如梧鳳之菶雝夫然後得以泮奐優游以長保其版章之厚

福祿之康也苟爲不然則滿足之氣盈怠惰之志長治日退而亂日進矣雖有福祿之盛其可以常得乎此則詩人陳戒之意也周家自后稷公劉以農事開國傳至太王王季文武周公累聖相承以及成王制禮作樂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頌聲作而靈物至泰和之氣至此盛矣於觀昭畢氣歡之常故卷阿居正大雅之終民勞繫於其後而雅變矣匪風下泉居變風之終亂已後矣故繫之以盛勸徐質實治之所由與也卷阿之後繫以民勞民勞名下亂之所由生也聖人之意微矣下泉後有亂風如易復卦一般卷阿後有民勞如渴始斟一熙時阿以觀亦須如此看

民勞

詳味此詩蓋朝廷尚昏亂之時此時文武周公之遺典章法度燦然具在非不有也特在朝之臣老成

才德器不稱也此工心精熟謀率而不顧踐反老成而不用而其所任以政者乃少年不更事之人是以民勞於下而政亂於上其將若召穆公凡伯之徒又皆世臣與國同休戚者言不行諫不聽義一文不可求敘其一熟中之情不發而爲怨則切直之詞一語實之旋一語衡之不愆緊頻能欲其有所警悟而改紀於其政所謂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此類是也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此章言人君所恃以爲安之具非一而有本末輕重之倫焉固當常加脩飭以防其弊也夫人君不能以獨立必得賢才衆庶親疏遠近維持夾輔然後可以安居若大人大邦大衆大宗宗子皆國之

所有而人君所恃以爲安而不可偏廢者猶都邑之有藩垣屏翰城而後可以安民居也然必已有其德然後得五者之助苟無其德則衆叛親離五者不得其用而孤危矣是則德者本也五者之具末也五者之中宗子爲重四者爲輕猶藩垣屏翰皆統於城之內也四者之中懷德又爲重而三者爲輕也故价人維藩首言之而宗子維城特詳於懷德之後詩人立言各有以也人君必先得大德之人以爲輔然後巳德克脩推之於家而家齊推之於國而國治篤近而舉遠居重以馭輕宗族輯睦侯邦率從自能得多助之效而君國皆賴以安矣苟或左右匪人而巳德不脩則宗族棄之而親離侯邦不服而衆叛爲君孤立於中而危亡可立而待何可以不畏乎五者之具各適其一器之用而懷德獨謂維寧者德之效驗不可以一器名也孟子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至親戚叛之此之謂也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此章言爲民上者固當謹天變而不敢慢尤當畏天監而不敢忽蓋天日鑒於上而震怒者此其迹

之著而可見者也是宜加謹而不敢慢矣至於天之聰明監視於人者乃其理之微妙不測而無形聲之可見聞者也於其不可測者知其理之無所不在而不敢忽焉則無時而不謹矣此詩自首章至六章反覆痛切至矣盡矣末二章乃告以經邦之要事天之誠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爲此詩者其亦衛武公之流與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此衛武公自言其脩省之詞既明夫表裏符驗之不可誣復析言人品賢否而思自勵也蓋容貌詞

氣乃德之符觀其著於外者愼密而無失則其中誠實而端正可知且人品高下有賢愚不同賢哲之人能敬其威儀理之常也今之稱哲人者乃反效愚人而不知敬其威儀是無羞惡之心也苟能推羞惡之心必思勉爲哲人而不肯甘爲愚人矣

此則武公自勵之詞也

質爾人民一章 抑詩大抵皆言脩身之事一章言抑抑威儀二章言敬愼威儀五章言敬爾威儀八章言敬愼爾止不愆于儀六章言愼言已辭七章專言謹言之得失則謹言謹行爲脩身之要可知矣

荏染維木一章

此章言人君自脩之道託物而喻謙抑質人而驗賢否也然人未有不謙柔受言而能進其德者譬之於物荏染柔忍之木方可綸絲爲弓而成器若剛脆之木則不能成矣惟人之脩身亦然謙卑巽順納諫受言則過而能改善言日聞而可以爲進德之基若或剛愎自用則善言不聞過不能改而終無以入德矣是以賢哲之人告以善言則虛己聽受而順以行之昏愚之人則不以爲信拒而不受人之賢愚其懸絕也若此爲君子者固以勉效哲人而勿爲愚人也托物理而喻矯揉脩治之功

論人品而異思齊自省之效武公其賢矣乎 此章以武公脩身之事於柔之一字不一言而足一則曰敬爾威儀無不柔嘉二則曰輯柔爾顏三則以柔木爲興於人是知謙己之言乃脩己之要而惇惇自好寡學者之大病也後章曰民之靡盈即溫恭盡己之謂悔尤不萌淳德莫競所謂實謂我僭者亦終爲愚人而已矣孟子曰訑訑之聲音距人於千里之外其亦異乎告之以善言順德之行者矣

亹亹申伯一章

此章言諸侯有常職欲繼世而爲法於人大封有常典欲傳世而垂法於後也王者封建諸侯已親命之以繼述之意復命大臣行舊典而授以永久之規不惟使諸侯以祖宗之心爲無愧於既往又欲諸侯以天子之心而傳之無窮也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一章

此章言仲山甫之賢惟德性之稟有盡美故其所著所存者無不善惟知行之學有兼至故推而事君從政亦無不宜也不有資質之美固無以爲進德之基不有學問之功亦何以致用而措之事業哉○德性之美純乎天故體之所具無不善知行之學盡諸己則用之所施無不宜蓋稱大臣之賢既有美質而加學問之功宜其得君以行其道也 此章言天生烝民有物有則乃天所付與於人本然之善者也在大學則爲至善在中庸則爲中此

誦言柔嘉維則正承上章有則而言惟學人能不踐形則自然不過於則仲山甫柔嘉則則無過不及之差亦可謂大賢矣非資稟能全其天命之本然未易及此令儀令色容貌之著於外者善也小心實眞誠敬之存於中者有常也古訓是式多識前言行以致其知識儀是力職分之所當爲者隨而行也天子是若推以率君明命使賦施於從政也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一章

此章論大臣之職無所不摠而有內外詳畧之差蓋以輔君爲重也夫仲山甫之出使爲城齊而行吉甫舉其職於賦政于外特一言之至於式百辟保王躬爲王喉舌屢言而不一言焉可以見大臣之職以朝夕匡弼爲本而出使于外特一時之用耳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一章

此章言大臣出使而能察政治之得失者由其不罔己而勤於事君也蓋明德以正己者治人之本也苟己德之未明則是非之或昧在我之所行尚無以知至理之所在而得君之心況望其出外而能辯侯邦之善惡乎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一章 第五章

賢臣之能用其中甚有異於常情也然中道最難執守而常人之情未有不倚於一偏者惟賢者能全其物則之理而本然之權度精切不差是以能持守中道而不陷於一偏也此詩首言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乃一篇之綱領 [illegible]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一章

使臣飭其儀而心若不勝任使臣脩其儀而才必

能終任若不勝任者其心常不自寧而必能終任者其事信可誇矣蓋賢臣奉命而出使必其才足以當大事始命之也然賢臣之心未嘗恃此以自安也仲山甫出郭門飲餞之禮四牡則業業然而不敢緩征夫則捷捷然而不敢遲所以汲汲然整飭其儀者何哉蓋由仲山甫之心致王命而愼重其事心之所常懷若有所不及故耳雖然以仲山甫之賢足以當斯任無疑矣於是觀其四牡則彭彭然而壯盛聽其八鸞則鏘鏘然而和鳴所以脩其儀若此其盛者果何爲哉蓋王命仲山甫將往

築城于東方也若是則仲山甫之賢信足以當任
王命非謬衆使臣不徒行禮儀盛備非徒設必能
成功復命而足以榮耀於一時矣業業之四牡非
有異於彭彭之四牡也鏘鏘之八鸞又即征夫之
所乘也在仲山甫之心而觀之則黽勉而無敢侵
在時人祖餞而觀之則誇耀而可榮四牡一物耳
征夫八鏘一人矣惟心之所思各異而形諸容貌
殊非仲山甫之賢固不及此非吉甫之賢又安能
深知其理而發爲咏歌若是哉業業亦有恐懼戒慎之意捷捷亦有敏捷之
義方相屬業業捷捷乃爲戒其徒不敢怠懈之意若彭彭鏘鏘便自有張大雄容氣象不同矣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一章
此詩乃韓侯繼世爲君初入覲于王而王始錫命
之爲諸侯也此首章言地利出於前聖之功既加
錫命而使之盡繼述之道侯爵出於時王之制又
加申戒而使之勤方伯之職盖王者分封班爵正
欲其世守封疆以藩屏王室故不惟使嗣君以祖
宗之心爲心纘承舊緒而無愧於往昔尤欲諸侯
以天子之心爲心勤修迺職而無負於君也此章當作
三句一韻讀意亦隨之言大哉梁山爲韓國之鎮
其下井里溝洫秩然有倫甚明而許崇而治水
之功也禹之所治比者將何爲哉盡以韶萬世生
民之利也今韓侯受封于此當其禪而享其利

禹治水之蹟則當奠實此山尚使墾治然後可
也此第一章言諸侯世子居喪稱子不敢稱君
三年喪畢以士禮入見天子天子錫命而始稱君
諸侯故王親命之伯汝祖考所服行之事當繼
且纘戎之道可也能纘其之事則亦能修禹之功
矣此第二章又言纘祖爲諸侯者必得王之錫命
然後爲君此特王之制甚重典也固不可少有怠
心而荒棄朕命必夙興夜寐無有惰情鞏休所居
之職無不虔朕命也此第三章末又申戒之言不朕
命甚嚴不可更易汝不惟膺朕中之事遠方之有
不庭之臣更宜榦正之使來庭然後能盡方伯之職
然後能蕃屏王家則朕命永不易矣意謂倘或不
附盡其職則無廢朕命亦有時而改易也此合見戒意
此第四章無廢朕命下二句所以終上一句之意
朕命不易下二句所以終上一句之意轉字與
字據本韻已可叶易字與辟字叶分陂易字若作
難易之易訓作更易
之易叶文意更明白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　至　赤豹黃羆

此詩言侯國既有貢入之成緒則繼世當益修其職
貢也此詩首章與卒章之意相表裏二章專言侯入覲天子命之纘世爲諸侯而歸以寧
章寵之季也三章專言韓侯歸國而王朝有送
綱罍之編也四章專言娶韓姞而姞之生出于貴
族而家多儀也五章言韓姞之燕于韓而韓土有
當盛之可樂也首章之意言奕奕梁山有倬其道
昔禹平治之功今韓有其也當思禹之功常使其
地經治可也昔韓受封乃同姓之國實爲王室藩
屏今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我祖考則當思不墜
出宗之業可也沬世爲君出於今王之命又當夙
夜不怠勤於其職有不庭之方則榦正之以輔助
王室可也不然則怠厥職廢王命墜前人之業矣
命有時而改失未章溥彼韓城燕師所完汝思召
公昔日之勞當益繕其城池可也此即首章禹甸
梁山之意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故王錫以追貊
使奄有此方之國而爲之長汝思祖宗受命于先
王之時當益修方伯之職治其賦貢而貢其方物
也此即首章纘戎祖考之餘不廢方之意也四章

皆所樂之事以歆動其心首章二章皆存告戒意謂王朝燕飲之盛儀辟燕要駕之宿戒爲可樂必如首章卒章之言脩其職業無愧於祖宗王室然後可以保其所樂不然則廢其職雖有其樂亦不能永保之矣此則詩人之意古人立言類多如此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一章

此章言王者命大臣以經營遠方欲其盡繼述之道則必崇報功之典也

五經蠡測卷之六

福寧　蔣悌生　仁叔

詩經

周頌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即其地而觀助祭德容之盛則先王德澤之在人心而不可忘者可知也蓋宗廟所以萃人心之地也文王不可得而見矣而德澤之在人心者固在也今也即清廟之地而觀之則見其助祭之諸侯既盡其和敬之容而執事之臣又皆能執行文王之德對越在天之神既能盡其純一之誠奔走在廟之主又能各執其事而無失苟非文王之德入於人心者沒世而不忘愈久而益著何以能使人承奉不息若是哉噫觀人心所萃之地其可以見聖德之所在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天道深遠而無窮聖德純一而不雜所以稱贊文王者無他詞但曰文王即天也後王對越之頃所

以奠其怙冒之意顯如在上而期於無窮也　於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
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
王者於助祭之諸侯既加歸德而思其在已者保
守於不窮復加戒飭而欲其在彼者亦光顯於後
世夫王者之建侯何莫非蕃屏王室欲其與國咸
休歷世無窮者而國家盛大之福亦莫非祖宗積
功累仁之所致今乃歸德於諸侯而以錫福為烈
文辟公之功蓋前人創業之艱難故我今日得以
告成功於神明而來助祭之諸侯苟非兄弟甥舅

之國則嘗左右先王以共成王業勳勞著於王家
者也而又可忘乎所謂錫祉福念戎功者蓋非虛
譽也今我既蒙其功而使我之子孫世世保守而
勿失矣我其可不使辟公之子孫亦世世保守而
益大其業乎必也克儉于家謹爾侯度無虐民以
自奉宜節用而愛人夫然後為天子所尊崇而繼
序益大其業也始也歸美於諸侯而思吾之子孫
保守於不窮終也致戒於諸侯而欲諸侯之子孫
亦保守於永久成周之天子諸侯交相親愛之情
至矣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此詩言王者能日新舊章積久而成一代之典實
國家之大慶也夫聖人作為法制以遺後人正欲
後人守而勿失以為後世法也後王誠能舉先王
之舊章既清明之又緝熙而光明之使自始祀至
今愈久而益彰定為一代之典籍真可以成功告
於神明矣國家禎祥孰大於此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
夷之行子孫保之
地利出於天而成於累聖之功後王當保守而勿

失也夫王者創業而至於守成其積累之難夫豈
一朝一夕之可致哉岐山之高大山河險固土地
腴饒乃鴻荒以前出於天之所造也天能作之而
不能治之大王能治之而不能久安之又至文王
承大王王季之緒政治日隆歸附日衆然後昔日
險僻之岐山今為平易之道路為子孫者覽天造
之攀設念積累之艱難雖有賢聖之君亦不能以
一世而成必也聖祖神宗相繼而出然後成今日
之丕緒則思所以保之者宜無不盡其心焉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

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天有定命而累聖開於前後王當盡繼述之心而
安天下也夫前王創業之難與後王守成之難皆
甚重也自後王而觀之則前創業之難既已往矣
而守成之難正後王所當盡心也是以不敢寧居
夙興夜寐求所以積累于下以承藉于上當弘深
而靜密弘深則爲廣大深遠之計而非狹隘近小
之謀靜密則有沉潛周緻之慮而無更變鋪張之
失非弘深則不能承載在上之重而易傾非靜密
則無以安帖前定之規而易擾使文武之道繼續

詩測卷之六　四

光明常久而不息盡其繼述之心不敢少怠故能
安靖天下而保文武所受之成命也惟其不敢康
是以盡心於宥密之務惟能盡其心故能安天下
而告成功盡盡心者不敢康之本而肆靖者基命
之效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
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
于時保之

王者祀祖配帝之禮極情文以格夫神者其分殊
致誠敬以保其眷者其理一故備儀以格天之詞不
敢必而法祖格神之詞若可必天尊而文王親其
分殊故也至於夙夜畏天以保天與文王眷顧之
意則天與文王無間也夫天人之分逈殊而赫赫
在上之威不可以輕褻故奉持其牛羊以進享雖
或盡其純角肥充之牲而與上帝之居歆誠未敢
自謂必然也至於祖宗一氣而分血脉流貫對越
之頃事死如事生況我又能法祖以安四方以此
情而致祭告之誠則洋洋在上綏我思成若有以
見其必然矣與其如天畏天所以畏文王也親其
如文王法文王所以法天也天與文王一也韓引陳氏

詩測卷之六　五

議以郊祀后稷以配天尊尊以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親親然此章之鄭本文已自有尊尊親之義二說宜並用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我
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盡繼述之道而能感格者其心無所不足存敬畏
之誠而思保守者其心不敢自足大抵古之賢王
未嘗以政治之既安者爲足恃而每以命之不常
者爲難保是以安逸放肆之情未嘗少縱於治定
功成之日而戒謹恐懼之意常存於四海無虞之
時成王能法祖安民而文王來享錫之以福已可

必矣於斯時也宜若可以少安而自逸而成王之
心不敢以是爲足恃也敬謹之心無所不至夙興
夜寐常存戒謹畏天之威赫赫若臨求所以保天
與文王降監之意固未嘗少息也大人心莫善於不自恃莫不善於有所恃盖有所恃則驕驕則怠心生怠心生則肆情縱欲無所不至治日退亂日進矣不自恃則知懼懼則善心生善心生則思患預防無所不至可以持盈守成愈久而不失矣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
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革命之君始符天下數一代黜陟之典而示以偃
武修文之意則信乎其能保天命矣蓋賞罰者人

主之大柄而文教者尤武功之後所宜崇也今武
王於革命之初始符天下既以慶賞黜陟之典以
序四方來覲之諸侯且告之以櫜弓戢戈以示其
不復用將求美德布于中德以益修其文治則經
綸天下之大經大法備矣信乎武王之能保天命
也○夫當武功甫定之初天下之人去昏而就明
革故而鼎新方將精白一心延頸洗耳以聽新主
之號令以逕隆平之化而王者亦思洗滌磨刮革
釐舊俗損益斟酌禮樂刑政以與天下更始於斯
時也苟非明一代之典布維新之令使慶賞刑威
咸適其宜文武咸備不踰其則亦何以新天下之
耳目發四方之觀聽使之心悅誠服朝覲而述職
者哉

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
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
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推天眷之隆而主人神者其允若爲可信明一代
之典而敷文教者其保天命尤足信也蓋爲君者
人神之主而賞罰文德又王政之大綱也上天之
眷顧因於人神之依歸而驗之而所以得天心而

保天命者又豈有出於刑賞文德之外者哉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
奄有四方斤斤其明鍾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
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聖功大而繼世有明德故能守王業而益著其明
聲樂和而神錫以多福尤當加敬畏而益存其祿
蓋繼世而有天下者莫大於能明其德而保其祿
於無窮者尤在乎能存敬畏之心也詳此詩所謂奄有四方一句在文武時已然以之頌成王康王恐未是告成功盛大處所謂不顯成康只是稱武王能成安天下之功也○蘇氏已有此說更辨之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此詩言聖人之德足以配天者在夫養民極其至而教民尤盡其道也 此朱傳於章旨下斷以一句云此郊祀后稷以配天之樂歌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

王者之命農官既戒其工長而擧農務之綱復申命其副而析農功之目也甚矣周家之重農也嗟嘆以發其愼重之詞歎美以致其勸勉之意其亦以是爲天下之大本也歟蓋農政有常典居其職者當受成於公家以振其綱農功非一端爲其副者當率人於田畝以治其事惟其事之在人者苟勤愼而無失則利之在天者將有不期而自至者矣 擧其綱者約一言而可足詳其因者非屢言而莫悉也天時則不可失地利有不可遺在已之職分不可以不專農具之所需必得其利器用又當勤修人事以上荅天休問辯之反復欲其理明於心聲嗟而屢歎欲其聽之審而無忽也

王者戒農官以田事欲其地不遺利而民不遺力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此言先代之後來助祭者不惟貌之美而心卽其安宜夫令聞之不已也此可見古之君臣皆公天下以爲心者也蓋先代之後作賓王家自常情之迹而觀乃易生嫌疑者也苟徒修飾於外貌而心猶有所未安則嫌疑之易萌而不能久處於其位以保其令譽之能永乎今觀其容之潔白有天然之美而其氣之和又卽其人心之安蓋我以公天下爲心而華其命彼之心固無惡彼亦以公天下爲心而臣服助祭我之心亦無所厭表裏之俱美彼此之相安是以能統承先王修其禮物與國咸休歷世無窮而永終此譽也

豐年

此詩言田事畢而足食祀典備而得福皆古人務本之效也 此詩爲秋冬報賽田事之樂然玩其詞意觀其氣象可以見先王深重民食民務本田事旣備民食旣足由是報本追遠觀禮樂則民德自然歸厚天下不勞而治可見矣

此詩言樂官設而得其地其器之大小者無不全
樂音和而格夫神其心之難平者無不悅

潛

此詩言先王報本追遠之心無時而忘固不以時
物之微者而廢其禮也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
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
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
亦右父母

此詩言勸祭來而德容無間於君臣則其禮儀之

盛周可以感格而安其所 思聖德備而恩澤兼被
夫上下則福祿之及斯可以遂志而備其所親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
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

此詩言諸侯朝覲而稟王法既備其車服之美助
祭而獻先王斯可盡繼述之心蓋後人之祀其先
王正以其能守成法而諸侯之述職者皆不敢踰
於法制之外也今其來覲者皆曰我將見於王而
稟受法度也觀其龍旂則陽陽然而光耀聽其和
鈴則央央然而和鳴而鞗革之垂又有鶬而相應

豈惟其車服之美若是哉蓋由其能稟法度故又
見其儀文之美自有光輝耳故我率之以見于武
王之廟奉璋祼獻可以孝享而無愧於先王也載
見而諸侯事君之禮備矣率見而孝子事親之心
至矣

有客

此詩言先代之後能修舊禮而從臣亦各慎其儀
宜大天子愛之而無已也大旨與振鷺同意有曾曰我客戾止永觀厥成那詩曰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虞書曰虞賓在位群后德讓古人以此爲美典

武

此詩本象武王之武功故稱聖功之大必推本而
言聖人以文德啓於前而嗣王以武功定於後也

閔予小子

此詩言成王遭憂而心有不勝故歷叙前聖而思
繼承之道也

訪落

此詩言成王始莅政而憂負荷之重故反復致其
艱難之詞思繼先主之法以求治安也大率與閔予同意

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
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

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此詩言成王述敬天之戒必反諸已而思進德以求輔臣之助也夫天之聰明而可畏未嘗不徵諸人而驗之人君苟能持不敢自足之心而求輔助之益則敬天之實亦不外是矣大抵敬天之道不惟知其所可畏亦當知其不敢忽其迹之甚明而可畏者人之所共知而其理之微妙而不可測者人之所易忽者也知其無物不體而不敢忽焉則動靜云爲無不致其敬畏之心矣凡詩中言畏天者非一大明曰赫赫在上我將曰畏天之威板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抑曰無曰不顯莫予云覲神之格思不可度思凡若此類非大聖賢之知天不能爲此言成王既述羣臣之戒於前復自爲謙退之詞頗知不息之功責學進于光明之勉善成王悔悟之後深服周公之訓歸曰因知勉行而學亦漸進於精密矣

小毖

此詩言成王遇禍變而知懼故致其思患預防之意焉夫天下之患未始不因微而至著不懲於始則鮮能善其終能謹於微則終無患矣

載芟此詩敘陳農事極有次序載芟載柞至徂隰徂畛言其初至田畔除去草木侯主侯伯至俶載南畝言其人心齊器用利故田畝墾治播厥百穀至萬億及秭言耕耘及時得所是以有收成之利爲酒爲醴至胡考之寧言惟其收成之多是以能祀烝享之禮無不足末三句又總言[illegible]古分內外如一而無閒也自始至於其終有成而不忝千耦其耘一句乃在俶載南畝之前恐耘字只是去草皆可訓爲耘非必爲去苗間草也若以爲去苗間草則始耕之時未曾播種何從有苗歸綿其麃句若厭厭其苗之下語相聯事類相屬止是耘草前耘字只是去田畔之草乃芟柞之緒餘也今人治田於阡陌之界耒耜所不得施或以鋤或以手治而已之於事理可通恐集傳苗字即田字誤之

良耜義與載芟同鋪敘農事亦有次序

絲衣

此詩言與祭之人服弁而執事周禮肅而得福備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此詩言聖人待時而興武功故其建非常之業而後人所當法也夫聖人之所以異於人者亦惟當可爲而不爲必不得已而後爲之所以應天順人而莫大之業亦非人所易及也○當武王之初有衆盛於鑠之師足以代商而有天下矣而武王方且隱耀韜光與時借晦及夫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則天命人心有甚著而不可遏者其以一戎衣而天下大定今後王蒙其寵而受此非常之大業則所以繼承之道豈可以他求哉亦惟法武王之所行而已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於昭于天皇以間之

此詩言聖人安民之功大而嘉應之出於天者非止於一時聖人用賢之效廣而明德之著於天者斯表矣一代盖天眷之厚於聖人與聖人所以答天心者亦不過能用天下之賢才以安天下之民而已

文王旣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此詩言王者之封建諸侯旣述前聖之功而繼世欲復其安民之心復遵一代之典而使受封者亦致其正始之心蓋分封以安天下不惟後聖以前聖之心爲心而又欲諸侯以國家之心爲心也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

此詩言王者巡守而周四嶽盖以答天下仰望之心而布維新之化也集傳亦疑脫一句云而崇祀祭告之樂歌 日巡守

魯頌

魯頌凡四篇雖名爲頌而若觀其實與國風無異泮水閟宮二詩多是祝頌稱頌之辭非實盡有其事若周頌所言多是聖德大功[illegible]冷淡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故章章句句儘可

數何以尋繹有無窮義理若魯頌所言旣未異盛德大功而語又過於富贍初讀若可喜及尋玩之後氣味索然矣三頌當如此分別

商頌

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 一章二十二句

樂之作自黃帝時已有之變之祭神人以和祀有樂殷夏[illegible]然但頌之名始於[illegible]商人尙聲尙雅尙質今[illegible]詩大[illegible]辭衆之[illegible]詩[illegible]章朱子集傳分爲五節今詩[illegible]一[illegible]四句朱子直以[illegible]分詩詩本[illegible]當分六句一節[illegible]二節亦六句此一節言樂之始作而聲音一於一旣有以致其[illegible]在之盛樂之並奏而衆音協於一又有以其其[illegible]然之美祭樂之中鼓爲大[illegible]節言奏鼓奏其大以自其小也二節[illegible]依我磬[illegible]八音[illegible]石最樂[illegible]畢其對以見其易也[illegible]我思成祭乎首[illegible]之下以明一合首思有其哉也自其[illegible]也[illegible]湯孫揚[illegible][illegible]祥然[illegible]二節之下以明容[illegible]之貫[illegible]其祭而知其

然也二詩又承上文言樂作而可以格夫祖則神無不和矣至下之樂皆依於堂上之玉磬則音無不和矣至於人心之雖和者先代之後今鐘鼓交作萬舞陳於旋而記事畢雖嘉賓亦莫不和平而[illegible]於則人無不和自始至此皆言聲樂之和[illegible]第四節言今日作爲宗廟之蓋如此者非本日之所專也盍自上古先民之特已然恭敬之首[illegible]傳已遠故我今日亦不敬[illegible]恐也[illegible][illegible]之發於容者也有格敬之見於行事己當一[illegible]王[illegible]而若終儀理之不[illegible]聞樂知無而古今一敬之[illegible]通眞可謂好衆盛孔故末句總詩其意齋[illegible]其頌其蒸嘗乎是乃湯孫之所進也嗚故其詞如澤生觀皆相語此

質實之至也

又按風雅凡二百七十一篇無有一章者周頌凡三十一篇其每篇無有二章者意者宗廟之樂對越之明於歌合樂主祭之人祭其思靈之不齊以交於神明九事皆實誠一故其樂章亦致其誠一不戒之誠而不敢有齋章間欺之義亦猶臣子事奏于天子之前以請白一之自始至終詳陳備矣

須惠蓋而後止非皆與他人言可以更端而別答
也然則是詩之爲樂非惟須用於宗廟與其風雅有不或
用於朝廷邦國房中鄉人者其頌商一章皆其旨有不
同商頌存者下篇即烈祖黃鳥清一類章皆其義同
長發殷武二篇又各分三章又不可謂其首尚之勤定
爲一發辛其後作製變代禮樂可至周始備之公定
定禮樂其章又爲一章而不可改也與之四篇
皆無有一須章者定爲一章其爲類同而不其時
音節亦有其須不同但今考與其想須一一言
自有又習然必須正雅考所當可特其體者
節與存今音節不可復考御其體制猶可以想見
其音御也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
賚我思成 至 湯孫之將

此詩傳亦分爲四節也第一節言湯之功大其所以
享其祀也二節言其祭祀之時以今日湯祭以神
之來格而綏以福不徒在乎祭祀之事言神之來格

物來之蒞乎在左右皆人心之誠所致也四節又言
諸侯助祭之有車服之盛故神享之以武王之德
賚由我受命大而不惑亦我受神之降命以錫大福
以休諸侯之來享其來也不可厭而祖考之事
毀以美之諸侯助祭以報神之賜來享大孝子類而終
未又以錫賚之福而湯孫之將其詩祖之來
爲以故玆諸正考校之不尚古所云也二詩詞意
頌以卬爲首亦不尚音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
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 至 百祿是何

此詩傳亦分爲五節以叶韻首章言契之生異於
人故傳至湯而有天下皆天所命猶生民述后稷
生后稷之意也二節三節言成湯之後三宗迭興
君德治道足以受天命而不危至于武丁孫子
猶能執賞罰之權以御天下其威靈氣燄足以
耀天下之人故四方諸侯各以其職來祭無敢不服
於法制之處者夫商有天下六百餘年可至武丁
子孫能若此者鮮矣

不若東周以後衰微王令不行也書云自成湯至
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
益信矣是以商之諸侯所以不敢不服者以商之
百里起于武德云天下之主以文王之治
累世之仁數百年積累之久天下諸侯與有商
守之二節言其衰殷武發之主也四節言天下
而衆歸而後爲之商後世以治天下之道治商
則近遠即歸之也

長發 商頌十二章 此章言契之生本於帝命其後
之大商興天之命有女簡狄生契以爲商之始祖
湯以上承其德故天命降而湯有聖德生于其時
成其德於天下而天之所以命之者大以受天命
矣於天下之大所以天人之際必得其本成湯
及其上能至於有德之君不以德得天下
湯故成湯之心所以能保天下者不以力人
敬其敬天之道也天之所以錫湯以福之者不
承其德已夫天下之人心失之也

不及天之敬而大以施之於天下而其德之
以其保王之大是以人所以服之也亦不以力

不及之熾而太以施之於天下而其德非但恤
祿其有來集於天下莫之敢違而天子之尊
用至於中國其天下雄之四海而歸於湯
尚中之以天下之民何以敢遏是故天下之民歸
津大不以吾生人四夷皆以湯爲仁之至也
可無是以勇而有一之勇者敵之所不能當
陵言湯得天之寵以自立而萬邦皆服其威
書乃稱王之所命者亦曰伊尹曰湯所以有天下
天乃錫王勇智曰天下之所命非人之所能
爲也

殷武 商頌五章 此篇言高宗伐荊楚之事
承上文言王者有天下之事與其所以有天下者
以繼二章之意言諸侯之職非但天下之師
而服之者天人之理一也天下之所以歸於
之大民歸之王者當以人之理則合於一天
矣 五章 言王者之大所以受天下之服
而天下之所以重於天子之道者以王之德服
於四方乃使不服者從其師也

如此亦以終四章之意
也六章傳曰其意未詳

五經蠡測卷之六終

五經蠡測後序

晉州鄉先生蔣仁叔氏測易書詩春秋凡若干卷識趣而正古闡而求多發前賢所未發而爲之忠臣者夫先生丁元季亦兵燹潛遯藍田深谷中此時何時其顚沛亦已甚矣乃獨靜究經義深極底蘊有若暇裕寬坦之爲豈非毅然眞好學者哉觀其老年易簀自爲贊辭曰

頹散翁老無用樂琴書誰與共景前脩增悲恐吁吁吁一大夢是其景行悲恐之心直至斃而後已要非但綴緝詁訓之末之爲工者是以時有所得輒筆述測足以羽翼聖經云或以禮測獨遺爲闕典將圖補之愛民曰不然宋朱子嘗考定四經矣又欲合儀禮禮記而經傳之以三禮體大卒費厥志然而庸亦甚

朱子之闕典乎況先生以春秋比事本
足以盡春秋是亦有辭以測記矣又奚
補之圖又曰先生吾先亦靜滄甫公塔
也亦靜公至正間以明經脩行舉州學
正公長子祥文公與先生同升洪武間
[illegible]想其舅甥一堂之聚必有下上其
[illegible]者吾家乘稱二先公治經深得要
[illegible]遺兵燹而失傳也惜哉是測也藏

百有六十餘年矣非州修志求遺文則
猶未顯然又得賢裔若世滋者始梓而
顯之吾因益惜前代之文獻多湮泯焉
乃吾鄉之闕典也後學林愛民識

論語筆解二卷

（唐）韓愈 李翺撰

清乾隆四十二年吳氏古歡堂鈔本

論語筆解二卷（浙江鄭大節家藏本）

舊本題唐韓愈李翺同註。中間所註、以韓曰李曰爲別。考張籍集祭韓愈詩、有論語未訖註、手蹟今微茫句。邵博聞見後錄遂引爲論語註未成之證。而李漢作韓愈集序、則稱有論語註十卷、與籍詩異。王楙野客叢談又引爲已成之證。晁公武讀書志稱四庫邯鄲書目皆無之、獨田氏書目有韓氏論語十卷筆解兩卷。是論語註外別出筆解矣。新唐書藝文志載愈論語註十卷、亦無筆解。惟鄭樵通志著錄二卷、與今本同。意其書出於北宋之末。然唐李匡乂宣宗大中時人也、所作資暇錄一條云論語宰予晝寢、梁武帝讀爲寢室之寢。晝作胡卦反、且云當爲畫字。言其繪畫寢室。今人罕知其由。咸以爲韓文公所訓解。又一條云傷人乎不問馬、今亦謂韓文公讀不爲否。然則大中之前已有此本、未可謂爲宋人僞撰。且晝寢一條、今本有之。廄焚一條、今本不載。使作僞者剽掇此文、不應兩條相連、摭其一而遺其一。又未可謂因此依託也。以意推之、疑愈註論語時、或先於簡端有所記錄、翺亦間相討論、附書其間。迨書成之後、後人得其稾本、採註中所未載者、別錄爲二卷行之。如程子有易傳、而遺書之中又別有論易諸條。朱子有詩傳、而朱鑑又爲詩傳遺說之例。題曰筆解、明非所自編也。其今本或有或無者、則由王存以前世無刊本、傳寫或有異同。邵博所稱三月字作音一條、王楙所見本亦無之。則諸本互異之明證矣。王存本今未見。魏仲舉刻韓文五百家註、以此書附末、今傳本亦稀。此本爲明范欽從許勃本傳刻、前載勃序、仍稱筆解論語一十卷、疑字誤也。又趙希弁讀書附志曰、其閒翺曰者、李習之也。明舊本愈不著名、而翺所說則題名以別之。此本改稱韓曰李曰、亦非其舊矣。

論語筆解序

祕書丞許勃

昌黎文公著筆解論語二十卷其間翱曰者蓋李習之同與切磨世所傳率多訛舛始愈筆大義則示翱翱從而交相明辨非獨韓制此書也噫齊魯之門人所記善言既有同異漢魏學者注集繁闊罕造其精今觀韓李二學勤拳淵微可謂窺聖人之堂奥矣豈章句之技所可究極其旨哉予緝於舊本數家得其純粹欲以廣傳故序以發之

論語筆解卷上

昌黎韓　愈
趙郡李　翱　著
四明范　欽　訂

學而第一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馬曰其言可反覆故曰近義

韓曰反本要終謂之復言行合宜終復乎信否則小信未孚非反覆不定之謂

李曰凡人之信非義也若要終合宜必不抱橋徒死馬云反覆失其旨矣

恭近於禮遠恥辱也馬曰恭不合禮非禮也能遠恥辱故近禮

韓曰禮恭之本也知恭而不知禮止遠恥辱而已謂恭必以禮為本

李曰晉世子申生恭命而死君子謂之非禮若恭而不死則得禮矣

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孔曰因親也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敬

韓曰因訓親非也孔失其義觀有若上陳信義恭禮之本下言凡學必因上禮義二說不失親師之道則可尊矣

李曰因之言相因也信義而復本禮因恭而遠如

皆不可失斯踐可尊
子曰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
已矣孔曰敏疾也有道有道德者正謂問事是非
韓曰正謂問道非問事也上句言事下句言道孔
不分釋之則事與道混而無別矣
李曰凡人事政事皆謂之事迹若道則聖賢德行
非記誦文辭之學而已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
遷怒不貳過此稱爲好學孔云問事是非蓋得其
近者小者失其大端

爲政第二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包曰蔽猶當也又曰歸於正也
韓曰蔽猶斷也包以蔽爲當非也按思無邪是魯
頌之辭仲尼言詩最深義而包釋之略矣
李曰詩三百篇斷在一言終於頌而已子夏曰發
乎情民之性也故詩始於風止乎禮義先王之澤
也故終無邪一言詩之斷也慮門人學詩徒誦三
百之多而不知一言之斷故云然爾

子曰吾五十而知天命孔曰知天命之終始
韓曰天命深微至賾非原始要終一端而已仲尼
五十學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故曰知天命
李曰天命之謂性易者理性之書也先儒失其傳
惟孟軻得仲尼之蘊故盡心章云盡其心所以知
性修性所以知天此天命極至之說諸子罕造其
微

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鄭曰耳聞其言知其微旨也馬曰矩法也從心所欲無非法
韓曰耳當爲爾猶言如此也既知天命又如此順
天也
李曰上聖既順天命豈待七十不踰矩法哉蓋孔
子興言時已七十矣是自衛反魯之時也刪詩禮

樂詩書皆本天命而作如其順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孔曰溫尋也尋釋故者又知新者可以爲師矣
韓曰先儒皆謂尋繹文翰由故及新此是記問之
學不足爲人師也吾謂故者古之道也新謂已之
新意可爲新法
李曰仲尼稱子貢云告諸往而知來者此與溫故
知新義同孔謂尋繹文翰則非

子曰君子不器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
之孔曰疾小人多言而行不周

韓曰上文君子不器與下文子貢問君子是一致義孔失其旨反謂疾小人有戾於義
李曰子貢門人上科也自謂通才可以不器故聞仲尼此言而尋發問端仲尼謂但行汝言然後從而知不器在汝非謂小人明矣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孔曰文質禮變馬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
韓曰孔馬皆未詳仲尼從周之意泛言文質三統非也

李曰損益者盛衰之始也禮之損益知時之盛衰因者謂時雖變而禮不革也禮不革則百世不衰可知焉窮此深旨其在周禮乎
韓曰後之繼周者得周禮則盛失周禮則衰孰知因之之義其深矣乎

八佾第三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馬曰救止也包曰泰山之神反不如林放者乎
韓曰謂當作為字言冉有為泰山非禮反不如林放問禮乎包言泰山之神非其義也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包曰不自親祭使攝者為之不盡敬與不祭同
韓曰義連上文禘自既灌而往吾不欲觀之矣蓋魯僖公亂昭穆祭神如神在不可躋而亂也故下文云吾不與祭蓋嘆不在其位不得以正此禮矣故云如不祭言魯逆祀與不祀同焉
李曰包既失之孔又甚焉孔注祭神如神在謂祭百神尤於上下文乖舛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鄭曰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廟享
韓曰人君謂天子也非諸侯通用一禮也春秋文

公六年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左氏曰不告朔非也吾謂魯祀周公以天子之禮魯君每月朔不朝於周但朝周公之廟因而祭曰廟享其實以祭為重爾文公既不行告朔之享而空朝於廟是失禮也然子貢非不知魯禮之失特假餼羊之問誠欲質諸聖人以正其禮爾又曰天子云聽朝謂聽政於天下也諸侯云告朔謂以下之政告於上也每月頒朔於諸侯諸侯稟朔奉王命藏祖廟於是魯有廟享之文他國則亡此禮
李曰襄二十九年凡三正月公在楚左氏曰釋不

朝正於廟吾謂魯禮正月歲首謂之朝正也月即
謂之告朔蓋二禮歟
又曰案周禮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蓋
當時諸侯皆有稟命告朔明文其所無者惟朝正
不伴周公廟享爾

里仁第四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韓曰無適無可也無莫無不可也惟有義者與相
親比爾
李曰下篇第九云子絕四曰毋固注云無可無不
可在毋固執焉王通云可不可天下所共行也孟

子曰惟義所在其義音同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孔曰懷德懷安也懷土重遷也懷刑安於法也包曰懷惠恩惠也
韓曰德難形容必示之以法制土難均平必示之
以恩惠上下二義轉相明也
李曰君子非不懷土也知土均之法尽懷之矣小
人只知土著樂生之惠殊不知王之德何極於我
哉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
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孔曰直曉不問故答曰唯
韓曰說者謂忠與恕一貫無偏執也
李曰參也魯是其忠焉參至孝是其恕也仲尼嘗
言忠必恕恕必忠闕一不可故曾子聞道一以貫
之便就忠恕而已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包曰數謂速數之數
韓曰君命召不俟駕速也豈以速為辱乎吾謂數
當謂頻數之數
李曰頻數再三瀆必辱矣朋友頻瀆則益疏矣包
云速數非其旨

公冶長第五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韓曰未能見信於時未可以仕也子說者善其能
忖己知時變
李曰孔言未能究習是開未足以仕非經義也鄭
言志道深是開以不仕為得也非仲尼循循善誘
之意云善其能忖己知時變斯得矣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
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
女弗如也包曰既然子貢不如復云吾與女俱不如者蓋欲以慰子貢爾

韓曰回亞聖矣獨問子貢孰愈是亦賜之亞回矣
賜既發明顏氏具聖之體又安用慰之乎包失其
言
李曰此最深義先儒未有究其極者吾謂孟軻語
顏回深入聖域云具體而微其以分限為差別子
貢言語科深於顏回不相絕遠謙云得具體之二
分蓋仲尼嘉子貢亦窺見聖奥矣慮門人惑以謂
回多聞廣記賜寡聞陋學故復云俱弗如以釋門
人之惑非慰之云也
韓曰吾觀子貢此義深微當得具體八分所不及

回二分爾不然安得仲尼稱弗如之深乎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
於予與何誅 古文作畫字
韓曰晝當為畫字之誤也宰予四科十哲安得有
晝寢之責乎假或偃息亦未深誅又曰於予與是
言宰予也下文云始吾今吾者即是仲尼自謂也
李曰於予與何誅并下文於予與改是二句先儒
亦失其旨吾謂仲尼雖以宰予高弟畫寢於宰予
之才何責之有下文云於宰予言行雖畫寢未為
太過使改之不畫亦可矣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
道不可得而聞也 孔曰性者人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也
韓曰孔說粗矣非其精蘊吾謂性與天道一義也
若解二義則人受以生何者不可得聞乎哉
李曰天命之謂性是天人相與一也天亦有性春
仁夏禮秋義冬智是也人之率性五常之道是也
蓋門人只知仲尼文章而少克知仲尼之性與天
道合也非子貢之深蘊其知天人之性乎
雍也第六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孔 馬曰人之生自終者以其正直也包曰誣罔正直是幸也
韓曰直當為德字之誤也言人生稟天地大德罔
無也若無其德免於咎若斟矣 古書德作悳 也
李曰洪範三德正直在其中則柔共成焉無是一
者必有咎況咸無之其能免乎包謂誣枉正直則
罪無赦何幸免哉焉言自終又非生也之義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包曰齊可使如魯魯可使如大道行之時
韓曰道謂王道非大道之謂

李曰有王道焉吾從周是也有霸道焉正而不譎是也有師道焉得天子禮樂吾舍魯何適是也然霸道可以至師道師道可以至王道此三者皆以道言也非限之以器也故下文云觚不觚言器不器也觚哉重言不器所以臻道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鄭曰弗畔不違道也）

韓曰畔當讀如偏畔之畔弗偏則得中道

李曰文勝則流靡必簡約禮稱君子之中庸是也鄭言違畔之畔豈稱君子云哉失之遠矣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孔曰行道非婦人之事與之呪誓義可疑焉）

韓曰矢陳也否當為否泰之否厭當為厭亂之亂孔失之矣為誓非也後儒因以誓又以厭為擫蓋失之矣吾謂仲尼見衛君任南子之用事乃陳衛之政理告子路云予道否不得行汝不須不悅也天將厭此亂世而終豈泰吾道乎

李曰古文闕略多為俗儒穿鑿遂失聖人經旨今退之發明深義決無疑焉

述而第七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包曰若老彭祖述之而已）

韓曰先儒多謂仲尼謙詞失其旨矣吾謂仲尼傷已不遇嘆其道若老彭而已

李曰下文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是制禮作樂葢周公所為豈若老彭述古事而已顯非謙詞蓋嘆當世鄙俗竊以我比老彭無足稱爾

韓曰殷賢推伊傅餘固蔑稱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孔曰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

以上則皆教誨之焉）

韓曰說者謂束為束帛脩為羞脯人能奉束脩於吾則皆教誨之此義失也吾謂以束脩為束羞則然矣行吾而教之非也仲尼言小子灑掃進退束脩末事但能勤行此小者則吾必教誨其大者

李曰誨人不倦此其旨也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鄭曰父子爭國惡也孔子以夷齊賢且仁故知不助衛君明矣）

韓曰上篇云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此言君子雖惡不怨也又下篇云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歟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吾嘗疑三處言夷齊各不同吾謂此段義稱賢且仁者蓋欲止冉有為衛君而已

李曰聖人之言無定體臨事制宜孟軻論之最詳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大抵仲尼與時偕行與時偕極無可無不可是其旨也其餘稱賢且仁識非定論

韓曰習之深乎哉吾今乃知仲尼之言瞻之在前忽然在後不可禦窺其極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孔曰雅言正言也鄭曰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

韓曰音作言字之誤也傳寫因注云雅音正言遂誤爾

李曰孔鄭注皆分明但誤一音字後人惑之蓋一時門弟之所記錄云子所雅言即下云詩書執禮皆雅言也云爾其義煥然無惑

泰伯第八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王曰葸懼貌絞刺也）

韓曰王注云不以禮節之吾謂禮者制中者也不及則為勞為葸過則為亂為絞絞確也

李曰上篇云禮之用和為貴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此言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也今言恭必企而進禮不可太過大抵取其制中而已乎

韓曰上篇云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此正謂言禮之皇極也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包曰興起也禮所以立身樂以成性）

韓曰三者皆起於詩而已先儒略之遂惑於二矣

李曰詩者起於吟詠情性者也發乎情是起於詩也止乎禮義是立於禮也刪詩而樂正雅頌是成於樂也三經一原也退之得之矣包氏無取焉

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包曰布德廣遠民無能識其名）

韓曰堯仁如天不可名狀其高遠非不識其名也

李曰仲尼稱堯如天之難狀也亦猶顏回稱仲尼如天獨高瞻之在前忽然在後與此義同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包曰寡能及之故希言
韓曰仲尼罕言此三者之人焉非謂罕言此三者之道也
李曰上篇云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是仲尼凡於道則無不言但罕有其人是以罕言爾下篇云必有之吾未之見此罕言之義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王曰不任意無專必無固行無有其身也
韓曰此非仲尼自言蓋弟子記師行事其實子絕二而已吾謂無任意即是無專必也無固行即是無有己身也

李曰非弟子記之繁傳之者誤以絕二為四也但見四毋字不曉二義而已亦猶吾之舞之足之蹈之雖四事其實二事云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孔曰聖人受命則鳳鳥至河出圖今無此瑞吾已矣夫者傷不得見也河圖八卦是也
韓曰王道盛則四靈為書非但受命符爾
李曰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書云簫韶九成鳳凰來儀皆言王道太和及此矣聖人傷己之不得見非受命祥瑞爾
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包曰恍惚不可得而形容孔曰不能及夫子之所立
韓曰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此回首自謂雖卓立未能及夫子高遠爾
李曰退之深得之矣吾觀下篇云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立未可與權是知所立卓爾尚未可推是顏回自謂明矣孔義失其旨
子路使門人為臣鄭曰子路欲使弟子行為臣之禮也
韓曰先儒多忒此說以為謂素王素臣後學由是

責子路欺天吾謂子路剛直無諂必不以王臣之臣欺天爾本謂家臣之臣以事孔子也
李曰卿大夫稱家各有家臣若與臣隸隸臣臺臣僕之類皆家臣通名仲尼是時患三家專魯而家臣用事故責子路以謂不可效三家欺天爾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孔曰雖能之道未必有所立雖有所立未必能權量輕重
韓曰孔注猶失其義夫學而之道者豈不能立耶權者經權之權豈輕重之權耶吾謂正文傳寫錯倒當云可與共學未可與立可與立可與適道未可與權

如此則理通矣

李曰權之為用聖人之至變也非深於道者莫能及焉下文云唐棣之華偏其反而此仲尼思權之深也公羊云反經合道謂之權此其義也

鄉黨第十

吉月必朔服而朝（孔曰吉月月朔也吉服即皮弁服也）

韓曰吉禮所行月日因而謂之吉月吉日非正朔而已

李曰周禮云正月之吉又云月吉讀邦法令究其義皆因吉禮以別下文山賓裏爾矣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孔曰儺驅逐疫鬼恐驚先祖故朝服而立於廟之□階）

韓曰正文無廟字又云恐驚先祖疑孔穿鑿非本旨

李曰仲尼居鄉似不能言者觀儺見非禮也故朝服立階欲止之使不儺適會時當在阼階爾別無異義

子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周曰子路共之非本意不苟食故三嗅而作）

韓曰以為食具非其旨吾謂嗅當為鳴鳴之鳴雉之義也

李曰子路拱之雉嗅而起記者終其事爾俗儒妄加異義不可不辨也

論語筆解卷上終

論語筆解卷上

書

論語筆解卷下

昌黎韓　愈
趙郡李　翺著
四明范　欽訂

先進第十一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鄭曰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

韓曰門謂聖人之門言弟子學道由門以及堂由堂以及室分等降之差非謂言仕進而已

李曰如由也升堂未入於室此等降差別不及門猶在下列者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說者曰字而不名非夫子語

韓曰論語稱字不稱名者多矣仲尼既立此四品諸弟子記其字而不名焉別無異旨

李曰仲尼設四品以明學者不同科使自下升高自門升堂自學以格於聖也其義尤深但俗儒莫能循此品第而窺聖奥焉

韓曰德行科最高者易所謂默而識之故存乎德行蓋不假乎言也言語科次之者易所謂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不可為典要此則非政法所拘焉政事科次之者所謂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言非事文辭而已文學科為下者記所謂離經辨志論學取友小成大成自下而上升者也

李曰凡學聖人之道始於文文通而後正人事人事明而後自得於言言忘矣而後默識已之所行是名德行斯入聖人之奥也四科如有序但注釋不明所以然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注曰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賜不受教命唯財貨是殖億度是非蓋美回所以勵賜也

韓曰一說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此近之矣謂富不虛心此說非也吾謂回則坐忘遺照是其空也賜未若回每空而能中其空也貨當為資殖當為植字之誤也子貢資於權變未受性命之理此蓋明賜之所以亞回也

李曰仲尼品第回賜等大賢豈語及貨殖之富耶集解失之甚矣吾謂言語科實資權變更能處中乎即回之亞匹明矣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孔曰善人不但循舊迹亦少創業亦不能入聖人之奥室

韓曰孔說非也吾謂善人即聖人異名爾豈不循舊迹而又不入聖人之室哉蓋仲尼誨子張言善人不可循迹而至於心室也聖人心室惟奧惟微無形可觀無迹可踐非子張所能至爾

李曰仲尼言由也升堂未入於室室是心地也聖人有心有迹有造形有無形堂堂乎子張誠未至此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孔曰論篤是口無擇言君子是身無擇行色莊者不惡而嚴

韓曰孔失其義吾謂論者討論也篤極也是此也

論極此聖人之道因戒子張但學君子容色莊謹即可以及乎君子矣

李曰與疑辭也乎語終也上句云論篤此與者言乎張未極此善人也下句言莊者欲戒子張撿堂堂之過約歸於君子容貌而已孔註云三者為善人殊失聖人之本意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包曰言夫子在已無所敢死也

韓曰死當為先字之誤也上文云顏淵後下文云回何敢先其義自明無死理也

李曰以回德行亞聖之才明非敢死之士也古文既誤包註從而批外退之辨得其正

點爾何如　主　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孔曰暮春季春三月

韓曰浴當為沿字之誤也周三月夏之正月安有浴之理哉

李曰仲尼與點蓋美其樂王道也餘人則志在諸侯故仲尼不取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馬曰克己約身也孔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為仁矣

韓曰孔馬得其皮膚未見其心焉吾謂回問仁仲尼答以禮蓋舉五常之二以明其端焉故下文云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又舉五常之四以終其義

李曰仁者五常之首也視聽言貌思五常之具也今終之以動者貌也貌為木為仁此問非顏回具體安能究仲尼之心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韓曰簡編重錯簡也篇中已有君子博學於文約

之以禮可以弗畔矣夫今削去此段可也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馬曰常有謙退之志

韓曰此與上篇色莊者乎一義也皆序言子張質直莊謹下於人則為達士矣

李曰下文云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此並戒堂堂乎張不貴必聞在乎必達

子路第十三

冉有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馬曰政者有所改更匡正事者凡行常事我為大夫雖不見任用必當與聞之

韓曰政者非更改之謂也事者非謂常行事也吾謂凡干典禮者則謂之政政即常行焉則謂之行行其常則謂之人事

李曰政事猶言文學也文之義包乎天地大矣學之者人也政之事包乎典禮大矣事之者人也仲尼蓋因冉有之對以明政事不可不分也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以為士矣子曰宗族稱其孝焉鄉黨稱其悌焉舊本子曰行己有恥為上文簡編差矣也

韓曰孝悌為百行之本無以上之者

曰敢問其次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孔曰有恥者有所不為鄭曰硜硜小人之貌也

韓曰硜硜敢勇貌非小人也小當為之字古文小與之相類傳之誤也上文既云言必信行必果豈小人為耶當作之人哉於義得矣

李曰摘以四科校量次第則孝悌當德行科上也使四方不辱君命當言語科次也言必信行必果當政事科又其次以推文學可知焉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即就戎兵也

韓曰七年義不解吾謂即戎者衣裳之會兵車之會皆謂即戎矣此是諸侯朝會於王各修戎事之職按王制云三年一聘五年一朝仲尼志在尊周故言五年可以即戎事朝天子七年者字之誤歟

李曰退之言尊周得其旨矣七年五年字誤當究其詳吾謂周禮大宗伯云殷頫曰視鄭義曰殷頫一服朝之歲也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大禮衆聘焉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又大行人職云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王歲徧

存三歲頫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理同數器修法則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以是究之蓋天子即位元年諸侯畢朝謂之一服朝為始也六服凡六年終至七年又復始矣十一歲王撫諸侯禮終至十二年又亦如初故鄭註宗伯職云元年七年十一年皆舉其始也

韓曰嘻習之可謂究極聖人之奧矣先儒但以攻戰為即戎殊不思仲尼教民尊周謹朝聘所以訾當世諸侯舉七年而元年十一年從可知矣

論語筆解卷下

憲問第十四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孔曰雖君子猶未能備

韓曰仁當為備字之誤也豈有君子而不仁者乎既稱小人又豈求其仁耶吾謂君子才行或不備者有矣小人求備則未之有也

李曰孔註云備是解其不備明矣正文備作仁誠字誤一失其文寖乖其義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孔曰為己履而行之為人徒能言之也

韓曰為己者謂以身率天下也為人者謂假他人之學以檢其身也孔云徒能言之是不能行之失其旨矣

李曰孟子云堯舜性之是天人兼通者也湯武身之是為己者也五伯假之是為人者也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韓曰子貢慮門人不曉仲尼言我無能焉故云自道以明有能也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孔曰比方人也不暇比方人

論語筆解卷下

韓曰不暇比方人者其旨安在吾謂義連上文云夫君子自道者我無能此是比方君子之言也雖子貢明之故門人記子貢方人四字下文曰賢乎哉善子貢能知我比方人耳復云不暇者終自誨也

子曰作者七人矣包曰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

韓曰包氏以上文連此七人失其旨吾謂別段非謂上文避世事也下文子曰別起義端作七人非以隱避為作者明矣避世本無為作者本有為則

非一義

李曰其然者乎包氏所引長沮已下苟合於義若於作者絕未為得吾謂包氏因下篇長沮桀溺云與其從辟人之士豈若從避世之士哉遂舉此為七人苟牽上義殊不知仲尼云鳥獸不可與同羣此則非沮桀輩為作者明矣又況下篇云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七人豈得便引為作者可乎包絜不攻自斃矣

韓曰齊魯記言無不脫外七人之數固難條列但明作者實非隱淪昭昭矣

李曰以作者之謂聖之義明之則理道明矣

韓曰仲尼李聖哉如此乎但學者失之云耳

原壤夷俟子曰老而不死是謂賊以杖叩其脛馬曰夷踞俟待也孔曰叩擊也

韓曰古文叩和文之誤也當作指為夷俟踞足原不自知失禮故仲尼既責其為賊又指其足脛使知夷踞之罪非擊之明矣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鄭曰本未立不可教以末事

韓曰俎豆與軍旅皆有本有末何獨於問陳為末事也鄭失其旨吾謂仲尼因靈公之問陳遂譏其俎豆之小尚未習安能講軍旅之大乎

李曰俎豆宗伯之職軍旅司馬之職皆周禮之本也鄭以為末事皆乖仲尼本意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王曰君子固窮而子路慍見故謂之少於知德

韓曰此一句是簡編脫漏當在子路慍見下文一段為得

李曰濫當為慍字之誤也仲尼因由慍見故云窮斯慍焉則知之固如由者亦鮮矣

子張問行子曰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包曰衡軛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想見參然在目前在輿則倚車軛

韓曰參古驂字衡橫木式也子張問行故仲尼喻以車乘立者如御驂在目前言人自忠信篤敬坐立不忘於乘車之間

李曰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與此意同包謂驂為森失之矣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鄭曰義以為質謂操行也孫以出之謂言語

韓曰操行不獨義也禮與信皆操行也吾謂君子

體質先須存義義然後禮禮然後遜遜然後信胥次序焉

李曰上云君子者舉古之君子也下文云君子哉者言今之學者能依此次序乃能成君子耳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包曰有古之良史有疑則闕之有馬不調良則借人乘習之）

韓曰上句言已所不知必闕之不可假他人之言筆削也譬如有馬不能自乘而借他人乘之非已所學耳

李曰上云吾猶者是喻史官闕文下句更喻馬不

可借他人今亡者言吾今而後無此借乘之過也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孔曰貞正也諒信也君子正其道不必小信）

韓曰諒當為讓字誤也上文云當仁不讓於師仲尼慮弟子未曉故復云正而不讓謂仁人正直不讓於師耳孔說加一小字為小枉妄就其義失之矣

季氏第十六

孔子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孔曰希少也周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東遷諸侯自作禮樂征伐專行始於隱公至昭公十世失政死於乾侯）

韓曰此義見仲尼作春秋之本也吾觀隱至昭十君誠然矣禮樂征伐自作不出於天子亦然矣若稽諸春秋吾疑十二公引十世為證非也

李曰退之至矣觀隱公不書即位而書王正月定公不書正月而書即位此有以見自桓至定為十世仲尼本旨存不言哀公未沒不可言世也

韓曰其然乎吾考隱公書正月者言周雖下衰諸侯稟朔不可不書也隱攝政不書即位言不預一公之數也定書即位繼體當為魯君不書正月者不稟朔也稟朔由三桓強盛不由公室也政去公室則自桓公至定公為十世明矣

李曰吾觀季氏一篇皆書孔子曰餘篇即但云子曰此是見仲尼作春秋本惡三桓正謂亂臣賊子當時弟子避季氏強盛特顯孔子之名以制三桓耳故悉書孔子曰以明當時之事三桓可畏宜其著春秋以制其彊焉

韓曰深哉先儒莫之知也今驗魯論因知春秋本末惟季氏篇章學者盍三復其義

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孔曰季文子初得政至桓子五世為家臣陽虎所囚）

韓曰季孫行父自僖公時得魯政至平子意如逐昭公於乾侯終季孫斯定公八年為陽虎所拘

子即季孫斯也仲尼既言諸侯十世又言大夫五世者序魯君臣皆失道也
李曰此又明春秋自桓至定交相驗矣
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馬曰陽虎為季氏家臣至虎三世出奔
韓曰定公九年陽貨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於晉至哀公二年陽虎猶見於左傳蓋仲尼自定哀之際三桓與魯皆衰故春秋止於麟厥旨深矣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鄭曰魯自東門襄仲立宣公於是政在大夫大夫主定公五世矣
韓曰此重言定公時事也上文十世五世三世希

不失者蓋汎言之耳此云祿去公室五世及下文云政逮於大夫四世皆指實事言也
李曰重言之知仲尼閔魯為三桓所奪臣主俱不振矣
政逮於大夫四世矣孔曰文子武子悼子平子
李曰註亦重解季氏當定公時季氏斯為陽虎所伐極則衰矣
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孔曰三桓仲孫叔孫季孫三卿皆出桓公
李曰仲尼魯哀十一年自衛返魯使子路伐三桓城不克至十四年叔孫氏西狩獲麟仲尼乃作春秋始於桓終於定而已三家興於桓衰於定故微王經以貶強臣三桓子孫微者衛點扶公室將行周道也

陽貨第十七

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
韓曰時當為待古音亦作峙南人音作遅其實待為得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孔曰慎所習上智不可使為惡下愚不可使強賢
韓曰上文云性相近是人以可習而上下也此文

云上下不移是人不可習而遷也二義相反先儒莫究其義吾謂上篇云生而知之上也學而知之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與此篇二義兼明焉
李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此性命之説極矣學者罕明其歸今二義相反當以易理明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利貞者情性也又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謂人性本相近於靜及其動感外物有正有邪動而正則為上智動而邪則為下愚寂然不動則情性兩忘矣雖聖人有所

難知故仲尼稱顏回不言如愚退省其私亦足以
發回也不愚蓋坐忘遺照不習如愚在卦為復天
地之心邃矣亞聖而下性習近遠智愚萬殊仲尼
所以云困而不學下愚不移者皆激勸學者之辭
也若窮理盡性則非易莫能窮焉
韓曰如予之說文雖相反義不相戾誠知乾道變
化各正性命坤道順乎承天不習無不利至哉果
天地之心其邃矣乎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孔曰弗擾為季氏宰與陽虎共執季桓子而召孔子子曰如有用我者吾
其為東周乎孔曰興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

韓曰仲尼畏三桓不欲明言往公山氏又不容順
子路當季氏故言吾為東周東周平王東遷能復
修西周之政志在周公典禮不徒往也非子路所
測
李曰孔謂興周道於東方失其旨矣
子路曰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有是
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
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孔曰晉大夫趙簡子邑宰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
處
韓曰此段與公山氏義同有以知仲尼意在東周
雖佛肸小邑亦往矣
李曰此自衛返魯時所言也意欲伐三桓子路未
曉耳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好仁不好學其蔽也
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孔曰六言六蔽■下文謂六事仁智信直勇剛也仁者愛物不知所以裁之則愚蕩無所適守賊者父子不知相為隱之背
韓曰此三言是泛學五常之有蔽也不言禮與義
略也
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

韓曰絞確也堅確之義
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孔曰狂妄也抵觸也
韓曰此三者指子路斜也由之為人直勇剛故以
絞亂狂戒之耳
李曰深乎聖人戒子路先舉仁智信以不學為蔽
況直勇剛豈可不學乎孔註不分與奪退之其精
矣乎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
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馬曰國風之始三綱之首人而不為如面墻而立

韓曰吾觀周南蓋文武已沒成王當國之時也旦奭分陜故別爲二南戒伯魚當知此耳

李曰子夏云王者之風繫周公諸侯之風繫召公由是知仲尼刪詩首周南者本周公之刑國之風首衛詩者次以康叔也周公見興周之迹康叔見革商之俗不知此義者面墻立也宜乎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鄭曰所貴安上治民 馬曰所貴移風易俗）

韓曰此連上文訓伯魚之詞也馬鄭但言禮樂大略其精微

論語筆解卷下　五

李曰虛伯魚但習二南多知蟲魚鳥獸而已不達旦奭分治邦家之本也但習玉帛鍾鼓而已不達雅頌形容君臣之美也有以知詩者禮樂之文玉帛鍾鼓禮樂之器兼通即得禮樂之道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子曰鄉原德之賊也（孔曰荏柔也內柔佞也 周伯曰鄉向也古字同）

韓曰原類柔字之誤也古文遂從原柔後人遂誤內柔爲鄉原足以明矣

李曰義連上文內荏古原字亦類柔字蓋仲尼重言內柔者詐爲色厲則是德之賊也

韓曰外柔而內厲則尚書所謂柔而立也若外厲而內柔則是穿窬盜賊爾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言之爲益少 故欲無言）

韓曰此義最深先儒未之思也吾謂仲尼非無言也特設此以誘子貢以明言語科未能忘言至於默識故云天何言哉且激子貢使進於德行科也

李曰深乎聖人之言非子貢孰能言之孰能默識之耶吾觀上篇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又下一篇陳子禽謂子貢賢於仲尼子

論語筆解卷下　六

貢曰君子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此是子貢已識仲尼天何言哉之意明矣稱小子何述者所以探引聖人之言誠深矣哉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商有三仁焉（孔注曰三人行異而 同稱仁其憂亂寧民）

韓曰殺身成仁比干以之微箕二子校之考爲仲尼俱稱仁則有與吾先儒莫之釋也

李曰聖人先言微子以其先去之也後言比干以

其誅之晚矣中言箕子則仁焉先後得聖人中爲
韓曰箕子明夷與文王同乎易叙尙書洪範見武王伸其師禮然則箕子非止商之仁也蓋萬世之仁乎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子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孔曰魯三卿季氏爲上卿最貴孟氏爲下卿不用事言待之以二卿之閒聖道難成故言老不能用矣）
韓曰上段孔子行是去齊來魯也下段孔子得是去魯之衛也孔子惡季氏患其強不能制故出行他國

李曰按史記孔子世家子在衛使子路伐三桓城不克此是仲尼既不克三桓乃自衛反魯遂作春秋春秋本根不止傷周衰而已抑亦憤齊將爲陳氏魯將爲季氏云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孔注曰施易也不以他人之親易己之親以用也怨不見聽用）
韓曰周公戒伯禽多矣仲尼獨舉此誠哀公不親信賢人爾施當爲弛言不弛慢所親近賢人如此則大臣無所施矣謂施爲易非也
李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孔謂他人易己之謂是親戚之親吾謂作親近之親爲得

子張第十九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孔曰閑猶法也小德不能不踰法故曰出入可也）
韓曰孔注猶大德不自踰法非也吾謂大德聖人也言學者之於聖人不可踰過其門閾爾小德賢人也尙可出入窺見其奧也
李曰防閑之閑從木義取限分內外故有出入之踰孔注便以閑訓法非也况大德之人豈踰法耶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

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馬曰哀矜之勿自喜能得其情）
韓曰哀矜其民散之情勿喜施其刑罰是其言矣
李曰家語云魯人有父子訟者孔子爲司寇同牢獄繫之父子皆泣子曰上失其教民散久矣皆釋之此所以見哀矜其情不喜施刑罰之驗也馬謂勿喜得其情失之矣

堯曰第二十

帝臣不蔽簡在帝心（包曰桀居帝臣之位罪過不可隱蔽）
韓曰帝臣湯自謂也言我不可蔽隱桀之罪也包以桀爲帝臣非也

李曰吾觀湯誥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此是湯稱帝臣明矣疑古文尚書與古文論語偽之有異同焉考其至當即無二義

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孔曰財物當與人而吝嗇於出納者有司之任非人君之道也）

韓曰猶之當為猶上也言君上吝嗇則是有司之財而已

李曰仲尼先言虐暴賊三者之惡然後言君上之職當博施濟衆為己任也據上文出上二字相類明知誤傳矣

孔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孔曰命謂窮達之分）

韓曰命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非止窮達

右書[illegible]五千卷傳本[illegible]二卷若人有[illegible]刊印
者[illegible]韓子[illegible]十卷筆解而[illegible]有二書
惟中興書目作筆解二卷[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論語筆解卷下 [illegible]

[illegible]

張狀元孟子傳二十九卷

（宋）張九成撰

宋刻本

孟子傳二十九卷、内府藏本

宋張九成撰。九成字子韶、自號無垢居士、其先開封人。徙居錢塘。紹興二年進士第一人。授鎭東軍僉判、歷宗正少卿、兼侍講、權刑部侍郎。忤秦檜、謫以謗訕、謫居南安軍。檜死、起知溫州、句祠歸。卒、贈太師崇國公、謚文忠。事蹟具宋史本傳。宋史藝文志載九成孟子拾遺一卷、今附載橫浦集中。文獻通考載九成孟子解十四卷。朱彝尊經義考註云未見。此本爲南宋舊槧、實作孟子傳、不作孟子解。又盡心篇已佚、而告子篇以上已二十九卷、則亦不止十四卷、蓋通考傳寫誤也。九成之學出於楊時、又喜與僧宗杲遊、故不免雜於釋氏。所作心傳日新二錄、大抵以禪機詁儒理。故朱子作雜學辨頗譏其非。惟註是書、則以當時馮休作刪孟子、李覯作常語、司馬光作疑孟、晁說之作詆孟、鄭厚叔作藝圃折衷、皆以排斥孟子爲事、故特發明於義利經權之辨。著孟子尊王賤霸有大功、撥亂反正有大用。每一章爲解一篇、主於闡揚宏旨、不主於箋詁文句。是以曲折縱橫、全如論體。又辨治法者多、辨心法者少、故其言亦切近事理、無由旁涉於空寂。在九成諸著作中、此爲最醇。至於草芥寇讎之說、謂人君當知此理、而人臣不可有此心。觀其眸子之說、謂瞭與眊乃邪正之分、不徒論其明暗。又必有孟子之學識、而後能分其邪正。尤能得文外微旨。王若虛滹南老人集有孟子辨惑一卷、其自述有曰、孟子之書、隨機立教、不主故常、凡引人於善地而已。司馬君實著所疑十餘篇、蓋淺近不足道也。蘇氏解論語與孟子辨者八、其論差勝。及細味之、亦皆失其本旨。張九成最號深知者、而復不能盡。如論行仁政而王、王者之不作、曲爲護諱、不敢正言、而猥曰王者王道也。此猶是鄭厚叔輩之所見。至於對齊宣湯武之問、辨任人食色之惑、皆置而不能措口云云。蓋於諸家註中獨許九成、而尚有所未盡慊。不知行仁政而王之類、文義分明、九成非不能解。特以孟子之意欲拯當日之戰爭、九成之解則欲防後世之僭亂、雖郢書燕說、於世道不爲無益。至於湯武放伐、任人食色、闕其所疑、正足見立說之不苟、是固不足爲九成病也。

張狀元孟子[illegible]
皇朝太學[illegible]文忠公[illegible]張[illegible]
梁惠王章句上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
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
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
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
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
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俗之移人也甚矣哉自堯舜三代以來上至
[illegible]無非以仁義爲言而談利之說寂然
之患亦大矣堯止付之一官而自甘不
敢五教畀而無虞簡而無傲命夔以
[illegible]
牛桃林之野以示其不得已重民五教惇信明義
敢少息焉豈聞以利爲言乎哉帝王之道所以能田
者以仁義爲主也自大雅降而爲國風王者之迹熄
春秋取郜大鼎以璧假田利門一開仁義亡矣齊桓晉文
合諸侯尊獎王室夫豈不難而管仲[illegible]其心皆本於
利特借仁義以爲名如曰求諸侯莫如勤王是所以勤王者意
在於求諸侯也又曰伐原示之信大蒐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
官且曰一戰而霸文之功也是其所以大蒐伐原者意在於霸
也誠意安在哉此風既扇時君世主彼傷從之君臣之間無復
以仁義爲言而權譎詭詐公言之而不恥良可鄙也故武以曾
西比子路則蹙然而不敢當以比管仲則艴然而不悅而董仲
舒發之曰仁人者謀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偉哉斯
言也風流至於孟子頹弊滋甚雖求如五霸假仁義亦不復見

梁惠王上

商鞅方以利爲說取重於秦孫臏方以利爲說取重於齊蘇秦
張儀方以利爲說取重於六國爲人君者非利則不聞爲人臣
者非利則不談朝縱暮橫左計右數以進取爲策以殺戮爲功
韓魏割地齊楚敗績燒夷陵取鄢郢前日虜公子申後日虜公
子卬坑長平四十萬斬伊闕二十四萬朝廷之上鄉閭之間往
來游說之士無不以此藉口譊譊唧唧宜宇宙而瀆乾坤者無
非利而已矣是以擾奪成風兵戈連歲天下之民欲息肩而不
得孟子深見天下之心思得脫擾奪兵戈之苦而復見聖王之
治乃舉帝王之心即仁義之說以游齊梁之間使其說一行天
下無事矣二帝三王之道可與於旦暮而禽獸之心魚肉之苦
可釋而入君子之全太平之地惜乎習俗深入未易磨濯而衆
咻未易力行也竊以太史公孟子傳并趙岐之題考之
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今曰見梁惠王者是不得志
於宣王也及以司馬公年譜考之孟子見惠王時乃
王三十六年秦惠文王二年梁惠王三十四年齊威王四
十三年是時宣王猶未即位也而孟子之書敘見梁惠王於前
而齊宣王之問乃居其後疑傳之失而年譜爲可信也夫孟子
足跡方接於梁惠王未及一話一言首以利吾國爲問自後世
觀之豈不鄙陋而惠王安意恬然不以爲恥余以是知習俗之
成君臣上下不以此言爲恥也孟子直指其利心而格去之曰
王何必曰利使其平昔措心積慮邪欲顛倒處一切破散乃徑
示之曰亦有仁義而已矣其發豈不敏哉然惠王平時之念慮
者利朝廷之獻替者利游談過客之所以恐喝捭闔者利是惠
王耳目之所觀聽心思之所鉤索家庭之所宴語臣下之所講
究者無非利而已矣孰爲利若曰彼地可取彼兵可殺吾之所
以固其圉而彼不得安者此術也彼之所以爲此謀而吾不可
不報者此術也其意大抵欲覆人之宗社而大我之國家欲殺
人之生齒而壯吾之兵勢此商君所以取重於秦孫臏所以取

梁惠王上

重於齊而蘇秦張儀所以車馳轂擊顚掐氣使橫議於諸侯之上也今曰何必曰利則耳目思慮與夫家庭臣下之說商君孫臏蘇秦張儀之說一切無用矣顧惠王利心既深而輔之者又衆爲之說者又多則一語之下雖足以格其利心於俄頃之間而念慮觸眷與夫恐喝捭闔之所以賊其心者恐未易掃除也孟子於是力排而深救之曰王曰何以利吾國此論一唱則大夫効之必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効之必曰何以利吾身上下唯利是趨而不聞仁義利門一開禍其可勝言哉利吾國之說不已必至於弑萬乘之國如夷羿猶未足以逞其欲也利吾家之說不已必至於弑千乘之君如齊崔子猶未足以逞其欲也利吾身之說不已必至於如陳勝奮臂一呼以滅秦宗社猶未足以逞其欲也嗚呼千乘之家取足於萬乘之國百乘之家取足於千乘之國亦不爲不多矣何至於弑君而犯天下之大惡

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則其心無從饜足此理之自然也嗚呼利心如此其酷凡爲人君者豈忍聞此而自賊其身爲人臣子者豈忍談此而使其君受其弑之辱哉如此則凡以利爲言者皆不忠之臣而意在於篡奪者也使此說行則商君孫臏蘇秦張儀之說一皆磨滅而天下庶幾不復有兵戈之苦而有安居樂業之期矣利路既抑妄念邪說一已掃除孟子又恐惠王失其憑依憔悴無聊而不知其所歸也然後示其所入之路其路安在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者是也夫利心既生雖世子至於弑其君如楚商人者如蔡般者讀賴後君乃至於此若利心不見仁心自生仁心之中事親而已矣義心自生義心之中事君而已矣天下相率而爲仁義則耳目之所觀聽心思之所鈎索家庭之所賓語臣下之所講究者一以仁義爲言藹然靄然如四時之造化如天地之覆育二帝三王之道可見於目其禽獸之心魚肉之苦可轉而入君子之塗太平之路矣孟子言此未終不知其開陳之際惠王何所警發

乃不俟其語終遽然歎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觀此一語昔也惠王在顚倒之塗今也惠王在坦平之路昔也惠王在矛戟干戈之間今也惠王在春風和氣之中惜乎道不勝欲不能終孟子　當日警發之機不得少施此仁人君子所以爲之歎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皆亡民欲與之皆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余讀孟子見其對梁惠王以何必曰利之言何其嚴也及其對齊宣以今之樂好貨好色好勇之問與夫對惠王以鴻鴈麋鹿之問又何其寬也且今之樂非利乎好貨非利乎好色好勇非利乎臺池鳥獸非利乎是何抑其爲利之問而開其好利之實也曰此孟子之所以爲大人也夫以利爲言者是不惟天下而專利於一己也是不惟隣國而專利於一國也是不惟人民而專利於一時也當時所謂利者蓋出於此此孟子所以深闢之且夫今之樂與夫好色好貨好勇池臺鳥獸常人之所同樂也使其好樂與百姓同之好貨好色好勇好臺池鳥獸與百姓同之有何不可是豈專於一己專於一國專於一時也哉亦豈得與當時之所謂言利者同乎深明此理然後可以讀孟子之書夫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此紂之所以得罪於天下也矢魚于棠築臺于郎築臺于薛此春秋之所書以爲警戒也今惠王不畏先王不顧禮法而顧鴻鴈麋鹿謂孟子曰賢者亦樂此乎使後世自好之士當此時也必將舉商紂故事春秋聖筆以塞其源今乃對之曰賢者而後樂此以是知孟子

之所以為大人蓋與人同而後世之士其術道太嚴而使人無
為善之路也夫當其顧鴻鴈麋鹿問孟子賢者亦樂此乎其顧
處與樂處即文王靈德也孟子曰賢者而後樂此者指其顧處
與樂處而言之非謂鴻鴈麋鹿而已矣惠王用之而不知其所
自來止墮於鴻鴈麋鹿中而已惟賢者知其所自來故與百姓
鳥獸同樂其樂焉不賢者徒知以鴻鴈麋鹿為樂而不知與
百姓鳥獸同其樂此所以為桀為紂為春秋之所書也文王得
百姓之所自來以此樂而動百姓則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
勿亟庶民子來夫何以使民樂事勸功如此哉則以文王以其
所以樂者動百姓之樂故民樂之如此也以此樂而動鳥獸則
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於牣魚躍夫何以使鳥獸蟲魚
優游怡愉如此哉則以文王以其所以樂者動鳥獸蟲魚之樂
故動物樂之如此也今爾亦至此乃信夫奏簫韶而鳳皇來舞
于羽而有苗格傅說應高宗之夢金縢啓成王之占皆不足怪
也惟桀止知物之為樂而不知吾心之所以為樂者與夫百姓蟲
魚之所以為樂者此所以民欲與之偕亡也豈非文王自百姓
蟲魚樂中行而桀乃由百姓蟲魚憂中往此其所以生禍也歟
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豈不以文王百姓與夫蟲魚之
精神鼓舞盡在於此地乎惟人萬物之靈是萬物亦有靈而人
為之最靈亶聰明作元后是人者萬物之靈而元后又為人之最
同此靈則以我此靈以及人人其有不樂乎以我此靈以及物
物其有不樂乎何則同此一靈故也由是推之則暴殄天物暴
虐烝民豈特不知人物之靈而紂之所以為靈亦已淪胥矣可
勝惜哉然則何謂靈第熟味顧處與樂及思所謂樂此者指何
事而言然後識孟子之幾而知文王之所以動百姓昆蟲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
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
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
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
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
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
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
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
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
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
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
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
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
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余嘗讀易至咸卦未嘗不廢書而歎也嗚呼咸感也天地感
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咸之為用如此而其要
在於以虛受人而其卦之象乃山上有澤夫山上有澤以虛
受人之象也天下之患莫大於自滿其心而天下之善莫大於
自虛其心自滿則善言不入自虛則過惡不留梁武飯蔬持戒
纍然枯槁以此自滿而謂古人不及觀其荅賀琛書曰若指朝
廷我無此事又有變一瓜為數種治一菜為數十味之語其愎
如此善言安可入乎此其所以敗也天下之可諱者莫如桀紂
而漢高祖使蕭何下獄乃曰我不過為桀紂主及問周昌曰我
何如主也昌曰陛下桀紂主也高祖乃大笑夫推梁武自聖故
終有侯景之禍高祖不自欺此所以五年而成帝業而好謀能
聽從善納諫後世稱僭者以得虛受之象也孟子以此道而游
齊梁之間梁惠在位五十二年孟子所見之時在位尚有十
八年然今孟子與梁王語止一二段而與齊宣王酬酢應對幾
於半部何孟子拳拳事宣王而不屑意於梁惠也觀此所問乃
知孟子所以不留者以惠王自滿無感人之道也何以言之觀

其言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説者曰焉耳者懇切之辭
可謂當矣論其所得盡心者不過移粟河内移民河東而已夫
天生民而立之君豈止於移粟而已哉此特濟急之一術耳亦
何足置之齒牙且以謂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是其
所謂恤民者至此極矣嗚呼此尚可與言乎若夫宣王則不然
好今之樂好貨好色好勇皆天下之鄙論而宣王盡底蘊發
露陳述而言我之病在此此亦幾於高祖之豁達矣此孟子所
以眷眷而不去也然則士君子之出處其可不以孟子爲準乎
余竊考惠王乃以移粟末事爲恤民之大想見其平時視民如
草芥故自以此一事爲過當也五十步之論其至矣乎然其論
曰寡人之民不加多此意亦可尚矣不知其所謂多者欲民之
歸往耶抑亦民多則戰士多耶使其意如後之説則在所不荅
使其意欲民之歸往此豈可不盡告之乎孟子不肯以吾君爲
不能而責難於君者也挽而進之於王道亦可謂善引其君矣

又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是惠王嘗無故役民而違農田之
時矣又曰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是惠王嘗竭澤而漁
而用密網以取魚矣又曰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是
惠王嘗非時營築以暴殄天物矣儻農時不違數罟不入斧斤
以時則穀食魚鱉材木所足以養生又足以送死養生送死皆
得其所民心爲如何哉此王道之始也然而王道不止於此其
上又有事焉行王道而至於養老則忠厚之風成而行葦之詩
作矣何謂養老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非帛不煖如年五十者
無憂矣雞豚狗彘無失其時則非肉不飽如年七十者無憂矣
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則數口之家仰事俯育無憂矣謹庠序之
教申之以孝悌之義則老者如吾父長者如吾兄而頒白者於
道路無負戴之憂矣行王道而使老者皆安有衣有肉有食有
代其勞者則雍穆之風和平之狀可知也余嘗求王道而不知
所向讀至此乃知所謂王道者其忠厚和樂乃至於此也使一

國如此行則隣國聞之老者長者少者貧乏者苦征役者皆悦
而願歸之矣又何患民之不多哉孟子此對可謂擧網提綱挈
裘振領矣奈何惠王習氣不除邪説猶在私意方熾而不能行
此道也悲夫孟子既以王道引之矣乃即當時之弊政而告之
曰今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是惠王有苑囿之好也野有餓莩
而不知發是惠王靳於賑濟也且夫歲之所以凶以和氣不生
也和氣所以不生者以吾心術不得其道而政令有拂於民也
此豈非惠王之過乎今民至於餓死乃歸咎於凶歲知本者固
如是乎儻使惠王知歲之所以凶者由吾心術之不正政令之
不臧而擧孟子之説次第而行之眞所謂民歸之如水之就下
沛然誰能禦之者也然終不聞惠王行之此吾所以痛斯文之
不興也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
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曰庖有肥肉廏有肥

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
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
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惠王立二年敗韓于馬陵敗趙于懷齊敗我于觀五年爲秦所
敗六年伐宋九年敗韓于澮與秦戰秦敗我于少梁虜公孫痤
十年伐趙十六年侵宋十七年與秦戰于元里秦取我少梁圍
趙邯鄲十八年拔之其好戰如此視民爲何等草芥哉夫聖王
之學自致知格物以至爲天下國家其本在於民而已矣夫人
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豈可不保護愛
惜而戕賊殘毁之如此哉孟子深痛斯民之不幸不死於兵則
死於政乃因惠王有承教之願所以極力言弊政之害民也然
世之人莫不知梃與刃之能殺人矣而不知政之能殺人也孟
子學自聖門直而不倨曲而不詘其言宛轉回旋使聽者忘疲
而得者心醉也今直告人以政能殺人彼必泯默而不聽儻告

之以持梃與刃殺人則必曰驚神沮以其言之不妥也孟子之
學緣人之情次第而入故始告以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其
事明白無可疑者故王荅之曰無以異也又告之曰以刃與政
有以異乎惠王知其有自來也故荅之曰無以異也孟子又恐
惠王之心終不悟政之所以殺人者爲何事故縷數悉陳而告
之曰庖有肥肉是不知民之飢矣又曰廄有肥馬是不知民之
飢反不如馬之飽矣王之廄馬之粟自何而來乎民竭力以事
上上之廩囷所當有也奪民之食以供馬之粟是率獸而食人
也人惟萬物之靈今愛馬而賤人馬則肥矣民乃有飢色野乃
有餓莩獨何歟自二帝三王以來所以傳子孫命賢哲者爲民
不爲馬也守郡者民非馬也供賦役者民非馬也興教化美風
俗者民非馬也至愚而神至弱而強者民非馬也今乃愛馬而
賤民豈不痛乎夫元后作民父母非爲馬父母也今乃以馬故
奪民之食以食之是率獸而食人也馬與獸不相遠也彼其相
食人尚惡其相殘況其越理犯分至於奪人之食乎以此觀之
則梁王之馬非一馬也其與衛懿公好鶴等乎不然梁王豈政
亦多矣孟子何爲以此爲言乎夫作俑以象人孔子猶以爲無
後象人之形以葬埋且不可況以生人付之飢餓之地使須於
死而奪其食以給馬乎嗚呼孟子此論豈特爲馬而已哉其意
以惠王好戰平昔不以民爲事故因事而諫推明民之不可不
愛而以象人之說爲警使惠王反思之曰奪民食而食馬孟子
猶以爲不可況吾以生人付之必死之地以謀土地乎其區區
所以爲當時之計者未嘗不切至也觀其言曰我能爲君闢土
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
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
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之爲之強戰是
輔桀也所謂志於仁者愛民而已矣使孟子之說行豈特一國
之民安天下之民舉安夫何故以其視民猶子知其爲天地之

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而不可忽也吾儕將有爲
於斯世非事君以愛民寔以學爲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
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
洒之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
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脩其孝悌忠信入以事
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彼奪
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
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讀書者不當徇其文當觀其時與夫利害可否間對之當與未
當深求而力攷之乃可以見古人之用心不如是則其學不深
亦不足以徧天下之變余攷惠王此問而孟子乃如此而荅之
當時以爲迂闊而不切事情也夫孟子親受道於子思子
於曾子曾子受道於夫子顏曾子一派其源甚正蓋有
學也豈徒竊三代之虛名而不適於當世之用哉然而以
書攷之孟子之荅果能雪惠王之恥而撻秦楚之堅甲利兵乎
眞可疑也夫以疑之深故思之切思之切故能少識孟子之用
心請試論之夫惠王之問東敗於齊長子死焉即惠王三十年
齊威王命田忌爲將用孫臏之謀殺龐涓於馬陵而虜太子申
是也又曰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即三十一年秦用商鞅之謀誘
公子卬而虜之惠王徙都于大梁是也又曰南辱於楚攷之未
見是時秦惠文王正用張儀之謀以敗從約齊宣王正尊稷下
先生以謀強國楚又大國吞五湖三江之利據方城漢水之險
而有陳軫爲之謀畫爲惠王當日之計者當有奇謀秘策以制
三國之命而雪平昔之恥審如孟子之言不問三國之謀計不
顧三國之兵甲不論強兵而曰省刑罰不論富國而曰薄稅斂
不講戰鬭而曰深耕易耨壯者脩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
以事其長上吾恐三國聞之無不竊笑而智如張儀謀如稷下

大如楚國當以重兵臨城長戟指關說矣而取之而惠王宗廟
社稷正恐不可保何暇制梃以撻他人乎夫宋襄公不鼓不成
列卒爲楚之所敗陳餘不用詐謀奇計卒爲韓信所擒以兵事
相臨稍失其幾且受其禍顧如孟子之論是何異於舞干戚以
解平城之圍讀孝經以郤至劇之盜乎自後世觀之張儀在秦
稷下在齊楚國在南惠王於是時乃欲制三國之命雪平昔之
恥宜對之曰梁東有淮潁西有長城南有鴻溝之險北有河外
之阻車千乘馬萬匹而爲三國之所制臣竊爲大王恥之爲大
王計莫若親秦而間楚遣一介之使西入於秦[illegible]大
王之高義願爲王擁篲驅塵以効奴隸之役今天下強國三而
楚最爲大有三江五湖之利有方城漢水之險大王欲天下皆
在頤指氣使之列莫若先取其大者大者亡則小者不勞鞭箠
而下矣爲大王計莫若先伐楚一兵出函谷摇陳蔡而抗其衝
一兵出武關道漢水以搗其亢弊國欲掃境内之衆以助大王
之威秦王以從之是我借兵於秦而刷恥於楚楚不亡則斃秦
兵亦已疲矣乃又說秦曰秦據百二之險與四塞之國天下莫
強焉而齊楚乃與秦抗大王聽弊國之計楚已在掌握中矣不
足慮也山東之國惟齊爲大大王出兵伐楚齊既不能遣一介
以自効又不能發奇兵以斷後而深閉固守坐觀成敗爲今之
計不若乘伐楚之威仗已勝之勢東指齊地齊將拱手以聽秦
之所爲矣秦虎狼也其心無厭既得楚必伐齊夫兩虎相搏勢
不俱全大者傷小者亡吾乘其斃而制其後秦勝則齊之恥固
已雪矣如其不勝秦齊兩斃吾舉境内一舉而盡取之是三國
之恥一朝而盡雪而三國之地吾皆得其利矣審如此謀豈徒
惠王以爲然而後世觀孟子者亦知儒者之學爲有用矣今不
知出此而以省刑罰薄稅歛深耕易耨脩孝悌忠信入事父兄
出事長上爲言豈孟子親傳聖人之道反不若後世之士耶然
則其言如此何耶余攷春秋以來王綱解紐諸侯放恣禮樂征

伐不自天子出而自諸侯出其後不自諸侯出而自大夫又其後
不自大夫出而自陪臣流離至於孟子則已極矣夫一言之不
中一拜之不酬而兩國交兵暴骨以逞生民塗炭爲血爲肉者
不知其幾百載矣當世之君自有識以至老死止知戰鬬之爲
高不知其他也當世之士自結髮以至搢紳止知進取之爲長
不知其他也先王之風邈不復見然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
秉彝好是懿德顧其本心豈不願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
婦鄉閭族黨之聯親戚朋友之愛雞豚黍稷酒醴牛羊祭祀賓
客宴樂親睦相友相助相扶持以遂其有生之樂哉顧以兵革
相尋父子兄弟夫婦不得相保而鄉閭族黨親戚朋友不得相
收雞豚黍稷酒醴牛羊祭祀賓客宴樂親睦又生平未嘗知識
也天下之心無不在此惟孟子識之而蘇張稷下諸人方在鬼
中行又豈知此理也哉夫天下之心在此有能舉此心以示
一日而千古一息而千里相傳相告誰不樂爲其民哉夫
以兵革之故則視人如草芥今省刑罰民得保其首領矣豈不
樂乎以兵革之故則率斂刻骨今薄稅歛民得寛其供輸矣豈
不樂乎以兵革之故則田萊多荒今深耕易耨則千倉萬箱可
爲農夫之慶矣豈不樂乎以兵革之故父子不相見兄弟離散
智術相欺詭詐相勝今脩其孝弟忠信則父子相愛兄弟相憐
誠心實待博愛交孚矣豈不樂乎自列國皆以兵革爲事而蕞
爾梁國乃能舉天下之心行之於一國其風聲所傳氣俗所尚
莫不尊之如天帝愛之若父母雖使蘇張之謀稷下之辯其間
吾於頹垣壞塹中獨舉先王之道而行之使其如禽獸也則在
所不論如其爲人豈得不惻然懷感肅然起敬乎借使有不肖
之心逞其姦謀縱其詭辯以兵來臨其民之心固已服吾之德
化慕吾之仁政矣吾使能言之士論其國主之虐而吾王之仁
論其國政之暴而吾王之善烏知其不投戈息馬以願爲吾民
乎儻皆不然視吾有德在民之心思吾有政在民之耳目彼將

保其父子兄弟衛其親戚朋友愛其家室土田而不忘吾之撫育愛護必將內竭其心外盡其力三軍同心衆士齊力視彼如賊視我如父有進無退有死無生此仁義之兵非節制之末也秦楚雖大吾何畏焉故曰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夫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行孟子之說方將正天下之罪誰畏人之攻乎行之既久東指齊則齊潰西指秦則秦服南指楚則楚崩號令指麾一出於我周家已衰則已如其未衰吾豈止於舉齊桓故事帥諸侯以正王室哉固將翼天子之命令以制服諸侯朝覲會同以歸事天子以復文武成康之業豈不大哉惜乎惠王無知不能信其說也故余極推當時之意而深明孟子之心以告吾黨之士云

張狀元孟子傳卷第一

張狀元孟子傳卷第二

皇朝太師崇國文忠公臨安府學官張　九成　子韶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襄王之為人平易簡夷故其心所存亦仁愛寬大不似戰國之君也夫望之不似人君就之不見所畏想見其平易簡夷無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矣乃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蓋其心之所存憫天下四分五裂日相吞并非一日矣故一見欵曲卒然而問及於天下也當時君臣日以談利為一國一己一時而已矣曷嘗以天下為心今乃有天下惡乎定之說何其廣大仁愛也孟子對之以定于一以謂天下之定止在秉本執要之君也又問曰孰能一之其意以謂孰能秉本執要乎孟子對之以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以謂秉本執要之道止在不嗜殺人而已又問曰孰能與之以謂誰能與不嗜殺人之君乎顧此一語想見當時以殺人相高如秦有商君齊有孫臏蘇秦張儀又以口舌鼓兵革於其間意以謂天下之所與者必能殺人者也此乃當時戰國君臣思慮朝廷獻替與夫游談過客之所以恐惕諸侯者皆以殺人為高耳惟孟子揆之天理驗之人情放之二帝三王之道灼知不嗜殺人者天下莫不與也況自春秋以來戰伐相尋至於孟子時極矣朝被兵以臨城其殺人不知其幾何也暮出兵以報復其殺人又不知其幾何也獨人之父孤人之子兄弟交哭夫婦生離肝腦塗地屍首異處暴骨如山流血成河寃聲殺氣遍滿乾坤天下之民思

得父子相保兄弟相扶室家相好鄉閭族黨親戚朋友相往來雞豚黍稷酒醴牛羊相宴樂亦已久矣彼商鞅孫臏蘇張數人與夫當時戰國之臣方磨牙搖毒血視天下之人以此爲進身計而人主亦甘其說以殺人爲功業惟孟子深知天理人情與夫二帝三王之道當時天下之心厭聽金鼓之聲思聞管弦之奏惡見旌旗之色思觀俎豆之陳不願兵戈相尋也惟思講信脩睦之樂耳不願父子兄弟相別也惟思骨肉宗支之相保耳故力爲當時陳不殺人之說且曰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此當時人君嗜殺人之象也又曰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此言不殺人者如雲雨之降而使民父母相保兄弟相扶室家相好鄉閭族黨親戚相往來雞豚黍稷酒醴牛羊相宴樂乃所謂浡然而與之象也夫高祖入秦不戮一人而約法三章民心悅之故卒有天下項籍殺人如麻竟何

高祖入關不殺一人止誅高德儒耳民心悅之故卒有以烝羹食人如犬豕竟何爲哉五代之際互相屠戮其傳不過一再而已我　藝祖皇帝仁心如天未嘗戮一無辜故天下歸心而削平僭亂六合一家則孟子所謂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與夫民歸之猶水之就下豈虛言哉余竊謂士大夫之學當爲有用之學必祖聖王而宗顏孟帝王之學何學也以民爲心也夫自致知格物以至平天下家國曷嘗不以民爲心哉苟學之不精不先於致知使天下之物足以亂吾之知則理不窮理不窮則物不格物不格則知不至意不誠心不正身不脩出而爲天下國家則爲商鞅蘇張之徒以血肉視人而天下不得安其生矣然則非帝王之道顏孟之說學者安可留心如商君之學蘇張之學稷下之學皆先王以爲左道不待教而誅者也孟子深闢楊墨豈非出於此歟至於纂組爲工騈儷爲巧以要富貴而取名聲而曰此吾之學也嗚呼其亦何用乎余以謂士大夫之學當爲有用之學必祖聖王而

宗顏孟者以此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

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
然後快於心與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曰王之
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
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
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否吾不爲
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
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王曰若是其甚與
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
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
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
不可以敵強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
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
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
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
能禦之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
不敏請嘗試之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恒產
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
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
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
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
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
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
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
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
申之以孝弟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
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有聖王之學有霸者之學聖王之學其本爲天下國家故其說
以民爲主霸者之學其本在於使一己而已矣故其說以利爲

主以利爲主其弊之極豈復知有民哉饑餓凍殍一切不卹爲
吾便而已矣故民糟糠不厭而吾則茹粱齧肥民短褐不全而
吾則裘狐被翠民田廬不保而吾則高堂大廈以至肆并吞之
志則雖墟人宗廟覆人社稷不卹也快忿怒之心則雖暴骨成
山流血成河不卹也言利不已至秦而極伊闕之戰斬二十四萬
人長平之戰坑四十萬人利極禍生項籍入關又坑二十萬人
火秦宮室至三月不滅嗚呼禍至此而極矣其本乃齊桓晉
文首創利端利門一開猶天燎石蔽蕩焚灼不至秦項之禍不
已也嗚呼痛哉孔子之門羞見其病必至於此故三尺之童羞
說霸道往往其視霸者之學如蜂蠆之毒如鴆葛之藥其肯講
論道說哉然以孟子之智辨割烹之非論癰疽之說正武成之
書解雲漢之詩其博學多聞高識遠見顧何書不讀何事不知
其於齊桓晉文之事相講之甚精論之甚熟豈其失而知其謀
亦已久矣今對齊王乃曰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何哉夫桓
文之心主於爲利戰國之君雖不知其事而其心法固已人人
傳之矣孟子視之正如蛆蠅糞穢言之則汙口舌書之則汙簡
編稍有爲人講說乎或曰桓文糾合諸侯尊大周室孔子稱其
仁曰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曰天王狩于河陽其子相文亦至矣
何爲孟子惡之如此哉蓋桓文之得以假仁義而其實以利
爲主也以利爲主至孟子而大熾至始皇則極矣不塞其源不
絕其本非聖王之心也既厭齊王爲利之心而開其爲民之路
乃以聖王之學一洗其陋焉此孟子之本意也其曰無以則王
乎是也孰爲王乎保民則王矣故孟子以謂聖王之學其本爲天
下國家故其說以民爲主者此也夫霸者之學其本在於使一
己故其說以利爲主以利爲主而使民糟糠不厭短褐不全田
廬不保以至墟人宗廟覆人社稷暴骨成山流血成河此鬼魅
道中事也以民爲主必欲使天下之民父子相保兄弟相扶室
家相好鄉閭族黨親戚朋友相往來雖豚黍稷酒醴牛羊相宴

樂而後已予嘗求王道而不知其端今讀孟子乃知所謂王道者必保民使如前數者乃所謂王道也嗚呼王道豈不大乎夫當世諸侯以利爲事耳目視聽心思鈎索家庭宴語臣下講究無非利而已矣安有一念與王道相合者乎然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秉彝之性人所固有謂當時諸侯不行王道則可而一槩以謂無王道豈不厚誣天下以謂無秉彝之性乎孟子之遊齊梁正當霸王之時其去赧王時不一二十年王室衰替不可救也當時惟秦與齊爲大國而韓趙魏燕宋魯皆小國尔土地不廣人材不多而其君又皆尋常之流無英偉秀傑之氣可以與王道於旦暮者秦楚僭號稱王皆夷狄之類使其得志無復人道矣惟齊乃太公舊壤而宣王乃帝舜餘裔又俠鄒質魯適在威王之後有綱紀英傑之風故孟子不入秦楚而盤薄於宣王者蓋有以也夫孟子默觀天下諸侯有可以行道者非一日也聞宣王有易牛之心此聖王之心也顧宣王未知之耳此所以因有保民而王之説而宣王有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之問乃舉易牛之事以問之因以大其不忍之心王道至此而大明焉夫不忍牛之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此心即聖王之心也聖王以此心及民故不忍民之飢凍不得其所而爲之五畝之宅百畝之田謹庠序之教使老者衣帛食肉不負戴於道路而皆不飢不寒不轉死於溝壑此謂之聖王也今齊王不忍與聖王同然齊王不忍施之於一牛而聖王不忍施之於百姓此孟子所以指其不忍之心而挽之進於王道焉夫王道亦大矣乃止在不忍處倘非異類誰無不忍之心乎是王道人人所固有矣非孟子指出其端誰知王道之要止在不忍耶則孟子有功於名教也大矣然孟子之開陳有造化之功學者不可不細考也其曰百姓皆以王爲愛也夫既許齊王不忍爲聖王之心以開其爲善之路又言百姓皆以王爲愛以箴其於百姓無慈惠之實豈不以齊王平昔關門之征市廛之賦租斂之

入靡不苛刻而凶年飢歲老弱轉溝壑壯者散四方而無賑施之政乎百姓習知王之吝嗇也故以羊易牛皆以爲愛愛非仁愛之愛乃愛惜之愛謂吝嗇也使民不信王如此豈平時無恩以及之乎故見今日之恩及禽獸反以爲以小易大也然孟子既箴其失又進其志故曰臣固知王之不忍也齊王聞此乃不加怒曰然誠有百姓者謂百姓誠有此言也又曰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其辭平易曲折亦可以見齊王度量寬大有容矣此孟子所以喜之也且又解之曰王無怪於百姓之以王爲吝嗇也以羊之小易牛之大彼又烏知王之本心哉若以爲王痛牛之無罪而就死地不知羊有何罪而不卹乎是羊亦可痛也論其無罪而可痛則牛羊一等也又何擇焉孟子恐齊王以爲百姓不知其心遂有愠怒之意故痛爲剖析則孟子之語練物態備歷人情亦已深矣而開陳明白使人心地洞曉豈非學力哉王聞牛羊何擇之語乃自知痛牛之無罪而不卹羊之可矜也此心之錯也乃笑曰是誠何心哉然論我本心非愛其財也既以羊易牛以小易大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孟子又恐齊王忘其不忍之路又擴大之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術路也以不忍牛之觳觫是乃仁發見之路也方見牛而未見羊故仁發於牛夫何故以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齊王以孟子深知其心乃大說而舉詩爲之證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然齊王當時行不忍之心而不識其幾因孟子指之爲聖王之心乃識此心之著見與一指之力可謂大矣何以知其爲識不忍之心也其曰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夫孟子之言不忍而齊王體之乃知不忍之爲戚戚其深得聖王之心也明矣乃能指此心以問孟子曰所以合於王者何也孟子知其幾已發不可遏也故急挽之使加於百姓焉加於百姓王道成矣其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

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是也王旣不然以爲否矣乃急轉其幾去其好利之心而又使之進於王道焉其曰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是也雖識夫不忍爲王者之心然其間又在乎能用之者能識而不能用與不識同識而能用乃如乾坤之運六子造化之役四時陶冶一世埏埴万生帝王之功所以爲巍巍也孟子論用之說此二帝三王之所以治天下也學而不至於用實以學爲戲齊王能識於觳觫而未能用於天下孟子所以極論用之爲大而余因此知聖王之學全在此也齊王猶未達夫用之之說故孟子有太山折枝之喻而極力論用之所以爲王道者其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是也又引詩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之說爲證且終斷之曰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夫用之之要以老吾老之心用以及天下之老者以幼吾幼之心用以及天下之幼者以吾不忍一牛之心用以及天下之民飢凍而不得其所者一用之力其大如此知所謂用則天下可運於掌握之間不知所謂用則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矣夫思齊之詩言文王雝雝肅肅德著於宗廟之間知所以用之故用於妻子用於兄弟用於家邦其用也不勞精神不關思慮不移頭步舉此肅雝之德加之於妻子兄弟家邦而已今齊王能舉此不忍一牛之心以加於百姓亦不勞精神不關思慮不移頭步而王道行矣孟子恐齊王之未固也又提敍之曰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用即推也用以言其大推以言其微學者又不可不攷也用則有往來闔闢之意推則有究轉曲折之意今王能不忍於一牛不能不忍於百姓者必其心有物礙之故有此心而不能用於百姓也權稱輕重度較長短物

有輕重長短皆當以權度稱較之況不忍之心輕於百姓重於一牛短於百姓長於一牛可不自以此心權度而稱較之乎彼吾所以於百姓薄於一牛厚者此心必有所以也豈以未推恩於百姓者以欲興甲兵危士臣結怨於諸侯未暇卹百姓乎王亦自知所以未推恩於百姓非欲興甲兵危士臣結怨於諸侯之謂也將以求吾所大欲耳是知其未能推恩於百姓者以大欲爲病也孟子固知其大欲在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久矣何以知其如此也觀其問桓文之事其意專主於利欲學桓文糾合諸侯以聽其號令耳惟其心在此故其志專在一己而不知以天下國家爲心不知以天下國家爲心則不以民爲意故寧恩及於禽獸而不肯及於百姓也然孟子不直問其所欲在此乃以肥甘不足於口輕煖不足於躰采色不足視於目聲音不足聽於耳便嬖不足使令於前爲問何耶盖歷數耳目數事人之大欲不過如是而乃於此數事之外不循乎理求所難致欲闢土地朝秦楚莅中國撫四夷非兵革不可用兵革則必獨人之父孤人之子使兄弟交哭夫婦生離肝腦塗地尸首異處豈有爲民父母而所好如此乎夫用甲兵而土地果闢秦楚果朝果可以莅中國而撫四夷猶之可也況土地未易闢秦楚未易朝中國未易莅四夷未易撫乎以如此所爲求如此所欲是猶緣木求魚以鄒敵楚也然而豈終無策乎第未知其本耳其本止在前所謂保民是也夫推不忍之心於百姓使民父子相保兄弟相扶室家相好鄉閭族黨親戚朋友相往來雞豚黍稷酒醴牛羊相宴樂則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天下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天下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天下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則雖無意於闢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而此數事自然至矣齊王既知大欲爲病而未知其所歸趣也故聞孟子之言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

觀齊王此意亦切矣孟子安得不盡告之乎蓋士大夫之學必欲有用而所謂用者用於天下國家也天下國家以民為主耳使民父子相保兄弟相扶夫婦相好鄉閭族黨親戚朋友相往來雞豚黍稷酒醴牛羊相宴樂則吾之學乃無負於聖王而所謂聖王之道正在此也孟子之學學王道也王道者何以民為主也故孟子歷為宣王言所以為王之道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嗚呼宣王平昔觀聽鉤索吳語謗究曾聞此言乎大槩皆欲闢土地充府庫論縱橫說戰闘而已曷嘗有一語及民耶今孟子乃論士民之心不同而喻民之所以有恒心者在於恒產惟有恒產則仰事父母俯育妻子樂歲皆飽足凶年免於死亡驅而之善如水之就下也其誰不樂今也奪民之產使仰事俯育樂歲凶年一皆失所欲使趨禮義成王道也難矣何

謂王道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五十者可以衣帛而無憂矣雞豚狗彘無失其時則七十者可以食肉而無憂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則八口之家可以無飢而無憂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無負戴之憂矣夫使老者有衣有肉有代勞者而黎民不飢不寒所謂王道豈在虛空高遠處乎即此所謂王道也余嘗求王道而不得竊取三百篇而讀之見夫周家之民其熙怡宴樂如此乃知王道之實亦在民安其生而已矣孟子保民而王一語可謂盡所謂王道之說矣請即詩以明之夫周家君民何其如此相愛也民之於君也則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民愛君如此君之於民也則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君愛民如此以天子之尊乃與后世子出入阡陌之間親以酒食勸勞慰勉耘耔播種之勤而田畯之官又以飲食勞來左右之至親為嘗其旨否其勞勤惻怛之意有足以感動人者其詩曰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饁其左右嘗其旨否其

也又為之言其家人婦子載酒食以慰勞其勤勞之意其詩曰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饟伊黍是也又言其室家劬勞之語曰前雖勞他日歲成刈穫收斂庾藏囷積飲酒食肉以盡終歲之樂其詩曰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是也又為之言陽氣方亨淑鳥應候宜執桑器以圖蠶事其詩曰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是也又為之言陰氣已應鵙鳥已鳴宜務組績以為衣裳之用其詩曰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元載黃我朱孔揚為公子裳是也嗚呼所謂王道盡見此矣孟子已為宣王力陳而深言之儻能一用不忍之心以加於百姓則夫保民而王之實可與於旦暮也然齊王終於此而已矣豈非必有九五之大人乃能用九二之大人乎余既惜宣王之不能用不忍之心而又知王道之大止在於不忍之心而已其何幸乎

張狀元孟子卷第二

張狀元孟子傳卷第三

皇朝太師崇國文忠公臨安府鹽官張九成子韶

○梁惠王章句下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曰可得聞乎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孰樂曰不若與眾臣請為王言樂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孟子養浩然之氣親傳孔子之道其正心誠意誰不尊仰往往非心邪思一見孟子皆悉破散何以知之齊宣王語莊暴以好樂及孟子問之乃遽然變乎色以是知宣王凡俗之心不敢對孟子而言其對孟子言者皆自端莊中來也至於語莊暴以好樂者謂好世俗之樂也意不欲使孟子聞之及為孟子所問故其心赧然至變乎色也不敢面欺孟子乃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特好世俗之樂耳其語雖鄙其意則真然先王之樂與世俗之樂豈可交臂而論乎先王之樂咸韶濩武之謂也世俗之樂鄭衛之謂也先王之樂自天理中來鄭衛之樂自人欲中起今孟子乃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

也此學者所以敢疑孟子也然而先王之樂莫備於魯四代之樂時出而用之不聞能已戴君之亂與三家之强昭公遂定無正作兵甲用田賦民皆愁苦聊四代之樂果何補哉孟子知樂之作以天理為主而樂之本以人和為先天理難見人和易明故孟子之談王道則以衣帛食肉不飢不寒為言言好勇則以安天下為言言好色好貨則以與百姓同之為言言好麋鹿魚鱉好□之樂則以與百姓同樂為言其意專欲實効及於民而以人和為本意至於制作變化固又有待而行耳且觀其問宣王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又曰與少樂樂與眾樂樂余讀至此深歎孟子學力之深而造化之用有陶冶一世埏埴萬生之象其開導誘掖使坦然蕩於先王之路因事立功轉邪為正聖道之權孔門之變也其言滔滔軋軋形容物情使曉然知如此為是如此為非非其心深造聖道反有轉移抑揚之用詎能至此地乎學者請孟子先當觀其用然後可以識孟子之心矣夫轉好世俗之樂使與民同樂聖王之道也且賦役煩重兵革交侵獨人之父孤人之子兄弟交哭夫婦生離肝腦塗地屍首異處暴骨如山流血成河正當此時而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與夫車馬之音羽旄之美安得不舉疾首蹙頞而相告病乎至此極矣乃動其並之樂乃設鈞天之奏民何心以聽之哉繼下有桑雞豚有畜百畝有田道路有讓父子相保兄弟相扶室家相好鄉閭族黨親戚朋友相往來雞豚黍稷酒醴牛羊相宴樂正當此時而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與夫車馬之音羽旄之美安得不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樂乎至於此時雖動鄭衛之聲起噍殺之奏民何往而不自得耶然則所謂與民同樂者非謂同聽絲竹之音金石之奏也謂使民父子兄弟室家皆得其樂之謂也然則所謂樂者其在政乎其在音聲乎政樂則聞世俗之樂亦樂政苦則雖聞先王之樂亦苦矣大儒之道所以能用天下國家者以其通達變化如此也豈俗儒腐儒守章句拘繩

墨而不適於世用之謂乎然而孔子之道其嚴至孟子則似乎太寬矣何以明之放鄭聲者所以告顏子也豈容有今樂猶古樂之說焚咸丘所以書春秋也豈容於好樂之外又進田獵之說以侈其心乎是孔子之道至孟子而一變矣學孔子之嚴不失爲君子學孟子之變豈不容姦而召禍乎嗚呼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固在則之如何耳孟子善用聖人之道者也當戰國時聖王之道一皆掃地人君甘於廣地殺人之說其有舉先王之道以陳之于前則掩耳疾趨若將浼之者夫何故以禍在目前未暇求遠大之路也孟子儻規規然謹守繩約將視當世爲禽獸必如荷蕢荷蓧沮柳于木乃可矣故特於當時人欲中闢道其路使駸駸入於先王之道而不自覺如好勇不妨其安天下好色好貨不妨其與百姓同之好麋鹿魚鼈好今之樂不妨其與百姓同樂而後推左支右梧其意欲使入先王之道既已入先王之道自將盡變其所好而與聖王同矣此豈淺淺者所能至哉故予以謂善用聖人之道者孟子也明乎此然後可以知孟子而破當世疑孟子之說焉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

文王之囿乃一國之囿宣王之囿乃一己之囿一國之囿則與一國之民同之一己之囿自適一己之觀聽耳民何與焉孟子之學深闢爲一己之利而以百姓爲主以百姓爲主即文王之道也夫以一國爲囿故芻蕘者得往雉兔者又得往民方患其囿之不大者以民皆受其賜也以一己爲囿故民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是戕人貴畜民惴惴然惟恐觸其禁之不暇其以

爲大者以民累其害也孟子能用聖王之學故於開陳之間隨機應變宛轉屈曲終引之於正道而後已如宣王問文王之囿方七十里使自好之士應聞人主之欲則謹對曰臣未之聞也至於邪佞之人乘間伺隙必以文王爲辭以遂人主侈汰之心夫邪佞之人固可誅矣而自好之士偏之太嚴恐人主自是喜與小人同而不樂與君子語則以君子持之太急也以是而觀然後知惟孟子能用聖王之學爾何以知之夫問文王之囿則對以於傳有之問若是其大則對以民猶以爲小使人主樂聞文王有苑囿之樂與我同又樂聞文王之囿如此之大與我同然後舉芻蕘雉兔與夫殺麋鹿如殺人之說使之自擇爲其造化變移幾與乾坤之運六子滄海之轉百川同功學者而不至於能用此盛偏非大儒也然詩云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物皆遂其性如此今芻蕘者往則使草木不遂其生雉兔者往則使禽獸不安其所聖王之政果如是乎曰學者之觀聖王不當泥於一語局於一說當取先王之書貫穿博取而讀之必合於人情乃已禮曰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然則芻蕘者往雉兔者往則又因天時而後入焉此乃聖王之仁政而合於人心通於天意爲萬世常行之道是蓋孟子之遺意乎故表而出之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勾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

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
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
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昔孔子之論學不止於立必極於權而後已孟子識之故其論
三聖人不止於聖必至於智而後已又推而論射不止於至必
至於中而後已惟學而至於權聖而又極於智至而又巧於中
則能用聖王之道以陶冶一世埏埴萬生此造化之道神明之
用也孟子識孔子之所謂權其出而見齊梁之君吞問之間每
態百出而一歸於正豈非識孔子之所謂權而其志不止於聖
必欲極於智不止於至必欲巧於中乎何以言之且梁惠王顧
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乃對曰賢者而後樂此卒引之於
文王之地齊宣王問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乃對之曰可卒
引之於推恩保四海之地齊宣王又問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
直好世俗之樂耳乃對之曰今樂猶古樂卒引之於與百姓同
樂之地宣王又問文王之囿方七十里乃對之曰於傳有之卒
引之於文王與民同之之地王於好色好貨皆不抗其路必引
之於公劉大王之地其他不可勝舉大抵無所不可特不當自
樂於一已期於與百姓同之而已使人聽之樂聞其言而心敬
其說援邪心非意入於大公至正之地今語言之餘尚足以起
人樂道之心況當時正心誠意精神作用其移易人也深矣學
如孟子其力亦大矣顧當時商鞅孫臏蘇秦張儀之徒皆以危
言險語劫持人君而實中人主之貪心至於稷下先生鄒衍田
駢又以荒唐高張之辯以動搖人心惟孟子之說如底柱之在
中流衆星之有北斗風波不動斟酌自然聖王之道天地之用
也今宣王問交隣國有道乎又對之曰有且引湯文王大王勾
踐之事以發樂之以大事小則謂之仁謂之樂天以小事大則
謂之智謂之畏天以穀齊王辟土地朝秦楚蒞中國撫四夷虐
驕凌轢之心且其言以謂大國則宜事小國小國則當事大國

使宣王於秦楚趙魏韓燕宋魯皆當事之使皮幣玉帛珠玉犬
馬交於四境以講信修睦而吾國則舉聖王故事樹桑種田謹
庠序申孝弟老者少者衣帛食肉不負戴於道路不飢不寒無
兵革之苦嗚呼交隣國如此此聖王之心也鄰國既服其德人
悅其禮使其非人則已使其齒於人類其誰不聞風而伏願交
於下執事而聽命於館人乎然齊王虛驕凌轢之心堆積既久
磨洗不去一聞大事小之言徒仰其大度而自知其病在於好
勇不能爲此仁智之事也夫齊王所謂好勇者即辟土地朝秦
楚莅中國撫四夷之心也此乃以血氣爲勇非義理之勇也孟
子恐齊王錯認此心以爲勇乃斥之曰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
也想宣王聞此一語心沮魄動而不知所歸矣乃即引之於正
路曰王請大之因引文王武王一怒安天下以爲說夫遏徂莒
恥衡行此文武以義理爲勇其心在於安天下而已非虛驕凌
轢欲以氣壓天下勢臨諸侯以取英雄之名也嗚呼始觀孟子
之言常若不遜終攷孟子之意常合於天理順於人情聖王之
心周孔之志也以孟子之學歷攷古人如洩冶之諫靈公陳元
達之諫劉聰宋璟之諫武后直則直矣聖人之門無如是法也
故洩冶雖死節而春秋無褒辭元達僅非劉后之跪宋璟僅非
武后晚年事未知可也故士大夫之學必學爲上爲德爲下爲
民可也欲致君澤民非學孟子不可學孟子非用聖王之道以
造化抑揚格君心之非於一言之下亦不可顧學如洩冶元達
數公吾恐春秋之譏而非孔氏之家法也余故表而出之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
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
亦非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
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
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
王觀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

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爲諸侯度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大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梁惠王見孟子於沼上曰賢者亦樂此乎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曰賢者亦有此樂乎余觀二人之心亦知宮室池沼之樂非賢者所當爲也旣已身樂乎此不能自還且慙見孟子而有此言耳孟子何不於其慙處痛加箴灼而對惠王曰賢者而後樂此對宣王曰有何也蓋當世之君皆甘心於放逸儻吾不少因其樂處而進之乃正言厲色以絕其萌芽彼旣內無所得則將憂愁無聊樂與小人處而不喜見天下賢士矣孟子所以深入其中而攻其爲一己而不恤天下之病撓而進之使與百姓同樂者此其造化變轉之功也夫與百姓同樂豈不惟其飢寒困苦之是卹徒與之同宮室池沼之樂哉蓋樂在宮室池沼之前而與民於宮室池沼中同宜其樂耳否則適所以生其憂何樂之有夫民之所樂者父子相保兄弟相扶室家相好鄉閭族黨親戚朋友相往來雞豚黍稷酒醴牛羊相宴樂此民之樂處也審吾能使植桑種田謹庠序申孝悌老者少者不飢不寒不負戴於道路不死亡於兵革則民於前數者之樂得矣樂至於此則雍熙輯睦郁乎有本乎氣象人君亦安得而不樂乎君民猶父子也勢分隔絕尊卑闊疎今吾因民心之樂而爲宮室池沼與民婆娑乎其間所以通其情合其好同其風也文王靈臺靈沼之詩民至於子來成至於不日微至於鳥獸魚鱉皆樂其

樂則以文王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而發政施仁必先於鰥寡孤獨其樂乃在臺沼之先故因爲臺沼以相慶相會而同享一時之胥合也明乎此說則孟子對宣王以人不得則非其上與夫爲民上而不與同樂之非皦然無可疑者且天生民而立之君因將司牧之豈使厲民以自樂哉故人君本無樂其所以樂者樂民之樂耳人君本無憂其所以憂者憂民之憂民之樂處余已粗陳其一二矣至於民之憂處乃獨人之父孤人之子兄弟交哭夫婦生離肝腦塗地屍首異處暴骨成山流血成河否則賦役煩重飢寒侵迫樂歲困苦凶年死亡此民之憂處也知民之樂處如此憂處如此吾乃尊賢使能講信脩睦使無征戰之苦省刑罰薄稅斂植桑種田深耕易耨謹庠序申孝悌開倉廩賑乏絕使知有生之樂則是憂民之憂樂民之樂矣我以子視民則民以父待君矣君樂在宮室池沼則民將子來於勿亟不日於經營而樂君之樂矣君憂在外患敵國則民將致命盡忠効死而勿去以憂君之憂矣夫人君無樂而樂以天下人君無憂而憂以天下此聖王之心也故曰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不知齊王雪宮之樂爲一己乎爲百姓乎聖王固不可遽及近如齊景公乃能聽晏子之言略施賑卹之政以及民是亦與民同樂之意也宣王將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撫四夷今反不如景公因游觀而補不足顧雪宮之樂何足道哉孟子前對宣王以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余因以謂孟子博物洽聞高識遠見顧何書不讀何事不知哉其爲此言者所以深絕好利之端而推桓文爲罪首也今觀陳晏子對景公之問宛轉曲折無不記省而引據切當深中宣王之病顔子之後一人而已晏子之言不足復解特無非事者趙岐以謂無非事而空行也竊以爲未然其意以謂天子巡狩諸侯述職所以無非事者以因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也若夫意不在此

而徒事游豫勞費供給此非事也非事謂非法度之事也故曾
隱公矢魚于棠而臧僖伯諫曰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
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
亂政即此所謂非事也人君所以無亂政者以納民於軌物也
巡狩述職所以無非事者以春省耕而秋省斂也此又不可不攷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毁明堂毁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
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毁之矣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
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
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
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
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爲
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
倉乃裹餱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
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囊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
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
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甫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
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
同之於王何有

此明堂在泰山下古天子巡狩會東方諸侯而朝於此正在齊
地宣王以謂今天子不巡狩無用於此而俗人之見皆與宣王
同故有皆謂我毁明堂之問然此先王制作宣王猶未敢遽然
毁之也此心亦可嘉矣故有毁諸已乎之問夫子貢欲去告朔
之餼羊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其意以謂自魯文公
以來例不視朔故子貢欲去之然有餼羊則告朔之禮在使後
世人君欲尋先王故事以行之者則餼羊之禮其感發人主之
心大矣有羊則禮存無羊則禮亡矣推此以論則明堂安可毁
乎夫明堂者王者之堂王政所自而出也有明堂則王政存無
明堂則王政亡矣使後世人主有欲行王政者明堂制度尚足

以感發其萬一也宣王得聞王政之說乃曰王政可得聞與余
讀孟子之對有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
罪人不孥以至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嗚呼王政之大乃如
此其忠厚平生斯時也其亦何幸哉夫耕者九一則百畝之田
得九十畝以遂仰事俯育之心仕者世祿則賢者之後功臣之
世無貧賤飢寒之患關市譏而不征則商賈樂出於道路澤梁
無禁則伐木取魚者生送死可以無憾罪人不孥則家族保全
無横死之苦發政施仁先鰥寡孤獨則老幼無依者皆以文王
爲父母矣夫使爲農者足於穀爲仕者足於祿爲商賈者安肆
於懋遷爲民者無憾於生死有罪者血食不絕爲天下之窮民
者困苦有依合一國之間爲農爲士爲商賈爲民以至有罪者
鰥寡孤獨者皆得其所熙熙然如春臺蒸蒸然如醇醲乃知
周家八百年基業造端於此時也余涵泳其意咏歎其風心不
忘念口不停誦深仰王政使人如此優裕也嗚呼文王之所以
爲文王其在兹乎其在兹乎宣王有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撫
四夷之心其氣味趨尚正在爭鬪虛驕之地一聞此說乃遽然
而歎曰善哉言乎余於此又見秉彝之性人誰無之夫宣王正
墮蠱惑昏醉中亦知以此言爲善孟子可謂能用天下國家矣
其言未終乃提其善處而導之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其造
化變轉乃有如此之用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夫關市無征
澤梁無禁則利在一國不在人主矣宣王正欲富國强兵故自
知有好貨之病不能行此王政也孟子乃又因其樂處挽之使
前而以公劉好貨爲對且曰與百姓同之何害於王政其意以
謂王欲國富民亦欲富推此富國之心使百姓家給人足無暴
斂横賦之患與文王之政何以異乎王又曰寡人有疾寡人好
色夫好貨之病恐不能弛關市之征開澤梁之禁其言與孟子
所論相貫矣至於好色於孟子所論王政自不相關其言如此
何也余然後知孟子所以眷眷於齊王以其心可喜者類如此

切原其意深敬文王尊王政乃以謂惟正心誠意之君乃可行王政而我有好色之病決不可望文王而行其政其敬文王尊王政如此亦戰國之中所難得也孟子又因其樂處挽之使前且以太王好色為對而曰與百姓同之於王何害其意以謂王愛妃嬪民亦愛妻子推愛妃嬪之心使百姓室家相樂琴瑟相安婚嫁以時怨曠無有與三王之政何以異乎夫戰國之君利專一己其與民相絕久矣孟子之學以用天下國家為大故事事挽王與民同之使情意相通血脉相貫此於卦為泰於時為春天地之造神明之功也士大夫不學則已學則當知君民之說然後為有用之學詠月嘲風錦心繡口此猶婦人女子矜組繡之功論裝飾之巧於時用何濟哉此余所以深戒也然公劉大王之詩本無好貨好色之意而孟子乃遂曰公劉為好貨大王為好色豈所以為訓哉夫讀詩書最在於能用詩書本無此意而為齊王挽以為證且其歸要與百姓同之既足以安齊王之心使於聖王之心不自絕又足以大齊王之志使於百姓之樂無所忘其用詩書乃至於此其與夫講大禮而至於不法明五經而至於附梁冀者豈可同年而語乎彼二子之學死於語下而孟子之學乃見於有為嗚呼顏氏而後一人而已矣

張狀元孟子傳卷第三

張狀元孟子傳卷第四

皇朝太師崇國文忠公臨安府鹽官張 九成 子韶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

余讀孟子此一節深痛人主左右不可無賢士大夫也夫日與宦官女子處有過不知見惡不諫沉酣長惰卒與桀紂同科其亦可悲也已惟有賢士大夫常在人主之側時聞善言必知所警時見善行必知所擇日復一日新而又新帝王之道可疾驅而進矣然士大夫之學亦不可不講也事君之道與其正言直指使人主有殺諫臣之名不若機辭廋語旁引曲取使知省悟之為愈也孟子之學傳自子思原流既正故其開陳之際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郁乎其可觀懔乎其可戒也齊宣王方為貨色修大所淫蠱惑迷顛倒中乃時聞孟子之微言要論其所得亦已多矣余以是知人主左右不可無賢士大夫也夫宣王志欲辟土地朝秦楚蒞中國撫四夷好大喜功而於民事略不加意土地荒蕪不問也遺老失賢掊克在位不問也四境不治如此此亡國之道也使孟子直以此意諫之徒起人君之怒益生厭諫之心此徑情直行之道非聖門之所尚也披玩其言深有意味託物引喻比類陳辭使聽之者不逆言味之者生畏不逆其耳而深注其心此聖王之學所以為可尚也觀其有託其妻子之喻是其意以謂斯民乃宣王受天子之託也而凍餒之可乎又有士師不能治士之喻是其意乃謂諸侯之職分民而治今為諸侯而不問民事可乎其意在此其言在彼宣王初未之覺也前則有棄之之對後則有已之之對夫朋友不職則當棄之士師不職則當已之此人之情也今四境不治則宣王失職矣推朋友當棄士師當已之義以自反則宣王當如何乎想宣王聞之其心警動可得於言意之表矣夫常人之情其言已切於已

狠者則怒怯者則歎今宣王不怒不歎乃顧左右而言他人皆
以謂宣王之失余於此竊有取焉夫宣王於窮迫之地乃自有
變辭之路顧其機用盖出於天資以此深責使其深入孟子之
學余知其於天下難事皆知避就矣凡死生憂戚得喪禍福豈
能累其胸次乎惜其徒有此機而不能用之於堯舜文武之道
終為戰國之君而已良可歎也然而名言之際不可不審如說
家室於朋友而凍餒其妻子遂曰棄之豈不太薄乎然則如之
何在我當審處豈其人貧窶不能贍給乎豈其材不足依而
不知通變乎抑豈深吝固惜不知有通財之義乎自則詳說備
之可也如後一說責之可也何遽至於棄絕乎余恐學者流信
此說責人為重而忘忠恕之道虧朋友之義失聖門之本故此
余所以不得不辨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
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王曰吾何以識其不
才而舍之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
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
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
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
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余讀此章深知元老大臣乃子孫之腹心而新進小生足以亂
人家國也夫元老大臣諳練一代典故深知當世人情其變故
之始末經書之短長與夫君子小人之態度錢穀兵甲之有無
皆已心通默識厭見而熟聞矣至於新進之士未知重輕不量
高下徒恃一時之俊辨而忽當年之深圖衛信公孫彌乃至於
亡國趙信趙括而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嗚呼元老大臣如晉
之行父齊之晏嬰皆身歷累朝馬不食粟妾不衣帛皆名顯天
下雖識慮狹小不足以論先王之大道然方將扶助亦未至於

滅亡而況其上有如伊周者乎然而人君多喜新進而惡見老
成何也夫元老大臣動循故事語有成法使人君喜不得過賞
怒不得淫刑人君意欲有為必執先世之規摹與已見之成敗
以為言此人主所以多不快而至於惡見也至於新進小生未
更世故罔識物情視前聖為迂疏輕一世為流俗隨人主之喜
怒違先世之典常至於破壞規矩毀滅法度卒之違怫人情放
肆淫侈亡國敗家而後已此孟子所以拳拳於世臣之論且曰
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謂有世臣而已矣今王無親
信大臣矣昔時所進皆新進小生皆超越老成而驟用之其言
不効敗人國事又不知誅絕焉此其所以可悲也亡者謂絕也
觀此一節豈以齊王意在闢土地朝秦楚莅中國撫四夷求所
難得之事而朝廷老臣知其不可皆已去位而信寵下生如
淳于髡宋牼淳于輩肆無稽之說為高大之談卒之一事無成乎
不然孟子何為立此論也宣王聞孟子之言亦厭稷下之論而
知前日之錯謬也乃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嗚呼孟子之
對何其勁捷也其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是也夫朝廷進用人
材曷可輕哉常如不得已可也苟不加思慮輕易用人不幸有
如公孫彌趙括輩一旦超越於諸公之上而大至亡人家國小
至陷害生靈可不謹歟且一介之小必有故交一家之微必有
親信況一國之大豈無腹心元老大臣乎使人主用先王之臣
守先王之法自足以保民而安國必將為後世子孫計其進用
人材也亦未可輕當使揚歷內外諳知始終惟經艱難者則不
敢輕易惟嘗敗事者則必知審詳念世路之難行則言不妄發
識物態之難保則動必致思必使下民鄉之元老信之吾心安
之然後可用耳豈可不問久近不驗踐揚一言合意驟加進擢
而遽使卑踰尊疏踰戚豈不傷元老之意而失一國之心乎故
孟子教宣王用人之法曰王勿以左右諸大夫國人之好惡而
進退人而殺人也當自致其察耳所謂自致其察者左右諸大

夫國人皆曰賢皆曰不可皆曰可殺而吾必見賢見不可見可
殺然後用之去之殺之是也夫所以不輕信於左右者恐小人
交結便嬖以進身如柳宗元輩者所以不輕信諸大夫者恐小
人交結權臣以進身如谷永輩者所以不輕信國人者恐小人
同乎流俗合乎汙世以進身如鄉原者其好惡果可輕哉然則
不信左右諸大夫國人好惡吾當自以所見而進退之而殺之可
乎曰不可也人君自任好惡安知不出於私情哉惟左右諸大
夫國人衆口一辭曰是賢人也是不可也是可殺也然後吾存
之於心驗之於事默觀其所爲陰察其所向以待見其所謂賢
見其所謂不可見其所謂可殺與左右諸大夫國人之言一切
脗合然後用之去之殺之耳如此則小人無以肆其姦而君子
得以行其志殺不妄殺人不苟去而所進之人皆足以保我子
孫黎民而爲民父母之道得矣然而唐武后之用人最爲輕易
故當時有杷推椀脫之語而一時人材如姚崇宋璟輩皆足以
建開元之太平至如德宗用人最精而東省閉門累月南臺惟
一御史當世人物皆爲兩河諸侯之用貽唐室無窮之禍今宣
王區區戰國之間以得士則存失士則亡而孟子教之精選遲
久如此吾恐不得志之人相率而去如商鞅去魏適秦而魏遂
衰韓信陳平去楚適漢而項籍至不保其首領禍福之速如
此則將何處乎曰武后之取人未至於草率而德宗之精選
初不聞有可親信者其心所謂元老大臣者盧杞而已矣審吾
眞有元老大臣亦何憂於商鞅陳平輩哉使惠王聽公叔座之
言則商鞅以爲王國之忠臣使項籍行范增之計則高祖亦安
有後日之望乎然而見賢見不肖見可殺又不可不謹也德宗
見盧杞爲忠而用之見蕭復之輕已姜公輔之戇直而去之當
時亦不聽滿朝之臣而自見之也[illegible]曰此孟
子深意也夫齊王之見正待孟子琢磨之使其親信孟子於一
言之下格其非心仁義著見則賢不肖皆能辨其所察哉如德
宗者正自顚倒錯亂其賢不肖如何明白其賢盧杞而去蕭復
等此其不講學之罪也此又孟子之遺意于故表而出之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弑
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
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余讀此章誦孟子之對毛髮森豎何其勁厲如此哉及思子貢
之說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
惡皆歸焉何其悲惻若此哉夫孔門之惡紂如此而孟子直以
一夫名之不復以君臣論豈可怪也乎昔觀史紂爲武王所迫
自焚于火而死武王入至紂所自射之三發而後下車親以劍
擊之以黃鉞斬紂之頭懸之大白之旗余讀之掩卷不忍至於
流涕曰嗚呼武王雖聖人臣也紂雖無道君也武王嘗北面事
之何忍爲此事也或曰此武王行天意歸人心也嗚呼天道乃
使臣下行此事皆天理也哉人心乃欲臣下行此事皆人心也
哉反覆求其說而不得將以武王爲非乎而孔子曰湯武革命
順乎天而應乎人中庸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
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敢以武王爲非耶抑以武王爲當然
耶反覆之於心惕怛而不安驗之於事則親弑君首懸之於旗可
乎而孟子更不以君臣論其意直曰行仁義者乃吾君殘賊仁
義者乃一夫耳雖尊臨宸極位居九五不論也嗚呼使孟子當
武王之時必爲誅紂之事矣夫其心旣見其爲一夫不見其爲
人主將何所不至哉且湯放桀武王伐紂周公殺兄石碏殺子
皆聖賢之不幸也不知古人之見直與今人不同乎抑無乃此
心之靈掉乃人欲非天理乎不然孟子何以勁辭直言略無委
曲耶孟子亞聖也豈有失道之言乎而又孔子如此說中庸如
此說又觀衛國逐獻公晉悼公謂師曠曰衛人逐其君不亦甚
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也夫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無使
失性又曰天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天之愛民甚矣豈使一人

肆於民上以縱其淫而棄天地之性乎必不然矣君困民之性乏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焉用之不去何爲是知古人直不以放弑逐君爲過當也嗚呼言之且不可況爲之乎夫湯之放桀與夫衞之逐君顧臣子所不當爲矣而武王乃至親射之以劍擊之以鉞斬之孟子至謂之誅一夫而孔子中庸又稱大之余讀聖賢之書無不一一合於心獨於此而捍格若以謂不當爲者余一介鄙夫豈能望武王周公孔子中庸之道萬分之一乎而獨如此何也然而有子貢之說爲之據而孔子又無誅一夫之說此余所以不敢決是非俟世之有道君子爲之闡譬也

孟子謂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

孟子之學自格物知至正心誠意以至於爲天下國家其語之甚詳其擇之甚精矣其在戰國時衆皆知戰爭詭詐之計爲高而孟子以格物之學窮之乃見天下苦於戰爭詭詐之說人人思自有於帝王之道也故其胸中自有一定規模如植桑種田謹庠序申孝悌使老者幼者皆得其所衣帛食肉不負戴於道路仰事俯育不遑流於溝壑使一國行之則天下之心盡歸於此不煩兵甲不用詭詐而四海大治矣此其規摹也如見梁王則以此曉之其見齊王又以此曉之諄諄誨語拳拳念慮其意安在哉欲得天下同樂其樂而安於帝王之道也夫使當時人君無意於天下則已儻有意於天下舍孟子之學而欲聽商鞅之說孫臏之說蘇秦張儀之說稷下先生之說余恐殺人愈多人心愈失秦始皇并吞六國夷滅諸侯晏然自以謂日之在天身死未幾而與鮑魚同載至其子二世聽趙高之邪說殺扶蘇

梁惠王下

殘骨肉行貨賄之政與驪山之役一夫作難七國皆應此戰爭詭詐之效也天理昭然豈有不以仁義而能長久者乎孟子深悲天下之勢必至於如此故勤勤持仁義之說而時君世主聞見既熟思慮既深漸染歲久飜然不以爲意終使秦孫得志宗廟丘墟社稷破滅而後已可勝歎哉觀此一章乃宣王欲孟子舍所學之規摹而就其所欲之貪暴故孟子設譬以問之曰爲大廈則必使工師求大木以爲梁棟之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所以喜者以造大廈而有其材則大廈指日可成矣有匠人者元非造大廈之手而不量高下不問輕重乃斲而小之是壞大廈之材而宮室不可成也此王所以怒也夫造大廈者必須大材豈有造天下而不用帝王之道乎有大材而斲之則大廈終不可成矣豈有以帝王之學入陰謀詭計而能造天下者乎蓋爲天下國家必有天下國家之材如商鞅孫臏蘇秦張儀稷下數公之說皆閭閻市井商賈駔儈之材也將以此輩爲天下國家之材宜乎亂亡相繼至秦而大壞也宣王欲孟子舍帝王之學而爲駔儈之學以遂其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撫四夷之志可謂不知輕重矣此無他以習俗之久深入肌骨未易洗除也又爲之譬曰今有萬鎰之璞欲取以爲珪璧之用王其能自取之哉必使玉人彫琢之吾無與焉可也有此玉者在王而彫琢之者在玉人夫玉人之彫琢也其心手之應思慮之精法度之密豈他人所能知哉王欲珪璧之用取其責於玉人可也而乃強與其彫琢之事曰如是而解璞如是而制圭如是而作圭如是而成璧使玉人盡棄其心手思慮法度之用余知玉人謝而去矣國家猶玉之璞也孟子猶玉人之善彫琢者也有國家者王而所以用天下國家者在孟子之學彫琢一聽於玉人用天下國家一聽於孟子可也今使舍乎昔日所學而曰姑從商孫之計效儀秦之策效稷下先生之論以遂吾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撫四夷之志是猶教玉人彫琢玉也玉人不肯舍其所中以從

王之欲爲天下國家豈可令人舍其規摹而從市井駔儈之計哉王人不能施其術則將謝而去孟子不能施其道亦將浩然有歸志矣嗚呼孟子可謂特立獨行者也當戰國之際戰爭縱橫說詐之說蕩如稽天焚如野火而孟子獨守帝王之道超然於頹波壞塹中不枉不撓不動不變余讀此時之史見夫戰爭之說縱橫之說詭詐之說遍滿天下而孟子之言間見嘗出於諸說之間是猶糞壤之產芝菌而喧啾之有鳳皇也及之諸說消亡灰盡煙减與糞土同歸於無而吾孟子仁義之說炳然獨出與日星河漢橫厲古今嗚呼吾儕之學當何學乎余所謂祖帝王而宗顏孟者似不可忽也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世之疑孟子者以謂周王在上而勸齊王以文武之舉以謂無天子也夫征伐自天子出而興滅國繼絕世者乃王者之事今齊人伐燕不出於天子已可誅矣而又欲盡取其國且滅人之國絕人之世非王者之道也孟子不以此義正之而引文王之未取武王之取商以對爲是許齊以文武之事而更不論天王矣此所以說者之多疑也然余攷之若陳恒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魯哀公曰請討之夫天子討而不伐是征討乃天子之事孔子何爲以天子之事望哀公豈不僭亂乎曰是有說也其說如何哀公如允孔子之請孔子則將請於天子以天子之命命魯率諸侯以討之孟子所謂取豈非出於此乎或曰論語孟子所載本無此意而曲爲之說何哉曰孔子大聖人也孟子大賢人也後之學者窮年卒歲講論師承未能望其萬分之一

而欲以私意窺聖賢於不義之地此何心也哉聖賢之生也受天之正命稟天地之間氣命世開物與天地日月同其造化豈留微生不知尊敬乃欲於昏醉之中妄論其施設此余所以獨探聖賢意之所在而不問其言之有無也余之意如此乃尊聖賢也尊聖賢者乃尊天也天其可慢乎余抑嘗以其時攷之齊當伐燕時乃宣王之十八年楚懷王之十五年秦惠文王後元十一年而周赧王之元年也孟子以天理觀之周自平王以來世無令主至赧則極矣此天之所廢不可興也尚忍言之哉下此則秦楚齊爲大國秦楚皆僭號稱王其無君之心亦世襲其惡矣夫所以能爲國者以有禮法也今秦楚專恣不問禮法使其得志必放肆暴橫亂名敗作帝王之道將墜於地而天下之民將爲血肉無息肩之所矣惟宣王乃虞舜之裔而又賢次候廓仁厚博大使其行孟子之言帝王之道或可興於旦暮而生民性命或可置於太平也論天下之勢不歸於齊則歸於秦不歸於秦則歸於楚懷王愚闇天之所廢也使楚得志勢當如秦而秦乃世有英特之主其勢當盡歸於秦所可賴者尚有宣王與之抗衡耳故孟子力陳王道使齊王行之齊儻得志吾道庶有望也奈何宣王終不能行其言而其勢卒盡歸於秦秦自孝公以來專行刻薄之政務爲富國强兵之謀一旦并有天下必尊先人之法盡燒六經盡殺儒者以自快其意矣後始皇得志視聖道如仇讎視斯民如草芥天下大亂兵戈四起至漢乃小定而孥戮之令挾書之法至文帝而方除嗚呼尚忍言之哉孟子知其勢必至於此也又念帝王之道將滅絕而不復興而生民之命將爲魚爲肉不復得當於人類也此所以急爲齊王陳王道以障潰墜之勢焉學者生乎千百載之後不以其時攷之而妄爲詆訾其亦可怪也已然而子之竊國其罪當誅齊王請於天子而伐之誰曰不然至於伐而獲勝已不逃於擅興之罪而又以一時之邪說以濟其貪欲之心所謂一時之邪說者不取

必有天殃是也當時六國之爲邪者偏持此說以道諸侯爲不義之舉不問理之是非也爲當世之君者亦樂聞其說得以快其私意而甘心爲據而言之以爲口實如所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此何等邪說哉是天使人爲不義之舉也夫在天爲命在人爲義顧義理之所安即天之所安也何有舍義理之外而妄立一天以誑誤當世乎此可誅絕者也夫齊不稟天子而伐燕旣伐燕而謀取其國皆義理之不當者也今齊王僥倖五旬而取之乃以謂非人力之所能至乃天與之爾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不問義理而別求所謂天豈非邪說之害道乎孟子知其所謂天者不問義理所以以民悅不悅文王武王之事對之亦可謂能陳善閉邪矣夫民之所以悅者以義理之當也其所以不悅者以義理不當也義理不可見當以民之悅不悅卜之民心誠是義理之當義理之當是所謂天也然則今燕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不可謂民心之不悅也夫民之所以悅者苦子之之亂如蹈水火中謂齊王以親仁善鄰之義來救斯民之命而不許其因亂以取吾之國也顧吾所以處之如何耳處之之道使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此燕國之望也若因其悅而欲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此盜賊之心此所謂水益深而火益熱也燕國之衆將視我如仇讎矣尚何天殃之足云乎昔人或問勸齊伐燕孟子對之有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之語是欲東之於周王也然則聖賢之意皆自有謂故余戒學者當身逆其意而勿於語言之間遽以私意論議聖賢之可否以獲戾于天也戒之哉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

來其蘇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齊宣王欲闢土地朝秦楚莅中國撫四夷有侈大之心無理義之舉孟子比之以緣木求魚且曰後必有災宣王之意未必以爲然也而稷下先生之論方且指天畫地陽闢陰闔以左右推挽之今爲取燕之役特小試其志耳而當時惠文王在秦宣惠王在韓襄王在梁武靈王在趙懷王在楚已環視不平矣而又誘人說客鼓動于其間將以救燕爲名一舉而盡取之嗚呼闢土地朝秦楚莅中國撫四夷果可以兵力勝乎齊之國巳爲之沮喪況又其大者當何以處之夫宣王行孟子植桑種田謹庠序申孝悌之誘使老者衣帛食肉不負戴於道路黎民仰事俯育不漂流於溝壑此理義所安也天下方以戰鬭縱橫說詐爲事皆不由理義者也故東服則西反南降則北侵而諸國能信孟子之言行先王之政其仁風德澤溥徧雖無意於闢土地朝秦楚莅中國撫四夷而是數者將自在吾德化中矣惟其不聽孟子之言徒有侈大之意所以小試於燕而諸侯皆欲伐之至於沮喪怵惕求所以待之之計亦可謂失策矣孟子所以言湯以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而王以千里而畏人夫所以七十里而有天下以由理義也今王以千里而畏人以不由理義耳何謂理義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受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葛伯如此所爲無理義之心皆盜賊之計湯爲其殺是童子然後征之四海之內坦然不疑皆

曰湯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湯始征自葛始其規摹遠大循理義而行故無敵於天下至於仁風遠播德澤溥臨東面而征西極於夷有苦其君之虐政者則怨湯曰等皆民也何爲獨後於我乎南面而征則北極於狄有苦其君之虐政者則又怨湯曰等皆民也何爲獨後於我乎四方望其來征如大旱之望雲霓也夫湯之征也動循理義王者之師也何以見其動循理義且以兵臨人之國者無不驚懼恐怖發人墳墓焚人郊保虜掠人畜俘繫老幼使冤氣動地哭聲震天此常態也而湯之征也則有異焉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嗚呼民方憔悴於虐政而湯舉動如此湯之未來則如歲之大旱也其嗷嗷也甚矣湯之已至則如時雨之降也其誰不鼓舞而怡愉哉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此之謂也今燕有子之之亂民方皇皇無告賴兵之來亦猶大旱之望雲霓以謂將拯我於水火之中也而乃樂禍幸災劫盗賊所爲殺人父兄係累人子弟毀人宗廟遷人重器天下聞其取燕國已不忿而又聞所爲如此人人爲之不平四方起兵不爲無名矣夫天下固畏齊之強今又倍地其強益甚爲四方諸侯者安得不爲後日之計而謀人說客亦安得不恐動搖撼談利害論時幾以必取於齊乎夫齊王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撫四夷皆欲不由理義中行而得之其規摹措畫無不以并吞貪冒爲意略不以生齒爲心彼稷下諸公張口緩頰無一人引之於理義以助孟子者皆欲爲詭詐貪冒而已矣故其一出不聞善政而劫盗賊之計以動天下之兵以是知士大夫之學不可不先立規摹規摹由理義則舉動皆理義規摹由貪欲則舉動皆貪欲以湯與齊宣王考之蓋可驗矣夫秦暴虐斯民燒詩書殺學士行督責之政肆慘刻之心步過六尺者有禁棄灰於道者被刑漢高祖入關不殺一人乃勞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吾與公約法三章爾殺人者死傷人及盗抵罪是亦成湯之舉也顧此一舉乃爲漢四百年

基地其規摹豈不大哉宣王不知此理已無可言者矣今欲止諸侯之兵亦豈無術乎且天下之心歸於理義而已吾始也不由理義而終也歸於理義是雖失之東隅亦可謂收之桑榆矣善乎孟子之言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民皆仰之故人不貴於無過而貴於改過宣王殺人父兄係累人子弟毀人宗廟遷人重器過孰大焉一聞諸侯動兵乃能引過歸己即時改悔出令甚速反其老幼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此王者之舉也天下誰不仰之乎夫宣王失於始而得於終使諸侯不敢加兵則理義之可以行吾志也明矣而俗氣深入邪說方然終不能盡行孟子之言豈天之將喪斯文於徒使人悠悠發歎耳

張狀元孟子傳卷第四

皇朝太師崇國文忠公臨安府賜官張　九成子韶

鄒與魯鬨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禮曰君以民爲體民以君爲心是君之與民同心而異形同氣而異息豈有凶年饑歲民轉溝壑散四方而君擁倉廩府庫之實超然自是不以民爲事哉是君民相絕血脉不通而身心異處也其罪在士大夫不能通上下之情上之德意不能宣于下以固結民心下之哀苦不能復于上以開道君意使堂上遠於百里門庭遠於萬里尊卑闊絕而上下之情隳名分深嚴而堂陛之交絕乎時暇日君尊如天有司尊如鬼神高深崇固與下民絕不相知飢荒不問凍苦不收民已絕望於君君亦絕意於民相視已如行路之人耳一日風塵四起郊壘多兵乃欲使之前即死地以保我國家衛我宗社豈有是理哉夫平時視之如路人有急則亦若路人而已平時飢凍不相知有急則安危亦不相知耳審如是則鄒穆公何怪於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歟然而穆公之所以責民者尚未知其故也孟子於是深言其所以謂凶年饑歲民老弱轉溝壑壯者散四方而君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不能出一銖一粒以濟其急今日乃遽責以死事其可乎故引曾子出乎爾反乎爾之說以爲對焉夫今日民之不救有司之死事穆公爲之不平昔日有司不救民之飢荒穆公何爲邈然不問乎且曰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所謂仁政者飢者食之寒者衣之不得其所者安之如父母之於子保護愛惜鞠育撫養使下民之心日親於君父則緩急之際執戈而前以死自誓以保我國家宗社如子之於父母矣先王審知此理所以周流天下巡狩四方使君民之情常相浹洽熙如酒醴薰若芝蘭君念念在民民亦念念在君故遷都一事耳盤庚以天子之尊而至親臨軒陛而使民咸造王庭且人人登進之拳拳曲折告之以所以遷都之意夫民我國所有也吾欲遷都誰敢不從有不如令驅之殺之有何不可嗚呼此畫卓之見盜賊之謀也先王之心豈忍爲此哉必低回下意丁寧辨析明告以利害之原深求其是非之實使民心曉然相聽乃始遷耳不然先王未敢也此三代之所以爲令王歟秦自商君以來視民如草芥至始皇而尤甚名分嚴矣上下辨矣令之則聽禁之則止豈不快意至二世則又尊矣深居簾幕如在九霄而不知民心皆離矣一人有愛君之心者及陳涉一呼天下響應英雄豪傑奮臂而起有智者設智以亡秦有力者出力以亡秦有謀者畫謀以亡秦誅降王子嬰不嘗歎息無一人憐之者嗚呼前日之所謂尊嚴者安在哉深可悲也夫上下相通此天理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在易天地交爲泰及考其象乾君也乃居下坤民也乃居上顚倒如此何以爲泰乎蓋此卦乃畫君民之心非君民之位也以謂君之心常在民民之心常在君此所以爲泰泰者通也天地不交爲否及考其象乾以君尊臨乎上坤以臣民處乎下此太平之象也何以爲否乎此卦乃畫亂世君民之心非君民之道也以謂君之心不念下民而巍然在上飢寒不問老壯不知民之心不念君上而頹然在下國家不恤宗社不顧此所以爲否否者閉也夫孟子言其大槩余恐後世未究也故又推先王之心及泰否之象以見君民不可相忘者至於如此焉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効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

讀聖賢書者不當泥其言當觀其用勢有不同用亦多變以觀用聖賢聖賢雖往其心常炯然無今古也且齊宣王問交鄰國孟子對以事大事小梁惠王問雪恥秦楚孟子對以省刑薄賦夫孟子何不以事大事小答惠王而以省刑薄賦答宣王乎余所謂勢有不同用亦多變者此也宣王好大而不肯下人能事大事小則天下服矣惠王一於報怨而不知恤民能省刑薄賦則天下無敵而其恥可雪矣以是知孟子之學淵源甚深隨勢而為高下天下無有不可處之事也至於滕文公問事齊事楚餘不以對齊王之語使下之又不以對梁王之語使上之何也蓋滕小國也齊楚非賢君雖下之不能已其并吞之心地勢迫蹙難以設施雖行仁政未能感動天下壽至於此亦已窮矣將事齊則楚兵在南門將事楚則齊兵在北門慕尓之國絕長補短不過五十里而齊楚并吞虛翻地方數千里車馬之衆甲兵之多一擲其心兩師敵至猶舉泰山以壓螻蟻也其勢亦已危矣事既窮勢又危然則有何策以當之乎曰聖賢無事不可處其歸安於理而已齊大國也魏亦大國也地可以設施民可以陶冶事大事小省刑薄賦隨分酬酢自有餘地未當以死言也至於勢既不可支事又無可為則其計在死社稷耳夫宣王事大事小理義也惠王省刑薄賦理義也文公効死勿去理義也理義難識固當審處如何耳夫死本非難事以凡俗之觀之無不驚懼至於聖賢以理義為重而以死生為輕曾子以一死易一簀子路以一死正結纓事在理義與事大事小省刑薄賦其用一等也死雖非聖賢所難然勢不至於危事不至於窮未肯以死言也儻不觀可否不問事勢一以死為理義此匹夫匹婦經於溝瀆之見也非聖賢之道也夫使齊王以死言則將與兵四伐而不論理義矣使梁王以死言則將懾懦怯矣即喪邦矣吾因觀文公所對乃知孟子之學千變萬轉其用常有餘地且以常人觀之文公在兩大國之間無地可號令無民可捍禦若無

謀矣而於無謀中乃又有效死之策焉夫使民效死而弗去此仁者之政也儻非平昔固結民心豈一旦遽能至此地哉孟子乃以告文公何也曰此又孟子權其人而言之也夫文公之為世子也之楚過宋得見孟子孟子指性善以示之一言之下頓有所入乃能於頹波擾中毅然行三年之喪使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是其所得亦可知矣及其問為國之說孟子告以三代之道使畢戰問井地孟子告以潤澤之語仁風遠及使許行之徒負耒耜自宋之滕而願為其氓則其能行孟子之言而信其所學在戰國之間一人而已矣其使民效死勿去固所優為也惜乎無湯七十里又無文王百里之地而介於兩大國之間不得稍施其所學使至於此極又可悲也然而使民效死勿去而有死社稷之節其視靦顏就辱苟活求生如頓子牂潞子嬰兒有辱其先人為春秋所誅者天地相遠矣借使不幸文公與民同死國雖已破家雖已亡而凜凜節槩猶足以使人興起也嗚呼理義如此之大君子安可不効乎余恐學者讀聖賢書不知其用故歷數對齊梁之語以校文公之說使知學聖賢者當專其用與然後可以得聖賢之心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強為善而已矣

余嘗論孟子之學千變萬轉不憂天下之多故也惟變多則策多愈變愈新愈出愈奇極其所歸一安於理義而已矣夫齊王問交鄰國則有事大事小之說梁惠王問雪恥則有省刑薄賦之說語齊者不以告梁語梁者不以告齊今滕文公問事齊事楚則又變齊梁之說而又有效死之說問齊人築薛則又棄效死之說而又有一說其說云何避狄之說也其變愈多其說愈新其出愈奇其學未至此腐儒而已矣夫交鄰國時理

義在事大事小處雪恥時理義在省刑薄賦處事齊楚時理義在效死處築薛時理義在避狄處彼以時來此以幾對毫釐有差千里失矣使當時孫商蘇張稷下諸人之見問交鄰國則曰吾當以智勝之問雪恥則曰吾必當以詐勝之問事齊楚則曰齊兵至則事齊楚兵來則事楚問築薛則曰間其謀主擾其役人使秦楚大兵奔命不暇而莫遑爲築薛之事要皆盜賊之謀從倖之計非理義之安也而孟子獨舉太王故事有避狄之説且一等避狄耳有何説哉而孟子於其中又有造化之妙此深得帝王之道者也何以知之且其説曰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嗚呼何其遠大如此哉太王止能避狄何足道也惟有爲善之妙使王季文王武王藉此以爲基本爲善大則子孫之所受者亦大人皆見武王尊爲天子富有天下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在克商之後而不知太王避狄之時已有八百年基本矣嗚呼君子創業垂統所憑藉者何乎善而已矣善端深大過之愈流止之愈行善與天合則狄人侵之乃所以發吾善端耳審知此理則齊人築薛竟欲見逼又惡知夫不爲吾子孫基本乎夫小不勝大寡不勝衆弱不勝強此勢也理義苟安雖小猶大雖寡猶衆雖弱猶強小也寡也弱也乃在於目前而大而衆而強乃應於後世君子之爲計將爲目前乎將爲後世子孫之計乎如其爲子孫之計雖寡小而弱亦何足患也嗚呼窮迫之中乃自有此廣大之路由是見孟子之學未易量也然則其要安在曰在理義然而文公之後卒不聞有興者何也此以利心論孟子也興與不興在天而善與不善在我吾知爲善而已吾爲善乃興之道也事在秦時天理顛倒而有天下者卒歸漢民漢乃堯之苗裔嗚呼天人之際其明白如此哉亦何疑也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

孟子對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君請擇於斯二者

嗚呼讀滕文公三問使人凄然不平深思王道衰微紀綱廢壞而強大之國侵陵放橫不知理義乃至於此也當時小國不幸介於大國之間不聞有親仁善鄰之長但見有憑弱犯寡之罪王朝無九伐之誅方伯無糾合之長齊橫於東楚恣於南秦吞於西首後知理義哉文公見孟子者凡三問皆言其國存亡之狀求急難之策孟子區區欲與王道如此之急者謂是故也然於危急之中設爲謀策要皆中於理義或遷之或死之皆天下之至計聖賢之常心也自常情觀之謂人之國乃使之避乃使之死亦可謂無策矣然聖賢之見則不如是其避也不以爲弱其死也不以爲屈吾得理義而安焉斯已矣此所謂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太王避狄不害爲周之令王曾子易簀子路結纓乃所以爲孔門之高弟審知此説則夫陰謀詭計嫁禍於他人而鬪亂於鄰國以要一日之命者皆聖賢之所不爲也故其避也爲可觀其死也爲可法則以理義在其中故也夫文公三問孟子對之不同者以理義各有所在不可不審處也易位而行逆施而處皆有害於大道夫其問事齊事楚則對之效死立定規摹當如此也及其有築薛之問事亦迫矣於效死中又有避狄之説此孟子於規摹中深觀理義運動處以示之也至其不得免焉之問則亦極矣夫以小事大畏天者也今竭力事之不愛皮幣犬馬珠玉之奉以致其畏天之誠而齊楚逆天侵陵猶甚孟子於此亦豈無説乎蓋理義隨在而有顧吾用之如何耳故避狄效死之説再舉而陳之使之自擇焉夫爲愛民之計理義也則有避狄之策爲世守之計亦理義也則有效死之策此皆聖賢之本心天下之至計不害名

敎不化理義顧吾力量如何耳吾心在於愛民則爲避狄之大式吾心在於世守國爲死社稷之賢君顧何有不可哉然效死之節易明而避狄之心難見此儒其心出於貪生畏死不以社稷爲意此春秋之所誅也紀侯大去其國是也孟子肯許人如此乎儒其心出於愛民如大王避狄是也大王於避狄其間自有造化何以知之其避狄也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太王雖往其言尚在使人讀之幾欲墮涕蓋誠心實德學於中而發於外非作僞所能到也深迹其心廣大高明郁乎有堯舜之遜藹乎有父母之慈想其平昔發號施令立政造事無非從謙遜慈愛中來民心愛之亦已久矣非當急難方爲仁人之語如奉天之詔以解一時之急也然此詔溫厚有禹湯罪己之風使德宗自爲之決不能那然如發金石也此蓋隆賢乎日所踐履所蘊蓄者在此故一出而能感動如此也惟太王心如此所以去邠踰梁山邑居于岐山之下而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周家八百年事業述於此矣夫一等避狄而大王於避狄中乃有造化如此所謂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蓋太王之謂也然則何以謂之爲善第深誦屬耆老之語三復而味之藹然悠然有廣大高明忠厚慈愛之心者此所謂善也夫聖賢君子當憂患之來自有安身立命之地者善而已矣善即余所謂理義也余恐後世不明爲善之說故又推孟子之意而大之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

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余讀易至坤之初六觀其繇辭曰履霜堅冰至及聖人至此一爻發之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余三復斯言乃悟魯之國祚過周之歷至漢之初猶有禮義爲項羽堅守而不肯降漢者皆周公積善之所致也然自惠公以妾爲妻夫婦之倫亂矣隱公不書即位君臣之倫亂矣所以公子翬擅兵桓公弒立慶父弒子般又弒閔公公子遂殺惡及視季氏三分魯國而有其二孟孫叔孫各有其一公賦盡入於私家兵權不在於公室以至昭公遜既不得正其終定無正又不得正其始靜觀二百四十二年間天理顚倒惡氣蘊積如此焉得有治安之事乎定公用孔子權相事誅少正卯而男女異路道不拾遺飮羊之風遂息公懼之惡亦亡三都瀕隳侵疆來復魏乎已有治安之象矣而女樂壞之以此知平公欲見孟子而臧倉沮之者皆非偶然也夫何故惡氣凝結未易消除雖以聖賢之力猶不能消復於冥冥之中況其他人乎蓋惡氣之生始於微茫積稔不已終於浩大觸乎天則日食星隕觸乎地則山崩川竭觸乎人則爲亂夫爲女子爲不忠之臣以敗亂國家顚覆宗社魯國自惠公以來惡氣浸盛如此故天變地震紛然四出是生三桓爲時蟊賊是來女樂遠去聖人是有臧倉公沮孟子夫出乎爾者反乎爾此天理也善既有報惡豈無歸使聖賢不得行其道者皆天也豈偶然哉夫聖賢得志必將使君安於上民安於下三綱明五常正彝倫敘風俗成願此大福非祖宗積善豈得有此報乎此孔子遇匡人之圍則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遇公伯寮之愬則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

其如命何孟子遇臧倉則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聖賢深見天意借手於匡人公伯寮臧倉以厄吾道使天下無治安之望而魯國有衰替之風此皆惡氣之積不可遏已也嗚呼深觀此理則君子戒愼不睹恐懼不聞不欺闇室不愧屋漏乃可已也蓋惡氣發於一念充於一身行於一家國君則又大於一國天子則又放於天下儻知謹獨之學於履霜之微識堅冰之至於毫末之起知斧斤之尋敢謂何傷其禍將長敢謂何害其禍將大可也若事至定公平公雖聖賢亦無及矣吁可歎也漢武帝嚴刑黷兵算及舟車權及鹽鐵公卿大夫相隨下獄連年出師四邊騷動農心積慮非殺人即苦民耳是以內則有巫蠱之禍冤及太子外則有汲命之法殃及平民惡氣如此豈復有治安之理乎是生石顯以禍元帝是生昭儀以禍成帝是生董賢以禍哀帝是生王莽以禍平帝蕭望之不知天意而欲救之則

望之死王章不知天意而欲救之則王章死王嘉不知天意而欲救之則王嘉死翟義不知天意而欲救之則翟義死由是推之終於宗社滅亡而後已則桓帝之殺李固與竇武獻帝之遭董卓遇曹操乃漢明冤獄之報也元宗不用張九齡德宗不用陸贄文宗不用裴度使有祿山之亂盧杞之亂甘露之亂若有鬼神陰沮於其間者乃太宗開基之際殺竇建德誅蕭銑之報也由是推之則孟子有不遇魯侯天也之語其可謂深識天人之際矣然而小人之沮君子其說乃如此之巧不可不知也臧倉嬖人安能爲此乃知惡氣感物有以使之也其巧如何曰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夫其言則有理其事則可疑豈非小人之害人其說乃如此之巧乎君子處心無愧巧與不巧吾何卹哉然平公以樂正子一言遂欲命駕臧倉一言遂又諾之不復致問是非詢諸左右亦可謂輕矣如此資質安能有爲乎樂正子辨析如此卒不聞有悔過之言正臧倉之罪直

昔既息求賢莫聞此何人也哉余既極天人之理而又述小人害君子之巧而平公舉動之輕以爲後世戒

張狀元孟子傳卷第五

張狀元孟子傳卷第六

皇朝太師崇國文忠公臨安府學官張九成子韶

○公孫丑章句上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曰以齊王由反手也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

世皆疑周天子在上而孟子以為以齊王猶反手又曰行仁政而王又曰王者之不作是欲以齊王為王以齊王為王則將置周王於何地矣楚僭號稱王春秋比之夷狄孟子乃以夷狄待齊王何也曰學者學聖賢當考其時論其人熟誦其上下之辭深味其前後之意豈可如乘間伺隙摭取一言半辭使不信不疑而遽詆訾聖賢哉孟子學受道於子思子思受道於曾子曾子受道於孔子源流甚正不似子夏之後流入於莊周子張之後流入於墨翟之比也豈不知周天子在上又豈不知秦楚僭號得罪於春秋乎當世大賢其識見思慮想亦大過於後世之君子矣借使諸之不精考之不詳疑之可也非之可乎非之且不可況詈之以比蘇張之流乎甚可悲也夫其所謂王者非王者之位乃王者之道也王者之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植桑種田育雞豚蓄狗彘謹庠序申孝悌使老者衣帛食肉不負戴於道路黎民不飢不寒不漂流於溝壑此王道也當周之盛時王道行於天下周轍東王王道廢絕而霸道興霸道又絕而譎詐興以殺人為功業以奪地為英雄以覆人宗社墟人城郭為得計所謂王道者不復有也孟子憫之力以王道為言其意欲人父子相保兄弟相扶室家相好鄉閭族黨親戚朋友相往來雞豚黍稷酒醴牛羊相宴樂豈忍復聞霸者之說乎夫霸者之說假仁義以濟其姦者也責楚不貢包茅今燕脩召公之政意乃在於伐蔡伐山戎伐原大蒐其意乃在於一戰而霸譎心安在哉惟其始之不善故其終也大壞湯如狂瀾烈如猛火不可救矣公孫丑涉學未深聞道猶淺乃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此孔子之門五尺之童所羞談者也而丑乃以期孟子豈不咸羲賁乎其狹劣如此者無他焉生乎齊長乎齊聞見乎齊止知管晏而已豈知其上有皋夔有稷契有伊尹有傅說有周公相二帝三王為唐虞夏商周之盛乎夫曾西不敢比子路乃恥於比管仲儻以管仲九合諸侯不以兵車論之子路無有也以管仲一匡天下免民左衽論之子路無有也然管仲之學至此而極矣子路之學方興而未艾也必欲成就二帝三王之功業不肯因陋就寡取一時之名如管仲而破壞先王之大道也且管仲相桓公霸諸侯自北杏之會殆不過數年爾管仲方死桓公尚在楚人滅江黃而不能

救狄人侵衛而不能下身死未幾公子爭立虫出于户而不能
保其既死之户王者之道固如是之促乎方桓公之任管仲也
一則仲父二則仲父不為不專首尾二十餘年不爲不久今仲
死未幾而國勢削相死未幾而國幾亡此特以智力把持耳豈
長久之道也哉子路所學規摹甚遠帝王之學也學未成而
無分毫之功不願合帝王而成此淺陋之功也曾西所以羞比
者乃孔門家法也曾西且不為況孟子志學孔子肯下比管仲
乎公孫丑俗氣不除邪心猶在止見管晏之功業不知二子之
存心乃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
歟其仰慕管晏如此想見丑之識趣也孟子乃直述意之所向
曰以齊而行王道止反掌之間耳公孫丑見識偏邪溺於霸道
不信王道之易行也且曰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
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
然則文王不足法歟觀此所問雖見丑之陋於俗學亦可見丑
之博洽考訂其學不肯輕易也孟子於是言文王之時紂雖無
道然湯至武丁賢聖之君如太甲太戊仲丁河亶甲盤庚相繼
而出而武丁又中興於衰微之時紂去武丁其世未久故家遺
俗之習尚流風善政之感人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
鬲數公左右輔相之尺地一民皆其所有而臣之王道尚未絕
也王道未絕文王之心也行不行何容心哉及紂脯鄂侯烹九
侯拘文王殺比干囚箕子聽婦人之言行炮烙之刑王道至此
不絕矣武王不忍王道之絕故起而伐之今赧王在上而號令
不行於天下秦楚雖大皆有夷狄之風使其得志必毀滅墳典
魚肉生民唯齊王有易牛之心有求教之志自言其短而不肯
文過自知其罪而不敢尤人又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
而齊乃有其地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乃有其民夫
地如齊王民如齊王資質如齊王大與文王之時不同可以號
令四馳可以鼓舞一世止欠行仁政耳使行仁政植桑種田育

雞豚畜狗舉謹庠序申孝悌使老者衣帛食肉不負戴於道路
黎民不飢不寒不漂流於溝壑則王者之道行矣齊行王道此
其時也夫王者之不作未有衰於此時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
甚於此時使齊王行孟子之言使民父子相保兄弟相扶室家
相好鄉閭族黨親戚朋友相往來雞豚狗彘酒醴牛羊相宴樂
所謂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當一日而千里一息而千古遠
於置郵而傳命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事半古人功必倍之豈虛
言哉夫孟子之言謂行王者之道耳非據王者之位也使諸侯
據王者之位雖蘇張等亦知委曲遷就而謂孟子爲此言乎學
者語之未詳擇之未精以凡俗之心窺聖賢之蘊妄有譏訾易
生排毀深可悲也故予為之解辨使知孟子所謂以齊王猶反
手者謂齊行王道猶反手也非謂據王者之位也所謂行仁政
而王者以謂行仁政乃王道耳非謂據王者之位也所謂王者
之不作者以謂王道之不作耳非謂使齊王貪王者之位也所
謂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者以謂紂雖無道然有天下今諸
侯而文王區區以百里行王道勢力既小土地又狹其能鼓舞
天下也難矣非謂欲據紂位之難也而今而後當知孟子所謂
王者皆王道也非霸道也審乎此然後可以讀孟子之書而孟
子無根之謗亦自此而絕矣學者試深思之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
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
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宮黝
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
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
侯惡聲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
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
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
孟施舍守約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

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
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
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
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
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
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
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敢問夫
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
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其
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
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
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
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
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
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何謂知言
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
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
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
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
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
子不居是何言也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
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曰姑舍是曰伯夷伊尹何
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
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
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
乃所願則學孔子也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
以來未有孔子也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

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
所好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
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
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
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
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余讀此一章見孟子反覆千論引古證今剖微析奥校量聖賢
可否諸子周旋宛轉常超詣不可窮詰此皆所學深遠如江自
岷山來淮自桐栢來河自崑崙來滔滔軋軋極望無際分流別
委皆不失其本宗其盛矣哉至於其志所向其見所趨殆未易
窺測也夫公孫丑問加齊卿相於孟子孟子則以謂我四十不
動心以謂孟子過孟賁孟子則以謂告子先我不動心丑問不
動心有道孟子乃論北宮黝孟施舍及曾子之勇丑問告子孟
子之不動心孟子乃可否告子而有志氣之說丑問孟子所長
孟子乃有善養浩然知言之說丑問孟子已入於聖域孟子乃
論孔子不居其聖而子夏子游子張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
顏淵則具體而微之說其意亦以聖自許也丑問孟子所安孟
子皆舍之而不與其志為如何哉丑問伯夷伊尹何如孟子歷
論三聖之學而願學於孔子丑問伯夷伊尹與孔子一等乎孟
子則獨尊孔子以謂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是其學必欲至於
孔子而後已夫秣馬北首則燕必到膏車南向則越可趨所志
在孔子驟驟轆轆純亦不已今日不到後日必到今月不到後
月必到今年不到後年必到此生不到將來必到持此不已之
心何所往而不可哉孟子所見極高所志極遠舍顏閔伯夷伊
尹而直要孔子而學之其所見所志為如何哉丑問伯夷伊尹
孔子有同道之事乎孟子則以得百里之地為君皆能朝諸侯
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所不為丑問其所以

爲異。孟子乃引宰我子貢有若之說而獨尊孔子焉余每其問端止謂加齊卿相動心與不動心而問對往來乃發聖賢之深蘊擗諸子之是非究辭主論大開正路一新見聞偉哉戰國說詐之中乃有如此盛大之事也夫齊之卿相如鄒忌輩皆能爲之顧何足道孟子學五帝三王之道卿相乃其所固有也第恐天未欲平治天下耳如欲平治天下在戰國時非孟子其誰哉夫何動心之有公孫丑之知孟子也亦淺矣孟子知當世之士暗於流俗習於舊染以恕待物以寬接人初無忿辭疾言乃告之曰否我四十不動心丑以謂加齊卿相不愛不懼其勇如此過孟賁遠矣初以孟子比管仲今以孟子過孟賁甚憒如此亦可怪也孟子又無忿辭疾言但告之曰此亦非難事耳告子尚先我不動心而況於學造聖域者乎丑又問不動心其適然耶抑有道耶夫習射亦末矣尚有連雙鵠於青雲者習御亦末矣尚有獲十禽於詭遇者顧不動心豈無得而然哉然不動心者勇而已矣勇有數等不可槩論也北宮黝孟施舍皆以血氣爲勇者也豈所以語於大君子之門北宮黝一切血氣盜賊之勇也如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成湝荊元暉皆能之何足道哉孟施舍雖未免血氣然猶以道理爲主如視不勝猶勝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此似見理也至於謂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豈非未免血氣乎曾子所養本於忠恕是見理者也故孟施舍似之子夏所養尚有紛華是血氣未除也故北宮黝似之然謂子夏有黝之凶很謂曾子有舍之直前則不可學者當以意逆之安可徇文辭而厚誣此二君子也其曰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此謂黝舍一等皆是血氣大槩不相過也然孟施舍無懼其守約大勝北宮黝矣黝舍是養勇一則凶很如盜賊一則直前如武夫皆屠者酤之流耳豈聞大勇之說乎何謂大勇曾子嘗聞於夫子又嘗以語子襄矣其說曰自反而不直雖一介之夫如褐寬博者吾不敢以惡聲加之以曲在

我也自反而直循理而行雖千萬人以謂不可吾將循理而往焉且孟施舍一於無懼而不問己之是非豈聞所謂大勇者其約乃在於吾直與不直如何尒丑既聞一等是勇而其間曲折如此是不可以孟賁比孟子之勇矣然不知告子之勇比孟子爲如何哉孟子又於是剖析告子之得失而使丑知學之精微蓋差之毫釐其失千里不可雷同苟合而不分別明白以至墮於邪徑也何謂告子養勇之失其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也何謂告子養勇之得其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是也夫志氣之帥勿求於心可乎吾志尚爲氣之帥況言又遠於氣耶氣體之充則勿求於氣之語謂之可則當謂之是則未然請細陳之夫志至焉氣次焉是氣以志爲主也然持其志無暴其氣是又志以氣爲養焉志與氣交相養乃至論也丑不明其意乃曰既曰志至焉氣次焉而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孟子直指以志氣相爲用處告之曰志壹則動氣以謂志之充塞則可以動氣九韶奏而鳳凰來儀春秋成而麒麟自獲此所謂先天而天弗違者也氣之充塞則可以動志如河出圖而畫八卦洛出書而演九疇此所謂後天而奉天時者也如其未明且觀夫蹶者之趨則心爲之震掉撅者之敬則心爲之端嚴氣之動志亦可見矣斯理亦妙矣然而此就告子之長短而言之孟子之所養則又異於是矣故因公孫丑之問而極力言之其間造化之妙功用之神與夫學者之病一一剖析至於微言精語可守可充者其皆具備嗚呼孟子眞有大功於聖道者矣其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者夫浩然之氣非北宮黝之凶很非孟施舍之無懼亦非告子之以義爲外不得於言之學也然而是氣也可以心得難以言論其爲氣也非血氣非客氣乃理義之氣也理義之氣無物可並故曰至大無物可屈故曰至剛無物可撓故曰以直此言氣之體也此孟子心所自知也此孟子指心之所自得而言之也未嘗留意者不知此爲何等語哉大矣剛矣

直矣如苗稼善種當有日夜之息雨露之潤當無牛羊之踐稂莠之殘乃能千倉萬箱以為農夫之慶至大至剛以直識此體矣當內自琢磨外求切磋責之以禮義之浮息之以詩書之訓聲色貨利一不得淈蠱之此所謂養而無害也如此則剛大直之氣根於心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其功用所及如乾坤之運六子滄溟之轉百川日月星辰嶽瀆精湄皆吾氣之所在也是故歛之則為剛為大為直發之則為道為義終不與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之人相合也凡四海道義之士聲氣之同臭味之似者皆當來而相應矣其充如此夫何餒哉是剛是大是直雖吾固有之物然豈可以不養哉所謂養者其要在於義耳所謂義者凡吾所當為者則力行之所不當為者則力止之日復一日新而又新則此氣字矣是氣也是集吾固有之義以生者非義自外來而成之何以驗之心為所不當為者是欺闇室愧屋漏不足於心慙生於內頹憂乎外餒莫甚焉告子不知浩然之氣自此而生乃以義為外顛倒如此其不動心者亦血氣之勝耳孟子又指其要處使學者知所歸焉其要安在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是也此孟子養氣之妙處余所謂至言精語者在是也所謂必有事焉者謂心不妄思以義為主也夫心無事則衆邪皆入心有事則百物不干此所以必以義為事也以義為事當純一其思精專其慮優而游之使自得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可也不可動也動則妄生不可急也急則理逆故曰勿正勿正謂純一精專不可動亦不可急也心勿忘者卽必有事之用功處也勿助長者所以力言正之之所以害道也夫必有事者必有正之之病心勿忘者必有助長之病孟子又恐助長之病天下不明知其為害也故力引宋人揠苗為言又恐以揠苗為戒盡廢其所養也故又以不耘苗為戒其有功於聖道可見矣浩然之氣既已成就則非道非義之言一經吾耳皆能識而辨之以此觀之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可乎孟子自

養氣而知言而告子乃欲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其顛倒可知也何謂詖而辨之若所謂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是也夫有蔽於心則其言詖而不正有陷於心則其言淫而不正心離于道則其言邪而不正心窮于詘則其言遁而不正顧此等辭生於其心時君用之則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天下被之則害於其事此所以闢揚墨放淫辭而不敢已也曹信公孫鞅乃至亡國秦用李斯乃至亡天下聖人復起必以此論為至當矣古之善言與孟子意合者則有其人矣故曰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孟子以謂德行我能言之至於辭命則不及宰我子貢諸公矣丑見孟子論養浩知言之說一洗俗學之陋乃遽然歎曰然則夫子既聖矣乎夫始也以孟子望管晏過孟賁今遽以聖許孟子是知養浩知言之至言精語與夫闢辭妙論足以聳動其精神播蕩其思慮也嗚呼盛哉孟子不敢以聖自名故驚而為之語曰惡是何言也且以孔子不居其聖告之夫孔子不居其聖則是飫聖矣故又言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尚皆具體而微況於我乎此微辭也丑不會此意乃曰敢問所安此孟子所以盡舍諸人而不論也其志蓋欲宗孔子矣丑又問伯夷伊尹何如孟子又力論二人之道而論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之為孔子而吾不願學伊尹伯夷獨願學孔子丑其志為如何哉丑又問伯夷伊尹孔子一道乎孟子乃曰否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是孟子所學既不肯在子游子夏顏淵之列又不肯在伯夷伊尹之列獨委心歸訂於孔子且欲求自生民以來未有之學不願為一體具體倩任而已也丑以謂既皆聖人亦有同乎曰有同於朝諸侯有天下同於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至於異處則生民以來未有出於夫子者且引宰我之所見子貢之所見有若之所見以為言夫三子之所見豈為夸大之辭以自私於聖

人哉蓋學極其深者乃知其言之不妄耳孟子蓋以三人之論爲至論故曰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而說者乃謂聖人之道同符合契前聖後聖其揆一也不得相踰云生民以來未有也此三子皆孔子弟子緣孔子聖德高大而盛稱之也孟子知其言太過故貶謂之汙下亦明師徒之義得相褒揚也此蓋未知孟子者夫孟子嘗論三聖與孔子矣而曰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猶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其意豈不明甚蓋言三聖人聖矣而不知聖之外又有智焉夫聖之外又有智則是此智所以運聖也三聖聖矣皆在一偏未能運也孔子聖而又智非自生民以來未之有乎何得言前聖後聖其揆一也夫此語以論舜與文王可也施之於此蓋爲未當又以爲師徒之義得相褒揚此論亦太鄙矣且三聖聖矣然而未中孔子聖而又智至而又中則賢於堯舜生民以來未有孔子出乎其類拔乎其萃皆非私論真有所見而言也孟子所志如此所學如此所見如此而公孫丑以管晏而貢比之孔子之聖三子或以謂賢於堯舜生民未有出類拔萃何孟子之門多流俗之人而孔子之門又何英才之多也世衰道微至孟子而極矣可勝歎哉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嗚呼善論王霸之道無出於孟子矣蓋霸者以智術爲主王者以至誠爲主至誠乃心所固有者智術乃一念所成者以至誠行仁政是其心出於救民耳非有所冀也以智術假仁政是特假塗以要利尔豈以民爲心哉如齊桓實欲霸業而假包茅之名實欲服諸侯而假葵丘之名晉文實欲伐楚而假避舍之名實欲一戰而霸而假大蒐伐原之名雖一時風声咸令足以聳動鄰國然而天下皆知其心出於智術特以智術之不如故聽其號令耳使智術出其上則將以僕奴待之不然相亢則爲敵相參則爲參其肯服之乎若夫王者之心則不如是心見仇餉之不仁故有征葛之奉心見莒國之不道故有徂莒之征非出於智術也至誠救民而已矣故湯之征葛也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而文王武王之伐紂也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万姓悅服此豈以利爲心哉故如霸者之所爲竭其智術侵人土地取人城邑可以爲大國而已矣然而怨結于心特待時而發耳如王者之所爲本不爲廣土地充府庫計也故湯以七十里而天下歸之文王以百里而天下歸之湯之有天下文王之三分皆至誠所感民心歸之如子之歸父母水之朝東海豈強以智術驅之哉特其心之所願欲尔孟子知此意故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夫孟子論王霸之民而又發七十子之服孔子之意以明孔子非以智術得諸弟子也不知孟子之指何處見七十子心服孔子如此哉夫孔子一旅人耳非有祿以富人非有爵以貴人以子貢之才辯子路之勇敏冉求之智諸皆足以指將相而動王公然而甘心飢餓勞苦以從夫子周流於天下豈非道德之大皆能服其心如此乎乃知霸者之民兵勢之壯猶足以使之一旦國家削弱則皆相率而去之有何心於忠慕哉夫王者之民則患難相保窮迫相扶蓋平時所以固結其心者皆至誠也故民皆至誠以報之所以太王避狄來邠而從之者如歸市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以明王道之大孟子可謂深知王者之所存矣當戰國之時時君世主方慕仰桓文之不暇豈能知此理乎言之可爲於邑

張狀元孟子傳卷第六

張狀元孟子傳卷第七

皇朝太師崇國文忠公臨安府鹽官張 九成子韶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世之論仁者或以為愛或以為恕至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則愛與恕惟恍不行不免穿鑿旁求上害聖人之本意孟子得所謂仁之說故其論仁則榮乃以貴德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明其政刑為仁學者必識仁之所歸當以是而思之孟子此一章大意在國家閒暇明其政刑以取榮不可般樂怠敖自取辱也且夫貴德則言行重尊士則朝廷重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則國家重夫一國之閒而貴德尊士賢者能者充閒乎朝則治安之象已可概見矣賢者能者所見甚高所慮甚遠曷肯苟且目前之計而忽遠大之圖哉國家閒暇必為子孫千萬年之計定紀綱立憲度情偽是非患難緩急皆有以防其微而杜其漸正其本而清其源一旦卒出非常坐學意外安閒無事談笑以待之則以吾所以為國家計者其事素定也大國其有不畏乎夫使大國畏之則小國事之仁之必榮理固然也孟子慮天下不明斯理也乃引詩以為證學者之引六經當先得六經之道明於心美於身充於家布於一國行於天下凡吾所以唯諾可否進退抑揚過事接物立政鼓衆皆六經也故得六經之道矣意欲其為皆成六經如論閒暇明政刑則是鴟鴞之詩也求之於古證吾所見耳非如後世剔章摘句分文析字拘日於傳注之間談說之際使一言書策則胸中茫茫略無所見施之行事無一合於古人之意者明六經之道果若是乎鴟鴞之詩言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正與國家閒暇明其政刑之意合是六經合孟子之意非孟子區區求合六經也夫如是則能用六經而非為六經之所用矣俗儒不解動引詩書施之行事乃大繆不然此六經之罪人也孔子解是詩乃不似後世訓詁箋註而論作此詩者為知道果哉其論詩也不論章句之意訓詁之義乃論作此詩之知道且解之曰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何其高明勁直如此也孔孟之明六經如是學者隱之於心果與之同乎不同乎宜自知所處矣孟子深憫當世君臣不得是詩之意當國家閒暇乃般樂怠敖以苟一時之快而昧身後之圖流連荒亡去而不反一旦民心已離國勢已削小國侮之大國取之禍辱之來豈他人之罪耶皆自取之耳明其政刑而大國畏之是自求福也般樂怠敖而大國取之是自求禍也又以意之所見引永言配命以證仁則榮自作孽以證不仁則辱孟子豈先觀詩之意然後有仁則榮之說先觀書之意然後有不仁則辱之說哉余所謂意欲有為而皆成六經者此也其見天下之理行仁者榮徐取詩以證之不仁者辱徐取書以證之立意在前詩書在後非先明六經之道而見之行事能如此取舍自由哉余因論仁則榮又發聖賢明六經之道以告吾黨之士云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余讀此一段坐見帝王之道顯然在前巍巍乎真天下之壯觀而太平之極功也孟子極帝王之要道指聖賢之本心以此五者圖畫名數了無餘蘊非學問精深思慮超詣未易到此當孟子時朝無正士市有征法有廛關又有征耕又有税廛又有布爲士者爲商者爲旅者爲農者爲氓者一皆不得其所情僞險阻靑必齊熱仕不保身朝不謀夕此何等氣象乎孟子悲之所以極帝王之要道指聖王之本心使天下爲士爲商爲旅爲農爲氓一皆優游怡愉各自適其所適豈不盛哉請試言之今一國之間以言乎朝廷則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豈不人人相慶而願立於其朝以言乎關市則廛而不征法而不廛譏而不征則天下之商旅豈不人人相慶而願藏於其市出於其路以言乎田里則助而不税廛而無布則天下之農天下之民豈不人人相慶而願耕於野願爲之氓乎夫上自朝廷下至田里人人相慶讙聲和氣充塞宇宙開其風聲誰不仰之如父母乎此蓋圖畫二帝三王之太平於數語之間也行此五者雖不道之國欲肆幷兼之心起吞噬之意而不知冥冥之中其視我如父母也久矣敢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民以來豈有能濟者乎如此則東西南北歸心於我天下其有敵乎至於此地豈人能爲乎夫是之謂天吏所謂王道止在此耳後世欲爲二帝三王之事不必遠求第於此數句一一行之上觀朝廷下考田野與此無一不合則唐虞三代之時即今日是矣何間古今哉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

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孟子之學非口耳所傳非見聞所有皆其超然獨悟深見天之所以在我者而又能造化運用施之事物之間此所以卓卓乎周孔之後而荀楊等輩不可髣髴其萬一也夫不忍之心誰其無之能見之者千萬人中一人而已就使見之以其所見施於有用使所及者廣所濟者博則又千百世中一人而已吁可歎也孟子深識此理洞觀萬古下視當今知先王所以獨尊於千古者以能施於有用也方商鞅孫臏蘇秦張儀陳軫輩下之學得志於世也顧此等輩皆以進取爲功業殺人爲英雄時君世主皆波蕩從之肯復有不忍人之心哉於千百人中有齊宣王者獨有不忍觳觫牛之心此孟子所以眷眷於齊開陳反覆剖析淵微其偉論英辭蓋當世絶學也孟子將移齊王不忍一牛之心於百姓又將移齊王不忍百姓之心施之於有用之實效此以先王望齊宣也蓋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其能用也故曰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又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夫有不忍人之心而不能施於有政者何也以其因循苟簡不教不學雖擇而不精語而不詳所以雖稟天與之善心而終不能用之於事物之間也孟子既以其所學用之於身爲養浩知言之妙又用之於當世而爲植桑種田育雞豚畜[illegible]庠序申孝悌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不負戴於道路不[illegible]流於溝壑之說此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者也既能見之又能用之天下雖大可端委廟堂不動聲氣不煩金色

而運用於掌握之間也惜乎其無有知之者孟子恐當世之人不審所以爲不忍人心者何物乃直指以示之曰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内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請試隱之於心以下孟子之說夫平居無事忽見嬰孩孺子將入於井則凡爲人類者其怵惕惻隱之心隨見即生間不容息頃惟此心豈暇校計納交於孺子父母豈暇校計要譽於鄉黨朋友豈暇校計惡其無仁者之聲而然哉此蓋見隨機動心與機生天與良心於此可卜使犬馬禽獸立於其旁又安有此心乎哉既有此心則是與先王同心矣嗚呼何不於此而徑識其所謂本心耶稍涉校計間有秋毫已非此心矣學者不可不力也人有此心而犬馬禽獸乃獨無之今商鞅孫臏蘇秦張儀諸人乃獨無惻隱之心而以進取爲功業以殺人爲英雄是豈人類也哉既無惻隱殘民害物偷合苟容而獨無羞惡之心焉非人也既無羞惡互相侵奪而獨無辭讓之心焉非人也既無辭讓是不知義理毁壞名教而獨無是非之心焉非人也然則孟子視當時所謂權謀詭詐縱橫捭闔之人皆非人類中人也今既明指以惻隱之心爲仁之端羞惡之心爲義之端辭讓之心爲禮之端是非之心爲智之端雖然並舉使於一端窮入則四端交通左右逢原顛沛在是凡吾日用中事豈有虛棄者哉折旋俯仰應對進退皆仁義禮智之發見處也嗚呼天下之樂其有過於此乎有此樂事而不能施之於天下是自賊其身者也君有此樂而不能開陳引導使天下受其賜是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此則徧告同志之士也知皆擴而充之矣知之爲言窮也擴而充謂行不忍之政也行不忍之政者前所謂植桑種田育雞豚畜犬彘謹庠序申孝悌使老者衣帛食肉不負戴於道路黎民不飢不寒不漂流於溝壑是也夫擴充一端其効如此況四端交用造化於其間其風聲號令鼓

公孫丑上

舞陶冶當如何哉學者又當自體之非余言語所能盡書也使行不忍人之政如前所謂亦已大矣孟子乃以謂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耳嗚呼火之極功可以鑠石流金水之極功可以經營中國周流四海今其効如此乃以謂特出於始然始達耳使其日復一日新而又新極其功用又當如何哉孟子既言其功矣則又從而斷之曰苟能用之如前所謂足以保四海苟不能用雖有四端止見於發用耳至親如父母且不能事之況天下乎昔漢元帝天資仁柔溫厚之詔數下豈無不忍人之心哉然而任洪恭石顯殺蕭望之京房終爲闇儒之君者何也則以有是四端而不能用者也孟子可謂深造自得善取古人之用處自充其所學者也其意專以能用爲尚請極陳之夫指春宣不忍之心其用處已可見矣今又於不忍人之心外又立不忍人之政之説使學者能見此心又能用此心可謂極矣又有異焉者於離婁篇又於不忍人之政外立遵先王之法之説使行不忍人之政者一切求於先王以正之且以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師曠之聰堯舜之道聖人既竭目力耳力心思以比不忍人之心又以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繼之以六律五音不可勝用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圓平直不可勝用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必因先王之道爲行不忍人之政之説使行不忍人之心者必爲規矩律呂以合先王之法度不似梁武以弱爲仁漢明以察爲明自師不法以害名教而尊刑法也其論至矣極矣孟子之學如此而或者或非焉或疑焉或幾於罵焉此非余之所取知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爲役由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

爲矢也如恥之莫如爲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余觀孟子此一章意謂商鞅孫臏蘇秦張儀輩設也夫此數人者天資甚敏學問甚工智慮甚精然而其術則殺人而已矣是猶矢人之惟恐不傷人匠人之惟要人之不死也彼其心亦人耳豈若禽獸無知哉然而所以如此者以擇術不善也儻以其天資以其學問以其智慮移之於聖人之道在三代時當與伊傅周召同儔不幸擇術不精以殺人爲事業臏刖足鞅車裂秦支車裂儀何補哉其歸足以自賊其身而已矣當其未死也坐籌決勝張目搖指縱橫捭闔無非順人主所向而導之不復問禮義所在坐高車佩相印自以謂志滿意得矣然而不仁不智無禮無義爲人所役卒歸於殺身喪名遺臭千古孟子指以爲妾婦之道良可哀哉若夫學帝王之道行聖賢之心植桑種田育雞豚畜狗彘謹庠序申孝悌使老者衣帛食肉不負戴於道路黎民不飢不寒不漂流於溝壑使民視君如父母尊君如神明同心一力以扞社稷而保宗廟者皆其所樂爲也所學如此是猶函人之惟恐傷人巫者之惟憂人死也然而矢人匠人未必不仁術之不仁故其心亦不仁函人巫者未必皆仁術有在仁故其心亦仁商鞅孫臏蘇張諸人豈皆不仁者哉以學術不仁故其心亦變而爲不仁孟子居近墳墓則學治墳墓至其母爲之三徙使其無賢母曰以治墳爲業是亦矢人匠者之心也卒之學於子思乃大明先王之道毅然以聖賢救民爲事業而不徇時君之好惡雖當年不克施其志而其七篇之書英辭偉論至言妙道所以排擊邪說扶衛正道其功與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驅猛獸孔子成春秋一等豈不偉哉然而孟子所以如此而商鞅孫臏蘇秦張儀所以如此者孟子智商孫蘇張不智故也何謂智審思慎擇不以富貴爲心而以聖賢爲心者是也然則商孫蘇張如此天資如此學問如此智慮乃爲人

役而不自知使其自知豈得無恥如其恥之罪豈在他人哉尤之射也在此有毫釐之差則在彼有尋丈之失矣故射者正己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反求諸己則商孫蘇張諸人豈非擇術不善乎擇術不善豈非不審思不慎擇以富貴爲心不以聖賢爲心之罪乎孟子已沒讀其遺言如日月河漢使人瞻仰肅敬而商孫蘇張死向數千載讀其書史無不惡其爲人使其冤鬼有靈焉知其不悔恨於九泉之下哉其所得亦幾何哉吾儕讀孟子之書其論邪正之說如此安得不審思不慎擇不以聖賢爲心而以富貴爲心乎其戒之其愼之至於其論擇居處不以仁爲主則謂之不智是智所以識仁也其曰仁天之尊爵所以言其常貴也人之安宅以言其常安也今莫之止而不仁不仁則常爲人所賤常蹈危辱之地爲人所役使耳然則君子欲常尊貴安泰不爲人所鄙賤所危辱若奴隷之爲人所役如商孫蘇張輩者其於擇術安可不審也哉此余所以反覆言之而不敢已也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余觀此一章一節大於一節至於舜可謂大而不可及矣其道襟德量恢廓如此嗚呼其所以爲聖帝而恭己南面用天下之英才使各盡其道者其必由此也且子路大禹大舜各有門路至舜爲最大耳夫子路之心念念求過惟恐失錯而不自知也其心正在於此忽有人焉指其過而告之言合其幾此所以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也與夫文過飾非者異矣禹之用心則有異於子路子路念念求己之過大禹念念求己之善惟精惟一惟時惟幾惟恐其不見也其心正在此善言一來深翫其幾此所以聞善言則拜也與夫諱聞譏詆聽我藐藐者異矣然子路惟恐過在於己大禹惟恐善不出諸己其過人雖遠矣比之大

舜則又有異焉不以一己之善爲善而以天下之善爲善善在他人如出諸己保護愛惜惟恐讒邪冒嫉之人有以傷毀之也是故謂之善與人同以謂不欲獨出諸己也惟其不欲獨出諸己所以舍己從之樂取諸人以爲善穎然衆善之中韜藏晦縮似無異於常人而禹善治水垂善播種契善敷教皐陶善治獄垂善爲工益善山澤伯夷善禮后夔善樂龍善納言一皆隨其所長而任之舜獨不見其長而以九人之善爲己之善其何其廣大如此也夫舜耕於歷山耕者讓畔陶於河濱河濱之人器不苦窳漁於雷澤雷澤之人分均舜乃略無所見焉孟子識此意乃明言之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夫與人爲善則天下之善皆吾之善也豈不大哉不與人爲善而欲獨出諸己此世之庸丈夫耳讒邪冒嫉皆起此輩昔年所作擬筆書鮑照多累句以宋明帝多忌不敢盡其能隋煬帝以薛道衡曰復能作空梁落燕泥否又殺王胄曰庭草無人隨意緑復能道此語耶傷哉爲天下君乃如此忌嫉則與人爲善信乎大舜之爲大也漢文帝自謂不如賈誼而魏文帝乃立論有漢文勝賈誼之說是不特與其弟子建爭能乃欲與前世之士爭能也人主而操此心則諂諛無能者常得志而剛大多材者常斥逐矣唐德宗終身愛盧杞而以蕭復爲輕已以美公輔爲賣直者以是故也嗚呼禮曰後世雖有作者虞舜弗可及也其是之謂與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

屑去已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又曰伯夷叔齊古之賢人也又曰求仁而得仁又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稱柳下惠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又曰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夫伯夷下惠親經聖人品題如此誰敢妄有可否門弟子如顏閔子貢子路諸人夫豈不偉而推尊服膺不見其略有褒貶孟子生乎諸人之後不知何所見而自聖人之所謂賢者謂之隘謂之不恭其曰君子不由豈孟子自待在孔門之上乎蓋有說也夫時至孟子聖道湮塞邪說交興而楊氏爲我乃出于子夏之不及墨氏兼愛乃出于子張之過其學皆源於聖人其流乃亂於私智伯夷之清有近於楊氏下惠之和有近於墨氏推楊氏之爲我必至於無父推墨氏之兼愛必至於無君孟子受道於子思子思受道於曾子曾子受道於孔子顏曾子之傳蓋上統也如子夏子張輩皆有聖人之一體而非其全也惟曾子之傳獨出乎諸人之上渾然大成無有畔岸孟子得之故以其所學以其所傳以其所見取剩可否獨推尊孔子之道而師之雖具體而微如顏閔冉牛弗學也雖有聖人之一體如夷惠伊尹弗學也其學也學孔子而已伯夷有孔子之清而無孔子之和下惠有孔子之和而無孔子之清伊尹有孔子之任而又無孔子之清且和也是以孔子之用可以仕則仕伊尹得之可以止則止可以速則速伯夷得之可以久則久下惠得之是三聖人者如子夏子張子游皆有聖人之一體而已而非其全也三聖人聖矣而未智也孔子於聖之外又有智焉三聖人至矣而未中也孔子於至之外又有中焉惟智則能達其所謂聖惟中則可以行其所謂全於群聖之中超然獨出卓乎巧妙蓋乾坤之造變化之神也士大夫不學則已學則當造其極學不造其極則已學欲造其極舍孔子其誰哉孟

子獨見此理故獨尊孔子而師之所謂顏子所謂閔子所謂冉牛雖當時親炙聖人不學也所謂伊尹所謂伯夷所謂下惠雖經聖人品題不學也以其所學正天下之邪說近似於道而非眞者故明言於天下不學數君子而欲學孔子不學三聖人而獨學孔子然後以其所學述伯夷之行而斷之曰伯夷隘述下惠之行而斷之曰柳下惠不恭斷學子莫之失如楊朱者曰是無父也斷學子張之失如墨翟者曰是無君也則當時所學如紬柳段干木莊周自以謂獨高一世者聞貶楊朱之說貶伯夷之說豈得不懼乎所學如蘇秦張儀陳軫自以謂鼓舞天下者聞貶墨翟之說貶下惠之說豈得不懼乎孟子之意以謂學當學其全學其全則千古無弊不當學其偏學其偏則其歸必大害聖人之道而爲異端邪說如洪水如夷狄如猛獸如亂臣賊子學其全則闔闢萬古變通群聖仕亦道止亦道久亦道速亦道其乾坤之造變化之神止在於審量斟酌之間耳其曰可以仕可以止可以久可以速可之爲言審量斟酌裁自聖心聖之外所謂智者在是也至之外所謂中者在是也當衛靈問陳時季桓子受女樂時而一乎柳下惠之三黜不去豈不害道此可以止可以速之時也當見齊景公時楚昭王時會定公時而一乎伯夷之坐於塗炭豈不害道此可以仕可以久之時也孟子眷眷於齊宣而決去於梁惠是眞學孔子非出於夷惠也夫時在孔子學未有差僞未亂眞而孔子固已有惡紫奪朱惡鄭亂雅惡利口覆邦家之說況當孟子時蘇秦張儀之說馳騁於諸國而楊朱墨翟之言盈滿於天下儒不深指其源流之來如伯夷之隘下惠之不恭明言而別白之則又安能絕其原而正其李哉此又孟子能用孔子之學見之於當世也學而不能用又安以學爲哉嗚呼學而不能用之道者其有說乎曰有其說如何曰請觀諸孟子

張狀元孟子傳卷第七

張狀元孟子傳卷第八

皇朝太師崇國文忠公臨安府鹽官張　九成　子韶

○公孫丑章句下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余觀此一章蓋當時商鞅孫臏陳軫蘇張輩自以殺人爲功業其論天時地利時日支干五行王相孤虛雲陳之術高城深池兵革米粟之說熟矣無一人發明保宗廟安社稷以人和爲主也然則孟子之學專以人和爲主所謂人和者即父子相保兄弟相扶室家相好鄉黨族黨親戚朋友相往來雞豚黍稷酒醴牛羊相宴樂者是也儻專以天時爲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有不勝者矣夫環而攻之必時日支干五行之利者也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如王莽以兵百萬敗於昆陽曹操以兵八十萬敗於赤壁是也天時果可恃乎儻專以地利爲主城非不高池非不深兵革非不堅利米粟非不多委而去之如秦據百二之險而子嬰降於軹陳據大江之阻而叔寶降於建康是也地利果可恃乎審如此說則夫商鞅孫臏陳軫蘇張之說皆不可用矣然則如之何專以人和爲主可也三代所以歷年長久爲子孫帝王萬世之業者專以人和爲主天時地利特輔之而已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嗚呼何以得人之和樂哉孟子乃以謂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所謂道者何道也即前所謂植桑種田育雞豚畜狗彘謹庠序申孝悌使老者衣帛食肉不

有戴於道路黎民不飢不寒不漂流於溝壑者是也誠行此道民仰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一旦風塵有急四郊多壘彼以其暴我以其仁彼以其術我以其理使一介之使告諭彼民曰吾民父子相保兄弟相扶室家相好鄉閭族黨親戚朋友相往來雞豚黍稷酒醴牛羊相宴樂何為以兵加我乎聞其言者誰不起雲霓之望致壺漿之迎安忍以兵相賊哉儻桿拮終不悛長惡不戒則將自視如子視君如父三軍同心衆士協力有進無退有死無生其鋒安可當也此所謂得道者多助彼所謂失道者寡助矣寡助之至則親如微子將抱祭器以適周多助之至則牧野之師將倒戈以歸我以我人和天下之所順將以起仇餉之師致徂莒之伐其有不如其意者乎君子不戰戰必勝矣豈不信夫孟子之學專以愛民為主故其遊齊梁之間力陳王道如行其所說則人人皆樂其生皆適其適驩然抃掄鼓舞動蕩猶三春之陽九韶之奏也王道不可見而其狀如此惜乎其志弗克施其道言餘意尚可追迹以求之不得志則以其和養吾心得志則推其和於四海使天下心和形和氣和而天地之和必皆應之為麒麟為鳳凰為嘉禾為甘露為醴泉而四方歌華黍之詩天下泰豐年之頌豈不樂哉學而不學此道奚以學為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

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

余嘗謂孟子學先王之道而能用先王之道者也事雖非常其用不一按迹而求每見其參差不合矣即孟子此一章求之亦可以見其用矣夫天下皆知父子主恩君臣主敬皆知召之則來麾之則去為敬王矣而不知以堯舜之道陳於王前之為大敬也天下皆知君命召不俟駕之為禮矣而不知德齒之尊學焉而後臣之之為大禮也孟子大儒也用先王之道者也衆皆以召之則去之為敬而吾則獨以陳堯舜之道為敬衆皆以不俟駕之為禮而吾則獨以德齒之尊學焉臣之之為禮是其高見遠識卓然出乎世儒之上使其得志盡置商鞅孫臏陳軫蘇張之說為無用之地而力行植桑種田育雞豚畜狗彘謹庠序申孝悌使老者衣帛食肉不負戴於道路黎民不飢不寒不轉徙於溝壑之道矣夫何故以其所見所識迥與當時所尚不同也齊王有易牛之心有罪已之善有不自欺之心有不自足之意皆三王之資也孟子嘗直指易牛之心以警之而王亦赳然自得指此心戚戚之處以示孟子孟子知此機已動此路已入第未能造化爐轉施之於四海九州也使其於此道念念不舍

其得曰明其樂曰深必將忘千里之尊降人主之勢就見孟子學焉臣之而爲三王之舉矣孟子待齊王如此是將以成湯待之也其敬君其有禮於君天下豈復有如孟子者哉齊王雖未能然然觀其有寡人得見之言有問疾醫來之使其眷眷於孟子亦已深矣不知齊王何所見而爲此哉孟子知其可與有爲故以疾爲辭而不朝出弔東郭以見意余靜觀孟子之心方將卜齊王尊德樂道之心進與不進也夫使齊王深見德之可尊道之可樂忘其千里之尊人主之勢必將虛心屈己降色辭以見孟子矣使其如此是德機已動道路已開余觀其機之所在路之所趨急轉而疾策之使三王之道曠然於一言之下而顰笑應對設施擧措不期而爲三王矣豈可以俗情見以爲孟子妄自尊大要君如此哉故觀孟子者當以道觀之不當以世俗觀之也孔子不遇戰國之變故所行可信至少出佛肸南子之機則子路已不悅矣況當孟子時人皆佛肸事皆南子豈得以平時之說凡俗之心以妄論之哉夫成湯齊桓王霸不同然皆學焉而後臣之者也伊尹學極於王成湯不如是不足以王管仲學極於霸齊桓不如是不足以霸余嘗讀易至山上有澤之爲咸乃深確咸之所以感人者以虛受人也儻先以千里之尊人主之勢自實其中則必不虛心必不屈己必不降色辭道將自何而入乎孟子必欲王來就見是用易道以感齊王也使武王不訪箕子則九疇不陳使劉元德不親顧諸葛於草廬之中則三國不鼎立而曹操已得志於天下矣余以是知孟子非用先王之道以御當世之變而超絕於凡情俗慮之中領其爐鞴埏埴音嚴者所能知哉後之學者當細觀之毋踵襲其出處也至引曾子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之說其使學士大夫以仁義爲重以富貴爲輕視當世懷黃結紫腰六印佩双璧以誇駭世俗者爲何等人哉學者於此不可不精思也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爲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予何爲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孟子善用先王之道其所爲毋出俗情之外非獨後世非之疑之習之而當時如陳臻屋廬子淳于髡之徒或以爲非或以爲得間或以爲無賢而況後世乎故學者之學聖賢當以道觀不當以俗情觀當得其心不可追其迹其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或辭或受裁自本心一貫乎道蓋皆有說豈可以俗情觀之末迹考之而比較隄過使之無所逃哉學聖賢如此是何識心哉何當人之過且不可況何聖賢之過乎觀臻之問不受齊王之餽而受宋薛之餽且以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左右關防必欲置孟子於有過之地且曰夫子必居一於此矣異哉臻之用心也孟子不怒不怨徐徐告之曰皆是也且明言受宋之餽者以將有遠行而宋以餽贐爲辭事與義合焉得而不受受薛之餽者以有戒心而薛以兵餽爲辭事與義合亦焉得而不受至於齊既非遠行不可以言餽贐又非聞戒不可以言兵餽使人將何以處之哉儻不問義理不顧可否一以受金爲心是齊以貨誘孟子而孟子亦以貨爲人所取也此市井之行駔儈之術也豈有君子而爲此態乎學者有疑聖賢之心皆俗情不去也聖賢亦何傷乎如孔子遭陳蔡之難子路遂以爲未仁未智然則未仁未智是蔡之圍爲當也此無他學未到聖賢者其凡心俗慮自然如此至於顏子則曰夫子道大不容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是三千人中其深得夫子之心而不致疑於其間者顏子一人而已矣審知此理則大觀聖賢者當先致知格物使俗情皆盡天理照然則

夫聖賢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或辭或受皆自　王而
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
惑苟學不到聖賢而以區區私智妄測其心欲以乾坤之造變
化之神寘之凡情俗慮之中多見其不知量也善乎許人之言
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真意以謂天無聲
臭不可窺測文王即天也儀刑文王天意見矣學聖賢者讀其
遺編當如觀天有日月星辰之文風雨雷霆之變可尊可仰隱
之於心其合於聖賢者則拳拳服膺其疑於聖賢者則痛自鞭
治必欲得聖賢之心而後已如是乃不愧於天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
否乎曰不待三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
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
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
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
之罪也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
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孟子善用先王之道孔子之後超然獨振於衰俗之中豈獨見
之於空言固將施之於行事觀其開陳之際匪亟匪徐亹亹遠
人使人心服而意消其視漢治直諫陳元吉譁譁豈不天地相
遼哉蓋其深察人情熟極物理知如是而喜如是而怒如是而
抵距如是而順從以先王之道造化於其間其超乎聖之外有智
力之外有巧至之外有中故其開陳之際智足以挽人之心巧
足以合人之意中足以適事之幾秖然相從不見畔岸學而能
用其有過於孟子者幾希觀其將論孔距心平陸之政老羸轉
於溝壑壯者散之四方乃先問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當去
與不當去必距心有不待三之語然後有子之失伍之言距心
既有非所得為之辭乃有受人牛羊之問其辭直而不倨曲而
不詘如飲醇酒　醲如在春風自然　距之

心轉而為服罪之語其斡旋造化豈語言所能爾哉其當日精
神所以感格之者有不能盡記也但見距心軒然自咎曰此則
距心之罪嗚呼何以使之心服如此哉孟子於能用之中又有
用焉者非特以此變距心又將以此變齊王變之如何他日見
於王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之言且為王誦當時之語是又
轉以此熟感齊王王又軒然自咎曰此則寡人之罪也夫知
罪在已則必悔悔則必改其功用又有大者特齊王幾未發耳
以是知學當格物格物則能窮天下之理窮天下之理則人情
物態喜怒逆順形勢縱横皆不逃於所接之理優而柔之使自
得之厭而飫之使自趨之一旦釋然理順怡然冰解皆格物之
效也若朱雲訕張禹宋璟執昌宗直則直矣聖賢之門無如是
法也學士大夫如欲論思獻納使人君聽從於俄頃之間無拒
容而有遜心者當深觀孟子之所用

孟子謂蚳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
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蚳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齊人曰所
以為蚳鼃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公都子以告曰吾聞之
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
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孔距心蚳鼃皆學於孟子者歟何其屈服力行如此也距
心聞牛羊之語遽引咎曰此則距心之罪也其屈己從善如此
可以想見其為人至於蚳鼃聞數月之說則以士師之職諫刑
頹類獄之放紛王不用其言乃至致仕而去其畏義循理如此
又可以想見其為人夫此兩人者一則不以自是為長一則不
以官職為意屈己從善畏義循理以求合孟子之意不知孟子
何以使人如此哉儻學者守其遺編以謂止在牛羊之語數月
之說使吾效孟子之說以曉當世之士可乎且用距心之說
以待人烏知其不文過飾非將致怨於我耶用蚳鼃之說以待
人烏知其不据撫細故將致怨於我耶此亦古今之常態也然

則孟子使兩人如此何耶余切以謂當時孟子之精神造化所以感悟此兩人者蓋自其所學中來使其一語之下心自屈服意自力行含之君子儘不先養其源而欲効聖賢之言語以致用豈有此理哉孟子嘗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此則孟子未言之先精神造化所以感寤斯人者在此世人見之者心解意消又其當時語言之間以智知其心以巧合其意以中適其幾其屈服其力行自然之理也玆又不可不辨然齊人以謂孟子為蚳鼃則善自為則吾不知其語亦難處矣於此又見孟子善用先王之道者也夫齊王有易牛之心有罪已之善有不自欺之心有不自足之意孟子涵泳其中不忍舍去所以不仕於齊而優游於齊國者蓋所以成就齊王也儻孟子一居言責之職不得其言則去所當去亦何難齊王如此資質其誰與成就之哉所以去齊三宿而後出晝且曰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猶足用為善孟子於齊王如此所以不居官守言責之職而欲久留於齊以開道王之善心成就王之德也其精微審處如此此所謂善用先王之道者也嗚呼止於此而已矣是齊王負孟子孟子何負於齊王哉天不與斯文至於如此吁可歎也

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余讀此一章乃知聖賢之處小人蓋如是也夫小人恃權專寵妄自尊大欲人之順己而不知求救於人若王驩者是也孟子既不幸與之同使於滕其情態氣味智慮謀議無一相合者儻絲絲然與之辨論余恐無妄之災非意之辱將有不可堪者矣然則如之何一聽其所為而勿與之言在我者既無所屈而在彼者又無所怨此正處小人之道也然而出使于外一言之不酬一拜之不中兩國至於交兵暴骨以逞儻盡如孟子之意聽小人之自為而吾一無所可否事有至於召禍而起兵者則將如之何曰孟子不與之言者皆小節也如其大體吾固將任之吾為正使彼為輔行事之大體固孟子所自任聽其所自為者特其輔行之職事爾此又不可不考也予之所取乃在聖賢處小人之道爾他則可以意推也昔楊思勗迎宋璟於廣南璟在途竟不與思勗交言思勗歸訴于元宗孟子之事豈不類此乎曰否孟子特不與之言行事耳至於人情酬酢應對亦豈得絶然不與之通哉夫王驩齊之讒人有寵於齊宣小人朋附之者甚衆使孟子如宋璟當亦有泣訴之怨矣使齊王不及元宗其禍豈不酷哉且弔公行子之喪王驩往弔入門有進而與王驩言者有就王驩之位而與王驩言者一時人情物態諂媚阿附亦可見矣孟子獨不與之言雖即有僧驩之語同使於齊使如宋璟小人豈能容忍乎孔子對陽貨以兩不可以順其情以一諾善其意此聖賢處小人之道也宋璟直則直矣聖人之門無如是法也昔李鄘為淮南節度時吐突承璀為監軍互相敬憚一旦承璀還京薦為宰相鄘知出於承璀終不就職夫互相敬憚蓋所以處小人也至欲出其門下豈士君子之所甘哉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而李鄘主吐突承璀亦何以為李鄘故余以謂處小人其微處當如孟子其平居當如李鄘其總攝大綱當如孟子其不受汙染當如李鄘至於交結如元稹而絶物如宋璟皆非聖賢之法也故余因王驩事力陳數大節使士君子自擇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曰古者棺椁無度中古棺七寸椁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

然後盡於人心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
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
無恔乎吾聞之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孟子養浩然之氣曰至大至剛以直擇之不精語之不詳者以
趯然遠去為大以憤然疾邪為剛以面折庭爭為直不加審處
動以折檻鎖諫裂麻叩墀為美談而不知孟子所謂剛大直者
不如是也何以知之余於葬親一事知孟子所謂剛大直者類
如是其精微也且喪三月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
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
夫人有藏萬金之璧者緘縢十數封室九扃從而觀之者必三
日齋七日戒主人若不得已而一出焉況吾親骨體豈止萬金
之璧而已哉其藏當如何哉下錮九泉上蒸南山以金銀為城
郭以水銀為河漢如秦之葬始皇豈其本心哉特以為後大之
觀而已孝子之心則不如是其貧也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椁於

心無悔焉者則以貧故也其違也於禮可以備物於財足以加
厚棺椁之大丘封之度吾當竭其力而盡其禮使一物不備一
事不厚於心有悔焉者則非孝子也夫人子之心以謂吾起居
飲食在地上而以吾親置之土中冥冥長夜其慘怛之心痛疾
之意如刲如割僅於禮無害於財無之備七寸之棺五寸之椁
以葬使化者安安使其膚體不至與土相親此亦少慰人子之
心矣至於此特豈可論儉乎當從於禮稱家之有無可也觀孟
子於葬親其論精微如此則夫剛大直之用乃至事事如是其
審諦也學者欲學聖賢當觀其用心處聖賢雖往吾可以得之
於千載之下若造函丈若侍左右如親出乎其時如親見乎其
人者則以見其用處也然則聖賢之用心尚可得而見乎隱之
吾心事事詳審無愧無悔若葬親之大其要務在盡於人心者
此聖賢之用也心源無際與天同體與造化同用特吾因循鹵
莽不能少盡其用耳使吾知盡其用則堯舜其君士君子其民

皆其餘事耳余因論孟子葬親又發養氣剛大直之用使後之
學者知聖賢之用心與後世不同者如此

張狀元孟子傳卷第八

張狀元孟子傳卷第九

皇朝太師崇國文忠公臨安府鹽官張　九成　子韶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

余讀論語見陳恒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請討之夫征伐自天子出哀公安得擅討陳恒哉曰哀公如可其請孔子將請於天王以魯君帥諸侯正陳恒之罪矣觀聖賢者當知意外意豈可如兒之躁與蜮之射影無倫倖妄以可否聖賢也哉以此意觀之則孟子荅沈同之問復何疑也儒以為孟子勸齊伐燕則以孔子勸魯伐齊亦可乎然考孟子之對沈同與孔子之告哀公皆事理所當然者陳恒弒君安得而不討子之受讓安得而不伐第所以討之伐之者皆有說也儒不盡聖賢之意聞討則討聞伐則伐以歸罪於聖賢豈不為狂妄乎哀公問孔子曰若之何而討之孔子必曰上告天王下帥方伯以正陳恒之罪矣沈同如問孟子曰孰可以伐之則孟子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所謂天吏者即天王擅征伐之權者是也然而孟子何不直告之以為天吏之說必待其問孰可以伐之何也蓋沈同非以王意來問故孟子所告者特論其大躰耳使其以王命來吾知孟子之對則當詳於沈同矣蓋與沈同言者論其理而與齊王言者行其實不謂沈同假孟子之辭而自行其私意也孟子平時告齊王者非植桑種田育雞豚畜狗彘謹庠序申孝悌使老者衣帛食肉不負戴於道路黎民不飢不寒不轉徙於溝壑即尊賢使能關譏而不征市廛而不征廛無夫里之布耳豈肯以伐人之國為事哉齊人伐燕取之勝之孟子前告以文武之事後又告以反旄倪止重器謀燕衆以置君之事則其實亦可考矣余惡小人浮薄闚聖賢之過而誣害之故引孔子討陳恒事以證孟子之言使後之學者於聖賢之舉詳致思焉此亦大舜善與人同之意也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

余讀此章乃知小人事君一色以順適為意使人君樂聞其言樂見其人而竊權弄柄引進小人誣陷君子以至敗國亡家而不悔從古以下小人無有不得志者則以其術如此也夫齊王聞孟子以伐燕為非而燕人果畔乃曰吾甚慙於孟子此有悔過遷善之意君子於此必因其慙悔而開陳仁義之說感動其既往之過引君於當道乃已陳賈真小人哉齊王有悔過之心而陳賈乃教王以文過之術至自周公為不仁不智以自辨說其無罪小人之順適人君類皆如此而人君甘心焉嗚呼其可以不察乎深迹其言伐燕之謀必賈主之彼心術顛倒思慮偏頗觀其引周公事為解事既不類義又不同其援引取舍如此乖謬如此其誤國又可知也夫周公管叔兄弟之情也見其為骨肉之至親又望其有委付之大事人之至情儻非不得已豈有不付手足之至親而逆詐億度棄九族而委他人乎不

幸管叔流言上及周公然則罪在管叔耳周公之過以兄弟之親也夫平時不見其有兄弟之過誰謂一旦而爲此乎謂周公之不幸則可謂周公爲不仁不智豈不厚誣大聖也哉夫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彼以愛兄之道來舜亦安得不誠信而喜之哉象日有殺舜之謀故封之有庳而使吏治其貢賦使象其惡未形舜亦將以周公待管叔之禮待之矣兄弟至親理固然也使其不幸而不肖吾以兄弟而有過亦周公所不辭也周公初以恩義而有過後爲國家大計殺管叔而放蔡叔其爲國家計亦可謂悔過矣而陳賈何疑焉嗚呼余觀周公之心豈得已哉管叔雖不肖兄弟也此心天其知之矣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孟子可謂善言矣陳賈初爲齊王密謀欲設此難以屈孟子孟子心術通明知其言之不類事之非常必有說也故力陳兄弟之說且曰古之君子過則改之謂周公也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爲之辭陳賈懷奸設詐不用鞫訊而手足俱露矣孟子遠見如此使其坐朝堂而相天子人材長短謀議邪正詭詐出没豈能逃其所見乎設難折之復何難事如陳賈負此說以來意氣揚揚自以爲必勝矣不煩數語藏形匿迹不復有護飾之詞使孟子處天下事當如何哉然而小人順適人君如齊王爲陳賈所誤此猶其小小者耳至有國敗家亡越在草莽尚受其順適而終不寤者古有之矣如齊閔王是也夫齊閔既國破亡晝日步走謂公王丹曰我已亡矣而不知其故吾所以亡者其何哉公王丹曰王之所以亡者以賢也以天下之主皆不肖而惡王之賢也因相與合兵而攻王此王之所以亡也閔王慨然太息曰賢固若是其苦耶又謂閔王曰古人有言天下無憂色者臣聞其聲於王見其實王名稱東帝實有天下去國居衛容貌充盈顏色發揚無重國之意王曰甚善丹知寡人自去國而居衛也帶三益矣夫喪先王之社稷者閔王滅先王之宗廟者閔王賊先王之人民者閔王身受其禍者閔王越在草莽者閔王此亦易見矣而公王丹方且順適如此閔王終不寤卒有淖齒之酷亦不寤嗚呼小人之不識理義而人主之眷愛賊臣喜樂順適有至於如此者乎余切悲之太宗以封德彝爲佞人而終愛德彝德宗以盧杞而奔奉天乃終愛盧杞君子之道以獻可替否陳善閉邪爲長而小人不問理義一心順適如此所以使人主甘受亡國殺身之禍而終不喜君子之剛正也嗚呼

孟子致爲臣而歸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己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古之爲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始在齊師之位無官守無言責進退自如故久留於齊不爲失節及既爲卿矣有官守焉不得其職則去可也有言責焉不得其言則去可也非如前日賓師之比也致仕而歸道義所當然也王乃就見孟子且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其言拳拳使人感動不知何所見而然耶則以孟子嘗指其易牛之心齊王當時領服而出超然自指戚戚焉爲王者之心故其歸也此心不能忘孟子至親訪室廬且有願見不得之言有同朝甚喜之言有棄寡人而歸之言有繼此得見之言三復讀之見其眷眷孟子有如兄弟親戚不忍舍去之意則齊王亦可謂戰國之英主矣然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孟子之志所以不得行者以此蓋稷下諸人方且日以權謀詭詐富國強兵爲言齊王退而與

孟子之言進又與諸人言以孟子一人之論豈能勝此衆多之口哉又孟子之道在久遠而稷下之說有近功齊王雖有易牛之心而又有修大之欲有此心所以喜孟子有此欲所以奪於衆多之論而不能斷然不惑也心不勝欲此孟子所以去而齊王所以終不能行先王之道也然齊王之心豈一日而忘孟子也行其言則孟子留不行其言則孟子去既心不勝欲不能行其言使孟子致仕而歸然而其心炯炯推置不去豈能恕然舍孟子決去而不留也此所以就見此所以有願見不得之言有同朝甚喜之言有棄寡人而歸之言有繼此而得見之言而又晝思夜畫所以留孟子計第不欲使之與政事而常欲聞其仁義之言以養前日易牛之心故有中國授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皆有所矜式之語其區區為此計亦已入思慮矣其意以謂如此則既可以留孟子使吾心常有所依又不與朝廷計而吾之欲有可肆然而齊王不知孟子之心意在堯舜其君士君子其民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豈有既致仕而歸而乃戀萬鍾之養就此處諱之說哉使孟子如此是其心巧於取利與登龍斷而罔市利者何異豈不羞而可恥耶夫君子之仕也為道義也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此道義之行也君子所以留諫不行言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是道義不行也君子所以去去就之計視道義而已矣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而何萬鍾之足道哉亦安得為此巧謀以抑當日所以見齊王之志哉然則士君子之出處亦可決矣初在賓師之位無與朝廷之謀則進退裕如遠不為過久不為失後在卿相之位諫不行言不聽則致為臣而歸矣自歸而外更無他說也齊王雖為築室之謀不知使孟子於去就何處哉嗚呼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此八言耳士大夫所以出處者止在於此耳用而不行舍而不藏乃別為異論以自辯說非姦雄即離戲之士耳漢之張禹胡廣趙戒輩皆聖門可誅者也士君子不可不考

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卧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卧而勿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

孟子識見高遠直與當時後世所見絕不同此所以非所以疑所以譽當年如陳臻屋廬子淳于髡之徒後世如荀卿司馬公李泰伯之徒近日如鄭厚之徒自信者或至於議忠厚者或至於疑忽疾者或幾於罵矣蓋孟子能用先王之道於事變之間使人有不可窺測者且如人皆以君命召不俟駕為敬孟子乃以陳堯舜之道為敬其見果同乎人皆以坐而言不應隱几而卧為見絕孟子乃以不能安子思為見絕其見果同乎人皆以富國強兵縱橫捭闔為國計孟子乃以植桑種田育雞豚畜狗彘謹庠序申孝悌使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不負戴於道路不漂於溝壑為國計是其所見迥與當時後世超絕不等夫孟子之學不學顏閔伯牛不學伯夷下惠伊尹而獨學孔子不學孔子之聖之至之力而已也獨學聖之外所謂智力之外所謂巧至之外所謂中學其可以仕可以止可以久可以速皆圓融變化不可窺測處此皆千聖秘奧傳心之法孟子一旦剖決發露使人知聖人有如此事嗚呼迥出凡情俗慮之外超然如雲龍之變化六子之回旋豈可以私智窺測議論其萬一乎切以謂當時後世之人所以合孟子之意者千萬人中一二而已矣夫去齊宿晝客欲為王留行此客亦非常士也乃坐而言不應隱几而卧以常情觀之言辭之不文禮貌之不恭雖孔子不能行之於互鄉而師冕見及階曰階也及席曰席也皆坐曰某在斯某在斯以大聖人親與小兒瞽者周旋如此孟子乃獨倨肆敖侈如此況其所謂客者齊宿而後敢言乎余以是知其非常士矣昔馬援受梁松之拜而致禍郭子儀致盧杞之敬

而免禍使客爲凡俗人吾知孟子却梁松之拜而致盧杞之敬矣推其齊宿又稱弟子此所以知其非常人而孟子乃用先王之道以見之也且客平生知坐而言言而應應而不敢卧之爲相親矣不知不能安子思之爲不相親也其發薬於此客使脱其凡俗之心而超然知此外有先王之道如此其亦大幸矣然則爲客計當爲齊王言所以留孟子者以聽其言行其諫使膏澤下於民可也使齊王許之則孟子將還轅而東矣惟其不知出此而區區漫汗以留孟子爲勤而不知於道爲屈於義爲非論其事則貪爵禄論其志則戀名位使孟子將何處哉唯其言之非理事之無策此所以以長者自處以先王之道自尊言而不應隱几而卧以啓其憤悱之心焉此又可以見孟子能用先王之道者也士大夫不學則已學則當學孟子用先王之道以御當世之變惟見識超絶於凡俗之外然後能運動樞極斡旋造化轉桀紂爲堯舜變盜跖爲伯夷而使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矣其用如此可不勉之哉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玆不悦高子以告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猶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擧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先王之道衰管仲以霸道壞人心五霸之術衰商鞅孫臏陳軫蘇秦張儀覆下諸人又以權謀縱横詭計壞人心是以先王忠厚之風略不復見而輕浮澆薄動成羣黨喋喋呫呫專事唇脗不問聖賢妄有詆訾殊可惡也如陳臻屋廬子皆遊聖賢

之門而臻設爲三問必置孟子於有過之地屋廬子又設爲二問必置孟子於有過之地淳于髡又設爲三問必置孟子於有過之地今尹士又有三問大抵皆輕議聖賢妄生唇齒縱横左右必欲其私説之勝而聖賢無立足之地嗚呼此誠何等風俗哉孟子所以指五霸爲罪人指張儀公孫衍爲妾婦指楊墨爲禽獸皆以其敗壞人心術而變亂是非顛倒白黒如唇婢舌人面獸心略無帝王忠厚弘毅之氣故也深詆而力排庶幾此風一變聖賢言行皆可以安行於世而無知小子翕翕訿訿滅影絶迹豈不幸歟夫聖賢出處固自有道豈尹士輩所能知哉方孟子爲賓師於齊則優游進退不以久近爲懷及爲齊卿諫不行言不聽則致爲臣而歸又去齊而不肯少留此其審處斟酌大明孔子可以仕可以止可以久可以速之道如尹士小子當瞻仰樂慕之可也乃出私智妄以不明干澤濡滞以名目聖賢何其不遜無禮至於如此耶夫千里見王使聽吾言行吾諫下吾膏澤豈非孟子本心哉不遇而去豈聖賢所願耶況齊宣有易牛之心有罪已之善有不自欺之心有不自足之意而就見孟子有成湯之舉又有前日願見之言有同朝甚喜之言有棄寡人而歸之言有繼此而得見之言拳拳懇懇使人不忘于心則三宿出晝於孟子之心猶以爲速者此也若夫決去不回以要流俗之譽於尹士則合矣而絶人爲善之路於先王之道何取哉孟子出處求合於聖賢之道耳豈爲區區尹士哉其曰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又曰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猶足用爲善嗚呼聖賢樂善之心乃至於此其與孔子謂長沮桀溺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之言同一幾爾又與文王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不聞亦式不諫亦入之言同一敷爾學不到於此皆不可以爲善學者夫以隱遯爲高以決去爲善輕視一世驕傲公卿而曰吾之道常如此想見尹士聞之以爲聖賢吾恐鮮以先王之道皆長沮桀溺荷蕢荷蓧憤世

庚邪之流也王恐得罪孔子之門然則士大夫所學求合流俗如尹士輩乎抑亦求合先王如孟子者乎宜自知所擇矣尹士聞孟子之言知孟子之存心與夫小丈夫之說自知其所學亦悻悻之流而聖賢之心蓋如此其大也乃遽然發歎曰士誠小人也惟孟子之心大所以尹士自知其爲小嗚呼尹士其亦何幸見正於吾孟子不然亦投湘赴淵之資耳何足道哉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

孔門弟子知尊聖人如鄉黨朝廷步趨言語飲食寢處起居應對皆詳觀而謹書之如鄉黨之篇是也至於宰我則以謂賢於堯舜子貢則以謂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有若則以謂出乎其類拔乎其萃曾子則以謂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至於比之日月比之宮墻比之天地覆載比之四時之錯行日月之代明其尊聖人至於如此至孟子諸弟子如陳臻則設三問以非之屋廬子則設二問以間之充虞則疑其不豫公孫丑則疑其動心是何門户之同而趨向之異也夫孔子去三代爲未遠雖經五霸之敗壞而齊晏嬰宋向戌鄭子産吳季札晋叔向諸公皆當時良大夫也其論議風旨時有三代遺風忠厚敦慤尚可想見故天下之士猶未盡如孟子之時至如子路輕率愠見不悦已見黜於孔門矣若夫孟子之時人心愈壞時風愈薄商鞅孫臏陳軫蘇秦張儀稷下諸人皆操陰險單唇脂以動摇當世而得志如意腰金曳紫横翔乎六國之間天下之士波蕩從之重於責已輕於譏人至秦而極至於燒六經毀堯舜孟子之生也正衝其欲肆正當其頹瀾則夫數子之輕易不足怫也今充虞引君子不怨天不尤人之說以結孟子不豫色之罪良可笑也孟子對之之意則曰前古聖賢得志固自有時後世聖賢得志亦自有時論時則又有大數存其間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所謂時數也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以其數而言之則已過其數矣以時考之則天生孟子正當其時矣然而孟子不用於梁乃適齊齊王雖眷眷乃不能大明其道以行於天下今又不遇而去是天意未欲平治天下也使天意是欲平治天下乎當今之世超然獨出乎商孫蘇張稷下諸人之上而變移造化可以轉桀紂爲堯舜化盜跖爲夷齊而使四海之民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舍孟子其誰哉孟子之學以天爲樂而天欲平治天下吾則進爲而樂天天未欲平治天下吾則退處以樂天何爲而不豫哉無知小子妄以私智裁度聖賢使後世之士循以襲謬若毀前輩鉅鎮名流者皆陳臻屋廬子公孫丑充虞輩有以啓之也余讀至此不覺置書而浩歎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先王之制祿所以代耕也勞心者治人故祿而不耕勞力者治於人故耕而不祿自府史胥徒充而上之以至公卿大夫雖祿有不同然皆所以代耕也其德盛者其爵尊其才大者其祿厚皆惟其稱而已則仕而受祿古之道也仕而不受祿豈人情也哉然而孟子於其中又有變化焉此非常人所能知也其說曰於崇吾得見王知王之心不純不足以行吾道也既見而退即有去志既有去志身雖仕於齊心已去齊矣此志已定不欲改移夫士大夫所學期於不欺心而已矣心已欲去國豈可强受其祿以自欺其心哉雖仕於齊而不受祿蓋所以自盡其心也既已受祿則不當有去心既有去心則不可以受祿嗚呼聖賢不自欺其心乃至如此蓋強勉受祿是欺其心也欺其心者欺其君也欺其君者欺其天也心有一毫之去則祿雖萬鍾吾視

之如糞土耳然吾雖有去心儻事未可去而決意求去則將自
取禍患非聖賢之道也此孟子所以優游在朝而人不知其心
去國已久矣欲驗其去國之心第於不受祿之日考之蓋可見
也其曰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乃知聖賢其同於人情諳練世
務如此夫心雖欲去然方當其國有兵師之命人心揺動而吾
於其間不顧可否以決去爲高則上起國君之疑下招小人之
謗而民情震恐物論驚皇處世如此學問安在哉孟子所以雖
有此心而不敢以去爲請其久於齊非本志也既非其志而強
顏受祿亦何以爲孟子哉余細觀聖賢處事如此安往而不樂
耶使其不知此義有去志而猶受祿則此心焦然不寧不爲投
湘赴淵之流則爲貪饕無恥之士矣今處之裕如乃見孟子能
用先王之道無有不可者也

張狀元孟子傳卷第九

張狀元孟子傳卷第十

皇朝太師崇國文忠公臨安府鹽官張 九成 子韶

○滕文公章句上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
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
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
哉今滕絶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
厥疾不瘳

聖賢之教一而已矣内以此處心外以此治身上以此事君下
以此接人觀孟子指齊王易牛之心與指滕世子以性善之路
豈有二道哉齊王竊於言下乃有戚戚之間世子竊於言下乃
有於心終不忘之訖嗚呼學先王之道而直指人以要路其惟
孟子乎蓋其淵源來自曾子曾子直指忠恕爲夫子之道曾子

傳子思子思直指愼獨爲天命之性子思傳孟子孟子直指齊
王易牛爲王者之心直指世子性善爲堯舜之本使人深味其
遺言者得其微旨則夫吾目之視色耳之聽聲鼻之聞臭四體
之受安佚其誰爲之哉言至於此乃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也夫孟子既指世子性善之路使之脫然於言下又稱堯舜之
道以印其大機猶指齊王易牛之心而陳堯舜之道於其前也
此孟子之大機大用造化轉移鑪鞴埏埴之妙也大道者指也
既指其性善勉以警其心又稱堯舜以大其用則夫人人皆知
有貴於己者乃與堯舜同幾也人皆可以爲堯舜其是之謂歟
不有以警之則彼無所得不有以大之則彼不能行有得而不
能行其能變化運用於四海九州使人人皆被其澤哉齊王思
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以不能用也大哉用乎非孟
子其誰識之夫齊王受孟子一警之力雖不能行其道至於就
見孟子幾有成湯之舉滕世子受孟子一警之力至於自楚反

復見孟子夫就見孟子以何事哉以此心之不忘也復見孟子亦爲何事哉亦以此心之不忘也嗚呼使人不能指人此心則已有能指之者雖不能盡用其幾豈念念能忘所指之人乎此蓋天理自然有不可解於心者夫世子之復見時其心乍見天理之廣大而舊習猶往來乎其間未能變舊習爲仁義禮智之用所以疑堯舜之未易爲也孟子又轉其幾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我有此性堯亦有此性舜亦有此性豈有二理哉何不直而推之擧而上之左右以大之何可蓄縮不前委性善爲堯舜之事而我無與乎故稱成覸丈夫何畏彼之言稱顏子有爲者亦若是之言稱公明儀文王我師周公豈欺我之言以助其氣以贊其決且安慰以滕可以爲善國而引書藥不瞑眩之言以廓之直用其機不復疑慮與力旣大病勢頓消前日紛紛人欲因孟子一指之藥忽然不見而吾居爲仁由爲義履爲禮用爲智守爲信天下與事其有過於此者乎余因世子之說

乃盡發其幾有志者其試思之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卽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

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滕世子受孟子指性善之路遂大明天理之自然者及定公薨其心見夫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傷腎乾肝焦肺創巨痛深非三年之喪不能少盡此心也乃知先王制禮皆從天理中來非私智所能及也然雖曉然見此理而人欲猶在未敢自以爲是也將欲置之而此心皎皎爲不可掩將欲行之而私欲往來未敢必信也故使然友問孟子然後行事其意見滕國不行三年之喪與其已發之心參差不合欲取正孟子將盡變滕國衰弊之習而大明一國之本心也孟子遙見其心有在於此遽然歎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且世子使然友問孟子然後行喪事未及一話一言不知孟子何所見遽歎賞之曰不亦善乎嗚呼此孟子所自知他人所不知也夫性善之路一明則見先王之用乃知三年之喪天理所固有者今使來問孟子是此心之

發見也故孟子直指其心而歎之曰不亦善乎且引曾子之言與夫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三代共之之說以印之世子聞孟子之言於其已發之心泯合無際故斷然不疑定爲三年之喪然世子天理雖明人欲未斷一爲羣言交攻則又不能無疑也故父兄百官皆不欲且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故使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夫所謂學問者果爲何事哉欲求性善之路而已今孟子指示性善之路曉然有契於其心是卽學問也必待挾策讀書然後謂之學問乎余以是知世子天理雖明人欲未斷者此也使其旣斷則不復有疑疑者人欲也嗚呼習俗之移人深矣哉夫三年之喪自有天地以來行之魯自莊公文公皆於喪紀中娶婦自是三年之喪不復行於時此風旣成父兄百官聞見習熟不以爲異見世子力行古道乃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反以爲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嗚

呼是其心寧違三代之聖人不可少變流俗之見也所謂父兄
百官者其智慮識見如此與之論廟堂大事事幾之會治亂之
原彼又安得有早正素治之微高見遠識之說乎吁可怪也又
曰喪祭從先祖流俗之人不可與語如此後引宗國以見實又
以先祖先君爲口實將以不忠不孝加人非天理故然至此烏
能不動乎此世子所以再遣然友也夫世子受孟子指性善之
路復見孟子孟子知其疑心未去故力舉成覸顏淵公明儀之
言以助其勇以贊其決又引書瞑眩以決其疑然而人欲未盡
脫落故疑心易見雖曉然知三年之喪爲天理之自然而再遣
然友不能自決亦可憐也孟子再舉前日之意以贊其決曰不
可以他求者也是在我而已又引曾子之言聽冢宰歠粥面
墨即位而哭以實之且有先之之言又有風草之喻又有是在
世子之語然則天理曉然如此儻直而推之舉而上之左右以
大之誰敢不從也蓋理義人心之所同然特未有以發之耳故
曰莫敢不哀先之也吾以一身先之其精誠感動則彼將不令
而從雖無教詔之煩上下之切彼將翕然同心如風行草上雖
曰無形而動蕩鼓舞有不能自已者精誠行於無形之中而感
動見於有跡之後此又性善之大用也嗚呼其微哉是在世子
不可他求一語已足以破其疑而大其用矣世子再聞孟子之
言當時疑心盡斷乃遽然曰是誠在我此又性善之發見也復
何辭讓之有五月居廬不言不爲此幾一行百官族人心已服
矣可謂曰知者皆曰智哉世子也然此幾之動豈止一滕國而
已哉見之者必聳聞之者必寤及至葬四方來觀之者見夫世
子顏色之戚聞夫世子哭泣之哀則夫理義之心人人發見鼓
舞動蕩有不能自已者其曰弔者大悅者又使四方之人皆入
此幾也審知此理則干羽舞而有苗格簫韶奏而鳳皇來高宗
夢而傅說至成王悔而歲大熟皆可得而知也性善之路其大
如此嗚呼學士大夫將欲丕變四海振起帝王之道可不於此

而盡心乎
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
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民之爲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
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
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
取於民有制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夏后氏五十而貢
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
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
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
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
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夫世祿
滕固行之矣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
雖周亦助也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
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
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詩云周
雖舊邦其命惟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余嘗怪孟子拳拳於民至論植桑種田育雞豚畜狗彘謹庠序
申孝悌使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不負戴於道路不漂
流於溝壑勤勤懇懇若田舍老翁之經營家業而愛惜兒女也
及上考從古聖賢之心無不以民爲念如堯命羲和爲民也舜
命九官爲民也禹八年于外爲民也湯征葛伐桀爲民也武王
誅紂伐奄爲民也且夫孟子之心所以切切於民如此者則以
明性善之幾故也以孟子之心推諸聖賢其心一皆見天下之
人爲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其心與聖賢
同悅理義同好懿德其可寶可愛孰有大於民乎以孟子見天
下之民皆性善也皆聖賢之資也皆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
之會五行之秀氣也皆悅理義皆好懿德也故其規摹尊於
救民又見夫戰國之時以奪土地爲功業以嗜殺人爲英雄故

力陳先王之所以愛民之術使人君知聖賢之在此而不在彼也夫使不明性善之幾則已使其明性善之幾則必拳拳於民矣皆自然之理也滕文公受孟子一警之力乃力行三年之喪轉百官族人不悅之心爲稱賞啓四方來觀之心爲大悅其用已稍稍行矣其有爲國之問此必然之理也夫文公之心晬已曉然知以民爲大事然稱孟子之言印之則其行愈不疑矣孟子果有民事不可緩之言且引詩于茅索綯乘屋播穀之對爲證而論民之恒心係於恒產又論民之陷罪本於罔民又論賢君取民有制之說又引陽虎爲仁不富之語爲可取其大意本於植桑種田畜雞豚畜狗謹庠序脩孝悌使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不負戴於道路不淫流於淫蕩而已然而爲政而不遵先王之法猶竭目力而不繼之以規矩準繩而欲方圓平直猶竭耳力而不繼之以六律而欲五音之正豈有此理乎夏之道非不美矣而商人以爲野商之道非不美矣而周人以爲鬼一等先王之道又在乎聖賢觀時與會斟酌審量而用之故論先王之道非難而用先王之道爲難大哉用乎非大聖賢其孰能之孟子能用者也觀其論夏商周貢助徹之法而又取龍子治地之說力排貢法之非其策又引詩以力贊助法之可行貶貢而褒助豈非觀時與會審量斟酌善用先王之道乎夫貢法有仁心而未暇論仁術所以使民勤動不得養其父母而老稚轉乎溝壑也若夫助法隨歲之豐凶以出斂法有年則公田之給足無年則賑貸之法行經歷詰錄利害是非至此而定矣雖有百畝而徹亦大放助法而爲之耳民既豐足恒心自生吾則設爲庠序學校以敎之以啓其孝弟之心以明夫人倫之大三代設學不過如此而已其效至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天下定又其効至於輕任并重任分班白者不提挈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而朝廷之上垂衣拱手論道謨德四海之內父子相保兄弟相扶室家相好鄉間族黨親戚朋友相往來鄉飲酒醴牛羊相宴樂郁乎如三春之和薰然如九韶之奏試合而觀之皆吾性善之用其見於有行者乃如此其大也則所謂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豈不信夫使滕盡如孟子之言行周家什一之法興三代庠序之教其規摹遠大已有三王之風使周室不興則已如使周室有王者起必來取滕國以爲法是爲王者師矣又引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之詩以大文公之志夫滕雖小苟行孟子之言則一國風聲氣俗頓與昔日不同如李光弼之在太原舊壁壘也舊營陣也舊兵卒也光弼一號令之精彩爲之一變新子之國意其似是以滕文性善之幾周家什一之法三代學校之制發揚於上其光發當如何哉嗚呼學者不明性善之說而區區以摘句繪章錦心繡口爲事醉生夢死既不知一身性命之歸而又不知先王造化之大天冠地屨號名曰儒豈不悲夫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鈞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滕文公性善之幾已見其心曉然知民事不可緩又民之不可不教使之知禮義也聞孟子之言其心契合不復參差一旦乃使畢戰問井地欲將力行三代之法蓋知先王之法皆其性善中事孟子知文公使畢戰來必其謀議與文公合亦至誠爲善之君子也故孟子獻勉之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開井地爾孟子乃答之以經界且曰夫仁政必自經

界如是孟子之於井地留意久矣夫經界者大界也其間丘陵墳衍原隰谿壑不在其中而截長補短然後可以論其大界大界既正則東西南北肥磽新舊可得而知矣於經界中孟子又有井地穀祿之說夫井地主民言穀祿主百官言大界不正則井地混亂而不鈞矣穀祿輕重而不平矣混亂不鈞則民有田肥而賦輕亦有田磽而賦重不平則有擁膏腴而常賦少者亦有受瘠薄而常苦無者暴君意在得厚賦汙吏意在奪膏腴故必慢其經界余讀至此乃知孟子於井地之學其利害是非講究詳審如此其精也夫井地必先正經界此古人所未明也知井地之本出於經界知穀祿之平出於井地此又古人所未明也其說專以經界為急經界正則井地鈞而可以分田穀祿平而可以制祿制祿所以待君子君子所以治野人也分田所以待野人野人所以養君子也其分田待野人之法孟子則又有造化焉其為法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野九一者九頃也八家皆私百畝其中百畝以助國家也一家一人受田百畝一人之外皆為餘夫餘夫有餘力則受二十五畝國中什一者國中之賦二十而一不可用什一也當自賦者自古法二十而一之賦也此孟子斟酌古制出新意待野人之法也其制祿待君子之法孟子亦有造化焉其為法曰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圭絜也所以供祭祀也卿以下皆受公田以給祿養而祿養之外又受圭田以供祭祀此又孟子斟酌古制出新意以待君子之法也待野人如此則野人死徙不離本鄉鄉田同井人情相愛物理相樂是以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皆親睦矣待君子如此故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然法者虛器也人者精神也得其人則其法行非其人則其法敝矣孟子雖自三王外觀時會出新意揀擇為法其大略如此若夫誠意正心以行其法則在文公與畢戰耳余悲

夫孟子有如此學有如此造化乃不克少見於施為非因文公畢戰之問何以見其萬分之一乎想其胸中含藏經綸陶冶模埴乾坤之造變化之神有千百為國之說千百井地之學此特自胸中見其一班耳無知小子輒敢妄議可謂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張狀元孟子傳卷第十

張狀元孟子傳卷第十一

皇朝太師崇國文忠公臨安府學官張　九成子韶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然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民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迹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敘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皋

陶為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己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今也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魯頌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

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堯之樂非不美矣舜之時已不可用舜之樂非不美矣至湯之時已不可用是故正朔服色學校器械三代殊形夏商異尚此天理之自然也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事與幾合時與會通此大聖人之制作也當晚周之時聖人固將及擇三代之合於民心者以立一王之法如所謂行夏之時乘商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許行何人輒欲變大聖人之制作而以區區弁髦土梗無用之迹以鼓惑當世使愚無知不足道也吾將提耳而告之曰神農聖人也使處晚周之世當亦如孔子之制作矣使許行真

得神農之學使見孟子之所爲推其憯然不聽不知神農之心
於神農法度又講之不精擇之不詳乃有夷狄之法亂其中非
孟子力排之則於一楊墨之外又生出一楊墨矣聖道蔽塞其
弊乃至如此乎然而彼不知其心已爲孟子造化所動乃自楚
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
氓彼不思曰滕與楚相去幾數千里何以使我樂爲其民乎則
聖賢造化固已可知而滕文公性善之幾其見於用者乃能使
人如此不特許行又能感召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區區自宋
之滕且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惜乎滕
地褊小不能盡充孟子之術使齊宣信孟子之說如滕文公則
如楚之許行宋之陳相一時號爲有知者皆將四面而來而風
聲所傳德音所感凡有人心者皆將襁負其子而至矣則孟子
所謂民歸之如水之就下此亦可見其一二也夫許行之來固
未足多而陳相乃陳良之徒學周公仲尼之道者也特其所見
未固耳其好賢樂善之心豈可厚誣彼且來矣而況其他乎此
余所以深信孟子之說而惜齊王之不行其道也且許行旣爲
文公之氓受孟子之澤則當自鄙其學之淺陋從義遷善棄
其舊習以觀聖王之施爲而猶自是其學而非聖賢之大道乃
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
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嗚呼彼以並
耕而食饔飧而治爲大道乎誠可笑也夫鴻荒之世其民若禽
獸然君民並耕豈得已哉事固自有次第且蕢桴土鼓決不若
簫韶之音穴居野處決不若宮室之安書契之精於結繩棺槨
之美於衣薪此數聖人因事之幾隨時之會乃至周而大備豈
有帝王之世天下之民耳之所聽者皆鍾鼓管絃之音目之所
視者皆青黃黼黻之色而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堂陛之尊圭璋
之盛儼如天帝尊如神明一旦乃令尊君下民同霑體塗足同
寒耕熱耘同供炊爨之賤同作饋餉之事豈不大駭天下而起

滕文公上

姦雄窺伺之心乎其亦可謂愚矣不知陳相兄弟何所見聞而
悅之夫蕢桴土鼓穴居野處結繩衣薪在上古行之不以爲異
使用於二帝三王之後其可行乎夫可行則爲道不可行則爲
弊爲惑民爲妖術在法當誅在聖門當絀此孟子所以深惡之
窮問詰難往來數四使其辭窮理極乃扼其要處曰子以謂滕
有倉廩府庫以厲民不知子以粟易械器不爲病陶冶以械器
易粟不爲病農夫乎且許子推不欲病民之心以病陶冶何不
自爲陶冶使日用所須皆取辦於其家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
易何許子之不以爲煩乎陳相乃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
也其理窮矣其辭盡矣乃又扼其要處以問之曰百工之事尚
不可耕且爲治天下獨可以耕且爲乎汝不知夫有大人之職
事則當勞心以治人治人者食於人有小民之職事則當勞力
以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此天下常行之理也況一人之身百
物所須汝以交相養爲病則當事事物物皆自爲之旣爲耕夫
又爲蠶婦又爲舟人又爲攻金之工攻木之工設色之工刮摩
之工率天下之人終日搰搰暴露辛苦乃不爲相病耳此豈可
行乎汝以謂君不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坐受其養以爲病
民耶當堯之時洪水橫流禽獸逼人堯當一味耕田而不憂乎
旣當憂之則堯舍耕之外不爲無事矣舉舜而敷治者堯之職
也舜使益掌火以驅禽獸使禹疏九河以決洪水則舜禹益舍
耕之外不爲無事矣又使稷教民稼穡又使契教民人倫堯又
於其間勞之來之以勉其勤勞匡之直之以正其心術輔之翼
之使自得之以遂其天性又從而振德之以警其昏緩嗚呼堯
舍耕之外其職事如此何暇耕耶使其如許行之學專以耕爲
事則聖賢不用禽獸不問洪水不知人倫不正天下幾何不盡
爲血肉爲江海爲水者也此豈可行乎夫君民上下各職其憂
不可相易也君民上下各盡其職則天下大治故堯以不得舜
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農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

滕文公上

農夫之憂舍百畝之外無事也人主之憂憂在天下其憂甚大
豈農夫可比也故爲天下得人謂之仁不得人則天下謂之不
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彼見堯湯蕩平民無能
名舜有天下而不與以謂無職草乎嗚呼堯舜之治天下豈無
所用其心哉其用心處在天下得人特不用心於耕爾孟子所
明堯舜之道以破許行之謬論然後責陳相兄弟所學之不固
而爲異端所亂也其責之如何如曰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
於夷者也夫堯舜之道中國之道也許子之說夷狄之說也今
相兄弟學於陳良陳良所學乃周公仲尼之道當良自楚北學
於中國其識見高明議論中正北方之學者未有出其右者是
所謂豪傑之士陳相兄弟事之數十年一旦良死乃盡棄中國
之學而就夷狄之說豈不見孔子沒子貢築室於場獨居三年
然後歸其不倍孔子之學如此又不見曾子不肯以事孔子之
禮事有若且有江漢秋陽之喻其不倍孔子之學如此今許子
所習者夷狄來自南蠻言語侏儒有如鴃舌學之不精攻之不
詳乃敢非先王之道陳相兄弟不審量考擊倍其師之所學如
下喬木而入幽谷矣又周公膺戎狄而陳相兄弟乃學戎狄夫
狸變則豹豹變則虎所變愈大可也今舍中國之道而學夷狄
舍周公仲尼之道而學許行豈得爲善變乎余觀孟子窮詰陳
相使無所逃避乃大明堯舜之心其辭袞袞不斷其意滔滔不
窮靜觀其源可謂見道分明無有疑慮一辭一句皆自胸襟流
出乃天下之至論古今之格言可歎可仰可遵可信當戰國權
謀詭計縱横捭闔之中乃有如此奇特卓異之觀正如然日行
培塿而忽見泰華終年泛汙沱而忽浮滄海使人心原廓大眼
界通明後世之士乃欲非之疑之詈之亦可謂不知聖賢者矣
陳相兄弟邪說深入心術顛倒猶有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
國中無僞之說且以布帛無長短麻縷無輕重五穀無多寡以
至屨無大小皆一等之賈其意以謂君民並耕則人心淳朴不

滕文公上

復較計長短輕重多寡小大以相交易矣天下豈有此理乎使
天下如禽獸草木之無知則已如其爲人豈有不知長短輕重
多寡小大者乎邪說惑人乃至於此耶孟子又徐徐以喻之曰
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十百或千萬子乃欲比長短輕重多
寡大小而一之是猶指鹿爲馬以青爲黑而亂天下之常理也
巨屨小屨同賈則足迹大者將終身無屨矣是教世之人以短
取長賈以輕取重賈以寡取多賈以小取大賈相率爲僞以取
贏餘一身行之且不可況於國家乎嗚呼孟子不喜異端乃至
於此皆識見高明知其必爲惟也如闢夷之之薄葬仲子之非
廉白圭之寡道張儀之妾婦以至指伯夷爲隘指下惠爲不恭
指楊朱爲無父指墨氏爲無君指許行爲夷狄皆其中曉然所
見明白故區別真僞判斷是非窮根極本盡底究而發之使利
害皎然不貳不疑其有功於聖道如此學者豈宜以輕心觀之哉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
我且往見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
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
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
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
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
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
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
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
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
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虆梩而掩之掩
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徐子以告夷子夷
子憮然爲間曰命之矣
此一章顛倒失次自漢以來無有辨之者余深入其中乃知其
編次脫易輒爲改正之其文宜曰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

滕文公上

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他日
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
之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
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
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
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
本而夷子二本故也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
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
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
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
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虆梩而掩之掩
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徐子以告夷子
夷子憮然爲間曰命之矣余讀此章乃知天生烝民有物有則
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又知人之所同然者謂理也義也聖人先

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果
不誣也夫夷之墨者之徒也惑於墨者之說遂失其好德之性
理義之心尊其師之說執其師之見高設藩籬壁立岸惟恐
有犯之者惟邪説深入故稍有詰難則議論鋒起勝負積生人
懷忿心如報私讎此可與言乎今不知何所見乃因徐辟而求
見孟子孟子未知其人已知其學就其所言則失之不情闢其
所守則或以招禍乃遜其辭乃下其氣以荅之曰吾固願見今
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其言如南風使人怛解曲而不訟婉而
成章浩然之氣發於施爲者乃有如此變化學者以悻悻爲直
子子爲義自以爲浩然者如是豈不失錯嗚呼聖賢之待非類
其法蓋如此不可不知也既而孟子知夷之葬其親厚矣稍變
其師之學矣夫稍變其師之學者是其心之不安也因其不安
處可以救藥矣至夷之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則有以處之矣
夫其心不安則知其師之學不可行知師之學不可行則恐孟

子之學直有過人者所以屢卻而屢來孟子負其機會乃曰吾
今則可以見矣向之不見以其爲墨者之徒今之欲見以其有
厚葬之説又曰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徐子以直之之語告
夷子稍犯其鋒議論即起而勝負即生矣乃攻先王之道曰儒
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
由親始嗚呼儒墨之異乃在於此墨子之學以天下之親爲已
之親嗚呼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精於一者行於萬事
父母之禮其愛慕之心勤勞之職止可精專於一人耳儻視天
下皆爲父母人人事之如已父母則夫意必有所怠情必有所
抑而作僞之心雖知之行將棄此而起矣先王老吾老以及人
之老者止極其所行在於五十者不負戴六十者衣帛七十者
食肉耳豈能人人如事吾父母冬溫夏凊昏定晨省飲饍之節
寒煖之宜雞鳴而起保夜而寐遍走天下人人事之乎且吾父
母之於我撫育之勤保惠之切教誨之至天下一人而已矣今

視天下皆爲吾父母不知此情何自而生撫育弗見也保惠弗
見也教誨弗聞也而以其不情之見欲取天下之名乃視天下
皆同已父母將置吾父母於何地其忍爲此心乎其視天下之
親同已之親則將視天下之子亦同已之子矣真可笑也夫父
母之於子念慮在子出入在子撫育之保惠之教誨之其心切
切然惟恐其蹈水火之害惟恐其行邪枉之塗丁寧防衛豈可
名言哉今視天下之子同已之子將人人撫育人人保惠人人
教誨上事天下之父母下愛天下之赤子不知墨子之身止一
身乎其亦有異術爲億兆身乎此豈可行也先王幼吾幼以及
人之幼不過發政施仁如幼而無父者必先施耳其道當如此
也使其自有父母吾乃欲奪人之子以爲已子乎愛無差等是
何繆論孟子不暇遠取且就其近處而譬之曰夷子信以爲人
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夫墨子所以有此言彼
亦有所見也第考之不精擇之不詳遂不可行於天下爲邪説

為異端為禽獸人之道夫其所見者何也其見鄰之赤子匍匐入井怱然有怵惕惻隱之心欲急趨而救之此時之心見鄰之赤子如己之赤子也不知此亦人心之自然耳夫赤子無罪一旦無知入於死地苟吾手足之力可以拯援何為而不救之乎此特一時之心耳至於父其撫育父其保惠父其教誨其能與己子同乎夫天之生物也烏子皆黑鵠子皆白桃之不生李而穀之不產麥其氣不同故吾之子與吾父祖之氣同他人之子則自與其族類同是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以私智亂之乃欲烏子為白乎鵠子為黑乎桃為李穀為麥乎人之子為己之子而有二本乎其理曉然無可疑者既攻其辭見偏辭矣乃提其好德之性理義之心與其師之學不同處以警之其警之如何曰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之心思以此薄葬易天下矣然而夷子已自不可行而獨厚葬其親以倍其師之說將以師之說為是墨子以薄葬為貴以厚

葬為賤胡為夷子以賤事其親乎將以師之說為非胡為尊其師之說執其師之見以非儒者之道乎夫厚葬之心乃好德之性也理義之心也先王之道也夷子行之而不自知乃極力而語之曰夷子厚葬之心有自來矣孟子即其心而大明之曰上世葬親者舉之於壑此正墨子之道也他日過之見狐貍食其親蠅蚋嘬其親其顙有泚睨而不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乃歸反虆梩而掩之掩之之心何心哉孟子指之曰掩之之心乃誠之發見也故曰誠是也其意以謂欲識誠乎蓋在是耳夫其顙有泚睨而不視此好德之性理義之心儒者之道蓋在此也墨子之道欲絶人子愛親之心使就其殘忍之說不知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夷子聞之其本心發見知儒者之道正在於此與吾以合此其所以憮然自失其師之說為間以游於孟子之道不覺發言以歸誠曰聽孟子之所命矣嗚呼余觀孟子能用先王之道類皆如此方未得夷子要領

則善言以卻之及既得其孝親之心則數語之下使之脫然自得於先王之道其轉移陶冶乾坤之造變化之神也其可忽諸

張狀元孟子傳卷第十一

張狀元孟子傳卷第十二

皇朝太師崇國文忠公臨安府鹽官張　九成子韶

○滕文公章句下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強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余觀孟子之時商鞅得志於秦而張儀繼之孫臏得志於齊而鄒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又繼之蘇秦得志於六國腰佩六印坐謀轓車時君世主擁篲先驅郊迎側行其見禮如此考其所學非陰謀詭計即縱橫捭闔為傾河之辯肆無稽之談大要以進取為功業殺人為英雄孟子所學乃二帝三王之道當世所貴乃鬼蜮豺狼之術則不見諸侯意可知矣陳代徒見商鞅孫臏蘇張稷下諸公談笑取將相今孟子獨不見諸侯宜似夫褊小而不廣大疏通也誠一見之一言遇合大可以為伊周小可以為管晏故引枉尺直尋之志以動孟子為孟子先以虞人之非其招不往以攻代好利之心次以王良羞與嬖奚乘以攻代枉道之志孟子大意以謂虞人尚非其招不往豈有為士君子不待招而往乎夫所謂招者非如擁篲先驅郊迎伏謁之謂也禮義而已矣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此今當世諸侯以進取為功業以殺人為英雄禮義安在哉是其所以招賢者非其具也故其所得特商鞅孫臏蘇張稷下輩流耳又以謂王良羞與嬖奚乘豈有為士君子而枉道以從彼乎夫所謂道者植桑種田育雞豚畜狗彘謹庠序修孝弟使老者衣帛食肉不負戴於道路黎民不飢不寒不淪於溝壑此所謂道也此孟子之志也當世諸侯方以燒夷陵取鄢郢今日虜公子卬明日虜公子申今日殺四十萬明日坑百萬為得志吾豈可枉道以從彼反不如一御者乎夫虞人知守其節御者知守其法豈有為士大夫學聖王之道乃不待招而往乃枉道以從人乎至於道之將行道之將廢有命存焉其所以自守者安可一朝變也楚並通尚書而為劇賊劉歆通春秋而附王莽馬融號為大儒而事梁冀祝欽明號為明經而事兩張是曾犬彘之不如曾何敢望齊之虞人趙之御者乎以孟子此志觀之則夫交結非類依附憸人而要功名而取富貴者皆虞人御者之所羞也其可不自儆乎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聖王道絕習俗風頹以管晏為高卑以儀衍為丈夫以仲子為廉以匡章為不孝自孟子明道於為許行自謂聞大道各以私智巧為僻寰紛然四起莫之誰何惟孟子於顛埋破塹中獨守聖王之道蓋此管晏妾婦儀衍剛仲子而禮匡章猶白圭而狄許子一掃啾喧辨陋獨推仁義之尊高非其中皎然明白安能發為深見遠識以區別真偽判斷是非如此乎惜乎其道之不行也使其道行彼是數子者固將收召之以變其心術隳其才之長短而用之見僻而堅怙終而賊則屏之遠方誅之兩觀

不疑矣惟其終不得少行其志而商鞅之學大得志於秦其身雖亡其學猶盛一傳再傳至趙高李斯而極力行之燒詩書殺學士倡督責之說起骨肉之誅至於誹謗者族偶語者市慘刻之政至兩漢而未除反脣之誅武帝行之南山之詩宣帝戮之此鞅之遺禍也夫商鞅一派之學耳其禍猶如此之烈使此數人者不經孟子之誅紛然並行則天下之民爲血爲肉何時而已乎此所以見孟子大有功於名教也且儀衍以口舌之辯行捭闔之術貪尊祿賂曳紫拖金馳騁于六國天下皆見其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皆稱其爲大丈夫惟孟子知其本心不復問理義所卹何倘苟容乘間投隙志在取富貴而邀爵祿耳是其爲術豈有他法哉卑順人主之意操旁徇曲私之心行妾學妾賤之態是何大丈夫之有乎夫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其用我也則行大中至正之路以堯舜其君士君子其民故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惡有居側媚立邪僻行詭詐以罔人主而亂天下乎其不用我則卷而懷之物格而意誠意誠而心正心正而身脩身脩而家齊根於心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睟如也獨行其道如此視富貴貧賤威武皆空中一塵耳其來其去何足以爲吾輕重哉古之所謂大丈夫者如此以此而論則儀衍直妾婦耳天下方稱爲大丈夫而孟子乃見其爲妾婦是孟子之見迥出常情之外而非凡心俗處之可知也而非之而疑之而詈之可乎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出疆必載質何也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

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深味周霄之問想見其爲人見當世仕宦者類皆權謀詭詐縱橫捭闔其得志者皆市井駔儈閭巷小人超然有離絶遠去之心見孟子不見諸侯雖見而不受其祿雖受其祿未幾而輒去深合其意以謂古之君子類皆不仕也故發爲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又引公明儀三月無君則弔之語以荅之周霄之心見當時仕宦與意不合深欲脫去而不可得乃聞三月無君則弔之語又與其意大不相侔故曰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以此爲急則知其於當世仕宦悠然自守無所輕重矣余觀霄之爲人亦爲人君子也其心高遠踈爽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者也尤其所見將爲長沮桀溺荷蕢荷篠之徒而非聖人之道也孔子深疾荷篠丈人之徒故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是聖人之道其急於仕者非貪祿而慕位也人倫之大君臣爲重仕則君臣之義明君臣之義明則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一皆大明而不昧何樂如之此所以三月無君則弔也夫仕之失位猶諸侯之失國家其重如此諸侯失國家則無耕助以供粢盛無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矣粢盛不潔矣衣服不備矣其敢以祭乎是諸侯失國家則五廟祖宗皆不得血食矣是知君臣之義不明則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一皆顛倒失序也士之不仕則無田以供粢盛以至牲殺器皿衣服一皆不備不敢以祭亦不敢以宴夫不仕其患如此之大使吾祖宗不得血食不忠不孝難以齒於人類所以皇皇所以可弔也霄雖聞三月無君之義乃未喻出疆載質之義也故

又更端而問之孟子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
疆舍其耒耜哉夫質所以見君也出疆載質見念念之不忘君
也古之人在畎畝猶在朝廷不忘君拳拳之義也所以蘇武使
匈奴十九年不舍漢節范叔終身不復錫地而坐臥漢東者見
念念不忘君也而世之說詩者曰永矢弗過者自誓弗過君門
也永矢弗告者自誓弗告君以善也永矢弗諼者自誓弗忘君
過也邪說害道賊君臣之大義亂人倫之常經彼又惡知出疆
載質之義哉宵乎日見馳車擊轂腰金曳紫之人類皆乘時射
利陰險傾邪乃超然不以仕宦爲意以謂孟子不見諸侯見而
不受其祿受其祿不久而輒去自謂與其意暗合疑古之君子
類不以仕爲意及聞夫子三月無君則弔出疆必載質之義乃
見孟子反如此其急與其意大相舛矣故曰晉國亦吾所仕之
國也平生未嘗聞仕當如此其急仕果如此其急孟子之難仕
何也孟子乃以謂仕如此其急者乃君臣之大義不由其道者
又臣子之所羞惟其惡不由其道此孔子所以不主癰疽與瘠
環惟仕如此其急此夫子所以適齊適衛適楚適宋而不敢已
也然則宂窺之喻乃指商鞅孫臏蘇秦張儀稷下諸公不以正
道事君者也宵因此問得聞仕如此其急大明君臣之義又聞
不由其道之訓足以遂其自好之心悠然蕭然揮之不去招之
不來一由於禮義而已矣宵亦何幸耶然則善用先王之道又
於此可以觀孟子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爲泰乎
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
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
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
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
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曰梓匠輪
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

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
食志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
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孟子識見高遠超然出一世之外故每事與衆人不同衆以陳
仲爲廉孟子獨以爲蚓衆以匡章爲不孝孟子獨加之以禮衆
以管晏爲大功孟子獨以爲可羞衆以儀衍爲大丈夫孟子獨
謂之妾婦衆以不朝王爲不敬孟子獨以不談仁義爲不敬衆
以君命召不俟駕爲禮孟子獨以德齒爲禮是其所見迥與衆
人不同夫惟與衆人不同使其得志必能盡掃當時商鞅孫臏
陳軫蘇秦張儀稷下諸人陰謀詭計之陋而獨振先王之道於
頹靡之中也此余所以拾其遺迹每事三歎之而切悲夫後世
不知孟子之心也今其所見又有異焉者彭更見後車數十乘
從者數百人傳食於諸侯以爲泰孟子乃見以爲道彭更見無
事而食孟子乃見爲仁義而食彭更見梓匠輪輿爲食志孟子
乃見爲食功夫彼以爲泰此以爲道彼以爲無事此以爲仁義
彼以爲志此以爲功是孟子之所見超然獨異於衆人也惟衆
人所見如此所以俗氣不除皆景慕商孫蘇張稷下諸子惟恐
學之不及而風俗薄惡日趨於鬼魅之地貪獸之心將血肉吾
民夷狄吾中國可勝悲哉惟孟子所見如此所以養浩所以知
言所以能深知王道之所在所以直指植桑種田育雞豚畜狗
彘謹庠序修孝弟使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不負戴於
道路不隳流於溝壑爲王道也所以能指數子之病而一開當
世之耳目也嗚呼彭更其何亦幸乎向見後車數十乘從者數
百人之爲泰孟子乃直指此見爲道且有當食天下之說向見
無事而食爲不可孟子又直指此見爲仁義且有入孝出弟守
先王之道梓匠輪輿之說向見食梓匠輪輿之爲食志孟子又
直指此見爲食功且有毀瓦畫墁之說自此以往所見皆新不
離頤步不動毫芒轉泰爲道轉志爲功轉無事爲仁義其視

當世之學一皆邪說其視孟子所爲一皆先王之大道嗚呼吏
亦何幸乎不知果能如余之所云耶余不能者其必然故就孟
子之用而發之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孟子
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
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
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
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
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
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湯始征自葛載
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
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
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有攸不惟
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
滄首考 長孟十二 七
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
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
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
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孟子見齊王時乃宋剔成三十八年剔成立四十一年爲弟偃
所攻偃立十一年自立爲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
里以時考之萬章所問宋行王政正偃之謂也偃自東敗齊南
敗楚西敗魏之後盛血以韋囊懸而射之命曰射天淫於酒與
婦人羣臣諫者輒射之於是諸侯皆謂之桀宋偃立四十七年
齊湣與楚魏伐宋殺王偃遂滅宋三分其地以是觀之偃又安
知王政豈偃自其立之後抑情飾詐欲以王政收人心乎豈初
年克己晚歲盈溢而至滅亡乎抑豈萬章稱道時正王偃脩飾
時乎皆不可知也觀孟子荅萬章之問言湯先盡其在我故十
一征而無敵於天下豈孟子見王偃身爲篡逆之賊詎可行王

滕文公下

政乎又言武王出而東征君子實玄黃小人具簞壺以迎周之
師豈孟子見王偃未知脩德遽欲伐人而人不服乎味此兩段
則知王偃之爲人徒恃血氣未能盡其在我徒恃兵革未能服
人之心其所謂王政者皆要名飾詐而非其真也使王偃果行
王政自致知格物誠意正心脩身來必不篡君而自立旣篡君
自立復欲竊取王政之名以欺天下嗚呼天下安可欺乎齊惡
其詐欲自東來討楚惡其詐欲自南來討孟子知王偃之心出
於詐故曰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皆舉首而望之欲以
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是王偃罪惡所畜者孟子知之略無餘
蘊矣則其射天射諫者皆其晚歲真情發見也然則以孟子之
不許宋則爲楚魏所殺以至滅其國分其地者已於王偃未敗
時見之矣然則矯情飾詐者徑何爲哉止足以殺其身而已爾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
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曰
滄首考 長孟卅二 八
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
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謂薛居州善
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
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
州獨如宋王何
考孟子所言如此則是王偃惡跡已露已與衆小人爲偶日夜
謀伐齊伐楚伐魏荒于酒淫于色射天射諫者之心已不可遏
矣薛居州雖賢者豈能勝衆多之小人哉然方當王偃作僞之
日萬章以謂將行王政戴不勝又區區欲王爲善是二人者皆
信其然矣獨孟子知其決不能善終且以湯武之舉形迹其本
心又以齊楚之喻推明其所好是於二子稱許之時孟子已知
其殺身滅國爲人分其地矣此所以見孟子高見遠識迥與常
人不同也且心術之不可不正也久矣夫心術正則其所起居
正也其所好惡正也其所趨鄉其所避就正也安得不喜正人

滕文公下

而惡邪士乎心術邪則其所起居邪也其所好惡邪也其所趍鄉其所遊就邪也安得不喜邪士而惡正人乎主德其立心術之邪如此亦安得不與羣小處哉尚容一薛居州者蓋欲借以爲飾詐之具也昔明皇初即位志在社稷相姚崇宋璟朝廷清明天下無事安得而有小人及惑惠妃其志肆矣相牛仙客而遠張九齡且一意於李林甫雖盧絢在朝亦何能爲哉以是觀之則天下之治亂信乎在用君子與小人而用君子與小人信乎在人主心術之邪正王偃心邪小人之資也以小人在上呼吸羣類羣出爲惡一薛居州其如之何哉惟大人之事君不問小人之滿朝政事之紊亂第觀人主心術如何耳儻君有爲治之心吾則探其非心所在格而正之心術一正小人逐矣政事明矣齊威王一旦曉寤烹阿用墨天下朝齊其事亦明矣余因論宋王又發心術之說以告吾黨之士云

張狀元孟子傳卷第十二

張狀元孟子傳卷第十三

皇朝太師崇國文忠公臨安府鹽官張　九成　子韶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矙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矙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不見諸侯之問陳代公孫丑萬章更相致疑於孟子以此見習俗移人雖居聖賢之門洗除不去彼見商鞅孫臏陳軫蘇秦張儀稷下諸人馳車擊轂奔走諸侯之門以謂士之處世當如是爾不知伊尹耕莘傅說築巖呂望釣渭曷嘗僕僕走人門戶哉成湯救民高宗中興文王行仁或三聘或肖形或親訪然後爲陳堯舜之道應霖雨之求作鷹揚之舉則孟子之不見諸侯乃古人之道例當然耳寡見淺聞動輒致疑良可悲爾然見與不見古人不以是分優劣也理在可見見梁惠見齊宣非屈也理在不見如陳代公孫丑萬章致問之時亦非自高也學至於聖不已又學而至於智故力之外又有巧至之外又有中豈可一塗取哉以是而求則見與不見皆非所以知孟子也今公孫丑致問孟子引古人之例答之曰古者不爲臣不見然不見死法耳其中又有變化焉一於不見如段干木踰垣泄柳閉門彼皆以不見爲高而不知於道爲不合也此陽貨有賜於夫子夫子則順禮以見之干木泄柳豈知此義乎一於見如曾子之所謂脅肩諂笑子路之所謂未同而言彼將以見爲通而不知於道爲失節也此齊宣不說見孟子孟子則以疾而辭之脅肩諂笑未同而言之流豈知此義乎公孫丑問不見諸侯孟子乃非干木泄柳是以見爲是矣將以見爲是乎孟子乃又舉曾子子路

之言是又以不見爲是矣然則吾將何處乎迫斯可以見未迫則未可以見也吾知格物以知至知至以誠意誠意以正心正心以脩身脩身以齊家而已至於治國平天下第觀人主用心爲如何其心虛則可見自實其中雖見何益蓋君子所養養其理義而已理義既明有所見則不爲段干木泄柳之固有所不見則不墮曾子子路之言顧理義如何爾非聖而又智至而又中力而又巧者安能至此地哉余因公孫丑之問又發明孟子之學庶幾知所擇焉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玆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余讀史記考孟子時所謂宋王者剔成立三十八年而齊宣王即位四十一年爲弟偃所攻敗而奔齊偃自立爲宋君則萬章之問宋行王政戴不勝欲宋王之爲善戴盈之欲去關市之征皆王偃時也夫偃東敗齊南敗楚西敗魏荒酒悍色射天射諫者卒爲齊魏楚所滅三分其地安得行王政用薛居州而云關市之征乎余嘗論之曰豈偃自篡立之後抑情飾詐以王政收人心乎豈初年克己晚歲盈溢而至滅亡乎抑豈萬章稱道時正王偃脩飾時乎以史考之不見其實今以戴盈之問乃知王偃果自篡立之後抑情飾詐以蓋前愆也何以知之至欲行什一之法去關市之征所謂行王政者可見於此夫仁義何常之有蹈之則爲君子背之則爲小人使偃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耶孟子雖知其必敗有湯武之說以譏斥之有衆楚人之說以詆譙之今又有日攘一雞之說以切劘之然安敢不告以善道也故有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之說其意甚遠其來甚深使王偃不能行此言猶在也諸侯有欲行王政者舉斯言以自儆安知不疾趍急策以鄉王者之路乎嗚呼王偃之能

不能已可見矣余鬼孟子攘雞之說有何待來年之語乃知人不能無過不知其爲過尚可言也曉然知其爲過詎可不雖絶遠去如避沸唾如逃水火如却盜賊乎儻惟宿留不前凝滯不散去而復來捨而復取謂今日而有明日謂今年而有明年是皆無志之人甘與惡爲徒侶者也孔子曰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以謂惡不仁者其誰乎即仁也直指之故曰其爲仁矣何以知其仁也惡之之甚至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嗚呼其惡如此真可尚也然所以能如此者以能用其力也我未見力不足者是人人皆有去惡之資也其不能斷然速去者特無志之人耳斯速已矣非深惡不仁之君子能如是乎余因攘雞之說乃力排去惡之疾以爲士君子之戒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汎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堯舜既没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禽獸而食人也楊墨

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世之論者皆疑孟子以闢楊墨為承三聖以空言配實功夫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驅猛獸孔子誅亂臣賊子其為禍患顯然可見至於楊墨之害豈可以洪水亂臣賊子猛獸為比哉余竊謂洪水夷狄猛獸亂臣賊子之害見於一時而楊墨之害起於無形而貽禍於千百世之後猶未已也且以商鞅論之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此令一行民相告訐而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之風亡矣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此令一行民忘六親而父子相親兄弟相愛患難相保之風亡矣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鬬者各以輕重被刑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此令一行民忘禮義而以力相夸以智相勝以謀相傾之風起矣夫使民相告訐民忘六親民忘禮義此風既成習俗浮刻有鍥薄之心無忠厚之氣挾兵恃力并吞天下傾軋諸侯逮至始皇而焚詩書殺豪士至二世而倡督責之說起骨肉之誅天下蕩然無復人理至西漢而秦風猶在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以至反脣之誅武帝行之南山之詩宣帝戮之三族五族之刑上行之不以為疑下見之不以為怪此皆商鞅之遺禍也夫洪水夷狄猛獸亂臣賊子之害詎至如此之久乎則夫楊墨之害比洪水與夷狄猛獸亂臣賊子夫復何疑切嘗考之孟子諄諄欲去楊墨求之

當世特墨者夷之一見於七篇之書耳所謂楊墨之學其得志於當世者果安在哉余細思之乃得其說夫楊朱不拔一毫以利天下其失也為己太重故其弊為商鞅為鄒忌為孫臏為陳軫為蘇秦為張儀皆危人以自安害人以自利奪人以自富殺人以自強其術皆祖於楊朱之為我也墨翟摩頂放踵利天下其失也為人太多故其弊為鄒衍為慎到為田駢為接子為環淵為莊周皆黃老之術為同異之辯肆無稽之談恣荒唐之說其術皆祖墨氏之兼愛也夫楊朱之術至商君而大肆其禍乃至於如此使墨翟之徒得志於天下無復君臣父子之倫姦雄窺伺天下大亂不可復支矣何以言之魏何晏倡虛無之說晉王衍從而和之詆莊周老聃以為宗指文王山甫而切笑倚杖高視揮麈清談居喪而酒肉父子而裸袒是致劉石相踵五胡亂華歷數百年而後混一至唐太宗而以嬸為妾唐元宗以婦為妃尚有胡人之風此又墨氏之為害其禍如此之酷也孟子親傳道於子思蓋二帝三王周孔之正統也其見識高遠知與洪水夷狄猛獸亂臣賊子之害同故力排而深詆之高自比於三聖而不疑誠以其所見者如此也然余默觀天下之理非大患害不足以見聖賢非大禍亂不足以見聖賢故洪水之患大禹出焉夷狄之亂猛獸之亂周公出焉君臣父子之亂孔子出焉楊墨之徒商鞅孫臏陳軫蘇秦張儀稷下之亂孟子出焉聖賢之去患害除禍亂豈徒然哉必也天理昭著深見患害禍亂之所在而去之除之其大用所及至有乾坤之造變化之神非淺智者所能識也故禹用此道以治水則掘地而注之海驅龍蛇而放之菹其用為如何哉周公用此道以兼夷狄驅猛獸則誅紂伐奄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其用為如何哉孔子用此道以作春秋則舍趙穿而書趙盾卒楚子而人諸侯其用為如何哉孟子用此道以闢楊墨則羞比管晏妾婦儀衍蚓陳仲而直夷之貊白圭而狄許子其用為如何哉且

有邪説必有暴行而邪説暴行不生於全盛之時必起於衰亂之世商君之説邪説也其行法也勇公子卯刑公子虔步過六尺者罰棄灰於道者刑暴行也豈非有邪説必有暴行乎堯舜之道衰則邪説暴行作故有飛廉猛獸之害周公起而正之文武之道衰而邪説暴行作故有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之害孔子起而正之孔子既死而邪説暴行作故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盈天下孟子起而正之豈非邪説暴行不生於全盛之時而起於衰亂之世乎丕顯哉文王謨非邪説也丕承哉武王烈非暴行也故啓佑後人皆以正而無缺至於邪説之害入於人心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且商君邪説一入孝公之心其爲政事刻薄如此使楊墨之説盛行其爲害豈止洪水夷狄猛獸亂臣賊子而已哉孟子闢之其於聖王之道可謂有功其於生民之性命可以同功於造化夫商君之説止入孝公其爲害已如此矧孫臏陳軫蘇秦張儀稷下之説遍滿天下其惑亂人心亦已深矣欲正人心必息邪説距詖行放淫辭此自然之理也孟子譊譊蓋在於此然則外人以爲好辯者此楊墨之説深入也然而孟子不指闢商君孫臏陳軫蘇秦張儀稷下之説而止闢楊墨者此又願仁義用之意而春秋所以罪濮谷之意而孔子所以君子伯王之意也此又聖賢之大用也學者試思之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避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頻顣曰惡用是鶂鶂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鶂鶂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聖人之道大中至正不在放浪高遠處亦不在枯槁憔悴處本諸身施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故其言無偏其行無弊行之可久施之可大薰如和氣郁如春陽浩乎其無窮悠乎其甚樂儻以私智亂之不墮放浪高遠以賊道則爲枯槁憔悴以賊道槩之以聖王之法皆可誅者也夫飲禾而棄肉冬裘而夏葛上有父母之樂旁有兄弟之情此大中至正之道本諸身施諸庶民考諸三王建諸天地質諸鬼神百世以俟聖人不繆不悖不疑不惑者也言無偏行無弊者也行之可久施之可大者也薰如和氣郁如春陽者也浩乎其無窮悠乎其甚樂者也彼陳仲者何師而何學哉此以私意求道此墮於枯槁憔悴者也夫居兄之室食母之食此聖王之道也今乃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弗食也而身織屨妻辟纑以爲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弗居也而處於於陵以爲居是置兄與母於不義之地而自與妻同處於潔廉以要當世之名也此何心也哉此非人心也故孟子以聖王之道格之謂之巨擘以其尚小節也謂之蚓以其無知也儻自以爲絜廉而不問天倫之大自陷於避兄離母之罪是與蚯蚓同一機也夫蚓豈不絜乎上食槁壤下飲黃泉然論其形狀則可惡論其智識則甚愚陳仲子迹狀避兄離母豈非可惡也哉仲子智識避兄離母豈非甚愚也哉蚓異類不足道仲子爲士人乃任私意以亂天倫在聖人之門正當誅絶者也嗚呼陳仲不幸不出於帝王之世見誅於堯舜文武也幸而出於戰國之時見正於吾孟子也儻使其説行則是揚墨之外又有

一陳仲以亂聖王之道矣余嘗謂人不可不學學不可不求師求師不可不明聖王之道通萬世而可行者如陳仲自任私意不知好學又不知求師似此見識其求師也必入揚氏爲我而非通萬世爲可行者其亦可憐也已余原其初心本於爲善而非爲惡也不知好學不知求師不知明聖王之道乃陷於不孝不弟之惡以得罪於名教吁士大夫立已其可不審處乎切嘗讀易乃見陳仲三日不食聖王之門無如是法也夫節固聖王之所同也然不貴苦節而貴甘節九五居中得正乃聖王之節也其辭曰甘節吉往有尚若顏氏子簞食瓢飲不改其樂此所謂甘節也使顏子得志飯粱而食牛必知其亦樂矣蓋其所謂節者乃品節之節非節抑之節也上九節之太過其辭曰苦節貞凶悔亡若陳仲子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此所謂苦節也苦節之過雖貞亦凶使其知悔則無凶矣此天理之自然也故凡刻意尚難債世疾邪沽激矜持决去不反如屈原申屠狄之流皆非聖王之道也聖王之道不疾不徐不激不抗悠然自得從容中道如陳仲之苦豈可行之道哉當世方且尊高之孟子乃獨指其避兄離母之罪且蚓之且巨擘之以爲自任私意者之戒其於名教可謂有大功矣

張狀元孟子傳卷第十三

張狀元孟子傳卷第十四

皇朝太師崇國文忠公臨安府鹽官張　九成　子韶

○離婁章句上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圓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詩云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此一篇大意言有仁心仁聞矣將欲布之天下使人人被其澤者當取法於先王之道也所謂先王之道何道也植桑種田育雞豚畜狗彘謹庠序申孝弟使老者衣帛食肉不負戴於道路黎民不飢不寒不漂流於溝壑者此先王之道也見之法度則謂之先王之法施之政事則謂之仁政謂之不忍人之政上謂之道揆下謂之法守在朝謂之道在工謂之度上又謂之禮下又謂之學其在臣下也謂之事君之義謂之進退之禮謂之責難謂之陳善統而言之其實皆先王之道所由異路故名言亦從而異耳仁心仁聞即堯舜之道也如離婁之明也公輸之巧也師曠之聰也離婁師曠公輸子雖明雖聰雖巧矣然不以規

矩不能成方圓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是規矩所以行其明而布其巧六律所以著其聰也有堯舜之道有仁心仁聞而不行仁政不遵先王之法猶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而費規矩師曠之聰而費六律則不能平治天下不可法於後世矣且仁政與先王之法所以行堯舜之道而布仁心仁聞者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以言徒有堯舜之道徒有仁心仁聞苟無先王之法不足以爲政也又引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之詩而斷之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又言聖人竭目力竭耳力必繼之規矩準繩必繼之六律以爲方圓平直以正五音皆不可勝用猶之聖人既竭心思必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所謂不忍人之政即先王之道故有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之喻以譬爲政因先王之道之說孟子之心以謂先王之道在我時君世主如齊宣有易牛之心可謂堯舜之道可謂仁心仁聞矣然而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則以不行先王之道也使信孟子則先王之法行而齊宣之仁覆天下矣如商鞅孫臏陳軫蘇秦張儀稷下諸人皆賊害人君之心術雖人君有堯舜之道有仁心仁聞顧數人之學皆不足發揚於天下適以啓人君好殺之心詭詐之計耳吁可歎也然有堯舜之道有仁心仁聞乃可以論先王之法苟無其本雖有仁政將安所施哉故曰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播其惡於衆則并與先王之法而壞之矣是故上無道揆而肆意下無法守而擅權朝不信道而爲頗僻工不信度而爲淫巧君子犯義而無忌憚小人犯刑而無愧心此皆不仁在高位并與先王之法而壞之之過也故城郭不完甲兵不多非國之災仁者在上脩之而已爾田野不闢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仁者在上理之而已爾惟不仁在上則慢無法度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其爲災害也非特城郭甲兵田野貨財不治之比也危亡可指日而待矣豈特在上無堯舜之道無仁心仁聞并與先王之法而

壞之哉爲人臣子者備無堯舜之道無仁心仁聞則亦并與先王法度而壞之故孟子引天之方蹶無然泄泄之詩爲證且言事君無義所詳者利進退無禮所貪者位言則非先王之道所談者皆縱橫捭闔權譎詭異之術阿徇人主之意而不陳堯舜之道安知責難之說逢迎人主之惡而不知獻可替否安知陳善閉邪之說其心以謂何足以言仁義何足以格其非心云爾此賊其君者也此豈非并與先王之法度而壞之哉如商鞅孫臏陳軫蘇秦張儀稷下諸人皆不知堯舜之道不知仁心仁聞以縱橫捭闔權譎詭異之學熒惑人主之心術使人君以殺人爲功業闢土地爲英雄阿徇人主之意逢迎人主之惡壞先王之法者也在先王之世皆當服欺君之罪受變亂之誅孟子憫之故歷陳先王之法一掃當世鄙陋之習焉其心亦可見矣嗚呼當戰國衰弊之世乃有如此至言偉論豈天之不墜斯文而留孟子以發揚之乎不然習俗之惡安得有此事耶學者其何幸乎

孟子曰規矩方圓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此一章大意言盡君臣之道者皆當以愛民爲主且規矩誠設則天下之方圓自此而出爲聖人既作則天下之人倫自此而出爲人倫之大其惟君臣乎盡君道者堯盡臣道者舜爲君臣之法於千古者堯舜而已矣此所以爲人倫之至也故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夫舜之所以事堯者何以民爲先也其爲百揆也舉禹治水以救民舉益掌火以安民舉稷以稼穡食民舉契敷五

離婁上

教教民是舜所以盡臣道者以民爲主也堯之所以治民者何亦以民爲先也其爲天子也命羲仲東作以析民命羲叔南訛以因民命和仲西成以夷民命和叔朔易以隩民是堯所以盡君道者以民爲主也使爲君者不欲盡君道則已如欲盡君道則當法堯之治民以民爲先可也使爲臣者不欲盡臣道則已如欲盡臣道則當法舜之事君以民爲先可也嗚呼此所以爲人倫之至乎孟子既上推堯舜又引孔子之言幽厲之事爲戒其意亦可見矣夫爲君者不知以民爲心暴其民甚者則身弒國亡如桀紂是也不甚者則身危國削如幽厲是也故又引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之詩以爲證原孟子此意所以深罪當時如商鞅孫臏陳軫蘇秦張儀稷下諸人皆以縱橫捭闔權謀譎異之術事其君以殺人爲功業以進取爲英雄而當時之君亦甘心其說焉如齊宣不以民爲意乃以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撫四夷爲心豈聞堯舜所以盡君臣之道而爲千古人倫之式者有在於愛民乎豈特齊宣如秦惠王梁惠王宋王偃楚懷王皆當時大國也無非以并吞征戰爲事至於民之死生存亡一切不問其與幽厲之事爲言亦可謂切矣是以孟子區區以王道爲言以植桑種田育雞豚畜狗彘謹庠序脩孝弟使老者衣帛食肉不負戴於道路黎民不飢不寒不至流於[illegible][illegible]嘉哉此正堯舜之心也其學如此而當世君臣方日夜殘民以逞可悲也夫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心有所覺謂之仁故草木之實謂之仁以其得土則生也四體不知痛痒謂之不仁故利在一己害及他人而不恤者謂之不仁以其血脉之通也三代之所以得天下者同民休戚也其所以失天下者民有憂苦而不卹也豈特天下國之所以興且存者亦以同民休戚也其所以亡且廢者亦以民有憂苦而不恤也夫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此大舜之告禹也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此伊尹之告太甲也君以民爲體民以君爲心此記禮者之言也君民之相須如此今民有憂苦而君不卹君有憂苦民亦何卹哉君不卹民猶可言也民不卹君則四海之民皆爲仇敵矣其忍言之乎故天子不仁不卹天下則天下之民亦不卹天子而四海不保矣諸侯不仁不卹一國則一國之民亦不卹諸侯而社稷不保矣卿大夫不仁不卹一家則一家之人亦不卹卿大夫而宗廟不保矣士庶人不仁不卹鄰里鄉黨則鄰里鄉黨亦不卹士庶人而四體不保矣此自然之理也夫人道所以長久者以有仁心固結於其間也平時暇日君尊如天民卑如地以謂利我吾所固有富貴吾所固有生殺吾所固有儼然南面與天下相絶而不相關水旱不問飢荒不知愁苦不顧重賦厚斂以逞其欲高城闢土以快其忿視民之困苦而吾自足所願驅民之死地而吾自樂其生日蹙一日民心愈離一旦釁生于内變起于外簞食壺漿以迎雲霓之師前徒倒戈以攻牧野之衆其亦何及哉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其斯之謂歟豈特天下一介之士一廛之氓在官則有僚友在學則有交朋閭巷相告見善相示直諒多聞以成吾德切磋琢磨以攻吾短以至鄉閭族黨有往來之情喪葬賓客有慶弔之好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此人道所以長且久也儻惟挾才傲物恃氣陵人寒温無慰勞之情吉凶無憂喜之色平居無事亦復何害一旦患難交攻倉卒有變則賓朋亦相擯絶而鄉閭不見撫存至於此時小夫賤隸皆爲敵國矣嗚呼人道所以立乎天地之間者亦有仁造化於其中耳爲天子爲諸侯爲卿大夫爲士庶人雖貴賤不同勢位殊等其利病深切同歸一揆耳而戰國之君不知出

此以殺人爲功業以進取爲英雄民困之而不知驅死地而不問商鞅孫臏陳軫蘇秦張儀稷下諸人縱橫捭闔權譎詭異日夜講不仁之術以害斯民孟子直指言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强酒亦可謂切矣而時君不信故六國相繼而亡秦并天下自以謂安矣興驪山之役發閭左之戍一夫作難而七廟皆隳身死國亡族滅無種不仁之禍果如何哉孟子於齊宣梁惠之時已見此理奈何國無人莫我知乎此余所以三歎而不已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荅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嗚呼孟子之於聖學可謂有功矣於孔子自省自訟自厚之說曾子三省忠恕之說又發其大用於事爲之閒使聖道曉然如在目前則此章是也夫仁用以愛人知用以治人敬用以禮人愛人則人當以親來荅治人則人當以治來荅禮人則人當以禮來荅如影之隨形響之從聲自然之理也今愛人而人不親治人而人不治禮人而人不荅常人到此不怨則怒吾有怨心彼以怨報吾有怒心彼以怒報則舟中之人皆爲敵國四海之內皆爲仇讎然則如之何孟子於此有造化之功焉此善用聖學之力也夫射之爲技末技也然內志正外體直步立中鈞繩弛張合規矩雖不切切然求必中之巧然發必破的處必中微儻在我有分寸之差則在彼者有尋丈之失矣推此理以觀則愛人不親豈非所以爲愛者未中其幾乎治人不治豈非所以爲治者未中其幾乎禮人不荅豈非所以爲禮者未中其幾乎使吾果仁果智果敬則仁舉於此親應於彼知舉於此治應於彼敬舉於此禮應於彼今而不親不治不荅必吾於發處有偏頗私曲之病故應於彼者有如是之舛逆也儻吾發處正中其幾則其應也有破的之妙矣夫子止言見不賢而內自省見其過而內自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曾子止言吾日三省吾身夫子之道忠恕未論愛人不親治人不治禮人不荅之幾今孟子乃於聖賢微處推而大之發爲自反之論然後自省自訟自厚三省忠恕之說愈覺光大余以是喟然歎曰孟子之於聖學可謂有功矣夫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其說淵微不可以淺心窺測也且干羽舞而有苗格蕭韶奏而鳳皇來恭默思而傅說夢金縢啓而天反風則以反求諸已得其正處故彼之來應疾於置郵此理深矣安可以淺易觀之哉夫愛人不親治人不治禮人不荅常人方墜於怨怒中而孟子乃轉爲自反之說遡流而上以觀其發處正與不正其造化運用乃如此之巧學乎學乎不到孟子安知聖賢轉移變化之功與乾坤天地相爲表裏乎且引自求多福之詩爲證嗚呼觀詩者能如此爲用乃可以用六經矣豈傳注箋解所能致及哉語至於此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天下樂事其有過於此乎君子其勉之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大學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脩身脩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與孟子之言相爲表裏然余嘗考之大學之道始於致知而孟子之論本於脩身何也蓋致知方求其體而脩身已見於用身已脩則齊家之本也家已齊則治國之本也國已治則平天下之本也所治愈廣則收功愈大學而至於脩身極矣齊家治國平天下特移脩身之道以用之耳非有加損於其間也自

脩身以先皆大學之事也夫學莫先乎致知致知莫先乎格物格物者窮理之謂也使天下之理一物不窮則理有所蔽理有所蔽則足以亂吾之智思惟無物不格則無理不窮無理不窮則內而一念外而萬事知其如知其然知其利害知其久近是以念動乎中事形於外微而未著兆而未萌吾已知之矣知之則或用或捨在我而已故曰物格而後知至用捨在我則吾意之所向皆誠而無私故曰知至而後意誠意之所向誠而無私則心之所存皆正而不亂故曰意誠而後心正心之所存正而不亂則身之所發脩而無缺故曰心正而後身脩身之所發脩而無缺移以治家則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而家齊矣移以治國則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守而國治矣移以治天下則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矣溯原其本本自脩身此孟子之說也原脩身之本本自格物此大學之道也余因孟子之論又發大學之說使知脩身之本自格物而始然後孟子之學幾可得而言矣

張狀元孟子傳卷第十四

張狀元孟子傳卷第十五

皇朝太師崇國文忠公臨安府鹽官張　九成　子韶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一國之心歸於一國之賢者人君能即民心所歸之人而用之則一國之人歡欣鼓舞令之則聽禁之則止號之則來驅之則去上不疑於下下亦不疑於上則以其間有賢者為之依倚也然而有說焉小人疾其名譏夫害其寵則將有擅權之說有朋黨之說以熒惑主心疑似君聽一入其說賢者不安其位賢者不安其位則一國皆不安其所矣此正國家之大幾不可不知也孟子深見此理故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者即所謂一國之賢者也其盛德懿行民心之所素歸而信服者也豈強臣世家之比哉如晉叔向齊晏子鄭子產魯季孫行父者是也雖其間未必一一皆當道然必有至謀奇節屢見於設施之間民心服之久矣用之則一國之心樂一國之心樂則上恬下嬉徭輕賦薄一人傳十十人傳百百人傳千千人傳萬以至天下皆慕之矣天下信服則德教方施已沛然溢乎四海矣然則將欲有為者其可忽一國之賢者乎魏殺李固天下解體唐用盧杞四方相弔治亂之原止此而已昔晉悼公即位用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為卿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士渥濁為卿使脩范武子之法左行辛為司空使脩士蔿之法以至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諸侯皆服晉室復霸此可見也晉元帝過江首用賀循紀瞻顧榮諸人皆江東之望也晉室中興遂為江左之盛事此又可見也故袁紹主盟而諸侯聽命謝安既起則天下歸心孟子之言豈特為當時之說哉如商鞅自衛來秦孫臏自魏來齊陳軫自秦來楚蘇秦自周遊六國張儀自魏來秦稷下諸人愼到自趙來環淵乃自楚來而淳于髡騶忌騶衍皆以奇計詭述釣君干祿於一時者也豈知國家之典故朝廷之

大體民心之好尚風俗之便習而諳詳精練如叔向晏子子產行父諸公乎一旦騁口舌之辭肆縱橫之辯行詭詐之術雖得一時之奇功而失久遠之大計彼於他人國家何有哉志在腰金佩紫高車駟馬以衒鄉里而取名聲耳孟子所以有世臣之言今又有巨室之說其意將使時君世主毋喜新進少年一時之媮奇而聽元老大臣久遠之長計也其意顧不深哉然而余懼世之學者不審巨室之爲賢者而認世祿之家爲重則未嘗三桓晉六卿齊田氏亦可以爲戒矣孟子之言豈爲此等設哉不可不細考也余故謂巨室一國之賢者所以發明孟子之本意求欲斷絶小人借此爲姦雄之資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絶物也涕出而女於吳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觀孟子此論乃知其學極天人之際豈常流所能到也觀夫以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爲天之命且有順天者存逆天者亡之說又有齊景公涕出而女於吳之說又有今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之說其意以謂小國役於大國弱國役於強國雖人情不平以謂其德不足以服人其賢不足以高世徒恃其強大以勢相陵使小弱之國聽使令於下風供貢賦於內府然而天方以強大壯彼以小弱處我此豈偶然哉大國役小國強國役弱國此天也小國事大國弱國事強國亦天也天命在是吾其如之何故安職守分可也論至於天則已極矣無可說矣然孟子之學不委於天而已也其

下又有說焉其說云何轉移造化之說也可謂深矣大矣不可跂及矣不知孟子立於何地見天人之際如此其分明也且其說曰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夫既言小役大弱役強之爲天今乃又以爲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變移天意斷然不疑畫爲年數如執左契以取責於天豈非轉移造化之說乎學至於此則亦深矣大矣不可跂及矣夫既歸命於天無可說也而天之外又有師文王必爲政於天下之說是天命在我而已矣天之外又有文王焉且引商之孫子祼將于京之詩以爲證又引孔子仁不可爲衆之說以爲據意以謂既爲仁人則當在人上不可與衆同也故有無敵於天下之說以謂超然獨尊無有對之者當時諸侯皆行暴政以進取爲功業以殺人爲英雄雖曰強大皆非仁人也民之居其國如在猛火沸湯中如行王政盡孟子植桑種田育雞豚畜狗彘謹庠序申孝弟使老者衣帛食肉不負戴於道路黎民不飢不寒不轉徙於溝壑則是行仁政師文王其無敵於天下必矣又何強大之足道哉吾方師諸侯以事天子復文武之緒猶執熱而以濯也又引詩以卒其意焉夫事至於無可奈何則歸命于天如楚子圍弒君篡位滅陳滅蔡執徐子城朱方號令天下主盟中國皆曰楚爲天所相又曰天方授楚如申之會晉叔向鄭子產宋向戌皆當時良大夫也皆帖首聽命不敢可否意亦以天命在楚其如之何哉孔子傷之故書楚子虔卒而以十三國之大夫皆並於淮夷是天之外又有說而當時大夫學之不精至使弒君之賊無復忌憚橫行天下所以聖筆於春秋發明天命在我當有以裨贊之轉移之如孟子所謂可也故余以謂孟子之學極天人之際常流所不可到者誠以其說有如此之大也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

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孟子識見高遠見當世之君聽商鞅孫臏陳軫蘇秦張儀稷下諸學士之邪說深入其中變易心術例皆成不仁之君而風俗習尚不知以植桑種田育雞豚畜狗彘謹庠序申孝弟使老者衣帛食肉不負戴於道路黎民不飢不寒不轉徙於溝壑尊賢使能關譏而不征市廛而不征無夫里之布為政而以進取殺人為功業為英雄安可與論先王之道哉故商孫蘇張稷下之說皆危亡菑害之說也而時君世主競行而爭蹈之是安其危而利其菑也是樂其所以亡者也彼各自以謂晏然如日之在天孟子於其禍患未發時已知其滅亡不久矣宗廟社稷皆當傾覆於他人矣故引孺子之歌孔子之說太甲之戒為證且有人自侮家自毀國自伐之論以傷之卒之宋滅于齊魏楚而韓魏趙楚燕皆滅于秦齊在山東四十餘年不被秦兵亦死于松栢之間為秦盡有其地秦復恃兵革殺人為政無國可伐無地可并至乃誅及三族誅及骨肉天下大亂一夫作難而七廟皆墮卒為項羽所有羽又蹈覆車之轍以殺人為心欲以兵雄天下不師仁義而為漢所有漢高祖入秦不戮一人約法三章穆然已有三代遺風繼以文帝寬仁東西凡二十餘帝而卜年至於四百豈非仁政之力哉孟子於六國無事時已見此理而發為自取之論不五六十年其言効驗如印券契鑰無分毫差然則不欲為天下國家長久計則已誠欲為之則聖王之道其可忽諸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為淵敺魚者獺也為叢敺爵者鸇也為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敺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桀為禹之子孫紂湯之子孫皆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不務行仁政以光大禹湯之業而放肆暴虐一則放於南巢一則死於鹿臺例皆亡失天下夫其所以至此者以失其民也所以失其民者失其心也民歸之則為天子民去之則為匹夫然則使其歸之之道無他焉得其心而已矣所以得其心之道無他焉知其好惡而已矣民之所甚好者仁所甚惡者不仁何謂仁即所謂植桑種田育雞豚畜狗彘謹庠序申孝悌使老者衣帛食肉不負戴於道路黎民不飢不寒不轉徙於溝壑者此所謂仁政也誠有樂此而行之者民之歸之猶水之就下如此其順也如獸之走壙如此其樂也湯武行此仁政故民歸之桀紂反此仁政故失天下湯武行於此而桀紂反於彼是桀紂之敺民歸湯武猶獺之敺魚於淵猶鸇之敺雀於林也孟子識之高遠默覩當世之君一皆桀紂之黨日夜驅逐其民使不附已第未有行仁政收之者耳誠有好仁之君行前數事則四方之民皆爭歸之則以當時諸侯日夜為我驅逐於彼也然而欲行王政非一朝一夕之功也當至誠行之久而不厭使四方皆信而不疑猶七年之病有三年之艾則火力為愈深其効必速若夫乍出乍入不為久遠之計而欲得民於旦暮間豈有此理哉故曰苟為不畜終身不得然如當世之君以進取為功業以殺人為英雄而孤人之子獨人之父使弟哭其兄妻哭其夫鄉閭族黨親戚朋友使無往來之好雞豚黍稷酒醴牛羊使無宴樂之情如此用心今雖若安以孟子觀之若齊若楚若魏若趙若燕若秦皆當終

身憂辱以陷於死亡卒之齊楚魏趙爲秦所滅而秦亦滅宗絶祀以歸於漢是詩所謂其何能有善終者乎相與歸於沉没而巳矣夫當諸侯爭雄人人自以謂英雄時而孟子巳知其滅亡則孟子之先見遠識豈商孫蘇張稷下輩所能髣髴其萬一哉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此一章指商鞅騶忌孫臏陳軫蘇秦張儀稷下諸人之所言所爲而哀之也夫此數人者爲權譎詭詐傾覆縱横之說爲荒唐無稽奇險卓異之說考之仁義邈然無有豈非自暴其徂乎商鞅爲苛刻之法以助秦虐騶忌爲傾覆之計以陷田忌孫臏爲陰險之術以報龐涓陳軫爲鬼蜮之謀以敗韓魏蘇秦爲縱説以取富貴張儀爲横説以吞六國稷下學士爲無實之十以欺尊榮考之仁義亦邈然無有豈非自棄其身乎夫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彼是數人者志在名位乃肆傾邪之言乃行傾邪之行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弗由取先王之民先王之風俗變壞爲衰亂之世夫商鞅一孤獨行於秦其爲酷至漢猶未已不知斯民爲血爲肉者幾億萬風俗爲鬼爲魅者亦幾百年皆鞅之學所至也孟子知其必然觀天意考人事不至于漢不已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然仁者之心亦豈能恝然不動哉所以爲之哀痛而不能自巳也士大夫學術不正有一出於數人之言者皆自暴其徂也有一出於數人之行者皆自棄其身也嗚呼先王有大中至正之道居仁由義而巳用之則可以堯舜其君士君子其民不用則根於心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而耳目聰明血氣和平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明不慙於妻子幽無負於神明胡不體孟子之言而以商孫諸人爲戒乎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之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此孟子深見當世將以權謀兵革平天下不知平天下之道甚邇而乃求之於遠乎天下之事甚易而乃求之於難乎何以知其爲遠且難也權謀不足以服人心兵革不足以得人心夫平天下在服人心得人心而巳今權謀詭詐隨其術中者使人怨恨而不巳烏足以服人心乎兵革殺傷受其危害者冤苦而無告烏足以得人心乎當世諸侯將平天下其道其事乃與人心背馳如此豈非求之於遠且難乎孟子憫之故一舉盡告以平天下之術其爲道甚邇其爲事甚易也然則如之何亦曰使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已矣夫人人親其親長其長其言甚微其功甚大試言其一二聖人躬行孝弟於上而設庠序之教於天下顧念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是其良知良能乃天性之自然者也及夫嗜欲深而忘其親爭鬬起而忽其長先王所以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講明孝弟之道而孝弟睦婣則鄉閭族黨書之不孝之刑不弟之刑則司寇俟之又設爲植桑種田育雞豚畜狗彘之法使七十者食肉五十者衣帛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黎民不飢不寒不轉徙於溝壑風俗醇厚人心溫良人人知愛其親敬其兄旣愛其親又敬其兄則其心朴粹無躁狂之氣其心柔和無忿戾之色使四海之内人人如此是乃堯舜三代之世也平天下之道豈不在此乎夫設權謀恃兵革勞心竭力十無一二成功至於親親長長乃人心之自然者特在吾一舉以示之耳遠邇難易之理亦已明矣孟子之時習俗已成不信孝弟之足以成人而謂權謀兵革不可一日而舍去據其所知盡其所學行其所見皆亡國滅祀而不悔可勝傷哉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

有能動者也

此一章乃子思中庸之學而孟子於其中又擴大誠之爲用無所不動之意也然世之論誠者多錯認專爲誠夫至誠無息息非誠也儻以專爲誠則是語言飛處應對酬酢皆離本位矣故世之行誠者類皆不知通變其弊至欲誦孝經以禦至劇之賊讀仁王以消侯景之災此豈不取天下笑爲後世之戒哉夫誠難知也難言也惟子思一語深見誠之本體特學者語之不精擇之不詳不能深體聖賢之意以至如是之弊也其語安在其曰不明乎善是也夫人性皆善特吾學非其道而世無師友指示之耳使吾知格物知至之學內而一念外而萬事無不窮其源流窮其終始窮之又窮之至於極盡之地人欲都盡一旦廓然則性善昭昭無可疑矣此所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也使吾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聞其善言而心有所省見其善行而心有所感一旦廓然則性善昭然亦無可疑矣此孟子指文公以性善而能力行三年之喪使百官族人稱其爲知而四方來觀者皆大悅而歸者是也嗚呼誠如此其大而乃竟指專以爲誠使專謂之誠則農夫樵叟皆聖人矣吁可怪也儻性善既明則其身中無一毫私智念念皆誠處處皆誠而其身誠矣誠之爲用無不感動以此事親則吾親感動而無不悅矣以此交朋友則朋友感動而無不信矣以此事上則在上感動而無不獲矣以此治民則天下感動而無不治矣是故不憂民之不治獨憂上之不獲不憂上之不獲獨憂友之不信不憂友之不信獨憂親之不悅不憂親之不悅獨憂身之不誠不憂身之不誠獨憂善之不明耳使明乎善則吾身吾親吾友吾君吾民之幾皆已總攝乎此矣注之於身則身誠注之於親則親悅注之於友則友信注之於君於民則獲於上而民治矣嗚呼士大夫將以脩身事親交友事君治民其於明善之學可不用心乎昔舜愼微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

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則以明乎善故無所往而不動也孔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則以明乎善故無所往而不動也孟子又推明之曰誠者天之道使能誠其身則所向皆天安有不動乎思誠者人之道此大學所謂致知格物也非認專爲誠也至誠則無往不動以脩身則身動而誠以事親則親動而悅以交友則友動而信以事上則上動而獲以治民則民動而信誠之所在擊觸轉移使天下不知其然者故干羽舞而有苗格簫韶奏而鳳皇來高宗思而傅說夢成王悔而雨反風其幾迅速間不容髮學而不至於此其何以堯舜其君士君子其民乎三復斯言使人手舞足蹈安得不想孟子而欲再拜稽首以謝其格言乎

張狀元孟子傳卷第十五

[illegible]

[illegible]

張狀元孟子傳卷第十六

皇朝太師崇國文忠公臨安府鹽官張　九成子韶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
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
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
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
必為政於天下矣

孟子開口必説仁政而所以為仁政者必先養老考其養老之
説非説執醬而饋執爵而酳袒而割牲肆筵設席授几緝御主
於人君而已耳蓋使天下皆養老耳其養老之法必以文王為
宗其法如何曰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
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則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
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無飢矣則又從而詠文王之法
曰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敎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
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
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然則考文王之法豈非使天下人
人皆養老乎其政如此則人心溫良風俗醇厚移然已有太平
之風伯夷太公其心在此而紂所行之政方且放黜師保方且
播棄黎老其政與此二老之心遠乎不合所以一則遠遯北海
一則遠遯東海一聞文王之風皆不憚道塗之遠筋力之疲喟
然有盍歸乎來之歎夫為政莫大於失民心失民心莫大乎失
賢者心二老遠遯民心亦遯矣二老來歸民心亦歸矣此孟子
所以有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之説也故四皓來而太子安
謝安起而蒼生喜而漢殺李固天下解體唐用盧杞四方相弔
民心所繫以賢者為重輕如此則人主於賢者其可輕失其心
乎然文王積德百年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
則以商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諸公
相與扶持故百年之遠其政未洽若夫在孟子時地醜德齊莫

離婁上

能相尚孟子以大道觀之以天時考之以人事驗之形勢易行
事半功倍有一諸侯躡文王為君故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
為政於天下矣此誠有所見而然非為誇大之辭也其心昭然
見天下之勢在此而無有一人肯聽其説者豈天之不與斯文
留其遺言以俟後之君子乎不然何為其然也吁可傷哉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
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
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
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故善戰者服上
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聖王之學其事君也不在闢土地充府庫亦不在約與國戰必
克如堯世之所尚也止在於正人君心術而已故曰人不足與
適也政不足閒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
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夫人不足適則無賢士
大夫是可憂也政不足閒則綱紀法令一切顛倒是可憂也然
大人不以為憂所可憂者人君心術耳惟大人有格物之學充
而至為天下國家其幾甚明其候甚熟一見人主知其非心偏
於何處吾則以言指之以行成之窮其所歸抵其芽出使人君
一言之下一事之間忽然開寤平生非心一息之頃影滅跡絕
而固有之心盡皆發見所謂仁所謂義所謂正者皆昭然顯露
此乃固有之心也嗚呼此心豈特人君有之哉天下皆有之特
未有以發之耳故人君一明此心其幾感動則不俟終日曠然
丕變此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之謂也至於此
時則前所謂人不足適者今一變盡為賢士大夫前所謂政不
足閒者今一變盡有條而不紊信乎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
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也大人之學蓋在於此冉求游
聖人之門所學者大人之學也今仕於季氏已非其正矣而不
能推格其非心之學以救季氏之惡德而乃公犯聖人之禁使

賦粟倍他日豈孔子之門所宜有哉聖人深惡之至欲鳴鼓以聲其罪以此而論使孟子得志行孔子之學則如商鞅騶忌孫臏蘇秦張儀稷下諸人講殺人之學以開人主無厭之心者皆當蒙兩觀之誅受市朝之戮矣故其言有爭地爭城殺人盈野盈城之說且有罪不容於死之言又次第連諸侯辟草萊任土地之罪而等級之而善戰者使服上刑則孟子之心尊欲以大人之學事其君而所謂土地府庫皆其末耳余觀此一章非對當時士大夫言之乃其自著書以明其學不然與門弟子論之耳儻推公辟此說則如商孫諸小人聞之孟子將何地以處其身乎如孔子作春秋止以授門人弟子其死也春秋乃出此又聖賢處世之大方也余又因而發之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觀孟子此論必有所謂豈見商鞅騶忌孫臏蘇秦張儀稷下諸人及當時之君其眸子豈常而為此論乎夫所謂瞭與眊者非止明暗之謂也如以目明者謂之正人揚堅目如曙星楊素黑白分明一則篡位一則作亂正人固如是乎以目暗者謂之邪人如子夏左丘明師曠師冕皆失明之人也而子夏四科之賢師曠論議之正左丘明孔子與同好惡師冕孔子與之周旋豈可謂之邪人乎禮曰君子視不上於袷不下於帶國君綏視大夫衡視士視五步凡視上於面則敖下於帶則憂傾則姦所謂瞭焉者豈不上於袷不下於帶綏視衡視五步之謂乎所謂眊焉者豈上於面下於帶以至傾姦之謂乎若商人之蜂目豺聲王莽之鴟目虎吻露白赤睛梁冀之鳶肩豺目洞精矘眄皆精神不正故見於眸子者如此也眊焉者類當如此夫心正則神正心邪則神邪神正則發於眸子也必正瞭者神之正也非謂明也如綏視衡視是矣神邪則發於眸子也必邪眊者神之邪也非謂暗也如蜂目鴟目豺目是矣然而必如孟子之心正然後可以識其瞭與眊耳儻惟學不到孟子心地暗昧而又惑於明暗之說遽欲以此銓量天下士大夫則許負唐舉之類皆可與聖賢並列矣學者又不可不熟思也夫學至聖賢則其心公如天地明若日月若邪若正一至其前瞭眊之狀神情之見有不可掩者學者第當盡心於格物知至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學則夫孟子之論自可得之於書意之外矣學未至是遽欲以眸子明暗論人邪正非所以知孟子也余恐學者之牽爾故又發明孟子之遺意以風吾黨之士焉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

余以孟子時時君世主考之此一章當為宋王偃設以孟子答戴不勝一薛居州章觀之則宋王偃宜若能禮賢者矣不知其實侮之而天下不知也又以戴盈之問去關市之征觀之則宋王偃宜若能儉以足用矣不知其實欲奪之而天下不知也宋王偃禮薛居州竊恭儉名惟孟子識其心知其有侮奪人之實且曰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所以深言其許也卒之王偃射天射諫者恭安在哉戴不勝受其欺而不知耳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儉安在哉戴盈之受其欺而不知耳孟子乃見於未形之前高識遠見天下一人而已矣然孟子不直指其人何也此孔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之意也若夫好言人過如國武子孟子所不為也其為此說將以窮天下之理耳何必指其人也余以當世之君考之如騶衍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皆出於誠意非侮之也自是騶衍負之耳齊宣王自謂好貨亦非以儉求名也獨王偃欲行王政去關市之征以惑亂天下竊取一時之名而其實侮奪人如此此孟子所以誌之學者讀聖賢書不以其時考之妄發論說恐不足發揚聖賢之意故余以時考之知其為王偃也如其不然以俟君子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淳于髡唇吻小人喋喋以惑亂當世觀其設問乎嫂恩有猜情棘軸弓膠昔幹之說足以知其志之所存矣今觀嫂溺援以手之問是其心見孟子論二帝三王之道而不得其說故為此無稽之談以侮玩聖賢耳然彼之所設者出於私智此之所得者本於道也彼之辛苦而造作者設於東鳶此之優游而下析者來於天理髡也徒自露其小人之態耳於聖賢何傷哉論髡之心則小人論髡之難則鄙倍也時君世主開第康莊築館稷下收召此輩而欲與之圖回國家亦可謂不思矣此盖市井興儈牙校之徒假口舌以要名寵者也在先王之世所謂學非而博以疑衆者也所謂析言破律執左道以亂政者也皆於法當誅而戰國乃反尊寵之使之公肆無禮侮玩聖賢則天下國家之法從可知矣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余讀此章乃知父子自有父子之法師弟子自有師弟子之法父子以恩為主師弟子以責善為主易位而處在父子則傷恩在師弟子則傷義此天理之自然不可以私智亂之也然能言則學唯能食則尚右手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教之男女之別八年學讓九年學數日十年學書計十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時學象學射御二十時學禮學舞大夏三十時博學無方孫友視志四十時出謀發慮道合則從不合則去自懷抱時教固已行矣乃云不教子何也蓋教之者父母之心而所以教之者則在傅姆與師耳嗚呼過庭之問義方之教聖賢亦豈得恝然無心哉善教者必以正師弟子以責善為正父子以恩為正教者必以正師之正在責善責善或不勉在師當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謂之義父子之正在恩不在責善責善則謂之不正善或不勉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謂之傷恩夫教者必以正父以恩為正今而責善是出於不正盖父怒其子則傷於慈子逆其父則傷於孝父子相傷在天性豈不為大惡乎推師以責善為正以正不行師怒弟子或榎楚以收其威或鳴鼓以聲其罪則謂之義夫在師謂之義在父謂之不慈父子師弟子不可易位如此此古者所以易子而教之也然而父雖不以教為正亦安可不謹哉嗚呼風聲所傳氣習所尚其亦可畏也李敬業乃勣之子揶瑊乃宗元之子而李固郃之子也陳羣亦寔之孫也王祥之後有導敦之後有膏是雖不以教為意而言動之間教固已行矣此又孟子之立遺意余故表而出之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晳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余讀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四句毛髮森立精神竦然嗚呼何其言之切於人心也且又并而言之曰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又曰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其拳拳反復如此夫此身乃父母遺體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則枝從而亡古之人所以守其身者可謂至矣自格物知至意誠心正而守之以至置之則植乎天地溥之則橫乎四海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

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此守身
之法也推以事親則曾子是矣夫曾子之事親也惟恐傷父母
之志也讀其遺言玩其微意使人泫然流涕觀其養曾晳也必
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嗚呼其順適父母之志
乃至於此乎玩將徹必請所與之意是先意承志也蓋父母必
有所喜之人飲食必思所喜之人迎其意以問所與適中父母
之心矣吾親豈不恱乎玩問有餘必曰有之意是不違父母之
志也夫如文王之嗜昌歜屈到之嗜芰人性偏嗜理固有之況
其旨甘可口物已盡而意未厭既聞有餘之言則吾父母之心
亦有一時之樂矣曾子之心專以恱親爲主必請所與恱親也
必曰有恱親也愛親之深必至於此乃可耳此余所以流涕也
若夫曾元養曾子亦可謂孝矣然其用數則不及曾子曾子以
恱親爲主曾元以愛親爲主愛親而不恱親亦何愛親之有哉
其不請所與恐他人奪吾親之餘也曰亡矣者恐吾親飲食過
度也夫豈不善然此夫必請所與與夫必曰有之意豈不傷親
之心乎故孟子直指曾元以示人曰此所謂養口體者也又直
指曾子以示人曰事親若曾子可也明養志也養口體則意直
而氣嚴非事親之道也養志則意深而氣粹事親當如是耳故
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
必有婉容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觀曾子所以能如此者其
論孝乃至謂莅官不敬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又曰仁者人
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又曰斷一樹
殺一禽不以其時非孝也又曰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此之
謂也其守身如此故移以事親乃如是其微眇曲折此所以獨
傳孔子之正統而造夫一以貫之之宗也嗚呼非臻斯理者其
能識曾子乎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
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天下之本在人君人君之本在一心一心本體有何物哉仁義
正而已矣心或有偏所嚮皆暗以之用人則皆小人以之爲政
則皆亂政小人得用則呼吸羣類朝廷之間無復賢人君子故
人不足適也亂政亟行則紀綱法度一皆顛倒無一合人心者
故政不足間也事至如此亂亦極矣無可言者矣然而此有要
道謦欬頻笑之間可轉危亂之世爲治安之時者豈有說焉亦
曰格君心之非而已矣夫惟大人內明外映見君心之非在於
何處吾從而格之一格之下非心消散心之本體見矣心之本
體居則爲仁由則爲義用則爲正君有此心天下亦有此心君
舉本心之仁以示天下則天下本心隨所舉而皆仁君又舉本
心之義以示天下則天下本心隨所舉而皆義君又舉本心之
正以示天下則天下本心隨所舉而皆正秉本執要不俟歲月
不煩教告一息之間天下丕變前日小人皆變爲賢人君子前
日亂政皆變爲良法美意何其迅速如此乎夫大人格君心之
非猶善醫者之治病也在表則汗在裏則下虛則補之實則寫
之昔其病也精神昏憒氣力衰疲使劑中其幾箴投其隙瞬息
之間病已去矣向來昏憒一變而爲清明向來衰疲一變而爲
勇健顧治病無善醫治國無大人耳儻或有之夫何復憂乎孟
子有治國之術而當時無肯聽之君人皆見商鞅騶忌孫臏蘇
秦張儀輩之爲小人皆見權謀捭闔縱橫詭異之爲亂政以
謂人不足適政不足間天下無可爲者而不知孟子有格君心
之道可與二帝三王之治於旦暮之間變諸小人爲君子變諸
亂政爲良法其誰肯信之乎其曰一正君而國定何其敏也夫
一正而已矣不俟再三顧其正處乾坤之神造化之妙也惜哉
孟子有此術而不得施也豈天之不與斯文歟吁可歎耳

張狀元孟子傳卷第十六

張狀元孟子傳卷第十七

皇朝太師崇國文忠公臨安府學官張　九成子韶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毀譽亂真浮薄之俗也浮者輕譽故多不察而傷義薄者輕毀故多求全而害仁卜興亡者屢有丧師之恥稱盛衰者乃有生子之汙不深考其用心而輕譽者類多如此心存社稷者乃罪其胡粉飾面志推姦雄者乃罪其充中微行惟務掩人之長而易毀者類多如此此小人所以常得志而君子所以無立足之地也當孟子時南蠻鴃舌乃以爲道避兄離母乃以爲廉譽之不度至於如此後以大夫乃以爲踰章父子責善乃以爲不孝毀之求全至於如此毀譽亂真無甚於此又有異焉者蘇秦入齊則爲齊王曰今秦之攻齊倍韓魏之地過陽晉之道徑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至張儀入齊則曰今秦楚嫁女娶婦爲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効河外趙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內地悉趙兵度清河指博關臨菑即墨非大王之有也蘇秦入楚則謂楚王曰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此霸王之資也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強則秦弱秦強則楚弱且勢不兩立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至張儀入楚則曰凡天下強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交爭其勢不立大王不與秦秦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臯韓必入臣梁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梁攻其北社稷安得毋危蘇秦以不虞之譽以取富貴張儀以求全之毀以取富貴此兩人者豈有心於天下國家哉特以口舌覔官爲飽暖之資耳一則尊以譽而悅六國一則專以毀而恐六國天下性命皆係兩人之口舌孟子不幸而生其時以言天下之大體則蘇張毀譽亂真如此以言齊滕之小國則陳許毀譽亂真如此所以慨然發爲此論以數浮薄之得志也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誠如三代之民孔子之心則小人寘迹賢人君子亦復何憂乎余觀萬古事理皆然安得不爲之浩歎耶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昔孔子刪詩爲三百篇序書斷自唐虞以下贊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自是二帝三王之正統坦然明白諸非堯舜文武之道皆在所黜此孔子之心也所以三代盛時言僞而辯學非而博者殺析言破律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奇言有禁造言有誅故當時士大夫非典墳之書帝王之學則不出諸口出則小者禁大者誅甚者殺淫辭邪說其誰敢萌諸心乎至三代衰落先王之法不行而申商刑名之學鬼谷捭闔之學神農並耕之學田駢眞到騶衍騶奭淳于談天雕龍炙轂無稽之學並行於世其出無宗其說無理非殺人家國即亂人觀聽生於其心害於其政作於其政害於其事競相尊尚無復忌憚孟子傷之知其所以敢易其言而無畏懼者以先王之法不存無禁誅殺之刑以使之也故曰無責耳矣使其有責敢爲此惑乎夫異端之學其始行也常情不以爲怪惟智者知其可畏耳所以禁之誅之殺之不如是其禍非使人爲血爲肉不止也商鞅之學行嬴秦得志天下爲血爲肉至西漢猶未已也張角之學行黃巾得志天下爲血爲肉至三國猶未已也莊老之學行魏晉宗尚天下爲血爲肉五胡亂華至有唐猶未已也使聖王在上禁之誅之殺之於其萌決不至如是之烈也西漢之初異端尚熾董仲舒發憤抗言于廷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皆絕其道勿使並進以黜申商之法韓非之法武帝乃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亦已高矣使武帝盡行六經之說於政事而毋專讖緯之法

悉比皆罷去神仙太一之說一切斷絕行仁義之實去兵革之害則西漢之祚豈易量哉惟其隆虛名而無實用所以功業萎薾終不若二帝三王之盛也可勝惜哉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

聖人之學以遜志爲先以好勝爲戒故疾行者桀紂之道而徐行者堯舜之道也子夏指洒掃爲君子之道曾子指忠恕爲夫子之道子張指階也席也某在斯某在斯爲相師之道味此數端則聖人之心從可知矣好爲人師此心何心哉好勝之心也好勝之心疾行之心也疾行之心桀紂之道也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此自然之理也當孟子時孫臏以兵法坐輜車中爲齊王師蘇秦以捭闔之說佩六國相印爲天下師張儀又以捭闔之說楚王虛上舍而自館之爲楚王師騶衍以談天之說自任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撇席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而淳于髡田駢眞到接子環淵騶奭以炙輠雕龍之辯黃老荒唐之說皆爲齊列大夫開第康莊高門大屋以尊寵之彼是數人者聞孟子之說豈不心悅而誠服然而無一人能盡棄其習而受業於孟子之門者以好爲人師故寧終身爲異端之人終不肯少遜其志以遷善徙義也悲夫此風既成天下四海波蕩從之自其結髮讀書豈知格物知至誠意正心修身之學哉父兄之所責望朋友之所漸摩鄉閭之所稱道者皆好爲人師之心也孟子傷之故直指當時之失以爲人之患所以不到聖賢而入邪說暴行中者以好爲人師故也當時之病一語而盡之然則好爲人師徒以好勝之心耳使吾儕無此心則可入聖賢之域矣如其有之乃桀紂之心也得不深鋤痛掃求格物知至之說以充大其所學乎此孟子之遺意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曰克有罪

士大夫之出處當與賢者同心樂正子欲見孟子此心可尚也然自魯來齊乃從子敖而來子敖何人哉孟子與之出弔於滕未嘗與之言者此人也又弔於公行子亦不與之言者此人也其爲人可知矣今樂正子乃與之並轡而來夫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此萬物之理也苟氣類不與之同則交臂而千里肝膽而楚越孟子未嘗與之言以氣類不同也樂正子遊孟子之門乃甘心與之同來是其中必有相合者合於子敖則疏於孟子矣夫爲士大夫而與子敖相合亦可恥矣夫樂正子其來也果何爲耶爲子敖而來則在所不問爲孟子而來則其至齊也當席不及煖突不及黔急造孟子之門以見其區區之意雖不擇出處已得罪於君子而好賢之意亦不失爲賢士大夫矣今乃遲遲而來不知好賢之心何其懈怠而於非類之人何其眷眷也此孟子所以有子亦來見我之說也樂正子失路已深迷塗難復乃猶未寤反曰先生何爲出此言及孟子有子來幾日之問亦可以寤矣不聞悔過之辭又有昔者之答孟子又有不亦宜乎之對亦可以寤矣樂正子方有舍館未定之言其爲子敖所哽亦已深矣夫好賢之切食不求飽居不求安樂正子所當然也子敖齊之寵臣今從之而來亦樂其頤適耳於好賢之心自然懈怠而沉溺其中不知自省也至孟子有然後求見長者之問然後有克有罪之辭其失路已深迷塗難復酬酢數疊方知有罪亦可謂不敏矣嗚呼樂正子善人也信人也其資亦已高矣一離本位稍近匪人則起居失錯省寤後時甘安燰而忘道義至非類而緩大賢向非孟子有以警之則至美之資淪胥以亡必矣可不懼乎此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之詩使人三諷不已而擇不處仁之訓遊必就士之言所以士君子不敢忽也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

余嘗謂孔子之於門人其念慮所起平生所志雖未形於顔色發於語言夫子固已得之矣如曾子不問夫子見其何處遽提其名而指之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子貢不問夫子見其何事遽提其名而指之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子夏無一語也夫子忽斥其短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子路無一語也夫子忽斥其短曰由也不得其死然蓋以聖人內外明映羣弟子至前顔色未萌言語未發其幽隱微密夫子已坐照於不言中矣以此論孟子之謂樂正子徒餔啜亦可見聖賢之用也夫子敖齊之寵臣也樂正子賢大夫也豈有賢大夫而與寵臣同處乎不知樂正子之所以從子敖游者豈以其言可法耶彼便嬖之臣耳何言之可法豈以其行可師耶彼便嬖之臣耳何行之可師豈以其識趣智慮與士大夫同氣耶彼便嬖之臣耳安有識趣智慮此蓋見齊宣欲闢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以逢迎者也見齊宣好色好貨好勇而道之以自快不與百姓同者也使孟子不得行其道者此人也使稷下諸人得肆口辯者此人也其所爲如此樂正子乃與之游乎時函丈之間指顧之際無非以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爲說今一旦從子敖游遽亡求安之義而求舍館遽亡求飽之義而徒餔啜彼亦有何術哉止以順適以悅於人耳用此術以啗齊王使齊王不寤而緩於孟子又用此術以啗樂正子使樂正子不寤而緩於孟子齊王則無可言者樂正子學古之道而爲此人所惑豈不悲哉嗚呼便僻之人其能亂人也甚矣非明智之士其能斷然不惑乎宋公爲太子之時惡寺人柳及即位以熾炭之適而喜之唐太宗玩佳樹折封德彝及有何聊之言亦終不能遠之則樂正爲子敖所啗夫復何疑天地不正之氣注之於人爲便辟爲女子以敗人家亂人國亂人心術非

孟子痛指之則樂正子高明之質殆不可知也此聖賢所以有功於天地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

趙氏引禮經三不孝之實曰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不孝也家貧親老不爲祿仕二不孝也不娶無子絶先祖祀三不孝也審如禮經使舜不娶是陷親不義也是絶先祖祀絶先祖祀豈非不孝之大乎夫爲子娶婦以大嗣續此父母本心也今瞽叟不爲舜娶此以人欲蔽之也豈其本心哉昔陳乾昔將死謂其子尊己曰我死必大爲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乾昔死尊己曰以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弗果君子不以尊己爲不孝蓋將死之際疾病既深精神荒亂故君子從治命而不從其荒亂之語以此意而論則瞽瞍之不爲舜娶其亦人欲荒亂而至於此也舜亦從其本心不從其荒亂此舜所以不告而娶也方其荒亂也瞶舜以娶婦爲請瞽瞍必不使之娶矣不使之娶則過在父母舜不告而娶則好論人過而不原其心者必以過舜矣善則稱親過則稱己此正舜之心也豈忍自全其名而置父母於不義之地哉舜之所以不告而娶正猶不從乾昔之荒亂而從其治命也夫何故爲子娶婦本心也吾原父母本心而行之有何不可乎君子以爲猶告者理蓋出於此也然而舜爲有過乎曰有過不告而娶是其過也豈可辯說哉過在一己而全父母之令名此舜所以爲舜也故自君子觀之則見其爲無過自常人論之舜豈能逃不告之罪乎此亦聖人之不幸也於不幸中有造化之用以過歸己而全人道之大倫正嗣續之大事不遺父母以惡名舜亦可謂善處矣此聖人所以爲人倫之至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仁義智禮樂人之所固有也然其誰識之孟子親見其體故直指以示天下使知聖王之用在此而已其功豈不大哉夫仁不可得而識也孟子直指仁之所在曰欲識仁之實乎當事親時其心親慕眷戀者是也欲識義之實乎當從兄時其心莊敬肅恭者是也則又直指智之實在知事親從兄之心初無去來者是則又直指禮之實在節事親從兄之心有隆殺者文事親從兄之心有儀物者是則又直指樂之實在事親從兄時其心歡欣怡愉者是夫識事親從兄時歡欣怡愉之心則仁義之道徹天理之本行放諸四海而準塞乎天地之間仰觀俯察遠取近取折旋顧眄食息起居是皆事親從兄之心也故曰樂則生矣生則觸物而樂無物亦樂觸事而樂無事亦樂吾親吾兄在前此樂在前吾親吾兄未見此樂又在未見處也故曰生則惡可已也如此則樂即心心即樂富貴通顯亦樂貧賤患難亦樂樂之至極欲罷不能欲止不可是以足不知而自蹈手不知而自舞乃見帝王制作六律五聲八音之本故鍾管磬竽笙之用皆在我而已矣孟子自事親從兄而識仁義自仁義而識智禮樂之實自樂而上通二帝三王之心乾坤造化之用故其見諸侯也拳拳以仁義爲言其論庠序也拳拳以孝悌爲說則以其所得者在此也以其親見仁義之體而旁通貫穿無不見其體者故直指以示人使人領解於言下如指齊王易牛之心爲王指蔂梩掩親之心爲誠指好色好貨好勇爲太王公劉文王武王使人不移頭步不動聲色不歷時歲坐會於一息之間其轉移陶冶幾有天地之用嗚呼其學如此而當時問之後世非之疑之至於詈之而不思其亦可悲也已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厎豫瞽瞍厎豫而天下化瞽瞍厎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余觀典謨所以稱舜曰濬哲文明溫恭允塞曰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至孔子稱舜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至子思稱舜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孟子所稱則異於是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又曰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拳拳懇懇專以孝爲言今此稱舜則言舜不以天下爲悅而又論舜之神情以謂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皇皇汲汲天下舜仰其道德之尊而若無所容其身者則以親之未悅也夫父頑母嚚舜爲聖人不幸而處於頑嚚之間其是非當否可不言而喻矣必舜爲頑嚚乃合父母之心今舜由仁義行其所願欲其所取舍其所謀議其所去就必不合頑嚚之心矣然天下知其爲頑嚚而舜止知其爲父母耳舜不得吾親之心則徬徨恐怖以謂不可立於天地間矣不順吾親之心則背違義理以謂不可復稱人子矣嗚呼既曰頑嚚惟頑嚚乃可以得其心乃可以順其心今舜舍此何以得其心與夫順其心哉夫心不則德義之經謂之頑口不道忠信之言謂之嚚舜之心以謂父母所以至此者特吾事之未盡其道也使盡其道感於此必應於彼此自然之理也於是負罪以順適其心引慝以感動其意夔夔齋慄以發其悲憐之心順適則吾親喜心見感動則吾親仁心見悲憐則吾親天性盡皆見矣向也頑嚚與仁義相爲阻絶今也人子與父母同歸天性瞽瞍厎豫以言歸於天性也豫者天性也夫化吾親之頑嚚以歸天性則天下之頑嚚亦皆感格矣是以瞽瞍厎豫而天下化當瞽瞍厎豫時乃天下化之機也轉吾親憎惡之心爲父母之慈愛則天下父子之性皆於此而定矣是故瞽瞍厎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是當瞽瞍厎豫時乃天下父母定之機也夫天下

化天下之爲父子定止在吾親厎豫而已豈不簡易乎是不得乎親誠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誠不可以爲子孟子之觀舜乃在事親處其所以濬哲文明五典克從與夫烈風雷雨弗迷所以巍巍所以無爲恭己所以爲大智者皆自事親而發見也孟子當時所入其自事親入乎觀夫指蔂梩掩之以爲誠指事親爲仁智爲禮樂之實指徐行之弟爲堯舜之道指孝悌之義爲王道其論舜也反覆以事親爲言皆非自事親而入深見舜當日所以用心之微乎夫登泰山者知險阻泛滄溟者識波瀾儻非身履其中自擊其事其言安得如此之切乎以此論舜則孟子所存抑可知矣

張狀元孟子傳卷第十七

張狀元孟子傳卷第十八

皇朝太師崇國文忠公臨安府鹽官張九成子韶

○離婁章句下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舜生東方近夷文王生西方亦近夷自堯至岐凡千有餘里自舜至文凡千有餘歲風俗不同土地殊尚歲月久遠言行遼絶然考舜與文王之心乃不以遠近爲間不以日月爲期發之於言形之於行若肯堂若肯構之父子面授心傳之師資何哉蓋地有遠近心無遠近時有後先心無後先使其不識此心則以商均爲子豈曰不同氣乃不知舜之心而授天下於禹以四凶爲臣豈曰不同時乃不知舜之心而至於流放竄殛使其識此心則萬里猶一堂也千歲猶一旹也豈問地之遠近時之先後哉夫堯舜禹湯文武皆聖人也而孟子獨舉舜與文王何哉則以其聲氣同也何以知之夫舜自讓而入文王亦自讓而入舜耕於歷山耕者讓畔文王治岐又行者讓路舜避堯之子於南山之陰及其即位也而九官皆讓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及其爲西伯也而虞芮之訟息是舜與文王之入處其揆一也孔子又身入舜文王之所入故藝則執御能則鄙事則吾豈敢未之有得皆舜與文王之心也異時問二三子之志而曾點有暮春浴沂童冠舞雩之樂乃入舜與文王道路中此夫子所以喟然而歎曰吾與點也豈不以聖人之道此路最高乎夫子倡此心於洙泗諸弟子雖於聖人閫奧淺深不同而自此路入者亦何其多也故曾子指忠恕爲夫子之道子夏指灑掃爲君子之道子張指師冕爲相師之道傳之孟子又以徐行爲堯舜之道孟子發明徐行之說是身履其中自擊其事故斷然不疑其論舜與文王乃昌言於天下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儻非

在其道中又安敢曉然揭露判別如此乎孟子之說乃前古之所未聞而先聖之所未發也其盛矣哉余因其揆一也之說乃盡見聖賢之用心故表而出之以終孟子之遺意

子産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故爲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余讀左氏見子産相鄭卑辛有賢大夫之風如微鄭國之垣墻論鄭國之供賦屛楚公子於郊外軒然有大臣之用至其爲政也民歌之曰我有田疇子産植之我有子弟子産教之子産今死誰其嗣之至孔子入鄭見之如兄弟且以兄事之嘗稱其有君子之道四至其死也爲之泣曰古之遺愛也觀其爲人與夫作用亦盡巧妙矣乃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此特出於一時之事耳以子産之智豈不知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而區區爲此小惠哉豈以一時仁心不忍民之徒涉故輟己之車以濟其急乎以平昔孔子敬之何至曰惠而不知爲政也然余細攷子産有仁心仁聞而不知先王之道者也觀其論實沈臺駘爲祟使晉平公叔向稱之爲博物君子至於先王之學未知講究以如此資禀而齊之以先王之學必能大有爲於斯世相鄭君尊王室起文武成康之業以惠天下矣唯其學止於如此所以規摹褊小造作乖僻如作封洫立謗政鑄刑書皆非大人之造與不知徒杠輿梁之制而以乘輿濟人一等也夫有不忍人之心必寄之以不忍人之政者帝王之學也不忍人之政乃自帝王心中制作如乾坤之造化四時之運行小大隱顯幽明內外無不受其鑪錘埏埴之妙學而不至帝王而自以私智小識創造法度非特不合人心雖強勉力行終亦不久矣推乘輿濟人之心二帝三王之心也儻能取帝王之法以行此心則治天下可運於掌上矣而況鄭國哉所謂帝王之政何也且以濟人一事言之歲十一月即夏之九月也於是時則爲人徒所行之

橋十二月夏之十月也於是時則爲車馬所行之橋九月十月之間水潦旣退氣候淸涼民未病涉也適此時而爲此役民不告勞人獲其利其與區區以乘輿濟人工拙豈不萬萬相遠哉先王之政每事如此此子産所以可悲也以子産之賢而有帝王之學將進於皋夔稷契伊尹周公之地何止於惠人而已哉孟子之意非譏之乃痛惜之也故曰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又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深知此說則子産之失不言可知矣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爲之服矣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余讀此章至視君如寇讎潸然涕下竦然汗出曰孟子聖賢也何忍爲此言乎抱疑于心者十年餘矣一日見楊時先生而問之先生曰子博觀萬古如此類亦多矣孟子盡天下之理而言之也子又何疑乎余退而攷之如羿詐爲股肱而爲八年于外三過其門而不入信如手足腹心之言矣衛懿公好鶴國人不用命遂至亡國信如犬馬國人之言矣脯鬼侯醢邢侯拘文王天下怨之武王一起而紂懸白旗信如草芥寇讎之言矣然則爲人君者安得不少警乎古人所以有朽索之喩有舟水之喩有敵國之喩平時暇日君尊如天臣卑如地恃勢假權生殺天下有何不可然動不中理行不由義言者立誅諫者立死忤意者必殺儼然自大自以爲千萬年之計嗚呼怨豈在明禍生非意秦二世殺六親殺朝士自以爲尊矣而陳勝一呼終有望

夷之禍胥陽常殺辟道衝殺王胥自以為尊矣而元底一呼終有絳揚之禍孟子坐照萬古之理所以勤勤為齊王言之學者讀孟子當以是思之齊王不識此意乃問禮為舊君有服此不平寇讎之言而為此問也孟子乃言人君禮待去國之臣則人臣以禮報之故有三有禮之說又言人君以寇讎待去國之臣則人臣以寇讎報之故有寇讎何服之說嗚呼孟子所以為人君計者可謂無餘蘊矣余恐學者專持此說以望人主而不知臣子之義余輒以禮經續於其後以補孟子之遺意禮曰大夫士去國踰境為壇位鄉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緣鞮屨素幦乘髦馬不蚤鬋不祭食不說人以無罪婦人不當御其意以謂遽舍吾君而去悲辛感慕以喪禮自處自罪學之不精道之不遠不能啓吾君之心以至于是也豈非臣子之義當如是乎余意人君當聞寇讎之說而以禮遇臣子臣子當守禮經之說而以恩事君父則君盡道臣亦盡道而合吾孔子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之說矣昔韓愈作羑里操曰嗚呼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前輩謂為出文王之心學者宜深味之不可以寇讎之說為口實也此人主所當自知耳非所以諭於臣子之前也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昔孔子之戒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所謂危亂無道者即無罪而戮民也夫民者邦之本一民不得其所則邦本亦為之搖動聖人所以綏厥兆民撫兆民惠康小民康濟小民阜成兆民者則以邦之本在此也今乃無罪而戮之是危亂無道之國也在孔子之法則不入不居不見可也夫何故不以民為心無故而殺之是無所忌憚也士當急去不去殺民不已又將移此心以殺士矣殺士不已又將移此心以殺大夫矣此必然之理也君子見微故無故而戮民則士當徙無故而殺士則大夫當去請以漢武觀之酒邪王降長安賈人與之交易坐者數百人此何罪哉使有識之士見之則當遠去而當時祿祿保位無一人知去就之義故士大夫相繼下獄宰相死者凡數人職事優閒無若奉常死者亦數人人皆以謂漢武晩年動殺士大夫而不知殺長安民府乃殺士大夫之幾也所以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逝楚不設醴穆生不日求去深知此理也元帝殺蕭望之之後則京房賈捐之相繼得罪桓帝殺李固之後則李雲范滂相繼誅死故士大夫當以民卜去就之幾使人主愛民不殺必愛士大夫亦不敢妄加無辜孟子留此言為士大夫安身之路其可不知所警乎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不為

有大人之禮義有小人之禮義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上下有分勞逸有宜若堯舜禹皋陶之在朝廷而民皆服役於南畝者此大人之所謂禮義也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上下不辨勞逸一等若許行為神農之學者

此所謂小人之禮義也禮其所謂禮義其所謂義大則禽獸之道而有夷狄之風小則姦人寓迹其間而有兵革之患此豈父長之道哉大人肯為此哉夫大人之禮義若君者出令者也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兄兄弟弟各盡其道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於民者也民者出絲麻粟帛以事其上而安其教者也今許行之學不論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序一皆以農為務是若鳥獸終日以口腹為事而不知有禮義之大也誠使如此天地何由安其位乎豈特許行商鞅騶忌孫臏陳軫蘇秦張儀稷下諸人豈自以其術為不善哉所學不正或以刻薄為禮義或以權謀為禮義或以傾覆為禮義或以縱橫為禮義或以詭異為禮義是所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所不為而先王之世當服兩觀之誅左道之戮者也孟子之所謂禮義者植桑種田畜雞豚育狗彘謹庠序申孝悌使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不負戴於道路不轉徙於溝壑此堯舜三王

之本心而孟子之所謂大人也其爲此言視騶商蘇張稷下輩皆小人耳皆當誅戮者也所以深闢揚墨者蓋欲大明聖人之道庶幾使異端聞之知所謂禮義其在此耳豈不深且遠哉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仁義禮智固有之謂才是中之與才天之所與我者也然而不中不才者必有物戕賊之而無以養之也今夫牛山之木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是有萌蘖之理矣及牛羊踐之斧斤伐之則天地之中氣陰陽之美才亦從而敗壞矣惟保護愛惜不受牛羊斧斤之害則可以爲大廈之用惟人亦然心與智長道與時會中之與才固日進而月益矣及夫聲色搖之富貴淫之貧賤移之威武屈之則喜怒哀樂爲之失節仁義禮智皆淪胥儳有禮義潤澤之師友切磋之是以此之中養彼之不中者不中既去其中自見矣以此之才養彼之不

才者不才既去其才自見矣古人所以樂有賢父兄者以父兄之賢教誨漸摩日聽其言日觀其容儀警發其所未知叩擊其所未悟則皆中皆才矣夫何故以父兄無棄子弟之心也故中養不中才養不才此仁人君子之用心也如中而棄不中才而棄不才此何心也哉不肖之心也賢者有此心則謂之不肖是則賢與不肖特在一念之頃耳故曰其間不能以寸夫使不中不才則已使其果中果才豈有棄人之心乎則以理當養人故也先王以其中其才設爲學校注之禮樂春誦夏絃以至干戈羽籥學禮讀書皆所以養之也養之既成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喜怒哀樂未發以前皆融融而不泯仁義禮智固有之美皆事事而發見豈不韙哉推孟子此意其於商鞅騶忌孫臏陳軫蘇秦張儀稷下之徒固將警發而變化之使其有用於世豈有忿疾之心也哉於此可以見孟子之心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

孟子此言言當利害不變然後可與當大任也夫平時暇日雍容醞藉風流都雅典語其言舜禹其行穆穆乎二帝三王時廊廟人也及毛髮變故卒起于前則波蕩顛墜盡棄所守凡奴婢賤人閭閻駔儈之所羞爲者皆安行而允蹈之如此章流安可與同事君哉若夫倜儻如鄒夫姁姁如儒者未嘗以色待物以氣加人及倉卒之間緩急之際仁恩義色卓然不亂臨鼎鑊而不懼當鈇鉞而不懾如此等人與之謀家國天下有何難事哉孟子深見此理故昌言於天下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且夫其當不義也毅然不爲顧其力如何哉推此心以前則義在可爲者以其不爲之力而爲之其所成就亦當如何哉諸葛亮惟不事曹操所以能成先主之功宋璟惟不與楊思勗言所以能成開元之治杜黃裳惟不斥韋執誼所以能建中興之盛若乃甘爲梁冀客者必肯爲殺李固之文甘爲曹操用者必肯爲殺孔融之文甘爲李林甫婿者必肯爲王叔文之客此自然

之理也然而孟子之所謂不爲者豈止諸葛諸公而已哉顧其至大至剛以直之氣潜養既久盤薄乎胸中使天下無變則已如其有變則絃歌不輟當繼陳蔡之遺風使人君不用則已如其用之則兵革人誅正勿道不拾遺客至如歸當繼會齊鄰相之後矣如其大用之則堯舜其君士君子其民如伊周故事者亦所優爲也其所以夷狄許行妾婦儀秦蚓仲子而豁白圭者以見凡戰國商孫以下皆孟子所不爲也此又孟子之微意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昔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子曰賜也亦有惡乎子貢曰有惡惡訐以爲直者彼洙泗之間函丈之論師弟子之心稱人之惡下流訕上訐以爲直皆在所惡則夫言人之不善者正孔門之所惡也孔門之所惡天下之所惡也天下之所惡禍患之所臨也昔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杖禮與孔子曰吾不知也季桓子

死魯大夫朝服而弔子游問於孔子曰禮與夫子不荅子貢趨而進曰練而杖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子游他日又問夫子乃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夫言魯大夫而問則或曰不知或在所不荅不言大夫則對子貢以非禮對子游以易之聖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是言人之不善非聖人之道也昔王叔文用事凶戾滔天羊士諤爲宣歙巡官以事至長安公言其非叔文怒欲下詔斬之又欲杖殺之卒致寧化之尉當如後患何豈虛言哉盡言以招過如國武子犯而聚怨如陽處父皆聖賢之所戒也抑嘗靜觀好言人之惡者非凶暴之人即刻薄之人也夫仁人君子務爲涵容掩蔽使人有改過之心得爲善之路或瞋目傷口或含笑揺吻聞人之惡如得奇貨不言可知其爲小人矣馬援戒其子姪曰聞人之惡如聞父母之名耳可聞口不可道口不可道是矣耳亦何用聞哉嘉言懿行則不可不聞談人之短攻人之惡是何君子用心雖平生不聞可也此又孟子之遺意余故表而出之彼商孫蘇張之徒公犯此禁或至車裂而死有以也夫

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

昔顏子嘆夫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夫三千人中獨稱顏子爲好學而其說如此是夫子終不可得而學也使學者可以自勉乎孟子以顏子爲具體而微舍而不學極論游夏顏閔夷惠之徒乃軒然自許曰乃所願則學孔子是必有所見而然也今觀其言曰仲尼不爲已甚者是孟子果見仲尼之心也其意以謂吾心不爲已甚處乃仲尼之心也孟子於何地見仲尼而指其何心爲不爲已甚乎蓋孟子於此路極爲有力如指徐行爲堯舜之道指易牛爲王者之心指揠苗揠爲誠指赤子入井爲不忍指事親爲仁之實指從兄爲義之實其與不爲已甚同一軌轍耳深味之可見也余所以謂孟子於此一路極爲有力則以其所入者在此也夫仲尼不爲已甚處於何而見之哉於互鄉見之矣於南子見之矣於陽貨見之矣於佛肸見之矣顧其心如春陽之敷如時雨之潤有成就之仁無鄙絕之意其視荷蓧荷蕢接輿晨門丈人沮溺之徒皆鳥獸斯人塵穢一世超然自欲出於塵壒之外其器量廣狹果如何也當時門人如子夏指洒掃爲君子之道子張指見師冕爲相師之道皆此類也獨曾子指忠恕爲夫子之道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門人如陳臻之非屋廬子之間陳代以爲小公都子以爲好辯彭更以爲泰充虞以爲不豫公孫丑以比管晏過孟賁函丈之間乃有此難堪之語宜擯絶而不與門牆之列矣然而孟子宛轉推容爲之辨析使之心開目明至於斯道而已此不爲已甚之心也所以傳仲尼之道者在此也至其事齊王也三宿出晝且曰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猶足用爲善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第熟讀斯言深味斯意則仲尼不爲已甚之心隱然見於吾心矣余謂使孟子得志將引商鞅騶忌孫臏蘇秦張儀以訓誨之使其改過遷善則將置之於士大夫之列以爲吾用豈固欲絶之哉蓋聖賢之心其理如此不如是非天理也何以知之余於易得之矣夫澤上於天夬之卦也其卦五陽在下一陰在上以見君子之衆而小人之孤也夬之爲義決也天下皆知以剛健爲決乃不知以和悅爲決夫以五陽決一陰不煩舉手不事咳唾但在一息之頃耳然而其卦兌上乾下兌說也和也乾健也剛也乾兌合德發而爲用當健而說當決而和余觀其象而玩其辭觀其變而玩其占乃知不爲已甚天理也真仲尼之心也其卦象之設非人爲也乃自然之理也天理如此則聖人安有絶人之心乎文王不聞亦式不諫亦入不顯亦臨無射亦保皆天心也孟子之學所造如此而非之而疑之而詈之哀哉

十八卷終

張狀元孟子傳卷第十九

皇朝太師崇國文忠公臨安府鹽官張　九成子韶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昔子貢問士於孔子其對凡有三等而其最下者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言必信行必果謂之小人則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之爲大人可知矣此孟子推孔子之意而爲此說也然使學者鄙言必信行必果爲小人自好者將無所適從而姦人者將假此言以濟其誕罔滑稽之欲矣此孟子所以增惟義所在一句而指其歸路也其意蓋可知矣何謂義孟子嘗曰義人路也是可行者謂之義而不可行者不得謂之義也且孔子不以言爲信而以義爲信如與蒲人盟不適衛而卒適衛且曰要盟神弗聽豈非不以言爲信而以義爲信乎孔子不以行爲果而以義爲果如自衛而西將見趙簡子至於河聞竇鳴犢舜華死乃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豈非不以行爲果而以義爲果乎不問言行之信果而一以義斷之其比夫硜硜者固相遠矣茲所以謂之大人也余嘗攷孟子之書其論大人者凡數處如所謂有大人之事所謂大人能格君心之非又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今又曰大人惟義所在又曰養其大者爲大人統而言之皆言所見者大而不區區以求名也若夫或勞力以取名或直諫以取名或設數以取名或偏執以取名或偏物以取名皆非孟子之學也是何小丈夫之所爲乎學者明乎此則知大人之所在矣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赤子不辨善惡不知是非喜怒哀樂未嘗當道大人何取於此哉余切深原之其喜怒哀樂雖未必中節然皆真而非僞況大人之學以思爲主先立乎其大者喜怒哀樂皆中節而又不失其真心此所以爲貴乎夫作僞之人終不足以動人故強怒者雖嚴不威強笑者雖親不和若夫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赤子之真其近於是乎大人不失者在此爾惟赤子之真也故見之者無不憐愛而水火在前虎豹在側曾不足動其心則以其真故有畏懼猜疑之心人以其真亦無畏懼猜疑之意大人體此故至於是邦必聞其政而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則以夫大人之道甚大而又以真在其間故其功用如此也若夫不知大人之學而徒有赤子之心是亦愚人而已矣學者不可不思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生者人之所甚悅死者人之所甚惡於人之所甚悅者加意焉不足道也於人之所甚惡而加意者則其人之所存可知矣且夫人之將死也其氣一變其形百變病之深者耳目口鼻手足聲音一切反常其可畏可惡之態豈形容所能盡哉至於既死之後形體可懼臭穢難聞神靈所憑影響猶在使人毛髮森竦心志惴慄急走疾避者亦人之常情也至於此時乃獨加意不負於冥冥中其可謂不負於天地鬼神矣惟不負杵臼之託乃能立趙氏之孤不負武帝之託乃能擁昭立宣爲社稷之臣不負先主之託乃能抗司馬懿爲三國之忠臣蓋於死者如此是不欺其心也不欺其心則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矣使天下無事則已使天下而有事非不自欺者其誰足以當之孟子觀之乃於人之所難處以觀之而判然號於天下曰惟斯人可以當大事非深見此理能如是乎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此章如孔子言吾十有五而志于學至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同蓋孟子自述其所學也不敢以此自處故況論之儻非深入其中安能如視青黃觸藏角氐房明白如此哉請試言之夫善觀水者必窮其源得其源則委流可知矣善擇木者必窮其本知其本則枝葉皆可知矣遡流而上經歷關山而不止源

離婁下

離婁下

斯見焉沿葉而下斷搖土膏而不失本斯見焉是則君子之於學非深造之其能得其本源乎故口耳之傳不若見聞之親見聞之親不若心術所體爲切也昔之君子由治天下而造之而知其本於治國由治國而造之而知其本於齊家由齊家而造之知其本於一身由脩身而造之知其本於一心由一心而造乃知其本於誠意由誠意而造乃知其本於致知由致知而造乃知其本於格物所謂格物者窮理之謂也一念之微萬事之衆萬物之多皆理也惟深造者自天下之本遡流沿葉進進不已而造極於格物是故於一念之微一事之間一物之上無不原其始而究其終察其微而驗其著通其一而行其萬則又收萬以歸一又旋著以觀微又致終而要始往來不窮運用不已此深造之學也夫如是則心卽理理卽心內而一念外而萬事微而萬物皆會歸在此出入在此非師友所傳非口耳所及非見聞所到當幾自見隨事自明豈他人能知哉此所謂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異端不能搖暴行不能動死生貧富貴賤憂戚榮辱通而爲一隨所寓而安焉此居之安也居之安則見出乎衆人而常若迂闊識超乎幾外而常若大早旣而利害皎然是非卓然於千載之後億萬數千里之外無一毫與其言不合者此資之深也資之深則縱橫理也予奪理也動容周旋理也顚沛造次理也仰觀俯察遠取近取理也以至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亦理也蕭蕭馬鳴悠悠旆旌無一而非理者儻非深造自得渾能進於此地乎惟孟子所學如此所以能禽獸楊墨妾婦儀秦夷許子而貉白圭刺陳仲而死成括則以其深造自得故議論可以超然出於當世之上乃於兵革擾攘權謀詭詐中而獨拳拳欲植桑種田育雞豚畜狗彘使老者衣帛食肉不負戴於道路黎民不飢不寒不轉徙於溝壑以掃弊陋之習而開此昏蒙之流也奈何時不我與天未欲斯姑留此學以惠後進耳可勝嘆哉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聖人以心術之微盡散於禮樂射御書數中而不明言其故蓋名數則可以口講而指畫至於精微非心自得之不可也使上智之資由名數而造精微之本而中下之流亦安於名數而爲寡過之士此聖王之道所以獨高千古而異端之學所以一得其志必能瀆亂天下也然而使士大夫不學則已學則當造精微之本學而不到精微雖博物及於臺駘實沈說稽古至萬數千言謂之博學詳說則可也謂之聖王之道則不可古之君子所以治詩書禮樂之術而仰觀天文俯察地理河渠溝洫茫昧變怪無不探其原而遡其流極其數而攷其變大則爲圖諜以著其象小則分門户以括其遺事事辨其所由物物明其所用纖悉畢具小大靡遺其博學詳說如此者蓋將以反說約也何謂約卽吾所謂精微者是也且以六藝觀之禮中倫樂中節射中鵠御中規矩書窮八法數研九九皆約也其名數散爲六藝其精微在吾一心夫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鐘鼓管籥之制竽笙琴瑟之聲逐禽左鳴和鸞其數爲至繁形聲意義億百千萬其事爲甚衆非博學以攷其由詳說以徹其故則虛無荒唐何足以御天下之變哉然而豈徒爲此誦數之學哉意亦有所主也故學禮學樂則體其所以中倫中的者何學射學御則體其所以中鵠中規矩者何學書學數則體其所以窮八法研九九者何其意以精微爲主而以博學詳說爲所入之路耳夫然故一藝之約旣徹則六藝之用皆通以其用處發之於治水則排淮泗驅龍蛇而見禹之心發之於朝廷則驅飛廉驅虎豹而見周公之心發之於春秋則畫去公子糜不書弑而見孔子之心發之於戰國則息邪說拒詖行而見孟子之心乃知聖王之學以精微爲主而以博學詳說爲所由之路耳是以子夏指洒掃爲君子之道而孔子以郊社禘嘗爲治天下之道指蜡爲仁之至義之盡指餞爲道路州巷之達者皆於博學詳說中指其約也

若夫學爲盤辟紀其鏗鏘羿兮其弓良捨其羹則不能以相通者又何足以論反說約之道哉孟子指易牙爲王者之心指棠棣爲誠之見指事親爲仁指從兄爲義指好色好貨好勇爲大王公劉文王武王者則以學到精微故無所往而不在也學乎學乎其可不以約爲主耶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善一也在乎用之如何耳用以服人小人也霸者之所爲也用以養人君子也王者之所爲也令蔡脩召公之政豈曰不善而假此以伐山戎責其不貢包茅亦豈不善而假此以襲蔡大蒐示之禮伐原示之信晉文之善也而假此在一戰而霸耳是其所以爲善者意在用以服人豈非可鄙哉故齊桓未年叛者九國晉文初死秦已伐鄭是雖區區以善服人誰肯服乎葛伯放而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人遺之牛羊葛伯殺之不以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毫衆往爲之耕其仁厚如此文王雝雝在宮肅肅在廟而其化之行至江漢游女無思犯禮伐條婦人勉夫以正以善養人乃至於此三代聖王既以善自養其身又推之於天下國家夏曰校商曰序周曰庠聚秀士于其中以詩書禮樂教之以孝弟睦婣牧之而命鄉論秀命司徒論秀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而又閒師族師比長書其德行道藝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鄉大夫又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而受之其不率教者則小胥大胥以告耆老皆朝于庠習射尚功習鄉尚齒以警之不變移之左又不變移之右又不變然後屛之遠方委曲周旋如此此皆以善養人之道也所以周家卜世三十卜年八百則以其規摹遠大藹然有仁人慈父愛母之心此天下所以心服之也與夫設心促迫急於得利假仁義以濟其姦若齊桓晉文者豈可同時語哉孟子之見如此而欲合戰國之君宜乎其爲迂闊也惜哉

孟子曰言無不實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不祥之人凶人也何以知其爲凶人顚倒是非變亂白黑騰播若南箕緝織者貝錦營營其雜亂趨趨其善走徒事唇脂而其言一無實迹者是所謂凶人也平時暇日其言無實而無害君子心者已可知其爲凶人至於爲凶人之實者則又有在焉蔽賢者是也若李林甫謂嚴挺之盧杞陷陸贄是矣孟子親受臧倉所毀如倉者豈非不祥人哉天生賢者仁義禮智所從出者也使在朝廷則福及天下在一郡則福及一郡在一邑則福及一邑而乃被故欲蔽之使不得福被生民豈非妖怪不祥之物乎夫狐狸夜號鵂鶹晝嘯鼠舞於堂皆不祥物也人見之者必唾罵以厭之如是則禍患亦所不免況不祥之人而使在人主之側破國亡家之兆蓋見於此矣流放竄殛使與魑魅爲伍正聖王所以清朝廷而福天下也然則孟子自蔽賢者爲不祥豈非意出於此乎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閒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余讀此一章乃知聖賢觀六經之道矣夫六經明天下之理者也使吾自格物之學窮天下之理小大不遺幽顯皆徹內外一致則六經之言皆吾胸中所欲言者耳隨吾意之所在取以用之或斷章而取義或逆志而忘辭何所不可關百世而不慚敵天地而不恥質鬼神而無疑俟聖人而不惑如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本非愛敬事吾取以證天子之孝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本非諸侯事吾取以證諸侯之孝或論雲漢之詩或黜武成之書惟如是然後見其造理深遠去取在我而六經之道通矣何以知之如仲尼言水哉水哉而不明言其故未知聖人之意果出於何意如江漢以濯之以言其清明也滄浪之水以言其自取

也逝者如斯以言其迅速也必觀其瀾以言其廣大也惡知孔子所謂水哉之意不出於此數義而孟子遽然斷之曰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未明格物之學者遽爲此答則爲周聖深造天下之理者乎尊抑揚進退去取亦安有不可者故吾意之所在理之所在也聖人之所在也意在清明則指此水爲清明意在自取則指此水爲自取意在迅速則指此水爲迅速意在廣大則指此水爲廣大也水哉水哉吾是意欲論其本則判孔子之意在本有何不可哉既指此意爲本矣故極言爲本之說所以言原泉混混晝夜之不舍盈科而乃進卒歸于四海也夫江之原自岷山河之原自崑崙淮之原自桐栢原者其本也探其所出可以汎觴耳惟其本在於此故涓涓軋軋與天地同流日月俱運晝夜不息在沱爲沱在澧爲澧在匯爲匯卒之東歸于海而後已亦猶君子格物之學自致知而充之以格物以知至以誠意以正心以脩身以齊家以治國以平天下而後已則以其知本之所自而充之故其極乃如是之大也江河之水如此至潢潦之水因七八月之雨而集本無根原也一時汪洋不辨牛馬亦可悅矣然流未終日掃不見蹤跡亦猶小人口耳之學本非心得見聞之傳本非力行一時眩惑流俗名聲暴起如黃允以豪桀自置使公卿問疾王臣坐門可謂盛矣未幾而隱惡彰聞向非符融識之其亂天下也必矣如羊祜於王衍盛時知其必亂天下蒼生卒下拜於石勒如庾冰於殷浩盛時乃以謂當束之高閣未幾卒有喪師之醜以是聲聞過情者皆學無其本也是以君子恥之如商鞅蘇張輩一時盛名使人君尊禮如此而所學不正事業可鄙爲千古罪人孟子力言有本者如是豈非爲此數輩而爲此說哉士大夫學問宜自知所擇矣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此章言舜無私欲惟天理而已矣天理者仁義也仁義既明則以此明庶物知禽獸之所以禽獸以此察人倫知人倫之所以人倫夫人與禽獸相去幾何耳目口鼻好惡嗜慾一切無異其所以異者特有仁義禮智見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耳徇人欲則爲禽獸守天理則爲人倫人心何所不有人欲天理之所推焉者也庶民去天理而墮人欲所以有禽獸之行君子存天理而忘人欲所以造人倫之至舜人欲都亡天理昭灼知如是而爲人欲所以明庶物之微知如是而爲天理所以察人倫之大夫所以能知此者以由天理而行也舜即天理非舜之外復有天理也天理居則爲仁由則爲義運用在我庶物之淪胥人倫之中正仁義皆得以知之使舜在此仁義在彼是舜與仁義終不相合也其不相合則有物間之矣有物間之則行仁義而非由仁義行也夫仁義我所固有也居此則謂之仁由此則謂之義今仁義在彼則是我墮人欲中矣墮人欲中所向皆暗安能如舜明庶物而察人倫乎孟子所以言庶民去之以墮禽獸君子存之以正人倫舜能明禽獸而察人倫者其何術哉昌言以斷之曰以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故也嗚呼一心之微其可不慎稍隋人欲即爲禽獸一明天理即是人倫君子所以慎其獨者則以毫釐之差而邪正如此之相遼也嗚呼其危哉

張狀元孟子傳卷第十九

張狀元孟子傳卷第二十

皇朝太師崇國文忠公臨安府鹽官張　九成　子韶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余讀孟子書乃知其學無所不窺其書無所不讀而獨留意於六經之宗周孔之粹其引證取捨一以所自得於聖王者以決擇之如三聖之行宰我有若之論孔子之談詩曾人之獵較曾子之論有若子思之標使者皆世之所不傳者而孟子獨昌言以標榜之至如書之武成詩之雲漢天下學者唯曰不然孟子乃獨以所見可否之是其磅礴萬古批斷昔人孔子之後未見其比者今此談周公兼三王施四事則又有異焉其取禹湯文武昔人列一事夫聖人所長亦衆矣何獨此一事為可取哉又周公之心何從而知之此余所以知其學無所不窺書無所不讀而獨留意於六經之宗周孔之粹者以是也請得以極言之夫禹湯文武之所以為聖人者各有所入之路亦各有所發之處唯識者知之如曾子自事親而入故其論孝乃有四海而準之論子夏自灑掃而入故其論門人乃有有始有卒之論孟子自集義而入故其論養氣乃有塞乎天地之論蓋精於此者神乎此此自然之理也禹之入處在好惡得所湯之入處在操縱得所文王之入處在緩急得所武王之入處在親疎得所既以此入必此出入之者精出之則神禹惡旨酒宜重於惡也然聞善言則拜其好乃於此而見焉是不偏於惡也湯執中宜一於操也然旁求俊彥其縱乃於此而見焉是不偏於操也文王視民如傷宜急於救天下也然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其緩乃於此而見焉是不偏於急也武王不泄邇宜疎於遠也然微盧彭濮與有邦冢君同一詞誓其親又於此而見焉是不偏於疎也聞善言則拜是所謂好善言也旁求俊彥是所謂立賢無方也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是所謂望道而未之見也微盧彭濮與友邦冢君同一詞誓是所謂不忘遠也夫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何以知其為望道而未之見乎其視民如傷文王之心亦已切矣而紂毒痡四海害虐烝民文王儻遂其無傷之心則不待武王之時而後伐之也惟其心日待紂之悔過將率天下而事之故雖有如傷之心雖見道在可取然以義斷命以仁待君故日夜望紂之悔過而未敢見紂之惡焉紂儻悔過即所謂道也是文王之心雖急於救民而其心緩於責君者可見矣惟此四聖人者其聖各有發見處故周公之思弁合三王發處而施之夫其施之也豈拘拘學禹之惡旨酒而好善言湯之執中而立賢無方文王之視民如傷而望道未之見武王不泄邇而不忘遠哉大意思其好惡操縱緩急親踈得所處而施之於天下耳此意惟践履深者乃見之非余口舌所能辦也夫思三王則周公之心入於三王之心矣事之過乎前者千端萬緒形迹不同而其理則一也以事而求則有合否以理而求則惡乃為好操乃為縱而急乃為緩踈乃為親也仰而思之其思危上思之精則得之深得之深則行之速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此之謂也夫周公之心豈有不合於三王者哉余所謂事有不合而理則一者正以明此也周公方以事觀則見其不合及以理觀則見其得之淵微深眇殆難形容且以一事論之他可類攷禹惡旨酒而周公為酒之法曰麴蘖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大酋監之無有差忒則與禹異矣禹好善言而周公征三監邦君御事有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使成王考翼之言而周公不聽斷然征之則與禹又異矣以事觀之豈非不合乎然周公酒制以供祭祀賓客豈敢不虔亦禹致孝鬼神之理也周公急於安王室豈敢後時亦禹三過其門而不入之理也故余曰以事而求每見其不合以理而觀見其得之者此也此又周公當日之心孟子所見之與余故表而出之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余嘗以詩攷之諸侯曰風天子曰雅自平王降而爲國風天下無復有雅矣無復有雅雖國風具存王者之迹不復見矣謂之詩亡可也孔子以謂詩亡則是王道絶也嗚呼王道豈可一日絶哉將以扶王道於既墜續王道於已絶歷聘天下夫將從斯時不我與齊欲用之沮於晏子楚欲用之沮於子西魯欲用之沮於女樂天意如此其如之何孔子思欲見之行事以啓天下後世觀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雖立意不同然皆記事之史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實錄之書耳聖人慨然有作乃以造化之神巧妙之用一寓於春秋凡聖心之所筆者王道自此而見也聖人之所削者王道自此而用也如嘗去赦眾書卒衛衎曰奔定公無正之類大義炳然王道著矣豈記事之史而已哉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是義也乃聖心之所存而二帝三王之道也夫春秋將以明王道豈止褒貶而已矣其抑揚進退予奪縱捨若乾坤之運六子滄海之轉百川與禹排淮泗決汝漢周公兼夷狄驅猛獸同功欲知王道者當觀春秋之用是續王者之迹於詩亡者春秋也其義深矣豈口舌所能盡哉惟深格物之學者乃可以觀春秋惟明春秋然後可以明王道惟明王道然後盡臣子之職不明春秋而曰吾盡人倫之道焉吾弗信也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善惡之積其流甚遠故君子小人之澤至五世而乃已方孟子時雖去孔子未遠君子之澤固未泯絶然當商鞅騶忌陳軫蘇秦張儀稷下之職小人之澤正爾横流孟子自傷學雖不已聖未及智下則

未能使三千之徒盡服其教小又未能成中都之化大又未能斥侏儒兵萊人殺正卯使有黠其淫婦者不敢朝飲其羊者道不拾遺者客至如歸者故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徒以學於聖人者私善於門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而已然而陳臻非之屋廬子問之淳于髡侮之公孫丑至比管晏過孟賁此皆小人之澤薰染之深孟子力未及孔子未能盡革其心也類孔子之澤尚在而子之身之性未盡淪胥聊爲之論養氣知言之說盡心知性之說尊王黜霸之說以大其所知故曰予私淑諸人也嗚呼小人之澤害人如此而時君世主方且擁篲先驅築館上合坐韜車以謀議列康莊以尊大之當是時也出則爲名寵之誘入則爲捭闔之議其欲信孟子盡如孔子之徒也難矣可勝傷哉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此一章小充之則止於廉惠勇而已大充之則爲全聲玉振之條理乃聖外之智至外之中力外之巧豈可輕心淺慮讀之哉夫道不在決去不曰處乃在參詳審諦處可以之義謂參詳審諦也取而參詳審諦則不至於傷廉與而參詳審諦則不至於傷惠死而參詳審諦則不至於傷勇嗚呼充可以取可以無取而上之豈止不傷廉而已哉與可以仕則仕同一幾也充可以與可以無與而上之豈止不傷惠而已哉與可以久則久同一幾也充可以死可以無死而上之豈止於不傷勇而已哉與可以速則速同一幾也天下之理求其所謂可而已矣誠識其所謂可則是孔子之聖也記曰當其可之謂時孔子聖人時亦當其可而已矣故學者觀聖賢當識其意勿泥其辭如此六可以止以廉惠勇觀之而不知與孔子聖之時同一幾柄豈足以知聖學之所存哉故余表而出之且就孟子時言之商鞅變法令以取秦相騶忌扶傾危以取齊相陳軫以辯說而取楚使蘇秦以捭闔而取六國相印張儀以恐惕而取秦相稷下諸人以口

吾取齊卿此皆不問可否一於取而傷廉也秦齊楚六國之君不攷其人之賢否不問其學之邪正以國家名器輕予此章此一於與而傷惠者也其後聶政刺俠累荆軻刺秦王徑行直前不顧義理此一於死而傷勇者也使其間有可以之說而參詳審諦之則聖人之道於此而兆矣惜哉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已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叩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余讀此章嗚呼禍福無不自己求之也久矣濯斯濯纓濁斯濯足其誰咎乎肉腐出虫魚枯生蠹豈自外來哉古人言福則曰自求言哲則曰自貽言孽則曰自作言戚亦曰自詒非深知禍福之故者豈能立論昭灼如此哉商鞅以刻薄事秦秦之報也亦以刻薄至車裂而死晁錯以術數教景帝景帝之報也亦以術數至斬於東市反覆斯理則逢蒙殺羿庾公不忍害孺子正禍福無不自己求之寔也孟子深識此理且言以斷逢蒙曰薄乎云爾其述孺子之言曰尹公之他端人也夫惟羿之薄故其所以教逢蒙也亦以薄薄之甚則有至於自害其身惟孺子之厚故其所以教尹公也亦以厚厚之遠及至尹公弟子不背以君命之故反道以害其師然則誠如此說君子之學其可不愼其所與乎陳平既封不敢忘魏無知李大亮既貴不敢忘張弼以陳平大亮之心亦可以知無知張弼之所存矣至呂布事丁原則殺丁原事董卓則殺董卓劉牢之事王恭則殺王恭事元顯則殺元顯以呂布牢之之心亦可以知丁王董馬之所存矣然則以此知忠厚之化果周家所以垂八百年之基矣讀行葦之詩使人藹然有三春之樂秦有天下至二世而滅亡刻薄之效乃如此夫商鞅伐魏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爲其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公子卬以爲然乃伏甲士而虜之其刻薄如此此風既成秦之所爲無非刻薄張儀刻薄誤楚懷王白起刻薄坑卒四十萬趙高刻薄使二世殺六親李斯刻薄使二世行督責至[illegible]之禍煢然獨處無一人爲助者言之使人酸楚則刻薄之報果如何哉逢蒙庾公之説亦可以爲有天下者之戒矣然鄭朋游蕭傅之門而卒陷蕭傅宋閎投王莽以保其生而卒陷王莽蕭王何罪哉蕭王固賢者也然不知人之罪蕭王亦安可自赦乎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蕭王雖非薄惡而不知人之戒亦不可矣夫如鄭朋背附石顯宋之問背事而張其神情態度亦可知矣而使之出入門下與同急難豈非其失乎茲又不可不審天下事固有不可不辨者晉越石父在縲紲中晏子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石父乃求絶曰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世皆傳以爲美談太史公首紀於晏子傳且太史公自悼無晏子之知乎不然何爲而稱美也夫石父薄惡人也使其此說行則忘恩者皆將以此而藉口且脫石父於縲紲恩亦大矣入閨弗謝事亦末矣石父乃以弗謝之小禮而忘脫免之大恩夫其所謂謝者石父當謝晏子乎晏子當謝石父乎免人於厄而又索謝何其責人之深也遂欲求絶義安在哉雖石父當時謂之賢者以此一事觀之皆不足道矣吾儕立身行己當求忠厚之說以上報君親與所知毋惑石父之言以爲忘恩賊義之人與逢蒙同一科也此又孟子之遺意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

可以祀上帝
孟子嘗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是孟子之心於不中不才者尤加意焉今有西子惡人之論其忠恕之心仁厚之意豈易量哉其所以傳曾子之道者於此可見矣夫仁義何常之有蹈之則爲君子背之則爲小人使平居爲君子一旦背仁義則前功盡廢其爲小人也無疑如西子天資美麗乃蒙不潔之物誰不掩鼻而過之哉平居爲小人一旦蹈仁義則前惡都泯其爲君子也無疑如惡人天資醜陋而齋戒沐浴則可以事上帝之尊孟子此意以謂商鞅孫臏騶忌陳軫張儀稷下諸人資稟英邁如西子之美麗也而蒙權謀詭詐縱橫捭闔卓異荒怪不潔之學有道君子皆羞道而喜攻之今既若是矣使其一旦遷善徙義革心改過盡弃其不潔之學而齋戒沐浴於吾帝王之道使天下父子相保兄弟相扶室家相好鄉閭族黨親戚朋友相往來酒醴牛羊雞豚黍稷相宴樂則可與皋夔稷尹比肩交臂同揖遜堯舜之間矣是猶惡人醜陋可以事上帝也嗚呼孟子忠恕仁厚乃欲使商孫諸人改行而齋戒沐浴也豈有忿疾于頑之心哉此其所以爲大也以善養人理當如此嗚呼人不自量久矣公孫洪學春秋樊並明尚書歐勝精禮經馬融通五經是猶西子之資稟也而乃蒙阿諛盜賊不法依附不潔之物爲千古罪人可勝惜哉人能改過卒歸於君子也亦已久矣周勃吹簫樊噲屠狗陳俊爲下江之盜黃憲乃牛醫之子是猶惡人之資稟也然或忠冠社稷或氣奪鴻門或功列雲臺或器量千頃名垂簡編芳襲古今齋戒沐浴以事上帝復何疑哉嗚呼士君子處心其可不慎乎一念之失蒙不潔也一念反正齋戒沐浴也奚至掩鼻饗歆上天利害賢否宜知所擇矣孟子之論不其深哉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孟子嘗立性善之論上合千古聖人不言之心下掃諸子邪論之失固嘗以水無有不下以校性無有不善矣如孟子之言性非一人之私言也乃天下之公言也以爲此言可以關百聖而不慙放天地而不邪質鬼神而無疑考三王而不繆者也夫天下之言性何爲其論超絶如此哉則以其論非出於私意小智荒唐無稽而言也乃據其實而言也故曰則故而已矣所謂故者實也何以論其實以其所利處爲實也且夫牛之性其實順是其所利在順也羊之性其實很是其所利在很也人之性其實善以其所利在善也何以知其實爲善乎赤子匍匐入井則怵惕惻隱之心忽然而見焉豈非其實在善乎先王因此謹庠序教詩書之禮樂誦歌舞以發舉開導之高者爲聖賢下者爲孝友則以其實利於爲善也夫其利在善僞以私智汨亂之則人將失其常性而蕩如任瀾不可復遏矣世之士不知出此而於其實之外鑿私智以亂之天下沸騰奔潰橫出旁趨乃發以刑械兹其法令民心愈失一夫呼召天下響應而社稷不保矣此無他以不順其故而鑿私智以亂之也如商鞅孫臏騶忌陳軫蘇張稷下諸人乃爲權謀詭詐縱橫捭闔卓異荒唐之智以壞亂之秦守商君之說雖并吞天下覆滅諸侯民心已去陳勝一起秦其亡矣此鑿私智之明驗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則無惡於智矣禹之智何如哉知水無有不下是水之性其實利於趨下也吾不立一毫私智決汝漢排淮泗瀹濟漯疏龍門通九川無非因其性之趨下而利導之八年于外雖若多事其論成功特行其所無事爾所謂無事者因其注下之性未嘗立一事以汩亂之也使治天下者亦如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因民趨善之性而開導之則謦欬嚬笑之際垂衣拱手之間天下壹壹自趨於治矣以此爲智豈非智之大者乎且夫天之高星辰

之遠宜若不可測識矣然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之實也如自角至箕七十五度自斗至壁九十八度自奎至參八十度自井至軫百一十二度五星伏見皆有常數此星辰之實也求其實而步之雖一星翁瞽史上推千歲如所謂甲子朔旦冬日之至者分毫不差豈星翁瞽史之智能如此其妙乎特識天與星辰之性因其故實而推之耳以是知聖王之道無非天下之性耳其爲簋簠俎豆管弦琴瑟清廟明堂辟廱太學者豈好爲是多事哉順民之性不得不爾也語至于此乃知乾坤之造變化之神蘊與宏深豈淺智所能測哉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爲簡不亦異乎

王驩齊之寵臣此何等輩弔公行子時乃有進而與之言者有就其位而與之言者一時士大夫無所操守趨炎媚寵奴顏婢膝態度如此則王驩氣燄熏灼亦可見矣孟子獨不與之言者非忽之也理當如是爾竊讀豫卦而知孟子之所守矣豫之六二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夫時當悅豫衆皆趨動而六二君子居中守正介焉如石以此處心則其徵言卑用終日乎夫齊國士大夫以一國之寵盡在王驩乃於衆人前不顧義理不守名分而趨媚如此上下一心無有知恥者諸子之來爲弔公行子來耶爲王驩來耶於蕢壤中乃有芝菌於喧啾中乃見鸞鳳其孟子弔公行子時耶一時氣象儼然如此道心德量如天如帝想見聖人之所存矣王驩小人何足以識孟子夫孟子獨不與之言亦可以自省矣不知發藥之功乃有簡驩之怨夫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此朝廷禮也孟子以爲禮王驩以爲簡是凡以非禮見驩者皆驩之所喜也孟子以禮持之而乃獨以爲簡豈不顛沛乎然而孟子聞其簡驩之言而引禮爲說雍容如此余於此非獨見孟子之心而待小人之法亦於是而三省矣昔王叔文當權其門如市或勸張彖見之彖曰是方爲國妖祥安可見也彖布衣也而所守如此異時叔文敗如柳宗元劉禹錫陸質呂溫諸人皆貶逐遠方萬世唾罵而聞彖之名者無不抵几稱歎欲友之而不得彖特自守之士耳況吾孟子有聖王之學乎世之士乃非之疑之甚者嘗之其可哉

張狀元孟子傳卷第二十

張狀元孟子傳卷第二十一

皇朝太師崇國文忠公臨安府鹽官張　九成　子韶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此一章乃孟子傳曾子忠恕之學其施之作用者如此夫其所以無一朝之患者行其所謂恕也其所以有終身之憂者行其所謂忠也行其所謂恕故不罪人之橫逆而自反己之不仁無禮不忠其極待之以妄人而不責焉行其所謂忠故非仁無爲非禮無行其極欲效舜爲法於天下以此而觀則孟子處陳臻之非屋廬之問季孫之異子叔之疑淳于髡之侮慢公孫丑以比管晏過孟賁尹士譏不明干祿濡滯之妄益裕如也深觀其心可謂知所緩急矣其於人之橫逆付之無事而不以介意超然求仁禮忠之極而樂焉至於平生所汲汲者以謂舜自匹夫爲法於天下而我墮於流俗爲無所聞知之人惟其操不如舜之心早夜孜孜求其所以爲舜者乃得於事親之間昌言號於天下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厎豫瞽瞍厎豫而天下化瞽瞍厎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是孟子之學所以造聖王之閫域者自事親之道而入也其所以得事親之道者以其學出於曾子曾子之論孝曰夫孝置之則植乎天地溥之則橫乎四海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惟曾子自事親而入故孟子亦自事親而入惟孟子自事親而入所以見舜之用心惟見舜之用心所以拳拳以舜爲說而不已也且其載顏子之語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又曰舜其孝至矣五十而慕又曰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又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俱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又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又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樂取諸人以爲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其後乃指徐行爲堯舜之道使天下後世好學聖王者止於徐行之間卜聖王之用心非其深得舜之道其何能如此哉今此一章盡見其心至爲之說曰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其平居所存曉然可知矣若夫軒然立論曰仁之實在乎事親時是也義之實在乎從兄時是也知知斯二者禮節文斯二者樂樂斯二者反覆玫之其所得於聖王之道爲仁爲義爲知爲禮爲樂皆自事親處得之推事親下氣怡色之心推有深愛有和氣有婉容之心推善則稱親過則稱己之心於天下所以待人以恕而不責橫逆之侵責己以忠而自反而求仁自反而求禮自反而求忠嗚呼孟子能用曾子之道見於待人處己之間顯揚忠恕之說使人曉然日出渙然冰解者其於斯而見之矣顏子之後一人而已矣其盛矣哉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今有同室之人鬭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鬭者被髮纓冠而往救

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禹稷勤勞顏子優逸勤勞優逸曉然不同孟子乃曰禹稷顏回
同道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任柳下惠聖之和孔子聖之時皆
古聖人也孟子乃曰不同道不知孟子於何地見禹稷顏子之
同又於何地見伯夷伊尹下惠孔子之不同又論伯夷伊尹孔
子曰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
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又論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
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是何獨尊孔子而卑夫子乎
至論禹稷曰禹思天下之溺者猶己溺之稷思天下之飢者由
己飢之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又何以窮居獨處之人達與功
業盛大卓乎千古之上者為一等乎此蓋有說也其說安在曰
在講學中庸曰明則誠矣誠則明矣惟天下之至誠惟能盡其
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
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與天
地參矣又曰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
動動則變變則化惟天下至誠為能化夫誠一也有天下之至
誠有致曲之誠天下之至誠誠之極者也是以可與天地參禹
稷顏回之學天下之至誠是以禹稷在廟堂以誠而憂顏子在
陋巷以誠而樂禹稷乃廟堂之顏子顏子乃陋巷之禹稷在憂
則憂在樂則樂論天下之至誠則一而已故曰禹稷顏回同道
又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致曲之誠誠之始也其上又有事
焉其事云何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惟
天下之至誠為能化是也孔子天下之至誠也伯夷伊尹下惠
止於致曲之誠而不進者也故伯夷誠於清而不進伊尹誠於
任而不進下惠誠於和而不進孔子進進不已故聖之外又有
智智之外又有中中之外又有巧此天下之至誠也是以孔子
則異乎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
則速所以伯夷下惠伊尹與孔子不同道而自生民以來未有

孔子也然則君子之講學詎可止於致曲之誠而不進於天下
之至誠乎誠能盡天下之至誠窮而陋巷亦參天地達而廟堂
亦參天地達而廟堂參天地則可言矣窮而陋巷何以參天地
乎豈不以敝衣敗絮有蒸衣黼黻之尊荷鉏秉耒有圭璋璧
玉之嚴篳門圭竇有廉陛堂廡之峻妻子奴婢有賓客選掄之
機飲食寢處有經綸造化之大參天地者蓋在於此方其達也
如同室之鬬被髮纓冠而救之非赴人急難也以誠當如是也禹
稷以之同室而不救則謂之不誠方其窮也如鄉鄰之鬬閉戶
而不救非無拯物之心也以誠當如是也顏子以之鄉鄰而往
救則謂之不誠故學士大夫當學天下之至誠學天下之至誠
則可以參天地能參天地則達為禹稷窮為顏子在禹稷而不
驚處顏子而不羨各誠其誠推其所遭如何耳孟子學天下之
至誠得之於子思者也故其論三聖人與夫禹稷顏子同與不
同昌言判斷不復致疑嗚呼何其巍巍如此也盛哉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游又從而禮貌之敢
問何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
不孝也博弈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
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
鬬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夫章子子父責善而
不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夫章子豈不
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
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孟子高見遠識卓然在戰國權謀詭詐縱橫捭闔卓異若居中
猶北斗在天泰華在地其抑揚予奪進退可否適出常情之外
非深造聖王之道能如是哉觀夫卑管仲而狄許行貉白圭而
蚓仲子禽獸揚墨妾婦儀衍皆當時尊敬慕羨者孟子一皆
極口詆之使不得齒於士大夫之列而弟子信其學如陳良者
通國稱不孝如匡章者而乃稱道禮貌使天下曉然知其為賢

人君子何其好惡與人異趣哉夫聖賢之取人也取其存心而衆
人之取人也拾其遺迹彼尊管仲以其能霸也事許行以其異
衆也白圭二十取一欲輕賦也仲子槃室織屨欲求名也揚墨
當世之所宗尚儀秦一時以爲丈夫孟子觀管仲之心本於作
僞許行之心欲以惑衆白圭之心在於取名而不知中國人倫
之大仲子之心惑於小道而不知避兄離母之惡揚墨之心推
而至於無君父儀衍之心推而至於逢君惡孟子獨知其心而
天下不知也使人人從其學則其爲害當至於儀秦之酷而後
已所以深攻而力詆之絕其本根不使滋長爲天下萬世慮也
陳良之心悅周公仲尼之道匡章之心有責罪引慝之孝此其
所以稱道之禮貌之使天下曉然知其爲豪傑爲孝子以破風
俗卑鄙之見疑似之迹其有功於聖道也大矣夫匡章之父以
責善爲心欲其子之學業出衆也然而材有長短當循序而徐
進之乃以躁急之心求旦暮之效至於黜屏匡章而不得在人
子之列論其心則愛子也論其事則賊恩也古者有易子而教
而孔門有過庭之問其意可見也匡章以得罪於父不得少盡
孝養之心亦欲深自刻責不敢受妻子之養至於黜妻屏子其
設心如是有大舜負罪引慝夔夔齋慄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
再飯亦再飯之心豈可以爲不孝子乎夫其心如此而小人好
爲譏議樂聞人之過而不一原其心遽以不孝目人使天下無
爲善之路聖賢皆爲此事乎所以特犯衆惡接以禮儀際以顏
色以洗一國之淺陋其有功於名教之矣哉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
薪木寇退則曰脩我墻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
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
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
與焉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
與守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

離婁下

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師有師之法臣有臣之法爲師之法則去留自如爲臣之法則
死於其職而已曾子聞寇至則去寇退則反爲師之法當如是
也子思聞寇至則守蓋將死於其職爲臣之法當如是也要
兩人之心皆所謂天下之至誠也或去或不去各歸於誠而已
矣曾子授道於子思子思授道於孟子子思中庸極言至誠之
說蓋曾子之學也孟子識兩人之所存故昌言以斷之曰曾子
子思同道又斷之曰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
思易地則皆然惟孟子深造天下之至誠故見二人之存心而
同道皆然之語斬然論之而不疑前論禹稷顏子今論曾子子
思曰同道曰皆然則以誠有所見也自世俗觀之禹稷在廟堂
而多憂顏子在陋巷而獨樂曾子聞寇至則去子思聞寇至則
守其憂樂去留之迹遼乎若霄壤之分如之何其一視之謂之
同道謂之皆然也惟禹稷誠在憂勞顏子誠在獨樂曾子誠
在避寇子思誠在禦寇一易其守則爲不誠聖賢豈敢爲不誠
事哉明乎此誠然後可以仰觀千古俯視來今或出或處或默
或語皆歸於誠而已矣不如是不得爲善學
儲子曰王使人瞯夫子果有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
舜與人同耳
余頌此書乃知齊王之尊敬孟子至於如此也齊王見孟子之
學孟子之見孟子之識過與當時不同疑其異衆而非凡人俗
士也故使人瞯之其使者往往若唐舉許負之流以相形爲識
者也夫聖賢之生也果有異於人黃帝生而神靈高辛自言其
名帝堯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大禹聲爲律身爲度感玄鳥而生
契履帝武而生稷高帝隆準而龍顏光武隆準而日角聖賢之
生必受五行之間氣天地之全形山嶽之精粹江河之倜儻豈
與凡人同哉然而聖王不謂者欲人之自勉也儻持區區之形
貌而其心放於不仁不智之地則生而有疑者不能與周室之

離婁下

祚尊嚴若神者不能去淫妬之惑而面如削瓜者乃為舜之九官貌狀甚惡者乃為孔門高弟故昔之慨然惡為此流者乃曰相形不如論心豈非出於此乎夫耳目口鼻四肢百體堯舜亦與人同耳第堯舜之心用處與凡俗不同所以其道獨尊於千古也然而人之形固不可一概取也至於欽明文思者堯濬哲文明者舜齊聖廣淵者湯徽柔懿恭者文王溫良恭儉者孔子聖賢德容亦豈可掩哉誠諸中形諸外此自然之理也學士大夫又不可不致如蜂目虎吻露眼赤睛不言而知其為王莽篡宵豺目洞精矘眄不言而知其為梁冀豈有聖賢德容而如此者乎齊王於孟子如此徒知尊敬之而已而不能斷然用以為相此亦可怪也昔孟嘗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於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對曰魏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桓公也卜相則曰魏成翟璜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以私愛妨公舉在職者不堪其事故功廢然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翊之也如相三士則王功成豈特霸哉齊宣之於孟子亦猶文侯之於子夏諸人也所任者田忌孫臏王驩之徒而其加意於孟子者止如此而已哉可勝歎哉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瞷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余觀此一段其意與妾婦儀衍同科乃知此說為苟軼騶忌孫臏陳軫蘇秦張儀稷下諸人言也彼是數子者或從車數十或三月而相或坐謀輜車或為兩國使或握六國相印或執兩國相權或築館康莊之衢其驕淫當世氣凌青雲者以謂富貴我所自致也然而靜觀其心不知禮義不聞廉恥揣摩人君所欲宛轉而附合之意在一朝之利達而已與家人婢子迎合主翁之心以求飽煖討曾不少異是何異乞祭墦間驕其妻妾者乎夫君子所見與小人所見不同君子所見者道義小人所見者勢利所見者道義故道合則從不合則去非其義也非其道也雖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曾何富貴之足道乎所見者勢利則君好兵吾進奇正之說君好利吾進倍贏之說君好闢土地吾進并吞之說君好連諸侯吾進縱橫之說其不問理義去就在人而俯仰高下略無所守勢利所在性命所在也如此其志尚且意氣揚揚蔑視當世之士為不已如可勝痛哉是觀千古得富貴如齊人之乞祭者亦多矣夫妻妾婦女羞之而彼乃不以為羞是曾媼婢之不若也孟子之意主商孫以下已不可言矣況又下如商孫者乎掃門若魏勃望拜若汲肯饗若郭隗奉溺器若宋之問者類多尚可言乎嗚呼士風彫喪乃至於此熟誦齊人之說使人撫几而歎

張狀元孟子傳卷第二十一

張狀元孟子傳巻第二十二

皇朝太師崇國文忠公臨安府鹽官張　九成子韶

○萬章章句上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事親自有事親之法事君自有事君之法此天理也事親而親不悅則謂之不孝事君而君不仁則謂之不忠故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道合則從不合則去行藏去就一視用舍合否為則為初無定論也事君之法當如是爾至於事親則自孩提以至老死無他法也其心一於嬰兒而無變者此事親之法也夫嬰兒之心一於愛父母而已安知其他哉方父母之弗見也號泣悲苦萬物無可解其憂者天下之士悅之與夫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妻帝之二女曾何足以入其心乎及既見父母且喜且懟怨父母之不我憐也已乃跳踉喜躍其樂有過於天下就之富有天下貴為天子妻帝二女之樂也舜之心其事父母常如嬰兒則其為父母不喜號泣于天若嬰兒之慕者此蓋天理當如是也故大孝終身慕父母所謂終身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

父母既死其心常悲一見其遺書一執其杯圈則泫然流涕痛苦有不自勝者此正嬰兒之心也老萊七十而慕為五綵之衣為嬰兒匍匐於父母前此心為如何哉欲識舜之為舜當於嬰兒之慕而求之則公明高之說孟子之對萬章長息之問大舜之心於此而決矣夫舜之號泣于天孟子止以一慕字斷之以解天下後世紛紛之疑非其高見遠識超出乎衆人之上能如是乎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

不告而娶余既為之說矣帝之妻舜而不告是與舜同心也夫相率以違背父母豈堯舜之心哉以俗人觀之則見其為不告而娶以天理而觀此堯舜為天下人倫之大不敢絜身以求合也至於象與父母同為焚廩揜井之計及牛羊倉廩干戈琴弤二嫂之說以傲滑頑嚚不如是不滿其意也凶德參會而舜生乎其間可謂不幸矣孟子乃有天將降大任之說且曰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可謂善觀天意矣理不如是何以見

舜之爲大聖乎是故無羑里之難不足以見文王無陳蔡之難不足以見孔子無漢中彭城之難不足以成高祖之功無滹沱蕪蔞之難不足以立光武之志下至非束縛於莒管仲之功不明非受辱跨下韓信之志不固非刖其兩足孫臏烏乎而入齊非拉脅折齒范雎烏乎而入秦雖聖智賢否之不同借此而論之則舜非處頑嚚凶傲大難之間亦何以成就聖德乎孟子又爲之說曰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則夫士君子當患難困苦窮迫艱難之時正當識天之意益自奮厲琢磨以合天心可也且憂且懼若將無後曰者此閭巷婦女之見豈大丈夫之心乎余於焚廩揜井輒推天意以勉吾徒之不得志者此亦聖賢之心也若夫舜逃厄難而鼓琴不輟乃見聖人之處憂患如此其沛然也至於象有思君之言舜有分治之命又泰然如平時兄弟家庭之間雍穆無間此又見舜之心矣而萬章不識此意乃以爲僞喜嗚呼聖人豈有僞哉有一毫之僞乃鬼蜮耳非天理也夫弟之於兄天理相愛其所以迷罔至於謀殺者乃凶傲所發也方凶傲之起則見忿怒而不見天理及事成謀濟凶傲既息天理自生安知其無悔心乎悔心乃天理當然也象以謂舜死矣既入舜宮舜宴然在前友于之愛不暇計較忽然四起此乃真情也舜安得不以真情際之乎且夫漁者有捕心海鷗爲之不下鼓琴有殺心蔡邕至於旋歸況舜大聖人豈不知象之處心乎其欲焚廩也則有不可得而焚其欲揜井也則有不可得而揜則以其殺心已著不得而不避也與夫子知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又知由也不得其死之機同矣及夫凶傲之氣已消愛兄之心已生則就其生處以善言導之此又聖人造化之術也夫焚廩揜井凶傲之氣也鬱陶思君天理當然也舜於其凶傲時則急避之於其鬱陶時則樂乎之其處憂患人情亦可謂巧妙矣孟子善言此意乃曰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非深知舜之心者不能形容如此也且引子產畜魚之事爲證曰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夫魚有始舍圉圉之理少則有洋洋攸然而逝之理故可欺也若夫井有仁焉其可欺乎子產以理而信之至於舜則又以聖而見其用心處而造化之子產所不可及也書所謂烝烝乂不格姦者此也此又孟子不言之遺意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謂也

余讀此一章乃見聖人處事如此此蓋天理造化之妙也夫天下知象之凶傲而舜第知其爲弟耳弟則當親愛之凶傲則當處之夫一人乘車三人纏帶河潤九里澤及三族矧舜爲天子於吾手足同氣豈可追念往昔而不富貴之乎封之有庳爲吾弟也然而凶傲之惡及舜一已可也爲一國之君有民人焉有社稷焉豈可以親愛之故使不肖之弟肆其凶傲加於一國以遂區區之志乎舜天理也天理中造化真若乾坤之運六子滄海之轉百川既不失親愛之恩可使遂其富貴又不使凶傲及民而可以行吾惠澤可謂巧妙矣其造化如何哉其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豈得暴彼民哉是也夫名爲諸侯爵亦貴矣受其貢賦祿亦富矣親愛吾弟使之富貴吾心足矣然而民人之政社稷之事皆朝廷賢者主之象之凶傲何自而肆之於民哉徒富貴而不加親愛之心以潤澤之亦非天理也是以欲常常而見使源源而來故不拘諸侯

入貢之例而以政事爲名常接見有庳之君使他人皆不與焉此又親愛潤澤之道也旣不失國家之綱紀又不廢手足之親愛造化之妙乃至於此乎夫春秋書鄭伯克段于鄢此不知舜親愛之義也書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又書齊無知弑其君諸兒此不知舜使吏治其國之義也春秋之心舜之心也使鄭伯知舜之心決不至殺其弟使齊侯知舜之心決不至弟之子殺其伯父後世効舜封有庳而失之者如景帝之待梁孝王是也使其黃屋稱制以爲親愛手足也卒有刺殺大臣之惡使其得舜之心詎至此乎又有効舜使吏治貢賦而失之者如齊置典籤以專國事至有藕一段漿一盃皆待命于典籤而後得使皆愁窘無聊如在囹圄使其得舜之心詎至此乎此皆不知天理自以私意爲之愛之則至於太過制之則至於刻薄惟天理中行事事合宜封之而使朝臣主其政制之而使之常常而來見恩義兼行公私兩濟古人所謂衆而通茂而有間連而不相及動而不相害又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余嘗思其說而不得今熟味此章深見舜之用心乃知古人之說蓋指此用處爲言也其至矣哉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旣爲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旣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旣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云永言孝思孝思惟則此之謂也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

聖人旣沒道使不明利口憸人動以非理之語借聖賢以濟其私儻非高明豪傑之士以高見遠識深發聖賢之所存而大不然其說則夫篡逆之賊借湯武以爲名悖亂之臣借伊霍以爲惡事權臣者借稷契以汙孔子事左道者借負鼎以汙阿衡其亂天下豈一朝一夕而已哉今咸丘蒙問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借舜以爲名且有堯與瞽瞍北面而朝之說此必蘇張稷下諸人倡爲此說欲動人君使尊大其說以肆無稽之談以挫當世之柄而恣其利欲也儻非孟子以帝王之學立正心之論力抵而深排之則君臣父子之倫自此而大敗壞矣夫君不得而臣孟子據堯典孔子之說以正之曉然無可疑者至於父不得而子蒙乃引詩普天率土之意以問亦可謂難答矣然天下一理也古今一理也死生幽明一理也豈有作詩者使父不得以盛德之士爲子乎孟子乃解此詩爲歎獨勞而言非爲父子而云也因又使學者先當明天下之理然後以理探詩人之意是窮理在前明詩在後深明天下之理然後可以識詩人之意故有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之說如曰有周不顯又曰其麗不億其文如此其理乃言其甚顯與其甚多也是不可以文害辭也一況其辭而不得其意則如雲漢之詩有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是豈周無遺民乎是其意傷旱太甚故其辭如此也判別不顯爲顯不億爲億靡有孑遺爲傷旱儻非深明天下之理而以意逆志則夫探章摘句據語求是之徒將倒行逆施矣旣明詩人之意旣判普天率土之詩不爲父子而說然後借永言孝思之詩夔夔齊栗之書以證父不得而子之鄙論其用舍詩書抑揚今古如此眞可謂能用先王之道者也孟子不得志故與

其徒可否古今而高明奇偉如此使其得志端委廟堂謀謨帷幄以應難辦之事以斷疑似之說以折無實之辯以破流俗之惑將沛然有餘裕而天下特在其掌握間耳惜哉止於如此而已矣徒使萬世之後知其心者徒想味風采而願與之執鞭焉嗚呼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孟子之論[illegible]歷[illegible]萬古湯之有天下其符見於元鳥武王之有天下其符見於赤烏秦之有天下文公有陳寶之祥漢之有天下高祖有雲氣之瑞以至楚有六子之産故當時有天方授楚之論趙有帝所之樂故當道有野人致帝之命嗚呼小而一國大而天下皆有默定之數第詩書六經所傳不書其有天下顛其脩德如何耳是以中庸曰大德者必受命又曰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然而周公孔子豈非大德然在臣子之位不踐其有天下也以此知天之曆數自有所歸天之與舜堯之子不肖矣天之與禹舜之子亦不肖矣孟子深見天人之際故有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而一歸之於天又有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之說余於是知人之行或善或惡其處事或是或非皆天使之非人之所能爲也天將與舜乃使其處頑父嚚母傲弟之間[illegible]無格姦之失有若之心而舜孝行聞於天下矣又使五典克從百揆時叙四門穆穆而處事皆當於人心矣堯薦於天也二十有八載天又使歷年既多施澤既久而民心歸之又使百神享之百姓安之天意在舜如此堯豈得私其子哉故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於南河之南天使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天雖不言而寘寘之中使天下歸之如此此豈偶然也哉天意昭然可見矣故孟子又引天視民視天聽民聽之說以證之嗚呼天下之大固豈細事乎曹操欲篡漢民心未厭漢是天未與操也司馬懿欲篡魏民心未厭魏是天未與懿也天命不可妄得而篡逆之心昭然布在天下爲千古罪人使曹操不殺伏后忠事獻帝天命在操將自有堯舜之舉矣使司馬懿不誅凌統忠事魏室天命在懿亦將自有堯舜之舉矣天命至重豈姦心賊虐所能圖哉操之子丕雖有天下不旋踵而有司馬懿之報懿之孫炎雖有天下不旋踵而有六王之報嗚呼天命豈不昭灼乎大而天下如此小而一己亦豈偶然[illegible]允公卿問莊王臣在門亦已盡矣忽有黠妻之醜天使之也蔡邕忠諫靈帝力排閹官亦已盡矣而忽就董卓之辟天使之也嗚呼天命難知其可不兢兢自懼乎禍福之來委之度外而立行處事其可忽耶蓋當格物知至誠意正心脩身無爲造化所使忽爲醜行以害平生忽爲惡事以貽後禍公卿大夫此人爵也仁義忠信樂善不倦豈不在我乎儻天命之來有出非義吾當以義裁正之合於義者吾受之而不辭悖於義者吾却之而不受此所以處天命也使蔡邕知此豈肯爲董卓客乎春秋申之會

所以列楚於晉下而狄十二國之大夫與淮夷不殊會者皆等
以義可否天命也此又孟子不言之遺意

張狀元孟子傳卷第二十二

張狀元孟子傳卷第二十三

皇朝太師崇國文忠公臨安府鹽官張　九成　子韶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于亳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孟子荅萬章前問則以行與事皆天今此荅萬章所問則以與賢與子皆天又言天之造化之妙如使堯之子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使二十有八載禹之相舜使十有七年歷年之多施澤之久故朝覲者訟獄者謳歌者一皆歸之此天之造化欲與賢也天又使禹之子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又使益相禹歷年未多施澤未久故朝覲者訟獄者謳歌者一皆歸啓而不歸益此天之造化欲與子也豈特此哉天之意凡有四其一天使若舜禹又使天子薦之薦之而又使歷年多施澤久此天意在匹夫欲使有天下也其二有伊尹周公之聖其在相位歷年雖多施澤雖久然使太甲悔過成王亦悔過伊周終身為臣子

此天意在繼世使有天下也其三以孔子之聖魯將用之使季
桓子受女樂齊將用之使晏子非之楚將用之使子西沮之孔
子終身爲旅人此天意亦在繼世使有天下也其四以益薦於
天而歷年不多施澤未久是也由是知天將興商是生夏桀天
將興周是生商紂豈偶然哉故孟子謂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
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嗚呼誠如此說則人之或
賢或愚或窮或達或始賢而終愚或終賢而始愚或始窮而終
達或終窮而始達皆非人力所能致一歸於天而已曰是不然
在天有命在我有義妄意求富貴者不可不知天有定數也至
於福曰自求哲曰自貽孽曰自作感曰自詒豈可一委之命哉
使命之來出於不正如王莽之聘薛方朱泚之召甄濟或逃辟
而不受或佯瘖而不行此則道義在我當爲則爲何天命之足
問乎故君子之學當置天命於人事而力行道義之大方生與
義生死與義死命雖可富不義寧貧命雖可貴不義寧賤孔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
於我如浮雲三復斯言深見聖人待天之理至於三聘起莘有
形求傅於命則正於義則公吾徐起而應之堯舜君民霖雨天
下有何不可哉此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
速則速此夫子待天之意也學者又當知此意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
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
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
介不以取諸人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
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三使往聘之既
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
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
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
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

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
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吾未聞枉己而
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
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
烹也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此段大意萬章問世傳伊尹以割烹要湯孟子言湯三聘伊尹
乃起以堯舜之道事湯伐夏救民又言枉己且不能正人況辱
己者能正天下乎故未聞割烹之說也又言聖人制行或遠而
在草野或近而在君側或去而適他國或不去而死其難如孔
子可以仕可以止可以久可以速與夫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
比干諫而死雖曰不同而其大體所歸皆不犯先王名教絜其
身而已矣然伊尹平生所學孟子極意而言之余亦安敢忽而
不論請得而詳說之夫聖賢之出處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其所
謂道者非他道也乃堯舜之道也堯舜之道若何曰所謂植桑
種田育雞豚畜狗彘謹庠序修孝弟使老者衣帛食肉不負戴
於道路黎民不飢不寒不葬尸於溝壑者是也其有不合此道
者雖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故一介不以與之
一介不以取之以非吾所謂道義也由是知天下合伊尹可也
非伊尹求合於天下也湯之始來聘也正犯其一介不取諸人
之法也故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
以樂堯舜之道哉夫堯舜之道發於用則可以治天下國家其
藏之身則見於格物知至誠意正心脩身耳方其在畎畝也衣
褐褸有薪火之勞秉耒耜等珪璋之貴畜妻妾子有應對賓客
之用指奴呼婢有進賢退不肖之機是其治天下國家之具盡
在於此矣豈不樂哉湯三使往聘之其意既勤其禮既具其心
既虛已入堯舜之路矣吾其可以失之哉失湯則是失堯舜之
道也堯舜之道在虛心處湯既虛心必能行吾植桑種田育雞
豚畜狗彘謹庠序修孝弟使老者衣帛食肉不負戴於道路

黎民不飢不寒不轉尸於溝壑之說矣夫使君民皆在堯舜道中行其樂又大於畎畝者故伊尹幡然而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夫上有植桑種田庠序孝弟之道則民亦行堯舜之道矣蓋堯舜之道人所固有也堯舜特能發而為用耳民行堯舜之道為如何哉父子相保兄弟相扶室家相好鄉閭族黨親戚朋友相往來雞豚黍稷酒醴牛羊相宴樂此民行堯舜之道也伊尹不出則民方放僻邪侈戰鬬攘敚日在桀跖道中行豈有一人覺吾有堯舜之道者伊尹一出則民心頓變悵前非之失路悟今日之得塗其利豈小補哉夫天生聖賢豈止為一身計耶固為天下計耳伊尹因三聘之來乃大省天之所以生我者將付以天下之重乃有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之說又有天民先覺斯道覺斯民非予覺之而誰之說又有匹夫匹婦不被堯舜之澤如己推而內之溝中之說故相湯伐夏救民取天下於湯火之中而置之安泰之地其學為如何哉堯舜之道當如是耳如荷蓧荷蕢晨門接輿之徒止知一介不與一介不取之說至幡然而改堯舜君民則不識也枯槁絕滅自以為是豈聖人之道乎徒自苦耳殊可怪也至於伊尹兩曰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學者不可不攷此伊尹自指其所得以樂堯舜之道也夫堯舜之道具在天下誰其樂之惟以吾自得而入於堯舜道中自以堯舜之道涵養所得此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中庸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此伊尹自得處也又曰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此伊尹以其所自得者樂堯舜之道也其理深矣遠矣非淺陋者不能到此至於割烹要湯之說乃商鞅蘇張輩所進不以正造為此說以自濟其姦耳然而孟子曰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要之一字不可以後世之心觀也道合則服從不合則去何要之有此語乃解萬章

以割烹要湯之說故力言其以堯舜之道非割烹也以要君為心此春秋所當誅豈君子所當為乎學者不可不察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

余嘗讀易至漸不覺撫書而歎曰士大夫出處其可忽乎夫漸之繇曰漸女歸吉利貞而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然則觀漸之繇則士大夫之出處其可不以正乎班固文冠兩京而事竇憲馬融經稱大儒而依梁冀文章如柳宗元劉禹錫經學如陸淳而附王叔文進不以正皆為千古罪人況吾聖人乃天地之妙日月之明仁義禮智之宗主詩書禮樂之精神其肯於衛主癰疽之醫者於齊主瘠環之便嬖乎為此言者必進不以正如商鞅由景監而進騶忌由鼓琴而進張儀由鄭袖而進遂為此言上誣聖人以自濟其姦耳孟子即孔子卻彌子瑕之說曰有命夫命者理義也豈有為士大夫而主嬖人以求進乎義不當為即命不當為也聖人以義為命是命在我而已矣或進或退一以義為主耳昔元積由崔潭峻以進為當世士大夫所鄙至以青蠅寄意曰適從何處來今還集於此余讀史至此代為積羞面熱汗下不知積何以處之官職幾何而為人所賤如此可謂失策矣李鄘為吐突承璀所薦終身不就相位學士大夫義當如此每讀鄘傳想見其人恨不得與之為友人心不遠義方炯然豈可欺乎雖大國小人汙蔑孔子如此徒自勞耳人誰肯信乎孟子又言孔子微

服過宋當厄難時主司城貞子假陳侯周臣以逃難夫逃難尚不肯主不正之人況於平居無事時乎以厄難而卜則平居又可見也蓋碎千金之璧者不能不失聲於破釜裂三軍之勇者不能不失節於酒色推以厄難觀人則平生所存可知矣王衍高談物理見石勒而下拜王坦之剛鯁自許見桓溫而倒執手板以孔子過宋時觀之則癰疽瘠環之誣可一洗而無餘矣夫人主欲觀遠臣以其所爲主觀近臣以其所主觀今聖人自魯來乃於衛主癰疽於齊主瘠環豈不爲人君所薄乎昔漢武見大將軍而踞廁見汲黯不冠不見也以此卜人君之心其於出處豈可不謹乎孟子力爲辨明豈爲孔子計哉正爲天下後世士大夫耳余故首述漸卦以正孔子之出處焉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食牛以干秦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

余讀此章竊疑孟子鄙管晏蚓仲子狄許行於百里奚何取焉百里奚事秦穆公穆公特伯者耳孔子之門三尺之童羞談霸道而孟子乃爲之辨自鬻於秦之說至三稱之爲智一稱之爲賢何嚴於管晏而寬於百里也蓋孟子之取人論其存心則甚嚴論其一節則甚寬蓋存心則百行所出故雖管晏皆在所貶論其一節之善則皆可進於君子之塗故雖百里奚亦在所取此孟子造化之術也如其曰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夫無穿窬之心特不爲竊盜耳猶

自好者皆能行之遠以謂仁不可勝用又何其寬也至於未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特不知時尔遠以爲穿窬之類又何其嚴也蓋孟子取其一念之善則直指之爲仁一念之非則直指之爲穿窬使人人一於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中以入乎仁義禮智之域而不敢從生不善之念其造化豈不大哉百里奚相秦六七年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荊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此其大體也至於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其死也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軒然有晏子之風則其自好可知矣何至於自鬻乎至於不可諫而不諫知將亡而先去知繆公之可與有行而相之孟子三稱之爲智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孟子一稱之爲賢此乃孟子深言其自好決不爲自鬻之陋而已耳與孔子删書而取秦繆公悔過一節載於周書之末其殺同也然而深攷此篇除咸丘蒙問又不得而子君不得而臣一事外至於疑舜之號泣于旻天又疑舜之不告而娶又疑妻舜而不告又疑舜爲僞喜又疑舜封象於有庳又疑禹德衰不傳於賢又疑伊尹以割烹要湯又疑孔子主癰疽瘠環又疑百里奚自鬻於秦皆出於萬章夫孔子之門群弟子所問不過問仁問孝問政皆切問近思無非爲己之學曾何敢僭論聖人安毀賢者而萬章所問大抵好信閭巷之鄙談敢疑聖賢之大節其所存何其卑下也余固言之矣孔子門人去三代未遠而齊晏子晉叔向鄭子產宋向戌衛蘧瑗皆當時良大夫其風俗議論尚有先王之遺風至於孟子時商鞅騶忌陳軫蘇秦張儀稷下諸人橫議四起敢詆譏聖賢自萬章其說風俗薄惡動辯譏毀陳臻之非屋廬子之問淳于髡之侮玩充虞以爲不豫公都子以爲好辯公孫丑以比管晏過孟賁尹士以爲不明干澤濡滯何孟子門牆而非意之謗喧喧滿耳乎非自此也乃敢尚論前古聖賢則風俗衰替槩可知矣推敢疑聖賢之風不息所以至

秦敢焚詩書[illegible]刖古至天下
同爲血肉而後此風息耳嗚呼痛哉

張狀元孟子傳卷第二十三

張狀元孟子傳卷第二十四

皇朝太師崇國文忠公臨安府鹽官張 九成 子韶

○萬章章句下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如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

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猶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孟子獨尊孔子故論三聖人之所得而有金聲玉振聖智與夫巧力之說此前古所未發明孟子獨以深造自得之學斬然別白判斷使孔子之道迥然與三聖不同可謂奇偉超絕之論矣夫伯夷自清而入聖伊尹自任而入聖柳下惠自和而入聖三人易位而處則聖有所止矣故孟子以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以比伯夷伊尹柳下惠其意以謂伯夷得聖人之清伊尹得聖人之任下惠得聖人之和皆得聖人之一體而非其全也至於顔子雖合清和任爲一體而未能造其極故曰具體

而微惟吾夫子合三聖之清和任爲一大體時出而用之可以清則清可以任則任可以和則和千轉萬變與時偕行故曰孔子聖之時者也且去齊接淅則似伯夷之清去魯遲遲則似下惠之和譎相事而斥萊人誅侏儒則似伊尹之任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耳故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記曰當其可之謂時可之一字以言參酌審詳而非夫去不回也在聖之外爲知在力之外爲巧在至之外爲中故又曰金聲而玉振之也夫作樂者始以金奏終以玉節詩曰依我磬聲是以玉爲節也其曰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又曰終條理者聖之事也伯夷伊尹下惠似之故夷終於清尹終於任惠終於和止於此矣猶射則力而非巧至而非中故聖之外未及知也夫知所以運聖也使聖而無知安能轉移造化爲無所不可乎其曰金聲也者始條理也又曰始條理者智之事也孔子旣玉振以盡其聖又金聲以極其智終之外復有始則聖不止於清清之外復有和不止於和和之外又有任循環往復猶金聲而又玉振玉振而又金聲比之於射至之外又能中力之外又有巧是聖之外又有智惟聖之外又有智所以能運用此清和任之聖應時而中其會爲此天地之妙造化之神學不至此奚以學爲孟子學窺大全深見孔子用處未嘗襲蹈古人一言超然於千古之下創爲此論以極聖人之大用使學者知聖人門戶中乃有如此之變化嗚呼其深矣哉非觀天地風雷之變日月照臨之神四時生成之大不足以知聖人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

士受地視子男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

余嘗謂周室爵祿之制法度森嚴規摹遠大如二十八宿之在天五岳四瀆之在地盡然一定不可動搖使先王以私智爲之安得如是之橫屬也乃知聖人制作皆自天理中來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雷霆水火其聲形態度皆因天理也中此者治安舍此者危亂其效矣哉故自天子一位以下至子男同一位此爵之在天下也自君一位以下至下士一位此爵之在一國也自地方千里以下至附庸此天下之祿也自天子之卿受地視侯至元士受地視子男此朝廷之祿也自大國地方百里至小國地方五十里終之以祿足以代其耕諸侯之祿也自耕者之所獲至其祿以是爲差此庶人之祿也天子公卿大夫元士大國次國小國君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庶人之爵祿截然整整不可侵紊若天造地植移先王之經綸而圖畫之此欲知先王之心者庶於此而可得矣然而當孟子時私欲熾盛天理消亡諸侯惡其害己而皆去其籍則焚書坑儒之象已兆於此矣蓋人欲方熾何所不可第見先王之制徒使人不快耳姑去其籍欲快其意耳不知其意欲快人人欲快大并小強侵弱後者劫前靜者思動盡破先王之制而其國亦滅亡矣秦并吞天下并與典籍學士而焚坑之快意不已人人皆欲一快陳勝一倡天下皆起秦氏亦滅亡此快意之効也夫先王之制所以爲治安之本也皆守其制則大不敢并小強不敢侵弱各安其分豈不樂

乎且楚自以爲强大而滅陳滅蔡滅舒滅庸意亦快矣不知楚之上又有大者而思快意焉秦亦滅楚矣秦自以爲强大幷吞六國不知合天下之民其强大又甚矣秦所快意天下各思快意故卒受其禍至於此時方知先王典籍之不可去而士大夫之不可殺耳夫先王典籍所以如此之密者蓋天理之自然而非私意所出也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可不信哉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余觀孟子論友乃以天子諸侯大夫爲說且其意專以有位者爲主匹夫之賤道德充於己天子諸侯大夫欲友有不可得者蓋友也者友其德也儻惟德未足云而挾長挾貴挾兄弟而來者皆不可以言友也孟獻子百乘之家而下友五人其所以與之友者以無百乘之富故也使此五人者亦有百乘之富則不與之友矣是未免於有所挾而友也費惠公爲小國之君豈止百乘而已哉而師子思友顏般事王順長息所與游者皆一時賢士其所存可知矣晉平公又大國之君不止於小國而已其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

嘗不飽亦可謂能下人矣然王公之友必與之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今平公徒以禮下人如一介之士而不知王公之友不止於此而已昔魏文侯師子夏事田子方敬段干木然其命相乃用翟璜魏成此所以名過於桓文而其功不及五霸晉平公之友亥唐其似之矣堯天下之君不止於大國而已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其德可謂盛矣乃館舜于貳室而堯亦饗舜之所設迭爲賓主是以至盛之德至尊之位而友於匹夫也使之徵五典宅百揆賓四門豈如蔬食菜羹不敢不飽而已哉舜以堯有至盛之德故與之爲友不然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可也豈敢與天子爲友哉夫以貴賤論則用下敬上謂之貴貴以大德論則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所以明君臣之義尊賢所以大至公之道兩者豈可偏廢哉故曰貴貴尊賢其義一也孟子之意以當時之君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孟子寧就庶人之役而不敢就諸侯之召就庶人之役貴也不敢就諸侯之召正其名也因萬章之問乃歷言天子諸侯卿大夫之所謂友則孟子之意蓋可知矣

萬章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曰卻之卻之爲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弗卻也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饋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譈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如之何其受之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

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視前一章孟子之論友及庶人召之役則往役之說又何其嚴也今觀交際數之不卻獵較行可際可公養之說又何其寬也大抵聖賢存心無非忠厚如元氣坱圠萬物皆有生意使小人微起一毫善端聖賢則自此路而應接矣其交以道其接以禮是其心已自善端中來聖人則涵養其心欣然而與之酬酢齊王有易牛之心孟子三宿而後出行者眷眷此心也惟其心不虛其意不下斬然以王公大人自高自以爲盡善則善端不萌聖賢自何而入哉所以論友則不挾長不挾貴而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梁惠王自謂無如寡人之用心孟子一去而不復留蓋者以是故也至於其間曲折萬章之問亦云悉矣請得而詳說之萬章指交際而問曰此何心也其問可謂切矣孟子直指之曰是恭也嗚呼恭者敬之發見也其對亦切矣萬章惟識此幾省於言下則當如曾子故事應之曰唯使如此應則不失孟子之幾乃不知觀省又問曰卻之卻之爲不恭何哉殊爲萬章惜也然且就萬章之意而卒其說夫交際之心孟子直指之爲恭則卻其此心者謂之不恭復何疑哉孟子知其失前所答之幾故就其所問而答之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以是爲不恭故弗卻也此又聖賢之指人欲其自省然不欲增損一毫芒故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其意深矣遠矣夫尊者賜之其交以道其接以禮吾當受其禮意可也不是之顧乃指摘瑕疵斬然問之曰爾之所取者義乎不義乎桀傲如此何恭之有使識其禮意必受其餽而弗卻矣萬章猶不寤乃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夫其交以道其接以禮聖賢見其禮意故

涵泳酬酢之非受其物也受其禮意而已使萬章寤孟子直指交際之心爲恭則見夫交以道接以禮無不受之唯其既失此幾止用區區私見以卻之爲是而受之爲非可憐也且人以善心來聖賢無不應夫子之見童如互鄉叛人如佛肸嬖寵如南子聖人無不樂之此心乃天地造化之心也萬章學未到聖地必欲求世俗之名遂私見之謬反覆論之終守其見然受孟子一指之力雖不脫然省於言下而其幾亦略變動矣何以知之其曰請無以辭卻之又曰以他辭無受是不欲直情徑行而以善言答之也此意頗有聖賢之風而以心卻之之說非聖賢之心也故孟子直之曰斯孔子受之矣孔子受之汝欲不受乎言至於此萬章可以已矣萬章猶未脫然固吝私見乃繼問端以禦人交以道接以禮爲問孟子乃以康誥罔不譈爲對余切疑之夫佛肸公山皆叛人也其來召也孔子猶欲往焉使禦人果交以道接以禮有悔過之心聖人亦將應接之豈有終身不許其改過之理乎孟子如是而答豈以萬章初學未可以語此乎抑宗元劉禹錫學未至聖門乃與王叔文爲偶此亦可以爲戒矣姑留此疑以俟君子且就孟子之意以說之以謂禦人乃凶盜劇賊豈有聖賢與之酬酢乎萬章得此語以謂其意遂矣輒以今之諸侯取民猶禦而君子受其禮餽是與受禦同也嗚呼惟萬章失孟子直指交際爲恭之幾反覆不已私意閼大遂入於刻薄中孟子乃以謂有王者作將盡誅今之諸侯乎抑將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非其有而取之者謂之盜充取於民之數而增廣之者謂之義之盡今諸侯取於民非所謂非其有而取之也乃因其所可有之類而又增廣之耳例謂之盜豈不刻薄乎萬章之心入於窄隘如此故孟子以孔子獵較之說以大之萬章猶未寤也意欲遂其私意又疑孔子之仕觀其意欲以孔孟爲非庶得自遂其見何其至愚如此也故敢以孔子之仕爲非事道夫聖人存心見人有一善端則深入其中而應接

之輿之交臂執手同登於九仞之上以入聖賢之室而後已會人風俗田獵禽獸比較所得以祭祖先祭祖先之心此仁人君子之心也聖人所以眷戀此心與魯人游戲使得爲善之路以登大道之中焉非事道而何萬章淺陋見其獵較事人廣大見其善心因其心爲祖先而設乃簿正其器取足於獵不以四方之珍異爲貴此欲其自盡力於祖先也其教幽微其義精妙豈凡俗如萬章者所能知乎萬章私意不息猶以孔子其道不行於朝廷乃至與魯人獵較奚爲不去乎萬章止知去耳去止去耳又何功用哉其所以不去必有以也以獵較爲兆使天下皆入於此幾則將推此心而廣大之凡政事號令一皆知簿正之法矣天下奚足治乎既形此兆而不我用也去之未晚矣是以於齊於楚於衛諸國未嘗有三年之淹也夫孔子之心見有善端者無不接之於季桓子衆政時孔子攝相事此桓子有善心孔子可行道之時也故行可之仕以季桓子有善心也衛靈公郊迎孔子致粟六萬此靈公有善心見於交際可行道之時也故際可之仕以靈公有善心也孝公以國君養賢之禮待孔子此孝公有善心見於養賢可行道之時也故公養之仕以孝公有善心也善心之所在孔子之所在也鄙哉萬章交以道接以禮以善心來乃欲執私意視之爲盜賍而卻之此負石赴淵之流聖賢之門無如是法也

張狀元孟子傳卷第二十四

張狀元孟子傳卷第二十五

皇朝太師崇國文忠公臨安府鹽官張　九成子韶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養也而有時乎爲養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余觀孟子此章士大夫仕宦其可不審處乎夫有爲貧而仕有爲道而仕不可不辯也爲貧而仕者以家貧親老也其仕主於爲貧不主於行道也是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抱關擊柝之職皆所甘心焉謹啓閉嚴巡警其職盡矣若治亂非所與知也是故簡兮之詩有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之美而君子陽陽有左執簧右招我游敖其樂只且之說蓋爲貧而仕雖伶官之賤有所不屑盡執籥執簧秉翟之職不愧其祿而已其色如赭其樂只且蓋以無愧也此詩所以謂之賢者又謂之君子以其爲貧而仕無愧於心也孔子爲貧而仕嘗爲委吏則會稽盡其職嘗爲乘田則牧養盡其職聖人之道蓋在於此若夫立乎人之本朝乃爲行道而仕也非爲貧也致君澤民於堯舜措人人於太平此其職也諫不行言不聽膏澤不下於民則當舍之而去乃偃然在位推恐失之天下可恥莫大於此故士君子知時之不可有爲則委心俯首於抱關擊柝之賤乘田委吏之職伶官樂人之微盡心其事求祿以養親焉不敢叨據公卿之位恐道之不可行而爲天下之大恥也嗚呼聖賢大訓豈不昭灼而鄙夫患失今者死權以苟得爲心以僥倖爲志紆朱曳紫擁節執圭無一補於君民乃自以謂得志而不知其恥有過於市朝之撻也孟子此意以商鞅騶忌孫臏蘇秦張儀稷下諸人立乎人之本朝而以陰謀詭計縱横捭闔卓異荒唐爲事業或竊相位或坐輜車或佩六印或據康莊揚揚以爲得計以聖賢之道觀之其恥有過於此者乎然則士君子仕宦爲貧則當

居米鹽筦庫之職以無愧其心爲道則當堯舜君民太平一世可也焉可妄據卿相之位乎孟子爲賓師則盤礴於齊一爲舜
御不旋踵而致仕蓋爲此也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托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爲不恭也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爲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此一篇大抵辨正名分以爲士子辭受之大節夫諸侯失國當託於諸侯黎侯寓于衛淳于公寓於魯是也士非諸侯無託於諸侯之理然而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則將如之何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又不可不辨也何謂賜抱關擊柝之賤皆有常職既有常職則當受賜士非有職事也何名以受賜哉君大不能行吾道又不能行吾言而曰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待之如齊民一等有賙給之義此名之正者也不得而不受夫士不當託於諸侯託於諸侯則犯分故謂之非禮士不當受賜士而受賜則害義故謂之不恭夫禮義由賢者出而託諸侯受無名之賜以犯先王之典刑安得謂之士乎然則不託於諸侯不受賜於諸侯非謂求名譽眩流俗也不敢犯名教也然先王之道要在千古爲可行非務爲沽激崖異使人憔悴辛苦如泄柳段干木屈原申徒狄之見也是故雖不可託於諸侯不可受賜於諸侯而有周之則受之路名分既正禮義不虧退自等於齊民進不犯於名教此先王之道所以通萬古而無弊也然而周之之內尚有說乎曰有其說如何曰國君有養賢之義養賢亦周之之義而又有大者也其法如何曰以君命將之吾則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一一以君命來也此養賢之法也堯之於舜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於畎畝之中是也魯繆公雖得養賢之名而不得養之之法何以言之亟問子思亟餽鼎肉子思以爲鼎肉覊使己僕僕亟拜也豈養賢之道乎於其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是也堯之得養賢之義而又得尊賢之義其尊賢也如之何曰使舜徵五典宅百揆賓四門孟子所謂後舉而加諸上位是也養賢至此王公之道也繆公既失養賢之義又有甚焉者甚焉者如之何曰子思摽使者之後臺臣自此不復以鼎肉來餽矣孟子所謂自是臺無餽也繆公不學甚矣嗚呼冉有以事爲政孔子正之栢子以取爲假孔子又正之名分不可犯也名分乃先王之道不可干也若孔子侍坐於哀公賜之桃與黍焉孔子先食黍而後食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公曰黍者所以雪桃非爲食也孔子對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郊禮宗廟以爲上盛果屬有六而桃爲下祭祀不用不登郊廟丘聞之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之下者是從上雪下臣以爲妨於教害於義故不敢公曰善哉夫黍桃微物聖人食之其先後有序其名分不亂如此則夫託於諸侯受賜於諸侯周之養之尊之又豈可不辨乎一亂其名是謂敗名一踰其分是謂犯分傷於教而害於義將得罪於先王矣由是知孟子之或見或不見或受或不受蓋皆傳孔子之心法而世之君子輒擬非之至要之何哉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
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萬章
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
義也往見不義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曰爲其多聞也爲
其賢也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爲其賢也則
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
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
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
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
而况可召乎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
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曰敢問招虞
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以大夫之招招虞
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况乎以不賢
人之招招賢人乎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
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砥
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
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此一章辨庶人無見君之禮而君有就見賓師之禮庶人有往
役之義而君無挾貴友臣之義何謂庶人無見君之禮如在國
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市井草莽皆謂庶人庶人不執
質爲臣故無見君之禮何謂君有就見賓師之禮爲其多聞也
則天子不召師如武王訪于箕子謂其賢也則先主訪于草廬
故君有就見賓師之禮何謂庶人有往役之義如傅說築于傅
巖是也何謂君無挾貴友臣之義如子思不敢與繆公爲友是
也蓋友也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使繆公德與子思同則如
堯之友舜無不可也儻德不及子思論其分則繆公爲君子
思爲臣君無友臣之理論其德則有德者宜爲師師則繆公當
事子思耳不可以友言也夫見賢人當以其道故齊景公以大

萬章下

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招之非其物也招虞人非其
物虞人尚不敢往况招賢者非其道賢人豈肯見乎然則招賢
者之道爲如何哉禮義而已禮爲賢者出入之門義爲賢者所
由之路人君能不以富自驕不以貴自大虛心屈己鞠躬下意
執賓主之禮講師弟子之義以見賢者此所謂招賢者之道也
然則孟子不見諸侯非自大也不敢犯名分也人君不知就見
之而欲其犯名教而來見是以非禮非義待孟子也萬章之疑
可以頓釋矣故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之
詩爲證夫砥以言其平矢以言其直君子履平直之道故不敢
犯名分以見諸侯小人視君子所履平直以爲法故虞人亦知
死於其職不敢妄就大夫之招萬章不悟乃引孔子不俟駕爲
說可謂不類矣夫孟子方與論庶人及賓師之說非人臣之義
也孔子聖人難以庶人爲比矣故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
官召之也古人謹於名分如此非私意也皆天理之自然也一
犯其分亂之道也昔司士賁問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
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夫唯諾一失節君子得以
譏之况庶人無祿輙犯有位之名分而人君自大敢忽賓師之
名分哉師友一道耳師且不可以爲友而庶人乃得與有官職
者同乎深味此義其大矣哉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
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爲
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
也是尚友也
昔孔子繫乾之九五利見九二之大人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又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
親下則各從其類也明此一爻之意則孟子論友可得而言矣
夫德有小大故友有廣狹德愈高則友愈遠尚友古人者非忽
天下善士也友天下善士者亦非忽一國也友一國善士亦非

萬章下

忽一鄉也友一鄉善士非忽比閭族黨之間也其勢自然也使其德宜爲一鄉之師而屈意友宜爲一比之師者其念慮精神言論風旨長短不合參差不齊一比之師將求其識慮足以師一比者爲友矣而一鄉之師亦將求其識慮足以師一鄉者爲友矣此自然之故也故同聲者乃相應同氣者乃相求水不得不流火不得不就燥雲之從龍風之從虎易位則無功用矣是以性本乎天者皆翔于雲衢性本乎地者皆群于藪澤自然之理不得不爾也然有志之士豈肯以善足爲一鄉之師而止哉深造自得居安資深必求爲一國之善士矣豈肯以善足爲一國之師而已哉日而又日新而又新必求爲天下之善士矣豈肯以善足以爲天下之師而已哉日而復日新而又新必尚論古人而友之古人往矣吾何得而爲友也是何言歟昔狄仁傑謂獄吏曰方黃卷中對聖賢語何暇與俗吏語耶此盖誦詩讀書想像其音容髣髴其一二如出乎其時如對乎其人攬其遺芬味其餘嚼而友之不止此也又以其時攷之若西漢尚功名而薛方獨尚名節爲西漢第一人東漢尚名節而黃憲尚器度爲東漢第一人魏晉尚浮虛而王裒獨尚忠孝爲魏晉第一人有唐尚辭章而韓愈獨尊經術爲有唐第一人然而自東漢以下至李唐求古人之超絕者如此可以止乎曰未可也其上又有人焉其人爲誰曰六國奇謀詭計縱橫捭闔卓詭荒唐而孟子獨守仁義爲六國第一人學至孟子可以止乎曰未也春秋尚霸道孔子獨得堯舜文武之道而變化之爲自生民以來群聖人中第一人學至孔子可以止乎曰未也更當窮孔子無聲無臭以謂上天之載者而行乎中庸所謂尊德性而又道問學而又致廣大而又盡精微而又極高明極高明而又道中庸道中庸而又溫故而知新敦厚而崇禮即尊德性之謂也循環往復無有窮已其參贊天地調和陰陽直餘事耳詩曰惟天之命於穆不已盖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文王之德之純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天不已文王不已學孔子者其可已乎此又孟子之遺意余故表而出之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王勃然變乎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余觀此一章孟子因事而諫也夫齊宣王問卿孟子第當言卿之職可也乃問王所問指何卿而問王有卿不同之對孟子即有貴戚異姓之說蓋齊宣之心以謂爵位吾所固有晏然如日之在天雖有失德其如予何故孟子對異姓反覆諫不聽有易位之說正以中王自安之病也王勃然變乎色是易位正中其病故心爲之動搖色爲之變亂也孟子第以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王數語以愷康之其語如春風和氣自然悅樂孟子造化乃如此之妙始以易位變動其自安之心然以數語開悅其忿怒之意其變動也肅然如秋其開悅也藹然似春春秋造化之柄盡在孟子奏對之間殆未如此其能用天下乎自易位之言一入齊王之心初入則色變既定則言深想易位之言因於心衡於慮凡有念慮酬酢其敢自肆乎此齊宣所自知非語言所能形容也一言之益其大矣哉既又問異姓之卿乃曰反覆諫不聽則去既而孟子不旋踵而去夫反覆不聽在異姓則去在貴戚則將易位矣齊王之心豈不岌岌乎張良嘗得此意矣觀夫諸將偶語於沙上高祖自複道而見之以問張良良曰陛下與此屬共取天下今已爲天子所封皆所愛故人所誅皆平生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爲不足用徧封而恐以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曰爲之奈何良曰取上素所不快計群臣所共知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群臣於是高祖置酒封雍齒群臣皆喜曰雍齒且侯吾屬無患矣夫沙上偶語未必謀

反也天下已定高祖亦厭亂矣故良因事納諫以去高祖報怨之心與孟子論貴戚易位之說同矣余深觀孟子之學造化如此故得以發之

張狀元孟子傳卷第二十五

張狀元孟子傳卷第二十六

皇朝太師崇國文忠公臨安府鹽官張　九成子韶

○告子章句上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異哉告子之論仁義也夫性則仁義也居之則為仁行之則為義仁義乃性之自然非私意所能為也告子之意以謂性本無仁義乃矯揉而成仁義耳故有杞柳桮棬之說又有以人性為仁義之說猶以杞柳為桮棬之說當其設辭譬喻其大躰則若無瑕而其微處則大害名實孟子學造淵微識高宇宙止以一語盡破其邪見而仁義之路廓如也其語安在曰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桮棬是也夫性即仁義而杞柳非桮棬欲為桮棬必斬杞柳而為之審如告子之說欲為仁義亦將斬伐人性而為之乎告子其學簡略其見偏頗私立名言撓亂大道嗚呼學不可不講也久矣如告子論性之說一時譬喻似若發揚聖學為足以矜式然其微處乃害道如此則君子之於學其可語之不精擇之不詳乎易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君子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蓋謂是也孟子之學深造自得故見微知著睹始知終隘伯夷而不恭下惠狄許行而禽獸楊墨亦如於杞柳而知戕賊之失也學不如是何足以觀古今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告子之論性錯指習為性孟子之論性乃性之本體也觀其借

水論性以謂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謂性隨所之而見爲善爲惡初無分也嗚呼善惡習也安可以習爲性哉孟子以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闢之所謂天下之至論矣夫人之性即仁義禮智信也以赤子入井卜之則人性本體之善可知矣是孟子之論善非如告子與惡對立之善也直指性之正體而言耳然而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何也曰此其氣習也非性也所謂習者非一時之習乃氣稟之習也繁弱之矢力之激也必至百步而後止江湖之水風之激也必至數日而後定叔魚食我之生非性不善也其習之濟正當其激而不已耳孟子所謂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蓋指此而言耳若夫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嶷嶷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傅不勤既學也師不煩此人性之本也此孟子之所謂善也凡爲人類者皆當如此不幸而爲叔魚食我者非其性也習也正孟子所謂其勢則然也然則何以直造性善之地哉曰在於學

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孟子學入精微思極深眇所以隘伯夷不恭下惠禽獸楊墨妾婦儀秦蚓仲子而貊白圭狄許行而直夷之者皆以其精微深眇不可亂也學而未至此則必爲邪說所亂暴行所移告子之學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雷同苟簡就所見而言而不入於精微之義不極乎深眇之思至於以義爲外以言爲先不知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乃儒者之學也說者謂其出入儒墨之賣學理或然也觀其立言曰生之謂性夫有生皆有性此言未爲過也然人與草木鳥獸蟲魚等有生也而其間草木之性與鳥獸不同鳥獸之性與蟲魚不同至於同是草木而其間性亦自不同同是鳥獸同是蟲魚其好惡嗜慾之性亦自不同豈可以生之謂性一語盡該天下萬物之性哉孟子知其學不精微思不深眇必害名教必陷偏頗乃以語驚之曰生之謂性猶白之謂白與乃對之曰然果苟簡雷同無所分析至於如此又問曰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又對之曰然是告子之意以人與草木鳥獸蟲魚同一性也豈非害名教而陷偏頗歟夫白羽白雪白玉雖等是白色然比而觀之其間不同矣逈然與天地相遼惟義入精微思極深眇者乃能分大體於錙銖辨異同於毫末事事如此所以拯天下之邪說不能亂其心擧四海之暴行不能移其見告子雷同如此苟簡如此宜乎以儒學墨以義爲外以言爲先也誠如其所見以白羽白雪白玉等爲一白則其以犬之性爲牛之性以牛之性爲人之性無疑矣嗚呼此豈非害名教而陷偏頗乎使其說行則人與禽獸一等耳禽獸可擾人亦可擾矣此夷狄豺虎之見也夫豺虎不分人獸一等而食之使人人如告子之見去而莫反遂而難追則斯民將如何哉爲血爲肉同與禽獸登鼎俎而充饑味矣豈不害事乎荀卿有性惡禮僞之說此亦學不精微思不深眇雷同苟簡之病也不知其說一行其弟子李斯祖述之得志於秦以性爲惡乃行督責之政以禮爲僞乃焚六經之籍坑天下之儒荀卿亦豈謂其學遂至於此哉故罪嬴秦者當罪李斯而罪李斯者當罪荀卿罪荀卿者當罪其學不精微思不深眇遽立名言以亂天下以荀卿而觀則夫告子之說孟子豈得不窮探而極詆哉然則士大夫學問當如之何武王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其分別如此豈肯與人畜同一性哉惜乎告子不之知也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

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

告子先以墨子之學亂其中故所見顚倒殆似不可告語者此學非而博順非而澤言僞而辯行僻而堅執左道以亂政者先王皆在所殺而不以聽至於百家之說申商之學非先王之書悉禁無習者董仲舒所以發憤也告子游孟子之門爲日久矣而左道之論非聖之說略無忌憚公然信之而不疑嗚呼不知在先王之世明盛之朝入可誅可禁之數乎亦可怪也然先王所以待之如此之嚴者則以亂人心術難遽洗除也故曰生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學士大夫可不以告子爲戒乎夫食色人欲也乃指爲性與前人牛同性之說合矣今又且言仁內非外義外非內之說以叩孟子且有彼長我長彼白我白皆因於外之說直以義爲外而不疑學問乖踈識見偏頗如此良可憐也孟子恐其人馬不辨一等而長之又從而白之使人畜莫分以害名教故有無以異白馬之白長人之長以誠之且指義之極處而爲之言曰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夫彼長我長惟人爲然使草木犬馬在長者之傍彼豈知長者當尊敬乎然則彼長我長我長者果誰乎當自知仁義之所在矣乃執迷不反遂非不悛而曰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反覆無稽紊亂名實噫長楚人之長長吾之長其長之者其誰耶終日馳騖四海奔走九州認路人爲至親而其家庭之間堂寢之奧父母兄弟之親乃生平未嘗識也豈不顚沛乎孟子憫之故有秦炙吾炙之說以指其歸且耆炙者其誰耶即長人之長者是也炙有秦吾而耆之者無秦吾亦猶長有楚吾而長之者無楚吾隨

所寓而見耳使告子識耆之者則識長之者識長之者則義之在內夫復何疑柰何邪說深入淪肌膚而浹骨髓豈易掃除乎物則亦有然者耆炙之間亦有斯理也學不精微思不深眇乃於日用處失之可不爲之大哀耶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季子豈亦學墨者乎何其見識顚沛與告子同也仁義禮智信皆性中發用必欲以義爲外者其意欲以尊敬爲外事不知所以尊敬者出於誰耶公都子對曰行吾敬亦可謂善對矣季子乃有鄉人伯兄之問又有酌則誰先之問公都子有敬兄之對又有先酌鄉人之對皆名對也季子見識顚沛必欲紊亂是非以遂其私說亦可謂繆用其心矣何以知之觀其指所敬在此指所長在彼以謂義果在外亦可笑矣彼其敬之者長之者自何而來耶此理亦易明矣公都子雖學於孟子然而其學未入乎精微其思未極乎深眇一爲季子所亂便茫然不知所答孟子乃代答其說有敬叔父敬弟之問又逆知有敬叔父之對又有弟爲尸則誰敬之問又逆知有敬弟之對又有惡在其敬叔父之問又逆知其有在位之對又有庸敬斯須之敬以極其繆說季子聞此發藥之論可以盡棄鄙見廓然入吾大道中矣乃復執迷不復遂非不悛於無稽之中轉肆無稽乃有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之意以敬皆因外而生又以其說爲得策强自解曰義果在外非由內也季子死矣使其有靈吾將提耳而誨之曰敬

之者虛空耶墻壁耶抑人耶有人則有敬是敬由人生非虛空墻壁能敬叔父敬弟也不知人之所爲敬者自何而來乎長者在前尊敬之心肅然自生必謂之外可乎公都子因孟子代答之說其心了然不復疑閡乃有冬日飮湯夏日飮水之說豈亦在外之對大明敬之者在我而不在外亦可謂入吾聖賢閫奥中矣然則孟季子乃公都子之藥不因季子無稽之問何以得窮義之精微深奧處乎彼季子固吝之病何時而可瘳也哀哉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筭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孟子言性善深合孔子之論而超百家諸子之上是其所見人人皆可以爲堯舜其補於名教也大矣告子以性爲無善無不善此不識性之正體者也或以謂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以文武民好善幽厲民好暴言之此論染習非言性也或以有性善有性不善以堯爲君而有象瞽瞍爲父而有舜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此論氣習非論性也論染習論氣習與夫不識性之正體者皆非善論性者也其善論性者莫如孟子夫孟子之所論性善者乃指性之本體而言非與惡對立之善也夫性善何自而見哉於赤子入井時可以卜矣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怵惕惻隱忽然而發已墮於情矣性發爲情乃爲怵惕惻隱以情卜性可以見其爲善矣夫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人皆有之其用則爲仁義禮智此性之所固有者外物豈能鑠之哉然而至於不仁不義無禮無智者非天性也特出於不思隨墮於陷溺卒使至美之才終爲棄物吁可惜也如告子輩不知乃不能指其正體而泥以私意紊亂之可勝歎哉使告子之說行則善不善皆無與於性如或者前說行則其罪一歸於君上而不知自責如或者後說行則善不善皆歸於天而無與於人事傷名敗敎莫此爲甚惟孟子有性善之說則人皆知本有堯舜之資特出於不思耳思之如何求吾性善之本而已矣使求之不已一旦豁然則耳目口鼻皆無虛弃仁義禮智隨事發生豈不大哉故孟子有未得舍失倍蓰無筭之說欲人自盡其至美之才耳且引詩物則秉彝好德以證其性善之說夫有物必有則夫物所以引吾善也物者情也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夫秉彝性善之謂也故所好者無他懿德而已矣性善之論復何疑哉荀卿揚雄認人欲爲性故或謂惡或謂善韓愈又分爲三品皆聖門罪人也惡足以知性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今夫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浡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蕢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口之於味有同嗜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嗜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嗜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嗜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

告子上

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孟子見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深知人性善超然異於羣生深識先王所以設爲學校以輔相栽成之意深識以聖賢孝友之資而至於爲愚不肖所以有堯舜與人同之說有聖人與我同類之說有牛山之喻有不能盡其才之歎使孟子得志將取三代學校之制擇其可行於時者行之高者使由此爲聖賢下者猶不失爲孝友必矣其爲學校也如之何自禮樂射御書數而教之以至於格物知至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夫何有不肖之人乎故有富歲多善凶歲多暴之說富歲即先王之時凶歲即六國之時也又有麰麥之說其推而極於聖人與我同類之說又引龍子之說引易牙之說天下之口相似耳相似之說又充而極於口同嗜耳同聽身同美心同然之說其意止謂人皆可以爲聖人耳夫心同然則性善之說也以其性善故心所同然者理也義也何謂理何謂義理即義之本體義即理之見於用者惟性善所以悅理義悅理義所以可以爲聖人也且麰麥之無耗以地肥磽雨露人事之不齊子弟之善暴以富歲凶歲之不齊則人之爲聖賢愚不肖則以學與不學之不齊使地有高下均得雨露栽培則麰麥何爲而不豊使人之常心均得遇富歲以自適則子弟何爲而不善人之善性均得學校之教育則天下何爲而不爲聖賢孝友哉嗚呼孟子性善故見聖人與我同類荀卿性惡故至李斯而焚書坑儒行督責之政而秦遂至於亡則夫孟子之學眞得孔子之正統者歟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鄕惟心之謂與

昔伯樂見驥車之馬而歎卞和抱荊山之璞而悲泣則以千里之馬而乃屈於驥車連城之璧而乃埋於塊石故也馬玉乃乘駕操執之用耳識之者尚爲之眷眷況仁義禮智皆生於人其用固有大於玉與馬者而世無識者使淪胥陷溺爲愚不肖可不爲之大哀耶天下皆以民爲無知民爲至愚民爲蚩蚩而孟子獨見其爲天下之至寶人人具有仁義禮智之性人人可以爲士君子爲聖人上之人不知保護愛惜使仰不足以事父毋俯不足以畜妻子或使之爲盜賊或陷之於刑罰或驅之於死地以快其并兼進取之心或坑四十萬於長平或斬二十四萬於伊闕以取英雄謀策之名遂使斯民無復聞聖賢之學而朝不謀夕放意於愚不肖之地以自苟其平生孟子靜觀默察欲援之於聖賢之域而不可得徒發於嘯歌言語以遂其區區之志焉此所以有牛山之喻有日夜所息雨露所潤萌蘖之生之說又有斧斤之伐牛羊之牧之說此蓋言山之性無非美材而困於牛羊斧斤之壞不得遂其性也又有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之說有放其良心猶斧斤於木之說有日夜所息平旦之氣與人相近之說又有旦晝梏亡之說有夜氣不存其去禽獸不遠之說此蓋言人有仁義之心而時君世主不知教養之而乃有前數者之病雖其日夜之所息心開智長童冠勝於幼年四十勝於三十其平旦之氣淸明靜一亦知善之可好惡之可惡然自平旦之後接物遇事父垂老而母多病妻號寒而兒啼飢而又上有權謀以道其詭詐上有呑幷以啓其鬬爭自朝

至夕無復人理去而復來止而又作如桎梏之拘係左右先後進退前郤而不得少休息於仁義之地旦晝已過事則已矣夜氣之生無所抑遏宜得遂志於天與之仁義矣然而梏亡之甚猶江湖之浪風雖息而勢未寧繁弱之矢弓已弛而力方來夜氣微薄豈能當此旦晝梏亡之勢乎是以夢寐紛紜境色顛沛凡理不當爲而事害名教者皆安行而樂爲之其去禽獸特夢覺之間耳相去幾何哉事至於此則亦已矣嗚呼世之士不探其本心而觀其末迹乃以謂民無知民至愚民卑卑未嘗有聖賢之才豈不厚誣天下乎夫山本有美木人本有仁義之心斧斤牛羊凌踐斬伐使美木無自而生安可誣山爲無美木乎非禮非義軒輊推挽使仁義無自而生安可誣人爲無仁義乎使山有厲禁牛羊不得而入則干雲蔽日之材可以爲明堂之用矣使人有教育非禮非義不到其前則聖賢孝友可以爲國家之用矣故又有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之說又引孔子操存舍亡惟心之謂之說夫心有何物哉仁義而已矣有禮義以涵養之則所謂操也將見仁義不可勝用矣無禮義以防範之則所謂舍也將見愚不肖隨在而有矣心出入有何時哉操養之則可使至於聖賢背舍之則可使擠於愚不肖嗚呼以天下爲心者其於斯民豈可忽哉於孟子之言亦惡可不三復而味之哉

張狀元孟子傳卷第二十六

張狀元孟子傳卷第二十七

皇朝太師崇國文忠公臨安府鹽官張　九成子韶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今夫奕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此一段深憫齊宣爲沈同陳賈王驩及稷下諸子所壞也夫沈同陳賈以兵謀進王驩以寵幸進淳于髡田駢愼到以卓詭荒唐之說進惟孟子一人獨以堯舜之道啓沃齊宣耳指易牛爲王者之心齊宣悟於言下有戚戚之說不可謂無其萌也使齊宣一意孟子盡聽其所爲如陳賈沈同王驩稷下諸人一皆聽孟子之號令一則孟子二則孟子如齊桓之任管仲朝夕宴見無非正心誠意之學而因物而省因機而會者又非一事則易牛之心加於百姓刑于四海堯舜之道坦然在前直而趍之不復回顧率諸侯事周王以復文武之緒夫何難之有惟孟子進則易牛之心見孟子退而沈同陳賈王驩稷下諸子各以其私雜然並進則易牛之心或亂於兵謀或亂於寵幸或亂於卓詭荒唐之說此一暴十寒之喩孟子所以昌言而不隱也是則孟子進則齊宣之智明孟子退而沈同之徒進則昏昏不辨每見其不智也且夫學奕者尚貴乎專心致志豈有欲治天下國家不一意於聖賢而雜以衆小人之論其能治乎孟子嘗以此意有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之說殆亦爲齊王而發也嗚呼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

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此一章專主羞惡而言行羞惡之心則義不可勝用矣夫以平居而論莫重於死生以羞惡而論莫重於義士大夫當以義爲重以義爲重則以死生爲輕王衍拜石勒哥舒翰降安祿山李元平拜李希烈此皆以死爲重而畀時添入微眇之說掃除青海之莫高談闊論之資皆掃地矣顏杲卿罵安祿山顏真卿死李希烈段秀實以笏擊朱泚此皆以義爲重而彼凶威虐燄長刀大戟烈火沸湯視之如平地矣王衍以下至今爲士大夫唾罵皆羞道而喜攻之至聞杲卿諸公之名見杲卿諸公之像則端心凝慮肅容正冠再拜稽首瞻仰跂慕恨不得與之同時覿見其人焉以是而觀死生爲重乎義爲重乎此孟子所以有舍生取義之說而反覆比較以謂生亦我所欲然所欲有甚於生者其惟義乎義之可欲有甚於生吾敢爲苟得耶死亦我所惡然所惡有甚於死者其惟不義乎不義可惡有甚於死吾何敢辟患耶然羞惡之心人皆有之非獨賢者有是心也特識輕重不爲死生所亂耳何以知人皆有羞惡之心哉簞食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是性命係於此矣然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寧飢死而弗受以嘑爾之非禮吾寧餓死耳蹴爾而與之雖乞人寧餓死而不以爲意以蹴爾之非禮吾寧餓死耳是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以羞惡爲重故以死生爲輕雖行道乞人之無知亦知所輕重矣而況士大夫哉夫能辨禮義弗受於簞食而不辨禮義受之於萬鍾何也溺於死而不受今也爲宮室妻妾所識而受何於簞食時而見禮義如此之明而於萬鍾時見禮義如此之暗乎豈非失向來之本心乎此孟子所以深指羞惡之心人人具有第識之於逆而違之於順耳逆順雖不同其害禮義一也簞食嘑爾蹴爾此非禮義之見於逆意也故雖行道乞人皆能辨之萬鍾之來其名甚美此非禮義之見於順意也故雖士大夫之高明者亦墮其中蓋此無他逆意者切於心故雖行道乞人羞惡自然而見順意者亂其位故雖士大夫亦陷溺而不知焉是則遇逆意者不待於學而自明至於順意之事非學造精微者不能不惑也惟致知格物之學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則非禮義之來自順自逆如伯樂之識馬十和之識玉其駑駘下乘珉石碔砆豈能亂吾之智思乎故欲舍生取義而不爲逆順所亂而失其本心者不可不講學也此又孟子之遺意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孟子談仁義其微眇如此學者不可不辨也夫以人心爲仁則凡目之所以視耳之所以聽鼻之所以嗅舌之所以嘗四體之所以知苛癢者皆出乎心心即仁也儻遡流而上推精惟一推時惟幾以究之一旦人欲斷絕心之正體發見然後知仁果人心也然而大體已見未有功用也由此順流而下以其所以發見者坐照萬理之所在森然如通邑大都東西南北高揭明示晝畫結脚以往來乎其間或進或退或出或處無有蹊徑背馳以失其本宗者此所謂義人路也夫有仁然後有義使義不自仁中來者不爲爲我之義則爲子子之義爲火要灰子之義斯然以人欲爲之不知已悖於道矣讀孟子者當加意焉當讀之

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則知所謂義者自仁中出也夫人皆有是心心皆有是路然而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此孟子所以哀之也然欲由其路當求其心心本是仁放之於聲色放之於貨利放之於驚懼間則人欲爲主顚倒錯亂如日月本明爲雲霧暗翳所蔽則所向皆昏暗矣惟雲霾一斷瞭霧四開則本體光輝照臨天下九州寰海五嶽四瀆皆纍分星布整整乎不可亂矣故學者有志於道不憂人路之不明但憂人心之未覺學問之道所以止在求其放心而無與於求路也則以路自心中出義自仁中來故也夫世之所謂學問者止知誦書五車揮毫萬字爾不知聖賢之門不以此爲高也孟子今曉然指之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所謂無他者當加意識之不當苟簡也此蓋言所以爲學問者此心不可少動也於不動處本心見焉求其放心莫此爲徑求者誰乎於不動處求之者則不必思馳宇宙力竭歲時而人心得矣此學者當自體之非余言語所能辨也嗚呼孟子之談仁如此而世之儒者止欲以愛恕兩字爲仁豈不小乎識孟子人心之仁然後知克己復禮其言也訒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以至恭寬信敏惠與夫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之所以爲仁矣其徑如此而學者不加意焉豈不悲夫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此二章孟子言人拙於見近而工於見遠也心近於一身身近於桐梓愈近則愈忽愈遠則愈工何哉心地不明不識輕重之義也夫心比身則心爲近身比桐梓則身爲近今惡指不若人而不知惡心不若人愛桐梓而養之而不知愛身而養之其顚沛如此則以身心太近而不見也使之見心之可惡如見指之可惡見身之可愛如見桐梓之可愛何患甚身心之失路哉惟其太近而不見所以知惡指而不知惡心知愛桐梓而不知愛身也然則以何道而使之見心如見指見身如見桐梓乎曰無他道焉反所以見指與見桐梓者默觀其心之念慮身之履踐爲如何凡念慮之起履踐之初皆察其始究其終察其微察其著使念慮無所逃履踐無所失則邪妄滅迹仁義油然而生矣凡一毫之惡皆在所惡而去之一毫之善皆在所愛而護之久而念慮皆正履踐皆明心爲仁義之宗身由仁義之路而聖賢所造一皆印於念慮履踐間耳豈不偉哉孟子言知惡指而不知惡心知愛桐梓而不知愛身而未言其所以處之者當如何意欲學者自得也故余發孟子未言之意以告吾黨之士云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爲賤場師焉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疾人也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

聖王之世天下之士皆以養心爲先六國以來天下之士例以養身爲主養心者自禮樂射御書數直而上之以格物知至誠意正心脩身治國平天下可謂識所養矣養身者恣口腹之欲快聲色之奉列第康莊坐誅輜車服佩六印手握雙璧軒然以爲榮耀可謂失所養矣夫仁義禮智皆生於心而以身履踐之然後爲聖賢君子今乃以所以養心者養其身至無尺寸之膚不愛無尺寸之膚不養而不知一體之間有貴有賤有小有大以貴賤論則心爲貴而身爲賤以小大論則心爲大而身爲小養身而不知養心則爲小人爲不善養者矣養心而薄於養

身則爲大人爲善養者矣此孟子有取揚師之説又有狼疾人之説又有飲食之人之説此蓋深譏養身而不知養心者也自古聖賢如吾孔子飯蔬飲水曲肱而枕養其身者止如此耳乃曰樂亦在其中不知所謂樂者自何而來哉顔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養其身者止如此耳乃曰不改其樂不知所謂樂者自何而來哉惟其所以樂者在心而不在身此所以爲聖爲賢爲萬世標的也且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養身者肯如此乎又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養身者肯信此乎使六國之士以其陰謀權變縱橫捭闔卓詭荒唐之説以邀養身之具者移以養其心則心所念慮心所願欲心所趍鄉一皆知其所自起而辨其所自來或闔或闢或變或移使邪心妄慮不得投其隙則聖王之用皆將得之於一心之間矣惜哉其倒置而不知自反也此孟子所以爲養身養心之説以儆當世之士焉

公都子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

心體至大惟思能入之蓋心之官爲思以思爲官則心爲主矣耳之官爲聽目之官爲視心之官爲思耳目之官其職在視聽而無思在其中則視爲色所引聽爲聲所引一入聲色中則聲色爲主而視聽不見矣聲色物也以聲色爲主則是以物爲主矣以聲引聲以色引色奔馳流蕩去而莫挽往而莫來其爲小人也必矣是以善學者任思而不任視聽其視也以思視故其視明其聽也以思聽故其聽聰凡耳之所聽目之所視鼻之所嗅口之所嘗一以思爲主是故行乎聲色臭味之中而不爲聲色臭味所亂當聲色臭味之未經乎前也吾則思其所以思者其誰耶惟精惟一惟時惟幾一旦恍然霧除霍然雲消思慮皆斷而心之大體見矣然後知吾之所以爲天者在此天既在我卓然群物之上翕闔闢變化轉移無往而不爲大向來聲色臭味皆爲吾用而不能爲吾害是故以視而制禮以聽而作樂以鼻之臭者口之嘗者出而爲進賢退不肖之用亦何往而不大哉孟子直指思以示人可謂有功於聖學矣然而孟子之言非私意也乃天理也此思曰睿睿作聖所以載於九疇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此一章言士君子當識所輕重也古之君子禮樂射御書數知仁聖義忠和孝友睦婣任恤體之於心行之於身形之於家布之於鄉以謂爲士君子法當如是不謂此長書之閭師族師書之州長又書之鄉大夫又獻之於天子公卿大夫來臨不容有爵也豈士君子敢忽公卿大夫之尊爵哉蓋爲士君子當知所先後當知所輕重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所以貴我者此我之所可勉也公卿大夫此人所以貴我者吾何容心哉人固可欺而天不容有僞故公卿大夫如商鞅孫臏騶忌蘇秦張儀彼同陳賈王驩稷下諸人皆可以陰謀權變縱橫捭闔卓異荒唐之説取之豈非所謂人爵者耶然人既得以貴之亦得以賤之故以公卿大夫爲貴一旦小不合意天子奮怒收其印綬還其職事則栖栖一庶人耳豈非人可得而賤之乎惟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事在我而不在人取之愈有酌之不竭養之不盈方寸舒之可充四海日而復日新而又新充實光輝則謂之大人大而化之則謂之聖人聖不可知則謂之神人天子不能奪諸侯不能取其與公卿大夫之爵等級爲如何哉此所以謂之天爵也然而古之人脩其天爵如前三代之士知造大人聖人

神人之域而已公卿大夫之名其來其去一切任之初無心於其間也此所以謂之從之從之者任之也當孟子時人皆以賊心而脩天爵其意在要人爵而已以穿窬之心假仁義忠信之行此天之所誅者也惟其初心之不正此所以既得人爵而天爵亡矣如夏侯勝以謂士患不明經經術苟明取青紫如拾芥耳夫明經術所以窮聖賢之心以證吾心也而勝乃意在青紫豈非穿窬之心乎桓榮陳車馬於庭曰稽古之力也夫稽古亦所以窮聖賢之心以證吾心也而桓榮意在得車馬豈非穿窬之心乎且商賈之蓄金玉穀帛乘時射利以要倍稱之息人莫不鄙之豈有爲士大夫明經稽古而意在於邀取青紫金綬車馬乎是乃神敗經術懸遷古道以取倍稱之富貴也良可鄙哉此風既成道義委靡稍有行孟子天爵之說者世必共詆而力排之然而士君子當求知於心而已求知於心是求知於天也區區紛憤亦何足介意哉此又不可不辨也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此一章孟子深尊良貴而止天下奔競之心也夫以公卿大夫爲貴而求之不以道取之非其義爵則尊矣揆觀其身有大羞之不如者竟亦何爲哉天下有良貴其惟人之心乎夫耳目口鼻未足貴也其所以用耳目口鼻者乃良貴也故孟子以謂人人有貴於己者所以指用耳目口鼻也用耳目口鼻其誰哉心而已矣誠使以思而入之惟精惟一惟時惟幾一旦豁然念慮皆斷心之本體見矣居之則爲仁由之則爲義聞于衆聽則謂之令聞譽于衆口則謂之廣譽天下之貴其有過於此乎夫公卿大夫之貴上得以予之亦得以奪之天下之良貴與生俱生誰得而予奪之乎是故取之而愈有也叩之而不竭也雖衣褐

褸儼然有山龍之尊雖操耒耜肅然有圭璧之重飯糗茹草初不異於膏粱篳門圭竇初不間於廊廟雖眇然匹夫之賤而顛然有王公大人之嚴人之有貴於己者其以是乎孟子又引既醉之詩爲證又有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不願人之文繡之說豈專大以眩世俗哉天下之良貴其法如是耳是故舜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四門穆穆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何以使人如此哉則以良貴所及無往而不爲貴也天下樂事乃有如此之大者舉在於我士君子何惜不一經營耶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前一章指齊宣王而言後一章指爲仁者之法不可不細致也

齊宣王易牛之心猶一杯之水也其闢土地朝秦楚莅中國撫四夷之欲猶一車薪之火也推易牛之心以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以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則仁術遠大進取之心自然消亡矣孟子一指之下端坐不行不知見於運用施於四海而謂仁不能勝不仁區區易牛之心亦將淪胥矣可勝哀哉爲齊宣計既悟易牛之心於言下以此致知格物誠意正心脩身治國平天下凡飲食寢處出入起居顛沛造次無不以易牛之心運用之使心與機會機與心通日復一日新而又新放諸四海而準塞乎天地之間其斂而藏之也不見其盈其廓而充之也不見其闕如此則仁之機用熟矣齊宣獨有易牛之心而不能習熟往來使於日用間無非此道是猶有五穀美種而無雨露之潤耕耨之功使成功廢於半塗反不若荑稗之充飢也既得仁之美種當如農夫實方實苞是穮是蓘薅荼蓼去螟螣鋤稂莠灌以滋澤沃以壹膏使根深

苗而秀脉潤而體堅則千倉萬箱可以為一家慶矣齊王儻能
保此端緒栽此驕盈薙利欲之荼蓼去邪說之螟蛑除左右之
稂莠日灌禮義之滋澤日沃師友之土膏使易牛之心見於面
盎於背施於四體溢于中國施及蠻貊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
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則仁之道大熟而其
利充塞天下矣嗚呼乃知克己復禮之外又有熟之說也此於
穆不已所以為文王坐以待旦所以為周公終夜不寢所以為
孔子未見其止所以為顏子也學豈有止法哉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大匠誨人必以
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學有要處學而不知其要雖終日孜孜終年矻矻至老且死徑
亦何所得哉夫射之要在彀百工之要在規矩志在於彀則有
中微及遠之功審規矩之宜則天下之方圓皆自此而出矣然
則學者之彀與夫規矩之宜其何在乎亦曰心而已矣夫天下
萬事皆自心中來使自禮樂射御書數以養此心然後致知格
物誠意以正此心此心既正則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可
矣是心者射之彀而百工之規矩也論其大體則天地陰陽皆
自此範圍而變理論其大用則造化之功幽眇之巧皆自此而
運動學而不求其心雖誦書五車揮毫萬字賦逼凌雲才高吐
鳳於聖賢之道天下國家之用何所濟乎顏子於孔門三千人
中獨稱為好學達不如賜果不如由藝不如求不知求所謂學
者果如何哉深攷其原特不遷怒不貳過專意積精於正心之
學耳一旦發為邦之問夫子乃以三代禮樂告之是待以王
佐之才也嗚呼士大夫不學則已學舍正心其何自入乎孟子
反覆借喻以羿之教大匠之誨彀與規矩之說意亦深矣故余
斷以正心之說發孟子之遺意

張狀元孟子傳卷第二十七

張狀元孟子傳卷第二十八

皇朝太師崇國文忠公臨安府鹽官張　九成子韶

○告子章句下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色與禮孰重曰禮重曰
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得妻不親
迎則不得妻必親迎乎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
曰於荅是也何有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與禮之
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
重往應之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紾
之乎踰東家墻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
此一章所問甚鄙而對有禮之輕者奚翅食重色重之說以行
道之人弗受乞人不屑之義攷之疑非孟子所對問端鄙甚無
足解者姑置之勿論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交聞文王十尺湯九
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曰奚有於是亦為之
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
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
不勝為患哉弗為耳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
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
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
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
於門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曹交軀幹雄偉而當一世學權謀詭詐縱橫捭闔卓犖荒唐之
時乃獨超然以堯舜為問亦可謂豪傑之士矣然其間有食粟
之說自傷其無能也孟子乃以匹雛百鈞烏獲為與不為之說
以大之且徑指以堯舜之道幾無餘蘊說者謂曹交君弟也理
或然矣何以知之孟子告以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而獨指弟

而言不及於孝豈非就曾交日用處徑指之哉夫徐行後長者時此心雍容優裕即堯舜之道也疾行先長者時此心凌忽凶傲即桀之道也堯之服雍容優裕之服也堯之言雍容優裕之言也堯之行雍容優裕之行也服堯之服以雍容優裕被於身誦堯之言以雍容優裕養其氣行堯之行以雍容優裕接於事則吾自頂至踵其體皆堯矣孟子語之以此豈非交資質之美與儀容相副乎交一聞此言便欲假館以安孟子而願受業於門不知有何所見遽慕戀如此哉則知曹交當時所得有精神之造言意之表一迎而自解有非言語所能形容也孟子知其得於言下故指之以此道今若大路然豈難知哉病在不求耳子今既得路矣歸而求之豈不有餘師師即吾心也取之愈有挹之不竭予何假於人也此又孟子欲其自得之也夫士大夫之學莫若親近聖賢其所得蓋有非書策所能寫者如曾子一唯子張書紳齊宣王戚戚滕文公不忘曾交遽欲受業皆一時解會有不能自已者故善言者曰聞習禮度不若式瞻儀刑諷味遺言不若親承音旨蓋謂此也然而聖賢之不世出也久矣吾將如之何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玩語言之味而眇眇乎聖賢之淵源如孔子學琴因音聲而見文王之形容者斯亦聖賢之遺法也余又表而出之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己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觀六經者當先格物之學格物則能窮天下之理天下之理窮則知至意誠心正身脩家齊國治天下平矣而況觀六經乎蓋六經之言皆聖賢之心也吾自格物先得聖賢之心則六經皆吾心中物耳如是以論六經則可否與奪抑揚高下迥出常情之外超然照見千古聖賢之心惟孟子之學如此所以論詩與當時士大夫絕不相同而合千古聖賢之意且高子當時號為明詩者也然而以私見論詩而不知以天理明詩以私見論詩故以小弁為小人之詩其意以此詩有何辜于天我罪伊何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君子信讒如或醻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之語以謂其有怨親之言也孟子以天理觀詩見夫孺子之不見父母也則悲棲哽咽哭泣號咷無物可以解其心者既見父母則且愠且笑以此觀之怨乎慕乎曰慕也慕不深則怨不極大舜號泣于旻天小弁不見悅於親其酸辛悲苦蓋所以慕親也故孟子有越人其兄關弓之諭且斷小弁之怨為親其親之說非孟子深明天理何以知小弁之心如此哉則夫格物之學其六經之原也公孫丑猶以私意誦詩且問凱風何以不怨凱風特無以慰父母耳非若小弁得罪于親也親可輕易怨乎親之過小遽有何辜于天之語是忿厲之氣不孝之子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待之如路人亦不孝之子也推深知格物之學明天理之歸則或怨或不怨皆知心之所由歸矣孟子不信雲漢之詩無取武成之策獨信其所得之學而可否詩書之言其見識超邁豈常情所可跂及也固哉高叟何足以議此乎余因孟子論詩乃推格物之學以為觀六經者之訓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

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以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間矣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與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爲其不成享也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大道之行聖賢出處天下信之而不疑如伊尹五就湯五就桀自後世觀之畎畝之夫驟加進用豈不爲往來反覆刺探窺伺之士乎然湯安之天下安之雖桀亦安之而無少疑者則以大道素明也世衰道微人各以私智自畫不復尊信聖賢以閭閻下俚駔儈牙校之見上疑聖賢嗚呼吾道之難行亦已久矣夫聖賢一出一處一默一語一見一否皆循天理之自然豈私情而可測哉而屋廬子遊聖賢之門乃陰伺默窺以小人之見逆度孟子自喜曰連得間矣此誠何心哉夫聖賢所爲一一當道使天下後世皆爲矜式乃可喜也今以孟子之任見季子爲其守一國之權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此何等猥下之見就使孟子如屋廬子之說屋廬子當傷之可也何喜之有是弊人爲不善也遊聖賢之門而操心如此良可傷哉而不知聖賢之見與不見皆自有說昔淳于髡見梁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客以語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先生之來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淳于一無稽之士猶能承意觀色如此況孟

子學造精微思入淵眇其於人之神情豈不能探賾索隱鉤深致遠哉故有儀不及物之說然則其見與不見季任儲子之事心積慮蓋孟子自知之屋廬子不知何所見而悅也且遽有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之說此又以私意度之也孟子之意豈謂是哉余不敢盡發留以待君子闡揚之庶幾知聖賢不可以私智臆度也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緜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

聖賢視天理以爲去就豈常情所可測哉淳于髡不量力不度德以人欲而窺天理以凡俗而議聖賢多見其不知量也夫聖賢所趨各自有路論其所歸皆循天理而已如伯夷之清伊尹之任下惠之和雖所趨不同要皆歸於天理而已仁者天理也安可是伯夷而非伊尹下惠亦安可是下惠伊尹而非伯夷哉孔子於天理中又造化在其間故可以仕可以止可以久可以速盡兼三聖之所造而時措之則又非世俗之所知矣孟子學孔子者也其去其就又出乎三聖之外三聖去就尚皆歸於仁況孟子去齊豈非仁者當如是乎髡徒事唇吻囁嚅呫呫妄以先名實後名實之說欲置孟子於不仁之地豈有聖賢所爲反

爲淳于髡輕重乎孟子有何必同之論語已塞矣不自知其不
學乃引公儀休泄柳子思爲問以爲賢無益人之國意蓋譏詆
孟子欲以取勝也無稽庸鄙至此何足與語乎聖賢道德量
廣大宏闊有誘人之心無絕人之意故以百里奚爲對庶幾知
賢者功用雖小尚足以扶持顛躋保護社稷安可謂之無益也
髡亦可以已矣其心爲理所奪倉皇迫急不復以義理爲問乃
大肆無稽援引非類以謂世無賢者良可笑也夫賢者德之可
久上配乎乾業之可大下配乎坤乃引謳歌雜流婦女恩怨如
王豹緜駒華周杞梁之妻以謂孟子不如此輩之有功是何等
鄙論也夫仁人者誼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管仲九
合諸侯一正天下而曾西之所羞比則是功利之不足道而道
德之可尊也審如髡所言曹操司馬懿豈曰無功自今觀之果
何如人哉此曾西所以不敢遽比子路而仲尼之門五尺之童
羞談霸道也髡不以道觀孟子而以功論聖賢是何凡俗鄙猥

之流哉孟子引孔子之去魯以燔肉微罪而行其心不欲置魯
於大過之地尚使賢者之肯來其國與夫交絕無惡聲黜妻可
再嫁之義同其忠厚仁慈幾與天地等聖賢存心如此豈衆人
所能知哉此余所以謂淳于髡以人欲而窺天理以凡俗而議
聖賢多見其不知量也嗚呼聖賢所爲皆自有道而世俗小人
不自知其不學動加詆訾呼吸同類唱和成風使聖賢不得少
施其所蘊哀哉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
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
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
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
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
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
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

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
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
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
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
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長君之惡其罪小
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
侯之罪人也

孟子學造精微思入淵眇靜觀古今之變如仰觀十二次二十
八舍之在天俯察五嶽四瀆滄溟之在地得以品題名目之如
析木大火角亢氐房華嵩泰衡江河淮濟一經討論千古是之
不可少變其益矣哉如曰五霸爲三王罪人今之諸侯爲五霸
罪人今之大夫爲今之諸侯之罪人閱實姦欺科別區分摘其
罪而立其目因其目而條其心不知自何處見其然何處得其
要余以是知學造精微而思入微眇也其罪之著不煩訓解一

讀可知獨逢君之惡其罪大不可不辨也以此知孟子不深罪
當時之諸侯而罪商鞅孫臏騶忌蘇秦張儀況同陳賈王驩
及稷下諸子也如伐燕之謀王未有此心而沈同發之既齊王
甚慙而陳賈解之則以惡逢迎人君之欲於此可見前後左右
皆此輩流所以使孟子有一暴十寒之喻有衆楚人咻之之喻
是則諸侯所以爲五霸罪人五霸所以爲三王罪人端本清源
當棠當時大夫之罪爲渠魁可也此蓋春秋之法也余大因以
發之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
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慎子勃然不悅曰
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
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
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
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

有王者作則曾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況於殺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強戰是輔桀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孟子以帝王之道觀戰國時其風俗所尚議論所及無一合於道而善於民者苟可以致其意莫不罄盡底蘊而告之其用心亦已切矣夫魯欲使慎子爲將軍孟子預憂其闢土地充府庫約與國戰必克以殺人爲功業首喻以不教民以禮樂而用之以征戰者其名曰殃民殃民者堯舜所不赦也正使大國如舜王一戰勝之遂有齊南陽之地以先王之法論之亦所不可況未必勝乎勝與不勝使兩國之民肝腦塗地骨肉離散父哭其子子哭其父兄哭其弟弟哭其兄以至妻哭其夫其亦何忍乎慎滑釐之意本在征戰闘孟子之言遂有滑釐不識之語嗚呼其氣象傲很如此此豈可與之言乎自常人之情觀之智者則默而不容恃無氣者則辭氣怫鬱與之較勝負矣孟子乃意態閑暇神情雍容遂有吾明告子之言有天子地方千里諸侯地方百里周公太公封魯封齊地極有餘而止於百里之說夫先王之制皆自天理中造化多之則起侈大之心小之則有狹隘之剌隨功高下而建置之豈可少變乎魯今方百里者五是大違先王之制使明王復興魯當在所損今又欲益之乎雖不動一戈不頓一甲徒手而取之猶犯先王之禁而仁者不爲況於殺人而求之乎君子之事君務以堯舜之道引其君於仁厚之地所謂堯舜之道者即所謂植桑種田育雞豚畜狗彘謹庠序脩孝弟使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不負戴於道路不轉死於溝壑是也以此道引君而游乎仁厚之地豈非士君子所

當爲乎觀孟子之言略無忿怫之心其道德量超越常情甚矣孟子因慎子文處發當時事君之徒而世俗所謂良臣者闢土地充府庫如商鞅之徒約與國戰必克如蘇秦之徒而以古先哲王之時論之皆謂之民賊耳君不知鄉堯舜之道不知志堯舜之仁而求富之求爲之強戰是率民脂膏以富桀殺人父子以輔桀此何等風俗哉孟子靜觀儀不大有變更以移易當時邪僻之見由當時之所謂道不變當時之風俗雖得當時之天下正如赴水蹈火不可一朝居也然則孟子之意將何在乎將行堯舜之道如植桑種田等事且變天下風俗使之父子相保兄弟相扶室家相好鄉閭族黨親戚朋友相往來酒醴牛羊雞豚狗彘相宴樂而已矣若夫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如當時之所謂良臣者雖得天下不爲也聖賢之心蓋可見矣

張狀元孟子傳卷第二十八

張狀元孟子傳卷第二十九

皇朝太師崇國文忠公臨安府鹽官張　九成子韶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況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讀此一章乃見先王制作皆因天理之自然而為之如井田之法學校之制什一之征窮天地亙古今不可改也增之一毫則民病損之一毫則國病且夫伏羲畫八卦止於乾坎艮震巽離坤兌而已至文王方演之為六十四卦當黃帝堯舜時止用八卦而已而孔子繫易曰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蓋取諸隨以至取諸豫取諸小過取諸大壯取諸大過何也蓋十三卦雖未演而其象數已兆於冥冥之中矣有待而發見也以是而觀天理自然如此則先王什一之制是猶十三卦之定數也使學不到聖人則已學造聖人必井田必學校必行什一之法以至凡聖人車輿服御鐏罍俎豆必一一行之雖時有不同其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之理酌當今之所可行而通變之以合古今聖賢之心蓋凡聖王法度皆自其心中造化一得聖王之心則其法度必自合於聖王其法當如是也如所謂行夏之時乘商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蓋聖人之心既見則其觀時會通隨時通變為此一王之法亦猶十三卦之象數也其可變哉白圭何人乃欲以私智變先王什一之法而為二十取一之制論其心雖欲寬民論其法乃出私智一出私智則入夷狄中矣嗚呼私智之害人也如此孟子慮其不解也故屏為剖析使知先王之心不可以輕易窺也故有萬室之國一人陶之間有夷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之說又有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說又有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之說此蓋言夷貉特禽獸然耳法度苟簡二十而一何為而不可中國人倫所出君子所居天下倚人倫君子以治者也紀綱肅然法度粲然猶天之有星辰地之有河嶽聖賢君子接踵而生仁慈溫厚雍熙輯睦風雅雍容什一之法所以為國之計也而區區奮私智效夷貉以干譽於民而廢養君子之法豈所謂知道者乎故又有輕堯舜之道者為大貉小貉重堯舜之道者為大桀小桀之說夫堯舜之道疑若難明矣而止在什一中可見則夫上下安帖君民尊泰不至有餘以害民亦無不足以防公者此正堯舜之道也以此求之則思過半矣孟子指易牛為王者之心指好色好貨好勇與百姓同之為公劉太王文武之心今又指什一為堯舜之道其為學者計亦切矣士大夫有志斯道者其於孟子安可忽乎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余觀白圭傳見其有人棄我取人取我棄之說哉其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想其為人不知天理之自然而以私智角勝貿揣摩模寫自以謂高一世如欲二十取一又自謂治水愈於禹是也而不知其與天為二與道背馳人中之蠹而道中之賊也夫禹順水之性以治之故導江導河導渭導洛皆注之於海則以海者水之道路也白圭逆水之性而治之苟一國之安而決之於鄰國之壑使水逆行而失其性其罪已不可勝誅而以此心為禹可乎夫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

也仁人之所惡而白圭以爲長以此而觀則凡圭殖財崇利無非逆天理而得之類皆如治水之法而已使堯舜在上當服羽山之誅乃敢對孟子前自謂過於禹則知當時風俗矣自尊大也久矣昔韓非立說於天下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藜藿之羹飯土簋啜土鉶雖監門之養不觳於此矣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決渟水致之海而股無胈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葬于會稽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也此不肖之人所勉也嗚呼欲觀天下之興亡先觀風俗之厚薄事至於非毀聖人則天下將亡矣故韓非非堯非禹秦所以敢燒詩書殺學士而天下亡矣韓非之風已見於孟子之時夫陳賈以周公爲非聖萬章以舜爲僞喜伊尹割烹孔子主癰疽白圭自謂過於禹陳臻之非孟子屋廬子之間孟子季孫異孟子子叔疑孟子事至於敢非聖賢此所以積至於韓非之昌言而秦之燒詩書也西晉王衍笑文王之小心誠山甫之匪懈故有骨肉相賊五胡亂華而中州陸沈之變余觀白圭之言竊深悲世之將亡也故余以謂事至非毀聖賢天下將亡者此也五刑之屬三千而非聖在所不赦其慮深遠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古注曰亮信也不曰信而曰亮者亮有明意以爲此信自明處而得之也惟學而至於亮則灼見先王之道灼知邪說之非如孟子羞比管晏羞爲儀秦蚓陳仲而狄許行貉白圭而死成括斷舜之怨爲慕指舜之喜爲誠辨伊尹非割烹辨孔子不主癰疽以至不信血流漂杵之書不信周無遺民之詩非其智中高明自信不動安能確然自執其言判斷於天下而無疑哉儀爲不然見商鞅必喜刻薄之說見孫臏必喜兵革之說見鄒忌必喜傾邪之說見陳賈必喜僞伐之說見儀秦則心隨而爲縱橫見稷下則心隨而爲荒唐說中無所守飛如斷蓬泛如漂梗隨風高下遂水南北又烏能正人心息邪說拒詖行放淫辭其作用與孔子春秋周公兼夷狄驅猛獸大禹決汝漢排淮泗同一幾用哉然則見亮之一門自何而入吾嘗學於師矣曰自格物而入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然則奚爲喜而不寐曰其爲人也好善好善足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嗚呼聖賢憂天下之心何其深也夫樂正子爲政於魯何與孟子事孟子乃爲之喜而不寐余是以知聖賢憂天下之深也常人之情權欲在己不欲在人故舜宅百揆則四凶不平黃霸增秩則王溫舒譏笑惟聖賢之心見天下之善如己之善見人之得志如己之得志深玩喜而不寐之心則聖賢所在蓋可得於千載之後也學者於此一語不可忽也然孟子所以喜而不寐者又有說也夫樂正子強不足以決事知慮不足以謀事聞識不足以知事孟子所以喜之者以其有好善之心也且好善之心言之則小體之則大秦穆公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猗其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其樂正子之謂也夫斷斷無他技即所謂強不足以決事智慮不足以謀事聞識不足以知事者也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即所謂好善也且其心休休其如有容想見如房玄齡黃叔度

告子下

之爲人矣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彦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
其口出是視人之才爲已之才視天下之德爲已之德天下之
有才者在職即如已之在職也天下之有德者在位即如已之
在位也保子孫黎民復何疑乎是故英衛善兵王魏善諫而房
元齡獨無所長郭林宗銓品人物李元禮楷式後進而黃叔度
獨無所長而世之論者以元齡持衆美効之君以叔度汪汪如
萬頃陂樂正子爲人如此使之相一國則一國之君子皆得効
其所長使之相天下則天下之君子皆得効其所長夫天下之
君子皆効其所長則天下雖大運之掌握蓋有餘裕矣彼於天
下豈不信乎夫使天下之君子皆効其所長則四海之士皆輕
千里而來告之以善此自然之理也若夫不好善之人豈顧聞
之哉人君如魏文帝謂漢文帝勝賈誼宋明帝至使鮑昭爲累
句詩羊欣爲摳筆書隋煬帝殺薛道衡曰復能道空梁落燕泥
殺王冑曰庭草無人隨意緑復能道此語耶人臣如李林甫知

明皇喜盧絢則責盧絢排嚴挺之則責嚴挺之使天下士君子
無立足之地秦穆公所謂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彦聖而
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者是也人君事
於此不類姑特置之夫李林甫惟不好見天下之有才德者則
當時在庭之士類皆得乎仙客輩兩窮韶而使相與爲惡天寶
之亂一開其端河北自此非國家所有連綿不已徑以亡唐以
一李林甫不好善而禍亂足以亡國嗚呼宜乎孟子聞好善者
爲政至於喜而不寐也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
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雖
未能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其下朝
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
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
已矣

古之人自能言學唯充而至於四十而仕有何法哉道合則服
從不合則去而已顏子與夫子同心亦有何法哉用之則行舍
之則藏而已古人言此法孔顏行此法豈不明白簡易乎然而
孟子乃立爲三說何也以是知孟子源流自曾子忠恕而來身
當時如商鞅三說孝公儀秦縱橫于大國意在揖相位畧貴大
印快平生報私怨街流俗而已豈知進退去就之義哉天下之
士波蕩從之嘩嘩咕咕功業止在唇吻道術止在趨僧顧父詔
其子兄詔其弟鄉閭之所指望朋友親戚之所承磨亦止在於
富貴而已豈聞其他哉孟子將一以古人之學孔顏之道責天
下則天下不勝其責矣故立爲三說以開爲善之路挽而前之
使至古人之學孔顏之道而後已其用心豈不忠恕乎故上焉
者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此古人之學所謂
道合則服從孔顏之道所謂用之則行者也禮貌未衰言弗行
也則去之此古人之學所謂不合則去孔顏所謂舍之則藏也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
此孟子開忠恕之門以收失幾之士也其下朝不食夕不食至
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此孟子又開忠恕之路以收失節
之士也夫士大夫所學在道道不合則去舍之則藏今不由此
道而徒慕其區區之禮貌朝夕之哺啜當去而不去此亦可恥
矣孟子立爲此三說使大無恥者知聖人之道有可入之路而
進於周之之說已至於周之之說者勉而進於禮貌衰之說已
至於禮貌衰之說者勉而進於禮貌未衰之說以合古人之學
孔顏之道而後已然則至古人之學孔顏之道其上又有事乎
曰有曰其事如何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
以速則速金聲玉振其發不一者是也其上又有事乎曰有曰
如之何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純亦不
已蓋曰文王所以爲文王也此孔子所以不厭不倦顏子之所
以未見其止也學豈有止法乎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起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常人以天委天而聖人以人卜天余觀孟子以人恒過然後能改與夫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亡逆三隅知苦其心志勞其筋骨以至曾益其所不能乃天之將降大任是常人付天於不可柰何而聖賢止以人事爲天命而已其深矣哉然則有志君子其遇艱難逆意艱苦險阻皆安意定志以甘之此乃天之降大任也夫堯將授舜以天下乃以九男事之而嚚訟如丹朱者在其間又以二女女焉以天子女而下嫁於畎畝之夫又與頑父嚚母傲弟交相從事於閨門之內遊處之間亦可謂難處矣乃又以匹夫之遠使慎徽五典納于百揆賓于四門納于大麓天下難事使歷試之蓋不如是不足以合天意也豈特大舜傅說膠鬲管夷吾孫叔敖百里奚爲然哉天將付高祖以天下必使之敗於彭城敗於滎陽敗於成皋收兵而前衰劉而戰然後付以三代之天下天將付光武以天下必使之迫於王郎危於燕薊渡滹沱河麥飯蕪蔞亭豆粥然後付以高祖之天下然則觀天之意豈固欲憔悴辛苦怵迫困窮然後付之以大任哉蓋惟知艱難者然後知人之勤勞其寒餒者然後知人之飢寒惟處窮危者然後知人之困苦高宗舊勞于外所以爲商家中興之主宣帝嘗在民間然後爲漢室中興之主此魯哀生深宮所以有未嘗知憂之言晉惠少爲太子所以有不食肉糜之問孟子觀天意乃至於此嗚呼世間禍患夫何足以動之哉蓋孟子深得格物之學即一身以觀見恒有過者方知其不善而改之困於心衡於慮者怵迫無聊然後發用作爲徵於色發於聲者羞惡無地然後心術形焉又即一國以觀見入無法家拂士出無外患敵國放恣不收使而宗社絕滅矣以一身而觀而知怵迫羞惡之有益以一國而觀而知恣心快意之必亡而超然知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者乃天之成就推挽將降以大任也既又斷之曰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一章之意此兩語盡之矣嗚呼人君如文宗者一遇甘露之變涕泣下霑襟不復以天下爲事人臣如賈誼者一竄長沙遂賦鵩弔湘終於悲哀而至於死此皆所志狹小不識天意所在孟子之言其大後世論隘之士也深矣學者當細觀之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此一章盡之於天降大任之後是孟子躰天以教誨也夫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孔子之接孺悲所以憤之使啓悱之使發者也孟子不屑之教誨所以困之衡之使作徵之發之使喻者也猶天之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而降之以大任也夫人心何所不有仁義禮智皆其固有之物也然此四端生於憂患之中而死於安樂之際故深宮之中多不惠而孤臣孽子多明道至於有疢疾者有德慧術智焉夫何故困不深者思不發憂不極者智不明如荀顗太平不過數語而奏讀遭難如變之君子其言何其深切也孟子時用此術以教人蓋將以成就之也昔郭林宗呵罵擲杯以待魏昭華佗激怒嘔血以治郡守卒之魏昭爲善士郡守獲安康此孟子之遺意也夫孟子之意得於夫子而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乃見天之運用爲學入精微思極深眇如此此所以在聖賢之列

張狀元孟子傳卷第二十九

聖宋皇祐新樂圖記三卷

（宋）阮逸　胡瑗撰

明萬曆三十九年趙琦美家鈔本

皇祐新樂圖記三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宋阮逸胡瑗奉勅撰。仁宗景祐三年二月、以李照樂穿鑿、特詔校定鍾律、依周禮及歷代史志立議範金、至皇祐五年、樂成奏上、此其圖記也。舊本從明文淵閣錄出、後有宋陳振孫嘉定己亥跋、云借虎邱寺本錄、蓋當時所賜、藏之名山者。又有元天歷二年吳壽民跋、明萬歷三十九年趙開美跋、敘是書源委頗詳。考初置局時、逸瑗與房庶等皆驛召預議、詔命諸家各作鍾律以獻、而持論互異、司馬光主逸瑗之說、范鎭主房庶之說、往反爭議、卒不能以相一。其往返書牘、具光傳家集中、而鎭所作東齋記事、亦略存其概、大抵逸瑗以爲黃鍾之管積八百一十分、容一千二百黍、又以九章圜田算法計之、黃鍾管每長一分、積九分、容十三黍三分黍之一、空徑三分四釐六毫、圍十分三釐八毫、圍徑用徑三圍九古率、而改圍九分爲九方分、別遷就之術也。司馬光曰、古律已亡、非黍無以見度、非度無以見律、律不生於度與黍、將何從生、非謂太古以來律必生於度也、特以近世古律不存、故返從度法求之耳。其論最明。范鎭譏其以度起律、誠爲過當。然鎭以秬黍律尺龠鬴斛算數權衡鍾磬十者、必相合而不相戾、然後爲得。亦不爲無見也、以律起度、與以度起律、源流本無異同。而二家算術不精、逸瑗等得之於橫黍、而失之於圍徑。又以大黍累尺、小黍實管、自相乖反、房庶以千二百黍實之管中、隨其長短斷之、以爲九寸之管、取三分以度空徑、則空徑不生於黍、而別有一物爲度以起分、竟不必實黍於管。亦未見其爲通論也。是書上卷具載律呂黍尺四量權衡之法、皆以橫黍起度、故樂聲失之於高。中下二卷攷定鍾磬晉鼓及三牲鼎鸞刀制度、則精核可取云。

聖宋皇祐新樂圖記卷上　律度量衡圖

朝奉郎前尚書屯田員外郎輕車都尉賜緋魚袋臣阮逸
承奉郎守大理寺丞充國子監直講同詳議脩制大樂臣胡瑗奉
聖旨撰

惣叙詔旨篇第一
皇祐律呂圖第二
皇祐黍尺圖第三
皇祐四量圖第四
皇祐權衡圖第五

惣叙詔旨篇第一

皇上睿敏聰明自天所禀精志典學而
大曉雅音景祐中
親製樂章乾安等十曲播於樂府用於
郊廟皇祐二年秋九月大饗
明堂復製樂章成安等十有四曲先
詔太常調習鍾律奏
御曰
上謂侍臣曰鎛鍾特磬未協音律宜改
制之尋
敕太常禮樂官及脩制官臣保信臣逸臣昭序
及驛召致仕官臣瑗同依詳經典歷代制
度用上黨秬黍制成律呂度量等法物
臣等虔奉
聖語同詳議脩制官二十餘
員論議二年議定然後聞
奏聞奏然後脩制以成
聖朝一代之樂制兼詳考太
常寺舊鎛鍾不合古制者凡
有七舊特磬不合古制者凡
有三謹具于左

舊鎛鍾形制不合古法

周禮疏云古者應律之鍾狀如鈴而不圜今太常寺鎛鍾狀圜而不如鈴

一謂舊鑄鍾無鉦 周禮鍾體有于鼓鉦舞凡四今太常寺鑄鍾無鉦不合古法

二謂舊鑄鍾隧不在鼓間 周禮鳧氏云于上之攠謂之隧注云隧在鼓中窒而生光有以夫隧今太常寺鑄鍾隧在鼓外編鍾復無其隧

三謂舊鑄鍾柄無甬衡 周禮鳧氏云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注云甬衡二者鍾柄也今太常寺鑄鍾柄如栞館無甬衡之制

具圖上

三

五謂舊鑄鍾縣柄無旋蟲 周禮云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注云旋屬鍾柄所以縣之之謂之旋蟲者旋以蟲為飾後漢時鍾旋有蹲熊盤龍辟邪賈公彥疏云漢法鍾旋之上以銅篆作蹲熊及盤龍辟邪今太常寺鍾柄但如栞館側而縣之並無旋蟲

六謂舊鑄鍾口不合古法 周禮鍾長十六者口徑十今太常寺鑄鍾口或長或短並不合古法

七謂舊鑄鍾聲不正全失臣民之叙 夫鍾聲清濁各有臣民之叙今太常寺鑄鍾自黃鍾已上是正聲其應鍾無射南呂三鍾却是倍聲形制大於黃鍾大呂等鍾不唯失臣民之叙且殊不協音律所以

聖人詔有司詳議儀制以改正前代之失

一謂舊特磬無倨句之法 按周禮磬氏為磬倨句一矩有半注云必先度一矩為句一矩為股而求其弦則磬之倨句也今太常寺舊特磬並不依周禮倨句之法

二謂舊特磬無博一股二鼓三之制 周禮磬氏云其博為一股為二鼓為三今太常寺舊特磬並無長短尺寸之法

具圖上

四

三謂舊特磬太厚多無聲韻其聲高下亦不相倫類 集周禮云其聲清揚而遠聞則於磬宜今太常寺舊特磬太厚而無聲韻非所謂清揚而遠聞也

三年五月十九日垂拱殿

進呈

上可其奏仍俾鑄造鏄鍾特磬遂檢會

皇祐二年閏十一月五日

詔敕節文彥博等朕聞古者作樂本以
薦上帝配祖考三五之盛不相沿襲然
必太平始克明備周武受命至成王周
公始大合樂以和邦國漢初亦襲舊制
武帝時始定太一后土樂詩光武中興
至明帝始改大豫之名損益前後以制
樂節唐高祖造邦至太宗時孝孫文收
始定鍾律明皇方成唐樂是經啓善述
禮樂重事須三四世聲文乃定國初亦
循用王朴竇儼所定周樂
太祖患其聲高令和峴減下一律
眞宗始出聖意大祠用樂隨月用律屢
加案覈然念樂經久墜學者罕專歷古
研覃亦未完緒如其制作益須切當委
中書門下集兩制及太常禮樂官將天
地五方神州日月宗廟社稷祭享所用

登歌宮縣當更定奪聲律是非按古今
調諧中和揚較議論允適經久可用垂
信不朽使
祖宗功德發揚無窮神祇感格善氣來
應茍獲至當何憚改爲尚賴洽聞共圖
盛節故茲詔示想宜知悉至皇祐四年
十二月二十一日詳議大樂局同脩制
局等官具新鑄鍾特磬進呈
上御紫宸殿觀其制度曰精矣聽其聲
音曰和矣遂降付中書復命樞密使若訥
參知政事適總其事至皇祐五年六月
准監總大樂局奏令阮逸胡瑗於脩制
局同定模鑄造鍾磬等兩宮架遂按周
禮及歷代史志立議範金比及樂成考
其聲音下太常舊樂一律衆音之器盡
合鍾磬其聲諧和

皇祐律呂圖第二

臣謹按 太師職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 注云黃鍾長九寸其實一龠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大呂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太蔟長八寸夾鍾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姑洗長七寸九分寸之一仲呂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蕤賓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林鍾長六寸夷則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無射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應鍾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 律書云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禀於六律六律為萬事根本焉律數九九八十一以為宮三分去一五十四以為徵三分益一七十二以為商三分去一四十八以為羽三分益一六十四以為角術曰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

其圖上

七

律歷志云黃鍾為天統律長九寸林鍾為地統律長六寸太蔟為人統律長八寸始動於子三之於丑得三又參之於寅得九又參之於卯得二十七又參之於辰得八十一又參之於巳得二百四十三又參之於午得七百二十九又參之於未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又參之於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又參之於酉得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又參之於戌得五萬九千四十九又參之於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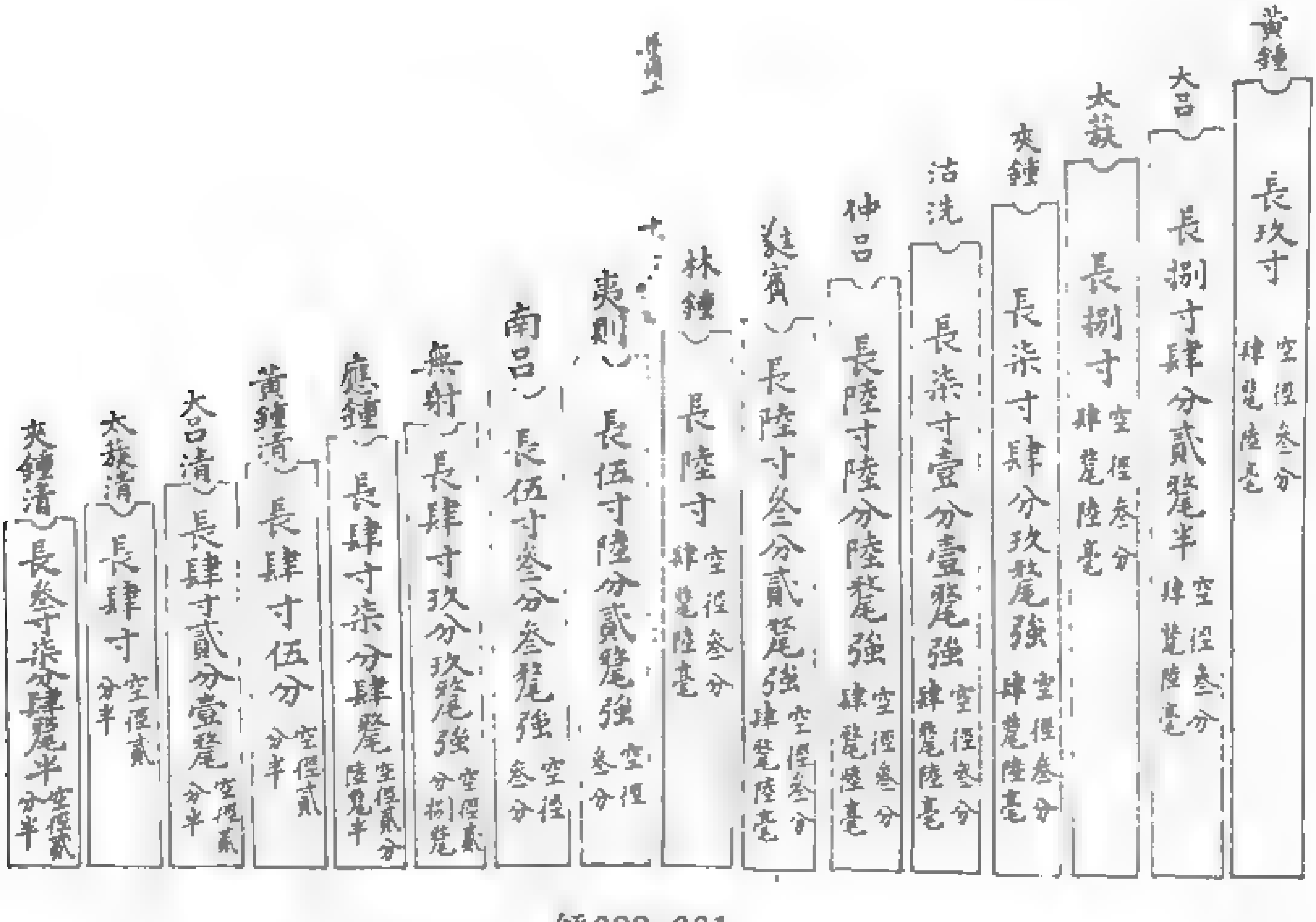
參同上

八

律歷志云黃鍾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大呂十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八太蔟十五萬七千四百六十四夾鍾十四萬七千四百五十六姑洗十三萬九千九百六十八仲呂十三萬一千七十二蕤賓十二萬四千四百一十六林鍾十一萬八千九十八夷則十一萬五百九十二南呂十萬四千九百七

十六無射九萬八千三百四應鍾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已上皆以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為法以除十二管之實各得分寸之數

臣逸臣璦謹詳周禮并歷代史書律呂長短之法雖立數之等有三一起於黃鍾九十上生者三分益一下生者三分減一如周禮太師職晉書律歷志之類是也以一寸為九分如太史公律數准其目上九南子律法劉焯律分之類是也三以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為法以除十二管之實數如後漢書律歷志何承天律法之類是也其分寸之法則一謂皆以上生益一下生減一而黃鍾得九寸林鍾得六寸太簇得八寸也今以古今律數制成中聲律十有二管清聲律四管圖之于左



右臣逸臣瑗謹按周禮嘉量法并前漢志等計黃鍾之管積八百一十分容一千二百黍又以九章圜田筭法計之黃鍾管每長一分積九分容十三黍三分黍之一空徑三分四釐六毫（筭法置九分三分益一得十二分以開方除之得空徑之數不盡二毫八絲四忽）仍以度量權衡交相酬驗是以聲制粗合古法（自隋牛鴻唐田疇輩以守孤學不知律度量衡四者皆起黃鍾之管而但以尺律二者校定律呂又執空徑三分之説故歷世論議紛紜無所的從今臣等率緣經史之制黃鍾積八百十分之説稍合古制以成聖朝之大典焉）

皇祐黍尺圖第三

臣謹按周禮典瑞職云璧羨以起度注云羨不圜之貌蓋廣徑八寸袤一尺前漢書律歷志云度者本起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後漢書律歷志云體有長短檢以度晉書隋書唐志雖尺之長短有異而其法與前漢志同

聖朝天聖令文云諸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注一尺二寸爲大尺一尺）十尺爲丈

臣逸臣瑗謹詳周禮漢志及歷代尺法制成

聖朝皇祐黍尺一銅尺一謹圖形制于左

銅尺

黍尺

右臣逸臣瑗所制
聖朝樂尺皆稟
聖旨用上黨羊頭山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比於太府寺見行布帛尺七寸八分六釐與
聖朝銅望臬影表尺符同用九寸裁黃鍾之管下太常寺舊樂一律冥合
太祖皇帝之
聖意何哉臣等嘗竊觀

詔敕
國初循用王朴竇儼所定周樂
太祖皇帝患其聲高令和峴減下一律以今朝皇祐新定尺律校太常寺舊樂猶高一律苟非
聖人智通神明則何以
前聖

後聖相去幾百年而
聖意符同若此哉
皇祐四量圖第四
考工記㮚氏爲量深尺內方尺而
圜其外其實一鬴注六斗四升爲鬴律歷
志云量者起於黃鍾之龠用度數審其
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
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
斛而五量嘉矣後漢書律歷志云物有
多少受以量晉書隋書唐制並與周禮
前漢志同
聖朝天聖令文云諸量以秬黍中者容
一千二百黍爲龠合龠爲合令令文誤作十龠爲
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注三斗爲大斗一斗十斗
爲斛

臣逸臣瑗謹詳周禮漢志及歷

代至
聖朝天聖令文量法制成皇
祐龠合升斗以今太府寺見
行升斗校之二升九合一龠弱
得太府寺升一升以二斗九
升五合得太府寺斗一斗謹
圖四量形制于左

右臣逸臣瑗謹按隋志開皇中以古斗三斗爲一斗今以黍斗校之尚少五合未合三斗者蓋自隋開皇至聖朝五百餘年矣其間制造得無差舛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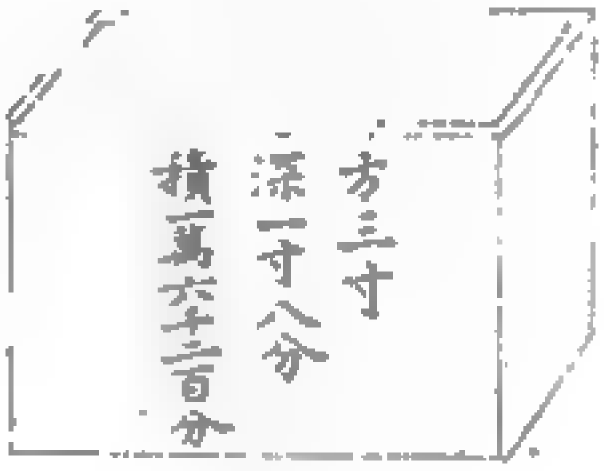
皇祐權衡圖第五

周禮典瑞云駔琮五寸宗后以爲權（注駔讀爲組以組繫之因名焉鄭司農亦以爲稱錘以起量）駔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爲權（注云以爲權故有鼻也）前漢書律歷志云權衡本起於黃鍾之重一龠容一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重二十四銖二十四氣之象也）十六兩爲斤（重三百八十四銖易二篇之爻陰陽變動之象也）三十斤爲鈞（重萬一千五百二十銖當萬物之象也）四鈞爲石而五權謹矣圜而環之令肉倍好者周旋無端終而復始無窮已也（注謂爲錘之形如環也）後漢書律歷志云量有輕重平以權衡晉書隋書唐制並與前漢志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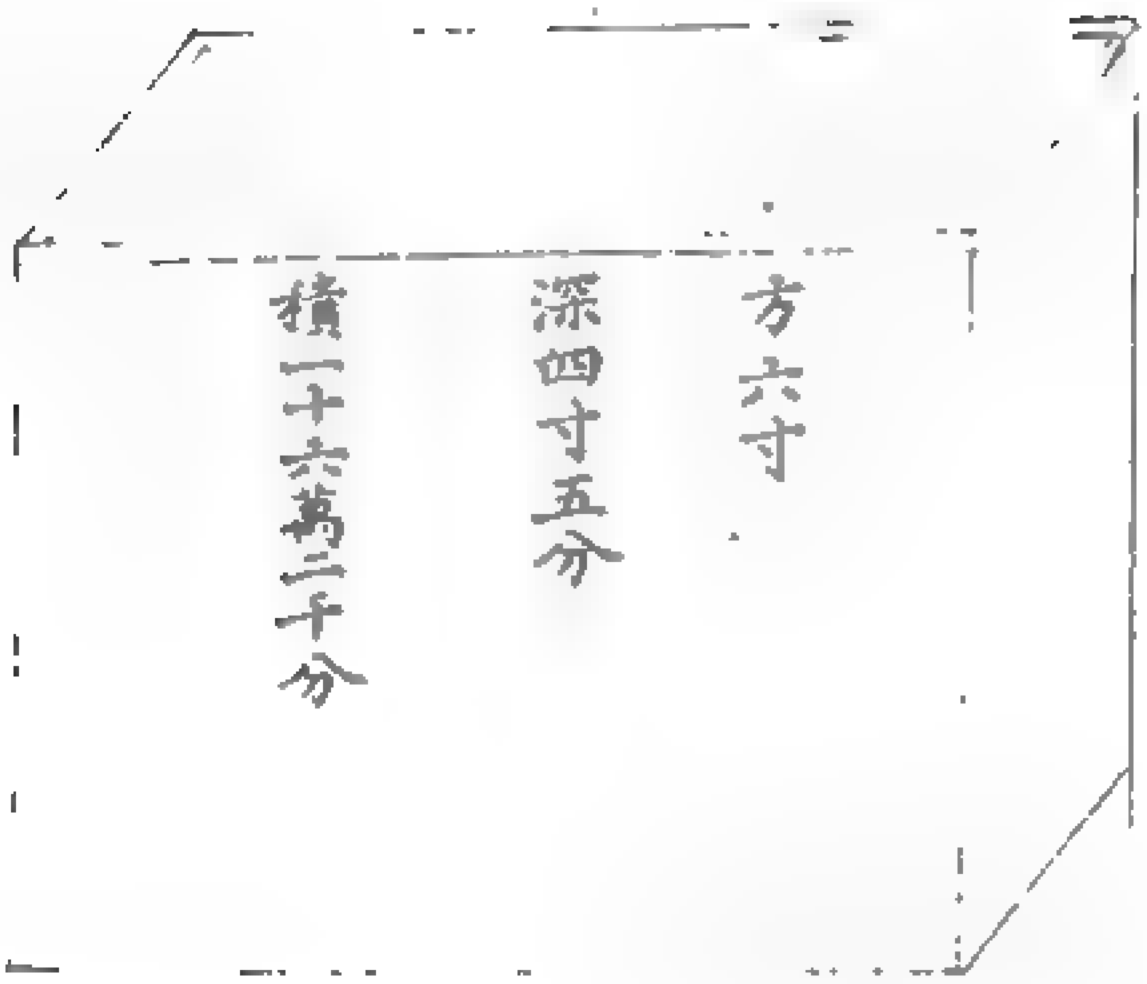
龠

合

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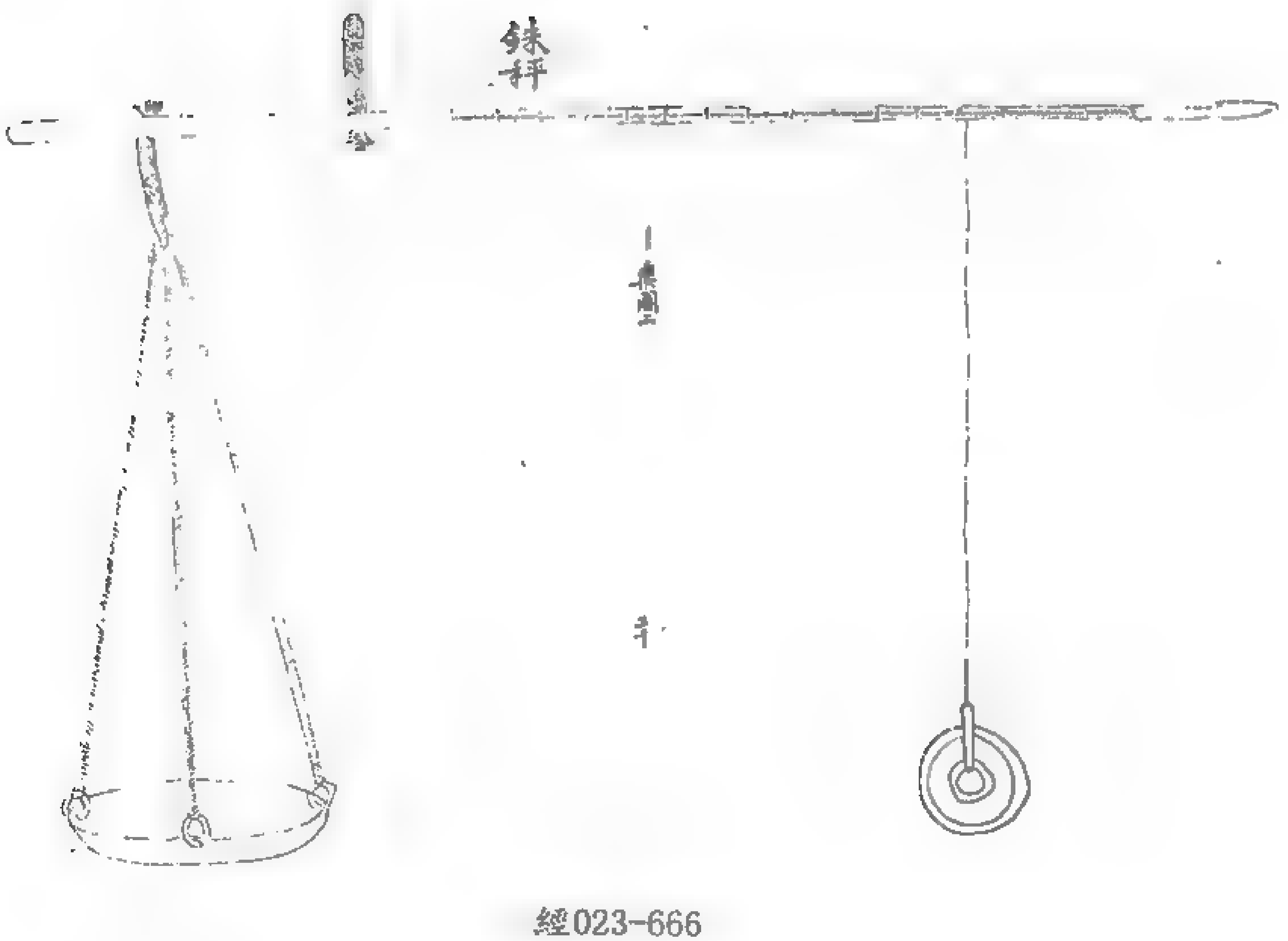


斗



聖朝天聖令文云諸權衡以秬黍中者以百黍之重為銖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

臣逸臣瑗謹詳周禮及歷代至聖朝令文之制定成銖秤一鈞秤一石秤一以太府寺見行秤法物校之一斤得太府寺秤七兩二十一銖半弱脩制所以銅為權以木為衡謹為秤圖如左



右臣逸臣瑗謹按隋志開皇中以古秤二斤為一斤（隋書誤作三斤為一斤）則今太府寺十五斤秤乃古一鈞之權衡也然今黍秤十六兩比太府寺八兩尚少三銖半强者亦以年代浸遠而制造有差也

聖宋皇祐新樂圖記卷上

聖宋皇祐新樂圖記卷中

朝奉郎前尚書屯田員外郎輕車都尉賜緋魚袋臣阮逸
承奉郎守光祿寺丞充國子監直講同詳定修制大樂臣胡瑗奉
聖旨撰

皇祐鎛鐘圖第六
皇祐特磬圖第七
皇祐編鐘圖第八
皇祐編磬圖第九

皇祐鎛鐘圖第六

臣等謹按　鳧氏爲鍾兩欒謂之銑（注云銑鍾口兩角　賈公彦䟽云古者應律之鍾狀如今之鈴不圜故有兩角）銑間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注云此四名者鍾體也　于鍾唇之上袪也鼓所擊處）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注云此二名者鍾柄）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注云旋屬鍾柄所以縣之也謂之旋蟲者旋以蟲為飾也後漢時鍾旋上有蹲熊盤龍辟邪䟽云漢法鍾旋之上以銅篆作蹲熊及盤龍辟邪古法亦當然）鍾帶謂之篆

注云帶所以介其名也在于鼓鉦舞甬衡之間凡四篆間謂之枚枚謂之景注云枚鍾乳也後漢時鍾乳俠鼓與舞每處有九面三十六疏云鍾有兩面面皆三十六乳于上之攠謂之隧注云攠所擊之處攠獘也隧在鼓中窐而生光有似夫燧又注云鼓六鉦六舞四鍾口十者其長十六云大鍾謂之鏞注云書曰笙鏞以間亦名鏄音博聶崇義云特縣鍾謂黃鍾律倍半而為之律曆志云各以律倍半而為鍾黃鍾管長九寸其為鍾也高二尺二寸半兩欒之間徑一尺四寸强鼓間方八寸四分舞間橫徑八寸四分甬衡共長八寸四分

臣逸臣瑗謹詳周禮爾雅及律曆志三禮圖鏄鍾制度鑄成鏄鍾兩宮架共二十四枚謹圖黃鍾鏄鍾形制于左

右臣逸臣瑗謹按三禮圖律歷志云各以其律倍半爲之此聶崇義誤寫各之一字耳何以明之今之鏄鍾則古之鏞鍾所以和衆樂也一十二鍾大小高下當盡如黄鍾唯於厚薄中定清濁之聲則聲器宏大可以和於衆樂茍十二鍾小大高下各依本律則至應鍾聲器微小與編鍾黄鍾相類也器微小則在縣參差觀者不能齊肅聲微小則混於衆樂聽者不能和平宮架每聲編鍾十二架編磬十二架二十四架齊擊之則一應鍾起小何以和其衆樂之聲故今皇祐新鍾小大高下皆如黄鍾但於厚薄中以定十二律聲也又舊制鼓閒至廣凡十有八乳而其數六舞閒至狹亦十有八乳而其數四鉦閒無乳而其數六故乳上下踈密不能齊一鉦又不在鍾體正中今皇祐新鍾鼓舞之數俱六而鉦數四則乳之踈密上下相稱鉦居鍾體之正名與器不相戾也又舊鍾之柄全無旋蟲狀如犂錧側縣於簴今皇祐新鍾旋蟲俱合古法縣亦端平上之三事皆同詳議大樂局兩制近臣及太常禮樂官二十餘人二年之閒議論至精然後

奏聞奏聞然後脩制以成

聖朝一代之新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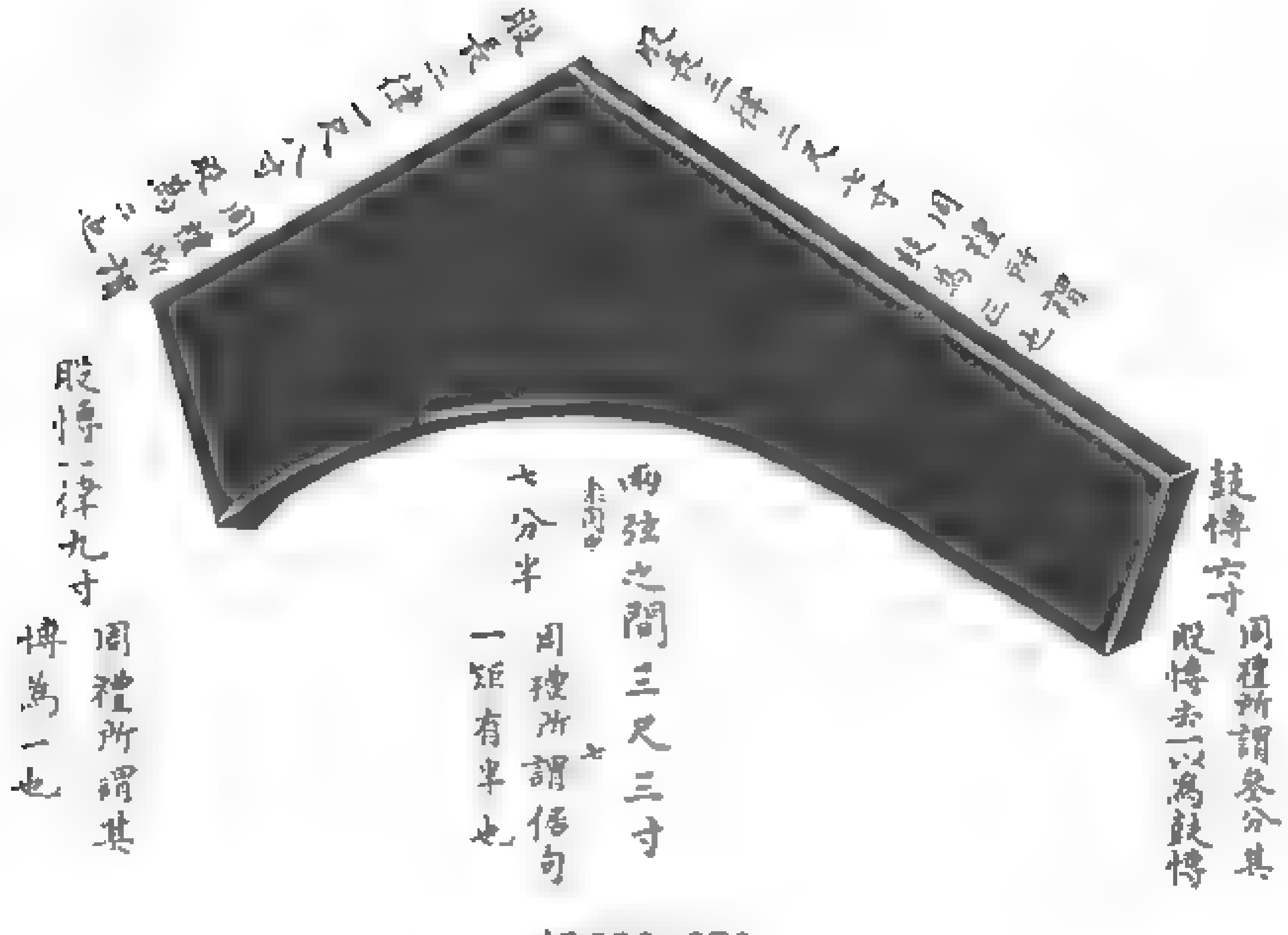
皇祐特磬圖第七

臣等謹按周禮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注云必先度一矩爲句一矩爲股而求其弦既而以一矩有半觸其弦則磬之倨句也其博爲一注云博謂股博也博廣也股爲二鼓爲三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爲鼓博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注云股磬之上大者鼓其下小者所當擊者股外面鼓內面也假令磬股廣四寸半者股長九寸鼓廣三寸長尺三寸半厚一寸已上則摩其

旁注云磬聲太上謂聲清也則摩鑢其旁薄而廣則濁已下則摩其端注云太下聲濁也短而厚則清聶崇義三禮圖曰舊圖引樂經云黃鍾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一尺八寸兩弦之間三尺三寸七分半此謂特縣大磬配鎛鍾者也

臣逸臣瑗謹詳周禮及古今三禮圖特磬之制脩制所制成特磬兩宮架共二十四枚謹

圖黃鍾磬形制于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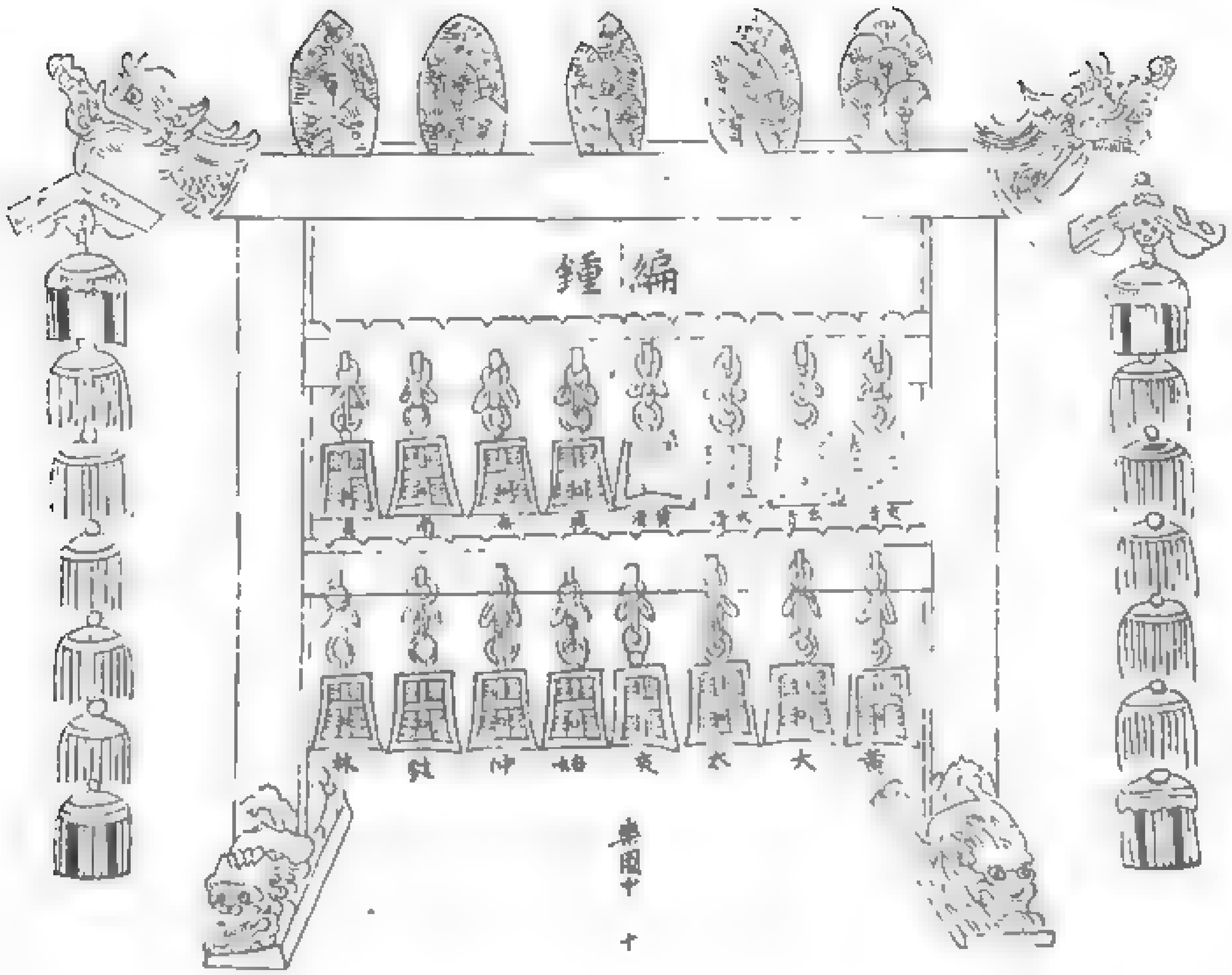
右臣逸臣瑗詳考周禮考工記所載特磬之制並依而制之聲皆和協其間雖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為之厚不可依之（依之則其聲太高不協音律）

皇祐編鍾圖第八

臣等謹按小胥職凡縣鍾磬半為堵全為肆注云鍾磬者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虡謂之堵鍾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半之者謂諸侯之卿大夫士也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鍾東縣磬士亦半天子之士縣磬而已）梓人職云厚脣弇口出目短耳大胷燿後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臝屬常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則於任重宜聲大而宏則於鍾宜若是者以為鍾虡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虡鳴禮記明堂位云夏后氏之龍簨虡商之崇牙周之璧翣（注云簨虡所以縣鍾磬也

橫曰簨飾之以鱗屬植曰虡飾之以臝屬羽屬簨以大版為之謂之業商又於龍上刻畫之為重牙以掛縣紘也周又畫繒為翣戴以璧垂五采羽於其下樹於簨之角上飾彌多也周頌曰設業設虡崇牙樹羽）聶崇義三禮圖云編鍾十六枚同在一簨虡

臣逸臣瑗謹詳周禮及三禮圖編鍾之制制成編鍾兩宮架登歌五架每架正聲十有二鍾清聲四鍾下格八鍾黃鍾至林鍾上格八鍾夷則至夾鍾清謹圖形于左



右臣逸臣瑗謹按鎛鍾居十二辰止於十二枚故高下小大形制可以如一今編鍾復加清聲四枚形制難一故上格下格高下小大有二等焉（茍為一等則清聲四鍾其聲焦殺矣）其鍾之簨虡當用雙牙則鍾縣端平不礙聲韻且便於擊考也乞降
聖旨下太常寺添制鎛鍾編鍾簨虡皆用雙牙庶得鍾縣端平其聲和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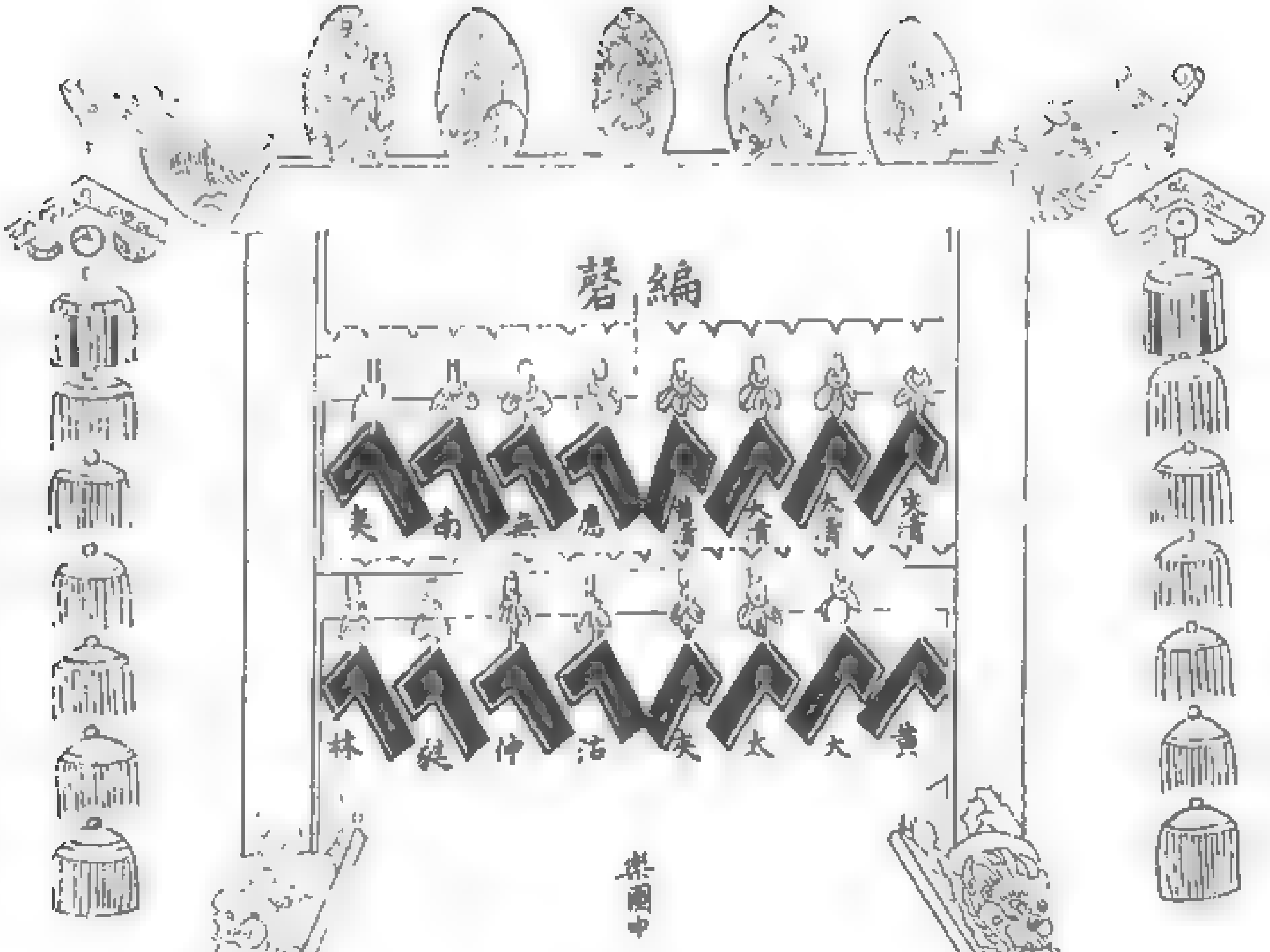
皇祐編磬圖第九

臣等謹按周禮小胥職編磬之說與編鍾同梓人職云銳喙決吻數目顧脰小體騫腹若是者謂之羽屬常無力而輕其聲清揚而遠聞無力而輕則於任輕宜其聲清揚而遠聞則於磬宜若是者以爲磬虡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虡鳴

臣逸臣瑗謹詳周禮編磬之制

制成編磬兩宮架登歌磬五

架謹圖形制如左



右臣逸臣瑗謹詳經典及歷代之制磬虡及趺並當用羽（謂磬虡上當以鷺爲爲飾 虡下趺當爲鷺爲之形）自聶崇義三禮圖磬虡鐘虡皆爲虎形今太常寺磬虡及趺合用羽乞降

聖旨下太常寺遇修換特磬編磬簨虡因而正之庶合古法

聖宋皇祐新樂圖記卷中

聖宋皇祐新樂圖記卷下

朝奉郎尚書屯田員外郎輕車都尉賜緋魚袋臣阮逸

承奉郎守光祿寺丞充國子監直講同詳校修制大樂臣胡瑗奉

聖旨撰

晉鼓圖第十

三牲鼎圖第十一（鼎鼏扃鼎冪鼎畢附）

鸞刀圖第十二

晉鼓圖第十

臣等謹按周禮鎛師掌金奏之鼓注云謂主擊晉鼓以奏其鐘鎛也又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教爲鼓而辨其聲用以雷鼓鼓神祀（神謂天神）以靈鼓鼓社祭（社謂地祇）以路鼓鼓鬼享（鬼謂宗廟）以晉鼓鼓金奏（注云晉鼓長六尺六寸 金奏謂樂作擊編鐘）考工記韗人爲皐陶（注云皐陶鼓木也）長六尺有六寸左右端廣六寸中尺厚三寸穹者三之一上

三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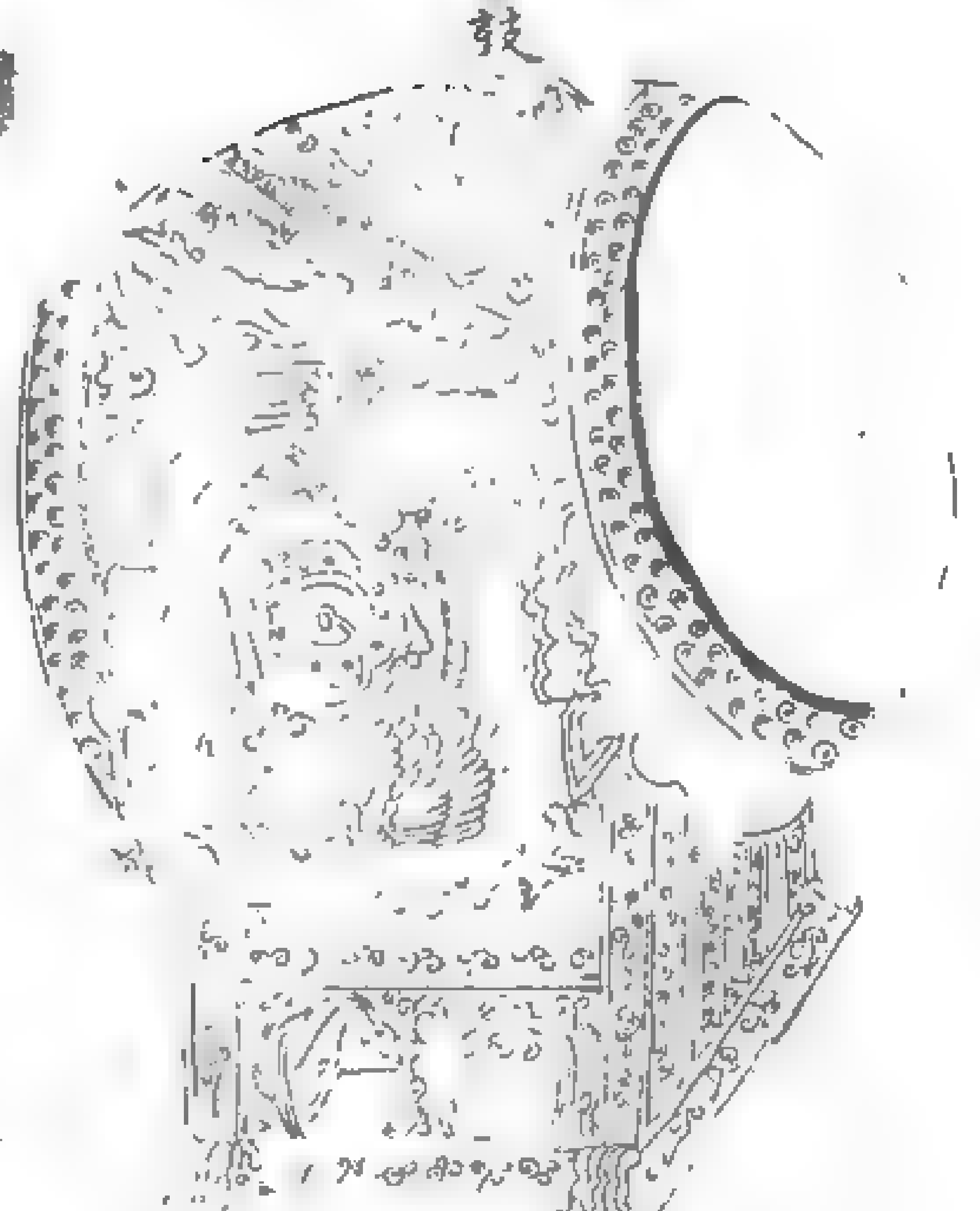
注云賈侍中云晉鼓也晉鼓鼓金奏

臣逸臣瑗謹詳周禮鎛師鼓人鞞人晉鼓之制制成晉鼓六面謹圖形制于左

樂圖中

大衆東欽行大討 刻識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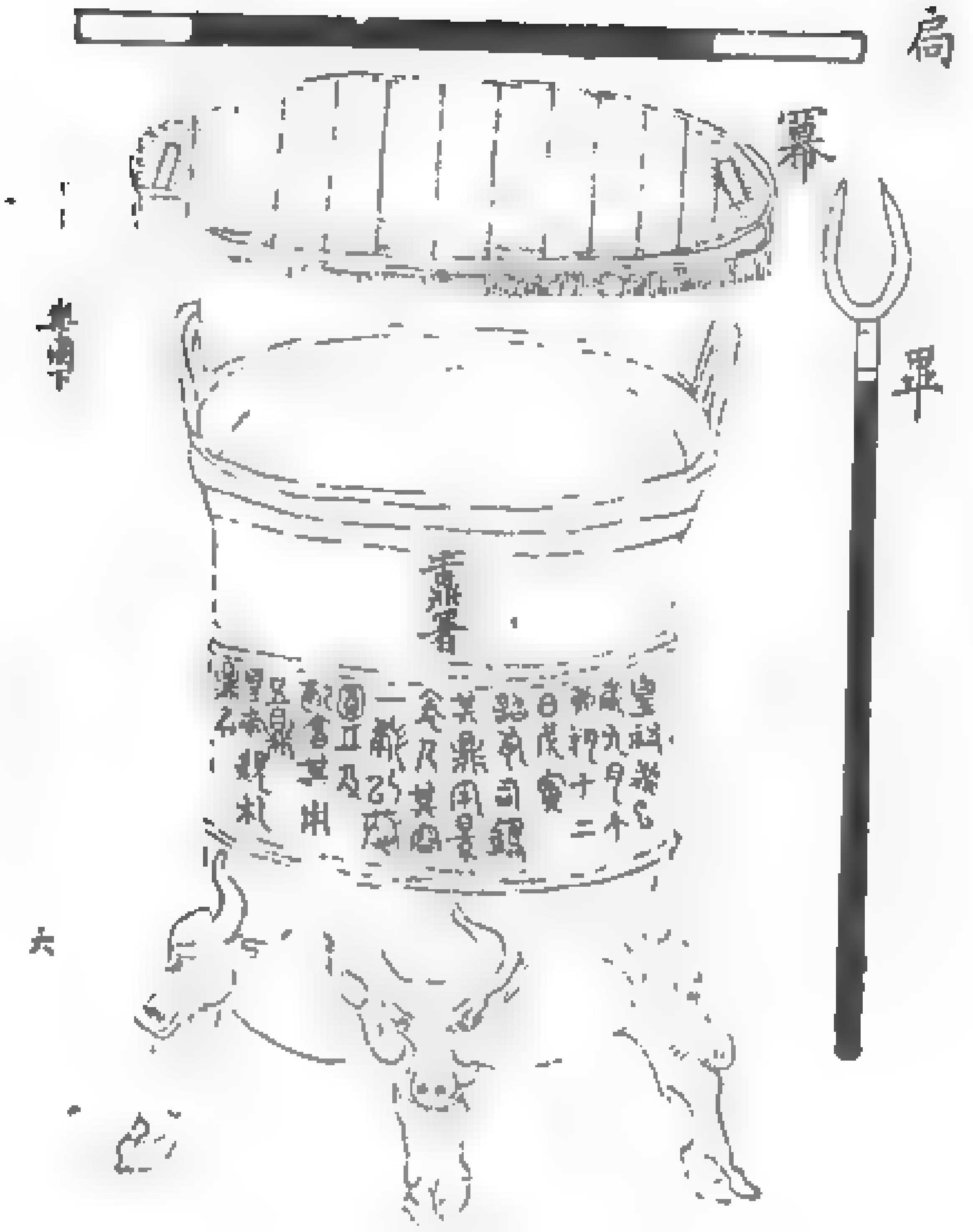
右臣逸臣瑗竊觀三代祭祀之禮以雷鼓靈鼓路鼓歆神之後即用晉鼓鼓其樂節令太常寺歆神之後唯用散鼓以鼓金奏殊不合古制是必唐室之季禮殘樂缺工師解散汩而弗倫五代因之不克釐正皇上馴致太平精心報祀隆禮備樂無文咸舉非聰明神聖決於師古則孰能與於此哉

三

三牲鼎圖第[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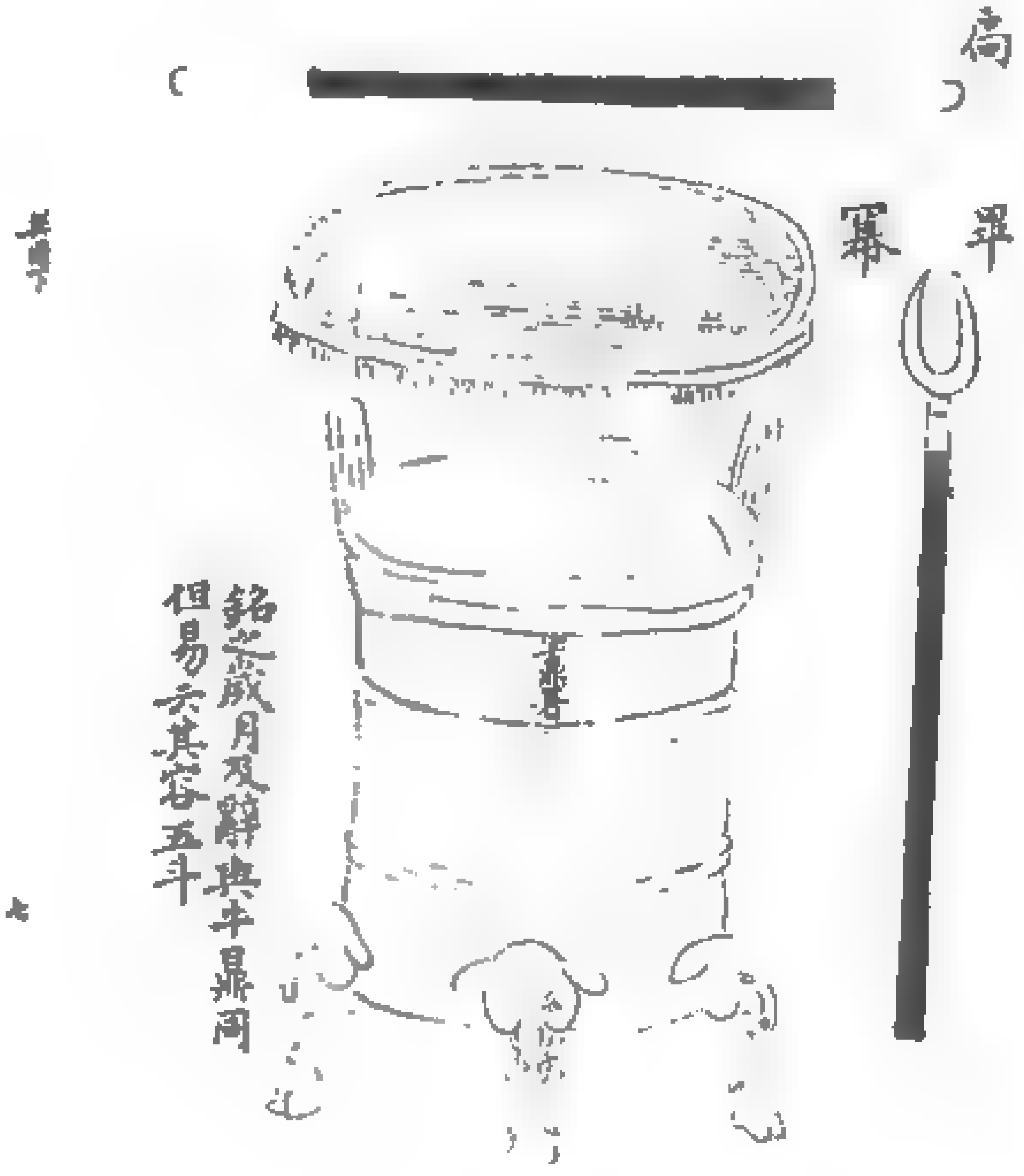
臣等謹按禮記郊特牲云鼎俎奇而籩豆偶正義謂正鼎九陪鼎三也儀禮聘禮云鼎九設於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東面北上九正鼎謂牛鼎羊鼎豕鼎魚鼎腊鼎腸胃鼎膚鼎鮮魚鼎鮮腊鼎三陪鼎謂膷臐膮也禮記禮運云陳其犧牲備其鼎俎正義云天子諸侯夕省牲之時陳鼎於廟門外以牲爨於鑊鼎隨鑊設各陳鼎於鑊西取牲體以實其鼎舉鼎而入設於阼階下南北陳之俎設於鼎西以次載於俎也又云鼎入陳於東方當序西面北上以俎皆於設于鼎西聶崇義三禮圖云牛鼎受一斛天子飾以黃金諸侯飾以白金羊鼎受五斗亦以銅為之豕鼎受三斗牛鼎三足如牛每足上以牛首飾之羊豕二鼎亦如之所謂周之禮飾器各以其類之義也鼎扃牛鼎扃長三尺羊鼎扃長二尺五寸豕鼎扃長二尺飾兩端以玉各三寸鼎冪儀禮云冪若束若編注云凡鼎冪以茅為之長則束本短則編其中央蓋令其黻蕃不洩氣也鼎畢三禮圖云葉博三寸中鐫去一寸柄長二尺四寸漆其柄末及兩葉皆朱以棘木為之

臣逸臣瑗稟承
睿旨鑄成牛鼎十二羊鼎十二豕鼎十二
郊祀天地及配位十有五鼎牛鼎羊鼎豕鼎各五皆以銅為之
宗廟共二十一鼎牛鼎羊鼎豕鼎各七亦皆以銅為之而以黃金飾之謹圖形制如左



圜丘牛鼎

口徑底徑俱一尺三寸深
一尺二寸二分其容一斛
宗廟牛鼎形制俱同但欵易云其容一斛以恭
宗廟其用七鼎



圜丘羊鼎

口徑底徑俱一尺深
一尺三分其容五斗
宗廟羊鼎形制銘辭俱同但易其辭云
以恭宗廟其用七鼎

圓丘豕鼎　口徑底徑俱九寸深七寸六分容受三斗

宗廟豕鼎形制同但易其銘云以恭宗廟其用七鼎

右臣逸臣瑗謹按典禮三牲之鼎蓋祭祀薦熟之器也凡祭有四謂血腥爓熟也血腥太古之用爓中古之用此三者示不忘古所以達誠謹而已惟薦熟切於孝子孝孫之情故禮經謂之正祭自唐末五代禮文殘缺郊廟之祭皆無薦熟之儀雖有孝子孝孫之情不可得而見矣

皇上秩其墜典達其孝心以先於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然知事親追遠之道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其此之謂乎

鸞刀圖第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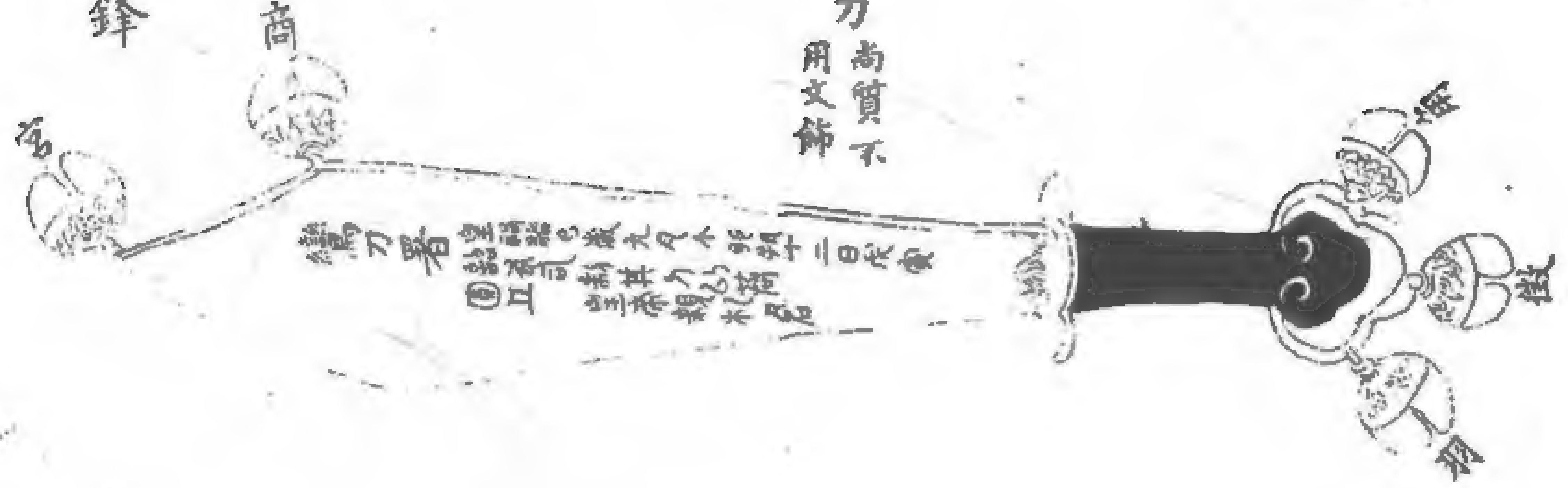
臣等謹按禮記禮器云割刀之用鸞刀之貴正義曰割刀今刀也鸞刀古刀也今刀便利可以割物為用古刀遲緩用之為難宗廟不用今刀而用古刀者脩

古之故毛詩信南山曰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注云鸞刀刀有鸞者言割中節也正義曰騂牡之牲迎入廟門既告神乃令卿大夫執持其鸞鈴之刀以開牲皮毛取牲血及脂膏膟膋而退毛以告全血以告殺膋以升臭合馨香以薦神又云鸞即鈴也謂刀環有鈴其聲中節和而後斷禮記鄭解曰必用鸞刀者取其鸞鈴之聲宮商調和而後斷割也春秋公羊傳宣十二年鄭伯右執鸞刀注云鸞刀宗廟割切之刀鐶有和鋒有鸞

臣逸臣瑗謹詳禮記毛詩公羊之說依稟

睿旨制成鸞刀二鸞在鋒聲中宮商三和在鐶聲中角徵羽及用周禮桃氏為刃之齊三分其金而錫居其一用於圜丘者止以銅為之用於宗廟者以銅為之以黃金飾之謹圖形制如左

圜丘鸞刀 尚質不用文飾



宗廟鸞刀 尚文用銀裝金飾

右臣逸臣瑗謹按經制古之祭祀皆用鸞刀後世因循廢而弗用

皇上精求禮樂至誠不息幾十百年古義不講而一旦用之斯人神之同慶也

聖宋皇祐新樂圖記卷下

皇祐五年十月初三日奉

聖旨開板印造

嘉熙己亥良月借虎丘寺本録蓋當時所賜藏之名山者也末用蘇州觀察使印長貳押字志頒降歲月平生每見

承平故物輒慨然起敬恨生不於其時乃録藏之一切倣元本無豪釐差伯玉識

直齋

安定先生文昭公與阮屯田所定皇祐新樂圖記直齋陳先生於一百九十七年之後見其書以為承平故物慨然起敬至于有生不於其時之恨輒録藏之又後九十一年壽民得其書而録之而敬藏之為幸多矣大元天曆二年四月旦日雲城吳壽民書于郭西小舍

圖本録出

按通鑑仁宗景祐三年二月詔胡瑗阮
逸較定鍾律蓋以李照樂穿鑿也至皇
祐三年閏十一月置詳定大樂局其後
餘而直彭搆不發著作佐郎劉羲叟
曰此謂害金帝將感心腹之疾已而
果然之則羲叟審音出胡阮一等矣
何以當時不令羲叟同定樂哉此書
閣抄本姑録之以俟倫曠耳 旹
萬曆三十九年十月十三日書于奉
常公署清常道人誌